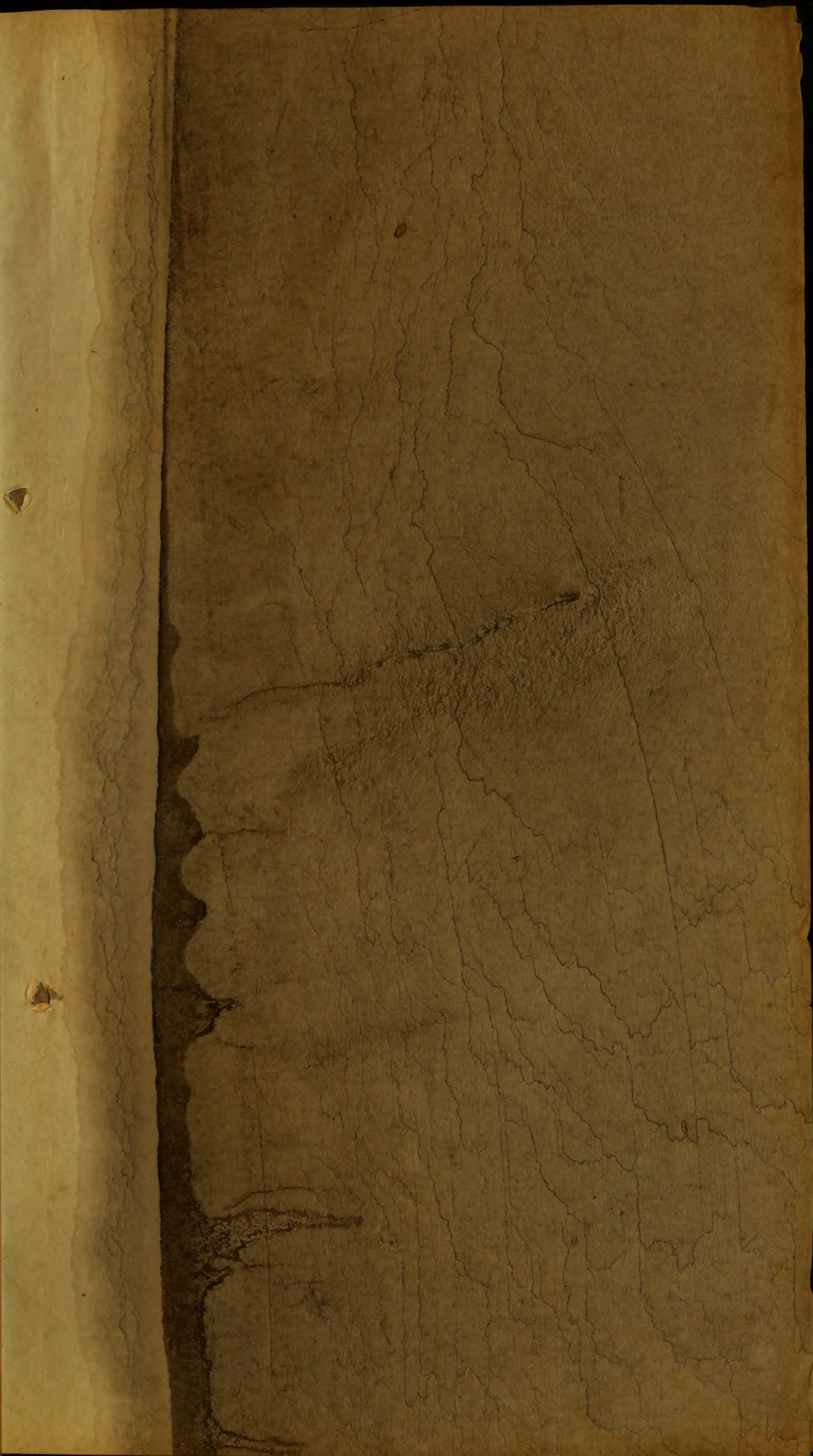
# 胡翼南先生全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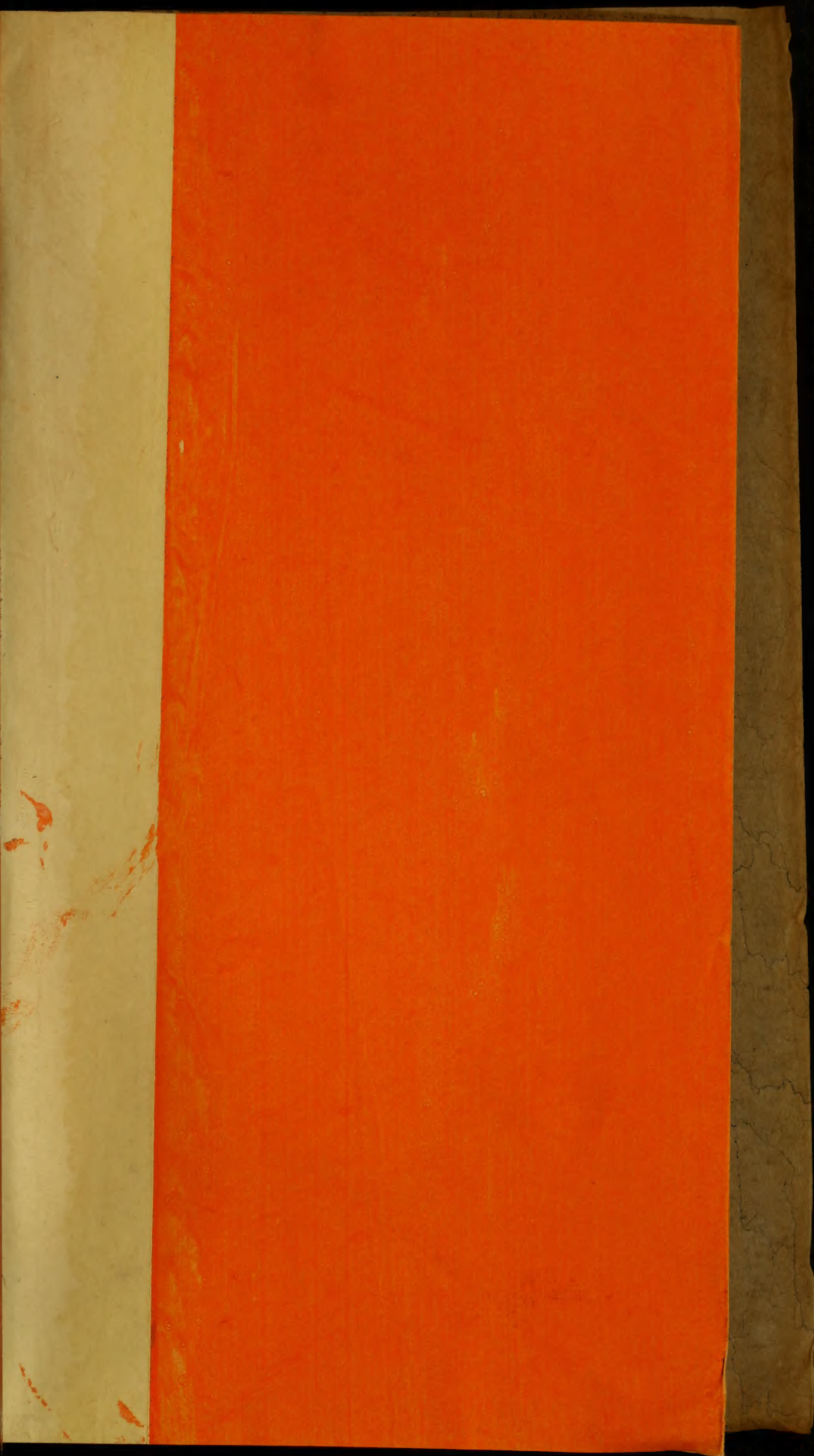
卷一

新政真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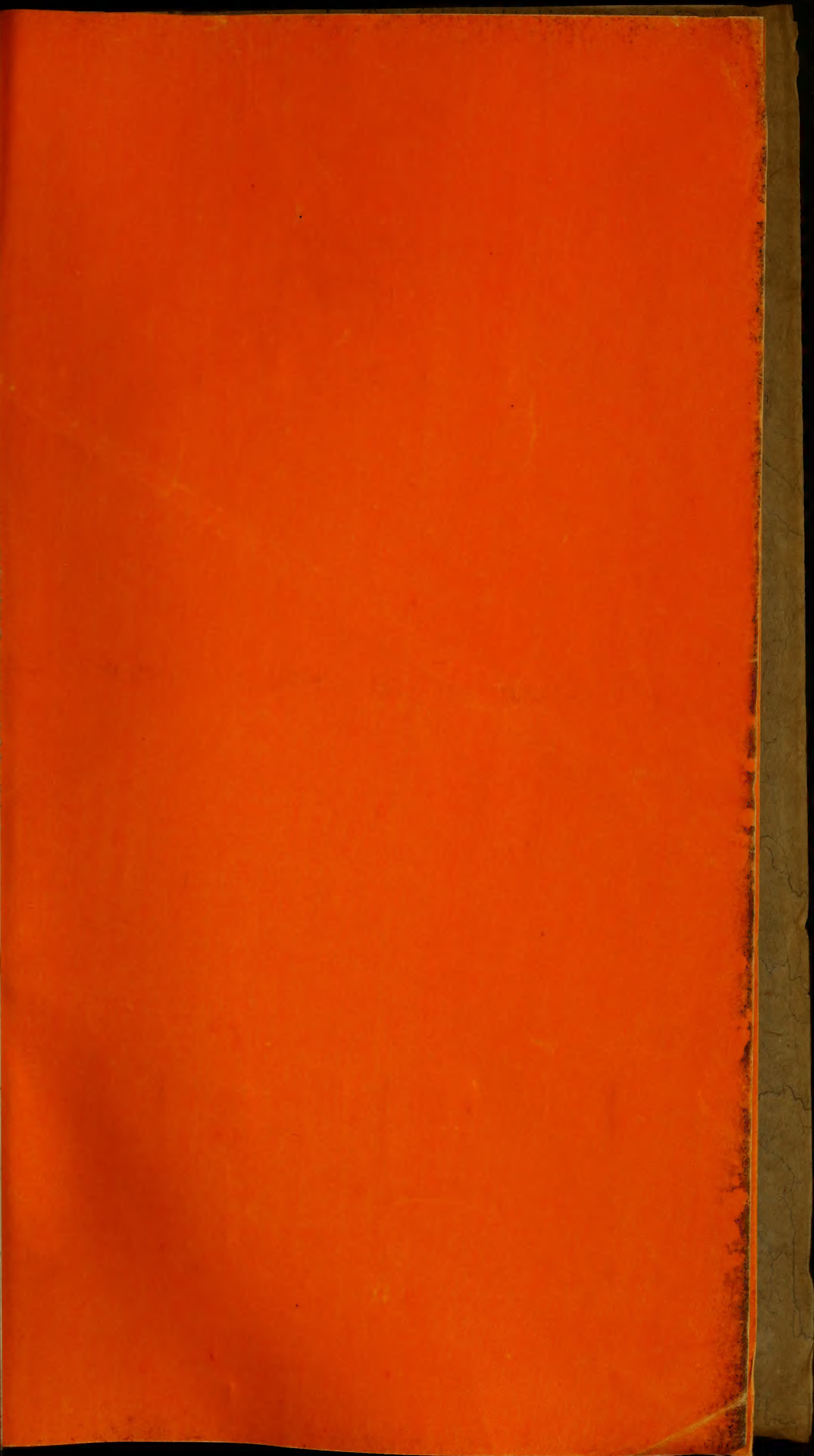
前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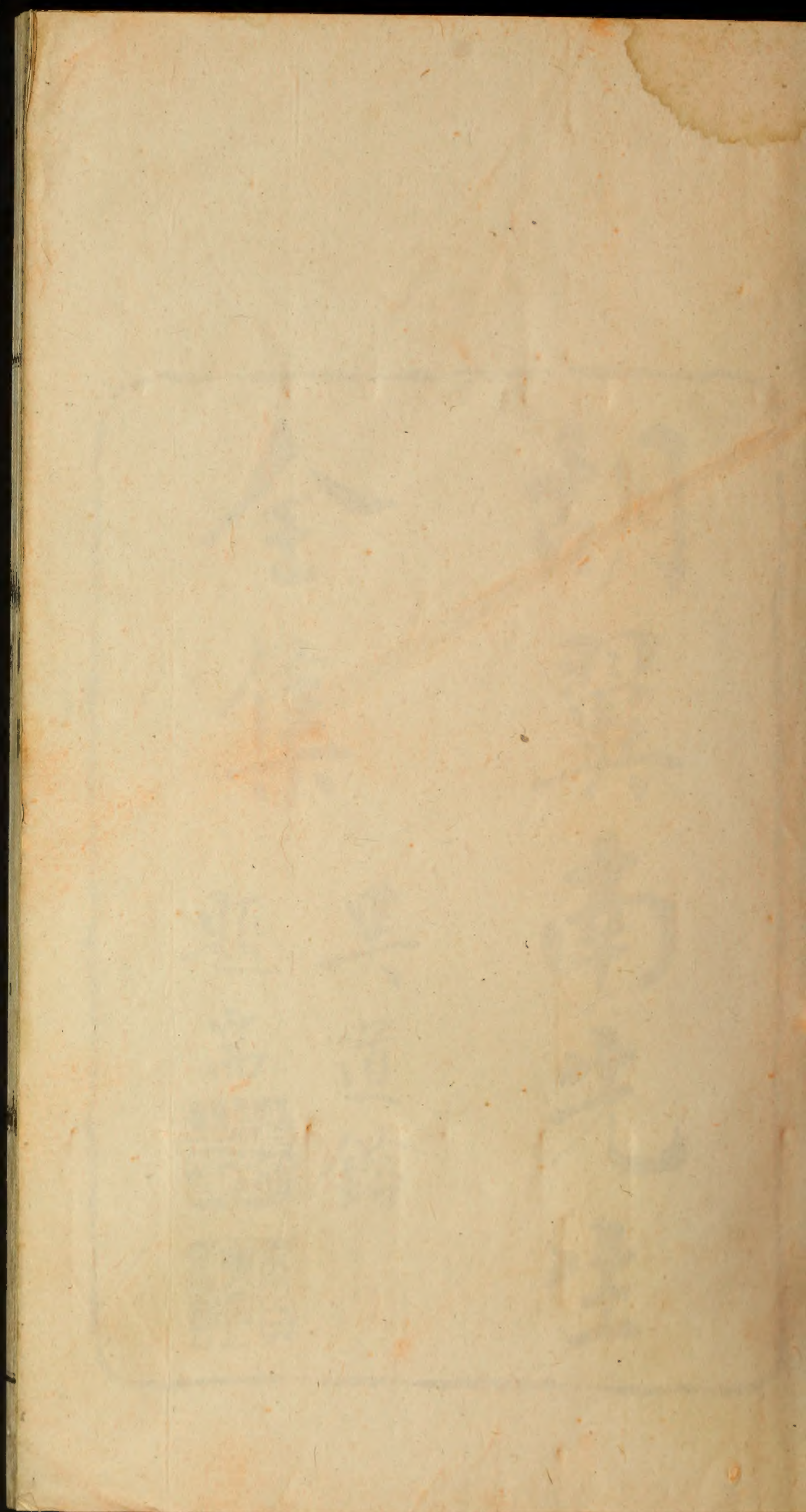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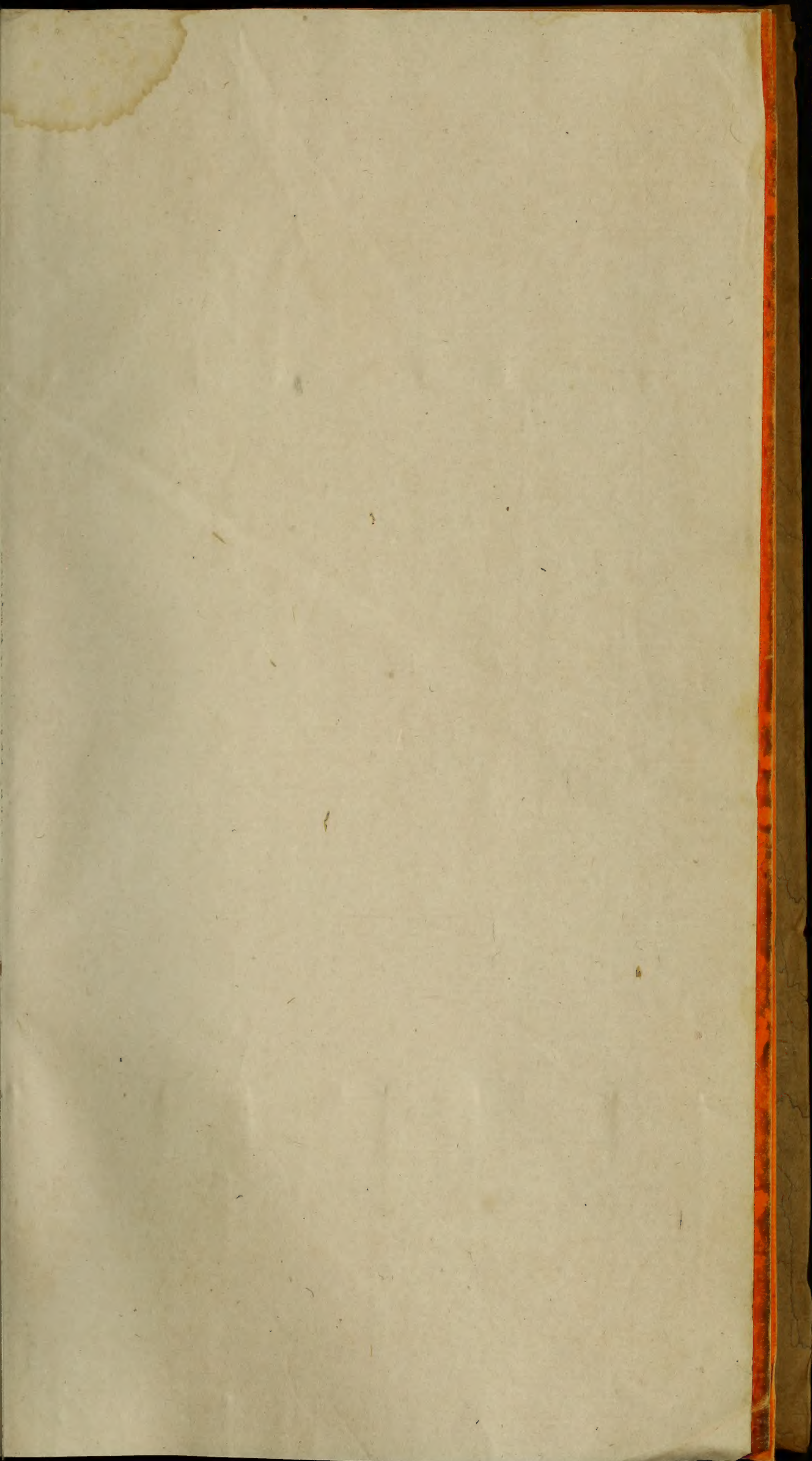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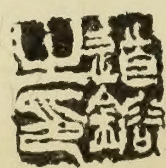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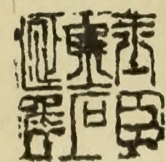






# 胡翼南先生全集

吳道鎔題耑

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刊[illegible]

粵江胡氏書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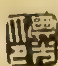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遺象



歲已週星甲
人非附鳳才
昔昔吞明月
何日吐珠胎

翼南先生自題

楊其光敬書

陸廷昌敬題





# 胡翼南全集總目

施圖公案傳奇

七絕

山行看紅葉

儒餐

春蠶

春夜看男女孫等舞燈戲作

年來市間飯盂漸小蓋窯戶工料增貴暗爲收減也

蟻陣

閱邸報有粤西宜山縣民藍祥年一百四十二歲特恩賞給六品頭銜御賜詩章匾額並給建坊銀幣因紀其事

入耳贓

新晴民跨街晒衣肩輿多從裲襠下過

五言古

書扎上



卷六十

書札下

示外孫黃臨初書

胡翼南全集總目終

## 胡翼南先生全集序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予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斯言也抑何親切而有味也太史公去春秋獲麟數百年而其所作孔子世家贊乃推崇若是無他亦讀其書爲之也今予讀胡翼南先生書乃得親見其爲人其爲愉快當何如哉予生也晚親炙先生日淺然嘗三見顏色焉其一則於梨園娛老集覩其影相也其一則於華胥國中覩其丰采也而得親謦欬者亦僅其一則於香江厚豐園維摩室焉至於讀其書則無日而釋諸手也予讀先生書自梨園娛老集始新政眞詮諸書次之其後如靈魂不死道學辨正金剛駁世

作如是觀諸書每一篇出先生輒付鄭示予予受而讀之但有
領受而無問難也蓋先生之書眞實獲我心也我所欲言者先
生已先我言之我所不能言者先生已代我言之而又何問難
云哉猶憶先生爲予小壺山館詩存作序既成名曰三生石上
取予札中斷句也嘗手寫三本以其一付梓以其一授予仍留
其一於篋先生之精勤蓋若彼而摯愛於予又若此予其何以
報德哉顧爾時先生猶健在也寖假而先生病矣病中嘗詢鄭
君子謙曰小鄭知我病否子謙以不知對先生曰然斯言也眞
友生而骨肉也至今思之猶有餘痛寖假而先生病革矣予以
公事束縛不獲登堂省視先生則不以予爲不肖而斤斤於予

方先生易簀時進田師邵郵於庭以生平所著書二十餘種爲託而囑之曰梓行之事則屬之吾嗣作序之事則屬之李生師其謹識勿忘田師邵郵歸而述其語於予予乃含淚而受命忖予不敏曷克勝此重任且先生之書既精且博幾如删詩訂禮游夏不能贊一辭予又烏從而爲之辭必欲強爲之辭則仍拾黎君一眞之言曰先生之書蓋合中外古今宗教名教一爐而治之而歸宿於哲學庶幾得其似也抑更而進一辭曰先生中年所著蓋政治之書也先生晚年所著蓋道德之書也而要其揭櫫政治道德者則皆促進大同之書也今者先生已歸道山矣後之學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未識與太史公心理奚若顧

大同至治之盛今尙虛懸他日者俗漸其化人被其教大同景象終有實現之日則先生之書實爲南針之指導而操其左劵也至是而先生之願乃大慰矣先生之名眞不朽矣書竟破涕爲笑

中華民國六年歲次丁巳孟春中浣東莞後學李肇熹小鄴氏

序於鉢盂山下之宜園

# 胡翼南先生全集序

京師萬生園極天下品類之大觀者也中分動物植物二園宣統庚戌余至京得親覽焉逮歸而於動物中之鳥植物中之花細爲推究其理則不能無所感感者維何以其偏而不全也是說也向未筆之於書今請得申論之夫有文也有聲也有味也鳥之類不一而總之不離乎此數者近是有色也有香也有實也花之類不一而總之不離乎此數者近是文也色也可以悅人之目也聲也可以悅人之耳也香也可以悅人之鼻也味也實也可以悅人之口也孔雀也野雉也鳥之有文者也而不可以豁聽聞鸚䳇也百舌也鳥之有聲者也而不可以任烹炙鷓

鴣也鳧鶩也鳥之有味者也而不可以美觀瞻若是乎鳥固不能得其全也牡丹也芍藥也花之有色者也而不可以供薰嗅薔薇也玫瑰也花之有香者也而不可以當剝削枇杷也橘柚也花之有實者也而不可以應玩賞若是乎花又不能得其全也物固有之人亦宜然詩詞也經濟也性理也三者皆吾儒之事也然而李白杜甫之倫可以雕鏤萬象抒揭懷抱而與之談經濟則敗矣賈誼董仲舒之輩可以黼黻昇平贊襄廊廟而與之言性理則滯矣程頤張載之徒可以遠躡天根靜探心竅而與之論詩詞則拙矣以是知全之一字造物之惜之也不啻慈母之惜孤子不肯聽人飲之食之也其吝之也不啻乞丐之吝

一錢不肯任人予取予携也然則是世終無全物乎終無全人乎曰又不盡然也有之則在鳥爲雞在花爲蓮在人則古爲蘇東坡今爲胡君翼南胡君者吾粤博學士也中西書籍靡不畢覽卽釋氏書亦嘗讀數千卷壯年遊歷足跡幾遍五洲及歸心慕大同之風而有志未逮遂思以著述訓世無論詩詞經濟性理莫不迎刃而解若决江河以是知天之生全才誠非偶然也余始由田子邵邨先容乃得識荆蒙許爲忘年交每出一編必附致書郵送來因是得窺全豹余嘗謂胡君之文能融會學術堅持宗旨田子亦深韙之曾爲余序雕龍詩集妃紅儷白洋洋萬言大加推許余感愧交幷焉性嗜讀至老不倦子弟或以勸

勞諫君以爲樂此不疲也余抵香港常相過從必見其手一編不輟其學之淵博蓋有由矣嗚呼胡君之詩詞合晉宋梁唐醞釀而出之者也其經濟統歐亞墨非攷校而成之者也其性理總孔老佛耶折衷而言之者也然而探其實際則皆大同之理也是故東坡詩詞則摹寫情景氣魄縱橫然而限於事也其經濟則按切事勢指畫詳明然而限於時也其性理則旁參內典試應無方然而限於人也有所限則詩詞自詩詞經濟自經濟性理自性理是一東坡化爲三東坡也且一事則有一詩詞一時則有一經濟一人則有一性理是三東坡又化爲百東坡也翼南著作雖汗牛充棟然詩詞則事事祇一事經濟則時時猶

一時性理則人人如一人是百翼南合爲三翼南也能統詩詞經濟性理而悉歸一旨則三翼南又合爲一翼南也是則東坡者分之則全合之則不全也翼南者合之固全分之亦全也東坡大也翼南化也此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也東坡有也翼南無也此所謂有相不能見如來無極可以生太極也是翼南類於東坡也歲丙辰九月田子邵郵函稱胡君於是月初六夜得噩夢自知歸化囑將全集二十三種出版且命余爲序旋於十八日捐館舍余曰噫古所謂歲在龍蛇賢人嗟者誠不誣也余因學務倥傯未獲一臨訣呼負負然故人遺意不忍重拂爰走筆書此付之田子俾刻簡端非敢謂執管捧蠡可以窺天測海

也亦聊以當生芻之一束云爾

丙辰孟冬新安雕龍子劉彭齡拜序

# 胡翼南先生全集序

雲中笙好方聽子晉之吹海上琴孤忽斷成連之曲緬懷師曠蹋足同傷嗟彼孟嘗沾襟欲絕況草元問字往來揚子之亭捧席横經譽欬康成之座却羨臨緇交好祇有楊脩也知劉尹生平最思元度表性情之幽愫寫煙墨之清光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矣仰維翼南先生中西哲學今古全才立平等以自由主大同之郅治懷文抱質潤古雕今十二月昭明錦帶之書八千張崔約手鈔之紙荀卿五十始遊學而先生閱歷歸來酈炎十七作州書而先生隨時著述探賾索隱汪汪千頃之波致遠鈎深矯矯半天之鶴且也文能對舉氣足孤行有庾信之清新而加

之泉湧得徐陵之巧密而益以雲浮卓爾不羣峨然獨秀雖以山人之不佞猶邀高輦之頻臨祥麟具遊聖之稱威鳳擅歸昌之譽鹿衘書至華陽十賚之文斗轉春回望鶴九龍之宴是以哀絲豪竹盡識彭宣奧旨精文猶呼子慎試問香江多振鷺而何以偏賞閒鷗大澤有游龍而何以獨深慕蟻豈非廣桑山上仲由尚有前生釋梵殿前法和原同根蒂者乎山人拈花頓悟撤席頻驚方期恆仰中星豈料離占昃日序律旋逢戊月先生倏歸道山玉碎崑岡永斷價城之璧珠枯滄海虛懸照乘之期嗚呼人去壚存牀空琴在孔璋行矣公幹淒然非黃壤之埋公實蒼天之孤我淄澠水合靈犀猝斷其流蘭蕙香交長鑣遽分

其種人間知已心上恩波山人所以淚不知行而腸爲屢轉也先生以鈎河摘洛之才法唐堯虞舜之德允恭克讓濬哲文明讀鄉嬛洞裏之篇花飛天口吐金華殿中之誥風扣鐘脣遺書二十三種種種皆見道之文立說六十萬言言言乃共和之旨目空四海神極八荒闡往哲之幽光垂後禩之馨逸正所謂老鳳鳴而百鳥息淩雲賦而萬人驚宜乎庶士傾心衆流仰派雲霞煥色史册生光讀之者如登宏景樓箇箇聽霓裳之詠如入法華會人人升歡喜之天金石流其聲江山壯其采儻絨篋底蠹魚食此而長生設在船中蛟龍守之而不去先生維摩說法頑石點頭莊子逍遙天花墜地有儀可象居然十地如來大會

無遮何必九年面壁筆攝龍象理燭人天遇三期以護持著經著史談一貫而欽仰作序作文猗歟休哉夐乎尚矣語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不期然乎則又才子成佛必在人先信不誣也雖然人之生也輕同聚沫人之死也速甚驚飆青曾黃頊之推移瞀芮斯彌之變化彭殤同盡顏冉何悲然而元相臨終遺文盡交白傅荀郎雖少後事竟託鍾君亦可謂神理之無差交情之素定者矣所冀先生冥中一路福星靈魂於以不死雲外三千世界天帝喜其來遊發咸璈之音睡獅應醒聆太呂之響夢蝶毋回猶憶先生序予梧桐山集讚予離煩惱門發大志願成金剛體運寶積心行七眞如示五攝法夫豈特

黃粱逆旅雲房發夢醒之言紫竹林中文殊設身空之戒也哉
今者十年隅坐回也庶幾一旦山頹吾將安仰山人念香火之
因緣布靈山之位置月煥彩兮有限花舒蕾兮無多怕過午橋
長懷裴令遙瞻東閣時憶孫宏從此掎裳聯襼之遊音塵不再
啓後傳今之作揚搉何辭敢極江淹將盡之才大書巢父長留
之句此日文章付我勝託妻孥他年雲水逢君盛談鍾呂
中華民國五年歲次丙辰十月小陽春朔丁酉梧桐山人邵郁
氏田浦源序于香江大埔桃源洞中

# 新政眞詮叙

自海禁開和局成風氣爲之一變列國角逐競尙富強上求下應不遺餘力其取長舍短推陳出新惟日不足於是中國懷才負志之士識時達變之儒覩相形見絀之情爲思患預防之計亦日出其聰明才智思所以策治安圖富強者發爲議論鴻篇鉅製充棟汗牛其良法美意博引旁徵井井有條娓娓動聽固皆蒿目時艱痌瘝在抱而其獻可替否之意無非忠君愛國之誠也顧鐵路電線戰艦礮械之屬中國亦旣行之有年其效卒未大著適足以滋弊而畀敵其故何哉得毋未得其要領而徒事皮毛耶善乎陶方帥之疏畧曰變法當變於根本病根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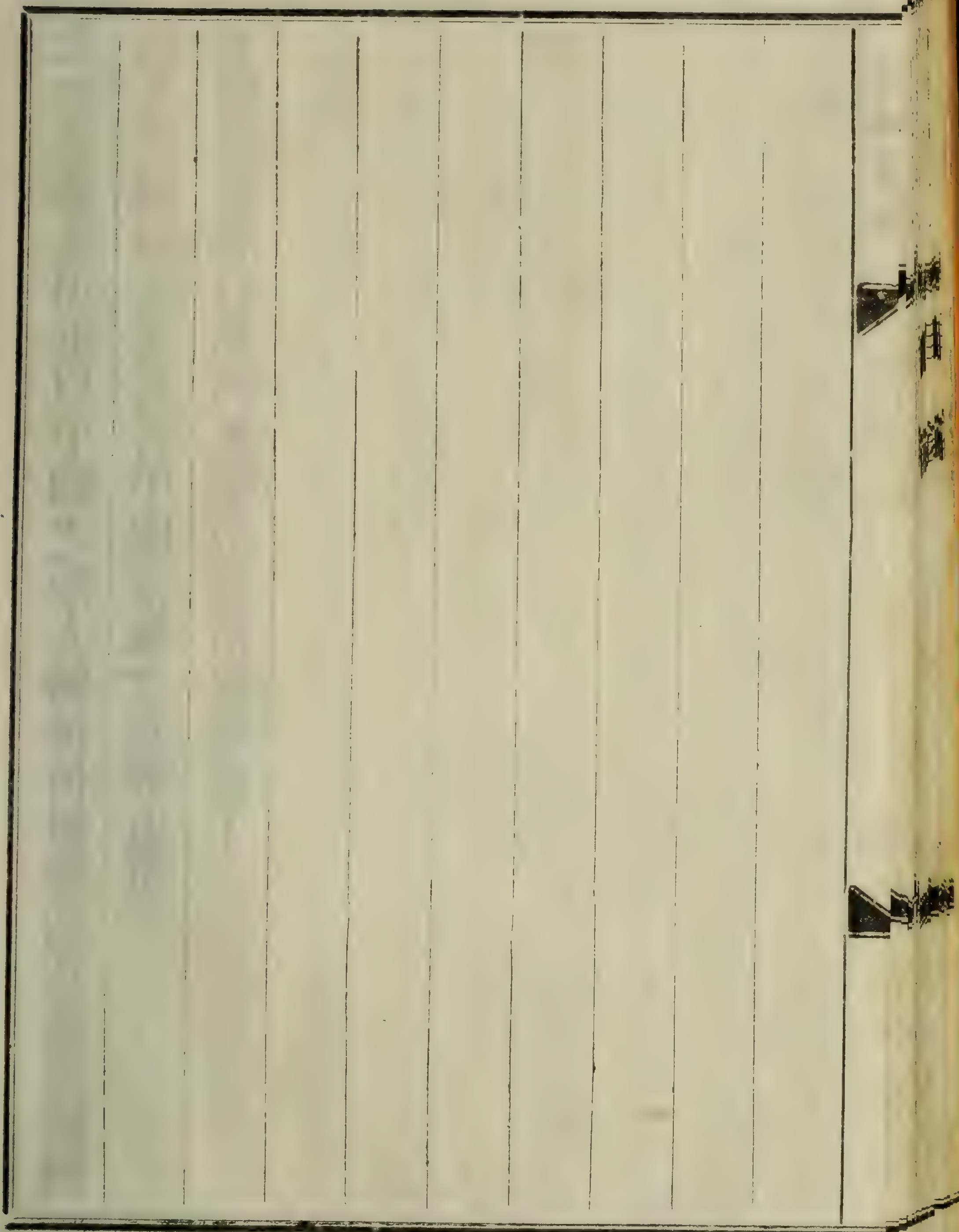
但學西法弊上加弊試令各國效我取士用人則所謂富強者不過四五年而衰弱矣令我闒茸嗜利之輩往治彼國不過一二年弊端百出矣誠哉是言也然使今之當道者非闒茸嗜利之輩而但知奉公守法拘執舊章者無達變之才不足以濟時艱也其或能辦事認眞破除情面者無識時之畧不足以挽大局也其他謬執古義墨守常經者流只堪容於太平無事之秋當此列國競長之時非徒無益適足取辱而已下此伴食宰相歌竇市曹無論矣再下骫法營私儉壬邪佞以及冥頑謬妄傾國殘民者更無論矣或有稍識橫書浮慕西法者拾西人之唾餘襲各報之陳說於眼前小利小益道之津津若者可以富國

若者可以強兵若者利權可以收回若者外人可以慴服皆不足爲正本清源之計而成起死回生之功蓋華嘗遍求夫立說著書期能坐言起行確有成效者實不數覯今者香港胡翼南先生以所撰新政眞詮全部見示屬于滬上重印善本以廣其傳披讀一通歎未曾有其爲生面別開匠心獨運者歟先生議論宏深識見遠到如曾論書後新政論議新政始基等書久爲海內名公傾折茲復增入康說書後新政安行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四編晰疑辨難推勘入微務期眞理昭揭不使僞辯混蒙挈領提綱搜精抉髓辨別今昔中西之異同發明郅治大同之歸宿大聲疾呼振聾發聵苦心一點熱淚兩行直使華五體

投地一瓣心香因倩格致新報館重印公諸世人以開吾中國四千年之風氣以牖吾中國四萬萬民之聰明世之君子讀此書者知不以華等爲阿所好至全書之援古證今旁諷曲喻浩瀚數十萬言如長江大河一洩千里掀翻跌宕略無滯機賈生之上書遜茲精詳劉向之條陳無此痛切惻怛慈祥若杜工部之每飯不忘憤激憂危類屈大夫之行吟憔悴立言如此足與日月爭光堪爲中華生色矣嗟乎使當軸者早用其言豈有今日然則先生之不遇也是其不幸耶抑國之不幸耶華嘗聞之否極泰來有剝斯復撥亂反治之時茲豈其會耶太白詩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若先生者豈能終老林泉不爲蒼生霖雨乎使

先生之果見用也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難轉弱爲強駕歐洲而上之卽以此書爲吾中國富強之左券也可

光緒辛丑春日都門英華斂之甫叙於滬上



# 胡翼南先生事略

先生諱禮垣字榮懋號翼南晚號逍遙遊客姓胡氏先世系出舜裔胡公滿之後戰國時有著書胡非氏者其遠祖也本安定郡自宋秉山公始祖徙居廣州南海至明嘉靖五年析南海及高要二縣地爲三水縣遂爲三水縣三江鄉人父獻祥公號敏之字文周服賈香江乃流寓焉先生少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十歲通四書五經能爲文未冠應童子試輒冠其曹屢試不售即棄舉業專研經史肆力於詩古文辭復研究西學肄業香港大書院凡西國文學政治無不考求畢業後充院教習二年創辦粵報有英例全書之譯欽差大臣鄭君藻如陳君蘭彬先後出

洋聘往襄贊辭不就其淡於榮利素性然也有英國鉅商擬闢南洋北般鳥地為商埠其時一荒島耳稔先生才約與偕往至則披榛闢莽因地宜定經界凡官署民廛商市以至溝渠道路區分畛別以次建築數年之間商賈輻輳遂成鉅埠先生功也其鄰蘇祿國王聞而賢之遣使於先生道求見之誠蘇祿國小而富其地有綠松寶石俗稱為呂宋綠者也先生謁王為言國家大計王大嘉納留於賓館待以殊禮居數月政無大小悉與聞王與先生益相得將改革政治以求自強遂欲委國事於先生且讓位焉先生聞而大驚亟藉他事引去時人莫不頌王之賢而尤歎先生之高為不可及也嗟乎士人懷負殊異不得行

其志於中國而萬里以外蠻夷之長獨有舉國以相從者一旦
據土地之富行南面之尊亦可謂奇遇矣先生屣脫富貴決然
舍去非其中確有以自守而能如是乎甲午春先生遊東洋値
中日失和欽差大臣李經方奉命歸國參贊以下隨使臣同歸
中國駐神戶領事謀擧代者各國領事咸推先生固辭不獲遂
權攝焉兵事方棘調和撫戢商民賴之其爲外人所信服如此
和議成先生返港爲文學會譯員任事三載退隱於家日惟閉
戶著書考察列國政治得失與何君啓研究法律至於哲學宗
教莫不窮其要理晚年復研求佛學具有心得嘗論中國變政
圖強著新政眞詮一書使當軸知所趨向是時有一二鉅公均

力言新政著立書說風靡一時先生以所論皆新政之建設雖有規模尚無基礎乃著新政始基新政安行新政變通三書補所未備人皆服其卓識先生博學強記間好爲詩有梨園娛老集伊籐歎滿州歎民國樂府其論中外政教所著書又十餘種又有未編定宗教佛教畧異一種丙辰秋先生方彙其平日著述重加編輯將付剞劂甫從事而疾作竟以不起春秋六十有九喆嗣四人長恒升號僖堂業輪船務次恒錦號絅堂法律博士三恒滔早沒四恒鐸遊學美洲孫十三人僖堂將刋先生全集乃綜其平生行誼屬廷昌述其大畧如右使後之君子得瀏覽焉

新會陸廷昌謹述

胡翼南先生墓誌銘

君胡氏諱禮垣號翼南廣東三水人少肄業香港皇仁書院旣以優等畢業爲政府所委任君有大志負時名出使大臣爭欲致君謝弗往旣客南洋島地廣而荒君治其榛蕪遂成鉅埠蘇祿國王聞而慕之禮以客卿凡所條畫罔不採納王旣年老舉國讓焉君亟避去聞者高之中日搆釁朝使歸國僑商舉君暫攝領事綏懷安定市肆晏然晚歲返里仍寓香港閉門著書二十三種行世卒於丙辰年九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九配梁氏先君卒子三人是年九月葬君于嘉露蘭山特來請銘謹誌如右

銘曰

窮海以南羣島環峙乃闢榛蕪遂成都市君志高尚千乘脫屣

歸而著書跌宕圖史世氛溷濁一瞑不視述德鐫辭永貽孫子

己未仲冬番禺張學華拜撰

# 新政眞詮例言

一著書者本無例曩嘗論之矣春秋一書發凡起例皆出後人其說不一然除孟子其事其文其義三語之外無一是處夫有事然後有文有文則必有義史書如是卽非史書亦必如是名之曰例竊以爲非然則今之所謂例言者仍不過將書內各篇未竟之義筆之於此云爾

一事必辨然後眞理必駁然後正論必難然後詳言必辯然後達心必困然後通慮必衡然後密道必議然後明情必慨然後當此書凡條議各節俱經予再三思索反覆推詳務求其是而去其非獻其可而替其否屛退己私獨存公理然後筆

而成帙聯而成篇誠以新政者必能先折其中庶幾行無過舉之弊也

一熱河之狩理宜蒙難興邦弱冠之年自足勵精圖治乃一則去而不返一則志不竟成人謂中國不克如日本之維新其中不無天意不知此非可諉者也馬江敗後正宜有爲而當軸秉鈞安於積習曾論書後所不容已不期竟爲此書之嚆矢今北變和局轉機最大當國者愼勿再蹈前車

此書凡辨惑之言俱祇名之爲書後以謂立說之人或別有深意爲吾所未達故書諸其後令彼閱之得因吾言而再下轉語藉以教誨我也苟其不能再下一轉語則將求爲葑菲

之收

一復古因時原屬一事蓋有心法然後有治法中國之學西法錯在不學其心而但學其法此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

聞一月得四十五日之風人則知漢時之勤儉讀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人如見唐室之荒淫俗語方言有深足爲後人法戒者新政竊料不久必行而既行時之康樂或頓忘未行時之憂危也故於新政論議特存苦打成招一語一以記前此新政未行之弊一以記後此新政進境之功

一惟賢人能使法無不善亦惟善法能使人無不賢新政始基一篇要領在此二語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實得理

財之要旨於財之一聚一散而求其所當然之故斯爲得之薄官俸而聽其剝民是謂財聚則民散厚官祿而責其潔己是謂財散則民聚

一康說書後一篇歷舉中興前後以來諸名公巨卿聲施卓著者論之都不滿意此不過春秋之責備耳若使他人處此多恐不及於羣公然傲之爲害最大雖有他善功不補過中國之不行新政其根在傲此一字之判也願以質之天下士

康說書後付梓纔五閱月卽有政變之禍人以爲其說之驗而不知其驗非止於此也拳黨之起豈非由於人人熱憤而來當時於經義以及義憤之說辯之直欲力破餘地至比之

宋之三忠亦無可取噫嘻聯軍入北京時中國士夫則亦有宋之三忠在焉者矣果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否

一新政安行作於政變而後人言最禁之時乃禁愈嚴而言愈放者誠以新黨舊黨之所爲乖張舛錯皆由於未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故公平二字初於晉論書後先行拈出而猶恐人之或昧其旨也復於新政論議一序點明平近順公四字以謂必由此而後新政可行也無如閱之者猶不加察而釀成政變之禍故此篇自始至終節節皆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爲言反複用此八字者凡數十徧昔蓮池大師學佛無他技惟口中只念阿彌陀佛四字終以成佛竊謂行政者果

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則其政自臻上理豈徒新之足云

自公理公法既行各國宗教之是非已無可爭之處則以其同歸於善故也善與善遇無不相合也而所謂善亦不外乎理近情順道公量而已

一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二語最爲讀書求理文明進化之關鍵明乎此則學古者即拘守二字亦不得援以藉口漢學宋學在當時豈無可取置於今日則此二學直可比之爲女子纏足之布故必去纏足之布然後人生以遂融漢宋之學然後泥古始通

漢宋之學重尊君泰西之教重親民重尊君者有君無民重

親民者民君兼顧此君權民權之別中外學術所由分也不

判其異同以歸劃一則中國與寰球各國恐終無和會之時

不知自漢已前所重者獨在民權而凡泰西各國昔之輕民

權重君權者今皆廢敗衰弱此勸學書後一篇所爲於民權

之理詳言之復於尊君之說闢其謬也

一人人有自主之權此理中國於古明之於今昧之由漢宋之

學漸漬既久蔽塞人心也西法東來其學亦著此理必將復

明獨惜中國近時豪俊猶若泥於泰西以血洗國之舊談也

夫既曰人人自主之權則亦人人自主其身而已以血洗國

是自殺也非自主也欲自主而不自殺請讀新政變通一篇

不稼不穡不能取禾三百不狩不獵不能庭有懸貆新政變通一篇言粤東七十二行商承釐謂可竟作篇內所言批賃之榜樣乃今觀承釐一事似有委靡難振之勢人或不能無疑不知新政之行不能就其一事而論謂某事有近功之利我則急而取之某事無現成之財我則緩而置之也而取財亦須善酌必不可竭澤而求今所承釐項既已盡數詠求而辦釐之人未有明定薪水上則受制於官衙而不能為號令之肅下則見欺於梟黠而不能為揖捕之嚴而且文誥之頒朝令夕改變態百出此釐金之難辦也而其所以難者由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也而其所以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

量者由議院議員之不設也使設議院而議員之權在官府之上吾知鬻金可承批賃易辦卽一國之事亦如示諸掌上耳事有行其一不得不行其二者此類是也

黨之一字亦須明辨蓋議者善不善不在乎黨獨在乎法其法善則黨無不善其法不善則黨無有善中國宋時朝廷之黨皆君子也而足以亡國外國今日議院之黨未必皆君子也而足以興邦其所分者在立法耳由存心而言則不可有黨由意見而言則不能無黨由私事而言則不可有黨由公事而言則不妨有黨人雖至善其立言亦未必盡善故言似是矣而有非之者則其言之果爲是抑或爲非乃可得而定

事似可矣而有否之者則其事之果爲可抑或爲否始可得而明折中於是非可否之閒其事其言庶幾至當而不可易此今日外國議院之法也宋之君子誼道自己不察人言異我者必目爲小人袒彼者必斥爲奸慝互相醜詆執拗愈堅各立門牆並張旗鼓始猶欲以理勝繼則必以氣爭旣而視公論作爲私讐遂乃廢公道而報其私怨此由未知有從衆可否以爲判決之法如今外國議院之所爲者耳而亡國亦相隨屬由此觀之外國議院之法善故議員雖黨而不得謂之黨且正幸有其黨以辨情僞中國廷議之法未善故者議不黨而亦謂之黨且絕不能無黨以致中和閱近時日報猶

有目外國之議員爲盜賊奸民而以黨之一字入其罪者不知果其爲盜賊奸民則人亦必不舉之爲議員矣竊願談洋務者游心於外國所以立法之意而勿以漢學宋學之偏私例之也

始則茅茨不剪繼則洞房清宮始則飲血茹毛繼則八珍並列凡事雖善而其始多有未能盡美者吾且學其今不必問其昔可矣今人有言外國之議院而猶疵及其初時之拙以爲不可學者是何異於睹今宮室之美猶嫌其昔日之陋而不居當今盛饌之筵反笑其昔日之廉而不食哉

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孟子本孔子用行舍藏之

意以立言也然此不過爲公理未行時言之耳公理既行則獨善其身者亦能兼善天下何則人人不做卑汙苟賤之官則天下之官皆道德士士不考誣罔人才之試則天下之士盡賢才前總序所謂道之汙隆匹夫有責者此也

一事有行其一則百廢雖未能遽舉亦將從而具舉者鐵路是也弊有去其一則百弊雖未能盡除亦必從而漸除者毒刑是也閱後總序一篇則知亂天下者皆由於罰刑不中血氣用事而來反是以思天下之治可得矣

鐵路不設商務不能興毒刑不除民心不能結故恐外人之盡奪利權不若令吾民以廣開鐵路禁教士之勿預訟務不

若平律法而盡去毒刑

近日大船之製每於船底處多分房部又曰倉格所以防水之入也若狂飈陡發其船播盪不定致觸礁石雖壞其一二倉格以致水入而四五倉格之船仍不沈也壞其三四倉格而八九倉格之船仍不沈也壞其五六倉格而十餘倉格之船仍不沈也夫其不沈者是以十餘格救五六格五六格救三四格三四格救一二格也近日建屋之法凡戲院或廣廈多於可虞之處設鐵閘所以防火之延燒也無事時其鐵壁則懸而收之有急時其鐵壁則放而落之以壁爲限壁之內火能及之壁之外火不能及也此皆製法之善者也或疑後

總序省省各自爲治之說猶有可疵則盍鑒於此且今者拳黨之變北省自山東之西以致陝西之東並滿洲數部之地蹂躪不堪而中南西十餘省壁立無恙者則以各省督撫睦外綃內聯爲一氣也各省督撫略行其權中國大局卽能自顧然則各自爲治以期聯合者實爲自立於不敗之地且爲從長互救之良規其說已有明徵矣尙何疑哉

# 新政眞詮目錄

康說書後

新政安行

五編

勸學篇書後

六編

新政變通

右書七篇總序二篇全書宗旨在後總序而晉論書後作於丁亥之夏新政論議成於甲午之冬刊於乙未之春中日和約未畫諾之前新政始基成於戊戌之春在政變前七月旋成康說書後則政變前五月

也新政安行成於政變後三月旋成勸學篇書後時
爲己亥之春庚子孟冬復成新政變通則距拳黨起
事時蓋八閱月也初非欲著書前總序已詳之矣然
凡曰書後意在舍舊凡曰新政意在圖新同人以爲
彙成一部則新政之心法以全而順德區君鳳墀名
此書爲新政眞詮敦促翻刻力任校讎辨字正譌夜
深不倦此德不能忘也

作者附識

# 新政眞詮初編

三水胡禮垣翼南

## 新政眞詮前總序

新政眞詮者何同人肇錫此書之名也此書凡六種曰曾論書後曰新政論議曰新政始基曰康說書後曰新政安行曰勸學篇書後初非有懷槧握鉛之心而爲立說著書之想也因時感事棖觸於中其爲言也行乎自然發乎當然實有不得已而然而幷不知其所以然者非屈子之問天非靑雷之畫帝非阮公之玩世非老杜之傷時而惟是世界盱衡斯人在念借所遭之時局證吾學於生平當夫釋羣疑辨熒惑抉眞宰掃蚍蜉臨楮

神馳染翰氣溢筆而成帙未敢憚煩誠欲已見直陳發吾胸臆斗山在望起彼鑒衡效獻曝之深情明懸鞀之古意一以表吾心之務盡一欲增吾學之未能而已乃每一編出草稿未定輒爲同人取去或登諸日報或排印成書越俎代庖雖非本願然是非可否者天下之公理公理者人人皆可得而言今者中國之政見其非罕見其是耳見其否未見其可矣然非者必有其是否者必有其可是非可否端視乎辨辨而得之期在於行今之從政者所以不克維新或亦未能彰往察來由中達外之故故吾願閱是書者上睎千古下矚來茲橫括五洲洞開方寸惺惺然密用其思切用其辨凡吾所謂是者必欲求其非焉凡吾

所謂非者必欲求其是焉凡吾所謂可者必欲求其否焉凡吾所謂否者必欲求其可焉求而得之竊願請益若儳焉者不可得也則請平氣以求之平氣以求之而仍或不可得也則請藏焉息焉優焉游焉以俟之俟之而猶未之或得也則是非可否知所歸宿所歸既得則舍其所非而行其所是舍其所否而行其所可毋曰國之大事非已所謀也毋曰王道功遠河清難俟也道之汙隆匹夫有責立國者譬如建屋百級之臺待萬甎之用苟一或缺其臺不成行政者譬諸醫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此書初非欲出以問世恐蹈諭疑符之誚今海內同人既再三翻刻又復彙爲一部先印小本將爲重

刋之謀則吾願秉鈞者加意鑽硏施於有政而尤願志士修儒他日有爲政之責者體味乎此將一切新政使吾有坐言起行之樂則天下蒙福鄙人與有榮焉夫中國之談新政者正不乏人徵特日報諸家遇事指陳借端託諷不可勝紀卽横目冒髫之輩方聞綴學之儒在朝者或慷慨上書或陳條封事在野者或痛哭當道或擊碎唾壺甚至延頸歐刀則烈士捐軀甘以血流而洗國檻車就道則廷臣耋老猶將望治而長征變舊之誠維新之願昔之外國何以加茲然而其事無成其功遽敗者或以爲躁進之故是以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虞或以爲欲速之心是以有鼎折足覆公餗之咎而不知彼其所謂政者未能提綱

挈領包括無遺彼其所謂新者未能底蘊盡窺心源直勘也夫爲國者其於政也不能舉其大綱卽不能善其細目則有正於此不能正於彼者矣正於一不能正於萬者矣其於新也不能明其心法卽不能迎立新機則有反新爲舊新理不能得者矣牽舊入新舊弊不能革者矣此其所以昧昧無靈一出卽敗也夫所謂綱領心法者果何物哉曰平理近情順道公量是也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者今天下各富強之國所執以爲經世之方針葆身之命火者也君民何以維道在是矣上下何以洽道在是矣遐邇何以服道在是矣安和何以致道在是矣危機何以絕道在是矣福祚何以綏道在是矣此書六種按時會以立言

切事機而著筆自丁亥至己亥先後相去十有三年皆以此道爲主義閱者讀曾論書後一篇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緣故得焉讀新政論議一篇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事實見焉而新政始基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從事也康說書後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見端也新政安行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歸宿也勸學篇書後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所把握也策畫務期簡明思慮務期周密幽微務期洞燭大局務期深明毋立異以鳴高毋談玄而誌怪毋攻訐以爲直毋依阿而取容則此書之體要也且夫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而善言國政者必有驗於時局彼鋪張揚厲之說其

言非不冠冕堂皇也而質諸實際則不侔飾智矜愚之說其言非不機杼獨出也而揆諸實情則不類小信大疑之說其言非不孤忠自詡也而核諸實利則不見智馭術取之說其言非不機警加人也而按諸實效則不倫此皆其言雖存其驗莫覩者也是故天下之立言者非立言之難也有言而言之能得其驗之爲難天下之聽言者非聽言之難也聽言而聽之能察其驗之爲難今試畧舉六種之書所言以知其驗夫驗有得之於正觀者有得之於反觀者有得之於外觀者有得之於內觀者有權衡於寸心而得之者有曠觀於物理而得之者謂科甲選士不能造就人才俸糧扣尅不能鼓勵武弁礮臺虛設不能衞我

嚴疆鐵艦徒矜不能固吾海宇訟獄不察不能約束洋人內政不修不能保護藩服虛文禮誼不能扶救顛危輕試其鋒不能坐成幹濟民不信任不能底績大功國失權衡不能守持自主此曾論書後之言也觀於甲午之治兵則科甲選士者誠不能造就人才矣牙山之決戰則俸糧扣尅者誠不能鼓勵武弁矣旅順之失守則礮臺虛設者誠不能衞我嚴疆矣威海之納降則鐵艦徒矜者誠不能固吾海宇矣鬧教之叠起則訟獄不察者誠不能約束洋人矣盜賊之公行則內政不修者誠不能保護藩服矣講後之迫索則虛文禮誼者誠不能扶救顛危矣償兵之撓敗則輕試其鋒者誠不能坐成幹濟矣借欵之向外則

民不信任者誠不能底績大功矣礦路之爭攬則國失權衡者誠不能守持自主矣若是乎其驗也此由正觀而得者也謂首擇百揆庶足以和衷同寅厚給官祿庶足以清源賄賂廢除捐納庶足以愼重名器宏開學校庶足以作育眞才詞達祇求庶足以大伸士氣民情體貼庶足以同作干城布政持平庶足以感孚遠邇多設鐵路庶足以振興百爲廣集輪船庶足以推行商務淸釐國課庶足以寬裕度支此新政論議之言也觀於戊戌之政變然後知百揆不能擇者宜乎同寅不能協矣近今之賕案然後知官祿不能厚者宜乎賄賂不能清矣官司之失職然後知捐納不能廢者宜乎名器不能重矣幹濟之無人然後

知學校不能宏者宜乎眞才不能育矣師儒之抑塞然後知試額不能免者宜乎士氣不能伸矣士庶之離心然後知民情不能體者宜乎干城不能作矣新法之梗阻然後知政令不能平者宜乎遠邇不能孚矣財用之困敝然後知鐵路不容廣者宜乎百爲不能振矣百貨之滯礙然後知輪船不能集者宜乎商務不能推矣洋債之重累然後知國課不能釐者宜乎度支不能裕矣若是乎其驗也此由反觀而得者也謂官商各有專司之事混而爲同則扞格開物宜存獎勵之意抽其公款則心離出口之稅不可加加之則商愈困地丁之抽不可益益之則民愈貧昭信股票不可行行之則官愈壞減俸裁餉不可議議之

則兵愈孱地稅鹽課宜以印度之國賦爲比否則應收一萬萬五千萬元者所得不過四千四百萬元也土藥釐稅宜以局外之稽查爲斷否則應收一千八百餘萬兩者所得不過二百二十餘萬兩也土關進項宜以洋關之收繳爲推否則應收一千萬兩者所得不過一百萬兩也地方公務宜以本處所徵餉項爲之否則止有君事絕無民事止有君需並無民需也此新政始基之言也今試從富強之國而觀問有官督商辦抽取公欵重困商民教官勒索兵餉不給捕務廢弛賦稅無憑乾沒不恤止知聚斂不理民情者否惟其無之是以知其驗也此由外觀而得者也謂守刳木爲舟之義則鐵甲必不可以爲船守弧矢

以威之義則鎗礮必不可以爲戰守鑽燧取火之義則煤氣必不可以爲燈守置郵傳命之義則電報必不可以爲用守冬官考工之義則機器必不可以爲功守司徒賦稅之義則洋關必不可以爲置守牽車服賈之義則鐵路必不可以爲開守雞人叫旦之義則時計必不可以爲表守異言異服之義則商務必不可以爲通守同文同軌之義則方言必不可以爲習此康說書後之言也今試以進化之境而觀問有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拂乎人情背乎實理見利不興見害不去不行其易必行其難不求其精必求其拙者否惟其不然是以知其驗也此由內觀而得者也若夫新政安行之言則可稱量於寸心而得其驗蓋

事之能不能由人之習不習未學操縵不能安絃未學操刀不能製錦故設局辦事之無濟固不俟其事之無成而始知也人之才不才由用之善不善位置失宜賢智無能爲力人地相合庸愚亦作功臣故裁汰官兵之非計固不俟傾軋之事起而始見也末不能離本用不能離體爲學以實富強之事乃興求才以誠富強之功乃立故誣罔人才之宜革固不俟學堂之能議而始明也其言之驗於新黨者如此公者以衆而呈私者以獨而見正誼明道必無私言邇言是爭豈有公論故不明萬國之公法由不明律學之大同不明律學之大同所以有黨人之誅也善惡以心而別言貌以類而殊旌別淑慝誰曰不宜流派是

攻必無此理故不明大道之是非由不明斯人之吾與不明斯人之吾與所以有畛域之分也世有無君之國不聞無民之邦擁戴爲君其事在民聽信於民其事在君故不明得衆得國之嘉謨由不明生民立君之大義不明生民立君之大義所以有民權之忌也其言之驗於舊黨者如此至於勸學篇書後之言更可曠觀於物理而得其驗今試問人之一身元首股肱不相聯屬而能動作自如否同心之辯驗猶是矣今試問榜門施濟代賑闔人居中飽槖而能實惠及人否教忠之辯驗猶是矣今試問強凌弱衆暴寡勇威怯智欺愚而能沒齒無怨否明綱之辯驗猶是矣今試問不通工不易事不互市不往來而能備物

致用否知類之辯驗猶是矣帆船馬路古之制也輪船鐵路今之制也今試問人有欲速其程而棄今制從古制者否宗經之辯驗猶是矣不作無益功乃成也不貴異物民乃足也今試問人有當務之急而作無益貴異物者否循序之辯驗猶是矣精神血氣命之根也髮膚皮毛命之末也今試問人有欲救其命而舍氣脈顧皮膚者否守約之辯驗猶是矣源清流清理之質也源濁流濁勢使然也今試問人有欲潔其水而溷其源澄其流者否去毒之辯驗猶是矣其言之驗於內篇者如此由是政不立則學不興才不用則士不奮力不漸則功不見費不籌則事不成言不聽則說不詳過不改則諫不篤皮不存則毛不傳

害不去則利不來業不專則巧不生兵不戢則禍不革財不均則爭不已見不大則效不宏機不活則理不通氣不平則戾不化善不主則惡不消則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鑛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之辯其驗無不如是矣其言之驗於外篇者如此此不過畧言其概以證吾說之非虛耳雖然以驗觀言猶未得爲觀之至也葢察之以驗之驗者尤須察之以不驗之驗何則驗有其迹亦有其神驗有其形亦有其理求之形迹容有未至求之神理無或差池立竿者其驗在影影卽形也迹也而若有障之者焉則其影不見矣然其所以爲影者自在也所以爲此竿之影者自在也所以

爲影並所以爲此竿之影則神也理也播穀者其驗爲苗苗卽形也迹也而使有握之者焉則其苗不茁矣然其必將爲苗者自若也必將爲此穀之苗者自若也必將爲苗且必將爲此穀之苗則神也理也閱是書者苟於其神理是求則無一非驗固無俟鄙人之毛舉矣顧是書諸說有爲中國士夫聞而駴詫而實則爲情理之至者數事焉試爲疏其大義以質之中國通儒並以質之天下後世是數事者一則謂理財之宜設專司也中國國家財用從無有設立專司者尙書所載唐虞之世是謂至盛而其言不過曰奮庸熙載曰亮采惠疇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而已彼其合國事爲家事卽以君財

爲民財皞如穆如家給人足其於財也無所用其理是以亦不
言其理也自周禮之成而太宰之屬有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
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
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
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由
是歷漢魏晉隋莫不因之至唐而理財之官名之爲戶部戶部
者大司徒之職也以大司徒之職而兼太宰司會之事其法取
於周禮可無疑義雖然周禮之法止就封建之世而言封建者
王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
其餘男服采服衞服要服皆在又其外之方五百里以遞而推

今之督撫數年一任豈卽古與國咸休之公侯耶今之府縣隨在改官豈卽古世守勿替之伯子男耶建官則不由周室分封之典理財乃欲效周禮畿甸之規夫是以皇宮之財用其權乃操於督撫焉督撫之財用其權乃操於州縣焉河東寇恂僅借一年京兆張敞祇圖五日欲令其處脂膏而不潤則人笑君魚矣將使其入寶山而空回則誰爲王烈矣而其害乃受之於民而其怨乃歛之於君秦之儒者法術刑名漢之儒者曲學阿世宋之儒者不近人情元之儒者進退失據其流弊乃至於斯也有明之初設戶部尚書侍郞之職其屬有四曰民部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旣而以天下庶務浩繁改爲浙江江西湖廣陝西

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十二部每一部設布政司以理戶口錢糧等事今理財之法仿於明代夫十二部所司卽是戶部之職戶部近於天子得以隨時奏議故今之理財其法比歷朝爲尤密然而戶部諸員以及布政之官不得謂之理財專司也戶部雖密邇天子而去疆省則遙督撫之所爲戶部不得而知也布政雖覲察躬親而離京國則遠督撫之所爲布政不敢言之也布政不敢言戶部不得知然則爲天子者其於財用必將茫然今布政一官雖可與別司會銜入奏然至會銜入奏則其事必爲不得已之事所謂不得已者必其有不能徇之情也必其有不能原之故也必其雖與督撫爲讐而亦不

顧也必其雖拚一官不做而亦不恤也人之常情雖切直亦不欲爲已甚雖愚蒙亦知自顧身家布政一官上則制於督撫下則格於州縣而謂其於理財之事能正本淸源焉則必無之理也故必如此書所詳設立專員辦理務令國家朝廷以及各省府州縣進支數目報單刋錄京報以及各處日報使人共知共聞而銀項則由各省庫務司滙交戶部不得經涉各省督撫胥吏人等之手如此則人懷信心財無中飽一誠旣立百僞潛消矣一則謂羣經之義非可宗也中國經學崇尙已久學古之士習而不察此則曰經學足以治事彼則曰通經所以致用相矜以博相尙以文恐譏陋者之以弇鄙見譏也於是宗經之說衆

口一詞竟成寒暄套語不知世易時移新理代出微特兩漢論釋其義多謞趙宋新經全憑私意卽使見解超然援引確切識見所到與作者同施於今時亦不可用且非惟不可用而已也而又於文明進化之機多所窒碍今姑舉其一二大者論之以例其餘以明宗經者之謬列國之歌謠豈尙追思於今日而何以崇國風齵商之鐘鼓豈猶具奏於今時而何以崇二雅殷周之法物豈仍守護於今世而何以崇三頌則詩經之義不可宗也誤占天者殺無赦今豈猶有此兇殘而何以崇夏書違誓命者戮妻孥今豈猶有此嚴刑而何以崇商書禁羣飲者執盡殺今豈猶有此酷法而何以崇周書則書經之義不可宗也贊卽

賄之別號相見者豈可以此爲儀而何以崇儀禮尸亦優之同類祀事者豈可以此明虔而何以崇禮記巫實蠱之作俑立國者豈可以此名官而何以崇官禮則禮經之義不可宗也而東塗西抹百補千營穿鑿支離諱飾其短者方將曰此特劉歆點竄之僞經耳非孔子之眞經也是則以口戕口不如無口之可戕以矛拒矛不如無矛之可拒以古人駁古人不如無古人之可駁以六經攻六經不如無六經之可攻矣人生之最可貴而不可以蹉跎失之者莫如歲月使搬演六經翻案古人以遑無用之辯此事豈有了期不至於孤負一世不止方望溪之請客某侍郎之避忌雖言出齊諧未足爲信然其說實非無因苟執

古學而有類於此則秦始皇之古書焚棄梁元帝之玉軸揚灰其嘉惠士林者多矣夫孔子何嘗教人以宗經哉非惟不教人以宗經直是教人以勿宗經耳勿之云者非違背之謂也謂經自爲經人自爲人以人用經非以經用人因事成經非因經成事是故古有古之經今有今之經古經今經有同有不同吾且不必問其同不同但當察其善不善古之經有善者焉吾則取而用之古之經有不善者焉吾則棄而去之今之經亦然一棄一取皆由於我是則經之宗我而非我之宗經也夫經者有常法之謂也易者無常法之謂也古之教有溫柔敦厚之常法而名之爲詩經者有疏通知遠之常法而名之爲書經者有恭儉

莊敬之常法而名之爲禮經者孔子皆以刪定出之僅存什一於千百獨至消息盈虛之理順逆向背之機剛柔對待之情類聚往來之數行爲潔淨意解精微凡所以成其禍福吉凶亨貞悔吝莫不由於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而來卽以無常法爲常法而名之爲易經者孔子則終身奉之以爲圭臬不惟不敢刪其隻字而且十翼其義三絕其編猶以爲未足而願天假之年以卒其業曰吾之可以無大過也庶幾其在是矣然則孔子之所宗其惟以無常法爲常法之常法而非以有常法爲常法之常法可知矣孔子之傳乾象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之傳坤象也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又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乾坤之義括全易矣然惟變化然後能各正性命而變化則由於不息而自強惟變化然後能庶物繁昌而變化則由於承天而能順孔子之所宗在易所宗在易者所宗在天也或謂據如所言何以詩書等經孔子並垂爲教法不知孔子之教蓋通經而非宗經也思曰室遠孔子直斥其非三年不言孔子未嘗許可其以詩書等爲教不過使人知古有是事以備擇善而從且非徒擇善而從當思善益加善夫是以迹孔子之生平非不知禮也而問禮於老聃非不知官也而問官於郯子非不知樂也而學樂於萇弘非不知琴也而學琴於師襄無不學亦無常師識其大亦識其小以此推之

不特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其因時者固爲維新之方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復古者亦屬維新之道故使孔子而爲政於東周列國之際吾知其胡服習戰必不僅如趙武靈王使孔子而秉鈞於我 朝國初之時吾知其製船興商宜更隆於聖大彼得是故居今之世而不言變法者必非聖人之徒言變法而猶泥於古經之說者亦非聖人所與一則謂官俸之給必從厚也中國在昔官俸自孟子時已不聞其詳然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以補其祿伯無怨言晏子之祿待舉火者萬家原思爲孔子宰其祿可以惠鄰里鄉黨陳仲子之兄戴蓋祿萬鍾孟子爲卿於齊其祿十萬鍾以此觀之春秋戰國時官祿之給其爲從厚

概可知矣漢時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一萬二千祿已非薄矣猶復節有賞臘有賜其數且無限制唐時大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抑何其祿之重也宋初留意養賢凡前代俸給未有實數者則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者則給以實錢所謂敬大臣體羣臣忠信重祿以待士者具見於此使由此而表正之永以爲法則虛文粉飾欺詐矯僞之習必將因端竟委盡絕根株無如元豐諸臣如王安石輩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肥於己自是而降中國官俸有其實而無其名而冒恥干利之態作矣夫官也而至於冒恥干利則爲大臣者必不能爲國家遺大

投艱爲小臣者必不能爲國家理煩治劇宋時最重理學而不謂至庸至常之理亦不能得其當然也然此非理學之咎也彼以名教綱常之說務爲色莊貌取之行言事而不究其歸論情而不質以實軍糧不備而輒謀大舉之師府庫非充而建言紹聖之號投降納欵而猶爭貢獻之名強弱頓分而仍張夷夏之說闇昧至是尙得謂之理學哉借曰理學亦私意耳王安石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乃矯情拂性反以淡薄觀儒不知孔子之求在寡過寡過者非減削衣食之謂也孟子之學在養心養心者非不理口體之謂也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傳食諸侯未嘗嫌泰凡爲儒者有所矜式矣安石囚首晦面而談詩書齷齪襤褸

而稱堯舜當時賢哲亦爲所愚由是以掊尅百姓爲才能以賤待百官爲清矯遂令司馬光有不殷富不可以爲官之言范仲淹有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說流弊至今未之或改以此觀之雖有聰明特達之士苟血氣不平以之爲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此外國之所以重議員也是故今中國之人第見泰西大國凡爲文臣膺重任者無不矢志靑天凡爲武員當職役者無不以身衞國間有一二貪啉黷貨苞苴賄賂一經察覺立予創懲竊嘆泰西之法雷厲風行爲不可及而不知彼其所以致此者無他焉特不失其至庸至常之理耳英國宰相年俸十萬元吏部尚書五萬元上控刑務司六萬元刑部尚書八萬元兵部總統

四萬五千元水師總統四萬五千元駐華公使五萬元藩部總督在新南威里士者七萬元在域多利者七萬元在君士倫者五萬元在新思倫者五萬元在奧洲南部者四萬元在奧洲西部者四萬元在香港者三萬二千元此其實得之俸也若其書記衙役門閽胥吏以及居處出門所需諸費如宮室租項車馬夫役等類無不供自國家此外尚有應酬一欵給以備用者雖以香港一隅之小其數亦一萬元以此推之可知其槪夫香港爲地未及中國一縣之廣乃縣宰廉俸等項共不過千餘兩而縣幕一人脩脯之費亦須數百兩合胥吏夫馬等費而計爲縣宰者縱一文不取亦不能以支持立法之苛至於如此則揆其

授官之意豈不曰好自爲之予取予携將不汝瑕疵也不然天下豈有枵腹從公之士哉是故中國經濟不談則已談則必以厚給官祿爲先中國政令不變則已變則必以釐正官俸爲首一則以日報爲濫觴於孔子之春秋也中國自孟子有孔子懼作春秋及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等說遂謂作春秋者孔子明春秋者孟子不知孔子嘗有述而不作之言則春秋之作亦不過魯史之修耳記事之文決無能作且孔子所懼者邪說暴行也春秋一書何以能消孔子之懼哉解者曰邪說暴行由無忌憚也無忌憚由無貶責也假宗國之春秋借天王之權柄以寓襃揚而行貶責邪說暴行庶幾戢羽潛鱗此一說也不知

褒貶須有權有權由自立宋殤之弑也桓公則受賂而縱容華督矣齊簡之弑也哀公則氣餒而受制季孫矣是宗國之春秋假之何益子帶之亂也惠王則召致乎犬戎矣獻犬之寃也襄王則託乎於晉文矣是天王之權柄借之何裨解者又曰邪說暴行之興由爲君父者之不知戒也不知戒由不知察來不知察來由不知彰往春秋蓋彰往以察來使凡爲君父者知所戒也此一說也不知桓莊殺文侯之子孫戒之深矣而桓莊之族無一得免驪姬殺太子申生戒之忍矣而驪姬之二子盡殺無遺則謂君父之不知戒者非也解者又曰邪說暴行之作由爲臣子者之無所懲也無所懲由不明道不明道由不明綱春秋

蓋大明君父之綱使凡爲臣子者有所懲也不知道者公共而非自私綱以權利言卽自私也自私卽非道商臣饗江芊而輿甲不容燔宮寢之熊伯棼戰皋滸而汰輈幾至餒若敖之鬼所爭者正爲權利使孔子教人以私而不以公則春秋適足以爲亂臣賊子之喜耳何懼之云則謂臣子之無所懲者亦非也然而孟子之言必非無謂則嘗以治世公理思之而得其故矣蓋凡屬爲人莫不具有羞惡之心雷霆不足畏也斧鉞不足怖也而惟此衾影獨知之事自問不可以爲人之念其足以使人遷善改惡也爲最靈夫無憑之毀譽搆怨之讒言非所論矣若乃鄉黨公評旁觀清議不崇朝而播四鄰不終日而徧都邑其情

則實情也其事則實事也辯之無可辯也諱之不能諱也此則邪說暴行亂臣賊子之所最懼者也蓋其始之爲邪暴爲亂賊所恃者在人之不知耳或知之而不言之耳人皆知之人皆言之邪暴亂賊必無地以自容無地自容豈有不懼邪暴亂賊懼則孔子之懼庶幾其消矣孔子所爲以公理教天下而春秋所以爲救世之書也外國無孔子之春秋而有今時之日報蓋以爲天下爲公之理非此無以伸斯民直道之風非此無以見也是故言而公義雖譏彈國政餘地不留當局者不惟不敢以爲讎而且必以之爲德言若營私雖蜚語之來謏及微賤執法者亦許其赴官伸理使得以鳴屈圖償若曰彼讒人者吾雖未可

竟爲豺虎之投而要不可不示以投畀豺虎之意彼昌言者吾雖未能竟作下車之拜而要不可不表以下車欲拜之心而凡一切詖淫邪遁之詞倒行逆施之事渾沌檮杌之行弱肉強食之謀如秦鏡赫赫一照而千魔之肝膽破碎者則今之日報也卽昔之秋春也中國儒者苟能心孔子之心筆春秋之筆以爲日報將直聲滿天下道義沁人心國勢民風尙何患其不振哉一則以民權爲根本於帝王之治世也中國民權之理於古最明伏羲神農黃帝或以制器利用或以醫法療人或以經國體野文物聲明遠至邇安百度咸理類皆功德及民民悅之然後爲君夫民悅之而後爲君是其爲民權也亦可不言而喻矣若

疑皇古之事荒遠難稽則請以孔子之刪書爲斷尙書始於唐堯然堯非生而爲君者也其兄摯不得於民諸侯乃擇堯而立之所以爲民也所以爲民則民權也堯以爲民之故將擇舜而君之而舜仍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以觀民之謳歌訟獄果皆歸焉而後爲君是民權者雖君不得不順之也不然堯何必俟之於民禹以爲民之故將擇益而君之而益則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以聽民之謳歌訟獄果不歸焉則不爲君是民權者雖君不得或逆之也不然禹何敢授之於子是故官天下者堯也家天下者禹也而其子之爲君不爲君皆以民權而定民權之理見於郅治之世者如此不特此也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則湯

之所以爲君無非民權也前途倒戈攻後以北則武之所以爲君無非民權也蓋夏民之權在於怨商民之權在於攻也民權之理見於征誅之世者如此且猶不止此也徂桐復辟允德克終則太甲之所以爲君者無非民權也負扆臨朝冲人繼位則成王之所以爲君者無非民權也蓋伊尹之權卽民之權周公之權亦民之權也民權之理見於承平之世者又如此由此觀之堯舜之世卽今之泰西民主之國也湯武之世卽今泰西君主之國也太甲成王之世卽今泰西君民共主之國也然不論君主民主以或君民共主要皆不離乎獨重民權此則今日泰西各國所必由之道卽我中國古帝王不易之經也讀孟子告

齊王之言師曠對晉公之語以及周人流厲王於彘魯人放昭公於乾侯而知民權者實乃上世之常談古人之常事斯理也固亙古今達中外未之或易者也乃中國自暴秦而後漢世諱之宋世塞之漢宋之學最盛以故今之人雖日誦古書習而不察耳然而中國當民權明時外國無不仰慕聲靈惟民權昧時外人始能入主中夏史册具在可考而知所以然者由中國之民性多溫良習成隱忍苟可將就了事必以毋動爲高故欲復民權須由君上夫秦漢而後民之被壓者重矣民權既廢民力必衰此姚石之釁所以興遼金之來所以召也雖然世無頗而不平事無反而不正今者地球各國環伺而前非特重民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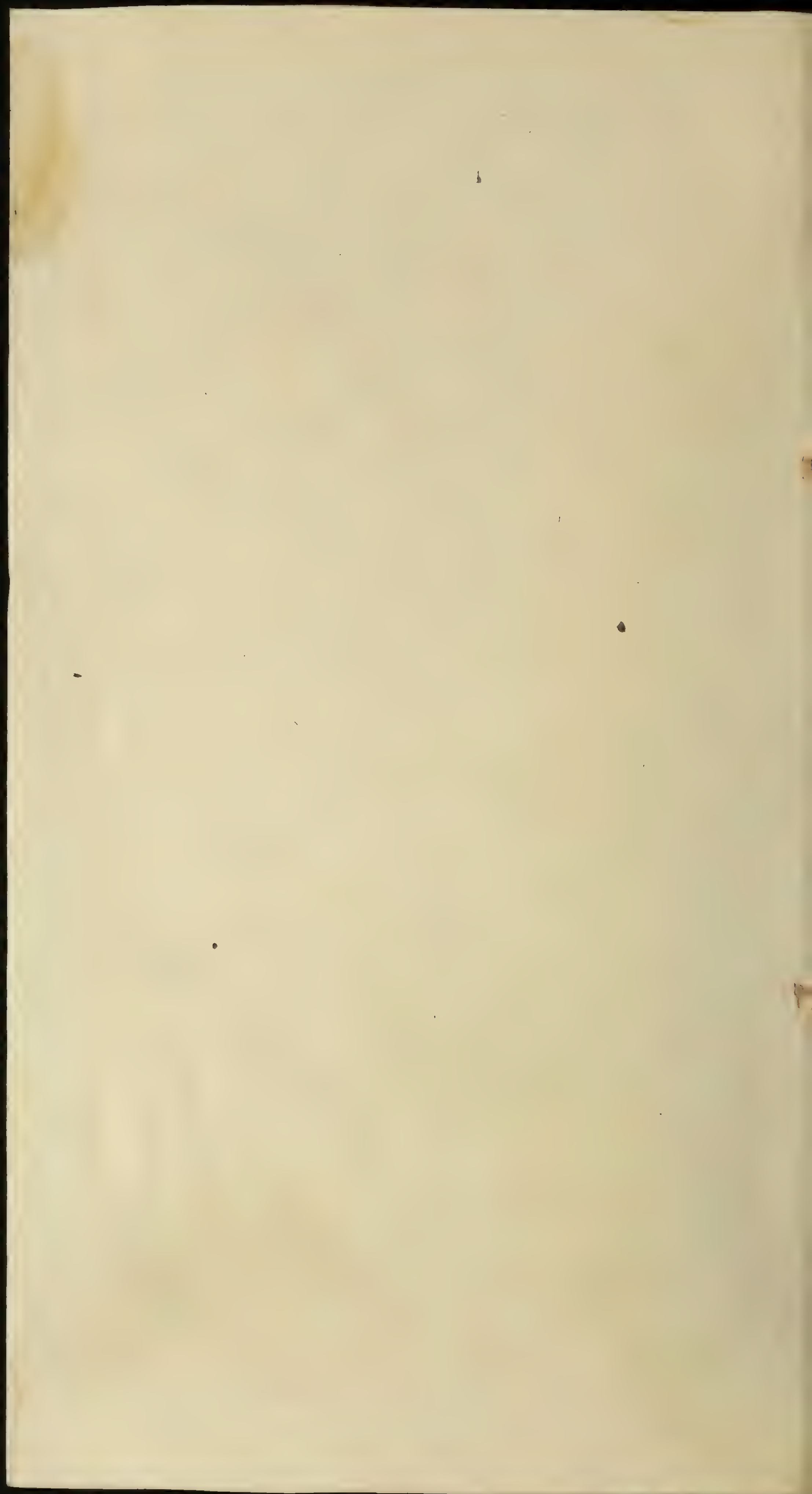
國必無以自立由今日而論民權則一在選舉總統一在選舉議員選舉總統是謂民主選舉議員是謂君主而君民共主亦不外是此書以議員立論誠欲中國之君立於無過之地而世守其位於勿替焉夫中國今之廷臣部員以及都察院等官豈非議員之類不知非由民舉則民失其權民失其權則官權亦削官權一削則君道或非君道若非則君位不保夫所謂官權之削者言無以伸民志耳蓋嘗以天下各國強弱之故考之而知國無所謂強其民羣則強國無所謂弱其民渙則弱同在一舟之客未有不合力而使其舟穩固而速濟者同居一屋之人未有不合力而使其屋安然而不傾者惟其志同故也議員者

選舉由民而卽所以羣其民而使之不渙者也議院議員之法立則民志伸民志伸則民心結民心結則民力齊是合中國四萬萬人而爲一人也四萬萬人爲一人是中國將爲天下至強之國也是故明君民一德之眞得天地與立之實必在民權之說矣將欲爲正本清源之治而此治非民權不能爲將欲開平康正直之風而此風非民權不能開將欲去簒弑澆漓之習而此習非民權不能去將欲立勝殘去殺之基而此基非民權不能立趨吉避凶轉禍爲福起衰振敝保泰持盈胥是道矣尙何疑哉夫言之欲立其意必誠而誠之所通其言必驗此書曾論書後一篇作於甲午中東之役八年之前而其驗如響之應康

說書後一篇作於戊戌政變之發五月之前而其驗如影之隨者豈有他哉誠之所之或見於此若夫新政論議新政始基二篇之作則誠以新政之行必由於是而非稍有黨同伐異之見存於其間者也新政安行以及勸學書後二篇之作則誠以新政之會必歸於是而非故爲中立不倚之說以鳴不羣者也夫立言之誠其責在於詳且盡而聽言之誠其責則在乎聽與明此書各篇其言亦詳矣盡矣乎抑言有盡而意無窮乎吾願閱之者之以聰明出之也雖然理貴得其端事貴有其兆泰西新政之立每經磨難折駁而始成商民平稅之條亦必家喻戶曉而後定惟其理既確當不易斯其事自先後必臻木之大者黛

色參天而其本不過一粒之仁壑之深者萬流奔赴而其始不過空洞無物此書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爲務其於中國新政謂爲一粒之仁也可謂爲空洞之壑也亦可嗟乎荊蠻採藥偕行者不過兄弟二人東海求僊避地者僅屬三千男女今乃㦖然而起逌逌然與歐美上國齊驅並駕於文明進化之中而猶欲突過其前者無他焉維新之力已耳然則神明之胄繁庶之區斯世有心情何能已而謂吾於中國能無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歎哉而謂吾於新政能無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之樂哉光緒二十五年秋七月序於香江之無可無不可軒





#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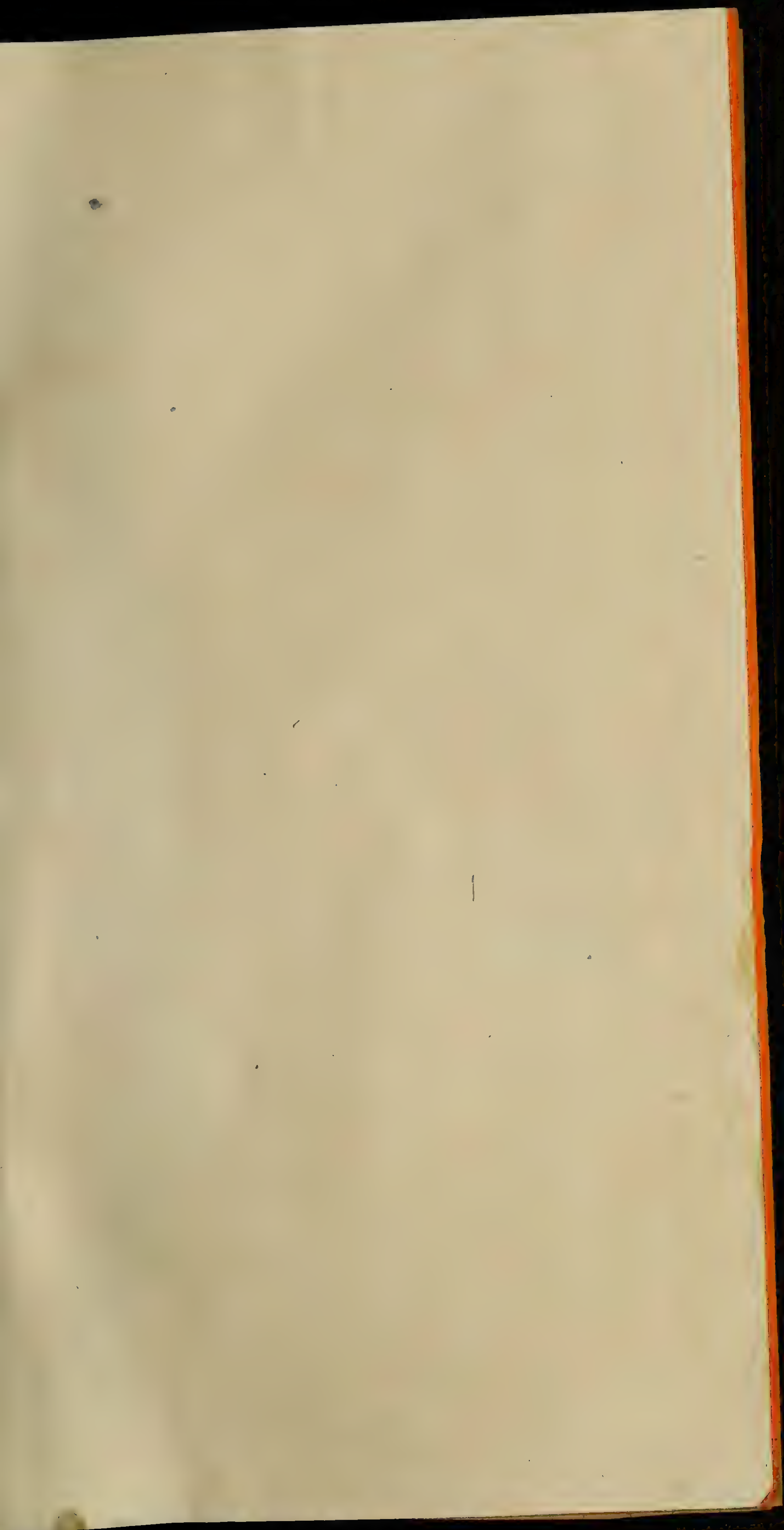
二

新政真詮後總序

曾論書後







新政眞詮初編

三水胡禮垣翼南

## 新政眞詮後總序

去歲作新政眞詮總序於理財之宜設專司以及羣經之義非可崇官俸之給必從厚日報爲濫觴於孔子之春秋民權爲根本於帝王之治世各節中國守經之士容有未及者言之不敢不詳不敢不明而要惟以驗字爲之主腦蓋無徵者不信有據則可憑一之於驗所以熄天下之鼓簧澄天下之觀聽也雖然有脊有倫有物有則者此書之立言也寰球一家中國一人者

此書之宗旨也前之總序作於新政變通未成之先以故凡驗之事本之於經者猶未達之於權見之於正者猶未徵之於變新政變通成於己亥孟冬而庚子五月中國北方時局變出非常然後知凡言之驗之於經者必能達之於權驗之於正者必能徵之於變也今當彙印之餘請質諸時局之事以明是書所言實無往而不驗然後將全書數十萬言之宗旨揭出焉竊嘗論之凡驗之事其談言微中以及僥倖一中者無論矣若夫億則屢中以及百發百中其言若爲範圍令人不能或越其言若爲矢的使人不可有違者操術似甚奇而其實則甚正占事似甚怪而其實則甚常要不外乎情與理而已然情理者必審乎

勢而平乎氣若昧乎勢以言情理則悖乎情理矣任乎氣以言情理則反乎情理矣此新政變通一編所爲於勢與氣二者發其微芒使閱者辨之以得情理之眞也無端而以殺伐爲功誓不與立此其事雖在稍有知識者猶不肯爲謂其出乎情理之外也今之政府亦既飫聞屢見於內政外交之事耳濡目染於親仁善鄰之功藉外國之助而除髮逆之兇賴商務之通而爲中國之益今之坐堂皇設排當嚴鹵部駕騶從者微外邦之力不保此今之造輪船製鎗礮設電線議鐵路者微西法之善不至此今之洋稅歲進數千萬元而鳌金復與之相埒洋米歲入數千萬擔而人民差免於啼飢回視國初時豐稔之歲貨稅不

過數百萬之入荒歉之年賑濟僅能爲地丁之蠲則微洋人之來其困苦流離之狀傷亡奔潰之形悽慘有不堪言者然則外人何負於政府而政府忽欲殲除之與外人睦者更何負於政府而政府遽已殺戮之恩以爲怨德以爲讎苟用其思何至於是然政府之爲此正自有說矣謂彼疆此界攙越無容各子其民各君其國者情理也今外人則侵我土地矣管轄之權端由地主使從其俗禮從其宜者情理也今外人則蔑我憲法矣名器之重不以假人征商之條操之本國者情理也今外人則奪我權衡矣由是和約之成必索重欵保護偶失慾壑難償彼國之人來此我方以上賓待之或以爲官而厚給俸祿或司國計

而托以腹心我國之人往彼彼則以奴賤視之或立苛法使不能安居或征身稅使不能前往不特此也彼國之貨有流毒中國使之受禍無窮者中國雖苦口乞憐而彼國曾未一留心矜恤之也我國之人有殫力外邦使之受福無疆者外國反令嚴驅逐而中國曾未敢一起意抗違之也外國之教曰恭敬天主愛人如己今考其實則是止知有已難對帝天外國之政曰一視同人不分畛域今觀所爲則是畛域嚴分其仁安在凡此種種在中國政府視之無不以爲情理兼盡者惟中國無情無理者惟外邦而平反之心不容或已此去歲着各省督撫心惟思戰口勿言和之諭所爲徧傳遐邇也抑知言情理者必先審乎

勢敵讎非偶據情理則齊景宜下却聘之書乃舍此不務流涕女吳非迫於勢而何師出無名據情理則太王宜督其民一戰乃甘於播遷以避獯鬻非迫於勢而何正其衣冠端其瞻視者情理也而迫於勢則孔子有微服過宋之一時財毋苟得難毋苟免者情理也而迫於勢則孟子有不却兵餽之一日不審乎勢徒曰情理是求其不爲世之害者實鮮夫天下爲公者必無事於蠻觸之爭然大道之行今猶未逮其下焉者既未知立身立命之方其上焉者又未知盡人達天之蘊或則思啓封疆以爲榮或則羅致貨財以爲倘己欲富也而必驅人於貧以成其富己欲強也而必置人於弱以成其強殊不知人世之樂未有

樂於寰球之地皆爲吾地寰球之物皆爲吾物寰球之富皆爲吾富寰球之強皆爲吾強者而乃眈眈然興攘奪之心逐逐然肆吞噬之慾其風斯下其志斯卑矣曠觀今之天下不外一勢字而已勢之所在如命運然是故鋤耰棘荆非鎗林彈雨之敵也弓刀箭石非毒煙炸礮之比也笭箵槳櫓非水火蒸力之亞也徒手烏合非訓練精熟之匹也士飽馬騰者視枵腹馳驅之輩蔑如矣忠信重祿者視上下交征之輩蔑如矣循名責實者視虛文粉飾之輩蔑如矣事必躬親者視因人成事之輩蔑如矣其勢既得則情理必歸齊人之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泰西之諺曰權力所在律法隨之今不因乎勢而徒言情理是先

以悖乎情理之眞無惑乎戰不勝則曰數國不興則曰運賠欵無量殺人如麻無不諉於國之運數使然而不知實未熟審乎勢之故也夫勢者對待之物也物既對待則必有所虧然後有所盈必有所消然後有所長必有所喪然後有所得必有所亡然後有所存今試平心而論所謂外人侵我土地者果眞侵我土地否蔑我憲法者果眞蔑我憲法否奪我權衡者果眞奪我權衡否至於索償重欵薄待吾民等事其咎果盡由於外人否夫荒廢之土他人耕之則其穫也吾不得謂之侵矣怠棄之政他人行之則其成也吾不得謂之蔑矣陷溺其職乾沒其財他人起而黜退之釐正之則其操權也吾不得謂之奪矣遇事而

不善調停有民而不知所用不分德怨輒動干戈不恤民依使無餬口則人之索重償據要塞賤我族薄吾民皆由在上者之自取矣今中國之民非好為遠適異域之舉也中國無刑無政大吏誤國而無罰小臣賣法而無懲富者不能保其家財貧者不能存其性命外國之法非必盡洽人心也而以中國比之則已有天堂地獄之別外國之俗非必盡如人意也而自中國視之則已有逍遙煩惱之殊華人之舊迹異邦經營遠埠者目睹外國之公平而口不忍言中國之苛刻相忘外國之康樂而又不敢怨中國之難安以此憤懣塡胸而必欲中國取資外國決志維新氣結於中庶幾一洩此其所以鬱鬱於心者也而今之

政府亦正不勝其鬱鬱於心乃不謂政府之鬱鬱與吾民之鬱鬱適相反爲則仇維新拒外國以報怨爲膽智以殺戮爲謀猷是也迨爭則必輸戰則必敗初則償欵數百萬繼且數千萬繼且數萬萬猶不知變計或且愚其民曰以此保國也以此衞民也抑知朝廷一錢一物無非取之自民今迫吾民以爲外國欠債之家而令外國爲吾民收債之主是政府之屈既不能伸吾民之屈更加其苦耳使將此賠償之款以行新政中國豈不豁然開朗日進高明外國豈不轉厲爲溫刮目相待無如政府之不加察也夫有身者必欲自保其身有家者必欲自保其家豈有國者獨不欲自保其國情者人之常理者公共物豈身居政

府則必獨異於人然正惟其保國之心出之以私故其保國情
理獨離乎正蓋明乎勢則情理必正昧乎勢則情理必邪也情
理而入於邪則縱使堅剛自矢一意孤行曰吾只知有吾之情
理而已不知有勢也奮迅而前以身殉國曰吾只思順吾之情
理而已不爲勢屈也而一爲觀以澈明之冷眼裁以雪亮之冰
心但覺其冒昧無知同於狂妄轉惜其以熱腸愛國之人爲此
折足覆餗之事耳夫勢者果在人耶抑在已耶善守身者有歸
眞之說善保生者有造命之權而爲天下國家者有轉移世運
之責世運卽勢之謂也謂人之奪吾勢耶我苟不失吾勢則人
安得而奪之謂人之侵吾勢耶我苟愼守吾勢則人安得而侵

之人之欺侮我者必我有可欺侮之勢也而況今之外國蓋明
明示我以自立之方也人之疲敝我者必我有可疲敝之勢也
而況今之外國蓋明明示我以振興之法也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其咎不在地今者輪船則示我以駕駛鐵路則示我以周行
大道康莊昭然在目而且製器以濟吾用產物以厚吾生秦粟
而樂爲晉輸楚材而甘爲吳用是其助吾勢厚吾勢者曷其有
極執政者苟乘其機以固吾勢保吾勢則華洋各得無事兵戎
中外之交永敦玉帛乃計不出此反欲聾瞽人心誣罔民智自
敗其勢以爲情理是則可哀之甚者矣新政變通之言曰
通商遵平稅之條則外國之貿遷不能獨擅其美聽訟用大

同之律則外國之決獄不能獨得其平製器尙心思之靈則外國之工藝不能獨見其巧立政行議員之法則外國之君民不能獨覺其聯又曰官常立而庶事罔兼則仕無溺職之患闢門舉而洞觀民隱則人無抑屈之思關市平而百貨流通則民無仰屋之歎警察嚴而萬民安業則家無寇盜之虞此所以自張其勢而勿失也今者稅法不明刑罰不中製造不興議員不立官俸不給民隱不知貨物不行捕務廢弛是皆自削其勢也自削其勢則情理亡情理亡則敗徵見新政變通之言其驗見於政府者如此雖然昧乎勢者不足以言情理而任乎氣者尤不足以言情理此其說尤不可以不知明明情也一

出以氣則情而非情明明理也一動以氣則理而非理非情以爲情非理以爲理其害於情理也無窮其禍於人物也無盡何則氣之蓬勃也如火一旦燎原不可嚮邇不至於所過皆空不止也氣之排盪也如水江河一決山嶽崩摧不至於滄桑變易不止也夫氣之爲物也其在於人有之則存無之則亡其在於事有之則興無之則廢英人碧犽言爲人君者苟無火氣其國必頹中國孟子言浩然之氣苟能養之充塞天地是二說者皆言氣之堅強無可屈廣大無可量立德立功立言有猷有爲有守皆賴乎氣也夫氣既不可任而又不可虧則所以存吾氣而使氣爲我用不使我爲氣用者其道何居曰道在作其氣而勿

衰制其氣而勿縱不觀於汽機之為用乎煤炭堆積其火不熄
㸑水極熱逼而成蒸此所謂作其氣而勿衰也水鑊雖大僅留
小穴以隙通之餘無所洩此所謂制其氣而勿縱也由是東向
西向南向北向惟吾所之無不如意或進或退或速或遲惟變
所適皆愜於心觀氣之用於物其覈核乃如此則氣之用於人
其神明可知矣夫擇言者之不可以不審也為學者之不可以
不辨也持躬者之不可以不慎也涉世者之不可以不明也此
皆為防吾之氣固吾之氣斂吾之氣束吾之氣之故而求之非
必為情理之故而求之也情理在人猶之耳目無人或缺無人
不全由外而論則有一鑒貌辨色而得其情理者矣由內而論

則有一以心相印而會其情理者矣惟喜怒哀樂之發於性由於氣者而欲其皆中於節則戞戞其難擇其至難者而察之則其人之行爲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其驗若合符節矣新政變通所爲諄諄然以養氣望於人者意在挽一時之殺運也如其所望則新政行而人安生理反其所望則新政絕而人履殺機噫嘻其言之驗也天爲之耶人爲之耶昔者歐洲有以血洗國以身衞道之說不知國果有辱則君思振刷民愛自新何容洗之以血道果爲道則與日同光與天同壽何須衞之以身自近世公理公法既行此風已在野蠻之列不謂中國學士大夫猶欲奉爲寶訓也中國周禮得於西漢之末司寇一篇有刑治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之言不知國何以有治君明臣良民康物阜如何不治國何以有亂君闇臣佞政散民流如何不亂治與亂皆由於君與臣於刑典之重輕何涉刑典者惟有出之以平正斯可矣非可任意輕重也若以輕重而論則刑之愈輕者其國愈治刑之愈重者其國愈亂往往而然季康問殺無道就有道孔子答以爲政焉用殺欲善而民善齊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于一問何以能一答以不嗜殺人問孰能與答以天下莫不與是今外國之所謂公理公法其精意在中國二千四百年前已詳辨明澈不謂今之高官顯宦以經濟見稱以名儒自負者迹其所以異人之處不外於嗜殺人辦刼案則剪辮

小罪輒科以大辟之刑懲亂黨則迹涉可疑卽加以梟首之典往常猶謂監牢刻酷不得爲人今且並可不用監牢之設往常猶謂刑訊之苛斃人杖下今且並可概廢鞭朴之煩往常猶謂立法之弊聽斷支離今且並可盡却罪名之辯夫猛以濟寬威則可畏殺人之官吏不難援經術以自文抑知威猛非殺人之謂也叛而收之服而舍之則感其德者必將出死力以爲報人願出死力以爲報威猛孰大焉若一殺之則在彼既無悔過之思在我亦失化民之望而欲以此爲旁觀之戒懼同類之自懲則又傎矣何則重罪者殺輕罪亦殺均之殺也則人不若竟爲大罪使見殺猶得其甘窮兇者殺小過亦殺同一殺也則人曷

不直作窮兇使被殺猶得其値今大吏殺人不肯須臾緩死豈天性刻薄不與人儔哉毋亦經術誤之耳秦行忌諱漢立三綱宋學濟之於是中國之書多爲君上暴氣之具施之今日必敗無疑或謂鼠竊狗偷之罪殺之原屬濫刑若夫持器械備軍火立僞號設兵符公然與長官爲難者殺之猶有說乎曰執之爲理所當殺之則非其罪寰球各國政俗禁令容有不同若刑賞大典則不能或異以其爲天理之至公人心之至當也泰西之國凡遇政令不愜民衆揭竿而起守土官則爲之彈壓三令五申猶不獲已然後以兵從事轟殺不問苟其解散卽亦不究捕逮得者按其事如何僅以監禁了之無死法也誠以國政者爲

國人公事核其生變非與一人爲讎國政可改則改之甯改政以便民毋殺民以行政也天理人心豈能外是今之起事者意旨所在不得而知特其以改政爲辭以戒殺爲令踊緝而得正宜詳詢其故言而合理尙須加以優容言而謬妄始宜出以斥逐今之大吏爲華洋交涉之員曷不稍學泰西所爲畧知公理之意以興中外人心之望至於備辦軍火則顯然與官爲敵矣不知敵亦非可必殺也殺敵者在兩軍對壘之時敵若棄甲曳兵而走或反縛倒戟來降則必不殺以謂殺之者不過以其爲吾敵耳不爲吾敵將焉用殺此今泰西諸國之法也亦古我中國帝王之師也夫今之泰西人言必聽民志必從而其民猶有

不服以至發難者方之中國人言不恤民志不問則屈結之甚激而爲變是亦常事槪之以殺四萬萬人能聚而殲旃哉赤子弄兵爲父兄者未有不聽於鄉黨父老之言保傅親朋之請諒其平日之無他而姑爲一宥者也今存一必殺之心以爲殺之理有定識殺之事有定力卽擒卽殺不俟終日則無論諸葛七擒七縱以服南蠻之心曹彬不戮一人以成江南之績者方之古人自問不知居於何等而已也卽善惡淸濁之源究將從何而別卽曰不爲情徇不爲言惑能殺則殺無事游移則亦思明季之張獻忠李自成甯非殺人不眨眼者哉且大吏之聯外保中停解京餉護送教士安集商民凡此所爲得毋與蠢動之民

同一鼻孔出氣區處雖殊意義自合機緣所湊理宜針芥相投
乃不謂於己則易其由言於人則不容置吻是不啻以聯外保
中等詞爲阱於國中使人蹈其機而陷其命也學士大夫有欲
中國發憤爲雄者吾方將拭目以俟惜其大道未聞同於傾軋
之類康說書後蓋恐殺機之已動無可耐而爲之詞也督撫大
吏有能爲中國東南保障者吾方欲馨香以祝惜其溺於僞學
無異嗜殺爲懷勸學篇書後蓋恐殺燄之將張不得已而爲之
辯也中東既戰以還邊省殺三人殺氣已伏於草野朝廷殺六
士殺氣更騰於王宮暴逆磅礴殺局頓開彼拳黨者術尙遜於
篝火狐鳴力不及於鐵槍銅馬說更妄於羅平妖鳥法尤怪於

牛腹藏書大賢良師五斗米賊神書天授火礮無靈稍能讀三國誌水滸傳者亦知其謬迹其起事在彼自問亦誠不足以博通人之一噱乃揣摩時局相度機宜慘淡經營千錘百鍊而得扶清滅洋四字不知清之所以不振者爲其畛域太分不得公平之故今助之以暴則更失公平是名爲扶清不啻滅清也何則兩宮原無恙也乘輿本安然也乃拳黨一起兩宮蒙塵乘輿播越宗室之派戕者自戕遁者自遁朝廷大臣其忠者犯顏極諫效殷比干之剖心其烈者督陣捐軀學文天祥之致命京都淪陷敵人之來毀宗廟遷重器奪祖宗之手澤載木主以西征覆暉臺之鼎移大歷之鐘磬內廷之藏竭圖書之府故曰不啻

滅淸也洋之所以能強者爲其獨重民權深得聯絡之力今壓之以威則更增聯絡是雖曰滅洋實則扶洋也何則諸國之於中國也如鼎上之羹各思染指如甌脫之地人欲開荒特以力敵勢均故相視莫敢先發耳拳黨一起則各國不特師出有名而且同病相憐固結之心愈覺堅而不可破往者之所謂聯絡止就一國而言今則合八國以爲一國旗書報怨雖殺戮而無慚義保使臣縱轟城而非忍屍橫徧地人猶曰此自作之愆尤也血流成河人猶曰此自決之禍水也礮臺踏矣藥局空矣鎗礮絕矣鐵路據矣筦鑰歸人之掌握矣號令聽人之專司矣賠款若重追償頗覺爲難旣知其難畧廉其索則中國必以爲恩

矣各處要區暫且据而勿有茍得如願或以歸還則中國將以爲德矣故曰實則扶洋也天下惟外至之患可用外攻若固有之慾則止宜痛改風雨晦明之疾人可以攝禦之刀兵橫逆之來國可以武制之若疾而在於衰頹偷茍患而在於政亂法亡則不能以張脈之僨陰血之興酷烈之威兇很之態爲治理之方也拳黨之起不務內而務外必蔑以濟自不待言然其扶滅之云實足以蠱當道之聽聞而塞國民之口說則以今之政府鄙瑣之見齷齪之懷陰險之深刑戮之慘一言偶咈性命隨之故輦轂之下雖明知其妄鮮有敢外此爲彼立斥其非者也談言而深中其隱故妄投之藥如渴望甘命名而誤會其眞故忠

諫之言反恩爲怨惟其以扶淸爲名故公然持兇器貸軍仗發武庫作前驅而無有阻之者也曰彼以是扶淸也惟其以滅洋爲名故儼然殺行人圍使館鋤鐵路火洋樓而無敢救之者也曰彼以是滅洋也不但爾也扶淸則雖越貨奪財打家刼舍所過之處鷄犬皆空而亦聽之爲其扶淸也非是則無以爲扶之之資也滅洋則雖凡在洋塲可名奸細一網打盡剗草除根而亦不恤爲其滅洋也非是則無以顯滅之之威也此其所以爲扶淸滅洋也上稽諸史橫覽五洲怪怪奇奇無過於此暴逆橫流兇悍自是愍不畏死慘莫知懲推原其故不外於氣蓋上以戾行下以戾應一氣相感其發有由而或以爲鬧教使然則惑

矣外國之教以開天爲宗以平等爲事以救世爲主以公道爲心苟明其教則上下心同君民德一泰西漠北惜於是道猶未盡其能苟盡其能則富強當不止此今其歲費巨萬之欵以溥其教於中華是其爲中華開富強之運者正在於是夫勸人爲善非逼人從教則教無可鬧有功於世無害於人則教無可鬧醫人疾病拯人災危則教無可鬧益人智慧不耗人財錢則教無可鬧佛氏之教有如此實功乎而人不聞鬧佛也回氏之教有如此實效乎而人不聞鬧回也何獨於泰西各國所宗其道大行之救世教而鬧之哉或曰爲其干預官司之事也噫曾亦思刑訊者爲各國所無中國獨盛煆煉以成平人之罪文致以

售胥吏之姦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惟刑訊之設慘酷如此是以強欺弱衆暴寡勇威怯智欺愚頓成風俗而劣紳地痞擇肥而食魚肉平民開罪無辜移贓嫁禍種種之弊往往而然筆不勝書指不勝屈設身處地爲教士者見此情形豈有不救此而不救則其平日開天平等救世公道諸說其謂之何哉是故在泰西而論則凡無端而干預政事者可以謂其非認眞傳道之人在中國而論則凡枉法而代平寃抑者可以謂其爲以身殉道之士苟使中國聽訟之法一如泰西之免刑訊設陪員吾知政令清明風俗亦變人安其分來我太平各國教士雖欲向公門一行爲人作中保而亦不可得或謂中國若非用刑訊則罪

人不招不知如有陪員則不招亦可定案新政論議言之頗詳至若謂其雜遝教堂男女無別以此致鬧更屬遁詞何則中國婦女入廟竟有睡宿其中謂爲打地氣求生子者富貴之家尤多嚮往燒香之日未及侵晨男婦膝行道中魚貫而前釵弁相接履舄交錯擠擁不開年少而顧影自憐者方且目注之而評頭品足或且身隨之如浪蝶遊蜂防檢之踰何止無別顧未聞有鬧廟者又何獨於教堂而鬧之哉若夫挖目剖心小兒胎神仙粉等說乃不逞之徒謠言揑造爲中傷善類起見在昔名儒著述尚有失察而偶錄其詞若今之官吏士庶則既已洞悉其誣無庸贅及矣雖然猶有羌無故實而牢不可破之一說謂外

國之教爲忘宗祖廢倫常之教焉其言曰無論祀蒸嘗之祭無祠堂木主之靈稱主稱神無非天帝是忘宗祖也無愼終追遠之思無功德在民之祀一祈一禱祗在靈魂是廢倫常也不知祭之事有盡祭之心無窮察遺像之依然觀手澤之宛在孝思自覺悠然今西人之墳有每遇安息日輒一登臨之者是一年竟有五十二祭視一年四祭者何如矣况止有淸明之偶一掃其墓者哉其登臨也命司塜者以花球綴於碑上或以碎花撒於墳頭其視僅芟墓草或擺道上山者雅俗奢儉又有間矣和約之立以凖設墓界爲詞觀於曩日天津之約可知兵暴敵屍曾大受議院伸飭觀於近者蘇坦之戰可知盜人墳墓之賊其

罪有加此泰西之國法也罵人祖宗之言未嘗出口此泰西之風俗也而王侯第宅功名富貴之家則必存其列祖列宗之繪像遺物偶念其人子若孫必以把玩王公大臣將相文武之族則必聚其列祖列宗而成一大塚每逢忌日感恩者萬里進香信道而死者其葬處則題曰聖徒之塚往拜者歲歲年年衛國而歿者其華表則銘以慈惠之師愛慕者生生世世斯意淺近無事遠徵卽如香港英皇之懿範建於海地新塡堅督之眞容豎於公家花院其視生祠之止爲鄕里觀瞻木主之僅屬私家香火者相去遠矣他若卒哭反哭祔葬合葬以及兆域之法窀穸之規雖稽之中國禮記雜記爲儒家所宗周禮塚人爲王道

所尙郭璞葬經爲堪輿所祖者其眞實確當有過之無不及也夫習俗相沿要亦無庸相尙然錫吾命而綏我以福者天帝也生吾身而衞我之生者君親也天帝神也君親人也人人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事則人神之權自異矣權異則尊亦異此泰西之教所以稱主稱神無非天帝也福者非必塵世之榮名也非必人生之祿位也惟吾自知之快樂焉此泰西之教所以一祈一禱祇在靈魂也然則何得謂其爲忘宗祖廢倫常卽使板執已見而謂其忘與廢則試問今之教士有強人以從其忘與廢者乎南洋諸島新舊金山等處凡華人所到者其建廟宇設神壇奉祖先立地主或持經而念佛或作法而打齋或

水陸以超幽或盂蘭而結會焚紙熠煜爆竹聲喧儀仗塞途鼓樂聒耳苟其無礙公事地方有司亦必給以憑照使得爲所欲爲不聞有燬廟堂逐司祝而殺戮其善男信女者外洋如是香港可知至若風水之說外國視之實爲可笑然若地方廣大山巒森列荒地寫闊則遁甲孤虛龍頭天竈凡華人俗語所謂捉龍尋穴者亦聽人爲未嘗有禁觀於石叻庇能諸埠可見矣不但此也凡人不得同一時而有二妻此泰西大例無論其人入教與否皆當遵守者也泰西各國雖身爲國君欲多娶一妻亦不可得必俟前妻既死乃能續娶此例永爲國典於今尤烈然而華人之居於外國屬埠者雖粉白黛綠侍妾數十人西法亦

末之或禁夫以國君之貴不可得爲者而平民爲之轉竟自由無礙豈非不強人以從其俗哉妻在而不得別娶惟入教之華民則然蓋既入其教當守其規耳否則俗之從不從可勿拘也以此觀之拳黨之起決非由於鬧教縱爲鬧教亦祗因其干涉刑訟而然夫被逮之人其中豈無罪有應得者然與其失入毋甯失出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教士者與人爲善功在悔改道在化民無論罪輕罪重苟能痛改前非猶可厥慾晚蓋歷觀史傳不乏前惡後善初凶終吉之人果其怙終不返倚過作非至再至三犯法無忌然後從而刑之猶未爲晚今中國之刑人無監牢也囹圄雖設入者多死故

曰無監牢無養正也少年偶誤不教而誅故曰無養正無律法也國典雖存不得援引故曰無律法而爲審司者或則聽於讎家下石之流言或則惑於宗族相殘之蜚語動以衆惡爲詞不知衆之云者其人非必盡善亦非必盡惡也必有善有惡者焉以善視惡無有不善以惡視善無有不惡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教士而無仁心則已教士而苟有仁心處非刑之邦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也者雖牛亦救何況於人或謂其有受賂請託者柰何曰受賂自有罪名此各國之領事公使等官所由設也受賂果其有據曷不詳文質究以期水落石出頓判賢奸故返本尋源咎終在我咎終在我者刑罰刻

酷之過也今大吏動言保護教士教民而於刑訟之條絕無變法改制之意雖使智竭囊底威攝國中竊恐無能爲力夫已有過而不欲改人有善而必欲懲者無他氣爲之也氣之所蒸或發而爲故殺或發而爲妄殺或發而爲憤殺兇殺借殺竊殺毒殺濫殺不等總之凡可以勿殺而亦必殺雖不能殺而志在於殺者皆氣爲之也此拳黨之所以突如其來驟如風雨也或謂聯軍攻入北京時其中殺人之慘有甚於拳黨者此又何說曰是亦氣爲之也氣之所之不知紀極故動止以禮進退以度以直報怨如量卽止無太過無不及無已甚無任情如此者非蘊之既深養之有素教化大洽動中自然者不能期也葢氣之相

加如放債然既收其本復取其息如播種然既樹之怨荆棘滿山公羊高私淑聖人乃其言曰讐可復乎雖九世復之可也朱晦菴一代理學乃其言曰復讎者何止九世雖萬世復之可也夫報讎之氣與報恩之氣用雖不同其理則一今人受人之恩者受其一輒欲報之以十受其十輒欲報之以百報之以千且萬焉反是以思則報怨可知矣韓信報漂母之德一飯不忘亦云隆矣復酬以千金豈非隆而又隆乃後人之論事者且曰酬金當以兩千而漂母之祠堂建焉伍員報平王之讎至於滅楚亦云重矣復鞭屍三百豈非重上加重乃後人之讀史者猶曰鞭屍會須六百而伍員之廟貌煥焉以氣感氣曠代且然何况

近在登柳下惠之隴人瓣心香謂其流風可爲百世之師也過
秦始皇之墳牛羊踐踏謂其暴戾實流千載之毒也是故恩之
推宜廣而殺戒必不可開拳黨之殺人亦嘗一顧其後乎無故
而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無故而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
無故而殺人之族者人亦殺其族此亦人之常情而最難下者
則爲軍士之氣此所以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非種之鋤良歹不
辨而求得如英美日等國之好整以暇節制凜然者蓋亦鮮矣
然則拳黨之殺人有故乎無故乎謂其無故何爲明知非敵乃
驅童稚之輩如羊之噬虎兎之搏獅謂其有故何爲無以自明
但覺冒昧而前而忿火中燒戴天不共也是謂其有故不可謂

其無故亦不可者無他焉氣爲之也曩者中東之役由於民氣之不能作而然今者北方之變由於民氣之不能壓而然獨惜民有此氣而不知所用則必有任其咎者蓋作與壓皆非民之事民惟感之自上而已民視上之不作其氣則亦自墮其氣民視上之自暴其氣則亦自暴其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尙之風必偃今科第俊秀將仕未仕之流爲小民之所屬目者乃不顧其言之激變將不知胡底也而曰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云云不知救國之法必無庸戰人自以爲戰豈有不敗之理是直氣而已矣今疆寄重臣久任大任之吏爲小民之所觀感者乃不思其言

之流弊將不可收拾也而曰外國於我如有敗約則我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云云不知天下自有公論斷無容人之敗約者以戰出之豈非取亡之道是又氣而已矣夆黨之故其故在氣有斷然者新政變通則曰

倡尊王之議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尊王發保國之言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保國條惠民之政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惠民創利物之談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利物又曰知酷刑之爲害而思所以省其刑則刑不患其不省知苛稅之爲虐而思所以平其稅則稅不患其不平知屈才之失算而思所以作其才則才不患其不作知偏聽之

非法而思所以公其議則議不患其不公

凡此之言蓋爲督撫大吏學士大夫平其氣也又曰

彼能利往來我何獨不能彼能振商務我何獨不能彼能興寶藏我何獨不能彼思脫兇殘我何獨不思彼思解疾厄我何獨不思彼思濬聰明我何獨不思

凡此之言則所以壓民氣之意卽寓於起民智之中矣以智御氣氣爲我驅以氣御智智爲氣蔽善惡之分端視乎是其言之驗見於外官民庶者又如此今昧其勢而暴其氣此時局之所以壞也時局大壞者以所爲有與新政變通之言相反之故由此以觀而其言之驗確然然時局終不至盡壞者又以所爲有

偶與新政變通之言相合之故由此以觀則其言之驗尤覺果然是蓋從違之辨禍福之分也向背之機吉凶之別也故察其言之違與背而其得禍與凶之驗者其驗尙屬得半察其言之從與向而得其福與吉之驗者其驗斯爲完全新政變通之立言也則曰

新政之行在民用其智民用其智其責首在於學士大夫次在於商農工賈蓋制度之壞謂之壓力然朝廷之壓力終不能以壓學士大夫今使應試之徒謂浮學不能用世惟實學斯爲眞才苟猶以今之浮學取士則羣焉不入試場之門吾知主考學臺必能變計也使出仕之輩謂枵腹不能從公惟

祿稱乃能潔己茍猶如今之犬馬相待則羣焉棄印綬如敝屣吾知秉鈞當軸必將樂從也財力所在謂之權衡而一國之權衡其始皆出自商農工賈今使商農工賈謂君民隔絕非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聽訟用刑非所以表慎矜而恤民命公行盜賊非所以安百姓而保國家乾沒陋規非所以肅官方而扶公道於是羣焉而起必俟種種之弊除之淨盡然後家無逋稅人樂輸將吾知一轉移間新政大定矣

似此立言或疑爲慫亂而不知此實公理公理者茍公道一行則其言必驗觀於東南各省督撫之不肯奉詔停解京餉衆志一定於是黃河以南泰山以東六轡在手一塵不驚蓋和鄰實

乃公法啓釁原屬私心故京都雖有累卵之危而中鎮邊疆安於盤石也夫煌煌天詔而敢倡言其僞非叛而何不知詔而非法則雖叛亦正惟正之供而敢故爲濡滯非逆而何不知爲屬不應則雖逆亦順借曰各督撫以強敵當前方將乘釁而起故爲此不得已之舉焉則猶屬皮毛之論耳苟其詔之合理餉之應需則雖悉索敝賦以爲君上背城借一之資吾知各省督撫亦將振臂而起投袂而前也夫今之大臣分寄疆圻無非受恩深重受恩深重猶敢以叛逆之事公然行於君父之間行於君父之間而人不特爲之原而且爲之頌者則以其安百姓也百姓安則君安是將以叛逆成其美鬻拳納刑比干剖竅迹異乎

是厥心則同然則使赴試之輩櫜筆而歸仕進之流掛冠而去農工商賈負耒耜斧鋸貨物相率而爲適彼之思彼旣非身受天祿之頒又無愼固封疆之責其於叛逆二字可謂心迹皆空者矣以此一明其志則新政之行有斷斷然者此新政變通一篇所爲切切然詳論時勢之不可以不明深戒暴氣之不可以或作而暢言新政之事全由於已絕非由人全在於和絕非在戰特立之方使在上者之於新政直如行所無事爰示之向使在下者之於新政不難如願以償也雖然新政者使民爲之猶屬勉強而行使君爲之則爲自然而致官者居於君民之間爲君上股肱耳目爲民下通德類情者也爲國爲民責任之重無

有過於督撫大吏使今之督撫大吏知中國之貧貧在不行新政中國之弱弱在不行新政中國之法紀敗壞敗壞在不行新政中國之人心澆漓澆漓在不行新政中國之風俗頹靡頹靡在不行新政中國之邦交決裂決裂在不行新政賠欵雖重不足爲辱不行新政乃眞辱也割地雖蹙不足爲羞不行新政乃眞羞也擬而議之直以爲有新政則是有中國無新政則是無中國且以爲能新政方堪爲督撫不能新政卽不能爲督撫由是首除毒刑次厚官祿三興西學四嚴捕務大節旣立凡起百廢興百物皆次第具舉而大要則務在通商如此則中國未有不崛然而起屹然而立峙然而高淵然而深者也今之督撫多

爲六十已上之人然而苟於斯世有心則一息尙存志不容懈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吳下阿蒙豈猶昔日且所有新政俱非難行心法之存祇在虛心以求其實實心以認其眞一切浮文俱不爲動而已此則人人所能無人不能患在不爲不患在不能者也或謂督撫之行新政恐其迹有同於叛逆奈何曰叛逆孰有大於不奉詔書停解京餉者各督撫已毅然爲之而人皆以爲韙今以行新政爲叛逆則伊尹周公皆罪在不赦之條矣豈爲通論且君上之所重者惟京餉新政一行餉源必裕轉餉不竭績比蕭何將見名列紫光功居第一吾不知爲督撫者何所憚而不行新政此而不行吾雖爲之諱飾而不可得竊恐無人

心三字無所逃於天下後世之口夫新政者君將欲仍爲中國之君則不得不行特恐其見撓於督撫雖行亦不能觀厥成而收其效使中國終不能復其爲國耳民將欲仍爲中國之民亦不得不行特恐其見禁於督撫則行之或須在數十年之後使吾身不得而見之耳是則中國之或興或廢吾人之或樂或憂皆繫於今之督撫矣中國之督撫乎其果翻然變計而存中國於反掌之閒舉手之勞乎凡人當大病初瘥痛定思痛未有不深求前此所以致病之由而立刻改之者國步何爲而有此艱難時事何爲而多此憂慮民生何爲而生此愁苦外國何爲而起此覬覦中國之督撫乎亦嘗一思之而復其故乎謂政府之

無道使然乎使曾行新政則政府亦安得而爲此無道也謂愚民之猖獗使然乎使已行新政則愚民更安得而成其猖獗也中國之督撫乎前此之不行新政是誠往者不可諫矣今後之必行新政其將來者猶可追乎向嘗意中國之督撫有溺於漢宋之學而偏執舊說蔽塞新機以至腐敗我中國者故曾冒忌諱而爲鳴鼓之攻知我罪我吾無惴焉乃今觀其勸戒文篇則有霍然而起之意其言曰上海設立國會初意其爲仿外國下議院之例云云此非其往日之說也往日之說固謂議院爲未可開也又曰朝廷政治之闕失中外大臣之愆謬云云此非其往日之說也往日之說固謂中國之仁政爲不可及也又曰乃

若自主之權則亦有之矣云云此非其往日之說也往日之說固謂人人無自主之權也凡此等語於文明進化之道已有轉機獨惜其於外國之法未能究其要旨之歸蓋下議院所議僅以工諫師箴比之大覺不倫闕失愆謬不曰改之僅曰宜改亦屬不類至人人自主之權則以博通外事多譯西書研求政術探討藝數或朋友講習或傳諸其人等說概之是忘乎權之一字究屬何解矣然見解淺深自有次第苟得其漸貫通無難茲亦毋庸多辯惟篇末有嗟爾康梁愼勿猶太我中華之句則不可以不於中華猶太畧一辯白之蓋由今日而上溯至一千五百餘年姚石亂晉之日則中華久已變爲猶太今雖曰中華不

是猶太不可得也有君而其君之權不得列於萬國公會此非猶太而何有民而其民之權不能保身家於故土此非猶太而何然由今日而逆料將來速者數年遲者數十年最遲亦不過百年則微特中華必異乎今之猶太卽猶太亦必異乎今之中華彼時雖曰中國猶是猶太亦不可得也無君則已有君則必同爲平等之君豈猶得謂之猶太無民則已有民則必能爲守土之民豈猶得謂之猶太時局之日遷也大道之日明也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太陽之歷於今一千九百年而最後之百年文物聲明乃竟合前此之一千八百年羅而計之亦不能及今者外國之里勃而特卽日本所云自由之滋味者卽中國所云天

命之謂性者既已日推日明始猶曰民權或可用繼則曰民權果可用矣始猶曰民或者有權繼則曰民實在有權矣始猶曰君宜賜民權繼且曰君權由民授矣始猶曰君民各有權繼且曰君權卽民權矣以此推之爲時不久則地球各國有君亦治無君亦治有君亦治者以君亦民也無君亦治者以民亦君也有君無君皆可決其必治者所謂人人有自主之權也外國宗教之書惟舊約新約兩種舊約書言上帝開天賦民以倫理諸說乃摩西之道新約書言上帝彰善癉惡君民皆平等無異而以悔罪改過去其驕心爲事乃爲耶穌之道舊約書逼近中國漢宋之學新約書又逼近中國孔孟之道猶太人泥守舊約不

行新約與今中國之溺於漢宋而不行孔孟之道者實無以異故其人祗思爲自了漢上下聯結之心自茲而散土耳其之宗教曰回回天堂地獄彷彿耶穌之說其書名歌蘭歌蘭之言曰凡爲國戰歿者例得天堂上座美女奉侍艷絕塵寰以故其人猛鷙敢戰也此非以馬革裹屍爲榮實以天仙得配爲幸也猶太與土耳其爲鄰回教盛時終滅猶太猶太人由是轉徙四方迄無宗祏以此論之漢宋之學足以亡國而堅持漢宋之學者觀於猶太亦可以廢然思返矣然猶太之國雖社稷爲墟而猶太之人則到處自立今試問寰球之上以每一人而論孰爲最富者無不曰猶太人以各種人而論其財孰多者亦無不曰猶

太人以每一人而論其工心計善居積孰爲最優者無不曰猶太人以各種人而論其濟緩急通有無孰爲最賢者亦無不曰猶太人所以然者當猶太未失國時其人每狃於倫理之說以故人多作僞務爲欺飾固結眞意不復有存而或則倚富貴以凌人或則恃強横而傲物愈趨愈下其風靡然及一旦失國王侯第宅易主而居麥秀黍離故宫莫辨其國人自知無勢位之可復倚也無強横之可復恃也於是各圖樹立生財必思其道創業必思其艱行已必思其謙處事必思其當知兵權之不在手也乃決不爲戰爭之想而惟向文明之國逮衎幪焉知法令之不在躬也乃多淡其祿仕之心而惟往稱治之區課貿遷焉

有時寄居之處雖曰寓公而物望所歸彼都人士或舉之爲議員爲宰相爲元戎則其人雖無本國之政可謀猶能爲外邦最強之國謀其政成大功也有時所到之處雖曰賓旅而居停之邦忽有軍務或向之貸百萬貸千萬貸萬萬則其人雖無本國之兵可動猶能爲他人負屈之國揚兵氣立偉績也天之生人特問其才不才智不智而已不問其爲何國之人並不問其有國無國也舜東夷之人也而能爲中國建成天平地之動文王西夷之人也而能爲中國溥文物聲明之治觀於今日猶太之族則古風沕穆如在目前今之新政新政云云者爲君爲民其情固重而所以爲官固祿位保寵榮者其情亦正非輕使爲官

者自知祿位之保寵榮之固必須行新政且知不行新政則中國必為猶太之續幷知中國若為猶太之續其不幸而在於民者猶小其不幸而在於官者實大也則新政庶幾可行矣蓋猶太國雖亡而猶太之人不亡猶太之國一滅則猶太之官必滅也數十年來中國時事日非政令愈壞雖無今日猶太之名已有昔日猶太之實中國志士違之而去者或善於生財之法則為外國之富翁或精於理法之學則為外國之議政或具折獄之才則為外國之審司或得民物之望則為外國之紳士或熟於技藝則作外國之工師或習於刑名則辦外國之訟務外國領事之職腹心之寄陪員之選決獄之權以及邑宰等官所謂

甲必丹者多以中國人爲之蓋凡生有才智之人無所往而不能以才智自顯以故此等人雖不獲伸其志於宗國猶能一樹其績於他邦迄今察華人之產業則在外洋者厚於其在中國也觀華人之安康則在外洋者勝於其在中國也然則縱爲猶太究實何損於民所慮者中國之地若果見廢如猶太則朝廷墮焉政府易焉而百官之祿位削寵榮失焉嗟哉今之督撫愼勿猶太其自身哉夫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於上下古今之事多所知聞於天下各國之情或能洞達也是故身任封疆責司柱國者而能好學是誠一代君民之福然學必窺大局相時宜辨得失之林究興衰之藴察其事之是否屬實探其理之何爲

而然考其所得有何用處比之我國有無異同以切身切世爲
歸以觀己觀人爲法用心如此庶幾得爲學之功不至反爲學
累是故爲督撫者不知有猶太故事則已苟其知之則未有不
立行新政令使拘守漢宋之學偏執列史之傳奏疏則以敢言
殺人爲鯁直下令則以鈔辦戚黨爲嚴威則人人自危勢必逞
智相鬥亂邦不居方將盡室以行是督撫自己猶太其中國而
已於人乎何尤而猶號於衆曰爾勿猶太我中國也則直是不
知猶太之所以爲猶太耳孔子以道聽塗說爲德之棄爲學而
不用心以求情理之所在何以異於道聽塗說哉夫學必期於
正者公理也漢學宋學其理則私先存一公之心以求理其理

必通先存一私之心以求理其理必塞通則進塞則退通則達塞則窮通則增塞則損其情如是其勢亦然漢宋之學既殊乎正則謂之邪又謂之異又謂之曲又謂之僞而行之已久習之已深又謂之俗總而言之皆謂其學之離乎正而已邪也異也曲也僞也其所以殊乎正學者將欲置辯更僕難終然苟取最簡括最明顯之四字以辯之則聲入心通聽之者當有耳順之樂四字者何則名實既未是也有其實然後有其名有其實則雖無其名而亦謂之既無其實則雖有其名而仍謂之未者此正學也但求其名不求其實有其名則雖無其實而亦謂之既無其名則雖有其實而仍謂之未者此漢宋之學也吾於中華

猶太之辯而涉及漢宋之學者誠欲今之督撫循名責實苟不能循名責實則莫若但計其實勿問其名蓋有實無名其學尚不違於正軌徒名無實其學必至流於奸邪也今孜孜然日爲猶太在昔所以亡國之事而又皇皇然恐中國之一旦變爲猶太吾惜其用心之獨左吾尤憐其焦慮之徒多蓋中國之名實一判則未猶太之猶太其弊更有甚於既猶太之猶太也若謂猶太云者有如狐庸滅楚宰嚭賣吳則康梁之徒居心未必如此其毒然縱使如此其毒亦猶是二千年前蠻貊之氣習無庸慮其能行於今日也是故苟其以人君爲奇貨可居開口輒曰堯舜而睥睨太后實與對子罵父而無殊則非工讒必無此讒

搆是放流者罰當其罪也苟其以華人爲愚蒙可罔逢人輒曰救民而植黨營私竟至誘人於死而不恤則雖背叛亦無此忍心是擯棄者公道在人也惟十萬購頭顱窮追徵外國則毋乃政府之自視太卑而反貽人以笑柄自侮而後人侮亦此之類夫戊戌之變中國體制之嚴乎實中國刑罰之羞耳所以昭昭者燭於幾先庸庸者觀於事後而知若而人者雖冒維新之名終不能爲維新之害然窮究夫若而人而必欲得而甘心者亦不能爲維新之阻也則以言維新於今世決無庸襲東周戰國之頹風蹈泰西昔日之覆轍也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屈可伸可窮可達而必不可奪其志而爲亂必不可昧其心而殺人具

此器量胸襟方可以興今後之中國此新政變通一篇凡四萬餘言所爲磊落陳之也然則爲督撫者亦自盡其責焉斯可矣夫君子之愛人以德春秋之責備惟賢中國之督撫乎果其無忠君愛國之心乎無忠君愛國之心胡爲乎有禍福以之存亡與共之言也果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乎有忠君愛國之心胡爲乎無弼君丕基救民水火之事也無而不得謂之無有而不得謂之有者何哉噫我知之矣是蓋有忠君愛國之心而無忠君愛國之法也夫忠君愛國之法不外行新政各省督撫豈有不知然或拘於積習或撓於人言或溺於詩書或徇於國制此皆識見未到不足有爲然尤有甚者則私意之勝也謂以儒教聖

人之徒而從異教遠來之制孔廟一席何以能期以中國神明之冑而襲外國商賈之規鄉賢一祠或將無望由是爲純臣者止知得君以固位爲良臣者但思諱過以自賢或以分謗而解君之慚或以艱虞而求民之諒則是明知其善而不肯舍已從人也此所以有法而等於無法也昔曾國藩酷嗜西法而僅存其意以待後人沈葆楨雅慕輪行而但遺其言以俟來者人嘉其有敬謝不敏之謙吾獨惜其有遑恤我後之誚耳夫忠君者莫若一格其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愛國者莫若一慰其民之望一弔民而百姓安矣夫今之所謂君者政府也而今之所謂民者則非徒指中國之人而言即外國之人亦在其列

彼其挾重貲備百貨奔波萬里而來爲我國酌盈劑虛之事吾安得不以民視之故欲安中國之民則必求所以安外國之民外國之民能安則中國之民必無不安之理格君弔民其法安在曰在省省各自爲治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欲以天下之事權操一人由今觀之最爲妄想夫大同之治必有可期他日世界清平寰球各邦安知其無統一歸宗之日然在今日而論則必以土著之人治本地之事斯爲平允得宜竊嘗論天地自然之理能合必先能分能分然後能合合而先之以分者其於分之之時早有合之之意也分而後之以合者其於合之之後未嘗不可以分也夫然後卽合卽分卽分卽合無合非分無分非

合無合久必分分久而復合之弊將古所謂一治一亂之說掃而空之然後光明日上教化日治之機乃有進而無退有盈而無虧斯道也非於秦漢隋唐之世可行之道也卽於堯舜三代亦未必能行惟自今以往則一於必行不可不行不得不行苟其不行則是無中國而已斯道也吾請質諸物理證諸事實稽諸情勢而爲我中國君上以及各省督撫大吏言之今夫脊柱之扶持也脅骨數十條必條條自若鳥翼之高飛也毛羽數十管必管管自如樹木之扶疏也交柯之枝必枝枝自爲百卉之繁興也一莖之葉必葉葉自治魚之相忘於江湖也惟各適其適然後如貫而前雜一獺於中以爲稽核則羣魚散逝矣羊之

游牧於山隈也惟自樂其樂然後招呼應命伏一虎於內以爲巡闌則羣羊逃避矣綜觀天地有生之物由其身質而論則臟腑機關無相攙奪由其倫理而論則相遭並立毋許混淪是人人自主之法早已具於天地生物之初至其氣血之貫注津汁之相滋次序之秩然相與之各得則又合羣而治之規模即今所謂公理公法也物之見於生成既已如此物之見於手造愈覺其然今夫棟梁者建屋之所必需也鐵板者裝船之所必用也然大廈之搆非一木能支巨艦之成非一鐵之任使有一木之或撓則廣廈雖成無殊敗堵使有一鐵之或廢則排山之艦何異膠舟是故用木者必令各木經斧鋸之工方中矩圓中規

然後合衆木以成傑構不能先合衆木而一齊治之也用鐵者必令各鐵得錘鍊之力磨其光刮其垢然後合衆鐵以成巨工不能先聚衆鐵而一並範之也成輿梁者多資乎石然非一石之謂也以一石爲梁則縱使其石高大千尋亦屬無當勉強爲之其泐可虞矣爲層臺者多賴乎磚然非一磚之謂也以一磚爲臺則縱使其磚廣橫一畝亦不能爲必欲爲之惟有破其磚然後可者矣以一繩而爲網其網必不能得魚以一絲而爲布其布必不成幅帛以一毫而爲筆其筆必不能揮灑以一竹而爲紙其紙必不能捲舒人手所作之物凡有待於合衆料而後成者無不先分而治其各料然後能合而成爲一器者也一國

者豈非人所製者哉夫石之結搆以大爲宏然而用大石不如用小石泥膠之合其堅無比焉鐵之結搆以大爲壯然而用大鐵不如用小鐵螺螄之合其健無匹焉若磚若木等類結搆無不視此一國之結搆亦然無不以大爲榮者然而以大治小不若以小治小以大治小精神必不能到智慮必不能周小者有所不治大者將與俱傾以小治小燭之必無不明算之必無遺策小者既顚撲不磨大者則無懈可擊是故以縣治鄉不若以鄉自治之爲得也以府治縣不若以縣自治之爲得也以省治府不若以府自治之爲得也以京師治各省不若各省自治之爲得也鄉治則縣治縣治則府治府治則省治省治則京師自

治府治則省治省治則京師自無不治京師治而一國定矣一國定而天下甯輪路數萬里而無顚覆之患者以鐵幹之設截截胥平也康莊達城郭而無蹉跌之憂者以修築之功站站不懈也各府州縣一國之材料也而各行新政則所以聯中華爲一大國也制國者倣之於石室之制吾將以新政爲泥膠焉倣之於鐵器之制吾將以新政爲螺螄焉且以天地有生之物而比之於一國則新政者更無異於血氣之流行津汁之滋潤焉此物理也吾且進而稽諸事實以見新政之行確有把握中國古者封建之法或謂不能施之於今以爲古風純璞嗜好鮮開後世奢華私慾日盛故古者能以千乘之國讓人後世則不能

與人以寸土除篡奪爭戰之外未聞有成都成邑崛起爲王南粵趙佗其雄才足以據守一方而陸賈輩猶必游說而使之稱臣錢王武肅其英畧足以涵蓋一世而太宗朝猶必逼勸而使之歸宋馬援賢者嘗爲交趾之征蘇軾達人尚議珠崖之取五朝泡影國祚幾時十國蟲沙音塵若夢南唐兩姓便唱檀來西蜀十年遽呼孟八地邇則曰臥榻之側鼾睡豈容他人隔閡則曰窵遠之鄉羈縻乃爲王者恃強則曰江上投鞭眼底已無建鄴設想則曰夢中伸脚昨夜踏破長安凡其視鄰國儼若仇讐行併吞而不兩立者皆私意爲之也抑知雖封建之法亦正不能免之於私何則人有功而賜之以祿理也人有功而使之臨

民則非理也食地土所出之十一者可按功勳理國民相與之是非者必須才德有功勳者未必有才德有才德者未必有功勳有才德而不授之以官則賢哲必屈無才德而亦使之爲政則百姓必冤封建者於食祿任官皆歸其人是不惟以土地劃分爲某人之私業直以人民作貨爲某人之家奴卒至得罪於民使其民併起而逐之如衞人之出其君如魯侯之不能復而後止此亂之所以必臻而治之所以難致也夫以堯之仁而有嚚訟之胤子以舜之智而有不肖之商均雖世德作求能濟其美者代有其人而數傳而後其能不墮厥命而墜厥緒者鮮矣故功勳世爵等事可由君上之主持而身膺民社之爲須由下

民選舉公理本如是不容以一毫私意雜於其間者也外國治民之法稽之於古不及中華而考之於今則遠勝中國由其核求至理月盛日新舉往昔陰陽術數虛空憍僞如中國漢宋之學者掃而除之洗而淨之事事求實著著歸誠故能公道公行無束縛拘攣之態也民主之國如美如法姑勿論矣君主之國不乏強者而首莫如英請卽英而論之以明其概英之本國全境爲地未及中國兩省之廣其地分而爲四總名之曰合國四分之地一曰英格蘭二曰威里士三曰蘇葛蘭四曰阿爾蘭其政事盡操諸議員議員分上下兩院上議院諸員乃公侯伯子男等爵世襲爲之下議院之員則由民公舉宰相亦選自此兩

院宰相並其所任用之人名之曰政府政府欲有所爲則歸兩院定議而其權多側重於下議院者以財用供需之事多出自民故須輿情允洽方可爲之也其公舉下議員之法例有定額俱按地方之貧富人民之多少賦稅之厚薄而定無異中國各省舉人各縣秀才之額也者但中國用之於考試外國用之於爲政其事懸殊矣其選舉之法非必人人有選舉之權也英格蘭民籍約三千餘萬人而得選舉之權者僅五百餘萬人威里士約六萬餘人得選舉之權者僅一萬餘人蘇葛蘭約四百一十餘萬人得選舉之權者約六十四萬七千餘人阿爾蘭約四百五十四萬餘人得選舉之權者約七十二萬九千餘人總合

國之民籍共約三千九百四十五萬餘人而得權以選舉人才者不過六百四十一萬五千餘人所舉之員凡六百七十八是民籍中每五萬八千八百餘人選權中每九千五百七十餘人而出下議員一人也選舉之區則仍有別如英格蘭一境下議員共四百六十五人其中則有二百三十四名之額爲各府縣之地所舉者有二百二十六名之額爲各市鎭之地所舉者其餘五人之額則大學院所舉也威里士一境下議員共三十人其中府縣額十九名市鎭額十一名大學院未設故無舉權蘇葛蘭一境下議員共七十二人其中府縣額三十九名市鎭額三十一名大學院額二名阿爾蘭一境下議員共一百零三人

其中府縣額八十五名市鎭額十六名大學院額二名議員名額亦非一定隨事而易酌宜變通惟除歸田之官以及食半俸之員幷宰相之僚佐外凡現任職事者不得爲議員蓋執法與議政其事固不同耳此英國之制也此制溯其原始迄至於今幾歷八百年而愈推愈廣愈進愈精以至今日其盛未艾中國苟欲維新而使君民一德上下同心者此其爲爲山之邱陵爲下之川澤哉新政變通言新政之行可以批賃之法成之者其成之之把握亦惟使各府州縣村鄉市鎭自爲其治統於一尊而已大吏舉事比庶民爲易苟其開誠心布公道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以中國爲己之性命也者則按籍而稽取法最便故

曰確有把握也而或者猶有疑焉則吾更請窺諸情勢以知新政之行決無所慮古之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使毅然奮其通商惠工開物成務之志則百廢具興四方輻湊人和地利便可為王置諸今日決乎不能者此何故哉曰格於虐政之流行澆風之四起也今人有耕地數千頃開鑛數萬坪羅僮指數千人以備服役畜牧之事集家丁數百輩以為禦侮守護之需或購機器而利便工程或造舟楫而廣資運載凡其所為無非為民為國也凡其所事無非利己利人也而盜賊聞之則必有擄人勒贖打單刼財之害出焉盜賊猶可禦也劣紳聞之則必有移屍傾陷買盜誣奸之禍出焉劣紳猶可饜也若官府聞之則不

難誣以盜銀山竊金穴陷以謀反大逆揑以極惡窮兇索其人之命而以爲捉賊擒王籍其人之家而以爲濟貧刼富者國中殷戶有鑒於此故其人愈富其用愈飾爲廉其心愈智其貌愈詐爲拙懷璧有罪象齒焚身彼蓋誦之熟矣政令不平而欲以富室良民出其資而與洋商爭時鬥智此則必無之理也而遑云毀家紓難敵愾勤王哉所以華人之家富而懷大志者多務遠圖而洋人貸與中國人之欵項輒入華貲華人創建置業之公司多在外埠者非忘本也竊時勢耳雖然無平不頗無往不復革去則鼎來剝極則復至自重洋互市而後中國屢遭變故或賠償或割地節節受虧事事挫辱而慮遠憂深悲天憫人之

士明知中國之屈於目前猶欲中國之伸於日後故苦心孤詣大聲疾呼如警夢之鐘如作氣之鼓見爵臣之立論偶失而其禍將貽諸無窮也則爲本末先後之辨以折之見國家之措置無方而其事將不分眉目也則爲復古因時之說以要之見財用之一籌莫展而其困將甚於在囿也則爲正本清源之法以啓之見横議之決裂堪虞而其害將伊於胡底也則爲驕傲滿盈之諫以戒之見政變之實由私意而其事全非爲國也則爲平理近情之旨以箴之見著書之不衷於聖學而其究將陸沈中國也則爲民權自由之理以明之按時勢以立言惟事機之待轉理必窮究其極視賈誼之策而尤詳情必出之以眞比鄭

俠之圖而更確無如在位者雖欲變法自振究竟無勢可乘今者直津拳黨搆亂北方天子蒙塵朝廷瓦解外國政府僅與各省督撫聯盟訂約以保太平是外國之護教保商惟督撫是托而華民之身家性命亦督撫是依督撫之有爲其在此時乎其在此時乎故今之督撫不忠則已忠則必行新政以保其君不仁則已仁則必行新政以惠其民不愛身家不顧名位則已苟愛身家而顧名位則必行新政以爲己撥亂反治之機惟督撫行之最捷旋乾轉坤之手惟督撫運之最靈此誠不可失之時也且夫各省分治合之而爲國卽歷來之治何一不然而因地之宜制地之政使質諸庶民豈有不悅日耳曼歐洲之大國也

爲地僅約二百二十餘萬方里民籍僅約五千一百二十餘萬乃分治者二十六國其幅隕最大者不過一百三十四萬五千餘方里其民籍最衆者不過三千一百八十四萬九千餘人其幅隕最小者乃僅一千方里而民籍最寡者則僅四萬一千餘人合衆國美洲之首國也爲地雖約三千餘萬方里而民籍僅得六千二百餘萬人乃分治者五十一國其幅隕最大者不過二百六十五萬七千餘方里其民籍最衆者不過五百九十九萬七千餘人其幅隕最小者乃僅二萬三千餘方里而民籍最寡者則僅一十六萬八千餘人夫日耳曼之強非強以一國也強以二十六國相聯之勢也合衆國之盛非盛以一國也盛

以五十一國相結之情也中國直隸一省爲地五十八萬九千餘方里民籍一千七百九十三萬七千餘人安在而不能爲一國山東一省爲地五十三萬七千餘方里民籍三千六百二十四萬七千餘人安在而不能爲一國其餘山西爲地五十六萬二千餘方里民籍一千二百二十一萬一千餘人河南爲地六十六萬九千餘方里民籍二千二百一十一萬五千餘人江蘇安徽合而爲地九十二萬九千餘方里民籍則江蘇二千零九十萬五千餘人安徽二千零五十九萬六千餘人江西爲地七十二萬一千餘方里民籍二千四百五十三萬四千餘人浙江爲地三十九萬一千餘方里民籍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八千餘

人福建爲地三十八萬五千方里民籍二千二百一十九萬餘人湖北湖南合而爲地一百四十四萬七千餘方里民籍則湖北與福建同而湖南則二千一百餘萬人陜西甘肅合而爲地一百九十二萬八千餘方里民籍則陜西八百四十三萬二千餘人甘肅則九百二十八萬五千餘人四川爲地一百六十六萬八千方里民籍六千七百七十一萬二千餘人廣東爲地七十九萬四千餘方里民籍二千九百七十萬六千餘人廣西爲地七十八萬二千餘方里民籍五百一十五萬一千餘人貴州爲地六十四萬五千餘方里民籍七百六十六萬九千餘人雲南爲地一百零七萬九千餘方里民籍一千一百七十二萬一

千餘人皆安在而不能各爲一國哉合中國十八省而計爲地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三千餘方里民籍三萬萬八千三百二十五萬三千餘人今天下有三雄焉英以國富稱俄以地廣稱中國以民衆稱然而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故三雄之長仍以民衆爲最英之屬埠合計疆宇非不廣於俄然散而不若俄國之聚而相連英屬人民不過稍遜於中國然疏而不若中國之稠而同種中國地大物博加以人稠土聚無沙漠之阻無遠涉之艱內河水道如組織焉天府之國稱上腴焉使以通商爲尙凡泰西利民之事一切因時制宜因地制利者法其意義盡舉而行將見殷厚突過泰西聲名邁於古昔且夫寡

不敵衆者由氣力相當而言然氣力既已相當則可勿言敵但言化雜嗜好不同者一人於九人之中吾知此一人之嗜好久必習而與九人者諧所謂化也固無容強之也是故爲政而在於今日且在於今日之中國猶區區欲以武功爲急務非知時者也天下之事數見則不鮮屢敗則必改中國周之世不及商之世商之世不及夏之世夏之世不及唐虞之世者其故在武功文德所尙之輕重不同也文德之實卽民權是也武功之實卽霸術是也後儒謂時勢所趨不得不爾則殊不然使商湯周發不事兵戎吾知夏癸殷辛必不能以一人之兇殘播其惡於天下所以能播惡者由其時人人不知有自主之權故耳不知

有自主之權故王者得以武功自喜苟人人知自主之權則天下止有文德而已武必無功也秦漢隋唐雖以武功得天下然其頗可之世猶是文德稍事之時一以武功自矜天下即隨之而滅歷觀中國史傳朝綱屢變國祚奕棋悍烈之夫得以戎馬干戈奏其績者皆民不自知其權斯理也不僅見於中國寰球各國無不皆然外國之強於古首推埃及然埃及雖強而彼時民權之理猶未明也民權之理未明故以武功爲尙以武功爲尙波斯乃起而繼之矣波斯雖強而彼時民權之理猶未明也民權之理未明故亦如埃及之以武功爲尙以武功爲尙希獵乃起而掃之矣希獵強時其人稍有闡發民權之理者然國家

不能行復循波斯之故轍羅馬乃起而併之矣羅馬強時國家雖知民權之理而大禁其行於是其族各以武功自顯割據偏安散爲今歐洲之諸國自時厥後千百年間各國當民權之理稍講時則戰爭不事當民權之理或昧時則輒動干戈地醜德齊莫能相尙二三百年前英法等國確知民權之理宜大昌明也於是義聲高唱或以規諷本國或以借鑒外邦其時各國執政之臣仍多不欲其民之有權者由是國民蠢動勢每洶洶最後法國有拿破崙者出焉其復民之權也若拯民於水火其畀民以權也許如願以相償由是本國戴之立以爲君外國慕之人多則傚而拿破崙以爲天下雖大必須道洽風同寰宇雖遙

不難囊括吞併乃欲以武功爲行民權之地以民權爲立武功之名不知仁民者國國所能自爲殘民者人人之所必疾是以英國起而鬪之各國從而應之拿破崙因而終敗然民權由此盡明矣核而計之拿破崙之功罪亦頗相當然當中國同治十年時普法之役法軍敗績國人乃以長繩拽倒拿破崙紀載戰功之碑撲而碎之意謂此人若非以尚武留示子孫今日焉得有此大辱國之事也由此論之民權必須大明武功則必不可尙今者聯軍深入其中有殺人如麻者斯固由於拳黨之不明是非而拳黨之不明是非則由於執政之不明時勢執政之不明時勢則由於文章之士驕傲爲心秉國之人意氣自負也然

其實則咎在不行民權使行民權而設議院則是非明而無拳黨之患矣時勢明而無執政之慾矣人盡虛心政皆平允而無文學士之驕盈秉國者之暴氣矣北方之變和議將成然若使成之而中國之政依然不改則是在上者旣自以顚倒乖方之故累其民以科償重貲復不肯以持平公道之規任其民以安居樂業中國之諺曰苛政猛於虎西國之諺曰取於民者如剝樹然剝葉勿剝其根之滋夫一國之生機視民之生機何若一國之氣脈視民之氣脈何如使生機絕氣脈窮則其爲患有莫知其朕者拳黨猶其小焉者耳中國之督撫乎果其一念中國之生機氣脈以保我國家幷保天下各國乎則盍行新政乎新

政者人之血氣民之生機也而或慮新政之事如何而全則論議一篇於復古因時已詳其目或慮新政各欵何者爲先則始基一篇於理財要旨首探其源或慮新政者如何能大洽人心無思不服則安行一篇於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言之已晰而開宗明義直搗其堅者其說見於曾論書後今古異宜不能假借者其說見於康說書後至若揭孔孟之心源抉情理之實據如彈琴而知絃外之音如飲水而別江心之味者則爲勸學篇書後矣各篇每於結局處多統敍眼前所應行之政而勸學篇書後尤爲獨詳由今觀之仍無以易其言曰

俸祿必酌以豐盈而一切衙門經費皆國家支理如此則人

無他營官方整肅矣國課必設法清理而一切進支數目皆登列報章如此則欺僞不作財用裕如矣冗員必調爲有用凡疲輭不勝任者皆賜卹歸田如此則同寅協洽濟以和衷矣用人必以實藝凡各科目考試得雋者不限額主試者必眞才必稱職而後辦公有憑照方能行世如此則藝事日進不患無才矣裕國必開其源而鐵路鑛務等事由民自立公司勿用官員督辦招股無分畛域洋欵由民擔當如此則惠及百姓足以作忠矣內外盡爲通商凡外國教師商旅聽其傳道任其遊行貿易不拘居處不禁如此則芥蒂胥捐遠人悅服矣訟獄必以其情宜免刑訊而重質劑設陪員以憑公

斷如此則寃抑必伸人戴其德矣閭閻必爲保護宜設捕役以警兇頑嚴巡邏以防草竊如此則地方淸肅民安其居矣使執政者當日採而行之則拳黨等禍無從而起雖然合各省而統治之則難爲力分各省而自治之則易爲功分治而統於一尊則新政變通之說也此後和約一成則分治之說尤有不得不由之勢何則籌欵之項既重朝廷不得不責諸督撫督撫不得不責諸州縣州縣不得不責諸鄉紳而鄉紳則公正者無其權邪曲者作其弊上下蔽塞依舊不通若各省分治則其事豁然水陸軍務其權獨操諸君上各省不設兵士以省其費惟設緝捕差役以安靖地方由是每省各府州縣應爲之事應行

之政皆卽從是處地方由民選擇才德稱任之人以爲之此等任職之人所有敷陳之事可以直達君上每年地稅貨稅釐金諸項歸於督撫由督撫繳於國家而地方任職之人以及闤市巡警之役俸祿止獨取於其轄內之屋宇租捐如此則理才之事卽在行政之中誠一舉兩得矣獨是今者各國聯軍大舉入京据皇城毀礮臺空中國之軍火絕中國之鎗械截中國之鐵路据中國之巖疆中國之不復能言戰雖在愚幼亦知其然而竊執政者之心其猶未能忘戰者有三說焉一曰兵貴用虛使各省齊舉絡繹運兵名曰勤王則縱不能智退外國亦足以恐嚇敵人二曰兵不厭詐使帷幄運謀輒致疑詞多用閒諜則中

國可不用一兵亦能令各國互鬥三曰攻敵者貴在速已之兵氣禦敵者貴在緩人之兵機若曠日持久不還兩宮使償欵和議迄無主名則八國聯軍必將自潰是三策也果其中吾之嚇而東奔西突也者吾則用全力以驅之如獅子之搏狡兎果其中吾之間而左疑右難也者吾則用逸力以收之如漁人之得鷸蚌果其中吾之延宕而師老無爲軍士日懈吾則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學昆陽之戰使之如象走林破常山之陣使之如蛇奔穴此皆智謀之士或以爲宜出者也不知兵貴用虛者必有其實乃可用虛兵不厭詐者既絕無誠奚尙云詐此皆滑口而讀兵書問心而不知所謂之言耳若夫師直爲壯曲爲老飽爲

強餒爲弱今中國之兵曲而餒外國之兵直而飽是中國之兵老而弱外國之兵壯而強也何以能戰夫今茲之禍起於拳黨非有明文開戰朝廷斷無將錯就錯以與八國背城一戰之愚曩嘗論之詳矣謂以中國而與一國戰中國猶未必其能勝也以中國而與數國戰中國更何望其能勝也使借助於鄰國而勝焉是中國雖勝猶敗也使借助於鄰國而敗焉是中國一敗再敗也今者和議愈緩則償兵之費愈多新政再遲則度支之欵難辦爲今日計惟有急成和議立行新政而已何須用戰戰則必敗固無論矣卽使戰而獲勝中國能駕鐵艦行數萬里往外國索償款乎能守礮臺禦十餘國止洋商之往來乎明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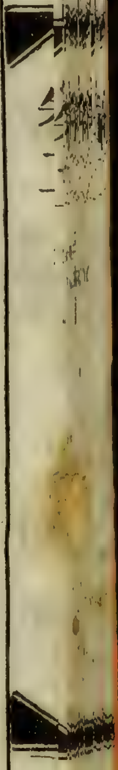
能爲猶欲遑氣以爲之將置仁民愛物之心於何地矣中國人民衆庶所欠者財而財非通商不可得通商者正喜外人之來今使一國爲無人過問之國則雖欲通商亦正無商可通耳外人之來是誠招不可得者今何爲反欲驅之也中國新政商務等事近今以來言之者屢然功效不見猜忌反生則由執政之人緩急不分後先倒置以爲必興商得財然後可行新政也不知若非先行新政則必不能興商生財中國督撫深思乎此則成敗利鈍迥乎不同矣至謂中國何須用戰則戰之一事中國不特今日不可言卽推之將來富莫與京盛莫與匹猶不可言中國惟有言以德化人可矣中國所恃以化人者何在曰在人

衆而不憑其衆以行殺在人衆而能忘其衆以讓人此非故爲高妙之言也天下公理之中本無爭殺之事固也即不論公理而論情勢中國亦必無庸戰蓋凡戰之法其人實爲吾之師者凡戰之具其人實以此供我者我皆不可與之戰則以知彼知己之利在敵不在我故也且不止此也謂其人奪吾土地之利則戰不容已然亦思鐵路鑛務等利開之者誰耶彼外人來此而爲我開此利也暫雖多占一分吾何間然謂其人攘吾治民之權則戰不容已然亦思佈政宣猷之道何所適從耶彼外人所爲果不出我之上也雖使之攝政彼亦不敢是雖曰不容不戰而仍不容或戰者也且猶不止此也天下之利計實受不計

虛名衣服飲食一人所耗必不能及十人之多今各國之人減吾十倍是吾中國終占多利之眞天下之權令人畏不若令人愛戢戈櫜矢賣刀買牛則文德之修自臻上理今泰西各國爭長不休則吾中國獨得兼容之量是以由此時而觀今後之中國夫惟不用戰然後能盧牟六合亭育八荒夫惟不用戰然後能德被寰區聲溢華夏夫惟不用戰然後能化四海之人爲兄弟合天下之大作一家夫是以弭兵之會允爲主盟萬國之班應推上座畛域絕芥蔕融和氣洽祥風至行之一世而民康物阜行之二世而天下歸仁行之數世則道德之涵濡民物之隆盛吾無以測其所至也斯道也固十世百世千世萬世行之而

無厭服之而無斁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者也則此書數十萬言之宗旨也此書言在新政而意在不戰誠以新政大行則必無戰爭之事若夫事勢之來未可逆睹萬一各國之待我有如今日拳黨之待各國者苟不能據理以爭或亦不免出於一戰然雖戰而仍須不妄戮一人不妄毁一物明罰敕法得當卽止我想其時新政大洽朝無闕事國多賢才上下齊心君民戮力敵於我則無間可乘我於敵則無堅不破加以公義所在天下歸心德禮有加夫誰與敵孔子曰我戰則克孟子曰仁者無敵此之謂乎夫拳黨固亙古今合中外而僅一見者也吾是以知中國之必無庸戰也此書各篇皆以效驗爲徵而效驗必由

於平理近情順道之公量而得更能審乎勢與氣則效驗之至雖萬變不能離其宗且觀於違其說則驗見之於凶者可知從其說則其驗必之於吉不奉詔書停解京餉偶有合於新政變通之言即能安定十餘省是猶得以空言目之哉閱者自質論書後以至於新政變通紬繹意義則可盡知新政之蘊矣中國之督撫乎果其一念中國之生機氣脈以保我國家幷保天下各國乎則盡行新政乎鄙人不敏私心祝之矣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孟冬之月再序於香江之無可無不可軒



胡翼南全集卷三

新政眞詮初編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曾論書後

曾劼剛襲侯之使於歐洲也功業燦然聲施卓著仰之者如北斗聞之者若春霆意其西學湛深故能措施悉當乎今春讀其英文中國先睡後醒一論於中外交涉事體昭然若揭洞中機宜信夫西學之有功於世而可補於時也獨惜其言於本末先後未免混淆效驗工夫漫無次序恐才雖高而不能行其志意雖美而不能底厥成殆亦在官

言官就事論事姑爲是權奇之說而非作探源之論耶予前讀侯之出使日記而知其本旨實非如此也雖然侯之此論要不可以不辨何則以侯之名動泰西功成樽俎而猶爲是言則談時事者必將隨聲附和而藉口於侯之說矣久欲有所辯論以徵其信而質其疑獻其可而替其否會以事而未果爲也忽　何君啓以其所撰英文書後一篇見示言言切實字字由衷而本末先後條理晰焉效驗工夫次序秩焉可謂先得我心者矣遂取其文而紬繹之闡發之間亦添以己意涉以喩言至外交國債等事發揮更透暢所欲言援引經書折衷尤廣區區之心畧見於此

矣侯其鑒諸閱此文者其諒諸初何君啓之爲此英文也自隱其名稱曰華士予謂之曰有道之世忌諱不行長沙之策東坡之書賈山至言杜牧罪言何嘗以激烈召罪方今文明大啓卽臚言風聽尚切訪聞而況言皆從實事盡有徵者哉何君啓終以爲然也而予於是乎書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五月　翼南附識

西歷二月八日香港德臣西字報刊有中國先睡後醒一論謂撰自曾侯且言四季錄中將以此論翻印夫以此崇論宏議殫見洽聞之作讀者霍然聽者翕然而關心時事者莫不奮然起穆然思其文之見賞於中西人也卽侯之所由見重於中西人

也僕何人斯敢贅一辭雖然幹濟者當道之職司也獻替者平人所能爲也而傾倒於豪傑之前立說於未然之始則尤機會之不可失者也士有握瑾瑜懷芳芷抱致君澤民之念存民胞物與之心其視中國大有可爲之資也則沾沾然以喜而凡可喜之故莫不研求默會以得其眞如是者有年其視中國未有可爲之具也則竊竊然以憂而凡可憂之故莫不縷析條分以求其是如是者亦有年憂與喜交迫於中未嘗有所建白則聞侯之議論而竭誠盡致以罄衷懷者人之情也其能已乎夫中國之睡百數十年於玆矣憑陵侵削置若罔聞得失是非付諸高臥由斯道而不改則厭厭者不難以委靡繼之逐逐者愈難

以威武讋之如行路然不進前者必退後如登高然不趨上者必就卑此理之必然者也然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苟有人焉爲之發聾振聵大聲疾呼使心之官復其思目之官復其明四體百骸莫不筋搖而脈動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如此則天心剝復之機卽在人事振興之會侯之智豈不足以知此與侯同心者其才豈不足以辨此而顧爲是囂囂而惟恐鄙言之不入且恐侯說之虛懸者誠以泰山不擇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也侯之論固曰中國醒矣試問中國果醒矣乎在侯必以爲中國眞醒大醒妙悟豁然無復有睡之意矣醒必有其據而侯所執以爲據者則曰中國今時用其全

力整頓海防使鐵艦堅固戰船得力也又曰中國現將衛固海疆水陸軍務逐漸推廣以目前論鐵路等事凡可以富國利民者在所應爲然倘可期諸異日也又曰國內政令在所應改者存以有待今可不言如居室者先須繕葺垣墻修理扃鍵壁宇完固方可條理家規也治國亦然先須國勢盛強藩籬鞏固外侮既絕方可內修國政也又曰中國外務大畧宜振刷者在修好與國之邦交也善處居外之華民也申明藩服之權衡也修合國約之體統也又曰中國決欲監察藩國之所爲而爲之加意保護非復前此之可比也又曰後有蠶食中朝藩屬干預此藩內政者中國則視發難者爲有意失和無心結好也又曰通

商口岸租界等事當時立約者爲他事牽制勉强而行然以中國之地而行外國之權體統蔑矣今擬於十年重訂之期更張釐正全國體也又曰機局之創設礦窰之開掘鐵路之建置中國皆有意爲之也凡此皆侯之所謂醒者也中國未有是事而侯則謂其先有此心謂其先有此心卽信其必有是事躊躇滿志攬轡澄淸侯之意誠足嘉矣然使中國實有此心而黽勉以赴果能如願以相償乎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國之心卽可謂之虛靈不昧中國之事卽可謂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謂其然也此等事雖甚所樂聞然非徒曰願之卽可得之也道在有以爲之又非徒曰爲之卽可得之也道在爲之而當以今日

中國之所爲也如此而其所欲也則又如彼是無異睡中之夢夢中之夢也侯固曰中國而今既明明奮發有爲矣既明明實力舉行矣吾以爲此等奮發舉行者如酣睡之人或被魔而夢裡張拳或蹈虛而夢中伸脚耳以其全無心肝絕欠依據故也由侯所言以推其效之所至有懵然鼾睡而在榻側者中國可乘其無知而中傷之有惺然無端而來枕伴者中國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可慮者奮瞞矇之橫力發冒昧之狂威一旦觸及堅貞重大之質銀衡鐵室之防其勢不至於反自傾傷不止也此則尤爲近理而深覺可危者也置車於馬前其效之所至者退也必非進也吾之所辯大要在於此矣請申其

說而詳言之夫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利賴之廣滋息之繁固可以恢廓規模齊歐西而超漠北高張旗鼓保藩鎭而却羣雄然而建國與建屋同材料雖多物力雖備必先有哲匠爲之經營工師爲之規畫使基址永固然後大厦可成吾所謂國之基址者不須求之遠也自古及今自今以往凡所稱上國名邦神洲帝宅者其肇基王迹奠厥宏謨所恃者無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則公與平者卽國之基址也公者無私之謂也平者無偏之謂也公則明明則以庶民之心爲心而君民無二心矣平則順順則以庶民之事爲事而君民無二事矣措置妥帖衆志成城此其所以植萬年有道之基享百世無窮之業也今

者中國政則有私而無公也令則有偏而無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賤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縱之不啻如鷹犬也基已剷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層臺起岑樓吾不知其可也人之爲人也必理直然後可以氣壯國之爲國也必內修然後可以外攘夫中國之政令在所應改者侯非不知之深而識之稔矣乃其論則曰治國者必先使外侮既絕方可內修國政猶之治家者必先使壁宇完固方可條理家規此所謂本末舛逆首尾橫決者而侯以爲言吾之所不解也大學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侯之此言得勿與孔氏明訓相左乎而侯又曰今

所急務在整頓海防藩籬鞏固內政各事暫可勿言此所謂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者而侯以爲言吾又不解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侯之此言得無又與孟氏意旨相違乎孔孟聖人也茲之所引乃聖人眞諦其言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古今不易遐邇無殊深願侯之體味之也吾聞治家者與其內有奸人不若外有盜賊治國者與其內失民心不若外存敵患穿窬爲害齊心者可以却退之宵小潛謀疏檢者不能燭照之也敵國鴟張同志者可以捍禦之人心散失寡助者不能收拾之也

矦如知此則薄海人民之福矣荊棘之生也必有其本毒泉之流也必有其源禍害之至也必有其所以然之故數十年來中國之所以見欺於強敵受侮於鄰邦而低首下心甘作孱王而屈爲軟國者實坐內政之不修也故治荊棘者必拔其本若徒事於剪其枝葉恐萌蘖之生復盛於前也治毒流者必塞其源若徒事於築圍止截恐潰決之患不可復收也横逆之來治之者宜反躬自問消禍無形若徒事於血氣之勇恐乘釁尋讐禍無了日也今矦以海防添築礮利船堅爲中國之醒之據是猶治荊棘者僅剪其葉治毒流者僅築其防而已以此爲醒吾寧其睡何也事貴有其可憑力貴用於實際譬如行遠者必自近

始若不自近將神遊於四極之外惆悵徒勞睡則無此也譬如登高者必自卑始若不自卑將心放於九霄之上焦思何益睡則無此也故事空有爲之之名而無爲之之實空有爲之之苦而無爲之之功者此類是也請質言之以證吾說夫中國君主之國也君人者不能總攬萬幾躬親庶事勢不得不委之官吏以收奔走禦侮之用以作股肱心膂之資是其造福於斯民與利於一國均於官吏是賴也官吏恃主上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主上之法故能勝服強暴生殺予奪雖曰上意而官吏實操其權禮樂征誅雖曰上心而官吏實爲之宰是官吏者其人最貴則其所以選之者自不容卑其任最重則其所以用之者自

不容輕以其人爲國祚氣數之所歸依億兆蒼生之所托命能爲福亦能爲禍能爲利亦能爲害也是故古之明君專以得人爲首務不特明四目達四聰使嘉謀嘉猷善法善政得入告我后旌聞朝廷而已也凡碩德異能高才博識者莫不旁求汲引待用無遺或焚山以求或圖影以召或長跪請教或舉國相從竭其至誠則三徵九辟隆其儀禮則帛璧干旄其有非常之德望者則天子不敢屈以臣禮或造廬請謁或手詔諮詢而已此猶未足以洽其心也又著爲令典曰進賢獲上賞不實有顯戮令有司隨時訪搜務使野無遺賢朝無幸位是其孜孜然以得人爲喜者誠以此爲祖宗社稷靈爽之式憑得之則其國昌失

之則其國亡也此中國之淳風亦中國之善法也自聖人不作斯道久已不行今之服官者祇有兩途曰科甲曰捐納此外則軍功而已捐納是直以錢買官也以朝廷之名器作市井之居奇此風最劣有識皆知夫亦無庸深論矣然若其人樂善好施急公近義所得品級祇作具文則猶有可說若竟以此爲干祿之計進身之階否則以此而魚肉鄉民威福梓里是朝廷之法令適足以濟其奸謀官府之威權反足以成其兇燄輸之於君而攫之於民出之者千而入之者萬奸民之志愈逞良民之苦愈深皆此途之爲之也然而無足責也彼既出錢買取此官則君上當聽其盡得此官之用猶彼既出錢買取此貨則賣主應

聽其盡得此貨之財盈虧得喪買主是問天下之通義也獨惜其以官爲名以民爲貨耳奸人何幸而爲中國之人哉良民何不幸而爲中國之民哉向亦有言捐納之途己廢者然今猶未改殊可嘆也科甲雖猶存學古之意然不足以造就人才何則凡物必有用於人方爲好物凡才必有用於世乃爲眞才古之人所以措一世於和平造千秋之盛軌者要自有眞焉若徒記其遺言以供詞藻則揆諸時務扞格殊多而况考試之法弊竇叢生賄賂夤緣無窮狡獪藍本代倩何所見眞故僅通者多僥倖成名宿學者多顚唐落第糊塗若此而謂足以收羅碩士網取英賢吾不信也且縱使所收之士文章造極策論名家亦恐

無補於時有累於世請以顯近之事明之福州之役侯所關心者也當時水師主將豈非所謂筆陣縱橫文詞灝瀚者耶其說理也豈非優入聖域耶其運典也豈非如數家珍耶方其宴瓊林登玉堂天子以學士呼名士林以英雄推許舉頭見日呵氣生雲及其出爲主將也遯聽者歡欣聞風者鼓舞而彼亦氣吞法艦雄蓋閩洋乃僅及一試其鋒而全軍遽已覆沒矣所習非所用所言非所行其效必至於此此不必爲學古者諱也故吾謂此一敗也咎不在於主將而在於國家蓋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英俊之器必試其有無已成之功若無已成之功則試其有無適用之學今試問其人曾入水師學堂乎曾臨鐵艦戰

陣乎胸無所主身未親臨而遽使之應變非常膺當大任則覆亡之禍咎有所歸矣此科甲之失也國家至此不悟將何時而始悟哉軍功者論功行賞似乎衷於理而近於情矣豈知陋習堪虞莫此爲甚夫以敵兵方壯之時而衝鋒撼陣於軍士籠束之際而斬將搴旗以計勝者施七擒七縱之能以力爭者效三入三出之勇以至敵愾從公履九死一生而不顧暴露瘴毒作干城保障而攸然彼其人者惠及生民功留天壤縱予以旂常鐘鼎而不爲過即褒以祠堂血食亦不爲榮而况區區頭銜之耀衣頂之觀哉而今不然也有不知鎗礮爲何物而公然紅頂花翎者矣有不知戰法爲何事而居然勇冠三軍者矣此無他

財爲之也人雖沒品而財之所至可以來二三等級之官階身縱無功而財之所通可以收數千里外之功績甚辱也而以爲榮甚非也而以爲是此風不戢振作奚能或謂此等人既以此物爲榮而此等物本國家所常有何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陽避賣官之名陰受得財之益兩全其美宜若可爲不知人之所以自立者在廉恥國之所以自立者在綱維天下洶洶人難相勝而所以維持名教整飭彝倫者賴有此物此志耳此而可僞何事不生官美物也惟有德者可堪乃有德者官無德者亦官則立德者反懟計拙矣賞美名也惟有功者可與乃有功者賞無功者亦賞則立功者自悔多勞矣此風一長是有國者自解

其綱維而教民自去其廉恥也使人人皆恥於立德舉世皆羞於立功則國將誰與立哉吾故曰陋習堪虞莫此爲甚也此皆中國之敝政所宜先修者也中國惟有此敝政故見削於強鄰惟有此敝政而不修故積弱而難返夫敝政之流也其患豈特不能外禦而已哉卽內治亦深覺其不可何則國之根本在於民而民之身家託於官官不保民而民危矣官反害民而民愈危矣今之從政者非理煩也非治劇也奔競而已趨承而已今之牧民者非休養也非生息也營私而已受賄而已如此則民危而澆漓刻薄之徒讒諂面諛之輩又復從而助虐之搜剔之則是豺狼之噬人也猶有飽時而官府之私橐無時可飽也盜

賊之刼人也猶有法治而官府之剝民無法可治也如此則民愈危根本浮動國何以安雖然此其過不盡在於官也蓋俸祿之得已形其薄而應酬之費又苦其繁則其因公濟私亦復人情所有是以懷清履潔者不敢居官卽居官亦不能久爲其不知掊克也識卓才長者不屑筮仕卽筮仕亦不見其能爲其不善逢迎也小人進矣君子退矣而欲天下平治是猶太陽入矣太陰生矣而望世界光明也其可得哉然則源之濁者其流必不能清理之曲者其事必不能直明乎此則國家之用人也非破格不可國家之待士也非重祿不能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今天下忠藎之士傑

出之才非無人也特患中國不能待以國士畀以權宜使其素所蓄積者不能表見於天下則亦不足以羅致之矣欲攘其外者先修其內欲修其內者先得其人俟其知所本哉此不特治國爲然也防海亦然水師固海疆所不可少礮臺亦海防所不能無而在中國則尤爲緊要更切講求故金城堅築鐵艦重裝關鐵牡以靖銅駝鎭寇氛而消反側誠今日急要之務也然尤有急於此要於此者則得人是也蓋礮臺之設鐵甲之用豈直爲是壯國威美觀瞻也哉將以收其實效也欲收實效先視人才礮身鉅矣壘臺固矣火藥烈矣然問其守禦之卒則心靈手敏者無人也命中及遠者無人也審度形勢者無人也此以却

敵是物雖好而終不能爲我用耳巡船捷矣鐵艦猛矣魚雷速矣然察其駕駛之士則勇往果敢者無人也識超力定者無人也歷練老成者無人也此以攻戰是物雖善而終亦反資敵人耳然則人之功用也比物爲尤重而人之宜得也比物爲尤先如其有人而無物則揭竿桀石猶可以振一軍如其有物而無人則大戟長槍不可以當一戰斯亦明效大驗矣我請進而言之以明鉅礮戰艦非得其人則萬不宜用今夫紙鳶物之輕者也蹴踘事之小者也然非玩習有素尙不能高下從心起落如意而況重者大者哉今礮艦之値所費不貲置運之難工程曠日是其物非我自置則敵不能來者也火藥之兇遇之者死彈

丸之利當之者破是其物得之則雖敗而猶勝失之則雖存而亦亡者也而以付諸未嘗學習之人或雖學習而非精熟之選設若失機爲敵所奪是猶送車者兼爲之御贈劍者授人以柄也其禍豈僅若借寇資齎盜糧而已哉故曰苟無其人萬不宜用夫人才之亟若此中國知之久矣而無如積習自安未能加勉以致人心鮮所奮興造就少能成器今所置水師各艦使非僱用外人借才異國竊恐舉鼎有絕臏之嘆折足來覆餗之譏也以水師一軍中國無人以實之之故也吾知今之建議者爲此之故將建設水師學堂延請洋人教習以行作人之法而收武弁之才斯固事理當然無庸饒舌獨患有名無實陽奉陰違

如福州水師學堂之故轍耳夫福州學堂之建設也不可謂不久矣其教習也不可謂不專矣諸生之成就也不可謂不多矣教師之訓誨也不可謂不詳矣然國家之所以待諸生者果曾因其學而重其人乎昔日之所以期諸生者果能守其約而踐其言乎諸生薪水果能從厚給發乎經手諸人果無扣折情弊乎諸生之考選成材者果能得其奬賞乎諸生之溺苦於學者果能不失所望乎及遇缺而使之承乏也諸生果能得行其志而不受制於官場陋習以喜怒爲黜陟者乎及有事而使之折衝也諸生果得獨當一隊而不聽令於上司官親以未學而督戰者乎爲刻薄之故諸生有無設法逃遁以自免其難者乎爲

陵虐之端諸生有無多方告愬以使人聽聞者乎凡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也此而不改吾謂中國無水師何則有之而不能得其力則是雖有如無也而其所以不能得力之故實由國家之自取耳我不重其人何由得其自重我已失於信何能望其無虛我不厚其祿何能得其盡心我不待以忠何能得其泯詐我不賞其善何由發其精心我不酬其庸何能進其學業故曰雖有如無也然至於補缺而仍使之受制於官場遇事而仍使之聽令於未學設法逃遁而不問多方告愬而無聞則是中國宛然以無水師自視矣豈待予言哉其有之而視同無之也蓋自知平時鄙之若此臨事不應得其實力之報也豈待予辯哉

雖然國家亦知水師之重決不可輕視乎學水師者決不可鄙夷乎風濤最險也交戰最危也於最險之中而行最危之事是必其人氣蓋河山心存君國置死生於度外憑禍福於天心而又加以骨力精強心思靈敏性情堅忍齒稚年輕然後能習練有成識見周到當刀兵而悉度走險地而如夷也是其所學擇人而能視空鑽故紙板執講章者有閒矣而其所用俱歸實際視筆有千言胸無一策者逕庭矣是故時而戰爭也拒敵者水師攻堅者水師封江塞泊乘間抵隙者無非水師也時而太平也坐鎮者水師巡緝者水師駛往外國保護華民者無非水師也可與居安可與慮危可與處常可與應變可與揚威而示烈

可與摧亡而固存而謂其事顧可輕視乎哉其人顧可鄙夷乎哉今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福州之役中國戰船多於法人鎗礮鉅於法人軍士衆於法人乃交綏未定而片甲無存以撼山橫海之雄作墜地無聲之物使誓心天地之士僅隨波逐浪而生是役也守陣皆哭舉國吞聲固不止每食不忘臥薪難寐者矣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願今之立水師用水師者愼無蹈從前之故轍也蓋水師固須設法以圖得力而設法莫如去僞以拔眞才也然吾於鐵甲戰船之購辦竊惜其耗費不無過重焉鐵甲一艘原値七十五萬圓者不知購運至中國其費若干耳此惟經手者知之而非外人所能悉故亦無須多論吾請進

而言陸軍夫陸路與水路戰法雖各不同而陸軍與水軍情事實相表裏故茲之所言有宜於此卽宜於彼者有不宜於此卽不宜於彼者以華人之剽悍迅捷自可與作飛將而督奇功以華人之勞苦耐煩原可與冒艱危而成偉績然而不能者訓練無方也軍火不繼也主將無勇也俸祿太薄也糧發無期也操期過緩也虛名操演也教戰非人也鎗礮不新也丸碼失度也將帥窺避也弁員畏葸也賞不論功也罰不當罪也功爲財奪也卹予不周也審是則所以振作之者固自有在矣訓以新法則人盡知方厚以軍裝則兵無曠職帥以猛將則奮勇爭先給以厚糈則從公恐後依期發俸則無事他求習法時多則工夫

自熟諗眞操練則應敵無虞教師精通則學者悅服銃用新式則巧技能施碼子中規則燃放不悞主帥督陣則軍無不前弁士捐軀則卒無自顧論功行賞則皆盡其能按罪施威則各循其職功不見奪則大洽衆心死必見賙則人安天命如此則敵皆可禦戰必成功雖小屈而終可必其大伸縱挫折而仍不失爲節制歐洲勁旅大國雄師其法或不盡於此然其實亦不外乎此耳不此之務而欲以紙上空談意中方畧謂可出奇制勝高論屈人今則必無之事也不此之務而將以嚴刑酷法威令脅從謂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今亦必無之理也然則欲使其軍爲眞軍兵爲眞兵則須革除舊弊改換新章矣夫兵非以人

多爲貴也以心同爲貴非以力多爲貴也以力齊爲貴枚條成束其堅不可折也分之則其堅削矣亘浸獨流其勢不可當也支之則其勢殺矣惟兵亦然力同心同則少可勝多力異心異則多難勝少忠武八千非不少也而兀朮以破苻堅百萬非不多也而建鄴安然願侯毋以三萬萬人爲中國恃謂可立於不敗之地也周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細味斯言亦可恍然於其故矣且侯亦記戈登之常勝軍乎其所向無前也豈在如火如荼之盛乎其膚功疊奏也豈在爲蟲爲沙之衆乎今者戈登往矣然其戰守之策練甲之方猶有存者中國師其遺意而更進以泰西新法之善者則軍政一道或

可庶幾不然者循行故事恇怯成風粉飾虛文誇張自喜吾恐
按兵不舉黃桂蘭之大失軍機空著兵書鄧煇踏之一籌莫展
越南之敗不難復見於他日也至謂外國所以待中國者揆以
交際常情殊失公道此事確鑿受侮正多可爲長太息者矣夫
中國自主之國也言其民庶天下無與比倫論其冠裳各邦無
此文物禮教則先於萬國綱常久炳於中華似宜出則爲外國
所欽入則爲外人所敬矣今也不然和約各欵有大失中國之
權衡者矣然而不得不行也苛求之事有多違中國之意見者
矣然而不得不從也中國所爲或於約章稍類不合外國則嚴
斥而切責之中國不敢不作速謝過也外國所事或於約欵大

覺相違中國雖婉言而善道之外國猶搪塞未遽持平也蓋一則視和約爲一成不易之規一則視和約爲可有可無之物也爲上如此爲下可知今中國人之與外國人交接者應得之禮數鮮可得之也應有之體面鮮能有之也事之可爲者鮮見其準爲之也情之可諒者鮮見其能諒之也其待華人也有以畜類待之而不以人類待之者矣其視華人也有以鬼物視之而不以人物視之者矣欺藐原生於一國偏憎遂及於萬民畛域久積於心胸齟齬輒成於交涉寃抑之訴往往而聞枉屈之端時時習見此則大爲可憫而深覺不平者也故夫華人之以利物爲心尊君在抱沈幾應智濡迹匡時者莫不欲望中國之君

可伯仲歐洲之明主焉中國之民可比肩上國之平民焉夫如是則君安其位民樂其生無欺陵掣肘之情無束縛馳驟之苦無敢怒難言之痛無追呼鞭扑之虞雜居本國則耦俱無猜散處四方則往來無忌彼此相敬中外咸孚此誠可謂太平而堪稱盛世者也吾竟無能躬逢其盛哉吾果何時而躬逢其盛哉吾以為此境原不難致不禁喜不自勝也吾見此事之奮起無機又不禁憂從中來也何以言之今夫禮讓者人之所尚也拂戾者人之所惡也此通同之理也吾尚禮讓則不敢以拂戾加於人吾惡拂戾則欲人以禮讓加於我此通共之情也然吾尙禮讓而有時不敢不以拂戾加於其人者必其人之無禮讓也

吾惡拂戾而有時不敢以禮讓加於其人者必其人之多拂戾也挈矩之道易地而觀其故可得而明矣故欲知我之有無禮讓則察人之所以待我者何如欲知我之有無拂戾亦察人之所以待我者何如耳禮讓榮也拂戾辱也榮者吉也辱者凶也榮者福也辱者禍也吉凶禍福皆由己之自求而自召初於人無與焉者也己爲本也人爲末也己爲功也人爲效也是以聖賢之學專務反己君子之功惟在自修於人如此於國何獨不然然則今之爲中國計者應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乃可行其求榮之事譬如診脈者當先察其所以致病之故乃可開以去病之方陸軍之建設戰船之添置礮臺之新築鎗礮之精巨有

之則其國重無之則其國輕夫人而之知矣然吾謂此仍事之小者耳不足爲中國憂也中國眞憂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而風俗之頽靡也明其憂之所在則當修者宜在此矣如謂政令已修矣風俗已美矣則我請言一事以明其不然夫中國之君自主之君也以其權主一國也權主一國則除各國公使諸員以外凡人之在其疆宇内者皆歸其管轄也今外國人之在中國者果受中國之君管轄乎其犯事者果在中國衙門審斷乎其有罪者果經中國官員科罰乎縱或有之果能執中國之法以審之乎果能用中國之刑以判之乎我未之聞也中國屢以此爲言而外國決乎其不肯是大違君主之權也此吾所謂拂

戾者也拂戾之來其故安在俟必曰在中國無威猛軍兵無堅剛鐵艦也吾則曰在中國無平情律例無公當法司耳夫公平者國之大本也國之有公平猶人身之有脊骨臟腑之有氣血也人無脊骨則耳目手足雖具而起立無能人無血氣則肌膚筋骨雖全而活動不得國無公平則雖猛士如雲謀臣如雨勇夫如海鐵甲如山亦不能服人心而昭衆信今者中國之律例其有平乎無也罪案未定遽用刑威何平之有供證無罪輒羅笞杖何平之有斃於杖下意氣殺人何平之有瘐死獄中有告無訴何平之有陵遲梟首死外行兇何平之有今者中國之法司其有公平無也縉紳名帖可逮無辜何公之有苞苴載道上

下皆同何公之有情面枉法貧者無辭何公之有吏胥勒索富室傾家何公之有監牢刻酷不得爲人何公之有其不平不公也如是卽中國人尙欲高舉遠颺避水火而尋袵席而謂外國人肯明知故犯投羅網而入樊籠哉吾料歐洲諸國其朝廷苟非喪心病狂盲聾否塞必不忍以其商民赤子付諸威福任意之華官吾故曰其決不肯從者以中國無公平之故也此由政令不修因而風俗頹靡也執此不悟縱使中國兵威強於今日數十倍亦不能尊紀綱於與國等使權於列邦盖攻心之具在政而不在刑畏志之方尙德而不尙力也吾願侯於斯二者審察而詳辨之也至若藩國所爲中國決欲監察之而爲之加意

保護非復前此之可比者吾又不能無言焉今夫人之相交以義合者也國之相與以道濟者也我果厚於德不招而自來我果薄於仁雖留而亦去世未有已則家事未治而別爲人講解治家者國未有已則割地與人而爲別國保其疆土者中國寰宇廣矣民物盛矣縱有旋乾轉坤之畧經天緯地之才亦足以盡其能而畢其巧矣他日聲名洋溢萬國來同雖意中事而非課功事也務外邀名不若積中求實攀躋辛苦何如緩步爲安以今日力難自顧而又兼欲顧人正恐事與心違徒縈夢寐耳吾願侯無惑於喜功好大之說而馳域外之觀勿聽於行險僥幸之言而效幷包之志也越南之役帑耗數千萬軍無尺寸功

死傷流亡不知其數而其禍皆本於保衞藩服之一言吾願侯之念之也且保護之說原屬空文我之不能護人猶人之不能護我人既不能護我則我何可輕以保護許人持此說以往吾但見其害耳不見其利也以悞人者在此而悞巳者亦未嘗不在此也請以歐洲近事明之普法之戰也爲立王子也其戰非不得已也英以梟雄之國界居兩國之間地則鄰封義則婚媾何嘗爲之解紛排難俄土之戰也爲立教門也其戰又非不得已也德以威烈之邦駕乎兩國之上誼屬父兄情同子弟何嘗爲之居間調停此可見各邦友誼之文雖厚貌深情亦不足爲國家顚危之助矣然猶有可諉者曰逼於萬國公法無由偏袒

雖欲保護而不能也我請試言其能者巴蘇杜之亂蘇坦也法兵之出境豈非欲平人亂而爲各國所許者乎英兵之徵調豈非欲保藩封而爲各國所悅者乎乃法則空爲壁上之觀僅得無咎而無譽英則遽爲深入之計不特喪財而喪師然法廷不敢以此爲辱而求必戰也英廷亦不敢以此爲羞而圖報復也祇歸咎其大臣主戰者之失而已此目今近事人所共聞者也然則保護之說雖在雄強猶難爲力是以都護之請光武急爲謝絕珠厓之附捐之策尙棄遺彼非不知榮名之不慕也特以虛聲之赫無當於民物之傷耳或謂虞不救虢蜀不和吳卒之淪胥以亡同歸於盡則保護之說豈盡無功曰是又不然以虞

之貪以虢之鄙以吳之暴以蜀之庸縱彼此相救守望相聯而道義不明盟章易廢使其保護而勝也則爲犬戎之召反以速周室之亡使其保護而敗也則爲蘇秦之策適以來六國之滅故保護之說吾甯以不講講之也蓋我以有所合而合者合之則人之喜我之合者必將投吾之好而入於合矣人之惡我之合者又將乘吾之間而離其合矣若我以無所合而合者合之則人之喜我之合者雖不投吾之好而無不合矣人之惡我之合者不能乘吾之間而貳其合矣夫至不能投吾之好則是明示喜我者以求人莫善於自強也不能乘吾之間則是明示惡我者以直道常存於天下也如此則不負人亦不累己能固國

亦能安民而一切貪功樂禍之謀黷武窮兵之患因人成事之習從衡捭闔之風可以捐除而盪盡故曰吾甯以不講講之也且越南之事其足以垂爲虎尾之戒存作蓍龜之鑑者固已朗若日星明同觀火尙何俟監察而始知其故哉夫西提六郡割於法人是法人明告南人以封豕長蛇之漸昭示越國以鯨吞蠶食之端者矣乃二十年中越南之君無憂深思遠之心越南之臣無慮患持難之見越南之士無上書補闕之才越南之民無慷慨仗義之志泄泄沓沓苟且圖安其一二孤憤之徒則或自放於山林或自經於溝瀆識者早已知阮氏之不祀矣豈待蕭牆禍起骨肉變生然後知東京之宗廟不復血食也哉詩曰

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然則今之有國者厥鑒不遠宜在越裳氏之國矣侯之論首則曰生老病死在人則然在國則否夫國無生老病死豈無盛衰興廢乎且吾謂國之衰而廢尤甚於人之病而死人之病而死也雖天數已定而子孫繼述猶有延綿繁衍之機國之衰而廢也苟人謀不臧則災害並來恐成一蹶不振之勢故曰國甚於人也或謂萬國公法無滅國例以是爲比毋乃不倫不知其所謂不滅者謂不滅其民耳以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負靈明備常性得之則可以爲王者失之必至同於獨夫不敢言滅也以民與天地之才並立贊化育成事功招之猶恐其不來揮之則恐其卽去不能就滅也若謂無滅國則

國固已有滅者矣越南是也緬甸是也此其顯者近者耳其他有道則存無道則滅將不知凡幾亦不能逆料也且亦知不滅之滅尤甚於滅乎同爲君也而彼則榮聞休暢此則仰息難安同爲臣也而彼則喜詠明良此則憂深詛咒以在天之飛龍降而爲在田之屈蠖以大人之虎變改而爲孺子之雌聲將何樂乎爲君又何樂乎爲臣也哉而民則但安其鑿井耕田之素而已理亂可以不知也但循其貿遷貨殖之常而已隆汙可以不問也此以知民之於君爲更貴以有民不患其無君而有君獨患其無民也此以見民之於君爲尤先以有民然後可有君無君必先以無民也吾於君與民之際嘗深思其故焉因於睡與

醒之論不免有所疑焉今夫人睡已則醒醒已則睡非睡則醒非醒則睡如陰陽之倚伏若寒暑之代更而國則不然有一睡而不能復醒者有一醒而不致復睡者此義勝昌欲勝亡栽者培傾者覆之理而非日則作夜則息晝則行宵則伏之理也故夫睡與醒之喩不足以明一國也而侯獨取此喩得毋謂睡者無思無慮與醒者有思有慮不同乎醒者有作有爲與睡者無作無爲自異乎雖然此仍不足以明一國也國固有多思多慮多作多爲而猶不得謂之醒者矣何也以其所思所慮所作所爲不得其道故也國亦有不思不慮不作不爲而亦不得謂之睡者矣何也以其雖不思雖不慮雖不作雖不爲而能得其道

故也如必以有事而始謂之醒則無名之堯帝恭已之虞君睡而非醒矣若以無事而即謂之睡則跋扈之蚩尤殘民之秦政醒而非睡矣故曰睡而醒之喻決不足以明一國也然則欲明一國從何而觀曰請觀其治與亂治者非必八紘靜塵十洲呈鏡然後謂之治也雖兵戈擾攘烽火倉皇而仍不得不謂之治者以其決有致治之具也亂者非必寇讐蠭起頑民變生然後謂之亂也雖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猶不得不謂之亂者以其未能淸亂之源也古之時文明未啓閉關自守者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其仁智之君勤於修省而國治其昏庸之主薄於德行而國亂亂之極即爲治之端治之極亦爲亂之始故一治一亂

迭換循生今之世禮教昌明羣雄角立者勢均力敵並駕齊驅其公議所歸者治則勃然其公議所排者亂則立見亂之生有確然難救之象治之本亦有顯然難拔之形故永治永亂分途異適故執古以論今其情雖同其事則異也居今以稽古其勢既變其法亦殊也侯之論以睡與醒爲喻吾懼其不足以明中國也故以治與亂之說明之以治與亂之說明之而猶恐其謂是一治一亂自然而然也故以永治永亂之說進之侯其許我乎與我同心者其韙我乎此則予考之往古按之當今察之人情驗之物理質之中土證之外邦思之十年而益信念之日夜而至熟者也而必詳之於篇末者非謂此說本輕可以置之於

後正謂此說最重不宜置之於前蓋審乎此說則知吾己上諸說皆眞證以此說則知吾己上諸說可靠此說而能行也則其國必興且强此說而不能行也則其國必弱且廢故談國是者必其力能臻於此說方爲有效否則空誇經濟無裨也講時務者必其才能辨乎此說始爲有功否則徒矜洋務無益也是說也上可以追帝王郅治之隆下可以保奕禩萬年之利內可以消奸民潛煽之患外可以止各邦覬覦之心則行之原不容緩也不必好高而但求其全下不必務遠而但期夫邇安不必深慮而但取夫躬行不必煩言而但責夫實事則行之似又無難也且以

皇太后睿智聰明之度以今聖上春秋鼎盛之時以醇親王公忠體國之心以李爵相投大遺艱之器則行之已有其人也有此之利致此之易具此之才而又際此之急猶不能行恐過此以往難望其行矣即行之恐亦無濟矣此吾不得不深賴夫侯者也此吾不得不重望夫侯者也請爲侯言之今夫國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國之所以能興者非君之能自興也民興之也然則爲君者其職在於保民使民爲之立國也其事在於利民使民爲之興國也其職其事在朝廷無不自以爲既盡其心旣殫其力者然其所盡之心所殫之力有益無益有功無功惟小民知之最眞而最當以其身受之而躬見

之之故也是以爲君有寢饋廑憂宵衣旰食者矣而民不見其功也若是者其臣下之不忠乎然爲臣亦有夙夜在公不忘恭敬者矣而民不見其效也若是者其民庶之難治乎而民不若是其頑也民雖寡學而斷不可欺民縱愚蒙而善能知感然則其中必有故矣爲國者將欲深明此故則有至要之學問焉則有至切之本領焉其故不在於戢服羣邦也楛矢來庭苞茅入貢爲君上聲靈之事於民無眞益者也其故又不在於拘制外人也內外通商華洋互市爲彼此相宜之事於民絕無害者也然則其故果安在哉蓋信是也吾所謂信者非徒指效驗而言乃兼指用功而言一理也必有確當不移之迹然後能取信於

民一事也必有著實可憑之據然後能徵信於衆是其信不須責之於人但須責之於已也且吾所謂信者又非指制民之事而言乃指導民之事而言一法也不得不從不敢不從則其信由畏懼而生雖信不足用一令也從者聽之不從者亦聽之則信者由心悅誠服其信大可恃是其信非由君之迫脅乃由民之樂貢也信則民心向信則民生力一人之心有盡也合億兆萬民之心則無盡矣一人之力有窮也合億兆萬民之力則無窮矣今中國之民心非向上也中國之民力未嘗生也何也以其不信也而進言者輒曰民心向上矣民力可恃矣中國既已治已安矣此賈生所謂非愚則諛者也吾心最願有是言而吾

今最鄙聞是言以其不實故也夫進言者皆以爲然而吾獨謂其不然則我之立說不亦自處於孤乎我之置辯毋乃太過於激乎然天下固有說似於孤而卒不可易辯近於激而終不可磨者矣所謂千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否否也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也況吾之說乃人人意中之說特非人人口中之說耳是我之說至衆而非孤也且吾之辯乃人人心中之辯特非人人筆下之辯耳是我之辯至隨而非激也是以聽言者非徒聽其人口中之言必須察其人意中之言非徒視其人筆下之言必須究其人心內之言則事得其實理得其當矣雖然此猶不得謂能盡聽言之法而百無一失也蓋口與筆之言可

見者也心與意之言不可見者也設使我謂其口與筆之言爲非而彼則確指爲眞情我謂其心與意之言爲是而彼又極詆爲妄擬若是則欲得其言之實也難且朋黨門戶之見每易起於朝端批鱗逆耳之言甚難陳於君父設有畏難苟安者創爲因陋就簡之說而惟與時俯仰從俗浮沈於是諂佞取容者循其隨聲附和之常而謂人盡歸心民皆向化若是則欲得其言之實也愈難夫言不外是與非二者而已不是則非不非則是今乃混淆如此將何術以去其僞哉曰是不難賈生有言凡聽言之法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有言民心向上民力可恃者胡不取借貸一事以質之也財者民之所最悅而最

重者也而惟信則可以出之怡然用之欣然非不知愛惜也特以爲將本求利移緊就寬理當如此法當如是而已矣而不信者不足以言此也大厦之構成也費金十千而主人不靳者無他蓋自信其得以安居也若得居與否未可而知吾恐其一文不舍耳八珍之羅列也破財數十而主人不吝者無他蓋自信其得以適口也若得食與否未能而定吾恐其一毛不拔耳故欲知民心之向背莫若察借款之依違欲觀民情之眞僞莫若視借款之順逆卿雲之歌金天之頌來暮之嘆去思之碑無當亦無謂也以其所爲者乃外貌之觀耳以其所能者乃輕易之事耳夫中國非無富戶也非無殷商也坐談時事者何止感慨

悲歌縱論勤王者幾若毀家紓難迨借款之說一出而士皆緘口人盡括囊始則見於粵東繼則聞於直省而民心大可見矣而民力果難恃矣夫軍裝海防所以保民者也鐵路礦務所以利民者也而猶不足以興民之心而動民之聽謂非不信而何平時尙不肯挪移則臨難何以望其接濟富室尙不知大義則貧戶豈能責其効勞此之不信也是中國無民也苟無民何有君而進言者曰外國銀行轉移甚便華民觀望庸亦何傷不知借欵一道若靠諸本國之民則誠興邦之畧若靠諸外國之助則爲誤國之謀何則財者民所賴以養命亦民所藉以謀生者也合萬民所以養命之資而還爲之養命則大事可成矣合萬

民所以謀生之物而還爲之謀生則大功可辦矣設不幸而遇內亂是賊之所至害乎國者卽害乎民而民無不竭力以圖肅清也又不幸而逢外寇是敵之所攻傷於國者卽傷於民而民無不盡忠以爲捍禦也休戚相關與國終始吾故曰興邦之畧也歐美上國借貸必出於民者職此故也若借諸外國則大不然所作而有利也其利則專歸於外人是爲吾民者吾不得而利之也所作而有害也其害仍取償於百姓是爲吾民者吾反得而害之也且利既無與於民則民之預其事者必無實心雖利不能利矣且害將取償於民則民之阻其事者必存異志是害則眞害矣人自爲謀君誰與守吾故曰誤國之謀也歐美上

國借欵不求諸外者職此故也而進言者又曰今之海關乃國家正供所出今之稅項乃商民輸納之財其不出於國債而納諸稅法者事雖異而財則同以海關按與洋人於華民何嘗有損不知國之有海關猶家之有管鑰店之有帳櫃也幾曾見居家開店而有以管鑰帳櫃給人作按者以管鑰帳櫃給人是自不有其家不要其店也以海關稅餉作按是自不有其國不要其民也且以大勢而論中國欲決行至計大展經綸將來所費之財非數萬萬不能定爾功而收厥效今乃千萬之欵而擔保者海關百萬之欵而擔保者亦海關而還期輒俟至數十年之後乃可清償吾恐舊債未完新債復作海關入息之數不足以

敵國債利息之數勢必授外人以國政之權而取償舊欠准外人以朘民之法而再借新財則是數十年後外人無取中國之名而有得中國之實外人無治中國之苦而能收中國之財是中國之君將欲求爲守府之君而有所不得中國之國將欲求爲自主之國而有所不能也越南之禍金邊之釁事之已然迹之灼著者也不謂中國竟若踵其後而步其塵也是知借貸一道成敗利鈍之所由分也存亡得喪之所由判也能行之於民則其國興且強不能行之於民則其國弱且廢也其能也在民之信之也其不能也在民之不信之也夫信非天定之事乃人爲之事何以若此其難能信非求人之物乃求已之物何以若

此其難得此無他無公平之政令故耳當今之世而不變今之法雖使堯舜臨朝禹皐佐績仲由愼諸公綽無私加以管晏之才蘇張之辯亦無以決疑徵信大得於民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無不自以爲公自以爲平而公否平否當以民之信否質之乃得其至公至平且一政一令在行之者多亦自謂無不公自謂無不平而公否平否亦當以民之信否證之乃得其眞公眞平以立之者君而循之者民也行之者官而受之者民也貌之妍媸在已無以見之在人則無不見之也味之濃淡手調者知之難眞口嘗者知之最當也然則公平者還當求之於民而已民以爲公平者我則行之民以爲不公平者我則除之而已公

平無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爲歸公平有變法吾但以民之信者爲主夫如是則民信矣民信則借欵可以興借欵興則商務可以振商務振則大利可以圖大利圖則軍威可以壯軍威壯則外敵可以甯至外敵甯而復加以保泰持盈之學使其效至於神武不殺至德無功則治天下之道盡於斯矣而皆始於內政之修也不攘外而外無不攘不求功而功自無窮而其理則平庸無異其事則實在可行也不然以聚歛爲功以陵轢爲智以深刻爲計以鉤距爲才如近日者政煩賦重民不聊生苛察嚴求人思避地富者則仰屋而嘆而銖錙之算轉波累於貧家大賈則輟業而逃而密網之投更株連於販豎因民不信而愈

不公平愈不公平而民愈不信情形岌岌猶欲舉行遠畧懾服羣邦非獨外甯必有內憂也正恐內憂不能外甯耳吾願侯審辨乎此而詳繹之勿狥高論而逆至情勿持空名而邀實禍勿謂言淺而不屑道勿謂語腐而不足行則至切至要而又至深至遠者無過於此矣吾聞侯之先爲中興之柱石再造元黃吾願侯之世繫中國於苞桑永綏福祚也凡吾所言非有隱情亦非有私意非故爲褒貶亦非妄悉抑揚要皆言必由衷事求其實至於觸忌諱而甯不顧犯直言而或不知則是予素性質樸不事浮文而已然而無傷也出胸膈以示人惟同情之是諒我非至誠之意不敢以陳於大人長者之前非至實之情不敢以

溷執政秉鈞之聽言而有當願蒙採納於芻蕘若其不當勿吝教言於葑菲則大道爲公不難復見於斯世若排腹誹忌人言斯則不祥之大者吾萬不敢以擬今日之中國也夫人生於中國長於中國其宗祖千百年食德飲和於中國者雖身居異地亦莫不欲高擡宗國盛稱故鄉以爲天下交遊之光寵然有時非特不能抑亦不敢者以實迹在人非可以言掩之也如越南之役東京土宇已見奪於法人而謂中國可執舊藩爲言索回其地此則吾不敢以爲然者也福州基隆大受創於法敵而謂中國果眞乘勝立約不事兵戎此又吾不敢以爲信者也考之萬國公法法人之轟福州礮船者名曰揩物取償之法法艦之

駐塞楊子者名曰事迫禁制之法礮船轟而中國未肯和者受虧雖大而法人無柰我何也楊子塞而中國遽爾和者商務阻礙而法人能絕我糧也故此一役也在天下各國視之僅作忿爭小故耳不以戰仗名之也以開仗無明文也揹物禁制者不得擾居民不得侵土地故當時沿海之民雖甚恐懼而在有識者觀之直以爲秋毫不犯鷄犬無驚耳然則此一役也雖勝不至得國雖敗不至喪邦所恥者將太無謀兵太無勇耳而淺見之士必欲爭勝於言論之間以爲非此則不足以尊崇中國媚茲一人非此則不足以排擠外邦恫喝衆口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天下容有直言不諱而不能辦事之人斷無文過飾非而

不至僨事之人天下容有烈膽忠肝而不能定國之人斷無利口辯詞而不至覆邦之人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彼以爭勝之言來者是直以非道干人主也是直以愚昧待君上也聽其言足以長中國之禍信其論足以糜中國之民是不敬之甚者不可以不深察而明辨之也夫理無兩可事貴變通不有小挫焉能大勝不有小往何能大來此否泰之機也即升沈之兆也夫中國之於法人也陳之以理而不聞惕之以兵而不顧及一旦試行撐拒忽又爲彼折辱大受揶揄今而後知徒理之不足以制敵矣今而後知虛兵之大不可用矣知之則計變知之則智生是此一役也大有造於

我中國也於此而猶吝於改過恥於自新則是買櫝而還其珠追賊而餽之贐耳豈智者事哉吾喜當軸諸公見幾神速早事言和而尤幸黑旗劉義先挫其鋒而東京基隆水土不服法人見此喪亡難於久待是以相持未幾和約即成向使法人添派戰船再增勇士與中國作背城之舉成鉅鹿之觀吾恐顚沛流離之狀傷亡奔潰之形悽慘將不知何底然而不然者此中有天意焉天蓋甚愛中國而又憫其無知也於是稍降之凶使其生於憂患小懲大戒使其發憤有爲是則知災正可以弭災改過又何庸諱過如治病者諱疾忌醫則厥瘳無日如講學者心高氣傲則至道奚聞讀侯之論蓋深知中國之宜修者矣獨惜

其以後爲先以本爲末功與效未分其際則願與事必致相乖耳壯士之所以稱強者非但能擐甲執兵也以擐甲執兵者人盡可爲故也一國之所以稱盛者非徒多戰艦礮臺也以戰艦礮臺國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請自治內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民心不可見見之於信耳此一定不易之程途也而行之者則曰公與平國有公平然後得民信先得民信然後得民心先得民心然後得民力先得民力然後可以養民和可以養民和然後可以平外患外患非可遽平也仍以民和卜之耳此循序漸進之功效也而驗之者則曰行借欵今之議者治內有說治外有說治內而兼以治外治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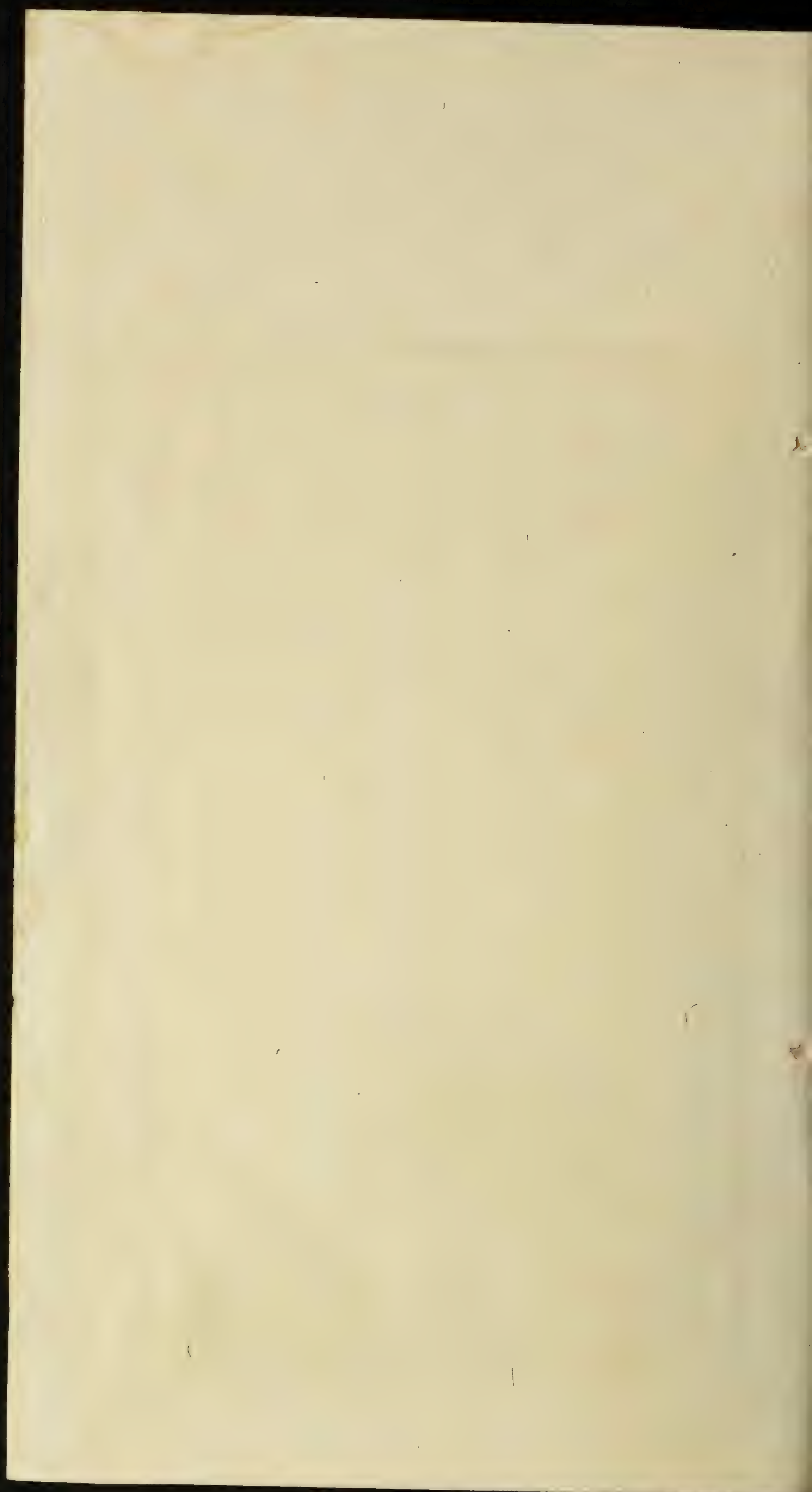
亦即以治內而且或側重於治內或側重於治外或治內治外兩持其平均未嘗無說然慕富強者僅得富強之似而昧於其所以然說道德者虛存道德之名而莫知其何所用要皆似是而非似眞而僞苟非偏僻即是自高而已夫國未有內不治而外能治者亦未有內既治而外不能治者何則人之根本在元氣國之根本在民情元氣若全雖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培其元氣而已民情若厚雖積弱而能興及其既漓則剛強而反敗是以善治國者厚其民情而已吾見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者矣未聞精神枯索而百病不侵者也吾見家庭雍肅而鄰里咸欽者矣未聞兄弟鬩墻而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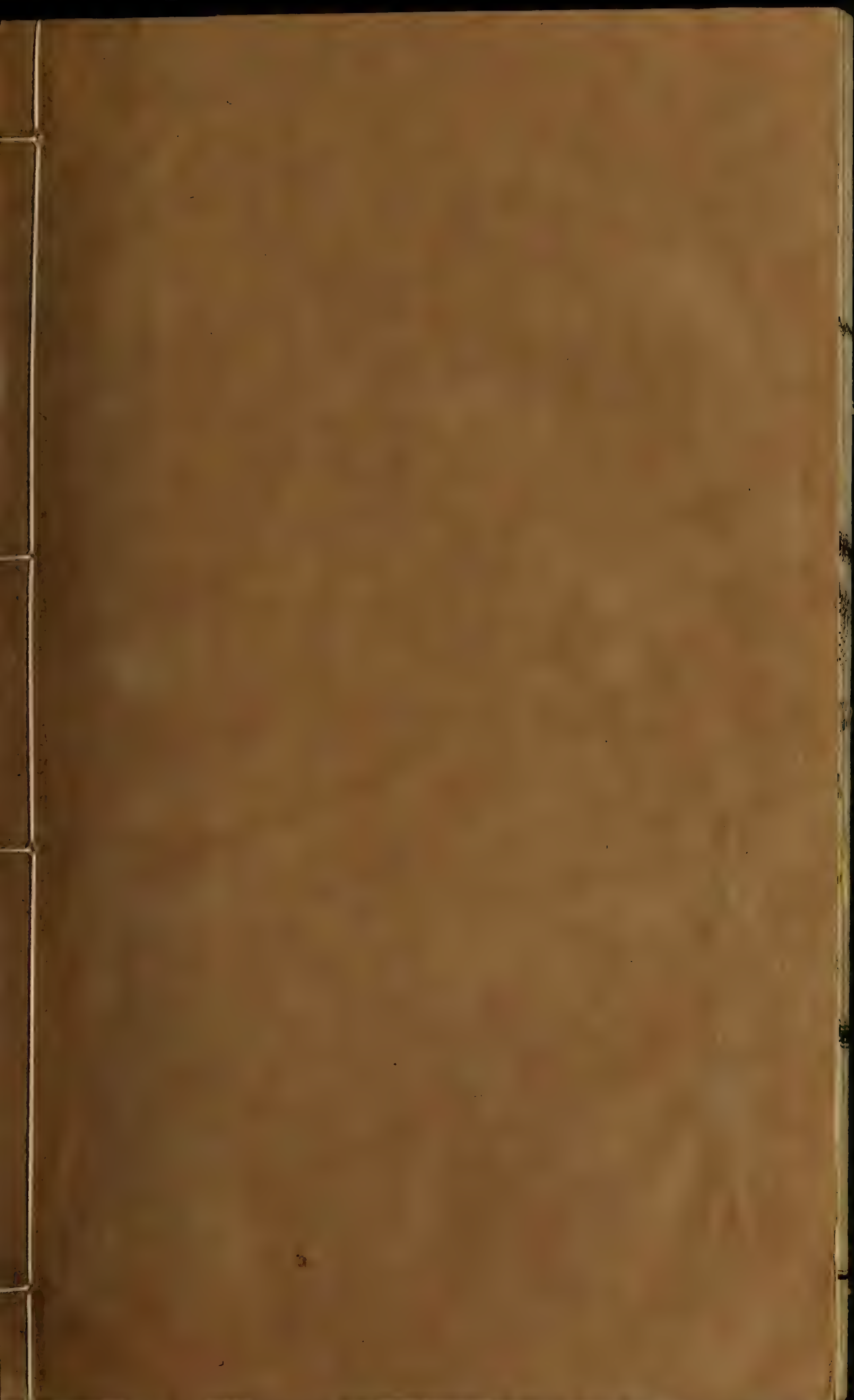
起敬者也由心以及於身由家而推之國如衡秤物不爽分毫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於此而羣喙猶未息也吾請質諸聖訓以掃俗學之蜉蝣稽諸聖言以靖僞儒之簧鼓夫中國聖人莫如孔孟孔子當春秋之世政令不修王綱不振頗類今日之中國而其言則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某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至其聞南宮适羿奡禹稷之問則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孟子當戰國之時諸侯爭雄干戈不靖更有同於今世之天下而其言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

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又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祇此數章亦足以明吾說之非妄矣吾願侯學聖學道王道實而可憑不願侯術霸術功戰功虛而難據也或曰侯之此論所謂睡者以昏迷之象而言也所謂醒者以見幾而作爲喩也若然則吾請以兩言斷之曰鐵路等事貸欵若出諸中國之民使其民與中國共死守者則謂之醒鐵路等事貸欵若求諸外國之助使外人奪中國之權衡者則謂之睡今者鐵路等事次第舉行矣然工料必取諸貸欵經費亦取資貸欵而貸欵所出從何而來其迹已顯呈於天下果睡果醒吾不能起古之聖人而問之所願識時之士抱道之儒勿吝讜言發揮胸臆以作逌人之鐸以比淸夜之鐘將見君民相維上下一德更張不變咸

與維新庶可有益於民生無負於斯世而不然者委蛇爲政推諉成風使吾說虛存畧無所補必俟質諸後世之聖人始嘆吾言之不惑也則豈鄙人之所願聞者哉





# 胡翼南先生全集

三

卷三至卷五

曾論書後

新政論議



附錄曾侯中國先睡後醒論

曾劼剛侯部前使英俄時著中國先睡後醒論論中縱談中西交涉諸事俱中肯綮倫敦書籍館業經刋列四季報內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爲快偶於公暇譯成華文用供衆覽原文多引西國舊典間採古諺語及借喻語繙譯之法總以悉遵本文意義不加改竄爲主今篇中未免羼雜英國語氣職是之由閱者不以辭害意也可

古滬顏詠經口譯

婁東袁竹一筆述

列國經營締造永鶩戰功以期國祚之常存此同然之勢也乃有時大展規爲不惜帑藏致覘國勢者疑其元氣虛耗無可設施惟有坐而待亡古來富強之國或一朝而滅或寖衰而終至傾頹皆以此耳說者觀此遂謂國與人無異人有幼年壯年老年一息待盡之年國亦有之歐洲人遽謂中國卽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蓋彼見中國古所疏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達者今多湮塞昔所傳金石土木之工堅緻鉅麗今日祇存遺迹剝落損壞無復完美且作法多有失傳者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國精力業已消鑠殆盡將近末造難支他國爭勝之勢道光十九年有英

國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國之時事及古今之典籍一時未能或之先者其言以爲中國雖疆宇廣闊外無異國蠶食內無土寇鴟張然其中實有潰敗決裂之象不過略遲而已予或不應出此言不妨姑存其說其意見如是而彼時意見相同者不乏其人大抵歐洲皆以道光末年爲中國危險之時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卽恐災害並至縱使幸而無事終多變故之迭生然使國家興必有廢果係天運之循環一成而不可挽余祇好爲積衰之諸國悵然長歎無復望耳所幸者此並非一成之局其言謬也如謂中國有似年老者奄奄待盡則觀近時大勢其謬益見有謂中國或僅錯走其路抑或

其數百年所走之路習慣而素所深喜者竟悞認爲固可引至於諸大國所造之勝境致有此凋敝之形蓋其因由雖在此在彼攸異而流弊則一此說亦非愚以爲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緣中國之意以爲功業成就無待圖維故垂拱無爲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沈酣入夢耳然其存心如此亦不足怪何則蓋預有使之然者在也卽如職貢諸遠邦常遣使臣進其方物諸邊藩屬文教均不如中國之懿美時生傾慕遂使中國日有侈心自以爲金甌永固固無待舍舊而謀新兼之其他強大之國遠隔重洋相去遼闊彼中興亡得失和戰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國絕無留意於海外諸國

之事者沿至道光末年沈睡之中國始知已之境地實在至危至險而不當復存自恃鞏固之心向者中國固有海盜暨日本寇船擾及閩粵江浙海濱然次數不多爲憂尚小乃道光年間所來之英人視彼尤爲精悍我君臣始多驚悸其人隨至何處決欲久居初時猶服約束所務者不過將奇異之貨引誘我民與之市易不料至二十年中英來往時尚未久竟至齟齬失和英兵騷擾我邊疆自顯其不獨善於通商亦且勇於戰陣嗣於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和好時則有南京之和約除廣東外別開四處通商口岸自此環衞中國不欲與他國來往之藩垣開門戶五而西國盤踞中國之處亦五矣

此事略已喚醒中國於安樂好夢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尙須庚申圓明園之火焦及眉毛俄國之僭伊犂法國之吞東京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蓋自庚申一炬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爲己獨沈迷酣睡無異於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央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假如作事顚倒妄行妄爲己爲常事卽使異常潑悍亦不足怪豈知深悟前失改絃易轍賢明親藩上章入告永以和好爲上策中國先既失算含忍優容以爲後圖今日舍此殊無他法再者咸豐十年後李爵相整頓中國軍務日有起色今如他國再有戰事中國終不至有庚申之禍爵相之爲功

於中國實非淺鮮竊以中國能順受其顚沛而從中漸復其
元氣如帆舟之航海將狂風所損壞之物悉從船面拋去修
整桅舵以將殺之風作爲善風乘之穩渡若此之國不可謂
爲將滅之國或以圓明園及所藏之古玩名畫珍寶價値甚
鉅失此而長一見識似乎費大而得小不知彼苟能教我如
何整飭軍制如何堅固礮臺如何精利器械致勝於前三倍
則所失者不得謂之太貴今此役果有以教我蓋中國每與
西國用兵雖自知其柔弱亦兼知其物力之尙屬有餘至末
一次而知之益深是中國之見識固與五年前大相懸殊也
以上所言是言中國之睡今姑言其醒有問中國有三萬萬

人如一時俱醒而自負其力其作事得無礙於中西之和局否或記昔時之屢敗今驟得大力得無侵伐他國否余應之曰決無其事蓋中國從古至今祗爲自守之國向無侵伐外國之意有史書可證嗣後亦決無借端挑釁拓土域外之思夫他國每欲奪人土地奪之而不用欲用而不能若中國則不然且中國本無人滿之患無須別尋新地以爲游民寄居歐人謂其國人多於地不能不覓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篤論也或謂中國許多次已有億萬人爲勢所逼而謀衣食於古巴秘魯美國及英國屬地不知此種人非因鄉里謀生之難乃遭粵匪之亂喪失故業乏困所致其實十八省內原有無

主失種之田畝兵燹之處更多兼之滿洲蒙古新疆均有寬

闊荒地向無農工開墾者中國人丁雖興旺即安插之而尚

有餘地故中國所應爲者不在使民謀食於外國乃設法將

民分置於國內至遷百姓詣該處墾荒爲富國之一上策亦

軍防之一要務而不能不行者中國固非不知故近日業經

奏請奉行矣此外中國一經設立製造開礦建鐵路則閒散

之人必能各有工業可做此法比移民墾荒更臻妥善前者

此三事未經舉行未經有富於國茲次第舉辦將來所用之

人必多苟能較之英國比國得其十分之一則藉此而得食

者自無數矣曾有西國屢欲與中國立約准華民出洋傭工

總未踴躍旁觀者以爲中國不留心時務其實中國自有以用其人卽或不用決不願含糊慫恿出洋蓋華民在外國每受無窮之陵侮彼國律例專爲虐待華民而設在彼土無論主與僕本國與異國皆一視同仁皆固結以邦交情誼惟有華人則獨白眼視之在彼諸國以惡報惡之舊俗久已湔除殆盡宛成一億萬年太平之世乃彼官審斷華人訟事曲存苛刻之心則此稱不合矣以目報目以牙報牙之故事久不行於本國之中而偶有華人誤犯則必報復是其偏私未化矣余以上所云不可謂太過因近日華民在外國屢遭酷虐三四年來彼專爲華民設立酷律有新聞紙有律例書可憑

然而公道之所在余亦不能不言也近來彼曾設法保護華民俾免下等人欺負且視華民與他國人無甚軒輊凡諸利益一律均沾卽如美國竭力禁止惡黨謀害華人且毀壞之什物業俱賠償或謂中國雖自知有復原之氣力終不欲侵伐他國兼無須別覓寄居游民之地故而未必與西國有失和之由然豈可不畏中國或以前此屢敗爲恥欲雪恥而生報復之心乎昨中法起釁時觀時度勢之人謂中國必有是舉每聞彼人云中國一經戰勝勢必昏憒驕傲今若法人不獲全勝則中國必賤視諸西國以後難於相交矣其時左袒中國者亦有此言不知中國後來絕無其意時法國索賠軍

費中國卻以言諷刺之強其歸還所侵之地凱旋後復與立約然中國此際並無驕傲於諸西國並無異視交涉事件並未亢不相讓反而中國與西國人相交更爲親睦更出以實心爲從前所未見其於英國尤爲莫逆諸國有所請於中國苟能合理每許虛衷妥議可從則從從前亦無此舍己從人之美意近日與諸國交接中國可謂和諧而無強求以後當復如是也愚以中國雖記其前之屢敗決不願棄其和好之心蓋中國不似他國一受災害始終切齒凡國相爭皆有敗衂卽羅馬在康及奧國在撒土哇與利沙法國在西棠而中國亦有是挫然所遺之血惟血可洗中國並不存此意見也

敗衂之故在於國之柔弱及多錯誤而辱亦在是如果弱而能強錯而能正一經自知穩固無敵則國恥已雪無異於銘識家表銅盾去銹鍍金中國雖或尙未造乎全備穩固之地然則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蓋今正用其全力整頓海防創立堅固而實在得力之戰艦也水師一軍中國原不可少咸豐十年間已知其利當卽起辦請英國幫助得有戰艦數艘并聘英國水師營內之奧士明提督管帶祇惜因事中止假若成功中國早成一強大之國矣溯自咸豐十年來已有兩次以無水師爲國家之大不幸深爲歎息蓋因兩次外國佔其土地祇好任其所爲假如先創設之戰艦數艘未廢益加

增廣其事可以無有卽有亦不若是之易中國現將興辦海防創立水軍陸軍漸漸推廣決勿疎懈按目前之時勢起造鐵路以及別項富國之法中國亦知爲必需者然旣可稍遲時日今且姑置不爲前者土耳其國自以爲有戰船數艘兵若干卽可並列於強大國之中而可無所作爲迨屢爲俄所敗始知其悞惟中國決不肯蹈其覆轍愚意一國之強不在兵多而在億萬之民力作以濟軍實兵之於國彷彿軀殼民則爲活潑之心實能使兹軀殼存立運動不幸土耳其不知其理遂致屢敗印度部目曾與英兵交戰見其兵少遂曰面前之兵我確不懼所懼者兵後居黑水彼岸之民卽億萬勞

力紡織之槼可見彼之識見出於土耳其人之上余此篇所論者專在國外之事蓋邦交一事實係今日急務不可緩圖至於國內政事何者或宜整飭余暫不言蓋國勢既強則籌度國是肅整紀綱始爲有益譬如居室先須繕完垣墉修固門鍵無穿窬之虞然後可以淸理內務竊以天下所經歷之災難固屬不少然一國之難惟一國自知其從來而自能專主大凡國家遇有災難固須承當苟能隨事措置更能遇機會而卽取爲用則大幸矣中國目前所最應整頓者如下數事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一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一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夫寄居外國之華民屢受

陵侮非獨致辱於外邦兼且遺笑於中國蓋中國不卹其民致受此困近日已簡欽使查閱情節據實回奏惟望諸國曲體中朝顧卹其民之意嗣後一例寬待寬待華民不特合乎萬國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至中國管轄藩屬法本妥善乃近日西洲每垂涎亞洲以至藩屬之事西國屢有違言而中國已失外藩數國今決欲鑒察藩國之所爲不任其私自專主并且設法照顧保護俾餘國不被侵蝕現已欽派大臣往高麗西藏新疆經理其事藉以維持大局後有侵奪該藩屬土地或干預其內政者中國必視此國爲欲與我棄玉帛而事干戈矣凡國之敗於敵其敗易忘敗後另生之牽制

及一切遺害則難忘譬人身受杖擊其痛易忘被帶常常紮緊而所受之痛則難忘中國道光年間一戰之夙怨久已消釋至戰後所立和約未能平允則其怨難消蓋所立之和約係中國勉強設立中間有傷自主之體統今不能不設法改訂比如咸豐六年間歐洲諸大國與俄國訂立和約其中黑海一條礙俄之體統隨於同治十年在倫敦商酌廢去中國亦必如是所云有傷體統即通商各口租界一條暨今不及備載諸事若此者却奪中國地主之權不能置之不問今擬於第三次十年換約之期將此數條廢去重立以免後患夫他國已有似此而貽後患者卽埃及國可證蓋該國事權概

在他國之掌握而地主轉難聞問也竊以更改此條或有難處中國亦非不知然此次決當力任其難以免將來或任更難之事亞洲之諸國彼此常存嫉妬甚有過於歐洲之忌亞洲者亞洲諸國有同患之情不應嫉心相視自宜協力同心務將與西國一切交接基於國誼而立之國約非基於敗衂而立之和約以上所云三事中國決派欽使分詣諸國往復妥議必不隱忍不問第事體重大其整頓也自不免多延時日然此一世界固非將近終窮太陽又非行盡軌道之圈數爲時倘永中國盡爲國之職分正可以暇日行之而無事亟迫也

卷三曾論書後終

新政論議序

丁亥春閱西報有曾侯中國論謂中國昔睡而今醒舉其購戰艦築礮臺保藩鄰防外侮等事凡所謂外攘夷狄者言之歷歷而於任賢能黜浮僞核名實治君民各節凡所謂內修政治者則略而不詳予見其本末舛逆先後混淆雖其在官言官或別有說而事不離實恐虛文粉飾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乃爲英文書以辯之將中國弊政大端亟宜改革者侃侃而談賈生之痛哭上書敢云謗議劉向之條陳封事自許直言未幾曾侯之文有譯登華文日報者予恐附和者衆而中國愈不可爲乃以示予友胡君禮垣胡君取予文而衍諸華文遂爲中國先睡後

醒論書後一篇言之切直具有同情然其時法越之難已解讀者或嫌其過激疑爲無病之呻吟不知方今之勢正如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雖未及燃不得謂之安也不然今者高麗之變中日所爭宜於平壤一戰而止而日本之兵乃渡鴨綠攻九連据蓋平越分水一擬由遼陽而犯順一擬由威海而寇京噫嘻何其貪天之功夜郎自大一至於此然究其實無非中國積弊之由蓋孱弱之人其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理則然也腐敗之物其不能作砥柱而鎭狂瀾者勢應爾也是故民政爲本軍政爲末內修爲始外攘爲終次序後先決不能紊今既不幸而書後之言幾於無一不中向之嫌其過激者皆謂中

國弊政宜乘此時改革從新來相問訊以予旣有是言又忝居
議政局員參議於外國政府者歷有年所意予必別有所見也
予應之曰中國而欲興其惟復古因時乎復古則可以改因時
則無不革新政在是無俟他求間嘗推求經國之故見夫外國
之爲稍有合於我中國古帝王執中之理隨時之義則無不興
反是則無不廢然則中國之欲新其政以興其國正吾夫子所
謂我欲仁斯仁至矣乃條列復古因時各要略而次其本末先
後時胡君在日本亦以書來卽以是質之蒙其引伸觸類暢我
欲言復成此論議一篇還以質之於予同人閱者爭醵資付梓
欲達其言於當道明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而時艱蒿目日

切杞憂情在於斯義不容已故從衆所請聊作芻蕘之獻以備
袞袞諸公之采擇焉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仲春何啓

# 新政論議序

我聞蚩尤戰阪泉妖雲毒霧天茫然又聞項羽戰鉅鹿十二諸侯盡駭目兼斯二者洵大觀其惟普法戰師丹師丹之戰空萬古法皇普皇並英武法皇普皇今何存剩有斯圖衆口喧我觀斯圖增惆悵胡不畫心祇畫相普皇當日墜壇臺道功雖成心轉哀豈惟無功直是罪屍橫遍野徒追悔一歲酬醫卅萬金貴人賤已竟何心我今天子經綸務修文不爲斯圖誤定有銀河手挽人甲兵洗盡宇宙新此甲午元旦予在日本題大坂普法師丹戰圖詩也日人尙氣任俠樂於戰鬥黃公度詩云解鞘君前禮數工出門雙鍔插靑虹無端痛飲圍鑪醉笑看仇人頸血

紅履斯地者知其言之信矣予詩託諷戒其勿黷武也乃未及數月果有高麗之禍觀其背理逞強何異於蚩尤項籍冒暑披雪何異於妖雲毒霧各國觀戰兵船畢集何異於十二諸侯初丁亥之夏法越之事甫平予取何君啓之意而增以已意爲中國先睡後醒論書後一篇當時閱者或嫌其言之過激及觀平壤之戰華人無不憤然曰兵無紀律固若是其不可用哉觀旅順之戰無不駭然曰礮臺雖堅固若是其不足恃哉觀威海之戰無不嗒然曰鐵甲雖重固若是其無所濟哉於是皆以書後之言爲確當不可易而謂中國之政令必須改革從新也雖然改必有其方乃可以推行而如意革必有其道乃可以收效而

呈功蓋安危有相反之形使不改乎危我之機而欲求乎安我之機是安危並處兩不能憑而危地先居安宅難卜其所止仍在危而不在安也禍福有倚伏之勢使不革乎禍我之道而欲求乎福我之道是禍福並行斷無中立而禍根未拔福種難栽其所得仍是禍而不是福也昔曾侯以醒論中國謂其能變也抑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似變而非變雖變猶未變若是者非惟無功而有過非惟無益而有傷何則未有此變則吾行吾素尙知量力而爲既有此變則吾遑吾能或爲行險之舉其不僨事者鮮書後一篇辯之詳矣是故改必求乎實濟切勿事乎虛名革必出以眞心最忌行乎粉飾建屋者見㝝桷之朽蠹牆

壁之傾頹則必移而再易拆而再築不得徒事於丹雘黝堊而謂可以蔽風雨而勿敗也治國者見道德之不行富強之不必則立推求治理興起物情不能洪溷於因陋就簡而謂可以保太平而苟安也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改革新政之說也予方有所欲言而何君啓乃條列新政要畧出以英文郵寄與予予喜其意之與予合也重感於懷不能自已遂增以已意復爲此篇議之而復論論之而復議反覆推詳以見中國此時改革之爲實有不容再緩者而理必推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見所以維君民洽上下服遠邇

致安和絕危機綏福祚者莫不本諸古帝王之心法治法而酌以時中則此篇之意也夫一國之治在用人行政二者而已惟能用人乃能行政亦惟能行政乃能用人二者體用相合終始相成故改革而在於用人也則必改革乎行政改革而在於行政也亦必改革乎用人此篇之用人行政所有改革不知者以爲用夷變夏其知者則以爲用夏變夷今人見西國器用之精良貨物之豐阜民情之暢達衆志之咸孚第以爲其中必別有道焉而不知凡其因才器使之方責實循名之法雷厲風行之令公爾忘私之規所以和衆而安民保邦而固國生財而阜物格致而闡微者無非循我古先王之法而實事求是與時變通

而已夫外國爲之其效尙能若是使中國自爲吾誠不能測其效之所至將復何如也此篇舉復古之事約之爲七而一曰擇百揆以協同寅二曰厚官祿以淸賄賂七曰廢捐納以重名器四曰宏學校以育眞才五曰昌文學以救多士六曰行選舉以同好惡七曰開議院以布公平而舉因時之事約之爲九而一曰開鐵路以振百爲二曰廣輪船以興商務三曰作庶務以阜財民四曰册戶口以嚴捕逮五曰分職守以釐庶績六曰作陸兵以保疆土七曰復水軍以護商民八曰理國課以裕度支九曰宏日報以廣言路前之七事是意在於得人而得人乃所以行政也後之九事是意在於行政而行政必資乎得人也新政

之興宜不止此而莫先於此矣且夫洪水滔天之會天之所以興禹績而成賦於九州也風雷交儆之餘天之所以啓成周而定基於八百也時不極於陽九陰六則剝復之理不彰事不至於衡慮困心則否泰之機不轉故轉禍爲福者禍愈重則福愈隆因敗爲功者敗愈多則功愈大君子觀於消息盈虛之故出於天而不可違者則知吉凶悔吝之機由於人而不能諉也今中國朝多好古之儒野有匡時之士使循此而行實力而赴毋固執毋拘迂毋游移毋苟且則革故鼎新之象乾旋坤轉之功所謂手挽銀河重新宇宙者直將旦暮期之耳書成而中日和局亦將就緒不禁欣然序其事而還以質之何君啓並以質之

當世識之時務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仲春胡禮垣

# 新政眞詮二編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 新政論議

中國疆宇爲天下之至中風氣爲天下之至正山嶽爲天下之至秀江海爲天下之至通壤衍爲天下之至腴物產爲天下之至富而京師之建禮法之防倫常之立又爲天下之至古至備而至隆民生其間者其心則最靈而最明天人相與之旨無不可通也其性則最和而最平萬物一體之理無不可達也其氣則最大而最剛天地充塞之盛無不可爲也其質則最純而最良勞苦耐煩之事無不可當也加以孔孟垂

教於前賢哲昌明於後吾人知所以正其心而不使之邪復其性而不使之漓養其氣而不使之餒化其質而不使之駁則學術之正也而又加以堯舜之聖功湯武之仁義兩漢之道德唐宋之文章君子造其極則有成天平地贊化育之功小人入大學亦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則治術之純也以此涵育薰陶休養生息吾意其德化臻於上理聲教迄於遐方修文德以服遠人來享來王著其效振武功以懾醜類天討天罰示其威而乃入其國觀其政詢其民察其俗則山多寶藏不能興也水多貨財不能殖也道途跋涉舟車空也城廓傾頹登凭寂也官府豺狼民側目也釐卡賊盜旅裹足也

衙門苞苴無忌憚也監牢地獄絕祥刑也士則習尙浮囂宜其蠹國也農則不教稼穡宜其惰偷也工則不分良楛宜其日拙也商則販運拮据宜其滯鬻也所以防奸者差役而差役則勒索借端所以保民者兵丁而兵丁則以虛名應募公道絕則實事廢國體弱則外侮生夫是以小民出疆者東則見逐於英藩西則被驅於美境樞臣謀國者和則損威而辱國戰則外強而中乾是宜盛也乃不盛而衰宜強也乃不強而弱宜興也乃不興而廢宜富也乃不富而貧得毋深負此王氣獨鍾之地古今直道之民羣聖肇紹之規百王傳授之法也哉茲當玉弩驚張之會金甌蕩動之辰將欲再奠元黃

永安社稷則必奮然改革政令從新若是者竊以爲宜復古帝王執中精一之心傳而行古帝王因時制宜之運量則試議而論之所謂復古者其要有七焉一曰擇百揆以協同寅二曰厚官祿以淸賄賂三曰廢捐納以重名器四曰宏學校以育眞才五曰昌文學以救多士六曰行選舉以同好惡七曰開議院以布公平

天下不患有辨論是非之人而特患有顚倒是非之人無他辨論者其志同顚倒者其志異也辨論者非中求是是中求非聞見博而思慮周必期其事之有濟顚倒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反常情而違實理將置其事於無成故有明知其事之便宜而

偏以不宜爲間阻蓋其志之所向不在乎此也有明知其事之妥善而故以不善爲排擠蓋其志之所趨不在乎此也而其持之有素言之成章實足以搖惑人心阻撓國是其害至大其機至微外國凡新任宰相視事之始必自擇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諸朝廷以爲心腹腎腸庶幾議事盡和衷也凡新任總統登位之初必自擇其生平同志之士分諸職守以爲股肱耳目庶幾辦事無棘手也此善法也吾不意同寅協恭之義今不見於中國而僅見於外國也夫中國之決宜振作知之者不自今始而往往無成竟同畫餅以致貽譏於外國知其中必有不同志之人矣即如武科之試置於今日豈不令人失笑是本應全廢者

也乃奏章甫上旋見斥降以爲祖宗成法不可變更不知此而不更則祖宗在天之靈當必有痛哭流涕者蓋以弓刀禦敵是驅不教之民而戮之也仁人之所不忍也鐵路之設時在今日實爲振興之祖是本應急爲者也乃廷議紛紜迄無成算以爲招引敵人或從此起不知此而不爲則敵人從旁而窺將必有先招其侮者蓋以轉動不靈逆知自廢之邦無能爲也智士之所不忍也故將欲改法必先擇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是宜下令國中自今以往諸臣中有以改爲是者准其留職有仍以不改爲是者著令辭官如此則凡有宜改之處諸臣祇可將其事斟酌盡美行之盡善而已不能梗阻也方今主

上英明時務洞達而王公子弟以及海內之士多有志切匡時者若舉之於朝因才器使則改之具已在目前改之功如運掌上矣昔英國思興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頒恐不便於商務於是下令凡欲選舉爲議政局員者必其人曾以貿遷之事三次環遊地球乃得分此一席於是在朝之士俱由商部而來而商務遂爲天下甲所以除不欲改之病根而集善能改之貲益者外國尙能如是何况中國不變之基此其權輿也吾故首則曰擇百揆以協同寅百揆時叙官得人矣則宜計其祿夫國家之敗其端不一莫不由於官府之邪官府之邪其端不一莫不由於賄賂之弊始而害民終而誤國迨至事發其覆補救已

遲雖傾受賄者之家不足以償其失食受賄者之肉不能以挽其災是非有以清之其弊不能止也中國於受賄一節辦法爲天下之至嚴而終無以清其源絕其流者則非意之不美而實法之未良今中國大小衙門上下官屬於賄賂一事既已視爲理之所當然分之所應有一人如此人人亦如此無復敢以受賄相譏蓋事當未敗固不嫌以受賄之名自汙直以受之爲是也其中豈無廉介之士力矯頽風而徒手無援孤立無助勢必致反爲同僚所鄙怪其不近人情國勢岌岌之形實基於此吾以爲皆法有未良所致耳夫欲富者人之眞情遠慮者人之至性當膂力方剛之日則預思夫衰殘老大之年當承歡膝下之

時則預慮夫點頷堂前之際使宦囊所入僅供目前薪水之需一旦解組歸來何以謀其仰事俯畜心驚身後何以置其幼子孤嫠於此而覈其在官時不得營謀莅任時不許受饋竊恐能之者百無一二而不能者比比其人我國家誠念及此則凡官祿匪頒之數宜特加隆不獨贍其所需幷宜預其積蓄不然彼農逢大有商逐居奇尙能積置多金爲此生喫著不盡之計而儼然民上國爾忘家者猶患困窮也人雖至愚諒不爲此是宜下令國中自今以往在內爲相臣者年俸四萬兩其屬遞趨遞降以是爲差在外爲總督者年俸二萬兩其屬遞趨遞降以是爲差提督將軍年俸各一萬五千兩其屬遞趨遞降各以是爲

差下至兵丁水手月俸七兩至十兩月終頒俸分毫不得扣減衙門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費用由公項給發歷官十年而歸田者恩俸視其所食祿給若干成數以終其世二十年三十年者遞加之終於王事者功大則以恩俸之數給及其孫之終身功小則給及其子之終身再小則給及其子之成人而止文員武員有受及民間一錢一物或擅支國庫一毫一釐者立行革職永不再用恩俸盡削如此則賄賂之風未有不絕或嫌所議不無過重不知我縱不與彼亦必取且彼之所取多不止此與其私取而敗公事曷若公與而杜私謀重祿所以勸士古之大小臣工身名俱泰者無他此法行焉耳今當改革之初事之崇實

必自官祿始吾故次擇人而繼之曰厚官祿以清賄賂

祿既厚矣求仕者多名器得毋或濫則捐納之廢宜先夫鬻爵賣官乃弊政中之至弊此蓋古昔權臣乘便營私借是以竊朝綱而收物望所謂拜爵公朝受恩私室也今之捐納明買明賣固無慮此且捐班中正多奇士勝如科甲之人今欲廢之天下之士得毋由此而屈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人人皆可以爲官天下之士人人皆可以從政惟必先廢乎此乃能興乎彼耳且夫捐納亦自有說懷理煩治劇之才而屢試或艱於一售抱禦侮折衝之器而資格或嫌其不符捐納不行則其人何以表見此捐納之情也與其效奔競於權門夤緣而竊天家之爵孰

若聽捐貲於當道明揚而邀天秩之榮捐納若設則國家亦有所資此捐納之理也至於豪商大賈巨室富家或樂善好施或急公奉上宜其簪纓耀目衣頂榮身以勵庸流用知勸勉此又以爲情理兼盡而捐納之不可無者也抑知其弊已至於不堪言而其害已至於不可問卽使旅進旅退無所短長而捐納之例存則爲官失躬親之本領捐納之例廢則從政得稱職之眞才張弛之機實係乎此蓋新政一行則凡人一技之長一藝之擅皆可以爲官而有志於其技有志於其藝者又無不見其專長無不見其獨擅也何須乎捐納也且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而留心於其法留心於其事者又無或掩其所善

無或掩其所能也更何俟乎捐納也天下之才有以勵之則無限量吾將以無限量者爲收才之法是無才非吾才矣若留捐納之一途則才以無所勵而踈以踈才而任官非重名器也凡人之才有以鼓之則非一端吾將以不一端者爲取才之方是凡才皆吾才矣若存捐納之一事則才以無所鼓而廢以廢才而授政非重名器也官者辦公事之人也其人而有能則人必樂其爲官是官無求於人而人有求於官夫至人求而後爲官名器之重則眞重矣政者屬衆人之事也其人而有善則人必喜其爲政是政不患乎或無而善獨患乎不有夫至有善而後爲政名器之重則確重矣此皆新政之詳於後者也而非先廢

捐納不可夫取才者視其法之眞僞以眞法取才眞才出而僞才去以僞法取才僞才進而眞才亡今當改革之初事之從眞必自官塲始而官之從眞必自廢捐始是宜下令國中使天下知官之事爲公事必不能以財得官之才爲眞才必不能以僞膺夫然後天下各務夫眞各懲夫僞而治理得矣吾故次厚祿而繼之曰廢捐納以重名器

捐納廢矣冗員裁矣而所以陶育良材爲我使用其法安在曰是宜宏學校也一國之人才視乎學校學校隘則人才乏學校廣則人才多中國學校之設獨有文字一途夫文字固爲學之根本然不過學中之一藝耳非文字之學通則萬事之學皆通

也凡事之可以理推者則由已之心以推人之心無不見其同然一室可能達天下此不須學者也凡事之向迹而求者必以已之手摹乎人之手乃以見其得失絕不容以彷彿幾此必須學者也爲冶之不可以爲陶事亦明矣使爲冶者而爲陶陶非不可爲也而必不能如爲陶者之爲陶之善況並未嘗爲夫冶而欲爲夫陶也況並未嘗爲夫冶而欲出而與爲陶者較其爲陶之精粗此必敗之理也攻石之不可以攻木人所知矣使攻石者而攻木木非不可攻也而必不能如攻木者之攻木之巧況並未嘗攻夫石而欲攻夫木也況並未嘗攻夫石而欲出而與攻木者角其攻木之工拙此必失之數也今中國以文員而

當武職以武員而當文職者所在皆有此由學校不分明以故用人無把握也夫文而能爲武武而能爲文是必其人文武兼優才非世出使以佐治夫何閑然獨惜其未嘗一試未經一考內先無以取信於已外究無以取信於人耳夫未經考試而遽授以職其不敗事者幸旣經考試然後授以職其不敗事者常常者可以爲國幸者不可以爲國也今之改革將以常勝之道爲國而立中國於不敗之地立中國於不敗之地則必先有能立中國於不敗之人乃可此非宏學校不能也是宜下令國中各府州縣俱立學校每省發一大臣爲學政以總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諸册簿以記其才學人數所學先以中國文字爲一科

凡欲學以下各科者必先學此此後則以外國文字爲一科以萬國公法爲一科以中外律例爲一科以中外醫道爲一科以地圖數學爲一科以步天測海爲一科以格物化學爲一科以機器工務爲一科以建造工務爲一科以輪船建法爲一科以輪船駕駛爲一科以鐵路建法爲一科以鐵路辦理爲一科以電線傳法爲一科以電氣製用爲一科以開礦理法爲一科以農務樹畜爲一科以陸軍練法爲一科以水師練法爲一科以上各科凡願學者得二十五人之數則爲之設一師其有兼學數科者聽之中國人有曾學得其事經外國考試得雋有執照爲憑者則延以爲師如無其人則延外國人暫爲之師例以有

考取之執照爲憑方能居此師席也凡欲爲議員議公事者其資格最下亦須文學秀才其說詳於下凡欲爲官員辦公事者資格最下亦須技藝秀才其說詳於此學者每年兩考試題目由其師出以答問之法爲之如問十而能答其五者是謂通才其師給以執照問十而不能答五者謂之未通再學再考由縣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秀才進之於府由府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舉人進之於省由省而得執照者謂之某藝進士至進士而止矣大抵縣三年府三年省三年積九年之功除下愚而外無有不通者國家有公事則選此等人以辦之故曰人人皆可以爲官也夫何須乎捐納爲也吾故次捐納之廢而繼之曰宏

學校以育眞才

學校宏人才盛向所謂文學科甲將舉而廢之乎曰科甲可廢文學不可廢且若僅以勸學而非以授官則科甲仍不可廢中國道學文學二者合而爲一故欲明道學須知文學道學以知天爲聖功以安民爲王道孔子不言天道而兩論所載無非性理之自然孟子不言民權而七篇之詞無非自由之實際孔孟距今二千四百年而置其道於今日公理公法中仍屬堅緻精瑩其光莫掩以此知凡脫盡私心主持公道者所立之言雖歷千秋萬歲亦不能磨滅也若夫倉頡之字作於四千八百年前苟非於人物之繁賾庶務之紛雜而能窮形盡相通德類情者

不能爲也雖其字法或艱深而難曉其字數每欠缺而不全一字而或十餘音一音而或十餘解言他人則男女不分言明物則多寡不辨通不通之閒羌無實論確不確之別鮮有定程以文言而道俗情則爲未學者所厭以俗語而入文字又爲讀書者所嗤俗語文言分爲兩事使筆如舌戛戛其難然而字字有義句句有對矜鍊之至上侔化工其妙處大爲天下各國之所不能及是蓋聚中華名山大澤之菁英經中國數千百年之琢鍊而成爲天地古今之至寶者也顧其爲天地古今至寶之物而獨罹於天地古今至慘之災則今之科甲是也夫讀書者人之本分明理者人所共能乃縣試赴考者千人而得中者僅十

省試赴考者萬人而得中者僅百何不通之人多而能通之人少也抑通者而故使之塞也使易一主司以衡文吾恐此已中者未必能中也使易一題目以課士吾料此未中者未必不中也人生祇此百年限以額則科甲中適足以困其一世人世豈徒一事限以額則讀書外并不能見其一長夫人才之困卽國家之困也外國試法能通者百人可中百名中國試法雖通者百人僅中一名宜乎外國之強百倍於中國吾不意辭達而已之說今僅見於外國也況限以額則中者多以幸幸者其故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曰此惟命運風水之故以爲此固可以陵人者也而鄉曲於是乎有虎士不中者多不幸不幸者

其故不可得而解也不可得而解則曰此必命運風水使然以爲此固足以躓人者也而儒林於是乎多蠱材文學之不昌至此已極夫文所以載道有國者縱不爲才計獨不爲國計乎縱不爲國計獨不爲道計乎今充科甲之失勢必至斬絕聖人之俎豆塗炭一世之生民神洲陸沈所望於此一改而拯之矣是宜下令國中寬其考法不以額限凡欲專攻帖括者聽其如前考試而加以萬國公法及律學大同二者一體出題答問考於縣而通者由縣學給以執照謂之文學秀才升之於府考於府而通者由府學給以執照謂之文學舉人升之於省考於省而通者由省學給以執照謂之文學進士至進士而止進士中有

才德出衆爲民推許者亦如下所詳以公舉法進於天子天子賜以翰林其餘秀才舉人進士得名之後可別事謀生如欲爲議員則以其名標於省府縣各學中以俟公舉其法詳於下所謂人人皆可以從政也更何事夫捐納爲也吾故於宏學校之後而繼之曰昌文學以救多士

文學既昌從政者衆得毋人浮於政是宜行公舉之法使士崇秋實不尙春華人務經綸不爭詞采而化行俗美端賴乎此中國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以彼省之人來此省而爲官似欲陰脅其人使不能爲輕入重出之事以厚施而圖收其民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致存報恩洩怨之心借公事而快其私意控

馭以爲得法而不知刻剝百姓貽悞地方呼籲無聞最爲下策何則凡人之性情作客者不能如鄉居梓里之眞摯而人之相與異言者又不若同聲相應之投機官見民而生憎民見官而生畏名爲民之父母實則民之寇讐故今之官剝民則無微不到不計其再而衰三而竭也保民則漠不相關不聞其弊則去而利則興也然欲將易地而治之法概行廢除而專以土著之人爲官又誠恐圖民報怨等事或不能免夫命官者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設一法焉而見其危不見其安見其害不見其利而易一法焉見其安而仍不免於危見其利而仍不免於害均非善法也法之善

者必使其事有安而無危有利而無害衆心慊愜人地相宜斯其法乃爲可大可久而不可廢則惟有濟以公舉之一途而已矣蓋易地而治則圖民報怨之憂可已而就地而治則愛民固國之事可興二者並行彼此牽制雖欲行一不善而不可得雖欲見善不爲而亦不可得也是宜縣設一縣官是謂知縣府設一府官是謂知府省設一省官是謂總督知縣知府總督皆於翰林中選擇其人命官者部員議之奏聞天子奉璽書而後行而縣設六十議員是謂縣議員府設六十議員是謂府議員省設六十議員是謂省議員縣議員於秀才中選擇其人公舉者平民主之而凡不願爲議員之秀才可以舉願爲議員之秀才

也府議員於舉人中選擇其人公舉者秀才主之而凡不願爲議員之舉人可以舉願爲議員之舉人也省議員於進士中選擇其人公舉者舉人主之而凡不願爲議員之進士可以舉願爲議員之進士也天子之命官以三年爲任公舉之議員以幾年爲期隨時酌定遇有缺出則以公舉法擇人補之公舉法凡男子二十歲以上除喑啞盲聾以及殘疾者外其人能讀書明理者則予以公舉之權向縣署所標秀才諸名取其平日最心悅誠服者書其名以獻於有司有司將多人書名者取之以爲縣議員也秀才之舉舉人以爲府議員舉人之舉進士以爲省議員法皆如之議員者將出其所學而施之於政以濟民之困

而養民之和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好惡皆藉議員以達於官興革之事官有所欲爲則謀之於議員議員有所欲爲亦謀之於官皆以敍議之法爲之官與議員意合然後定其從違也從違既定乃由縣詳府府議員意合則由府詳省省議員意合則詳於君君意合則書名頒行意不合則令其再議若事有不能衷於一是者則視議員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數多寡而以人多者爲是所謂從衆也推之凡軍國大政其權雖出於君上而度支轉餉其議先詢諸庶民是眞爲政者矣孔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皆此意也吾故於昌文學之後而繼之曰行選舉以同好惡

選舉既行是可以觀其行政夫政者民之事也辦民之事莫若以公而以平何則民之疾苦惟民知之爲最眞事之順逆惟民知之爲最切譬如爲遠隔千里之人而決其家事倘不得其人之親切指陳未有能洞中機宜者也又如爲素不相識之人而治其病源倘非向其人而望聞問切未有能洞明癥結者也君者民之父母也爲父母者孰不欲知其子之心曲隱微而置其子於安樂得所乃格於不得相見阻於不得相聞雖欲保護之救濟之不可得而爲也今君門萬里民之疾苦無由而訴尊居九重事之順逆無由而知雖有留心民瘼之名而不能得留心民瘼之實有料量民隱之念而不能得料量民隱之施皆未得

其法之故也是故官民不能相維則有萬民嗟怨之事而主上實在不知者矣官民不能一體則有六軍不發之憂而主上逼於無奈者矣此其顯然者耳若夫隱匿於無形懷意而不露者則固官民俱抱不平之氣幾同水火之不相能官民各懷忌嫉之心儼若敵國之相爲難若是者吾於何見之蓋見之於政之私而不公也令之偏而不平也令之爲官者於利民之事決乎不肯爲於害民之事決乎不肯阻謂非不公而私不平而偏不可得也然而成例不敢擅更雖官亦何敢興革此不得獨爲官咎也而民亦卽以偏與私應之是故地方公務不能缺者也而民則曰此非我可安之地我何爲而竭吾力也官府經費不能

少者也而民則曰此非我可靠之人我何爲而盡吾心也此無他皆不能布其公與平之故而但見其私與偏之爲患也吾獨惜朝廷並非有此心而閭巷居然有此事官民並非有交惡而情勢儼然在目前若是者國家無事猶可隱忍相安一旦有變其不瓦解者幾何矣夫法者原情而制令者因時而施果朝廷之心有公而無私何不使億兆之人共見果朝廷之意有平而無偏何不使億兆之人共聞也則何不倣隆古闢門之法也是宜下令國中自今以往各省議員一年一次會於都會開院議事以宰輔爲主席議畢各員將其本省來歲應行之事如公項出入選取人員等件記明畫押公奏主上御筆書名以爲奉行

之據如有未洽則再議再奏務期盡善而止如此則一公而無不公一平而無不平國家無復有懷二心之人君民永保咸有一德之慶所謂以億兆之心爲心而心思無患其不到以億兆之力爲力而力量無患其不充也夫濟天下者兼天下之道周萬物者合萬物之思前之育眞才昌文學既已養天下之才以爲才而天下之才皆其才練天下之識以爲識而天下之識皆其識矣今復行以闢門議政之法是直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長治久安必基于此吾故終之曰開議院以布公平

此七者所謂復古之事而揭其心傳之要也葢百揆協則和衷共濟有相得益彰之雅無盈廷聚訟之虞也官祿厚則報

稱維殷有公忠愛國之心無人自爲謀之患也名器重則人
思磨濯有不患莫知之志無素餐尸位之譏也眞才育則庶
官不曠有各奏爾能之效無折足覆餗之憂也文學昌則士
氣發揚有鴻毛遇順之休無轗軻蹭蹬之歎也好惡同則民
情暢達有衆志成城之益無同舟胡越之防也公平布則郅
治可期有阜財解慍之風無敢怒難言之隱也夫人者所以
致治之具也無其具則決乎其不能治者有其具則決乎其
無不治是故首擇百揆所以使致治之人其志無不合也次
厚官祿所以使致治之人其心無不專也次重名器所以使
致治之人自待無敢輕也次育眞才所以使致治之人自持

爲有本也次救多士所以使致治之人幼學而壯行也次行選舉所以使致治之人黜華而崇實也終以開議院使致治之人得攄其抱負而君民相見以天也凡此七者皆務在得人誠以人者致治之具善修其具則爲逸而功多不善修其具則爲勞而功少至於不修其具則與無具同無其具而欲求其治譬猶渡川而無舟楫伐木而無斧斤也其可得哉今茲之改革新政則亦善修其具而已矣其具善修則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仍無爲惟無爲乃所以包有爲也惟無爲乃所以大有爲也不然天子者何以爲文官之總領而於國則曰天子示一國無與比崇也蓋文而能盡文之德則無文

而非天子之文也天子者又何以爲武官之總領而於軍則曰元戎示六軍奉以爲主也蓋武而能保武之功則無武而非天子之武也文武得人帝王之法物也而非善修無以致此中國之制一錄四之事而上厪宸衷一錢穀之微而上煩主德雖夜以繼日猶恐不遑可謂無具甚矣然則改革者宜知所先務矣

吾於天子之祿獨不擬其數者誠以天子者以天下爲量四海之富皆其富也以兆民爲子萬姓之財皆其財也王者不言有無此之謂也蓋有土者不得自歎無財有人於此田連阡陌而耒耜不勤汙萊不治其不穫也伊誰之咎有人於此

地僅五畝而耕耨得法種植得時其有秋也伊誰之功故多福自求祇於敬勝義勝期之耳雖然今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宜大取信於天下之民故制祿必自君始是宜取歐洲大國君祿之數參酌盡宜限以定制頒告天下庶乎其得矣祿制一定信義風行然後足以奔走天下之士安集閭閻之民洞釋編氓之疑深箝反側之口而海內愜然矣且夫爲國者莫患乎君民不能相信以故上雖令而下不從耳誠能開誠心布公道與天下相見於性眞之地而絕智馭術取之思與兆民同遊於淡定之天而實存父子家人之意夫如是而志猶不能行者未之有也不然君心不得而知民心因而不信民

心不得而見君心以此生疑上下相疑不敗者鮮夫藏富於民無異藏富於國藏富於國無異藏富於君未有民貧而君能獨富者未有民富而君獨患貧者是君之貧貧以其國貧以其民也君之富富以其國富以其民也故君者未有能舍國與民而言貧亦未有能舍國與民而言富者也我朝開國之初勤儉之風獨邁前古載在庭訓班班可考乃有盛京每年藏帑六百萬兩之說是王者顯然於有天下之外尚蓄私財也謊誕誣惑不辨而知而學士大夫猶有以是爲言者宜乎小民之各懷己私也此非細故若祿制大定此等異說無由而起而君與民洽焉相信矣

捐納一途必須改革何則官所以維持公道若私心不絕則公道必崩捐納者仕版未登債臺先築勢必剝民償欠蠹國肥家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其或稱饒富號素封者而以錢買官亦有同於壟斷縱使淸廉自矢亦不能取信於人夫國家不患有謀利之人而特患其謀利之不善蓋利賴不興則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則國勢必衰則何不令捐官之人轉爲商賈之人也作商得財人皆仰之作官得財人皆鄙之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自辨矣中國民殷物富最宜於商新政立宜令民間糾合公司大興商務如利藪可興辦有成效者國家給以稱頌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閱負累者國家許其報窮免

究如此而商務不振者未之有也今華商之善賈雖西人亦自愧弗如捐納一廢則善攻心計之流皆轉而爲鬥智爭時之事而國家之陰受其利者多矣且夫人之所重惟利與名使爲賈者不得而爲官則人或以商務爲濁流而鄙夷不屑乃爲官者正不嫌其爲賈則人將以商務爲正路而黽勉以圖新政立則商賈中有品行剛方行事中節者人必舉以爲議員以辦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表其求利之心況官由衆舉而來磊落光明比捐納者之婢膝奴顏聲價百倍矣故捐納行雖欲求好官決不能得捐納廢雖欲求不好官亦不能得也捐納廢而後好官出好官出而後

公道明公道明而後民志暢民志暢而後國運昌我國家宜知所務矣

吾於學校考試必多設科目者誠以凡事必須經練於平日方能應用於臨時若事多求備而禮樂兵刑之重簿書錢穀之煩皆欲責之一身使其歷任是未能操刀而遽使之割未學製錦而先命之裁其傷必多其事必敗縱幸不辱命而進益必難蓋一名一器皆有終身難究之奇一技一能亦有窮年莫殫之妙若技止乎此不復深求用志既紛則難臻絕詣故多設科目所以使習其事者精於勤而日進無疆也顧文學必兼萬國公法及律學大同二者此何以故蓋儒者博古

通今雖有上下數千年之知不可無縱橫數萬里之識故法
皇古不如法近王取其事之現在也知乎己尤貴知乎彼爲
其見之不偏也今將參古酌今而欲與天下各國挈短較長
比權量力倘於彼之所以臨民致治保邦睦鄰者有所不知
則勢必至心有狐疑事多冒昧故欲悉異邦之治理而類情
通德舍公法律學二者而外其入無由予嘗謂西人性理之
書最有用者惟公法公法之存心也忠而恕其持論也公而
平其言事也詳而辨其說理也質而眞返諸衷懷務求折服
施諸事體但覺安和誠布帛菽粟之書也今者中外多故矣
才士文人有曾取公法而三復之者乎夫計首級而行爵賞

者商君之無道也豈可施於今時轟鐵艦而擊魚雷者水軍之驍雄也豈能望諸民庶一則爲公法所禁一則爲公法所譏乃告示張皇徧傳遐邇此不識公法之過也且卽不論公法而論平情此等策謀亦決乎其無濟試爲擬之如甲與乙當相殺之時其果殺與不果殺未可知也其應殺與不應殺猶未定也乃甲則明示乙曰吾必殺汝則乙之殺甲其心必堅其手必快縱不須殺亦必殺之矣是乙之殺甲甲之自取也可乎不可夫軍中不得妄殺今乃竟開妄殺之門故曰公法所禁也又如甲與乙當無事之際甲則自以爲能辦其事而公然食其祿也乙則自以爲不能辦其事而不敢食其祿

也乃一旦事起甲則明謂乙曰此九死一生之事也吾雖食祿不能辦也子雖不食祿不妨試辦也吾將賞子子勿畏死是甲欲乙之代其死而不覺自鳴其弱也可乎不可夫軍氣最宜自雄乃今竟示人以自弱故曰公法所譏也他若應禁之事而不聞禁不應禁之事而又忽禁既辱乎國又累乎民公法若明何以出此或謂日本轟高陞於未戰之前屠旅順於既勝之後擾登州則有同流寇殭降卒則無異元兇彼非侈然自以爲習於公法者耶今其行事何如也曰此數事尚須有證方爲可憑然據今所聞則其轟高陞是以致師違公法兇也其屠旅順是以恃勝欺公法殘也其擾登州是以放

肆壞公法悍也其殭降卒是以非刑敗公法忍也兇殘悍忍非公法也不然泰西局外之國西報訪事之人胡爲於此四事流涕陳詞爲民請命使日本而深明公法當懲創其失以謝天下或謂日本之爲此蓋憤華兵之好殺而以報之也夫權力所在律法隨之洩恨報讐憤殺不禁然而以耳報耳以目報目以及以暴易暴以怨報怨凡可已而不已者皆非公理之至亦非公法所容夫日本於中國地則最爲密邇情則最屬相關而今之中日無異昔之魯齊今茲起禍之初讀兩國出師之詔日本高明之士早自歎其不情日報名家亦自知其無理深明大局者不乏其人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吾望中國之改而兼望日本之改勿令見違於公法也或謂解紛排難仗義執言各國交情理當如此今高麗之亂小故耳中國之救恆情耳而日本聞釁即動遽爾加兵遂令兩國空帑藏糜軍民滯通商傷物力雖十高麗不足以償其失中國早見及此屢托外國調停而卒不聞有起義旗執牛耳者出爲居閒以息事而甯人是何公法之有曰此公法之所以可重而貴乎深明也蓋曲突徙薪防災力大焦頭爛額救急何功今公法諸國彼此日相窺伺而日相提防彼國一議加多軍費加多兵力則此國亦必從而加多不敢稍居其後彼國欲議減少軍費減少兵力必此國亦一律而

減少不敢孟浪而行此防患於未然弭兵於不戰惟其深明
公法故不仰仗於人夫無事時已則不肯自強有事時已乃
求人和解此其國能自立於天下者未之前聞孟子曰入則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故公法能明則以
敵國之強爲我國之福蓋以增修國政也公法不明則以敵
國之強爲我國之禍蓋恐其侵削憑陵也然則有志安邦者
公法之外何所持循
至於律學大同必須講習夫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故有其人必須有其法有其法尤貴有其人今言講習
者謂必深知其意而能行其法也蓋外國之法雖在遠人猶

能法古人慎矜之心故使略爲參酌實可以治中國而致太平中國之法雖居中土而已失古人淸問之意使不返本尋源必不能治外人而稱盛世夫使中國之法比外國爲寬嚴有制吾何必舍中而言外乃中國之法比外國爲殘忍獨絕吾不能不取外而酌中矣夫天地生人原無厚薄乃何以案情訊鞫而苦打成招之說獨有於中華豈各國之人皆純良而我國之人獨兇惡必須施以毒刑耶夫訟之字从言从公謂言於公庭使衆共聞以分曲直耳無打法也兩造之中必有曲直曲有曲之罪多此一打是謂濫刑直有直之伸被此一打是謂枉法使曲者不畏打則以打之故嚇直者而故逞

其兇使直者稍畏打則以打之故懼曲者而甘受其屈故訟所以平民之冤抑而一有此打則冤抑之中再加冤抑訟所以剖民之是非而一有此打則是非之外更惹是非故打之法若行之以便審官之私圖則可之又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則決乎不可夫言由心發者情也言多遁飾者僞也問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無相反之證以起其疑則謂之直可矣問官以公明斷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無相反之據以徵其信則謂之曲可矣果其有罪則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自在也果其無罪則不自招其罪固非即使自招其罪亦非也此理易明人所同曉中國

則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問官之故夫不信問官豈獨中國爲然卽外國亦無不然乃中國不信問官而問官於是乎法外行兇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圖塞責而寃獄多矣外國不信問官於是以陪員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評而眞情出矣且問官之懷私者無論矣卽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問可對靑天而旁人猶不無可議者以其獨斷獨行不詢於衆也況健訟之流譸張爲幻獄成之後雖問官亦不無自疑則何如詢謀僉同輿情允洽之爲愈也新政立宜令各省府縣選立秉公人員或數十名或數百名所謂陪員是也每遇重案則此等人輪値傳赴審司署少者數人多者十餘

人與審司聽訊兩造之供詞以及律司之辯駁審畢審司以其案之情節申論明白令陪員判其是非曲直陪員之可之者否之者人數多寡以定從違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卽此篇公舉議員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卽此篇陪員議判之意也若夫人非險健則於公堂對質每多囁嚅人若奸頑則雖三尺當前猶能詭辯使無律師以代伸委曲則審司每爲所愚中國之問官審司既於律法非所素嫻而所用之刑名幕客又於律學不輕傳授生死繫其

隻字枉直視其片詞稍有依違則官司之前程難保若無賄賂則在訟之受屈必多則何如明張其詞按律辯論之爲得也新政立宜以狀師辯案至若刑者類夫秋之肅猶賞者類夫春之溫故刑者治天下所不能無然而中國繁刑聞者欲嘔天下皆知無庸殫述特以刑莫重乎死而繯首而死與斬首而死均死也而禮教之淺深判焉矣刑莫辱於撻而揮鞭而撻與打板而撻均撻也而雅俗之攸分在是矣故知弼教端在明刑今欲明刑須除苛法試將刑之制約而計之繯首致死繫獄苦工監作官奴罰鍰贖罪鞭箠示辱充發出境之數者足以治輕重之罪而有餘矣毋或濫也至於每縣必建

囹圄而囹圄之建必須光爽乾潔所以却癘疫減薰蒸恤愚蒙期改惡也司獄者不許苛虐在獄者必使循規上司多到巡查有事則委員代理凡繫作苦工者使爲鐵路開礦等事凡監作官奴者使爲工作手藝等事皆給以薄値則在獄時皆爲有用之人出獄時無復如前作惡矣是皆宜於中外律法參酌而行者也

横覽天下自古至今治國者惟有君主民主以及君民共主而已質而言之雖君主仍是民主何則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辦之者也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乎民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則賴君以保之民有物業恐不能護

則藉君以護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業方能護則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其法令之不能行也於是乎奉一人以爲之主故民主卽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得之云者謂能行其法令爲民保護其身家也故王者欲保世滋大國祚綿長則必行遷舉以同好惡設議院以布公平若是者國有萬年之民則君保萬年之位所以得民莫善於此夫天下公器也國事公事也公器公同公事公辦自無不妥此選議員闢議院之謂也若以天下爲私更張無法而以讒諂面諛不學無術之輩出而布政自無不危此不選議員不闢議院之謂也且夫賢哲之君

不世出也名世之民無時無也丹朱之不肖也而其父則爲堯商均之不賢也而其父則爲舜夏禹至啓僅再傳而即有太康之滅德周文至康僅四世而即有穆王之肆心下此者更無論矣君子以天下爲公之念默數興亡屢易之秋未嘗不歎爭地殃民之事爲可哀也使行選舉設議員則決無此患蓋自古亂之所生由於民心之不服民心之不服由於政令之不平令既使民自議其政自成其令是人人皆得如願相償從心所欲也何不服之有夫行選舉設議員者非以政徇人而欲人人而濟之也乃善與人同而取諸人以爲善也蓋政令者因乎時因乎事因乎地因乎人故同一政令也有

往時以爲可置於今時則否者矣有此事以爲可置於彼事則否者矣有一處以爲可置於他處則否者矣有斯人以爲可置於他人則否者矣使不隨時隨事隨地隨人而議之斷不能斟酌盡善措置咸宜則以一人之智慮應萬民之所求何如以萬民之心思奉一人爲總理是故議院議員之法立則奕世無失德之君國運之隆將繼繼繩繩與民無極矣此七者所以復古之心傳也至因時之事其要則有九焉一曰開鐵路以振百爲二曰廣輪船以興商務三曰作庶務以阜民財四曰冊戶口以嚴捕逮五曰分職守以釐庶績六曰作陸兵以保疆土七曰復水師以護商民八曰理國課以裕度

支九日宏日報以廣言路

新政眞詮二編卷四終

# 新政眞詮二編卷五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何以言開鐵路以振百爲也事有一著旣行則著著皆因之而興一著不行則著著皆因之而廢者今之鐵路是也天下各國自開闢以來所有創設工藝之件其利益所收不能及此一百年內所創之廣而以此一百年內而計之各工利益所入合計不能及此鐵路一事所獲者之多且合現在所有各工廠僱用之人總其數而計之亦不能及此鐵路一事所用之人之衆也凡土地所生人力所作無鐵路則頹然而廢者有鐵路則勃然而興凡商旅往來兵士調動無鐵路則裹足不前者有鐵路則

翹足而至鐵路所不到寂無居人者鐵路所一到則成都成邑也鐵路所未設民成游惰者鐵路若一設則宅宅田田也機器營謀作工者有增或亦有減惟鐵路之利便直如日用飲食之不能無故推廣但見其增不聞其減也商家販運持籌者有盈閙亦有虧惟鐵路之穩重直同子母生財之無或爽故入息但見其盈不聞其虧也利路之長不能殫究近者俄國西比利之鐵路不日告成識者謂其添得一俄國蓋以一路之成可敵全俄之富也中國於鐵路其利豈曰不知而或以爲假道於敵人或以爲有傷於風水道旁作舍事用無成而持論過遠者則又先後混淆緩急倒置過猶不及終於無功甚至民間有所倡設

官府亦多所阻撓務使其不能成而後已噫亦知泰西各國凡民間有倡設鐵路者國家必多方資助以底厥成夫外國國家之用心如彼宜其國勢日進於富強中國國家之用心乃竟如此宜其國勢日趨於衰弱也因時之說不講以故功利之道無由自今新政既行宜令國中省府州縣俱設鐵路使民間糾合公司股份而爲之每縣必設一鐵路路路相接縣縣相連由縣達州由州達府由府達省由此省達彼省而各省無不徧達焉凡民間有倡設鐵路者許由議員於會議時面奏主上主上察其可准者卽行批准一切資助之法或給以官地或免其徵抽或擔保其利息從後扣囘俱按外國之例參酌而行務期允當

如此則不過數年之間而鐵路自必絡繹相通成效立見矣或疑方今民窮財匱何處得此鉅資中國風角形家豈能破其大惑不知此等說祇可疑於新政未行之前決無疑於新政既行之後蓋新政未行則民疑疑則難籌其欵新政既行則民信信則必肯出資且新政未行其民昧昧則惑於陰陽新政既行其民昭昭則燭於禍福况識時務者已大有人在也富強之要首在斯乎此其一也

何以言廣輪船以興商務也天下之利莫大於通商通商之利莫大於輪船夫利濟天下惠及羣生者商也天下之才不能獨鍾於一國天下之物不能盡產於一邦故天地以無私覆無私

載無私照之心布人才物產於地球之東西南朔而商者卽以損有餘補不足公同好之意收彌縫補救於寰宇之海澨山陬時至今日律以聖人參贊之功當以通商爲首而非輪船無以收其利中國商務不興由無輪船之故或以爲航海舟師中國未有其人不知事不患其不能獨患其不學而况楚材晉用者良多也或以爲貨殖長才中國實難其選不知才不患其不有獨患其不爲而况心盬其事者正衆也夫輪船之利商賈家無不知之而獨不聞有糾合公司倡設輪船周環天下以展鴻圖者其故何居曰此由朝廷無以振作之興感之之故也不惟無以振作興感而又從而阻止之遏抑之之故也中國之目商務

中人必曰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今有執途人而告之曰我欲求利則人必謂之忠彼則言不由衷此則言以明志也故求利者國家不禁特求之須有方耳如有其方則禁錮所無尤當樂助何也利非一人所能獨擅此理已具於生初積粟千鍾日食不過數升之米廣廈千萬夜眠不過數尺之牀備物雖多贍身而止故晏平仲之祿惠及鄉鄰陶朱公之財潤沾里黨是人之能利於己必能利於人不能利於己必致累於世通商者求之有道將欲利己以利人也而官府不察於商務之例格外行苛如洋人貨物則有關稅而無卡釐華人爲之則反收卡釐而兼徵關稅故同一貨物同一販運洋人則贏華人則絀雖不

謂之阻止遏抑而不可得也曾亦思外國之於商民其尊之爲何如乎外國之於商務其重之爲何如乎一議政局員之選也在選者必曰商人一輪船公司之設也設公司者必蒙國助凡事必先便於商部課稅必盡善其叅詳舟師學有專門而航海之人必須考試駕駛端貲閱歷而王孫公子親涉波濤其所以鼓之舞之招之徠之者思之無不周行之無不盡宜其開利藪於無窮也或謂中國招商局之設歷有年所而不見其大利者何故曰招商官局也使無今時官塲之積弊則美利之興何止十倍日本郵船會社興創在中國招商局之後今其日新月盛直與英國公司郵船幷駕齊驅由其實意興商故凡便於商者

各事無不舉行非徒購置船艘即謂能於其事也自今新政既行宜下令如民間有糾合公司購建輪船往還外國者國家藉其交遞郵務信息酌量補助給以巨貲如此則出洋之船必相繼而起至於內河輪船有欲倡設者立行批准繼自今而後一概准用輪船舊日中國之船聽其廢壞而止不准復造所有新造之船俱依外國式樣如此則內地之船必林立而興加以稅課均平育才有法而商務不旺者未之有也此其二也

何以言作庶務以阜民財也謂五行百產天地祇存此數若竭而取之後將何繼曰此黃老之說非治世之經也蓋有生必有養使天地不能養人則人亦必不生於天地中國飛潛動植之

物金銀玉石之奇馬牛筋角之材珠璣齒革之玩繁富夥夠不可殫究惟天工必藉寅亮庶物必需人爲夫是故開物成務聖人作而後萬物覩也古之聖人教稼穡教樹藝作網罟作舟車直以利用前民爲皇躬之肩任今之君子棄其智塞其聰畏其勞喜其逸直以致知格物爲愚賤之生涯庶務不興貨財不阜職此之由夫山西饒材竹穀纑而今僅以石炭著且不聞其出口也山東多魚鹽絲漆而今僅以棉麥聞亦不見其多出也至江南之枏梓薑桂金錫丹沙今則寂然無聞於外國所知者惟生絲一物而已此外如兩廣之米四川之麥自給不遑何有於出販若夫福建之茶最爲中國出色之物乃興販無由江河日

下遂使其利削於東瀛侵於錫蘭奪於俄國中國土產之物尚
堪問耶至若手作之件則更覺黯然往者泰西博覽之會是聚
天下各國工藝之長而評其甲乙者也乃知名之國皆有可取
之物齒頰挂人多者二十餘種次者十餘種再次亦數種惟中
國則無一見稱焉夫洋米不入口中國則有無食之虞洋貨不
入口中國則有無衣之歎猶曰不願通商毋乃不通之論夫中
國庶務之不振豈其無故而然即以茶務而論中國之茶賦稅
太重外國之茶賦稅甚輕賦稅重則成本貴而折閱多折閱多
則民失業而貨財絀賦稅輕則成本廉而沽放易沽放易則民
沾利而赴工繁夫重徵賦稅者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其失計

實甚如以重稅而徵十擔之茶何如以輕稅而徵其百擔十擔之稅雖重仍見其少百擔之稅雖輕已見其多也是輕此一稅可以利國也且十擔之茶製之者若百人則百擔之茶製之者必千人百人製之百人得食千人製之則千人得食也是輕此一稅可以利民也故國家之能知振作庶務者是知所以阜財者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自今新政既行凡民間有獨出資本或糾合公司以大開耕植樹藝或採取石炭金銀或興販畜牧魚鹽或創設機器局廠或鼓鑄金銀銅鐵如此等類國家視其可行則給以官地略收薄値畀其永業至其出產惟山林藪澤之利得

之自然無煩手造者則薄徵其稅其餘各種之物由工力而來者概不徵收其有獨出心裁製成一物利便於人爲人賞鑒者國家則給以功牌畀以專權獨製獨賣使世其業他人不得假冒如此則庶物繁昌民財必阜而國庫亦因之而裕矣此其三也

何以言册戶口以嚴捕逮也國家之所以弭敵患禦寇讐者責在於水陸軍兵地方之所以遏內亂安良民者責在於巡差捕役中國之於水陸軍兵既已虛名無實而於巡差捕役竟至絕無其人迨案發巨宗乃從而懸賞格出花紅靠線人緝兇手費時既久耗財亦多一旦變起頑民必須徵兵勦捉縱能殄滅多

所殺傷髮逆之兇可爲前車之鑒則何如廣設捕役於平時之爲得也自今新政既行宜每縣設一總巡捕官每一墟場市鎭村鄉河泊俱設巡查幫辦少者一人多者二三人每一幫辦所統捕役少者數人多者數十人捕役聽命於幫辦幫辦聽命於總巡捕官總巡捕官之署宜設於知縣官署之側各幫辦駐剳之處必設電線電話之機以達總巡捕官署使消息之遞傳捷速而應變盡合機宜也地方無事則幫辦捕役爲巡查街道遇有違法犯禁害及地方者則聲明勸諭使民知所避忌遇有議院告諭整頓地方者則到處解明使民知所趨向如古之司市司虣等職是也若地方有變如刦掠鬥毆之事捕役則爲之拿

獲犯人或爲讀法彈壓事止乃已如不能止則幫辦以電報傳達於總巡捕官總巡捕官則發電附近之幫辦督同捕役往而協助事止乃已若其事爲倡亂之事非一二幫辦之捕役所能彈壓者則總巡捕官可盡調全縣之捕役及請於近處之軍營調其協助如此而揭竿之變烏合之徒未有不立地肅清者也夫救亂猶救火也當其始發杯水滅之而有餘及其燎原灌河救之而不及故嚴捕務者乃靖地方之要然非先册戶口不可蓋賊非巢不能聚奸無窩不能成則欲破賊巢除奸穴使頑梗無以藏身者舍册戶口一事更無別法可施是宜於總巡捕署及各幫辦署設立注册司轄內居民必須注册先將轄內屋宇

編列號數於門首所謂門牌是也居屋者將業主戶主男女老少姓名年紀職業詳注於册簿中妥注之後册司給以憑照至於婚姻生死俱各爲一册產業地叚亦另爲一册注册之法務求其詳惟旅館客店雖注册仍須册司給以牌照方許開張業此者須以日記簿將來往之客姓名籍貫年紀職業來此何幹往彼何爲逐日登記以便巡差隨時查閱如有異言異服之人或有意外可疑之事則立刻向捕務署報明如此而地方尙不能靖者蓋亦鮮矣戶口册之用不僅於捕務爲然凡公行選舉查究保家辨明證據分别良歹發給牌照郵信帶交等事俱藉是而行故必行此法而民乃能安其居安其居乃能樂其業也

地重者重爲邪此之謂也此法不行則雖一書信之微亦不能遞交妥當一鄉邑之衆亦不知人數若干行新法者宜務此矣此其四也

何以言分職守以釐庶績也政者民之事而民不能自辦其事故奉一人以爲君君者政之司而君不能盡爲之司故立官員以行政新政既行則目今之法令宜若如何俱經議員訂定將來之法令若有再改亦經議員酌商是議員者已操政令之實矣而行此政令其責在君君則命官以治焉夫以中國之大民事之煩若節節而勞於君勢必不能是宜分設部員以釐庶績也部員日近天子以備天子隨時之顧問故謂之內官之徒部

員各派其屬往各省府州縣而爲官故亦謂之外官之長是部員者上通天子下達庶民者也中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設由來已久而新政既行則宜幷吏禮兩部而爲一名曰內部而添商部學部外部合戶兵刑工而爲八部論其次敍則以商部爲第一學部第二戶部第三兵部第四刑部第五工部第六內部第七外部第八究其同爲要用之員則固無分軒輊也以一人爲宰相而八部之長使宰相自擇其人夫政者各有專司不能越俎政既爲某部之政則官必爲某部之官故升降黜陟必該部定議而方能允當繁文末節治體無關於有謂之事而加之意先於無謂之事而省其煩故拜跪趨蹌必概行除免而傑

士始來故幷吏禮兩部而爲一所以專責成而大得士也商務不興則不能與敵國並立故加立商部且進之爲一者欲中國以商務稱雄也學部不設則國內無堪用之才故加立學部而進之爲第二者欲中國以賢才爲寶也外部爲欽差領事等官起見中國之人經營出洋者爲天下之至衆故欽差領事等官比天下各國更宜加隆顧中國未設欽差領事已前外邦政府尚知愛護華民多方招致既設欽差領事之後外邦設法竟抽華民身稅極力驅除或疑中國之民到彼爭食今其見逐情理使然夫爭食者豈止華民何以不逐他國而獨逐中國其薄華民者乃所以薄欽差薄欽差者乃所以薄中國薄欽差者何爲

其不知西國之例而動多可嗤也薄中國者何爲其不行富強之法而徒托其大也自今新政既行是中國於富強之道奮迅而前而外部各官必須用深通西學深明西例之士則庶乎其得矣各部之員俱宜用明於西法者而未若外部之爲最也或謂以一人爲宰相而八部之長官聽宰相之自擇得毋相之權過重而君之權過輕曰非此之謂也新政之行凡爲翰林者其才可爲某部長官則各省之議員必出名保舉主上視其多人保舉者存記其名部長不過一人而在舉者多則數十人少亦數人皆可以爲某部之長而能稱其職者也宰相既立則主上出此等人之名使之自擇以期合志同方也翰林中及部長中

有具宰相之量者則各省之議員亦出名保舉主上視其多人保舉者存記其名宰相不過一人而在舉者多則十餘人少亦數人皆可以爲宰輔之員而能勝其任者也及爰立作相主上則於此等人之中而擇其一以期君臣一德也宰相以三年爲期善於其職者留若曠於其職則天子可以黜之而令議員另舉議員亦可以黜之而請天子另取部員亦然若善於其職則與宰相同留若曠於其職則宰相可以黜之而令議員另舉議員亦可以黜之而請宰相另取也故新政未行則有才難之歎而用人每患其不公新改既行則有多士之庥而用人必出於至當也以釐庶績非此不能此其五也

何以言作陸兵以保疆土也軍政以民政爲體未有民政不善而軍政獨能善者自今新政既行是法令俱由民議而政不患其不善夫然後可以籌軍試以陸軍而論中國土地廣大每省宜分而爲五則於守禦等事似爲更宜若照現時而論合各省而計須有常在之兵三十萬人此爲無戰事時而言若有戰事則徵兵須可得一百萬人而此三十萬人一百萬人須有鐵路輪船爲之運載軍糧器具鎗礮火藥等件調動神速呼之卽至直如一人然後能立於天下而與各國抗衡也夫太平時絕不練兵閙仗時急行召募是謂驅不教之民而置之於死事急時勗以忠義事平時棄之如遺是謂取無辜之民而奪之以生俱

不能行於今之世必也其練之有素乎是宜於學校之設兼教兵法鎗礮等事凡有志於爲兵者每日習練此事數時學之三年而無過失者教師給以憑照若常在之兵遇缺出則以此等人補授若召募之兵遇令出亦以此等人應招武藝習於童年簡練精於壯歲庶幾可用且也其俸之豐給乎人生衣食之謀事關切要父母妻子之計慮及將來兵者將以一死衞國也夫戰豈必死而一有必死之心其戰必勝一存不死之心其戰必敗勝敗之機在乎兵之肯死與不肯死而已夫人誰不死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如得其所則以死爲幸不得其所則以死爲不幸以死爲幸其兵可用也以死爲不幸其兵不可用也今欲

得其死力必先得其死心所宜厚其俸祿豐其飲食足其衣服崇其居處臨戰陣亡者賙恤其家至其子之成人而止年老告休者亦酌量恩恤至終其人之世而止如是則眞兵可得矣若夫鎗礮之必擇最善火藥之必取最佳彈丸之所及遠近軍器之同用一式役夫之必須無缺用具之必須大備電報之必須靈捷軍警之救傷有法軍樂之發揚士氣軍歌之振作兵威軍法之不容妄殺軍士之不得刦掠以及攻城之法禦敵之方則繫乎其將矣吾謂新政既行將來遇有戰務主上必須親行作元帥爲主兵然後各省之兵以及水師之艦有所統屬而調撥靈通指揮如意昔阿巢有子十九人命取十九箭折之不可得

斷命抽而折之應手而斷勢力厚薄之說也論中國之兵者必曰可小戰不可大戰夫不可大戰則戰必無功故聞有以勝者必繼之以失地偶有以勝紀者必繼之以遁師故練兵必期於能大戰而後已夫不練之兵雖多亦少精練之兵雖少亦多若兵既精練而能厚集其力則多多益善矣或謂常在之兵三十萬人若國家無事將安用此得毋坐耗兵費曰國家之大安得有無事之時無事無事云者偷安苟且之言耳且縱使無事而此數十萬兵常在則內可止奸民之熠煽外可消敵國之覬覦爲利已覺不少況新收既行必鐵路大開若移常在之兵再加薄餉使其監造鐵路爲利正復無窮得失之機先後之著其

決於此哉此其六也
何以言復水師以護商民也中國政令非大變改則不可以作陸軍而尤不可以作水軍前之書後一篇謂鐵甲戰艦苟無其人萬不宜用其資敵也猶贈車者兼爲之御送劍者授人以柄當時誇張自是之人或以吾言爲過觀於威海之戰中國戰艦盡降乃知吾言非過矣所以然者由中國無水師能員之故也夫水師統帶其職雖與宰相異其才實與宰相同故欲成上上之水師須得上上之統帶上上統帶此才何自而來曰在考試而已考試之法能通者中之已占一等是爲無棄才既中而加學加考通者中之再高一等是爲有長進既中而又學又考通

者中之又高一等是爲得傑士今茲中日之戰中國既無水師能員乃延外國之人以幫統帶是震於外國之名以爲外國之人卽能統帶也不知外國之才得之俱由考試未經超考仍是中才未經一考則是庸才而已吾未聞任用庸才而克收大效者也出於無柰行此下策是故儲才之法亟宜早籌夫往者不可諫矣自今新政既行宜於各省府州縣武備學校處兼設水師一科使學者考試如有出羣之才則由學部進於天子天子令議院議給膏火著其出洋學習在外國多學多考而多所歷練凡天潢派胄國戚宗親以及富室英賢貴游子弟志於此者必在中國考取超等方許前赴外國使一律多學多考而多所

歷練不特考於一國必兼考於各大國如英法德美俱宜從事以悉其戰艦之堅瑕銃礮之式用凡考必至最高之等而以執照爲憑學成之後經歷各國環遊地球而後歸歸而氣量不凡品詣純正爲議員推許者天子則命以爲統帶水師夫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取法乎中者僅得乎下故考貴最高長貴兼衆識貴最廣習貴有年然後能變化無窮戰則必勝夫未戰而人先畏之與未戰而人先輕之者吉凶悔吝早定之矣故凡於陸軍水軍未經習練者雖其人胸羅經史筆灑珠璣或貴胄豪宗高官顯宦亦勿用以爲將作醋雖酸不能充作酒之用製冠雖巧不能爲製履之才也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將生則三軍生將

死則三軍死故吾於兵則責以一死而止至於將則必責以今時爲將之學問極之天下各國而無所加而心始慊凡欲以生我三軍耳蓋統帶聽令於天子而水師各艦則聽令於統帶焉是宜興復水師戰艦分爲南北東三隊每一隊第一等戰艦各計一萬噸以上者三艘第一等巡艦四艘第二等巡艦四艘礮船水雷船各十艘是爲一隊而額外備用之船不計合三十一船歸一人爲統帶若戰於北則東南兩隊聽北統帶之指揮戰於南則東北兩隊聽南統帶之指揮戰於東則南北兩隊聽東統帶之指揮凡有指揮必稟命於天子而凡有水戰天子必親臨也各隊常泊處必建船澳其廣大足以修建戰船且設軍廠

其佈置足以頓貯軍需而測畫海表形勢運載火藥軍裝料理軍中糧食司理巨礮水雷司理機器等件醫理傷病兵士皆設專員分部辦理而戰艦中亦須分設專員如駕駛其船行司理其機器燃發其銃礮關顧其水雷指揮其水手急救其傷兵此等人俱要學之專習之熟各司其事不能兼攝代爲其中小節非此篇所能詳茲特舉其要端耳至於厚給俸祿等事則水軍更要於陸軍而出洋考試等事則陸將無殊於水將也此其七也

何以言理國課以裕度支也新政既行是爲事既多所費必巨將何設法以使裕如曰此其法一在先籌其費而使財無不生

一在善收其課而使財無乾沒夫先籌費而財無不生其法安在卽如捕役之設前所未有者也而民必自僱更夫以資守護則更夫有費矣水喉之設前所未有者也而民必自僱挑夫以代汲水則挑夫有費矣街燈之設前所未有者也而民必自用燈油以取光亮則燈油有費矣救火之設前所未有者也而民必自立機具以爲救護則機具有費矣城邑街道各事無不類此自今新政旣行則捕役水喉電燈救火等事皆各部所派之員司理而先經民間議政局員妥議而後行所有興建之需或從國帑撥給或向民間借貸而一切經費利息等項則由民居屋宇之租項抽收將城邑內各屋宇每年租項應得若干經估

價官酌中議定注爲一册然後向租項徵收多則十取其一少則二十取一務以足其經費而止餘則存之國庫以備不虞如決難籌款者則暫罷其議以俟將來夫同一事也民各自爲其費必重合而爲之其費必輕民未有不靳出其重而願出其輕者也推之田畝山林藪澤礦穴無不皆然如田畝所患者水旱吾爲籌其灌濬機器則水旱無患水旱無患則收穫必多以此而徵其灌濬經費何不可者山林藪澤礦穴其物無窮所患者橋梁水道鐵路輪船之不設無以爲運取之資吾爲設之而收其經費何不可者且建設之必須用人則建設之人得利矣運駁之必須用人則運駁之人得利矣採取之尤須用人則採取

之人得利矣此等皆決於地方之議政局員而行無不盡善者也而獲利者衆則財無不生矣至若善收其課而財無乾沒者則亦有法夫吏胥之不能無貪錢財之未可輕信此事雖極之天下無不同然然據理以處之則此弊無從而至原情以定之則此患無自而生中國民事專在吏胥之手雖官憲亦不盡知何况於民而弊竇卽從此起自今新政既行凡某處某人之稅是日已收其數若干某處某人之稅至今未收其數若干以及某處某事之費是日已支其數若干某處某事之費至今未支其數若干並經收支者某人俱逐日或逐旬登諸日報使人人皆得而知之則經手收支之人何能行詐且凡受僱於公家而

爲錢財出入之司者必須繕立保單覓殷實之戶兩家擔保經手之財不得虧空如或虧空保家抵償如此則錢財司理者亦不敢作奸此皆以理斷者也而論其情則尤有進中國公務之事承辦之人有不惟不取其值且願倒貼錢財以求其事到手者不近人情必爲奸慝此類是也雖曰官府徇私亦由斯人爭利自今新政既行凡山林藪澤畜牧平原五金礦穴屋宇建造等處如其地無人過問而一人欲得之者則工部人員爲之批准或收薄值或並不取值以示勸工如其地人多欲取而不能偏與則工部人員親至其處行公賣之法價高者得以示公平皆登諸日報而得值俱歸公項也至於收銀之人俸祿必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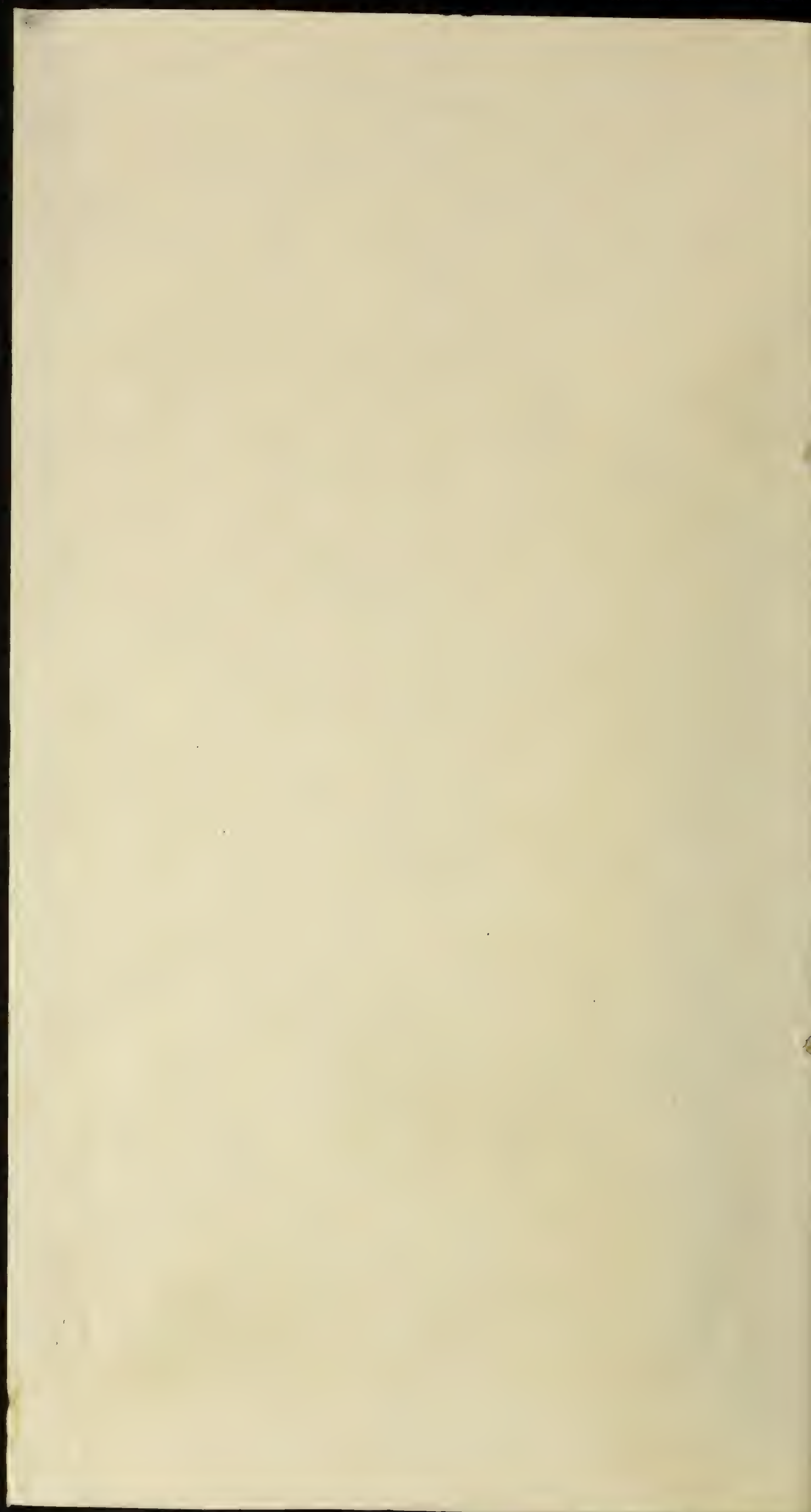
厚今有僱人代收租項者受僱之人家用每月十五員方能供給畀以此數而其人於催收之事極其勤於數目之事絕無僞年終而計其俸雖厚爲益深矣而易一人焉其人家用無異於前而僅畀以三員則雖受僱而於交銀則換易以輕短之數於租客則減價以索取酬金年終而計其俸雖薄爲害多矣無他家用所牽不能不爾也故用人者必度其情衷於理近於情而國課盈度支裕矣此其八也

何以言宏日報以廣言路也人之才識得諸見聞若閉其見聞則與塞其靈明無以異蓋見聞不廣則思慮不長思慮不長則謀猷必隘以無思慮之人而與有思慮之人較則有思慮者勝

矣以思慮短之人而與思慮長之人較則思慮長者勝矣而思慮俱從見聞而生見聞多由日報而出夫古典雖多不合當今之務舊聞莫罄難爲用世之資則欲長人之見聞以生人之思慮而使事則善益加善物則精益求精者莫如宏開日報也日報之設上則裨於軍國下則益於編氓如一鄉一邑凡議政局員條議各節極之會議時諸員之形容舉動皆列於報內評其得失而民隱無不通也一案一訟凡兩造狀師所辨事情以及判斷時陪員之可否如何皆登諸報中記其精詳而民心無不愜也若夫官家之嚬笑京國之傳聞各國之約章戰守之時務物價之行情市道之旺弱股份之價值店鋪之張歇田宅之買

若日報一行則民之識見必加數倍民之志量必高數籌以此愈進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必無止境也自今新政既行宜令國中各省各府各州各縣俱設日報館凡爲主筆者必須明於外國之事達於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議員會議陪員審案之類則派訪事人員親至其處秉筆作記錄其端詳至各省及都會之地其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主上披覽其有志切民事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底可績天子則賜以扁額以旌直言如是而國勢之隆蒸然日上矣此其九也

新政眞詮二編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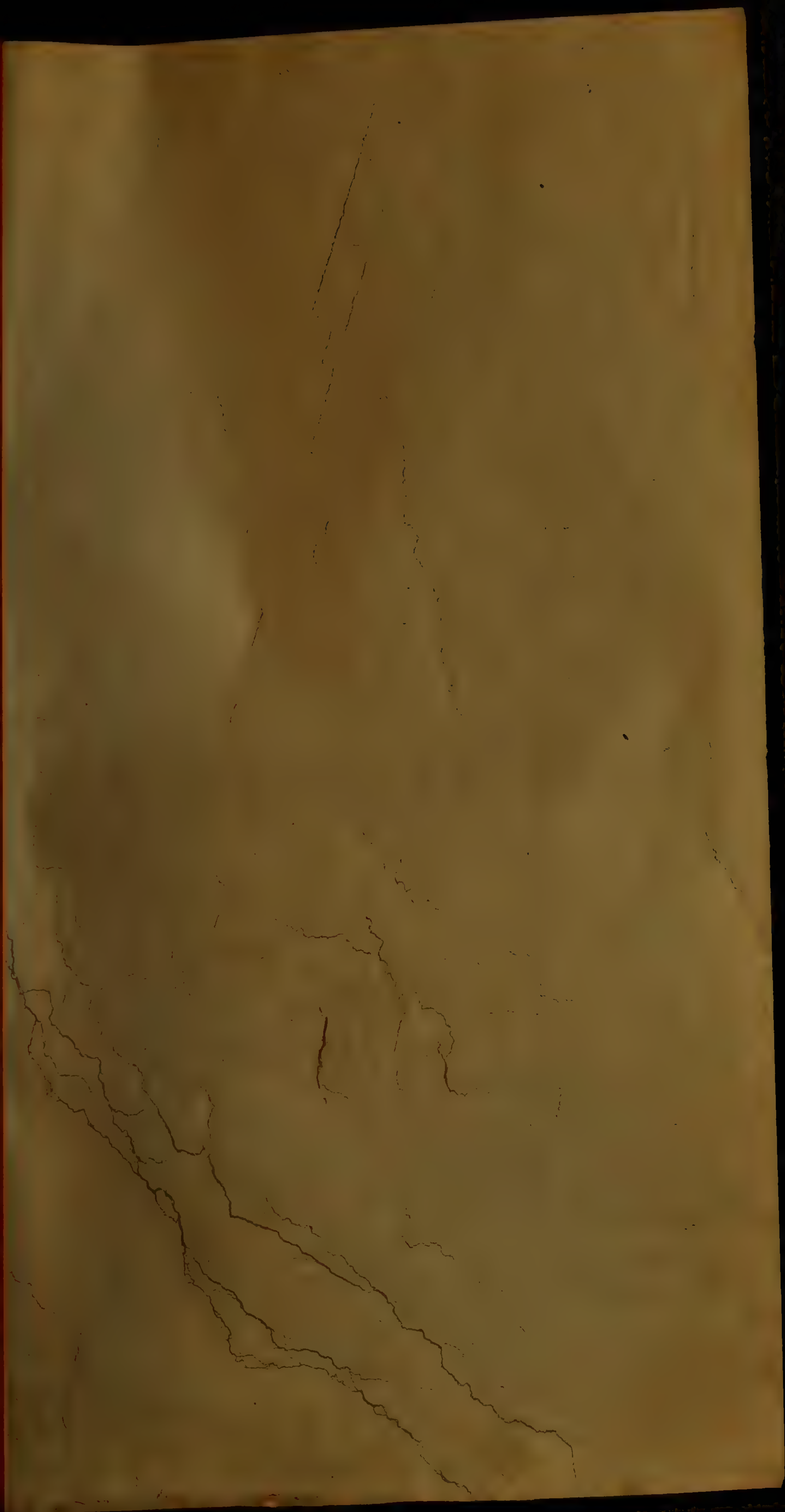
# 胡翼南先生全集

四

卷六至卷八

新政論議

新政始基





# 胡翼南全集卷六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此九者所謂因時之事而以制宜爲運量也志欲大行非斯不可夫鐵路輪船二者所以廣開利路其致富之道夫人而知之矣而其致強之道尤不可不知吾請勿言其遠者疎者而但言其近者切者卽以目今之事觀之可見矣今兹中日之戰由於高麗之內亂中日調兵俱以保護高麗爲辭至平壤一役高麗之局定矣日人反投袂而起轉餉添兵其君則嘗膽臥薪其臣則沈舟破釜誓欲寇我京師所以猖獗如是

者則恃其鐵路之廣輪船之密也日本惟鐵路廣輪船密故
八十三州之鎭兵盡行徵調電掣風馳中國惟鐵路少輪船
疎故二十一省之額兵赴援無能玩時愒日計中國額兵見
於外國擬議者應一百七十五萬而日本額兵見於本國報
章者僅二十有四萬中國應以七當日本之一乃中國赴高
麗之兵見諸西報者僅三四萬而日本赴高麗之兵見諸西
報者竟至十萬中國反以一當日本之三且中國之兵兼充
力役日本之兵役夫隨行一人當兵二人爲役兵之年過三
十二者則爲役役亦兵也此爲未戰旅順之前而言旅順既
戰日人招兵自年十七至年四十歲者皆須應募而卽其戰

平壤時計之兵十萬則役二十萬合計則三十萬人故日本之兵有其實而無其名中國之兵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決欲入寇中國京師也當時議者言兵少不過十五萬合役而計則四十五萬馬蹄之換甲八萬獸炭之禦冷三冬輜重車四萬七千具其餘他物皆稱是軍裝重糧草多木幄堅寒衣厚乃咄嗟而至措置裕如者鐵路運之於前輪船運之於後也輿地廣袤中國十倍於日本而日本鐵路乃約一萬五千餘里中國鐵路僅約五百餘里是其鐵路之廣廣於中國三百倍也海疆口岸中國相埒於日本而日本洋船約百七十中國則未及五十河船百數十中國則幾至於無是其輪船之

多多於中國十倍也反小爲大反遠爲近反寡爲衆反弱爲強皆於遲速之機是係矣假令日本無此鐵路無此輪船則干戈之逞蓄志雖深亦不至是是故二千五百里之重洋當東北之狂飈而愈險人以爲不敢涉者日人則直涉之一千二百里之崎嶇値初冬降雪而難行人以爲不敢越者日人則逕越之逞霸道之佳兵蔑宗邦而不顧駭歐西之衆目動漠北之覦心日人於此固一世之雄然其敢出於此者實料中國之舟車無濟也夫舟車之不作其咎豈在於日本哉是故鐵路廣輪船密國內之兵練得一萬以之禦敵則得萬人之用鐵路少輪船疎國內之兵練雖十萬臨機應變則竟如

無一人蓋身使臂臂使指之謂在彼不在此也新政行而首務在於鐵路輪船所以致富亦以致強夫一國猶人之一身也電報之設日報之行猶人之耳與目也八部之官百爲之舉猶人之心與手也鐵路之開輪船之建則猶人之左右足也故鐵路輪船之不興是猶人之無足而不能自立不能自立者其在於人則不可以爲人其在於國則不可以爲國然則自強者當思其要矣或謂鐵路之設縣縣相接省省相連洵大計矣然興創於一時問將從何起造曰此須由海疆之縣邑爲始如廣東福建浙江沿海各處先築碼頭後建鐵路則其爲工必省而儉其爲利必速而多蓋鐵路若建得一站

則搭客載貨已可收錢而前一站之路之已成者又可爲後一站之路之未成者運帶工料也此篇不過陳其大局至於細微曲折議員等必能隨事擇宜

或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古之明主偃武修文夫豈無見曰自焚之兵爲訓之無方練之無素而所過劫掠所到爲墟者言之耳中國有好人不當兵之謠蓋指此等此等不惟民畏之官畏之卽君亦畏之其戢之也更無善法新政行則不好人必不能當兵何則不識文字者不可以爲兵無人擔保者不可以爲兵不遵約束者不可以爲兵不勤習練者不可以爲兵煙嫖賭飲者不可以爲兵鄉黨不齒者不可以爲

兵是其爲兵雖無戰事亦已先聲奪人矣夫偃之云者謂有武備而不用非謂欲用之而無武備也故治兵而不及於鐵路輪船則雖鎗礮林立火藥山積吾猶得謂之爲無武備人之言曰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夫能守與不能守能戰與不能戰若待戰成時而始決之亦已晚矣以鐵路輪船非可臨時猝辦也則籌之宜早也或謂輪船廣設恐攬載不易得毋虧本之虞曰民之惰於赴工怠於興物者由無運載以取其財耳若有貨卽有錢有工卽有利則雖欲禁其造作而不可得新政行則凡地方之有水道可通或有鐵路可達者俱作通商口岸祇收入口之稅並免出口之徵以中國執

勤不懈之民擊轂摩肩之衆耕九餘三之智吾料其出產必更多於外國出產更多於外國則攬載不患其無贏且凡內地口岸非巨艦可入者則入口祇許華商之船而外國之船不得到若必須一到者亦必換華商之名升中國之旗而後准以此自維生意而生意不興者未之有也至於凡受雇而爲舟師者不論輪船帆船其人必須考試而有執照爲憑若爲往來中外之船則不獨執有舟師之憑照且須深通外國之文字新政行凡出洋學爲統帶之員若不願爲帶兵官則派往公司巨艦以爲舟師凡屬能員無患乎投閒置散矣

阜財爲齊民之要道然使政令不改而欲阜財除大收賭餉

重斂賦稅二者而外借箸實無以代籌然試思睹風大開則民變盜賊賦稅重斂則民變逃亡盜熾衆亡國將何立不知貨藏於地惟無人以取之則其財不出耳管子地數篇言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管子之言不知何據然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管子曰山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石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管子距今數千年即已知中國之富今西國博士多言中國之富甲天下而無偶冠各國而無儔蓋指此也然而窮困實甚則以人事之無能也夫天地生物必欲發其英華而帝主當陽必思彰其文采顧

自古至今無通商無互市民安樸素開礦等事尙可緩謀而
自今已往置一鐵甲船所費數百萬建一軍器廠所費數百
萬在在需財則開礦等事豈容緩置且縱我不自爲能保外
國不來開取乎或謂開礦等事謂之內政何至來干預於外
人如此一人之家事豈彼一人之所能參曰爲此言者非明
於公法者也夫天下數十百國也而以一國居於其間猶之
一街數十百家也而以一家廁乎其列一家於街衆相資之
事有應爲而不爲者十百家可羣起而責讓之一國於通商
相濟之事有應爲而不爲者數十百國可羣起而執責之是
故欲別之爲家事其家必不得羣聚州處欲別之爲內政其

國必須無互市通商今而互市通商也是不得以開礦等事爲內政也如煤炭乃當今天下通用之物也此國若有所產而不開彼國若用之盡而來取其能禁乎推之鐵路等事無不皆然夫通商者公其物利其事之謂也若閉而不發阻而不行是謂不公其物不利其事不公其物不利其事是謂不便於人不便於人則人皆得而責之是故其不來取者原情之說也其果來取者執理之說也而論其過則厥罪維均諺曰治容誨淫慢藏誨盜夫淫者信有罪矣而治容者烏得無咎盜者信有惡矣而慢藏者烏得無尤今中國以寶藏聞是所謂治容也而不能採取是所謂慢藏也故欲禁外人之來取

莫若中國之自開新政行宜於國內金銀銅三種之礦可爲鑄幣之用者擇其最出名數處歸國家自開其責交戶工兩部司理其事聚各省議員妥商其礦師由外國聘取高才其幫手由本國學校選取調常在之兵以爲防護而加以薄値撥久繫之囚以助掘採而給以微資佈置必求其至精機器必購其至善所得之金銀銅先以鑄幣以濟國需凡開掘礦務興建鐵路購造洋船備辦軍裝購裝戰艦建造軍廠修築炮台興造船澳等事若逐漸而行則有委靡不振之患若一時並舉則有難籌巨款之虞然擬而議之仍不若一時並舉之爲得也蓋一時並舉者非求其事之速備惟示其志之必

行至興辦之初籌款之法宜令各省議員會議於京師舉行印製銀紙之法令民間通行國家爲之擔保俟鑄幣局鑄得金錢銀圓然後隨時將銀紙贖回燒繳將來再印俱用此法但須議政局員商定而知此等欵項確爲利國利民之事起見然後爲之銀紙之欵利息概免惟富厚之家有願將金銀借給國家以辦公事者則計回利息以公道爲準此等措置皆議政局員之責也是故新政未行不特民各爲其私卽官亦各爲其私爲其私者其力弱弱則大事不能成新政既行不特官各爲夫公卽民亦共爲夫公爲夫公者其力雄雄則遠圖必可展且夫功名之可慕也爲欲得行其志以建功立

業耳如無其功而徒其名則其名安足貴錢財之可重也爲欲積而能散以幹濟事功耳如有其財而無其用則其富安足榮是故新政行而人皆慕爲議政局員以爲能勵相我國家而建立功德雖王公之貴無以尙也且人皆樂於借給國債以爲能安置其財產而與國常存雖子孫之保不及此也夫國之所以興且強者其道首在於愛民愛民之道首在於富民富民之道首在於通商鐵路輪船爲通商要務人所皆知而礦務種植工作俱不能緩蓋通商者非僅爲之建立碼頭創設舟車多開口岸以便運載而已也必使貨不棄於地民不安於逸然後能貿遷有無交易各得一以示一國之土

產一以表一國之人才然後民乃日進於上國乃日進於隆若是者在免其出口之稅凡礦物農物工物其物爲日用所需原不可少者槪免其稅若其物爲適情快意可有可無或且無勝於有者如煙酒等類則雖徵稅不爲過雖重徵亦不爲過是在議政局員之隨其事而酌其宜矣或問出口免稅則公項之取給何從曰請以一事明之如綢緞一物也當其始必種桑有人養蠶有人分繭有人織機有人乃能成其物迨其後則挑工有費駁艇有費鐵路有費輪船有費乃能販出口是消流者僅一物而其爲利於國家則多矣若徵其出口之稅業此者必昂其價而後沽昂其價而僅能沽業此者

不見其興昂其價而不能沽業此者必見其廢理勢然也然則一人失業而使坐愁歎者衆何如一人興業而使沽利賴者繁也新政行宜向入口之貨察其宜重稅者或倍其徵或兩倍其徵以期濟我國用而入口貨既貴則出口貨必興出口貨既興則沽利者必衆沽利者既衆則安居者必繁安居者繁則向居屋租項之數而徵其什之一或什之一五如是而所入之項未有不足於公用者也夫有國者不患乎無地獨患乎有地而不能興既患乎無民尤患乎有民而不能用能用其民則能興其地地之興與未興以屋租之低昂爲驗今通商之處與不通商之處屋租低昂相去百倍否亦數十

倍中國而奮志通商也吾將以百倍之興期之也以百倍之興而猶慮公項之不給此必無之理也至於各礦除國家自行開採者外可聽民間領取開掘國家祇收地價最薄之値或並不收其値而給以憑照畀作永業使其人趨利而急功是亦理財之一法蓋貨棄於地與無貨同雖有其地而無其人亦與無地同今東西印度海島以千計而不能開墾者無人力也故人重於其地彼人既志於礦吾爲給地以成之是兩相成者其利必溥也故凡開礦者不特於其礦物不可徵抽且於其運駁亦宜相助如火水之穴煤炭之礦所出之物運駁爲艱如其物多出已有成效國家則於鐵路之建特繞

其處或別設一鐵路以達之以省挑工之勞以圖出貨之捷皆爲開礦者助也而收其養路之費則彼此均得其宜此皆議政局員所宜計及者也略言梗概以例其餘

或謂金銀礦穴其利無窮今乃開取由人其利得無偏擅曰利非一人所能獨擅吾既言之矣然即使一人而積累多金果將何用其將投諸水而藏富於淵耶抑將埋於山而藏富於地耶吾知其必不然也夫富至一萬其利足以贍一家富至十萬其利足以贍昆弟富至百萬其利足以贍宗族巨富之人莫如食利而生利之法間有如借作國債之善者哉富人之能長保其財所見亦罕速者敗當其身遲者當其子孫

最久亦數世而止華屋山邱過其閭者增歎矣若借作國債則其財長在其利常存是故新政未行借貸於民萬不能爲者新政既行借貸之事萬無不能也或又謂國家貸款若重將如何設法以還其本曰國債之項謀國者祇思還息無須計及還本也蓋國債之籌與糾合股份之公司無異國債每股値銀若干猶公司每股値銀若干債主有所急需可自將股份出賣按時計値轉手無難若債主必向國家追本則無論國計因此而或阻卽價値亦恐其不公若國家必聚債主收回則縱使挪移不覺其爲難而釁財反覺其不易使必計及還本以清民債是君自爲君民自爲民君與民彼此仍有

私之見存非新政之意也新政者將使君民如一上下同心自其外觀之君爲君民爲民而自其內觀之則君亦民民亦君也是故君之於民也無私而非公也民之於君也亦無私而非公也何也君欲使子孫長保其國則以議政付之於民使之蒙業而安民欲使子孫長保其財則以欵項借之於君以成富有之業夫長保其國私也而以政付民則公長保其財私也而借貸與君則公是故非公則不能保其私故愈私則愈覺其公也明乎此然後知凡一切仁義道德之名術數權謀之法勢位名分之重嚴刑酷例之威皆不能脅人以爲乎公而忘乎私惟以我之所樂者人皆得共其樂我之所憂

者人皆不免於憂憂樂與共則人但知去其憂以求其樂夫
去憂求樂者私也而已成其爲公也此新政之意也而舍是
實無以治今後之天下而收其人心是故國債者若民康物
阜帑項充盈還本自然有度然當其始則固毋庸計及也夫
國家創建之件必求愈趨愈上愈進愈精故其所謀在今日
以爲盡善在異時有以爲未善者矣在今日以爲大備在異
時有以爲未備者矣未善未備則須再爲籌欵以善之備之
是其進於善與備也無已時卽其籌於國之債也亦無已時
是以國債者雖最上之邦亦無能遽還其本故國債不限以
還期惟遇國庫而盈國家無所用其財則輕減其利息之數

國庫而虛國家必需用其財則重加其利息之數賣股買股聽民自爲而其利便於國與民實爲無盡是故上上之國有以國課之盈餘舉百萬千萬萬萬之數借給外國而不以之遽還民債者上上之民極之乞人之微賤得一圓十圓百圓之財亦借作國債而不以之自私於家者由是言之新政行則凡民間所有之財皆爲國家所有之財國家所有之利亦爲民間所有之利君無所獨擅民亦無所獨擅也且夫王者當以天下爲量非獨止於一國也爲中國之君尤當念此則以中國之民散處於地球各處者爲最衆也誠能依新法而善行之將吾民所到之處都邑聚焉是雖無得其地之名而

有得其地之實也有人此有土豈虛語哉然則中國內之礦穴更何須封禁靳惜而不肯開也予前之書後一篇言中國向民借貸之非今此一篇則言向民借貸之易無他由舊政而行借貸則民必疑由新政而行借貸則民必信也然而猶有進凡人身外之物身後必不能攜以偕行然當其生前苟非愜意之爲則雖一介之微尚吝於已而況其爲舉已所有以畀人也如爲適意之舉則雖千駟之富可以畀人而況乎畀人卽所以畀已也故忠者人之性順其性則人思忠於君愛者人之情洽其情則人思愛於國是故行選舉布公平等事誠不可緩也以民之所信者斷在於此也或謂外國借款

亦有取諸他國而不必取諸本國之民者曰其不取諸本國之民者是能之而不欲非欲之而不能也故能取諸本國之民者其國必興且強不能取諸本國之民者其國必弱且廢書後一篇論之悉矣今之新政是以興且強望中國故借貸一事必以能取諸中國之民爲準

或謂中國君民之分尊卑如隔天淵今乃舉於民而上與天子分庭抗禮得毋詫異曰昔者舜之選皋湯之選尹漢時之鄉舉里選是選舉之法中國自古行之何詫之有又如今中日之事當其欲戰必集廷臣商議當其欲和亦集廷臣商議是議院之法中國今時亦然何異之有特行之不善故不得

其益耳是故法之不可以不講而明之擇而善之也昔者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孔子周人也時輅與樂豈周所無而不憚取法於夏殷及舜蓋以擇其善者而從之也然則此篇所謂選舉議員亦安在而不宜於行者或問外國議員分爲上下兩院上者公侯下者百姓公侯以世襲百姓以公舉今所議新政祇有公舉之員而無世襲之員何也曰吾之議此將以加於外邦君主之國一等也蓋議政者惟重才德不重富貴彼公侯貴介果才德兼優人必公舉以爲政以攄其抱負果才德或遜則不如退歸林下而安富尊榮是故新政行而無一人不得其所

者卽如國戚王親公侯伯子之祿必一律如前而翰林進士舉人秀才之班亦依然舊日若爲分辦之任則量其才而委用若爲議政之職則舉於民而後行凡立法之初必期至善今泰西之國有欲廢上議院者然自其旣行而廢之何如未行而不設也新政之行必設議院而議員俱由民公舉者誠以成大事必用鉅資用鉅資必行借貸而借貸之財出於民民之聽信惟議員也若夫實業之入息官祿之常俸舟車之利𨮁礦峒之得財爲公用急需而抽其成數自無不可蓋急公赴義之心人所同具特患無其財而不能出耳不患有其財而不願出也此皆議政局員異日所當參酌者也

獨是中國地圖廣大若合各省之議員會於一處恐形不便
新政行宜分中國爲四都會而以京畿所在處爲總都會合
而爲五遇外國交涉之事或關涉數省之件則議於總都會
其餘各省內之事則議於所屬都會天子以四時巡行四都
會而聽其議政書名頒行新政行則輪船鐵路勃然而興必
便於巡幸而民之戴君亦願一瞻顏色君民之洽其以此哉
若夫天子親往外國以觀其治術之規模學術之教法民物
之隆盛機局之宏深則誠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者愈以見此
篇之論議其法不可不行其理不能或易也
捕役所以保護民之身家不能不設新政行則選擇抽役與

選擇兵丁之法同必其人不吸鴉片年富力強讀書識字擔
保有人者方許充當此職夫私事之用人與公事之用人有
別爲私事而用人者縱其人才品有缺尙可包容爲公事而
用人者若其人才品有虧卽招指摘此等雖非出自公舉而
亦不可不顧及公評也國家之水軍陸軍其權獨操於天子
國事之和戰攻守其議則參於庶民操於天子所以尊無二
上參於庶民則以財自民來也宰相秉鈞當朝者並無其偶
將以顯其才猷顯其才猷則八部之首員聽其自擇水陸統
帶臨戰時責在一人將以見其方略見其方略則同僚之統
帶悉聽指揮商學內外四部名目向爲中國之所無宜以中

國明於西例者及外國出色有名者爲之提倡戶兵刑工四部名目向雖中國之所有亦宜以中國曾學西法者及外國精深此道者爲之督理則新政雖當草創亦儼然綱舉目張矣或謂吏禮兩部行之已久今何以幷而爲一而稱之爲內部曰官員之升降既由各部專司考試之章程亦歸學校專理而官制等事多所更張故幷吏禮二者而爲內部也內部所司一爲天子欲悉民情二爲民情欲達天子蓋各部之政令天子既參諸議員而定然其例雖便於衆而或有不便於一二人者則其中必有特免之條政令之頒行部員既派其部屬照辦然立法之意雖良而行法時或不能盡協者則其

中必有議更之款至如犯罪者其法或無可恕而其人或有可原又如有功者其事雖在人心而其賞必由上賜恩威予奪皆奉天子之命而行而其事又不能直達於天子也此內部之設所由來也若夫國家之大典禮大祭祀則亦天子所有事者也故幷禮部而歸之也或謂傳曰禮所以安國家定社稷記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部之事正多豈能兼幷曰國家社稷果可以虛文安之定之上下民志果能以外貌辨之定之則亦何爲幷之哉夫毋不敬之謂禮今之脅肩諂笑喜怒逢迎以爲智效一官能效一職者問猶敢有責難交儆陳善閉邪於主上上司者耶今之順旨阿諛請託干謁以

圖辦一公事討一公差者問猶得有殫心竭慮盡瘁鞠躬以措辦得宜者耶夫訑訑之聲音顏色已拒人於千里之外而猶曰士相見也禮在則然赫赫之喝道鳴騶已疾人於咫尺之間而猶曰官淑問也禮在則然故自有此煩文是以能卑躬屈節而爲禮而抗直之士斷不收自有此末節是以有厚賄重賂而謂禮而剛介之夫斷不取國家社稷之危危在於此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於此夫禮者理也行乎禮之眞者國之興也不難行乎禮之僞者國之亡也亦易今中國之所謂禮吾不敢以禮許之也以其僞而不眞或以是而亡人之國也夫高麗之屬於中國也是屬亦如是不屬亦如是所謂有

虛名而無實利者也而中國之與日本戰也則雖勝亦傷而不勝更傷所謂見其損不見其益者也以理而斷必不宜戰而不免於戰者則以徒尙虛名之故也虛名者卽今中國之所謂禮也而一敗乃至於此故曰恐其亡人之國也吾欲於新政之行一洗虛名之習也若疑此說爲以成敗論人則何不取予十年前書後一篇之言以證之也或謂高麗爲中國北門鎖鑰東道咽喉中國爭之何得謂無實利曰俄人之築西比利鐵路也是以作祖開天之手段闢商業於窮邊者也中國鎭撫高麗而不知開鐵路以分其利權坐羨他人之能謹守一已之拙故曰有虛名無實利也或謂日本於中國師

出無名遽爲戎首中國兵之何得謂必無益曰日人之無故而興大兵也是存戰勝攻取之雄心討便宜於中國者也中國強逾日本而不能分兵以直擣東瀛祇有守禦之心並無進攻之膽故曰有所損無所益也或謂然則防俄者可不用高麗乎曰與其以兵防俄莫若以商防俄及今而多開鐵路使百貨通流則中俄不獨無相失之機而且有相資之利若欲虛擁高麗奚爲者或謂然則日本今玆之戰知禮乎曰日人既銳意興商使於平壤之戰已畢東學之黨既平聽外國調停聯合俄中日三國而於中國及高麗之間興起商務此不過一介使臣之力耳惜其計不出此日本而知禮孰不知禮

夫禮者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故明乎禮之眞者不慕虛名而忘實利不殘民命以作戰功新政行將使人崇實事事去浮文所以除禮之僞而得禮之眞也今有爲子者溫凊定省其於父母也問安無或缺也而乃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濫交匪類反貽父母之憂則何如勤工作謹交遊而以至親無文爲孝也有爲臣者跪拜趨承其於君上也儀注無或失也而乃授之以事則有曠職之虞托之以財則有欺瞞之弊則何如供厥職愼厥操而以至敬無詞爲忠也忠孝禮之大端其餘可以類推是故不責問寢之瑣務而後有眞孝子不責拜跪之煩文而後有眞忠臣或謂中國仕途向來擁

塞今復添用洋人爲各部屬曩之求仕者得毋向隅曰新政行中國生意以及用人必多於從前數十倍仕途之輩正可爲商如鐵路輪船之創礦務種植之興鬻財廢著之謀貿遷有無之事水陸保險之設銀行滙票之舉機器織鑄之件貨倉貯駁之利日報新聞之作凡屬長才皆有可展豈云無以聊生夫新政之始所以參用洋人者爲資熟手耳若華人已可自爲則必從而改換且中國任用洋人之效久已見於洋關今其釐定之章程規畫之款式幾於無可疵議向使釐卡之處徵收亦用洋人則其所入必不止此試取海關入息之數以未用洋人之前者與既用洋人之後者較之其多收何

止一倍然則未用洋人虛耗實多既用洋人虛耗則少也新政行則戶部司財之職宜先用洋人俟規模既立法守既明不虞乾沒則改用華人奚爲不可兵務爲護國要著故人才必選精能統帶等旣全習西規部員等亦須洞明西法乃能事事與統帶之員相照應也新政行此部宜以洋人之精練者爲參贊以目今而論陸軍宜取法於德水軍宜取法於英凡兵士之號衣牀鋪飲食居處服役鼓樂操演醫藥告假給俸調發瓜代死喪埋葬等事概宜照西例而行刑部則參用西例至於通商交涉之件則西例全依時至今日禮教大開外國之人無處不到新政行中國凡屬口岸無不通商外國

之人必多至止交涉之件無日無之若仍執中國法則中外人必致參商若改用外國法則外國人歸我管轄日本小國耳改用西法西人亦歸其審理此時和約已有成言非其明驗耶去歲日本特設新例凡爲官者必須通曉英文凡外國人俱准遊歷內地其獨重英文是志在廣推商務其許入內地則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曾謂中國而可不及日本哉往者中國不肯改用西法嫌其寬待囚犯耳而乃遇交涉之案爲外人則照外國之例而從寬爲華人反依中國之例而從猛是華人之生於中國反不及洋人之來自外邦也夫中外一體爲政無事偏私但理執公平則無思不服是故以德報

怨聖人不與傷己徇物賢哲所譏況生於其地者必有土著利權非外來者所能攙奪也新政行則國自強國既強則無此屈矣

至若國內之四都會以及京畿之總都會處必由刑部派臬司以主中外上控之案其人必須深明中外律例經考超等而多所歷練方堪是選其審案俱以陪員主判外國人有久居中國行事和平者可與中國人一律得選爲陪員遇交涉之案令其厠名主判則外國人心必無不服懷柔之道其在此哉

工部多名物象數之事其屬員須由學校考取必其人各有

所專長各能司其事方爲稱職愼毋曰人官物曲載於書卷一覽而能也新政行凡鐵路輪船礦務種植以及製器機局墟市民廛其經營必歸於工部則此部需才甚衆目今中國之人有曾自備資斧出洋學習得其一二事而回者此等已堪爲後學之師若再聘請外人大張學校吾知數年之後英才輩必出且勝於外邦蓋因於邱陵者易爲高因於川澤者易爲下也此則賴乎議政局員之神於鼓舞矣

若夫商部爲新政之創舉其屬員宜分爲內外在內之屬員有職事有俸祿在外之屬員無職事無俸祿在內之屬員由學校考取其人必深於地圖之學水程之表會計之事經紀

之法將天下各國金銀價值滙水高低生理章程稅關則例貨物之出入多寡民情之好尚異同輪船以何者爲相宜鐵道以何法爲利便礦務宜如何辦理工作宜如何取財時時講求事事取益播諸日報以便商民在外之屬員則取諸中國內地以及外國華商新政行凡華人之現居中國或現在外洋者有能獨出資本或糾合公司爲購造輪船以出洋或建置鐵路於中國或開掘礦務以出產或廣事種植以生財或設立保險以興商或創建銀行以便滙如此者令以其名呈報在國內者爲某省商部員在國外者爲某埠商部員在國內者遇地方有變礙及商務省商部員可請附近營兵出

爲彈壓或官府有過害及商民可請商部總司委員查究在國外者遇外人欺陵商務有阻埠商部員可由領事欽差請兵船赴救或領事等有曠職守以致華商受虧可請商部總司委員查究如此而商務未有不振者也或謂商者罔利孟子鄙之爲賤丈夫今乃首重惟商其說得毋矛盾曰此卽孟子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策旣庶之衞首則加之以富次則加之以教今而欲富道在興商興商之中教卽寓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今之商

不惟斯民富教之所關且爲一國興亡之所繫但觀近事其迹顯然越南之勢力與日本不甚懸殊而日本以興越南以亡者興商與不興商所致高麗之規模固日本古嘗師法而日本之興并吞高麗者亦興商與不興商使然暹之於商稍不加意法人則起而奪之緬之於商略不經營英人則出而據之雖曰形勢在所必爭亦其不能以商自強故至於此不然東洋正通商孔道何以日本諸島港絕不聞見奪於外人也是則今之割據侵陵皆以通商爲藉口而謂中國之商務可勿奮然興之中國之商民可勿隆然重之哉吾謂今之國若有十萬之豪商則勝於有百萬之勁卒攻心爲上攻城爲

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戰屈人新政行則重商民而廢捐納使此數十萬捐班之人卽以其捐納之資轉而用諸經商之事吾知多財善賈生理必爲東部之雄彼區區日本奚足道或謂日本之於高麗仍奉以自主之名何得以亡爲比曰是比於亡而更甚夫莽操權奸恣肆或稱周公而行攝事或挾天子以令諸侯尚足以雕琢大臣熏𧶜天下而況入人之國而奪人之政者哉日本而善於其後也觀諸將來可也然縱使其善爲人謀毋亦如英之撫印度法之撫暹羅所謂祭則寡人政由甯氏者耶況平壤之捷一聞則監國之員已至凡諸興革假公濟私使高麗之人側目而視傾耳而聽疾首而

服痛心而從撫膺而不敢嗟脅息而不敢歎小人解骨君子吞聲大院君則欲遁空門而不得君若后則但祈速死而不能各大臣則踰垣而辟鑿坏而遁以求免乎爲官而猶曰高麗自主之國也以欺天下其誰信之嗟乎人生尚氣節功名誰復論故曰比於亡而更甚也是以君子見微知著寧爲未雨之謀不作噬臍之悔興商而僅自今始吾已嫌其太遲若再事游移恐不免爲高麗之續向者高麗事事取法於中國尙浮文賣科第鬻官秩勒苞苴賤工商崇貴勢種種弊政無不依樣葫蘆商務因而不振是高麗儼然一小中國也小者已見廢於日本吾恐大者將見廢於羣雄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謹也吾願謀國者謹於幾先也是故國無大小而興亡之事端在人爲決不能諉諸天數歷稽史傳無不皆然若謂旺氣自東而西東方旣有古之強自然有今之弱西方旣有古之弱自然有今之強則何不借鑒於日本也日本自維新立政以來其君每一得閒則親臨學校或身至戎行觀諸生之學業必勉之曰日本貧國也貧則見陵於上國爾其志於富毋使我國羞觀武士之操演必勗之曰日本弱國也弱則受制於雄邦爾其志於強毋爲我國辱又曰事無難易人無尊卑有志者成無志者敗我之所望厥爲爾曹厥爲爾曹之志嗚呼其君如此焉得不興故僅十餘年而國內機器之廠

林立出口之貨充盈而工作之成有非泰西所能及鎗礮各事尤能獨出乎心裁然則其興也豈得曰天意而非人事哉今其入寇中國也其國君口授韜略耳聽羽書而夜寐夙興有越王嘗蓼之志其國后手製醫巾親調藥餌而愛憐忠義有平原絲繡之心其太子身歷行間躬親召募而往來巡撫有楚子挾纊之風其公主率諸命婦裝如服役而料理傷兵有吳起吮疽之度凡此作爲雖其好名之故而實足使路旁親戚者涕泗滂沱至於歌曲唱英雄使士卒奮揚其功直比於秦王破陣樂非是則旅順之戰雖勝而先登未必如是之速而不緩須臾也旌旗標壯士而杯酒以餞其效竟同於易

水逕荆卿非是則鴨綠之戰雖敗而兵士未必但求乎死而并不求生也下至學校八九歲之童亦課以進攻中國之題而標其名字是豎婗學語便欲爲公侯之干城窮民數十文之款亦成其報効捐資之美而彙列新聞是乞丐者流且得作國家之將伯平壤之役爭舍其身而醫理殘兵者貴官妻妾數百輩旅順之戰齊赴於廟而禱祈勝仗者國中女子數千人君民一心果遵何道而迹其所以皆由議院之功蓋日本之君雖極梟雄而以戰功爲命亦斷不能家喻戶曉使其軍民愜洽一至於斯故曰軍政以民政爲體也不然水陸諸戰中國精兵盡出諸將皆行而卒不能退敵其故何哉玆爲

節錄各報所紀者以見此時戰功必不能以倖致籌國者宜思之也若夫師曲者不勝雖勝亦不足榮恃強者必亡不亡亦以召禍則日本儒者已早論之矣

國家用人俱從學部所出則取才之法宜多前列諸科祇言其略耳教學俱宜倣傚西法祇尙明通以答問而試其所得以圖象而試其所學事事有專攻之學而器具無不周時時有新出之書而所學愈以進夫如是學則眞學才則眞才矣此則議政局員所宜急講者也或謂治天下者以文今乃輕文章而重技藝得毋見笑於大方曰文者經天緯地之謂非闈墨八股之謂也今之電線電燈鐵路輪船是誠經天緯地

之事件也今之出貨入貨酌盈劑虛是誠經天緯地之功效也昔孔子贊堯之爲君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使孔子生逢今日吾知其所謂文章者斷指此等而莫不由技藝而來所以重之也人之言曰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今之搭截等題何異清談試策文字多由剽竊清談剽竊以之論人豈爲佳士以之治國多誤蒼生然而功令如是吾但爲士子惜不爲士子咎也而聰明特達有志之士則又流爲考据研經鑄史枉費心力而實用無裨此由八股進身之後無事可學故也諺云八股出而天下無眞才豈過激哉新政行凡文字之學

但取其通不求其巧卽以現讀之書爲答問而題解則人人皆知卽以現從之師爲主司而考取則決無不當使人人皆得爲通才名爲輕之其實重之也蓋人若先通乎此而後別從事於一藝則其藝必精也技進乎道非此不能中國無格致之學是以蠱惑之說往往中於人心卽如形家之言風水其理豈復有毫末之可憑袁簡齋之詩曰寄語形家莫浪驕葬經一部可全燒汾陽祖墓朝恩掘依舊榮華歷四朝明達若是而當世士夫猶有溺嗜之而牢不可破者無他惟其科名之念重得不得之故難明所謂解到不通則咎歸風水也抑知凡事之觀望周章進退無據莫不由此新政行則科甲

之事不得以困人而格物之功深足以察理是學校之爲功大矣而鐵路興辦之初恐仍有以風水爲辭者夫風水既爲天下各國之所無豈獨偏有於中國是故凡爲議政局員須深明此篇之說方與改革之本旨有合也

若夫外部則專爲各國交涉起見所謂交涉莫不由通商而來通商者非僅貨物交易之謂凡人民之來往教士之保護招工之章程和約之條款爲部員者皆須深悉而學有專家宜以萬國公法爲根柢輔之以各國律例如放爲駐英公使則須熟英例放爲駐法公使則須熟法例熟之云者非謂徒有其書覽之可得也必須考試答問而明其利弊得失中國

此時於外部人員掄選之法宜比外國更爲認眞庶不致爲外人奚落至於隨員人等亦不宜設所用繙譯等員祇宜俱照西例夫日本小國耳自改用西例而公使人等俱能見重於外人而日人之餬口於外邦者並無被逐等事以視華人相去何不及之遠也謂非其明徵耶

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自古論兵無有確於此二語故善言戰者君子以爲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中國歷古以來天下一定則無意於兵蓋爲此也然而武備廢弛則外侮多招雖力爲涵容仍不能免於其禍觀於高陞船之被擊是其明證矣然則爲中國計者惟其愈不欲戰

正宜愈修武備蓋能戰勝於未戰之先乃能弭兵而無戰能保勝於既戰之後乃能消禍而成功也昔曾侯以醒論中國指其武備之修以爲言而吾當時極辯其爲未修者非謂其礮臺之不築也非謂其兵艦之不購也非謂其鎗礮火藥之不齊也謂其無人耳夫中國將才豈眞獨限於天而留其缺憾特無以作之則不生說者曰中國之待將官者不爲不恩厚矣中國之爲統帶者不爲不濟蹌矣不知以文員而爲駕馭則武將不得盡其才以不考而濫用人則眞才不能顯其用無他惟其不重武故所謂作者亦僅如斯而已矣是其所謂作非吾所謂作也新政行而以天子爲元帥以天子爲元

帥則武弁之重無以復加矣以天子爲元帥則武備之修更無以過矣夫牙山之戰中國不聞以兵船絕仁川平壤之戰中國不聞以兵船出大同旅順之戰中國不聞以兵船夾水陣威海之戰中國不聞以兵船破重圍人第見中國水軍著著失機而不知調撥無能不相聯絡其或冒險而前者則勢孤力弱來壯往之凶至於平壤乃高麗大局所在而諸將以不相統轄而奔旅順爲中國大勢所關而諸將以各自爲謀而敗陸軍水軍如出一轍者無元帥之故也帥之以天子則此患決無至於練軍各法則非此篇所能詳惟水軍之練難於陸軍陸軍縱有微疵人或不覺水軍稍有差失則衆已先

竊故將來練法須比陸軍爲更精也待兵必從其厚者所以作其氣也蓋軍士之勇在於氣氣餒則弱氣剛則強餒者畏死剛者不畏死故也夫氣之不能剛也以有家之累也使死而無補於家則其死也愚自見爲愚則其氣必餒而氣之必不餒也亦以家之故也使死而有補於家則其死也智自知爲智則其氣必剛新政行必審乎此是故臨戰而死者則恩恤及其子之成人而國家必以時而祭祀是其死也妻子安之兄弟敬之交遊鄉黨榮之也胡不爲也畏戰而奔者則繫獄作苦工以示辱而長糧盡削奪於國家是其不死也妻子鄙之兄弟薄之交遊鄉黨賤之也胡可爲也故今之治兵與

古之治兵有迥然不同者古者或以峭刑峻法威令脅從而婦人女子驟然教之亦可以爲兵今則必擇有勇之夫知方之士而鎗礮火藥習之數年乃可以爲用此由禮教大開軍器頓異故也方今公法既行各國治兵此理斷不能易至於所用之鎗亦宜深究今茲中日之戰兩國所用之鎗彈丸所及有傷人少而受傷則必死者有傷人多而受傷仍不死者由彈丸之造法不同也夫戰者志在勝不在殺敵人多傷則我軍必勝戰勝則止何必殺人吾願爲將者留心此等勿干天地之和可矣若夫軍醫救濟之事更須預備以彼軍士沙場效命烽火前驅與子同仇赴火蹈湯而不顧敵王所愾衝

鋒撼陣而何辭忠烈之心震天動地而乃鋒鋩所過難免痍傷礮火之間尤多慘斃夫出玉關而發笑誰保生還然塡溝壑而堪憐豈眞命盡或彈丸入骨或炸藥糜膚或片刻昏迷或一肢殘破生死在須臾之頃存亡爭呼吸之間於此而救治無人縱不須死而亦必至死於此而濟醫有道縱難得生而亦可以生新政行則倡行濟醫等事者必有其人矣

理財爲國家要務使財之源無不開則財之流亦可節今中國之貨核其數入口之多於出口者幾至百倍此百倍之貨若中國工藝出產能盡及外國則可收回百倍之利卽半及外國亦可收回五十倍之利是故財流之不能節者由財源

之不能開也源之與流二者實有相因之妙源愈開則流愈節流愈節則源愈開明乎此可以知新政之必須舉行矣况民有正業則自無邪行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恆產者卽正業之謂也今卽鐵路一事而論以中國之大廣而推之將來僱用之人何止數百萬而因此得食之人何止數千萬而輪船礦務耕植工作可以類推矣人務正經國無游惰理財若此何患不富有富若此何患不強富強若此何患不與天下而偕諸大道也哉

或曰富強之術利在一時拙樸之風可安萬古何不爲天下

慮久遠而祇爲國家策目前曰今使天文之士有言萬年之後天將倚柱則吾未聞長身玉立之人有慮天之低而使其躬不能直者以其相去之時遠也今之新政若救燃眉倘舍是不爲而求諸荒遠是誠不知時之所謂何者矣且以今時格物之盛日究日精再數百年世上之人或且不翼而能飛不餐而能飽爭端永息火器無靈別有天地又何必爲之遠慮哉

日報之設爲利無窮然必其主筆者採訪者有放言之權得直書己見方於軍國政事風俗人心有所裨益若唯諾由人浮沈從俗遇官府曠職則隱而不言曰彼雖曠職仍是官府

也以下訕上不可爲也持此一念勢必至逢君惡遇小民含寃則忍而不發曰彼雖含寃不過小民耳貧不敵富理豈不然持此一念勢必至失人心曾亦思春秋之筆褒貶從心南董之風斧鉞不懼乎蓋言必能直於日報方爲稱職言而不直於日報則爲失職也中國日報之設蓋亦有年而不能得其利益者由秉筆之人不敢直言故也今有於官司之不韙而偶一及之者則其報館必致查封其主筆必被拘繫不問其事之眞與僞也今有於官門之受賕而涉筆言之者其主稿者禍不旋踵司報者災必及身不問其情之虛與實也是故不知忌諱者不可以爲日報不識情面者不可以爲日報

知忌諱識情面而不肯訶䛼奉承地方有司者仍不可以爲日報於是華人之爲日報館者不敢自標其名反借洋人之名以求保護其受制也若此尙能望其有益於實事哉新政行則事事整頓煥然一新無復慮此而吾必斤斤然謂主筆必須明西例熟公法者則猶有說蓋大開禮教則畛域之見必不容以復存而外國傳道之人必有多入內地者使小民仍復如前滋鬧則勢將不堪是有望於日報諸家隨時勸諭矣夫教門之不同由風俗之各異風俗行之千百年而不見其有害者其中必有可思教門行之千百年而民猶不能忘者其中必有可敬是故風俗而無礙於政事則聽之可也教

門而無礙於政事亦聽之可也吾嘗謂孔子之道如人之飲食百家之說如飲食之五味夫孔子之道非無五味也特以爲鹹苦酸辛甘適中而止而百家之說非離飲食也而特於鹹苦酸辛甘有所偏嗜雖然此爲在我而言之也若在彼而言之則又以爲我實偏嗜彼乃適中故曰教門之不同由風俗之各異也其善雖有不同而其同爲無害則一也何則君臣父子五倫者人所同具禮義廉恥四維者國所必張故著書雖不類於孔子而立世不能與孔子違談道縱或高於孔子而修身則仍與孔子合故曰其同爲無害則一也夫既同爲無害而燬拆教堂等事則是於無害之中變爲有害也可

怪之甚由見理之未明也今中國人有在外國大宣中國之教者外國人不惟不忌之反多擲以金錢以爲得增異聞也而外國人之在中國宣揚外國之教者中國人不惟不喜之必多加以毀謗以爲非我儔類也度量狹隘而或誤許爲衞道之長城則必非大聖人之所與此篇非原道之論當略而不詳特以日報爲人人所閱亦爲此等事所關故略中其說如此夫國家既以日報爲耳目則宜假以辭色而耳目乃能周詳今茲中日之戰日本之君駐營廣島以督戰務凡日報主筆以及訪事人等多入參帷幄以備詢問其有從水軍陸軍而至者或新從戰陣而回者其人不論尊卑皆許入見國

主面談一切或繪圖以告或據事直書或指畫君前或暢言胸臆所言者外人雖不得而知而莫不聞曰君之稱善者再也談必移時而後出言必更僕而盡詳洽闓殫見道在斯哉彼小國尙能如是故曰凡有志切民事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底可績者天子宜特賜匾額以旌直言也惟外國交涉之件其中宜和宜戰宜攻宜守等事則宜盡聽於議院日報者祇可爲見聞之助不可爲決斷所憑蓋日報每遇此等事必好爲過當之詞多作托大之語不獨中國惟然推之天下各國其不坐此病者實鮮聞嘗推原其故而得其理之所在矣卽如外國偶或違背約章其事原可以公使調停止息者日

報則鋪張其說以爲宜畏之以兵無他以戰之事非其責任戰之費非其支理戰而勝是其言之功也先見之明也戰而敗非其言之過也將帥之咎也故其言之極易也使或責之以臨陣或責之以出錢吾知其言必不若是中國遇戰務往往謀諸文臣毋乃類是而歷古以來師出無功徒傷民命豈可勝言新政行遇此等事縱主將欲戰亦必經議院定奪乃可爲之以軍糧器械轉餉度支召募兵勇等事皆爲議員之力任必無輕舉妄動之言也若夫黃河之治鴉片之除新政既行則自有善章茲不縷晰

此九者所以因時而制宜也惟能復古乃能因時愈欲因時

則愈思復古故欲行九事於後必先行七事於前能行七事於前必能行九事於後夫然而後中國地則不負其爲至靈民則不負其爲至善學術則不負其爲至正治術則不負其爲至純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一轉移間耳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又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此復古因時之說見於寡過之書者也仲尼祖述堯舜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復古因時之說見於大聖人之言行者也

新政論議卷六終

新政始基序

乙未之春中東戰事甫平胡君翼南與予有中國新政論議之作其言頗爲當道採擇多所推行惜乎襲皮毛而未達心源仿良法而失其美意如鐵路銀行礦務機局等事俱不准入洋股而議抽公款其意將欲止洋人之侵權奪利而令華人以奉上急公也不知洋股不入則華人不敢爲洋人不悅服爭地之念由此而成公欵一抽則倡始者無心試辦者不力一鼓之氣因茲而竭及見辦理拮据恐其無濟則又議借洋欵不知洋款一借則權不侵而自侵利不奪而自奪是舉權與利悉以讓人也所以然者由無深識之士豁達之儒立乎朝廷在乎君側以故

欲謀利先謀義欲富君先富民之理雖至於顚危困阨之日亦不能明自官督商辦之說一出胡君與予深以爲憂葢恐新政之終不能行縱行亦無所濟也予乃條列新政始基各事欲胡君別爲一書以告當道而胡君意謂中東戰事初畢急欲進言者冀其殷憂啓聖蒙難興邦耳今經大創而廷臣猶是陰拱而默居朝士猶是旁觀而中立百官猶是依阿而取容羣吏猶是優游而卒歲忘辱含恥安危利災此韓世忠騎驢獨行朱遯翁捧龜長嘆之日也夫復何言既而胡君南遊石叻北涉申江渡桂津入蓼內過蟆港越龍牙相逢北海之樽到處東山之屐登臨吳孤之嶺流連張叔之園一似以汗漫之遊爲無悶之計者

徒以母老復返家園客臘晤談相與嘆時事之日非傷神洲之板蕩又復情不能已而同人知予有新政始基之說必欲一觀胡君乃以其暇增廣予意復爲此篇今歲仲春是書始成當其未成時大吏有以厚祿來聘者胡君概辭不就噫豈所謂禮意之未殷耶抑惟恐不能行其志耳是書甫脫稿同人節登日報旋以全書付剞劂列於新政論議之後方今中國東三省以及山東雲南廣西廣東鐵路礦務之利權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衞廣洲灣水道門戶之險要俱已歸於外人中國苟猶有必欲自全之心則此篇之說或亦有可採焉爾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二月何啓

## 新政始基序

伊東謂丁汝昌曰爾中國如此何以爲國伊藤謂李鴻章曰使我在中國決不爲官噫日本一將一相可謂深知中國之弊者矣何以知之知之於中國之法也今試問用人之法有當於人心否刑罰之法有當於人心否君民隔絕之法有當於人心否外國以無是法而富則知中國以因是法而貧外國以無是法而強則知中國以因是法而弱既貧且弱則不能獨立於諸國之中而成一國之號此伊東氏所以深爲中國之國危伊藤氏所以深爲中國之官惜也曩者新政論議之作拳拳焉懇懇焉以除舊法易新法望於國家者職此之由雖然理者源也數者

流也從源溯流源雖濁人猶冀其流之或有可淸從流溯源流欲淸人則知其源之必不能濁故欲知其理之可不可則必察其數之可不可既已知其數之可不可則必知其理之可不可可者得也不可者失也可者興也不可者衰也其數既具則得失興衰之故如與目接如與心俾此吾友何君沃生以理財之法爲新政之始基也蓋觀於財用之困然後知理財之法之非觀於理財之拙然後知用人諸法之非而欲變用人諸法則必自理財之法始欲變理財之法則必自明其財用之數始今者强鄰日逼洋債難償外府告空內藏胥竭司徒致嘆計吏興嗟百補千營終於必敗理財之法雖欲不變有所不能則此篇之

所以作也嗟乎由今日而上溯以至於秦二千年來中國財用之數曾未有知之者矣果其知之則中國之風俗必不至若是其頹靡中國之人心必不至若是其澆漓中國之國祚朝綱必不至若是其反覆而無定夫財用者登於黃籍總於司農上於大僚貢於州縣曰賦曰稅曰漕曰課曰正供曰軍需曰海防曰善後名目不一而皆財也而出諸庶民藉諸商賈斂諸關卡驗諸舟車曰徵曰科曰收曰繳曰完納曰清釐曰上餉曰捐輸名目不一而皆取也是其爲財也下以供之上上以供之國而其取之也出於下者其數存入於上者其數亦存而吾以爲未之或知者其故何居一則昧於淸談誤國者也久宦而猥無宦情

居官而不言官事彼託爲口不言錢者固以失其數而亡其國亦以失其數而亡其身一則昧於坐鎭雅俗者也在位而祗能伴食遇事而輙作模棱彼貎爲清淨寡慾者則以失其數而存其身因以失其數而誤其國一則昧於黷貨寡恩者也歌得寶以結主知上牙盤以歛民怨則是彼其所知之數在肥一人而不顧天下之瘦而其所不知之數在天下瘦而一人終不能肥也一則昧於多藏厚亡者也榷會入而遼國稅定苞苴而號市曹則是彼其所知之數在厚其家者宜如何取之國而其所不知之數在喪其國者必不能保其家也若是者烏足以知之惟其不知故民窮而財匱惟其不知故用絀而國危由是財之入

也不以正而以邪貨之充也不能名而但曰賄嗚呼自賄之說出而人心澆風俗壞天下事不可爲矣剝民有禁也而賄賂既至則無復議其剝民枉法有禁也而賄賂既通則無復議其枉法宰相非下僚之可用也而啗以賄賂則宰相亦聽其指揮近侍非邊臣之可使也而屬以賄賂則近侍亦爲之聽命私梟之漏稅官府不知也知之則無不捕而殺之也以無賄故也官府之瞞稅國家皆知也知之而無或議而疵之也以有賄故也盜賊之刦財官府不覺也覺之則無不執而戮之也以無賄故也官府之奪財國家皆覺也覺之仍無敢詰而責之也以有賄故也庸惡陋劣者鄙夫也而有賄則爲名臣清慎廉明者好官也

而無賄則爲溺職武斷鄉曲者奸民也而有賄則任其恣睢守分安命者良民也而無賄則辱於塗炭朝廷以賄賂相高百官以賄賂相尙衙門以賄賂相勝鄉黨以賄賂相矜賄賂之風習若性成賄賂之事視爲最當雖有伯夷之淸必須雜以跖蹻之濁乃能容於今之世而立於今之朝是措一世於崎嶇邪曲罝國家於困塞傾危皆此理財之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亦皆此用人諸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此予所以深許何君之意也顧是篇久而未成者以謂肉食者謀之耳未幾何君將有外國之行而上游忽爲鐵路銀行等事以厚幣來聘止斑生於道上挽祖逖於中流此邦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喜色相告謂中國用何

君矣獨予聞之一則喜而不寐一則如有殷憂喜則喜其畫策素定成竹在胸坐言起行必有所合而簡賢顧俊當以彙征富國裕民將從此起而中國庶幾一變憂則憂特達之知難逢今日使權不由己志不能行則歎致歸歟行不脫冕而中國之興不知何日也乃未及兩月果以水土不服而回既愈而亦不思復往是豈其得已耶抑豈其不得已耶何君回而予亦從此逝矣此篇之作所以遲之又久也今春匡居之暇從諸友之言廣何君之意而作是篇同志諸君爲付鉛槧將分寄當道使上達九重以獻曝之誠心明懸鞀之古制意甚美也書成爲著其未竟之論幷述其源委如此且夫謗帝之書平情之所不作也則

以帝無可謗也愛君之說疎逖之所能託也則以君國難忘也事時之非痛言之所不禁也則以人同此心也在位之政末議之所能參也則以當局或迷也此篇於虐政害民古今同慨者深言其故無復隱情誠欲出胸膈以示天下之人亦欲天下之人出胸膈以示我庶幾得失盡明是非共見公行大道相與維新耳不然困而不達窮而不通泄沓成風胥溺徒歎使中原之土四裂五分一統之邦六王七國臣僕奴隸伊戚自貽帝迹皇輿聲靈盡掃勢非得已事尚可爲人自無能天何曾醉他日有過劍閣譏劉禪爲庸才登廣武笑沛公爲豎子者必將因人知世因世知人謂當吾之代竟無一謀一策足以扶國運而奠民

生靖內訌而消外侮此則濡迹匡時之士所爲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夫策無所謂良而以能濟於世者爲良謀無所謂善而以能治於心者爲善而況弊除則法立害去則利興轉移之間易於反掌失今不治後悔噬臍是故吾方欲一振其敝正不妨大明其敝使人皆知其敝而敝以驅吾方欲一去其衰正不妨洞悉其衰使人共扶其衰而衰以起其言如此其志如此是猶敢稍存齷齪囁嚅之見而以忌諱行於其間哉嗟乎無懷襄則禹不能興夏無砲烙則武不能興周無射鈎則桓不能興齊無斬袪則文不能興晉今中國財用之蹙實無異於懷襄砲烙射鈎斬袪也吾願憤然一變轉敗爲功毋爲日本兩伊氏

一言料定則其爲中國之幸者固不止於斯世斯民也夫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二月胡禮垣

# 新政眞詮三編卷七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 新政始基

此篇言古來國家發憤有爲莫不由於憂患非憂則弊不能去非患則利不能興而興利除弊當以理財之法爲先理財之法又以廣用賢才爲要然非重之以位則賢才無以自見非厚之以祿賢才亦無以自安獨是當此之時中國財用孔亟且殆責其重位猶可庶幾責其重祿得毋太過不知惟其財用之困急正宜優禮以招賢何則賢才在國決不至於府庫空虛也惟富可以強吾圉惟強可以靜四鄰無價之寶以

有價得之慊若宜然豈得謂泰今惟不用賢才故鐵路銀行礦務機局則有官督商辦不入洋股借用洋項抽取公欵諸弊而民流政散見危於外邦亦惟不用賢才故洋債日絀遺累無窮則有籌加釐稅議設餉碼頒行信票減俸裁兵諸弊而賦重法煩自擾於國內至於地稅鹽課雜項釐金所收之數宜四倍於今土藥之數宜八倍於今土關之數宜十倍於今綜而核之今中國國課每年所收以一萬萬二千餘萬圓聞而其實已應至三萬萬八千餘萬圓者則反任其中飽莫可誰何弊且不除利何由至此無他不用賢才之過也賢才一用則數目清釐弊去利興綽有餘裕因反覆推論中國理

財之法謂時至今日不可不變且不能不變變之云者正本清源而已正本清源者亦惟廣用賢才而已此仝書之大旨也　編者謹識

甲午中東一役主客之勢中逸東勞衆寡之形中強東弱乃日人一舉而掃平壤再舉而奪旅順三舉而踰鴨綠四舉而出九連五舉而越分水六舉而破鳳凰七舉而降威海中國雖有軍兵不可得而用雖有火藥不可得而施雖有礮臺不可得而守雖有戰艦不可得而濟雖有軍糧不可得而食謀臣智士無所展其才烈膽忠肝不能顯其勇束手待縛如鳥在籠俯首乞憐如魚困陸索重欵而不敢辭割仝臺而不敢問遂令二十三省

如几上肉任與國之取求四萬萬人如階下四聽外人之笑罵凶莫凶於是辱莫辱於是禍莫禍於是矣而君子則以爲吉亦莫吉於是榮亦莫榮於是福亦莫福於是者豈故爲矯激之談哉化凶爲吉必有其端反辱爲榮必有其機轉禍爲福必有其故是故凶之至者吉之至者也辱之至者榮之至者也禍之至者福之至者也必有大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挽千頃之狂瀾者一障之用也瘳十年之癈疾者一鍼之功也是故未之戰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則其醒者亦將哺糟啜醨宜其醉無醒時也未之戰也千人昏而一人明則其明者亦將韜光養晦宜其昏無明

時也末之戰也千人蔽而一人通者亦將阻而不行宜其蔽無通時也末之戰也千人迷而一人悟則其悟者亦將啓而復閉宜其迷無悟時也一戰而人皆醒矣一戰而人皆明矣一戰而人皆通矣一戰而人皆悟矣醒則起明則晰通則澈悟則神三年鐘鼓之閧所以養其一日之修省者無過於中東之役矣此君子所以不爲中國憂而反爲中國喜也此曩者中國宜改革新政論議之所由作也乃從而觀其後亦既三年於兹矣夷考其實所謂興利除弊者有之乎無有也所謂發憤自強者有之乎無有也天之方懠於今爲烈而夸毗則如故也天之方蹶蹷於昔時而泄沓則依然也何以言之前之失者在於用人而用

人一無所改也前之失者在於行政而行政一無所革也夫自
髮逆披猖之日借外力以殲內訌中國彼時已宜改革乃一不
變而琉球縣以冲繩再不變而臺灣贖以償欵三不變而越裳
滅於南藩四不變而暹羅削其巖邑五不變而緬甸稱臣於他
人六不變而西藏改轍於境內數十年來洟涊含恥坐而待創
然此猶曰懲創非大舊染難除也迨七不變而至於甲午之役
是役也天王有出狩之謠諸臣爲自免之計劉超妻子不聞徙
於宮中王衍車牛幾見賣於都下畏戰則六軍不發投降則諸
將倒戈選仗則武庫甲空勤王則紙鳶信斷但聞湮井刊木持
蝥弧者兼程而來不聞投袂請纓作老羆者當道而臥讀將不

知兵士不用命之詔薄海人民莫不同聲憤激而謂中國必從此時舍舊圖新矣乃八不變而德人則以教民細故而盤踞膠州俄人則以借泊水師而安駐旅順於是鷹瞵虎視之國莫不競存鯨吞蠶食之心觀釁而乘環伺而起過此以往若再不變恐災害百出誠非關心國計者所忍言也且夫天下之言當利害未驗之時察之則難當利害既驗之後察之則易未見汨陳之禍則不知緜之策不可行未見僞辯之奸則不知卯之人爲可殺而既見南巢之放則伊尹之言可思也既見牧野之師則祖伊之告不謬也既見姑蘇之困則子胥之諫最忠也既見畀遼之地則鄭俠之圖至確也是故前之不變猶可說也今之不

變不可說也夫中東之戰方畢中國亦嘗詔舉賢才惜乎其不令地方百姓之公推而獨令公卿大夫之私薦也嗟乎今之公卿大夫烏足以薦天下士哉雖然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天下惟同聲而始能相應惟同氣而始可相求公卿大夫果賢中國何由至於此弱中國而竟至於此弱則知公卿大夫之非賢非天下之才而欲相天下之士是猶十日之霖而欲容之以沼千釀之醴而將受之以卮也是說也吾不謂其然何則鮑叔非王佐也而能薦管仲以王齊則爲齊成霸業者直曰鮑叔可也蕭何非大將也而能薦韓信以興漢則爲漢得天下者直曰蕭何可也必謂將乃能知將相乃能知相英雄乃能知英

雄豪傑乃能知豪傑強盛之邦乃能知高明之士則天下豈復有治亂之機哉而吾顧以爲今之公卿大夫實不足以薦天下士者則別有說賢人君子其於天下也忘勢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華屋高軒長裾佩玉不能以移其志也智士仁人其於天下也忘利用則爲蒼生霖雨舍亦能覺世牖民食前方丈侍妾百人不足以縈其心也然則賢才者爲天下之所求非有求於天下者也賢才非有求於天下故布衣無不遇主之嗟賢才爲天下之所求故公卿有不遇士之嘆是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上焉者手詔諮詢造廬請謁其次焉者長跪請教舉國相從又其次焉則降寢殿設壇臺士肯從行降

詔而爲之勸駕人將應詔賜錢而使人束裝由是言之雖萬乘之尊而念切休明亦未嘗敢以氣燄薰崇震矜天下之士至於公卿大夫以求士爲職者也士得而天下治士不得而天下不治天下之治公卿大夫之功也而其功在於能得士也天下不治公卿大夫之過也而其過在於不得士也昔周公輿周最能得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揆所從來莫不由於周公之握髮吐哺頓忘勢利也夫握髮吐哺豈周公之故爲沽名哉誠以勢利之見不除則有道之士不集也今之公卿大夫未聞有捐除勢利開拓心胸肯與布衣之士一相晤對者而布衣之士捐班不高則不敢往見虛文不習則不敢往見苞苴不豐則不敢

往見拜跪不嫺則不敢往見縱使藹日時艱勢難隱忍爲裨大局勉就趨蹌亦雖有至言必不能竟其說雖有至理必不能盡其詞雖有至義必不能動其聽雖有至忠必不能入其心是非大吏中無賢者也蓋既爲大吏則赫赫之威不期至而自至訑訑之態不期然而自然縱曰吾無用是赫赫吾不爲是訑訑而大吏之左右親近必不與也赫赫焉訑訑焉而欲令抱道自重矢志不移之士俯首帖耳以唯其所唯諾其所諾可其所可否其所否焉其格格而不相入也明矣故曰今之公卿大夫不足以薦天下之士也夫賢才雖不求於天下而實未嘗一日忘天下孔子豈爲身謀者哉而胡爲乎突不黔席不煖也孟子豈爲

已計者哉而胡爲乎旣之梁復之齊也睹世運之顚連嘆斯人之可與是故不爲賢才則亦已矣苟爲賢才未聞有須臾或忘乎天下者夫國家之需才也如此其急而公卿之求才也如彼其慢賢才之待用也如此其切而公卿之取才也又如彼其疎是豈賢才之不幸耶抑公卿大夫之不幸耶豈國家之不幸耶抑四萬萬人之不幸耶吾不得而辨之矣則甚矣勢利之爲害深也勢利之爲害深由公私之不能明也一國之利莫大乎君之情無異於民之情民之情無異於君之情而君民無不達之情也君民無不達之情則其國爲不可破之國矣此公之說也一國之害莫大乎君之心無以白之於民民之心無以白之於

君而君民有隔膜之心也君民有隔膜之心則其國爲不可支之國矣此私之說也今公私之不能明首已見之於舉賢之事國家求賢才於公卿大夫公卿大夫求賢才於左右近習左右近習其能忘乎勢利者鮮矣懷才抱器者方且以勢利爲拒而左右近習乃猶以勢利爲招無惑乎其招之愈殷而拒之愈遠也今公卿所舉非納粟修儀行賄獻媚之人卽拜爵公門受恩私室之輩未聞有一人一士由白衣而揚於王廷者豈平民中絕無可舉之人乎是亦異乎吾所聞矣太公望屠夫也而成興王之業管夷吾獄囚也而成匡合之功孫叔敖海客也而爲救時之相百里奚僕媵也而爲霸主之佐彼其人扈非有資格之

可循而爲勢利之可動者也時可移也世可易也而古今之人才則相若也地可異也人可殊也而斯民之直道亦相若也如謂太公望祇能有於文武之時則管夷吾不應出於春秋之世如謂孫叔敖祇能有於楚則百里奚不應出於虞今觀所舉其意以爲取才於民庶古人則有之今人則無焉外國則有之中國則無焉嗚呼此改革之所以無由維新之所以難望也夫相如由於狗監張儉獻自幕僚吾安敢謂捐班故吏中無奇士哉特以煌煌大詔四方父老扶杖而觀唏噓感嘆但願須臾勿死以觀新政之行者在此用賢之一事而乃視爲具文循行故事縱使所舉之士名下無虛亦屬一人之私意其不足以洽天下

之心矣子夏繹孔子之言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而孟子亦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雖然今使公卿大夫採輿論集公評登賢良禮名士命中使以相招遺材官而速駕有爲之士將聞聲而起應詔而至彈冠而慶捧檄而前乎竊意其未必然也當今之世爲賢才者不患其不能見知特患其不能見用不患其不能見用特患其不能重用處以末僚之位則授以事而不畀以辦事之權視爲幕府之賓則詢以言而不授以進言之柄夫辦事而無其權則其所辦猶是操其權者之故智而未定從違是爲賢

才者用如不用也進言而無其柄則其所言猶是持其柄者之自言而諸多隱諱是爲賢才者言如未言也用焉如未用言焉如未言是使之不得行其志也使之不得行其志而欲以招羅碩士網取英賢有識者定知其不可矣且處此之時揆今之勢縱使公卿大夫推賢讓能計從言聽譽以國士之目待以破格之知而爲賢才者亦不能安其身於官職爲國家者亦不能收其效於賢才何則所謂賢才者財不苟得利不苟取乘便營私非其事劫公奉己豈其爲瓜子之納是其羞暮夜之金必其却是舍俸祿之外別無所謀者也而今之官場實受之俸則微乎其微無謂之需則費而又費皂隸輿臺於官何與而必從其盛

曰是乃官派也年節餽遺於官何賢而必期乎厚曰是乃官禮也就令獨異於人槪行屛絕而僚佐則取資於是俸居處則取資於是俸衙門雜費無不取資於是俸而核計俸錢所進實不及所支之半然則旣才且賢者一行作吏必須官資自備而後可毀家勿顧而後可上無父母之事下無妻子之畜而後可故曰賢才必不能安厥官國家必不能收厥效也且夫求賢才者貴實不貴名作賢才者以誠不以僞天下有一求賢才而賢才不可勝用有日求賢才而賢才不得一用者無他名實誠僞之分也中東戰後天津倡設實學堂矣湖北倡設實學堂矣十八省方將相繼而設毋亦曰將以求賢才於實學乎不知中國此

時所謂實學之才既已項背相望學堂之設雖一二十年後諸生造就亦不過僅如今日已學之人棄現成之才不用而俟以一二十年曾謂以實求才以誠待士者而忍出此往者出洋肄業之徒既以不用而功虧一簣水師學堂之輩復以不用而業廢半途歲月蹉跎事機坐失一誤再誤迄用無成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今者用人之道甚易特不肯早爲已乃反咎國內無才再緩以累代經年之拙計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學堂雖設適足以灰寒天下之心耳是故中國苟能於今之賢才用之安之以收其效則學堂雖不設猶設也苟不能於今之賢才用之安之以收

其效則學堂雖設猶未設也賢才之用非重之以位不可賢才之安非厚之以祿不能獨是重之以位吾猶謂國家欲爲則能爲之至於厚之以祿竊恐國家雖欲爲之亦有所不能也則以處此之時揆今之勢而知其故矣何以知之知之於數也夫論天下古今得失興衰之故者惟理與數而吾以爲言理者不若言數言理者事屬諸虛言數者事徵諸實也雖然熒光德星欃槍枉矢仰觀而見者不可謂之數也以其無與於得失興衰之故也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俯視而知者不可謂之數也以其無與於得失興衰之故也方功義弓老少奇耦玩占而兆者不可謂之數也以其無與於得失興衰之故也若夫其數爲國計盈

虛所關繫爲邦家強弱所由分爲吉凶禍福所由區爲憂喜榮辱所由別則固觀時變者所必詳談時務者所必察也故欲知其墻之傾不傾必觀其墻之隙不隙欲知其木之折不折必觀其木之蠹不蠹欲知其國之國不國必觀其國之財用足不足

中國歷來未聞有借用洋欵者自

光緒四年德國借項二百五十萬圓週息五釐半算

光緒五年滙豐銀行借項一千六百一十五萬圓週息七釐算

光緒十八年匯豐銀行借項三千萬圓週息六釐算

光緒十九年渣打銀行借項一千萬圓週息六釐算

光緒二十年德國銀行借項一千萬圓週息六釐算

光緒二十一年俄法借項一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圓週息四釐算

光緒二十二年英德借項一萬萬六千萬圓週息五釐算

現尚須籌借一萬萬兩以清賠償日本之數

統計中國此時欠洋欵五萬萬二千餘萬圓卽以大數五萬萬圓週息六釐而計每年應償息銀三千萬圓夫中國內府外府非有多藏之可紀也司庫司財非有羨餘之可挪也中東未戰已前所有借項本息合計中國每年僅能還銀三百萬圓故惟第一次德國借項嘗還本銀七十五萬圓續借諸項並未聞有

分還本數者也其時國中比今日猶爲甯靜而財用拮据連年告貸業已如是中東既戰而後兵燹之餘財方耗竭而驟增巨欠愈覺難支今雖於前後新舊各債之本一文不還而中國每年亦須比前時加籌三千萬圓始僅足以抵其息既窮且匱不辨而知更遑論乎經武整軍又遑論乎起衰振敝哉人之言曰貧窮何患欠債則憂且債而曰洋債微特其本不容緩置即其息亦正不容慢延試即還債遲速之數而一計之

債項五萬萬圓週息六釐算一年不還則其息爲三千萬圓合本而計爲五萬萬三千萬圓

使以五萬萬三千萬圓再積一年不還則其息爲三千一百

八十萬圓合本而計爲五萬萬六千一百八拾萬圓

再以五萬萬六千一百八十萬圓積八年不還則其息爲三萬萬三千三百萬圓有奇合本而計爲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圓有奇

再以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圓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七萬萬零八百萬圓有奇合本而計爲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圓有奇

再以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圓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十二萬萬六千八百萬圓有奇合本而計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一百萬圓有奇

是原始之本僅五萬萬圓而其息則二十三萬萬七千一百餘萬圓也然則不過三十年而息之浮於本幾至五倍合本而計則幾六倍於今也夫自光緒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還一千六百餘萬圓之本則自中東之戰以至戰後三十年其不能還五萬萬圓之本也可想而知矣此時在三十年之前而不能還三千萬圓之息則他日在三十年之後其不能還二十三萬萬圓之息也更可想而知矣是故本息之數十年不能還者斷無望於二十年之能還也二十年不能還者斷無望於三十年之能還也本息不能還吾恐彼時之中國必非今日之中國也其爲古之突厥今之土耳其乎其爲古之希臘今之寄里士乎是固

不待燭照而數計之也而既已燭照而數計之也嗚呼慢人心而隳至計貪苟且而失先幾使此伍萬萬圓借欵出自華人吾何必爲中國憂而乃轉借挪移名俱自外豈外人之愛我反勝於我之自愛耶往者先睡後醒書後一篇作於光緒之十三年其時於民心之不可違洋款之不可借亦既詳言其得失矣無如當道者之不信何哉國家大計必期愼之於始誠以失之於始則良平不能爲之謀儀秦不能爲之辯孫臏吳起不能爲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爲之守也雖然君子之於國家也苟未至於理盡勢窮而尚有一髮千鈞之可挽者亦必設身其境熟思審處獻其言於天下而無隱情蓋必如是而其心始安不如是則

其心不安也不然胡爲言之至再而至三也夫中國之窮困旣已如斯今者官俸且減其三成兵士且重加裁撤去兵去食不得已之情形已可概見而猶欲其重祿以待士是何異揮金於原督之室棄糧於陳蔡之間故曰處此之時揆今之勢竊恐其雖曰欲之而有所不能也而吾猶不能無說者今夫市賈之定價也必視其物大匠之發廩也必按其工物而苦窳雖一金亦爲多物而精良雖千金不爲泰毀瓦畫墁者雖脫粟宜勿與出神入化者縱大烹宜獨隆也今中國之所最急最重將以延國脈而奠生靈扶顚危而全大局者非首在理財之一事哉然吾謂理財一事非以才而且賢者爲之則決乎不能安石才矣而

未賢陽城賢矣而未才若而人者使授以今日理財之任吾知其無能爲也蓋非賢則其才不能用非才則其賢末由見也若況而愈下則更在不論不議之條矣今所欲廣開利源以收利賴者非鐵路之設乎非銀行之立乎非礦務之開乎非機局之建乎夫鐵路銀行礦務機局洵可謂利源不竭而利賴無窮者也乃核以今之辦法其不善者大要則有四焉請以鐵路論之以例其餘

今夫官民之際不可以不辨也官者所以保民而已民者所以養官而已官惟所以保民故強暴必禁奸宄必除而民之身家以安民惟所以養官故國課必完稅項必繳而官之俸祿以贍

是官民之責不相混也而官與民之宜合宜勿合者亦有別焉官與民之宜合而謀之者政令之得失是也出納之重輕是也凡所以宣上德而抒下情聯君民而爲一體也官與民之不宜合而謀之者貨殖之貿遷是也商賈之轉折是也凡所以維公道而示持平忘偏袒而彰厥直也今鐵路之議其名曰官督商辦是民之事而主之以官也是於不宜合謀者而使之合謀也不宜合而合之雖在君民最洽之邦且當絕無疑忌之日亦戞戞乎其難中國之官素未得民中國之民素畏官府當此之時縱使官極惠民欲民視之如父民猶疑其爲虎官極愛民欲民視之如兄民猶疑其爲狼而况乎未誠而欲令民信未信而欲

令民任也哉民若曰彼官也我民也官有權而民無權官有勢而民無勢以無權者而與有權者競則有權者勝而無權者負矣以無勢者而與有勢者爭則有勢者得而無勢者失矣理之不能有是而無非也事之不能有可而無否也而權勢不均則是者惟官得而是之民不得而是之也非者惟官得而非之民不得而非之也可者惟官得而可之民不得而可之也否者惟官得而否之民不得而否之也是非可否皆決於官則是鐵路而有利焉其利必先官而後民也鐵路而無利焉則害必先民而後官也又其甚焉則專斷之失或明明可以獲利者而亦不能獲其利也或明明可以免害者而亦不能免其害也言念及

此吁足畏也是故爲督辦者一名曰官其民必以畏官者畏之矣卽曰不過半官半商而民亦必以畏官者畏之矣今之官府非不知振興中國首在商民必無欲商民畏已者而無如大道未行實無以表白於人心而取信於天下也則無惑乎招股者招之不來合力者合之不得也此辦法之不善其一首在於官督商辦也

雖然財者民所一日不能無者也利者民所一日必欲得者也財利而在於鐵路則又數十年來民所欣聞豔羨日夜望之求之而未能一遂其願者也其注意於鐵路之財也若是其切其繫念於鐵路之利也若是其殷使有以示之謂鐵路不得財則

已苟其得財可保其財之分也爲必公焉則民未有不竭力以圖者也謂鐵路不獲利則已苟其獲利可信其利之派也爲必平焉則民未有不傾貲以赴者也然則雖有官督商辦之議若令其准入洋股吾知中國之民亦必勇於附股也何則官者止能脅制華人必不能脅制洋人則與洋人合股庶幾免此脅制矣官者祇能刻剝華商必不敢刻剝洋商則與洋商合股庶幾免此刻剝矣是於官督商辦之外民猶望其准入洋股以爲附股無虞也且夫謀必數見成事然後有所依事必數見成效然後有所恃胡人之不能漁其積習不以漁也縱使其能漁焉吾知其不能如越人之精於漁也越人之不能獵其居恒非在獵

也縱使其能獵焉吾知其必不能如胡人之善於獵也泰西諸國鐵路等事月盛日新以彼竭數十年之精心經千百處之歷練建造之法棄短從長圖利之方無微不到視中國之胸無定見成事因人者相去遠矣是則欲集羣策以鼓羣力而爲鐵路之大利者非洋股不可而乃並不准入究屬何心或曰是恐外國侵權故有此議不知外國侵權決不由此若果由此則是自削其權而已天下未有自削其權而能奪人之權者也吾請以泰西諸國比諸甲乙丙丁焉使中國鐵路甲乙丙丁之人各附有股而甲之人或爲一己之私或因本國之故据我鐵路以便私圖則乙丙丁之人必不聽也乙之人而爲此則甲丙丁之人

亦必不聽也丙之人而爲此則甲乙丁之人亦必不聽也丁之人而爲此則甲乙丙之人亦必不聽也勢均力敵其權則分以一抗衆其計必屈是故中國於鐵路之利權不欲保護則外洋股份可以不招如欲保護則外洋股份正宜廣納也然則今之拒入洋股者豈有他哉洋人至則脅制無所容洋商來則刻剝不得逞耳華人所以觀望遲疑終至於不敢附股者此也是繼官督商辦而爲辦法之不善者其二在於不入洋股也

天下之事視其當爲與不當爲而已當爲而爲之利之所由興也不當爲而爲之害之所由致也今鐵路之不入洋股是所謂當爲而不爲者也而鐵路之籌借洋欵則所謂不當爲而爲者

也是皆舍利而求害也夫借欵之財其實收之數浮於九折者幾何加以金錢價漲則還時更須添其一二成卽以一成而論其入之也十僅得九其還之也十須十一是一轉移閒而已去其二成而借百萬者短二十萬借千萬者短二百萬借萬萬者短二千萬也鐵路大局非二萬萬圓不爲功若皆以借欵行之則短其四千萬圓此猶望金價平定無大漲旺然後能之若每至還期外國豪商高擡金價則不難如光緒四五年時之項借一百萬者幾至還二百萬借一千萬者幾至還二千萬借一萬萬者幾至還二萬萬乃能淸償其數矣是借欵斷無有淸還之期鐵路決無有能興之日也中國未有洋債以前金價未嘗起

中國既有洋債而後金價則日增其增之也未必盡由於此而爲中國籌洋項者亦可驚心矣今辦事之人動借洋債踴躍爲之豈其不識數耶毋亦貪其轉手時之折數求飽欲於現成耳而不知其誤國誤民害至此極也至於借項利息卽由立借之日起計不論工程完否不問生意盈虧也而按物取息其權最大期至不還則息上加息中國用銀之國也而必伸之以金中國通寶之國也而惟易之以紙金價若昂彼則於利息之外大有所獲金價若跌彼亦於借出之數毫無所虧是我處於危彼則以我之危而成其安我處於僕彼則以我之僕而得爲主也其可爲耶其不可爲耶且夫土著之權生民之所自有者也食

地之利各國之所同然者也應得而使之不能得則民心散應享而使之不得享則民志離夫此應得應享之利權使奪之於民而奉之於君上進之於朝廷猶曰是乃百姓輸將之意也而乃以盡獻諸異邦外國之人失策至是而謂中國之民猶與國家有休戚相關者其誰信之今人之設店也使店東體貼人情能均其利苟遇意外店內之人必將蹈火赴湯拚命以救使店東祇知利已不舍分文一旦有變店內之人必將旁觀袖手聞難不驚豈必有義不義之分哉人之所以舍命不顧者無非以已之所利存焉耳店人在店猶欲得沾其利况華人之生於中國長於中國而中國之利可獨令其向隅哉夫華人非盡無財

者也非盡無志者也洋欵借則華人無以托其財於中國之人以求其利薄之甚則華人必將托其財於外國之人以生其財財所在則心所在也財既在於外人則難保其心不向外人心既輸於異國則難保其情不袒於異國彼其落籍他鄉誓辭宗社者豈必盡如狐庸之教吳子胥之滅楚爲有不共戴天之讐而始然哉卽此違棄人心或亦有迫而致之者矣且所借之財爲鐵路起見也鐵路之地爲中國之地也借洋債以作鐵路非以鐵路作按不可也路爲中國之路非以國家擔債不可也承辦鐵路而不能辦是其不能者乃一人之私耳以一人之無能而出之以洋債出之以洋債而以中國之地作按以中國之地

作按而以中國國家擔保是爲一人之私而牽動一國也是爲一人之私而重累國家也是爲一人之私而置中國之民於奴奉外國之人爲主也是爲一人之私而散四萬萬民之心離四萬萬民之志也興商者將以利國今觀其事反以害國振作者所以安民今核所爲反以危民則是謀之不臧而已矣夫國家之洋債日逼猶曰强敵所壓不得不由若鐵路之興儘可自爲豈宜復借洋款於强弩之末而爲百上加觔之計以速其敗哉且縱使今之借款暫時不用國家擔保他日稍有嫌疑則債主且將執物有所主之名而國家之塡償實不能免以地爲中國之地也又使今之鐵路債主不預辦理之權異時一有齟齬則

債主又將託辦理未善之說而據路以取息勢所必然以債爲外洋之債也國家洋款已重必不能償鐵路之債國家不能償鐵路之債則鐵路必且歸於外人善奕者觀一子之下而知其全局矣嗚呼此眞一局之觀也蓋至鐵路歸于外人則鐵路所經處幷其附近處均不得復爲中國有矣傳曰雖有善者亦無如何此之謂也夫借款豈人之迫我而爲之者哉乃我之自求之也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是繼不入洋股而爲辦法之最不善者其三在於借用洋款也

夫無遠慮者近憂必有見小利者大事不成今之鐵路爲中國新政第一大宗而必欲成之者也乃建議之初即斤斤然定抽

十一之公款未見其利先計其私是不得謂振興其事而令其事必底於成直可謂壓抑其事而令其事不克於成而已矣今鐵路之建其資本既取諸洋債而洋人信借其擔當將責諸國家責諸國家者責諸君上也責諸君上則是鐵路者非他人之之鐵路乃君上之鐵路也鐵路爲君之鐵路則所有入息應盡歸君以還洋債除還之外若有存項仍爲君上之餘資此天下之通義也所謂私家生意非他人可分沾一人私財非他人可過問者也是故獲利而盈則盈者止爲君上之盈而已國人不得預其盈也失利而虧則虧者亦止君上之虧而已國人不用分其虧也盈虧皆一人之事吾不知何者爲公款何者爲私款

如何謂之抽如何謂之不抽也然其始意則固非如是也當新政之初君上方欲溥其利於國中謂與庶人共享非欲專其利於一己謂與庶民無干是以首願商民合資創建廣招股份用集大成蓋既知鐵路之利實爲國內人民之利亦知君上之財無以撥爲建築鐵路之財也是其意本無差忒也既而言利之臣利害未明是非未審以仇民之計爲誤國之謀以假公之名爲濟私之實民之未敢承辦也則多方招致以遂其求民之既欲承辦也則故爲把持以居其閒恐鐵路之利或致廣流於民也則委曲其言而使之終歸於官懼鐵路之財未能遽行攫取也則矜持其說而使之重貯保項昔李林甫裴延齡輩每有私

心舉動必假君詔以行蓋濟則黨臣獨遂其私不濟則君上獨任其咎也此商民承辦須先貯戶部銀一千萬兩之詔所由降也此詔既降國中商民嗒然氣喪以爲今之所謂振作者乃以其詐非以其誠今之所欲致富者乃爲私圖非爲公利向以爲官民猶有相洽之機今卽鐵路而觀則無復望其能相洽矣向以爲官民猶有相維之日今由鐵路而推則無復望其能相維矣夫貯項千萬豈民不能辦哉貯於銀行則千萬僅屬千萬貯於國庫則千萬不止千萬也以官場需索無已時也亦豈民之梗議哉財未歸官則民猶得言其所欲言財既歸官則民必不能言其所欲言也以權勢因財爲得失也嗚呼君民非讐也而

一閧以官則讐君民非敵也而一格以官則敵格於敵閧於讐此民之所以欲訴無由也欲訴無由則惟有不承不辦而已夫民者內也官既失於內則必求諸外民者親也官既失於親則必向諸疏此洋欵之所由借也夫彼洋人者豈眞欲固我邦家安我黎庶哉果其意出於此則借款之立必無有出入扣折低昂息利經紀剝削核算金磅等事今迹其所爲無非放利所放在利則所侵必權所侵在權則所据必地所据在地則所奴必民是借款者据地奴民之計也而不肖者乃反於借款經手之佣項而飽其私囊焉嗚呼是直賣國而已是直賣民而已竊怪士夫滿朝無一人肯以愛民讜言生財大道爲君上言之以延

中朝之國祚而安中國之人民也讜言無聞生財無道而借款之議斯起而孤注之計將行而今而後中國之君能保鐵路利益洋債足償則猶是今日中國之君也苟其不然奚堪設想獨是債既借於外人償既責於君上公款之說已無可抽若謂仍有公股之心非有自私之意則吾以爲抽款之議宜概删除何則賞功者天下之大經酬勞者治國之大法今貨物之載運兵糧之接濟礦務之興作文報之遞傳舉凡國家經營之事民間日用之資以有鐵路與無鐵路較之其難易遲速勞逸奢廉相去百倍是鐵路之功勞於國家爲最大也功大而不賞則民心淡勞大而無酬則民志灰復從而抽其公款焉則是罰功擯勞

矣其可爲哉泰西各國民間有倡設鐵路而本錢未足者國家必力爲資助以速其成決無議抽公款以阻其事者也今徒知泰西之法足以富國利民而不知泰西之心實在愛民務本是無異新莽法周公而亡身舒王法周公而亡國也程頤曰必有關雎麟趾之心乃可以致周禮太平之治吾亦曰必有愛民務本之心乃可以冀外國富強之效倡行鐵路而議抽公款則是欲寒而火之欲熱而冰之耳是繼借用洋款而爲辦法之不善者其四在於議抽公款也

是四者之失莫不由於官督商辦蓋中國之法既曰官府則商民無有不畏之者故不問何事一聞官督則商民必不敢辦矣

當今之時既曰洋人則官府又無有不畏之者故不論何謀一欲官督則洋股必不准入矣商民不敢辦洋股不准入而中國府庫之財告竭各省之積空虛鐵路之事其將中止矣乎然而勢有不能也中國不爲則外國必將爭建今者南省鐵路川省鐵路遼陽鐵路山東鐵路外人建議指顧可成若心腹之地南北之衝四方輻輳之區百貨通流之處中國苟一緩置再事躭延吾恐外國之人必將捷足爭先紛然并建數年之內鐵路交互於中原矣是一國最大之利權一旦盡爲外人所奪也往者新政論議作於中東戰事始畢之時曾以通商之理論澈本源謂天下數十百國也而以一國居於其間猶之一街數十百家

也而以一家厠乎其列一家於衙衆相資之事有應爲而不爲者數十百家可羣起而責讓之一國於通商相濟之事有應爲而不爲者數十百國可羣起而執責之今秉國之人非不深明此理也然而幹濟無能江河莫挽其故何居閒嘗俯仰古今盱衡當世以通德類情之道致深思明辨之功而知上下五千年縱横九萬里凡含齒戴髪被服別聲儼然一國者未有不先愛民而後能富民先富民而後能富國者也是故中國利益之舉微特君之力不能爲者必令民爲之即君之力所優爲者亦必令民爲之豈惟不欲與民爭利哉愛民之心必如是而始見也今中國之官於理財之事百計經營多端鑿空而獨於愛民一

節置若罔聞曾亦思爾俸爾祿皆民之所供乎爾甲爾兵皆民之所給乎月費民之錢歲糜民之粟爲官者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何莫非由民而來哉雖曰寶藏興於山其物不勝紀貨財殖於水其利不勝言而非民則官必不能取之亦不能有之也然則國之所以立者惟民國之所以興者惟民國之所以富者惟民國之所以強者惟民而能爲官固祿位保寵榮者無非民也是有恩於官者莫民若也有恩於官而官不知愛欲使爲我生財興利之人反至自亡失其財利可謂不知務矣且夫天下未有以善感人而人不以善應之者也未有以不善感人而人肯以善應之者也但觀近事吾見泰西之國

有平時不養一兵臨事則人人皆兵者矣其視中國平時廣縻兵餉臨事則無一眞兵者相懸何甚也吾見歐洲之國有賠款二十萬萬而民急代償者矣其視中國賠款二萬萬而民漠不關者相去何遠也中國民數稱四萬萬雖未得詳然總在三萬萬以上使三萬萬人各出一圓則中東償項何難立辦而中國之官敢以此檄民否而中國之民肯以此信官否然則平日之所以感民者其爲善不善亦可廢然自返矣嗟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況幾應智濡迹匡時之士方欲以鐵路之興爲官民復合之地向使興議之始獨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令各省大商巨賈或曾作客外洋或久在商途閱歷而熟知時務者沿途接

辦分領其事或獨當一路或總任其成皆聽羣商議合至招股之法任其自爲畛域不分但期有濟毋以小忠失大計毋以掊克作長材毋議公款之抽且以公款相助毋增民力之瘁且以國力相扶奮富國之謀則以民情爲國脈行保邦之法則以商旅作邦基由是官不惟不敢欺詐其百姓也而且必慰勞其百姓官不惟不敢魚肉乎商民也而且必聽令乎商民夫如是於今三年吾知各省鐵路已有可觀列肆行商蒸然日進由剝而復轉廢爲興而民氣厚則國勢張財源來則國體立豈復須俯首向人廣諮借款幾如稱臣納贄爐火乞憐者哉夫商之必可以辦官之必不可以督事勢情形君上非不知之眞而見之確

矣中東戰後亦嘗發德音下明詔謂國家生財之事祇宜商辦不宜官辦官辦則每多蠶食中飽以故福州船政局著覓商人承辦也其此言可謂洞明癥結者矣言猶在耳曾幾何時而鐵路之辦忽加以官督二字遂令君上愛民惠國之心致富自強之道終不能行於國中則誰之咎耶雖欲爲執政者辯之而亦有所不能矣夫官辦船政猶有蠶食中飽之虞則官辦鐵路豈能保其無蠶食中飽之慮船政非由借款國家猶不能保其終鐵路盡由借款國家豈能善其後船政中飽國家不過不能以官生財鐵路中飽國家且不能不替官還債是孤注者十負而猶望其一不負債累者實百然而難冀其一不然也由是言之

以洋債而歸官辦則是鐵路之於中國也國家雖安亦必致於危而當其危時更無論矣以集股而歸商辦則是鐵路之於中國也國家雖危亦必致於安而當其安時更無論矣蓋官者除洋債則無所能而洋債必牽連君上是利則歸於官害必歸於君也商者不借貸而集股份而和氣卽可以生財是利必見於國卽不利亦無損於君也一則安而無害一則危而可虞惟執政者圖之耳或問官辦商辦究有何異曰商辦者辦法俱照外洋公司章程夫其章程固經數千百之公司百十年之磨練而成參考互訂善善從長有利必登無害不剔者也而其大要則議事必從其衆而不得專權也用人必因其才而不能私薦也

錢財數目股東可任意稽驗進支事保無浮濫不實之虞也撥放款項値理等悉聽公裁股內人皆得隨時建議之益也苦樂均沾必以公平而一私不染建置各事必求至善而涓滴歸公此等事似乎平淡無奇而一由官辦則人必疑其不能行即行亦疑其不能守蓋商辦則股內之人皆同等同等者其權平權平則非公不能官辦則股內之人不同等不同等者其權倚權倚則私所難免此官辦商辦之所以異也非異乎謂商則賢謂官則不賢也雖然以今日公家困頓之秋國勢擾攘之際縱使盡易官辦爲商辦而鐵路銀行礦務機局等事亦不過僅能裕國之源振民之利而已若謂由此而行數年之內足以清償洋

債本息足以整頓水陸軍兵則決乎未能也夫理財而至於債累不免安用是理財爲哉理財而至於武備廢弛亦安用是理財爲哉然則所謂賢才而能理財者其能固別有所在矣其所謂能者將在加收釐金乎將在加征地稅乎將在加抽大宗貨物如絲茶等出口之稅乎是皆不可爲也

新政始基卷七終

# 胡翼南全集卷八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天下有君取其一而君之臣亦取其一君之臣取其一而臣之宰且取其二者釐金是也夫釐捐果何謂哉捐者人所樂爲也釐者千而取一也以軍務之方殷當度支之告急而其令曰千取一焉宜乎人之樂爲也今之釐金名爲二十取一實則十而取一且有時一而取一夫一而取一是謂盡取取人而至於盡其亦可以已乎不知貪取之心有雖盡取而仍不能饜者一巾

一帨之微雙履雙襪之賤若以値千取一而計所捐實不及一文錢一遇釐卡委員查獲物主雖跪而獻之求其收納了事亦不可得蓋走漏釐金其事雖小而瞞騙國家其情則大也犯輕論重則傾其人之家可也卽殛其人之命亦無不可也在小民以爲物値之微國家不計而納釐之事阻悞行期是其漏納數文錢之釐金乃事勢使然普天同諒而獨不諒於貪刻之官且玩弄之物或將遺餽孩童身上所需非以轉售覓利是其不納商賈家之釐金亦情理所在無罪可罹而反致罹於彌天之禍嗚呼怪矣以予所聞釐金失納而事勢不得不爾情理原可告人者有卒至於家產蕩然者矣有卒至於覊留累月者矣有卒

至於立劵借償者矣有卒至於鬻賣男女者矣此猶曰輕視釐卡伊戚自貽也若乃免釐之貨而亦以夾帶爲名使搬運登岸澈底盤查則起落之費有倍於釐金之數者矣貨既納釐而仍以查驗相要使停泊延滯不准放行則遲悞之累有浮於釐金所索者矣總之黑錢豐茶金重則釐金可以折半減收黑錢薄茶金輕則釐金必將加倍致累夫釐金以支防務經費而防務則無其實而徒其名釐金以委員徵收而委員則病於民而肥於已故曰君取其一而君之臣亦取其一君之臣取其一而臣之宰且取其二也是故釐金者以君爲衆怨之府以臣爲斂怨之地以宰爲致怨之方將欲訴其怨於君而君門隔萬里將欲

訴其怨於臣而臣民不相親將訴其怨於洋關則稅釐不相屬將訴其怨於紳士則請託必需財是其怨爲無可洩者也怨無可洩則害積於國中怨必須洩則毒發於境內是釐金之加適以速其毒之發耳故曰不可爲也

三代井田之制其取諸民者留有餘不盡之意也商鞅阡陌之開其取諸民者務盡地力而無餘也後世儒生以爲井田之法不可復不知井田之法雖不可復井田之心要不可以不復得井田之心則雖不井田而其風猶三代也不得井田之心則雖復井田而其酷猶商鞅也唐時賦稅最爲整釐其初取前代參差不齊之法融會貫通合而爲租庸調其說曰民有田則有租

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民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之也民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其立法也平其取民也順當是時財歸左藏兵蓄府衞黎民富庶百姓艾安既而國家倦勤用度奢侈於是上牙盤者爭爲寵臣歌得寶者惟知聚歛而有宇文融之括田既而兩京淪陷財用愈絀於是籍富商稅銅冶用尙不敷鬻爵邑度僧尼貲猶不給而有楊炎之兩稅融之言曰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故非括田不可炎之言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故以兩稅爲宜融之法煩炎之法簡煩則易怨簡則易行故兩稅之法至今由之夏稅秋糧其名不改夫兩稅既以從畧爲言

則其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無不一之於兩稅是其爲稅已重矣爲稅已重則國家所有度支皆宜獨求諸兩稅而獨求諸兩稅亦未嘗有見其不足者也試取國初之會計而覩其情形亦可概見矣今除兩稅而外國家歲進既已加其三之二而猶欲於兩稅有所取盈而加抽之吾知刻剝如商君亦有所不忍故曰不可爲也

一國土產之宜消售於國中者雖盛其利未可喜消售於國外者若盛則其利深可思何則販於本國不過巳之利爲我有鬻於外國則人之利爲我有也故興利之邦必保土宜之物顧巳之國且免出口之徵中國官商爭利自古而然不知利宜溥不

宜私利宜均不宜頗一出以爭其利必敗卽以茶論自唐宋以來置榷茶之務定私賣之禁者是官爭商之利也而塲務不能廣則官之失利良多商納芻粟於邊郡官給文劵於茶務者是商擅官之利也而轉糴來折閱則商之失利不少甚至歲不登而官虧課販日寡而商不通官之與商不至於交受其困而不止至於有明責令茶課十株取一解茶馬司收貯以備易馬之需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比之互市交易得失較然時謂遠人無茶則病一背中國則無從得茶故以此爲羈縻之法賢於十萬甲兵夫有明非能知官商爭利之爲害也而但能以中國之所有易中國之所無以中國之無用易外國之有用亦能享

其利於數世畏其威於遠方然則所以保護茶務者宜如何加意哉今以中國數十年前之茶務方之此時眞有羽換宮移之嘆夫產則猶是其美也味則猶是其佳也而何以昔之茶若是其盛行今之茶若是其滯鬻論者莫不歸咎於人工之不足而不知人工之所以不足也託辭於鐵屑之攙和而不知鐵屑之所以攙和也蓋官雖無與商爭攬茶山壟斷茶市之事而茶釐一重則非作僞無以彌縫是茶務之衰莫不由於不知愛護夫絲茶者中國自昔有名之貨乃零落至是猶欲加稅而爲之塞源絕派拔本除根秉國雖愚亦不至是故曰不可爲也

之三者不惟不可以擬加且須從之而擬減不惟不可以擬重

且須從之而擬輕或謂鴉片爲害於民吸食以少爲貴南洋諸島香港一隅華人戾止之區工商往來之地煙膏餉項爲數不貲老少男女吸與不吸合而計之每人每年約抽餉銀一二圓若以其法行於中國二十三省中華人三萬萬以每人一圓而計每年可得三萬萬圓卽以折半而計亦可得一萬萬五千萬圓再折以三之一而計亦可得一萬萬圓折而愈下以六之一而計仍可得五千萬圓一以減斯民之吸食一以濟國庫之艱難若是其可爲乎曰理財者言取財必以其理也故必審事勢察人情原始終觀全局乃可以知其順不順而決其行不行南洋香港不收稅者也洋藥生貨之來此未嘗有分毫之稅歸於

地方有司於此而以戒吸爲言設立餉碼是事勢得而人情悅宜其順而可行也中國於洋藥進口時既抽重稅於土貨經卡處亦起重釐是其示戒鴉片之心一之爲甚復至於再民何以堪夫既欲令民戒猶且聽民種是謂自相矛盾乃既已稅其貨復又餉其膏豈非脂血皆窮且南洋香港華人旅寓者果安分營生不爲佚蕩類皆有工役可爲衣食可覓至於中國內地新政未興百廢未舉無告之民雖負志氣勤動作亦多無以餬其口而聊其生竊嘗以民之貧富觀之而知西國通財利民興商惠工實效之所在矣蓋機器林立鐵路梭織男子年壯稍具氣力卽可謀生以平常工價而論

美國每人每月可得工銀六十圓
奧國每人每月可得工銀五十圓
英國每人每月可得工銀四十圓
法國每人每月可得工銀廿五圓
意國每人每月可得工銀二十圓
彼其人者若使移置中國吾知其必不能擊壤歌唐虞亦惟有餓死填溝壑耳今中國之民非陷於水火也而使之不得養其生則與陷於水火者何異非驅諸塗炭也而使之不能立其命則與驅諸塗炭者何殊且夫人之所以輕財不吝者爲其易於儻來耳若其得之也艱則其用之也必惜其籌之也絀則其舍

之也必難故國課之抽若減一分則得一分之慶若加一分則重一分之憂此煙膏餉碼可以施之南洋香港而不可以施之中國內地者事理使然也蓋民無重繭其不耐剝也明矣況煙膏之餉碼一行則必多設巡攔廣開搜局不論諸色人等不拘男婦老少皆不能免於搜身指爲夾帶則閨中弱質雖經輕薄而無辭訐以懷私則允矣斯文難免當塗之僇辱而且三更吹宴則搜屋者兼以捉人是些少煙膏足以破家而喪命而且一意中傷則插贓者更難拒捕是無辜受累豈能昭雪以伸寃而且將有作無經手者或以乾沒而中飽而且串同作弊私抽者或收折數而自肥行旅不欲出於其途商賈不欲藏於其市良

民不欲生於其地殷戶不欲居於其鄉未始非餉碼之爲癘也南洋香港法令嚴明毋枉毋縱然而寃抑之訴猶復時聞今之承充餉碼者辦理雖爲平善然亦在乎得人未敢謂可常保其如此也若中國內地涎其利而不知其害規其法而未知其意則未有不滋擾百出禍害叢生者也且南洋香港今猶欲設法以除其餉碼中國乃欲取而行之是亦未知其中之不便耳或謂今者國家以昭信股票借貸國債戶部議奏其說頗詳按諸時事其可行乎曰財之爲言泉也泉以通流爲義而通流無滯者則以徵信無疑也金銀銅之爲物其物質自貴重價有所値人皆信之故以金銀銅爲用雖其人絕無信義人亦無疑非信

其人乃信其物也若以票爲用則所信者幷非在票獨在乎人夫以中國之大朝廷之貴一萬萬兩奚至生疑不知信之所治雖家無長物不難立致千金信若未孚雖勢燄崇隆不能假其一介吾非謂國家之無信也特謂無以昭其信耳昭者明白共見之謂也今茲之票其果能行乎其果不能行乎質諸士夫之心徵諸庶民之口亦可不言而喻矣且官民之財非專爲國家之用也中國之財亦非專爲中國之用也今者內地各處無不通商而通商之財必期無滯一立期限則諸多窒礙一有窒礙則其票難行當日本之初起國債也嘗法外洋刻印銀紙爲一圓五圓十圓百圓等制幷爲半毫一毫二毫五毫等數務令通

用於民間無須立期而計息故其起債雖多於一萬萬兩而能措辦裕如中國一起國債而已知其無濟者無他一則務以民之情爲情一則不以民之情爲情耳且夫取信於民者在乎有物不在乎有說在乎有實不在乎有名外國銀紙之法蓋先有是銀乃造是紙以紙易銀隨意可爲此而令民信民信必矣中國股票之法則因無是銀乃造是票以票易銀期以十年此而令民信民必不信矣雖曰許之以官秩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雖曰許之以利息而利息之收多轉折且使發票者威迫奉行而十年之間盡將一萬萬兩之票放持票者完納公項而十年已後復將一萬萬兩之票繳還是十年之前得其一萬萬兩者十

年之後卽失其一萬萬兩也剜肉醫瘡不敗何待若謂此等票不過責成在官者凡身受國恩當公忠體國則吾以爲尤不能行蓋今之所謂膺顯秩作貴官者其正俸所入可得而知矣內外官職歲支俸餉

一品官不過百八十兩而太師太傅太保大學士少師少傅少保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尚書左右都御史等職其祿視此矣

二品官不過百五十五兩而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總督侍郎巡撫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布政使等職其祿視此矣

三品官不過百三十兩而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府尹按察使光祿寺卿太僕寺卿鹽運使等職其祿視此矣

四品官不過百有五兩而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太僕寺少卿府丞道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內閣侍讀學士知府土知府鹽運司運同等職其祿視此矣

此會典所載也由是觀之中國之所謂貴職大員者其俸祿實不足以贍養家口雖其養廉一項或相倍蓰或相什百然亦不過足以養其廉恥而已養廉而外所有財賄非贓而何贓者非

可以告人者也以贓而告人則人之鄙其官也必無辯以贓而告君則君之罰其贓也亦無尤夫毀家紓難轉餉助邊其人皆非世受國恩其志實爲獨闢千古未可以常情冀者也若以常情而論凡爲官者其人果有忠君愛國之心則必無賄賂苞苴之積其人果有賄賂苞苴之積則必無忠君愛國之心是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其買票雖欲之而不能也有賄賂苞苴之積者其買票雖能之而不欲也故曰必不能行也嗟乎錙銖潤物靳而不爲百萬貽人反貧笑罵觀於明季甲申之變闖賊圍京急於星火而貴戚近侍有坐擁厚資漠然不救者卒之君臣淪胥家財資寇明鑒不遠炯戒何如然此猶謂國與家之理未明君

與臣之道不解也漢哀帝時董賢年弱冠作三公佩大將軍印積苞苴四十二萬萬王莽簒漢賢不肯以私財出兵誅莽及莽圍之乃束手待斃則官之愛財不惟有甚於愛國愛家而且有甚於愛身者矣然則輸財而諜諸臣工斂錢而望諸富宦其能濟也幾何縱使今之官員勉強買票以保祿位亦必注茲挹彼向別項以取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君臣相狙詐而國蹐自古皆然其無蹈此覆轍可也

或謂減克官俸裁撤兵餉如今　上諭庶可行乎夫以十八省統計文武俸祿額兵餉糈每年合費三千六百餘萬兩若去冗濫之員裁無用之兵每年約可省其一千五百萬否亦可省一

千萬於臣下少減一千萬於君上則多得一千萬以省費爲進益以行儉而成財是自克之法似乎可行而不知人有言慳錢者謂一日兩餐未免過費於是減而爲一餐謂設防拱衞毋乃傷財於是並不設其衞乃未幾而一餐者飢餓不能出門戶矣去衞者賊至而席捲一空矣則今日減俸撤兵以惜其財之說也夫一人事必躬親勝於數人之互相推諉一夫奮勇無敵勝於十夫之恇怯籠東則官之無用者汰之可也兵之無用者裁之可也而汰冗員即以冗員之祿增給能員裁冗兵即以裁兵之費增給勇卒猶爲得計若減削俸餉因以爲利則奚可者夫中國之藩籬久已盡撤矣所恃以維持大局者止有內地之官

與兵然則官與兵者今國家之心腹股肱也乃復欲楞其心腹墮其股肱雖使財如山積吾不知其可也而況乎財必不可得也如謂中國今者水陸軍兵既已遠居人後不若省茲兵費以順事強鄰猶得聊固吾圉則嘗綜覽古今靜觀成敗而知其計之非矣爲國家者遇雄鄰壓境強敵侵陵既不能學太王之去邠師衞文之避狄則惟有繕甲厲兵枕戈待旦毋因人而成事毋仰息以求安君臣固守決不依人而後可不然主從者嘗合六國以謀秦矣彼其意方謂環而攻之者其力每易集乃未幾而韓滅未幾而趙滅未幾而魏滅未幾而楚滅未幾而燕滅未幾而齊滅僅數年而六王畢四海一矣則聯盟者不足恃也主

衡者嘗說六國以事秦矣彼其意方謂專於一事者其勢便於從乃韓以地近而亡魏以迫處而亡趙以殺賢而亡燕以刺客而亡楚以無道而亡齊以不備而亡不十載而封建廢郡縣興矣則事人者又不足恃也至於依人之說則尤爲失計春秋之宋畏楚侵削依於晉以求安然析骸易子之圍解之者仍楚而非晉也當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而危而不持顚而不扶乃如此然此猶曰迫於狄難欲救無能也西魏孝武脅於高歡依宇文泰以自免然遇鴆而殂之禍成之者在泰不在歡也當其時脫虎口者方欣馬首之迎狩河陽者深幸晉師之逆而非惟無福反以得禍乃如此然此猶曰

怨憤偶形猜嫌頓起也石晉敬瑭尊契丹爲父皇帝獻幽薊等十六州其依於遼也可謂誼無復加矣而德光滅晉戲以孫兒大寶讓人祇圖喫飯生則蒙名負義死則委骨窮塵是依於人者實爲自取滅亡之道然此猶曰鐵劍橫磨空言獲罪也趙宋高宗疑李綱則幾番詔罷召岳飛則十二金牌其依於金也可謂人無閒言矣而北虜寇邊迄無虛日南朝天子竟不生還偏局安而復危和議成而終敗是依於人者實則再無振作之機此猶得曰烽煙永熄求我太平哉是故君子之爲國也惟知特己決不恃人惟欲使人依己決不使己依人何則國爲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我苟不弱則天

下無強兵夫我既弱矣而復求一強於我者以挫敵之強是以兩強禦一弱也兩強禦一弱則弱者必爲強所吞國爲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夫我既愚矣而乃求一智於我者以當敵之智是以兩智脅一愚也兩智脅一愚則愚者必爲智所食然則欲自恃而不依人者非賴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可得哉故吾以爲但宜責成各省於官之中有才堪應變者兵之中有有勇知方者具實以聞與其張皇毋寧精實與其浮濫毋寧簡練昔贊皇易三十六節度而奉令慣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而寒毛惕伏官固無取乎多也謝玄破苻堅以八萬敵九十萬允文破金

亮以萬八千敵六十萬兵又無取乎衆也而俸餉不厚則決乎不能試取外國近日兵費彙列而觀則強弱之形瞭然在目矣

英國水師每年約費二萬萬圓陸兵約費一萬萬九千餘萬圓合共每年幾費四萬萬圓

法國水師每年約費一萬萬三四百萬圓陸兵約費二萬萬五千一百萬元合共每年約費三萬萬五千四百萬圓

德國水師每年約費四千三四百萬圓陸兵約費二萬萬七千一二百萬圓合共每年約費三萬萬一千五六百萬圓

俄國水師每年約費六千一二百萬圓陸兵估費二萬萬五千萬圓合共每年約費三萬萬一千二百萬圓

此其費不過僅就一二年前見於各國之報章者而言至其逐年兵費有加無減刻下所支必不止此也觀於日前報章言英國現擬加增兵費五千萬圓云云則知外國之於兵餉凡遇可加無不盡力然此猶曰歐洲大國也若夫日本幅隕人民兩者皆未及中國十分之一而其水師之費每年亦二千四五百萬圓陸兵之費亦一千七八百萬圓合共每年約費四千二三百萬元此爲前數年而言中東戰後其費更不止此數矣

中東未戰已前中國南北洋水師之費僅一千萬兩十八省陸兵之費浮於此者無多合而計之每年所費不過二千餘萬兩

內除新疆等處防守之費四百八十萬兩是中國兵費未及日本之半也中日既戰而後中國水師之一千萬兩既已無費可需而兵費之未能盡免者惟各省陸兵之千餘萬兩耳此等陸兵人皆知其有名無實未必中用然所以養此兵之費則正如碩果之僅存若更剝而落之則中國雖一縷之力亦無復存矣中東未戰已前雖以新疆無用之地國家猶尙每年耗數百萬兩而爲之戍守中東既戰已後不謂中原握要之區國家反欲每年省數百萬兩而棄等弁髦利害得失不問而知故吾以爲兵宜減餉宜增往日額兵如爲五十萬者今宜減至二十五萬往日兵餉如爲二千萬者今宜增至四千萬去兵之一半而增

費之一半猶屬可爲若減俸以爲利裁餉以爲財是自棄其國而已

之三者爲之而不得其利是謂繹騷爲之而必取其財是謂誤國夫爲之而不得其利則爲之不如其勿爲也得財而至於誤國則得財不如其勿得也雖然今之爲中國策者乃欲爲之得財以紓目前之困而撓大局之類也乃一則曰不可再則曰不可不惟不欲國家之徵取其財且欲國家之加耗其財幾於國家所欲行戶部所議奏者無一以爲可則何以故曰財者取所當取則其取之也有利而無害取所不當取則其取之也有害而無利故必先明利害乃可以言取財有利而無害則其不取

也謂之愚有害而無利則其取之也謂之妄賢才之理財也豈有過人之智術哉亦求爲不愚不妄而已求爲不愚不妄者亦惟理財而得其數而已何則論事以數則事無遁情論物以數則物無遁形事果是耶揆之以數則不能掩其爲是事果非耶揆之以數則不能掩其爲非事果邪耶揆之以數則不能掩其爲邪事果正耶揆之以數則不能掩其爲正物果輕耶核之以數則無所逃其爲輕物果重耶核之以數則無所逃其爲重物果盈耶核之以數則無所逃其爲盈物果虧耶核之以數則無所逃其爲虧故數得則財無不理者數失則財無能理也蓋嘗觀之於家有始而牽蘿補屋繼而廣厦崇墉繼而僮指千人繼

而田連阡陌擅其利者數世比封君徐而察之無他焉理財而得其數之故有始而席上珠抛繼而床頭金盡繼而質妻典子繼而托鉢沿門收其骨者一個溝中瘠徐而察之無他焉理財而失其數之故因而觀之一國有始而一旅未完繼而三軍可寄繼而四方幅輳繼而九合成功推霸主者萬方仰東海徐而察之無他焉理財而得其數之故有始而停香罷貢繼而鬻爵賣官繼而政重賦煩繼而土崩瓦解掃皇輿者一子喪中原徐而察之無他焉理財而失其數之故故夫財之有數也猶戶之有樞也猶射之有的也猶屠之有會也一得其樞萬戶皆開一破其的萬矢皆廢一中其會萬理皆解而羣疑滿腹衆說紛騰

者一徵其數則萬喙皆寂而莫敢枝梧故曰理財者須得其數也且夫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則易泛求諸人則難返求諸己則易自無而有則難自有而有則易驟立新章則難修明舊制則易斯理也凡事皆然而獨於中國理財之事則尤見其然平居暇日竊計中國土宇之大人民之衆利賴之廣滋息之繁而國家之困窮乃至於此則知其出納之閎度支之數必有不相符合者矣及見去歲駐上海英領事哲君美森刋有中國度支考一書而向之所疑者至是而得其端焉向之所怪者至是而明其故焉今中國談財用者莫不奉其書爲圭臬而吾亦採擇其說以見吾說之非私引證其言以知吾言之非謬

中國今時每年

進地稅銀二千五百八萬八千兩

進糧折銀六百五十六萬二千兩

進鹽課銀一千三百六十五萬九千兩

進釐金銀一千二百九十五萬二千兩

進洋關稅項銀二千一百九十八萬九千兩　此爲甲午年數今則二千二百餘萬兩

進本地稅關銀一百萬兩

進本地鴉片稅項并釐金銀二百二十二萬九千兩

進雜項銀五百五十萬兩

合共每年進銀僅八千八百九十七萬九千兩伸計一萬萬二千三百五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圓有奇而每年所費則

支京師官俸滿洲兵糈幷　皇宮用度銀一千九百四十七萬八千兩

支北洋水師銀五百萬兩

支南洋水師幷福州廣州戰船等費銀五百萬兩

支礮台礮火海防幷洋人教習諸兵費銀八百萬兩

支滿洲防禦經費銀一百八十四萬八千兩

支甘肅新疆防禦經費銀四百八十萬兩

支資助雲南貴州銀一百六十五萬五千兩

支還洋債利息等項銀二百五十萬兩
支撥建鐵路銀五十萬兩
支工務費用幷黃河築堤修防等費銀一百五十萬兩
支洋關經費幷塔燈緝私船等費銀二百四十七萬八千兩
支十八省官俸幷額兵餉項銀三千六百二十二萬兩
合共每年支銀亦八千八百九十七萬九千兩伸銀一萬萬二千三百五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圓有奇
是每年除支而外國家毫無餘積也中國君民之際所以莫能明上下之閡所以莫能辨下民之情所以莫能達君上之德所以莫能宣天下公論所以莫能伸國內民志所以莫能定而其

事終至於不能辦其勢終至於無可挽者皆由於數目情形不可得而見也計除洋關年結清單爲人所共知者而外中國朝廷未嘗以國家進支之數如外國所爲列其詳悉宣示中外一以表政府於公項之財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未嘗以天下爲已私一以使平人於公家之事了然於目豁然於心可以知爲政之得失茲所列者爲三年前中國度支之數除洋關一項而外餘皆見於各省督撫之奏牘者督撫爲一省錢糧之所肩任故不得不以其告君之言爲信據然其所列之數在有識者一反問之則知其爲不眞在歷練者一流覽之則知其爲不實在督撫亦明知其爲不眞不實而不得不以此入告者蓋不如此則

不足以爲中國之官也在朝廷亦明知其爲不眞不實而不得不聽其如此者蓋不如此則不能以爲中國之君也噫自此數一出而華人之留心國是者知洋債之不能以淸還也自此數一出而外人之窺伺中國者知洋債之不可以再借也而且自此數一出中外之人莫不咨嗟嘆息謂堂堂中華赫赫震旦而竟至於國非其國也何則中國官祿等項軍務等項還債等項三者之費其數宜各在一萬萬圓以上乃可以立於諸國之中而成爲一國之號是於今之進項必三倍其數乃可爲之今三而止得其一將盡以之供官則軍旅債項不可得而理將盡以之治軍則官俸債目不可得而理將盡以之還債則官政軍營

又不可得而理然使官祿軍務還債三者皆取資於是數如今之所爲則是雖有政事與無政事同雖有軍兵與無軍兵同雖曰還債與未嘗還債同吾不知制國用者何以制此領度支者何以領此司會計司出納者何以理此雖然事已知其僞而不肯去僞以從眞者必於其僞猶有所未審也事已得其眞而不肯從眞以去僞者必於其眞猶有所未悉也是宜酌理以推準情以斷苟得其道則中國進項之數不難立致三倍今試爲中國進一謀畫一策焉地稅鹽課二者吾請以比例之法行之土藥土關釐金三者吾請以簡括之法行之此五者如以吾法行之而大利有加焉則雜項之數惟有司是聽原無可稽者若行

以吾法則所加之利亦將與五者同矣

中國十八省之地約而計之方一千三百萬里而上腴之區居其大半即以半爲瘠土半爲沃壤而論瘠土以居民沃壤以耕植則是宜稼之地約方六百五十萬里而爲良田者約二十八萬萬畝以至微之數而斷每畝納稅三分六釐兩稅合計每年每畝納稅七分二釐則所徵收稅銀應二萬萬八千萬圓夫地運與人運相倚伏使謂太平逆賊蹂躪江南兵燹以來鞠爲茂草然生聚如故則滋衍良多未聞休養四十餘年而元氣仍不能復者也就令以汙萊失治爲辭於中除去八千餘萬圓而中國田稅每年仍應收二萬萬圓也且地力視人力爲轉移使謂

水溢旱乾天時靡定催科徵稅用耗亦繁然耕九餘三成規自昔未聞豐歉以十年計而凶樂仍不能均者也就令以備荒徵耗爲解於中再減去五千萬圓而中國田稅每年仍應收一萬萬五千萬圓也而况魚遊之地有稅鶴立之地有稅沙田之地有稅而東三省之地土未必盡屬不毛新疆等之屯田豈皆一無所獲乃今者合中國之地稅糧折而計每年所收尙不及四千四百萬圓則其侵蝕已在一萬萬圓之上其數顯然夫會典所載乾隆十八年時中國田賦不過四千五百餘萬圓今以一萬萬五千萬圓爲斷雖除而又除減而又減得毋與成例不符不知事與時爲變通國初不過以賦稅之數勒爲成規而非以

田畝之數定其多寡夫田畝之數有定賦稅之數無定以有定御無定則作僞無從以無定御有定則弊竇百出四川一省其地稅額銀不過六十六萬八千餘兩今之所收則二百三十九萬兩是浮於額者幾至三倍而報達朝廷仍僅以七十五萬兩聞其餘則以爲羨貸捐輸之款此由以賦稅銀數爲限故頓增巨款亦不敢以聞也惟其以銀數爲限故徵稅之時一兩之銀吏胥作弊有徵錢四千文者五畝之地茶金若豐有僅作兩畝報者故曰地稅不可以銀數爲限也至於鹽課其數當以人數多寡而推乾隆十六年時中國人數以一萬萬計而十八省之消鹽幾至二千萬擔夫乾隆十六年距今一百四十六年而中

國生聚日繁民籍日衆嘗以徧查地球將死較生之法計之每年百人中必添一口以一萬萬人而歴一百四十年其數當在六萬萬人已上而其閒水火風雷損其六之一兵戈癘疫損其六之一散之四方不還故土者又復損其六之一故談中國民籍者其數總以三萬萬人已上爲斷且咸豐年閒俄國皇家地理總局核查中國人數共得四萬萬二千三百餘萬今僅斷以三萬萬是其數有過之無不及也夫一萬萬人消鹽二千萬擔三萬萬人則消鹽應六千萬擔吾且於中去其三之一焉以求其數之必得則中國消鹽每年亦應四千萬擔而鹽之置本其價每觔有低至一文有半者有高至八九文錢者鹽之沽出其

價每觔有二十五文者有六七十文者故本價折中每觔以五文爲率沽價酌計每觔以四十文爲斷是一觔之鹽獲利三十五文四千萬擔之鹽獲利則一萬萬四千萬圓是數也雖令官商各半以均其利國家亦每歲可得鹽課銀七千萬圓視今之所收僅一千三百六十五萬九千兩者幾四倍矣雖然此猶不過就中國之地測中國之人以知中國之數而已若以外國比例而觀則其數更爲有據印度一國疆宇雖不及中國之大而仿彿相似人民雖不及中國之衆而稠密相同今英於印度地稅每年徵勞卑銀二萬萬五千五百萬枚卽中國銀約一萬萬四千萬圓於印度鹽課每年徵勞卑銀八千三百五十萬枚卽

中國銀約五千萬圓今所擬中國每地一畝收銀七分二釐每鹽一觔沽錢僅四十文其徵已極英之所徵非比中國加輕也亦非比中國特重也惟英之印度其地土小於中國十八省者三之一其人民亦少於中國十八省者三之一故彼之所徵其數如此而比而較之已逾於今之所擬者三之二焉則今之所擬其數爲信而有徵矣故曰地稅鹽謀二者宜以比例之法行之也

若夫鴉片一物今中國十八省中種之者己居其十有六省植法製法一如洋藥而名之曰土藥十七年前西人某查核中國西南諸省土產鴉片之數歸而述之其說辨而且詳確而可信

謂每年所出合共二十二萬四千擔自是而後各省之仿植者愈多而未嘗有所禁也照此數而計每擔抽六十兩則即就西南之省而觀土產鴉片每年稅項亦已一千三百四十四兩合江蘇江西山東直隸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而計之其稅應得一千八百萬兩有奇此十七年前查核之數也近更有詳考其數者謂中國此時土產鴉片每年實三十三萬四千餘擔以每擔稅餉六十兩算可得二千餘萬兩茲且從約祇依前數而斷夫以洋藥之滯每年僅四萬九千擔猶有六百萬兩之稅而土藥之興其稅乃僅得二百二十二萬九千兩是八而沒其七也可笑孰甚貨物出入由

洋船者稅項歸洋關查收由華船者稅項歸土關徵取通商以來洋船行駛捷速趁市之貨附搭者多華船脚價便宜競利之商每從攬載故洋船華船生意實並行不悖雖所運貨物洋貨多於土貨所收稅項洋關多於土關然觀華船之日增帆檣之林立其視洋船相去未嘗甚遠乃洋關所收其數爲二千二百餘萬兩土關所入其數僅一百萬兩縱謂洋關之貨倍於土關是亦十而食其九也可笑孰甚釐金者出入貨之所不免也洋關之稅値百抽五釐金之數値百抽十是釐金之收宜倍於洋關之項洋關之項二千二百餘萬兩則釐金所入應在四千四百萬兩已上而乃僅以一千二百九十五萬二千兩聞是幾四

而吞其三也可笑孰甚夫洋藥之稅旣已收於洋關而數目清晰則土藥之稅亦宜收於洋關而歸於一律是洋關可併土藥之稅也洋關旣開則土關已成疣贅土關不撤則洋關轉覺分權是洋關可併土關之設也洋關之値百抽五祗在一次之查收釐金之値百抽十乃分四度而繳取加以過路之憑落地之稅名目紛而需索重查驗數而窒礙滋是洋關更宜併釐金之局也土藥併入於洋關其數可得一千八百萬兩土關併入於洋關其數可得一千萬兩是爲二千八百萬兩合洋關所自得之二千二百萬兩是爲五千萬兩夫洋關稅項値百抽五釐金稅項値百抽十而旣納洋稅必收釐稅縱洋人之貨或有減釐

而未嘗不向華商徵足此今之法也然則釐金幷入於洋關則洋關之稅除洋藥而外各貨不惟可以值百抽十而且可以值百而抽其一十二五或且抽其一十有三是釐金幷入於洋關則洋關之稅雖其中除減洋藥之六百萬兩以免重收而每年仍可收一萬萬二千四百萬兩而伸銀一萬萬七千二百餘萬圓也且夫國家收銀之職與國家行政之官其所司固不同也洋關之職爲榷稅之專司則以土藥土關釐金而幷歸之者其亦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之各從其便耳故曰土藥土關釐金三者宜以簡括之法行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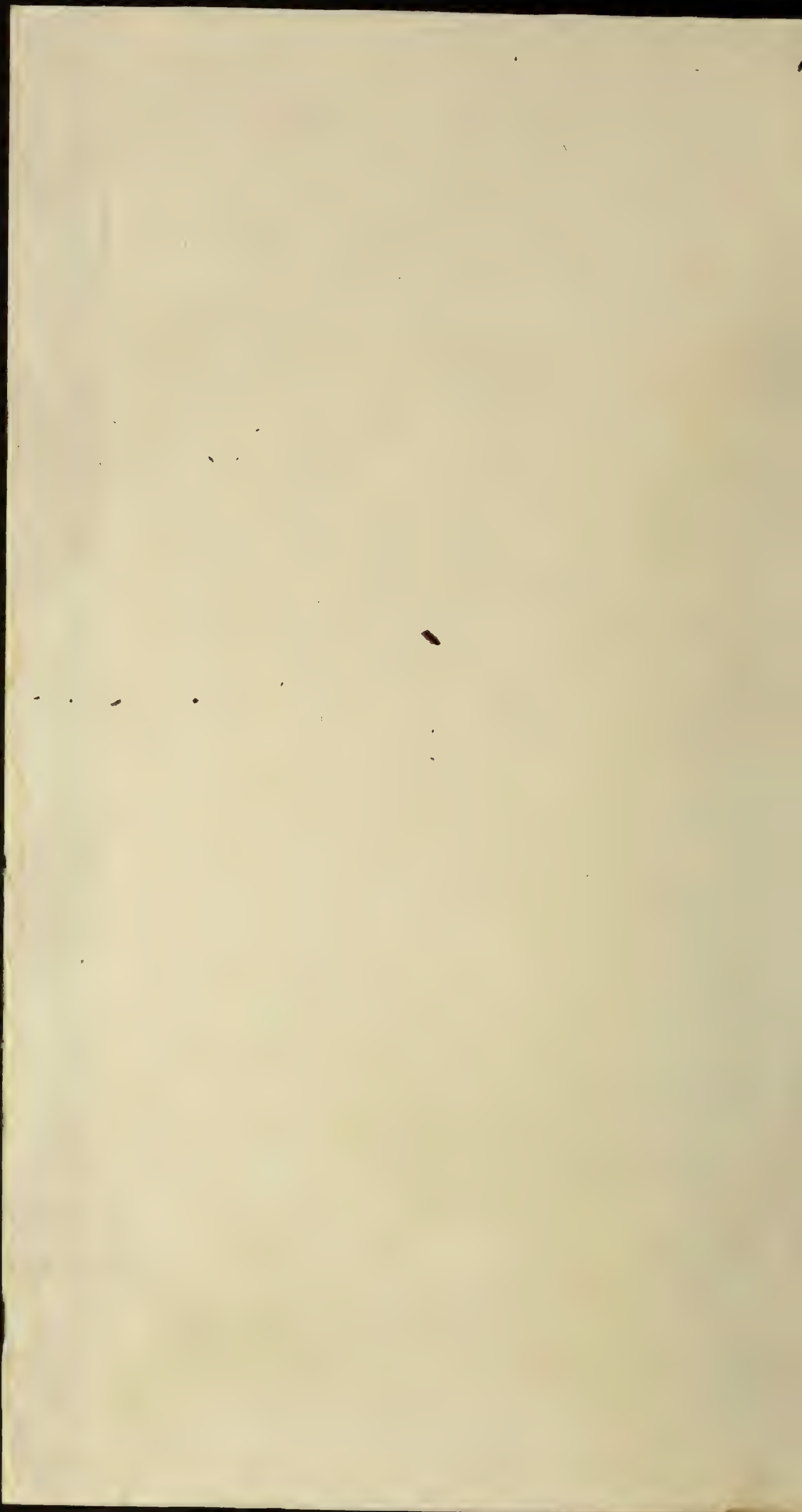
雜項進款實爲印契等費當押等餉畜牧牲口之稅捐納官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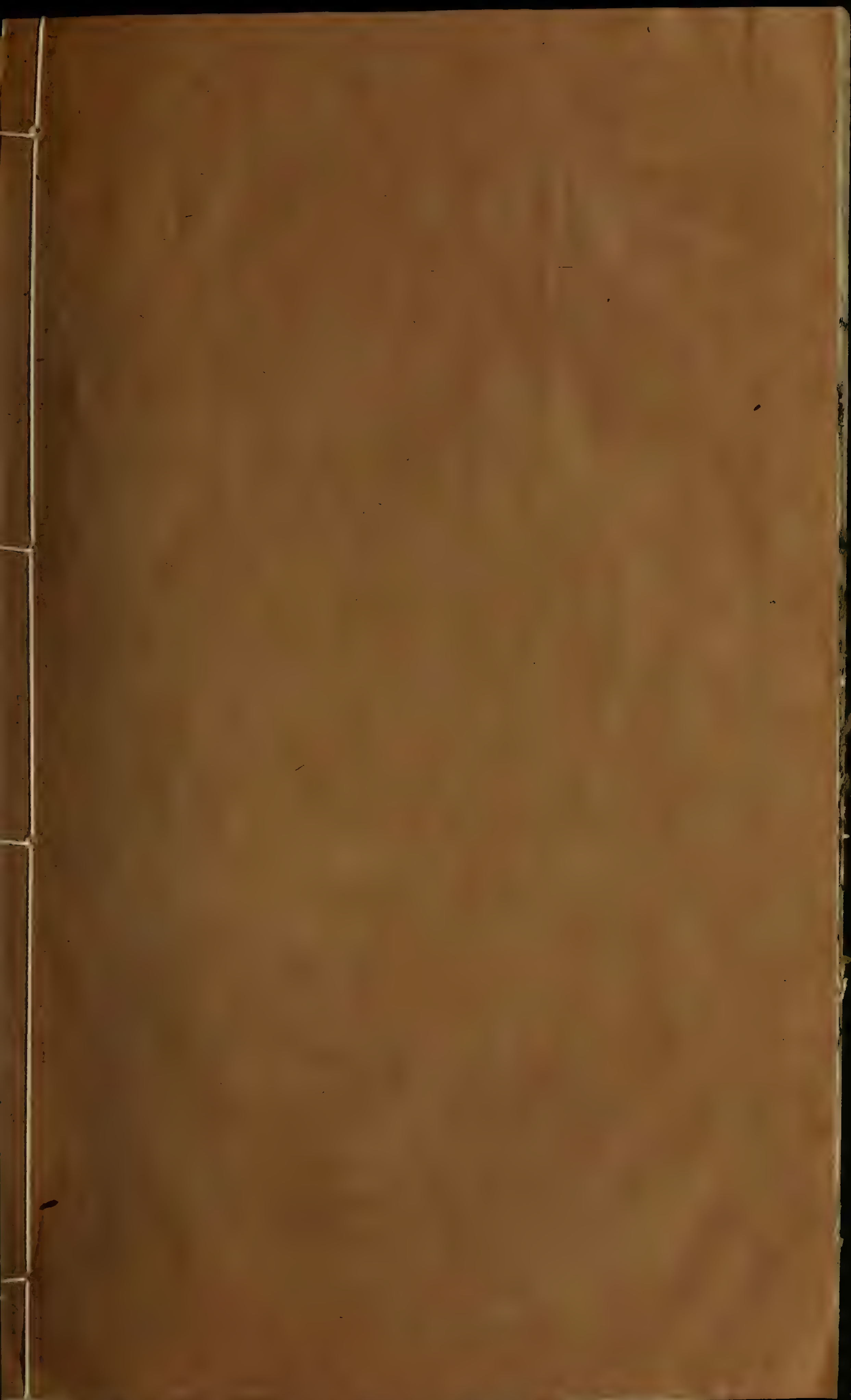
之項官員罰俸之財皆歸此款而在廣東則闈姓一事亦在其列而其數則以五百五十萬兩聞夫地稅之數則三而不止吞其二土藥之數則八而竟已沒其七土關之數則十而且去其九其乾沒最輕者惟鹽課與釐金而亦四幾失其三矣故以雜項而例於鹽課釐金則五百五十萬兩者宜爲二千二百萬兩伸銀三千餘萬圓此項雖應爲各州各縣城市村鄉之用不列於國賦而亦可於此而合計之也由此觀之地稅應得一萬萬五千萬圓鹽課應得七千萬圓洋關應得一萬萬七千二百餘萬圓雜項應得三千餘萬圓合共應得四萬萬二千二百餘萬圓除每百去十以爲徵收之費可得三萬萬八千萬圓是比於

今之一萬萬二千餘萬圓其數已逾三倍夫同一稅課釐金等數而驟加三倍得勿怪其輕重懸殊而不知今之有司取於民間者其數固已如此特其報於君上者其數則又如彼耳是故由舊日之法而不變則地稅有日絀之虞鹽課無日興之望卡釐不勝其滋擾郊關不勝其搜查商旅但聞其不行市務但聞其阻閉君民交困而僅得其一萬萬二千餘萬圓之微由今之法而一變則農民無勒索之苦鹽商有實受之恩商民輕減二五之釐貨主免抽落地之稅完課可無耗折之患淸稅不至煩數之勞上下安然而可得三萬萬八千萬圓之重得失利害不辨而知由是暫以八千萬圓爲分還洋債本息其餘以一萬萬

圓爲重振水陸軍務以二萬萬圓爲京師及各省經費則財用豈猶有患其不足者哉

新政始基卷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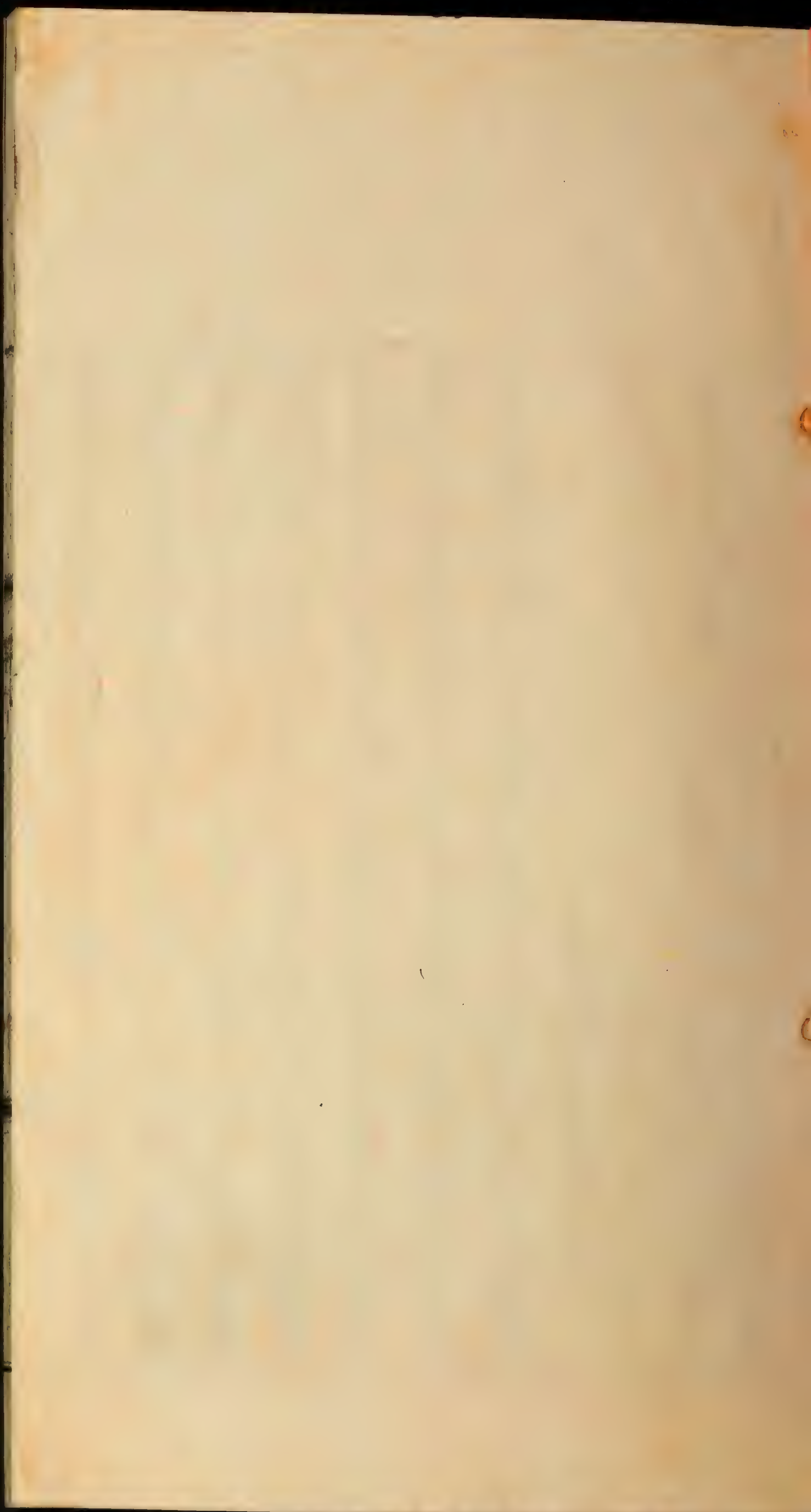
#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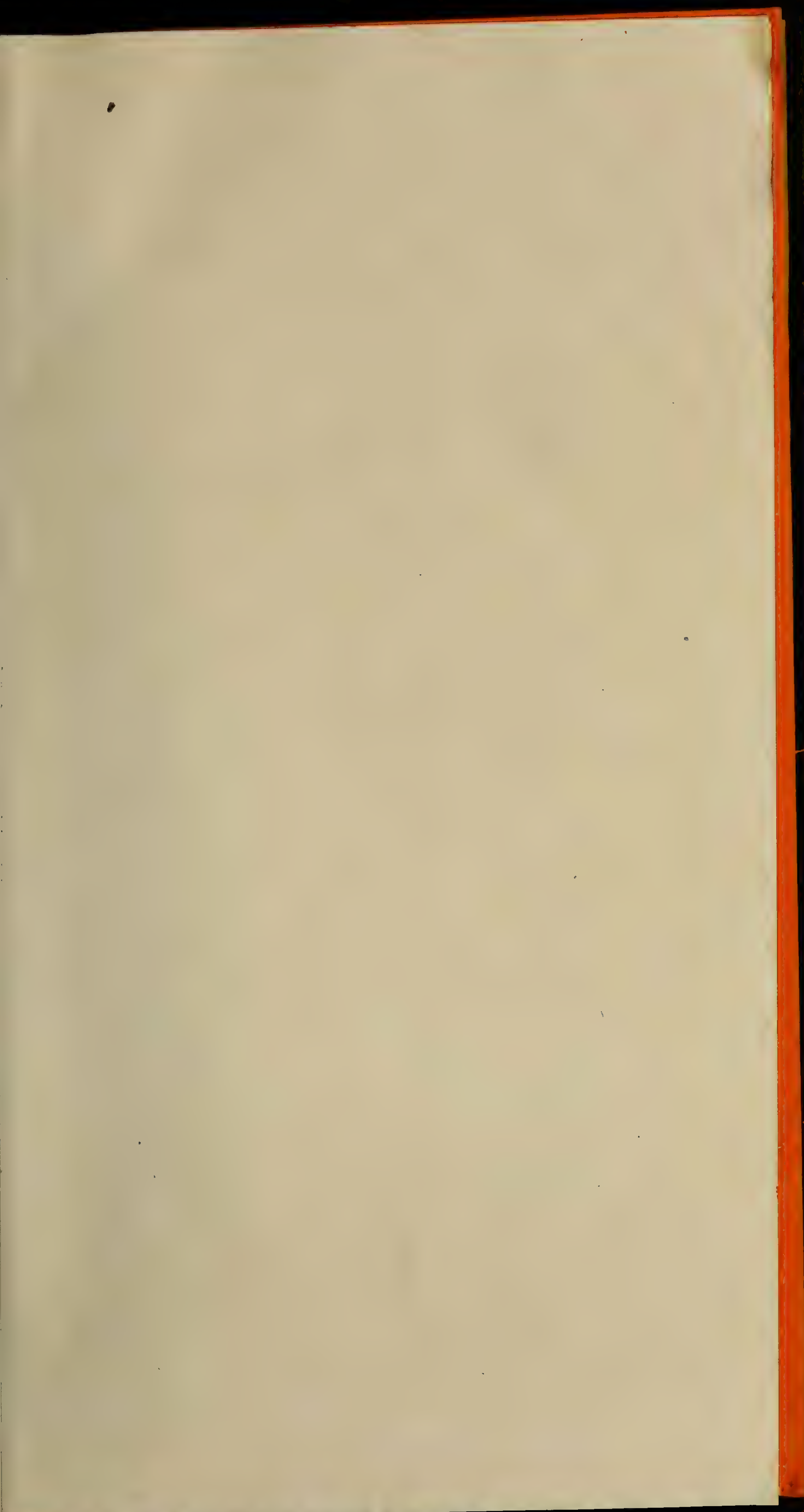
五 卷九至卷十一

新政始基

新政安行







# 胡翼南全集卷九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且夫富國者莫先於利民利民者莫先於便民民得其便則向之農田以十畝爲率者今且從事於百畝也向之作賈以千圓爲志者今且相期以萬圓也而礦務不難於崛興機局不難於競起鐵路不難於綱布貨物不難於豐饒用民者貴用其鋒而鋒之所在在於便民爲國者貴乘其勢而勢之所在亦在於便民耳勢得則百廢具興鋒利則無微不入吾知數年而後中國賦稅宜若兩倍於此則每年所進必將八九萬萬圓也十年而

後中國賦稅必至三倍於此則每年所進方且十餘萬萬圓也然其數雖如此若欲舉而行之則决非賢才不能且亦非一二賢才可能爲功也必須連類同升使所用盡爲賢才而後可叉須相觀而善使人皆化爲賢才而後可不然雖有其法而無其人則其法不能以自行也雖有其人而無其繼則行之不能以久遠也其法其人吾請詳之於後而於此不能不別誌吾說焉

今者戶部奏議請　旨飭下順天府府尹及各省將軍督撫遴派愼妥之員會同地方印官查明城廂市鎭共有鋪戶行店若干無論資本之重輕獲利之厚薄與夫間架之大小廣狹均按所賃房屋租摺每月實繳銀數於十成租價內酌提一成歸公

此一成內房主與租客各占其半如每月租價十兩提銀一兩房主與客各出銀五錢按月彙集或由地方印官查收或另派員分收此外自行蓋造舖屋但係經商雖無租摺亦應比照同行所繳銀數照收一成幷謂近年湖廣督臣曾行之於漢鎭咸同年間京師及江蘇廣東各省亦均有行之者云是蓋仿唐德宗時徵抽閒架之法誤以城邑經費爲與國家之賦稅同科也天下財用之說有二不能混而爲一子母權奇之物買賤賣貴之資此一財用也飲食日用之需布帛菽粟之費此又一財用也若二者不分混合爲一則是權子母者無薪米之求作商賈者免衣襦之被理既不可勢亦不能推而至於一國則班朝治

軍者有班朝治軍之財用涖官行法者有涖官行法之財用其權固操之君上者也整頓地方者有整頓地方之財用保護居民者有保護居民之財用其事則聽諸庶民者也若二者不分混合爲一則是有國事而無民事知君需而忘民需情既不通事亦不達是故一省之地有府焉府之所領有州有縣焉其最小者縣也而一縣之地有城市焉有村鄉焉城市之地其民好動而趨時村鄉之地其民好靜而守古而城市村鄉莫不有應爲之事也強暴必除良善必保身家必顧性命必防則其事爲緝捕意外之患有備無虞猝至之災以速而治則其事爲救火崎嶇既平老弱可過泥淖必墊車乘可馳則其事爲修路水而

有梁人不病涉險而可濟焉不遲留則其事爲造橋憂疑順適
惟暗與明地獄天堂惟光與黑則其事爲街燈修綆以汲人苦
其勞綴筒以供家樂其便則其事爲水局水患其溢爲之築隄
河欲其通爲之濬澮則其事爲疏導步伐止齊鎗礮速率講於
平日用於臨時則其事爲團練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啓迪宜早
教澤宜多則其事爲義學鰥寡孤獨恤養困窮贈藥施醫掩骼
埋胔則其事爲義舉夫緝捕救火修路造橋街燈水局疏導團
練義學義舉此十者未足以盡城市村鄉之事也而城市村鄉
未有不需此十事者也是故輪船則有燈塔之餉駁艇則有牌
照之餉而酒肆有餉歇店有餉漁船有餉灣頭有餉經紀有餉

小販有餉錢檯有餉車轎有餉收買有餉蓋印有餉銀紙有餉滙票有餉衙門有餉公司有餉囑書有餉報窮有餉詞訟有餉估價有餉醫道有餉入册有餉招牌有餉獨造有餉其餉之名目不能預定其餉之徵否亦不能預知惟隨事隨酌耳此外如罪人之罰鍰官吏之抽俸無主之物業富戶之佈施均爲辦理已上十事之用也而十事之所藉以必行者其大數則尤在於屋租一節蓋民莫不有居居莫不有屋屋莫不有租租莫不有數以屋租之數而定其所抽之項其數公而且平其項取而無害而隨時消長與事盈虛故其用則又無或不足也是故興作多爲事衆則屋租之數有十而取其一以至十而取其一五者

興作簡爲事希則屋租之數有百而取其五以至百而取其六七者而興作多少爲事衆寡又皆視時勢而定之也故曰其用無不足也今中國城市村鄉之事國家多未有爲之者其意曰此城市村鄉之事固須民之自爲也而民亦已自爲之矣設更練者則民自出錢設救火者則民自出錢其他若造橋若修路若街燈若汲水若疏導若團練以至於義學義舉無非民之自出其錢是雖未徵及房屋租項而已不啻徵之矣今又欲於房屋租數起其十一之徵豈非重困吾民哉重困吾民則城市必不成其爲城市村鄉必不成其爲村鄉其風頹然其景蕭然都都邑邑相望若是尙復成其爲一國之觀哉是故房屋租項及

地方各餉之徵其事必歸各省之城市村鄉自主擇紳耆而爲之料理選公正而爲之設施各縣設局可名曰善後局主席以上官爲之而凡有舉辦之事則皆紳耆會議平允而後行如下一年所需其項若干則於先一年預議按數在該縣內徵收若所收既有盈餘則存爲該縣將來之用若所收或猶未足則歸入下年之數補收如此則用無不足之患亦用無或濫之虞即以地方之財盡爲地方之用且經地方紳耆熟議而後行則民無怨讟而君上亦可省其宵旰之勞國庫亦可免其煩耗之費上安下全無以過此其視京兆之五日借寇之一年皆非能爲地方成久遠之謀建不朽之業者相去懸殊矣是故欲取財於

民者必先計其民之悅不悅欲斂財備用者當先察其用之應不應毋暴斂而橫征毋苛求而重索毋奪他人之財以爲已之財毋廢他人之用以爲已之用應有則有應無則無應人則人應我則我則理財之道得焉矣

閒嘗曠覽中國自古以來凡爲國而善言利者莫不名之爲聚斂斥之曰姦臣其名穢其害烈卒至於身敗名裂家亡國隨衞鞅利秦而車裂弘羊富漢而身烹甚至以括戶有功而位至宰相者卽以括戶有功而流死道中以鑿潭廣運而封韋城縣男者卽以鑿潭廣運而臨封被殺以督責出納而榮貴一時者卽以督責出納而誅夷三族以度支賢勞而見賞朝士者卽以度

支賢勞而賜縊忠州寡慾之士抱道之儒有鑒於此反以理財爲迂以言利爲恥而中國財用自古至今遂無一日而能正本清源者矣不知執象齒焚身之論則天下富者皆愚人守懷璧其罪之言則天下儉者皆不肖至於以開物成務爲剝啄天地之精華以富有日新爲搜括天地之蘊蓄是皆截趾適屨辟穀防饑之妄耳其病實由於不用賢才葢雖有任用賢才之心尤貴有任用賢才之法雖有愛護賢才之意尤貴有愛護賢才之誠使所用一賢才而或參以衆不肖則其爲賢才者危矣使所用盡賢才而不能參以一不肖則其爲賢才者安矣賢才危則有凶終隙末之憂賢才安則有長治久安之勢安與危之所以

異則視乎其法之得與失矣是故用人之法使人以可疑則雖伯夷亦不足信用人之法使人以可信則雖跖蹻亦無可疑無可疑則賢才安不足信則賢才危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除土藥土關鹽金三者歸洋關繳收而外其餘地稅鹽課應另設專司以爲收理是宜以戶部爲二十一省財用總司司理其財用者設正副各一人稽查其數目者亦設正副各一人此四人者可以聯名入奏亦可以專名入奏將中國國家朝廷及各省財用度支數目每當春夏秋冬之杪淸列進支報單刋錄京報宣示中外歲終則以一年總數並存欠等項統行宣報各省立庫務司署其用人分職俱戶部主裁司理其財庫者設正副各一

人稽查其數目者亦設正副各一人此四人者可以聯名或專名申詳戶部將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財用度支數目每當春夏秋冬之杪清列進支報單先呈戶部後則刊錄省報明示中外歲終則以一年總數彙列佈聞每縣之地以及凡州之不領縣者皆由本省庫務署設庫務委員正副各一人此二人可以聯稟亦可以專稟本省庫務署將本州或本縣錢糧等項數目每當春夏秋冬之杪清列報單先呈本省庫務署後則刊於州報或縣報俾衆咸知歲終則以一年總數彙列佈聞凡各省各府各州各縣現年文武俸祿兵備所需以及防守經費等項須於上一年由戶部預擬仍可隨時酌改然合中國國家朝廷用度

並每年添置戰艦軍裝等項一應費用其數不得過賦稅等項全數四分之三蓋必預存四分之一以填償洋債本息陸續攤還俟至數年而後中國乃可脫然於外國之累也所有各州各縣地稅鹽課二者俱歸庫務委員收入所收俱以實銀不扣不折委員滙交本省庫務司署庫務司滙交戶部不得經涉各省督撫胥吏人等之手以專責成所有銀項滙寄之處國家即於是處設一銀行俱名曰國家銀行而加某省之名以別之戶部每年派遣稽查數目者人員數起每起俱以正副各一人爲率令其巡行各省查察庫務署之數目若有狐疑之數可查究明澈此二人所到處可隨意招致地方紳耆父老詢問賦稅情形

凡此等派遣人員所有辛俸以及盤川費用皆戶部支理不得令所過地方有一毫供張款待之費各省庫務司每年亦派遣稽查數目者人員數起每起正副各一人令其巡行本省各州各縣查察庫務委員數目其查究及詢問情形一如戶部之派往各省者此等人經費則庫務署支理凡戶部派遣巡查之人所經查數目必須簽押其名於末而以查對無訛等字批註之將其進支總數電達戶部各省庫務署所派者其查閱押名批註亦如之而將其進支總數電達該省庫務署此設立專司以收國課之大畧也若夫房屋租項之抽以及各款餉項之取則宜令各州縣城市村鄉設立善後局或曰公務局而各以其城

市村鄉爲名自行收理此等局主席者爲地方官而應爲之事則皆百姓公舉之員爲之妥議也當行之事民自爲理則其理必善防禦之要邑自爲守則其守必堅至於雜項一款如上所詳歲可進入三千萬圓者皆聽各州縣之善後局或公務局立人收理幷作各城市村鄉公事經費則國家之官俸若遇不支守土之兵糈偶形不足者亦可令其酌量補助也以上所陳爲理財之大道泰西各國無不仿此而行而在中國實爲創舉故倡行之始必須參用洋人以資熟手然則上所云正副各一人中必其一爲外國之產乃能底厥功成迨華人果可自爲然後從而更易日本維新伊始亦嘗如此卽歐西諸國新造之法亦

皆如此於中國何獨不然或謂中國十八省州縣合計約一千五百之多據如所云則理財一節用人得毋過衆不知今各府首縣之官於錢穀等事分房別類綜核其所用之人有多至一二千名者卽窮荒僻縣亦不下百數十人而其中半爲邑宰理財之輩是每一首縣理財者數百人每一小縣理財者亦數十人也故理財者之人員其數不拘多寡而惟以辦理裕如爲斷理財者之俸祿其數務從豐厚而但以一私不染相繩使所用之人皆聽戶部及各省庫務署所定而獨限以理財諸員及收管錢銀勾稽數目等輩合共辛俸之數於所收之項不得過十分之一以此爲限無不可理之財矣是蓋以洋關員俸比例而

得洋關諸員薪水從厚而核其所收二千萬兩者所費亦不過二百萬兩以此施諸地稅鹽課必能條理井然中國惟辦事不肯認眞故所辦每多苟且今計所收百圓之項雖耗過百圓猶形未足公事頹敗職此之由若以今之所議見之於行則一事旣眞餘難作僞而百廢未有不釐然具舉者也

或謂漢武遣繡衣直指徧歷國中蕭齊遣臺使諸員巡視郡邑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爲害無窮唐時宇文融奏置州郡勸農判官遣御史二十九人招攜戶口宋時王安石設制置三司條例使遣使者四十餘輩營幹分行而皆無益於公有害於國而網利之密督責之嚴莫甚於明萬歷時礦稅初起令張

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宷領福建楊榮辦雲南邱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宷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衞輝於是民之富者編爲礦頭民之貧者驅爲鑿採既而天津之店租廣州之珠榷兩淮之餘鹽京口之供用浙江之市舶成都之鹽茶重慶之名木湖口長江之船稅荊州之鋪稅以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遣使由於天子司理皆歸大璫百姓奉行若驅駝馬有司得罪立繫檻車雷厲之威殆無以過而卒之高淮激變於遼東梁永激變於陝西陳奉激變於江夏李鳳激變於新會孫隆激變於蘇州楊榮激變於雲南劉成激變於常鎭潘相激變於江西水反覆舟人思

洩忿厚亡之戒其理昭然是則中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論財鮮有能善其後者則與其改換新章何如率循舊法責成州縣使親民之官得以撫字作催科卽以催科爲撫字乎不知朝廷以一二省之地授之督撫而僅責以百餘年前之成規是一二省之理財爲督撫自理之非爲朝廷理之也督撫以州縣之地授之牧令而但限以百餘年前之成數是各州縣之理財爲牧令自理之非爲國家理之也夫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未有時過數世事閱百年而不變者唐時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增六百萬緡而宋元祐閒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

興未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賦浮於唐之天下也論者謂取盈法峻斂所由生而不知宋之所以斂實非由此即如今者洋關初置時每歲所收不過六七百萬兩至於此時則每歲收二千二百餘萬兩前後相去僅三十餘年數目相懸已至於是而中國所以凋斂不能諉之於洋關也中國之所以不振更不能歸咎於洋關也若以洋稅畀諸關吏包收而國家但取其三十年前洋關歲會之數則爲關吏者不已獲利三倍爲國家者不已失利三倍乎是故理財之法必須另設專司不能以理民之官兼攝也以理民之官而理財無異以洋關之吏而包稅以理民之官理財而限以百餘

年前之額數無異以洋關之吏包稅而限以三十年前之所收比類而觀其情自見彼漢室牢盤桑孔乘傳熙豐冒貨鷄犬皆空而其所遣之人朝辭國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者則是刑政之不修非關遣使之失策至於礦務之利非能操劵開礦之始卽肆誅求固不能強爲之解曰朝廷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須瘠民方能肥已也

或又謂釐卡入息所以調劑候補人員一旦幷入洋關則向隅者衆得毋生亂之虞不知天下亂之所生由於民心之不服民心之不服由於政令之不平釐金者至不平之政令亦至不悅於民心者也今試問制華人之通商而使之貿遷阻礙者非釐

金而何窮華人之貨殖而使之失時折閱者非釐金而何陷華人以無辜之罪而使之不敢爲商者非釐金而何起華人以自棄之心而使之聊生無以者非釐金而何故自有釐金之設其名雖曰通商實則商務反爲之塞自有過卡之索其名雖曰裕國實則國事反爲之危是釐金一撤則取民有制而政令平便民有方而人心悅外國不得而藉口私梟無得而藏身貪狼星戢則陰霾風除是平天下之道也乃曰恐其亂焉豈得謂探源之論令人於世守之業一旦志決改圖則其平日傭用之人必無敢發難作梗以拒主人之志者而謂國家利弊所關經理者其敢抗違善法獨顧己私乎且敢以抗違善法獨顧己私者號

召天下乎夫躉金未設以前捐班候補之員未嘗見其日坐愁歎則躉金既撤以後捐班候補之員安知其不舍舊圖新往者新政論議之作詳及所以安置此等人員者其事頗多玆不再贅且卽以此篇所議理財之法而觀用人亦正不少洋關推廣則必添用人庫署特設則必須用人各省銀行則必須用人州縣日報則必須用人而況定錢銀金之實價使之作弊無從仿洋信館之章程得以消息靈捷此皆於理財之事甚有關切不容緩圖者而設鑄局則須用人行驛務則須用人是候補諸員實在無難於位置且躉金既幷於洋關則中國無不通商之地中國無不通商之地則中國必多通商之人彼合股而爲公司

集衆而成機局凡士商可爲之事若令有捐班之錢具候補之力堪委員之任者爲之吾知其必將綽有餘妍卽較以獲利短長亦定勝於釐金之司局而一則視爲邦家之蠹一則以作邦家之光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由是言之從乎此篇之法而理財則君民可以維上下可以洽遠邇可以服安和可以致危機可以絕福祚可以綏無籌借洋債之虧而洋債可自此不借也無酧還洋債之絀而洋債可以常便淸還也無扣減官俸之困而官俸可以從厚加增也無裁省兵糈之歛而兵備可以從新振刷也而農夫相與慶於野織婦相與慶於室百工相與慶於肆商賈相與慶於市行旅相與

慶於途仕宦相與慶於朝志正者體直豈須委曲求人氣旺者神強何至四方告病是不過反求諸己爲所應爲而已且夫財用者一國之政令所由基也惟財用爲一國政令所由基故理財實爲一國政令之至要是故工師之營造也其於基址必審端徑術嚴下準繩蓋基址既平則層臺重累而不塌基址不正則大厦雖成而亦傾賢才之爲國其於理財也豈有他哉亦惟求乎理之既平且正者而行之耳故必以簡御煩而後闤闠不擾以易齊衆而後都市胥安以誠接物而後百族無疑以公爲心而後一私不假夫然後能一理解而衆理無不解一事通而萬事無不通也

今者睹時事之艱危歎支持之無術而知中國理財之法必須一變且知其不得不變故發揮胸臆聊當芻蕘誠以爲必由乎此然後國家之急難可紓邦族之聲靈猶在而帝宅偲宸之國終不至與非洲之茸髮同科越裳之雕題並列耳雖然謂中國理財之法由於四鄰之迫不能不變則其變猶爲勉強謂中國理財之法雖無四鄰之迫而亦當變則其變出於自然今使中國前無日本之稱兵近無列邦之請地而却外患絕通商固封疆訓師旅兀然爲一閉關自守之國巍然成一予智自雄之邦則其理財之法可能行於今之世而不變否我知其不能也可能治於今之人而不變否我知其不能也可能保全大局而

不至於政散民流否我知其不能也可能召致太和而終底於尊榮安富否我知其不能也何則富者人之所欲求而獨至處於公道未明之地則不求富而求貧以富有罪而貧無罪也財者人之所欲主而獨至居於是非不辨之鄉則不爲主而爲賓以主難免而賓有辭也夫富也而使人必自諱其富財也而令人不敢有其財則是法令之苛無異於鷹鸇之逐鳥雀稂莠之害嘉禾縱不見譏於人亦當改圖自我今中國國家之取財於民也常患其有名無實而民之納財於國家也又患其有實無名患其有名無實者君取百而吏或徵其千君取千而吏且徵其萬若是者君未足而民力竭患其有實無名者民繳千而吏

或報以百民繳萬而吏僅報以千若是者民已困而君不知而所以得爲此者則理財之法使然也是故朝廷偶下寬大之詔有司多奉爲虛文君上苟有榷稅之條貪吏必居爲奇貨則以獻於君者其數原有一定之限而取諸民者其數實無止境之徵也觀於釐金之一起而無罷海防之雖撤而復興是出納不均之情形皆始於理財之法不善夫出納不均其弊可勝言哉由出納不均而進之其繼也必至於藉端勒索由藉端勒索而進之其繼也必至於罪及無辜由罪及無辜而進之其繼也必至於殺人奪貨由殺人奪貨而進之其繼也必至於罔上欺君是法也其始則爲君者於財用之數恐其臣之貳已也而特爲

立限而爲臣者卽於財用之數以其君之疑己也而勉臻其限其後則爲君者於財用之數喜其臣之從己也而任其自爲而爲臣者卽於財用之數以其君之信已也而無所不爲而民之受其害者富室則仰屋竊嘆矣大賈則輟業而逃矣丁壯則竭其脂膏矣弱小則鬻爲奴賤矣故曰其法無以洽于今之人心而不能行於今之世也而卒之君餂臣者臣更餂君君誤臣者臣更誤君山東之盜二世不得而知也遼陽之賊煬帝不得而知也南詔之變明皇不得而知也襄陽之圍度宗不得而知也上則形同孤獨下則情若寇讐而魁柄潛移王綱解紐莫不由此故自其常而言則朝端多容悅之臣閣老喜面諛之輩其君

而好貨則以蠹財相導而萬民之膏血俱竆其君而怠荒則以玩物增娛而四海之精華已竭自其變而言則竊國者有爲侯之想騎虎者成難下之虞其臣而甯我負人則帝胄天潢生皇家而不願其臣而事機敗露則刀鋸釜鉞棄東市而誰憐彼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麋竹之家俄成鄧通之鬼猶其幸焉者耳故曰其法無以保全乎大局而使國內安富尊榮也敗於政傷於民害於家凶於國理財至此其法尚得謂之法哉夫法將以使人各安其分也而乃使人勿安其分法將以使人各循其職也而乃使人勿循其職法將以使人無意外之貪也而乃使人起意外之貪法將以使人無過量之想也而乃使

人興過量之想爲至薄之俸而使之無以自全爲至寬之條而使之便於行詐爲豺虎之刑而使之擅作威福爲雷霆之怒而使之粉飾太平然則化剛爲慾化潔爲汙化明爲昏化賢爲不肖皆此理財之法不善有以致之也是故理財之法而善則財爲萬善之祖疏也而可使爲親怨也而可使爲恩逆也而可使爲順讐也而可使爲黨理財之法不善則財爲衆惡之門親也而可使爲疏恩也而可使爲怨順也而可使爲逆黨也而可使爲讐而其善不善之所由分則亦視乎其理之平不平正不正耳宰嚭何爲而亡吳郭開何爲而亡趙鄭譯劉昉何爲而亡周裴樞柳燦何爲而亡唐君子有鑒於此而知爲國家者防內寇

宜嚴於防外寇治貪人尤要於治叛人也閒嘗綜觀中國之積弊自宋迄明以至於今尤甚者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撫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問其規模則先虛名而後實禍頹薄若是未有不遇變張皇臨難苟免者也而抑知其理財之法實有以基之而使之不能一日伸大義於天下行威德於四方蓋其基既壞則雖有願治之主明察之君亦不能行其志夫徵信莫如近引證莫如同明之懷宗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者其法不善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是故杼柚之空非不罷貢瑣碎之費非不停徵非不撤江南之織造非不裁塞北之監

軍記注非不重珥筆之臣寒暑非不御文華之講非不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非不重宰執而尊禮賓師論囚非不素服弭亂非不蠲逋賑饑非不屢發帑金罷已非不輟減音樂然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廟算則肉食寡謀禦寇警則軍興每苦其費煩起徵徭則閭左必因而告病甚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張惡私交而告訐愈滋尙名實而奸詐愈起舉措皆淆貞邪盡紊而卒至於窮乏竭絕而後已則理財之法失焉耳而謂今之中國尙可循其故轍哉而說者謂自封建廢郡縣興阡陌開井田壞二千年來中國理財之法未之或改豈其獨不便於今時不知始皇執棰拊以笞天下爲繮索以縛編氓銷鋒

鏟以弱蒸黎焚詩書以愚黔首固自以為智無復加矣而趙高乃指鹿而為馬胡亥乃殺妹而弑兄陳涉發難於篝火之狐李斯致嘆於東門之兎而萬古稱無道秦則其遺法實為無道之法也無道之法而能行之二千餘年者無亦以其法為於君臣之間各能自便其私計哉嗟乎天下洶洶狂瀾不返斯人惘惘治世難期嗚呼其亦運會未來誰何莫可耳而今之時何時今之世何世哉以天下而論君民之際莫明於今日矣上下之間莫辨於今日矣公議之伸莫伸於今日矣民志之定莫定於今日矣將欲除二千年澆漓篡奪之風而開千萬世正直平康之治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者中國邦居杌隉國筮明夷讐我

者我乃反乞其憐欺我者我乃甘受其詐累我者我乃不辭其害困我者我乃直任其窮一交涉小訟而大臣不能尸一賠款不倫而公法不能執一施與之權而國家不能主一用人之柄而君上不能操雖無常侍而乃比於漢遭桓靈以還亦有明君而乃類於周自赧王以後將執公以處衆責人而無如自治之法不公何也將執平以接物責人而無如自治之法不平何也將執正以明道責人而無如自治之法不正何也將執直以爲義責人而無如自治之法不直何也人盡隱憂天呼啓聖則允矣中國理財之法不得不變也獨是變則變矣而有名無實者不足以言變陽奉陰違者不足以言變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亦不足以言變躭延歲月觀望遲疑者更不足以言變往者新政論議所陳各事多見舉行雖非等於陽奉陰違亦非同於有名無實惟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雖變而未必能收回權利者矣躭延歲月觀望遲疑則雖變而未必不坐失事機者矣如鐵路建置其本所以利民富國也乃不思其所以利民富國而徒以鐵路爲名是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而借用洋款則識者深恐其權利不能收開礦開埠其急在於拒外扶中也乃不思其所以拒外扶中而猶欲把持阻格是所謂躭延歲月觀望遲疑也而外國要求則智者深嘆其事機先坐失夫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躭延歲月而觀望遲疑者其故安在是豈其君之

不欲變耶而君之欲變則已見於文誥屢頒矣是豈其臣之不欲變耶而臣之欲變則已有上章入告者矣是豈其民之不欲變耶而民之欲變則延頸而望也固已久矣然則其故果安在哉曰在不用賢才也新政論議首在用賢惜乎執政者之不察也其意以爲新政各議事事可依言言可用獨至於任賢一節則可緩圖此其所以誤也吾聞附庸之國有閒田閒田者無人之田也晉鄭之間有隙地隙地者無人之地也淳維之部有甌脫甌脫者無人之境也呼延之外有窮邊窮邊者無人之鄉也惟其無人故閒田也隙地也甌脫也窮邊也割之亦可據之亦可得而有之亦無不可剖而分之亦無不可今外國之視中國

也不以國視之也以閒田視之也以隙地視之也以甌脫視之也以窮邊視之也四萬萬人視之如無一人者以中國國內無賢才也非無賢才也有賢才而不能用也亦非不能用也用賢才而不能重用也亦非不欲重用也用賢才而不能厚其祿以安賢才之位而收賢才之效也嗟乎以金珠爲脯醢則一上壽而貨賄盈庭以契券爲詩文則一應酬而田園廣置以十萬爲買命之費則一論四而財可通神以五萬爲遷官之資則一授職而財無盡藏由是悖入竟忘悖出乃反詭其說於鑄橫財者三十有六爐厚藏不戒厚亡乃至還其產而沒入官者三十餘萬萬彼其人皆損上損下病國病民者也獨至其人能爲君上

顯作長城能令國家安於磐石能使中國之民出於沮洳膏火之中而登諸豐樂平泰之地者則使之置散投閒不能一試讀離騷而三歎賦歸去而長吟或爲避地之思則北走胡之區南走越之域或爲遯世之想則東居海之角西居天之涯吾爲賢才惜吾愈爲國家惜矣吾爲賢才惜吾愈爲公卿大夫惜矣吾爲賢才惜吾愈爲四萬萬民惜矣是故由中國之法而不變則笑駡由人好官自做者必得志於太平無事之時而烈士忠臣則非離析分崩而不見默居陰拱順旨阿諛者必見重於公讌賡歌之日而懷仁負義則俟憂危困阨而始知是中國之法歷來不能變者今正幸其不能不變也蓋必賢才之志伸而後國

家之治可期也抑又聞之公門之所謂良者權門之所謂蠹也鄰國之所謂賢者敵國之所謂否也兼弱攻昧忌賢嫉能自古而然於今未改用孔子而魯將必治則疑孔子者必爲齊人用管仲而齊則必强則疑管仲者必爲魯國疑則必妬妬則必忌忌則必沮沮則必讒是故廉頗相如用於趙則秦人之讒至矣伏龍鳳雛用於蜀則魏人之讒至矣謝安坦之用於晉則苻秦之讒至矣李綱岳飛用於宋則遼金之讒至矣當今之世天下爲公之道雖明而非盡明逆取順守之風雖革而未盡革以故鄰國之富本有利於我者也而或以爲無利鄰國之强本無傷於我者也而或以爲有傷公私之界有毫末之末明則畛域之

分有逕庭之相別故用人者宜加體察之功勿爲私心所動也往者新政論議之作所陳各節固理必推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者也其中所言微特識時之士所見皆同卽泥古之徒亦聞風而起微特中國之人冀其底績卽外邦之哲亦望其舉行日報以其言而推詳御史以其言而入告一時縉紳習外國之文京師設強學之會各省添時務之報商賈習洋人之規而某邸亟欲招致立言同志之人意在詳詢方畧忽爲某國公使所沮而止謂新政論議自其內而觀之止利於漢人不利於滿人自其外而觀之止利於英國不利於別國嗚呼豈其然耶其書具在人多有之固可一按而知沮

之者之謬也夫立言者非以其言爲進身之階但以爲苟吾言之得行焉則於願斯慰矣憂世者豈以其憂爲自鬻之地顧以爲使吾憂之可已焉則於心斯快矣今新政各事既已逐漸推行卽其未及者亦有不得不行之勢惟是緩急輕重遲速後先苟紊於初必悔於後則此篇之所以作也噫嘻滄海横流且作太平之獻策王圖何在端資公輔之多才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能富民然後能富國爲天下國家者愼無以私意誤之也

新政始基卷九終

新政安行序

客有問於予者曰今中國時事之迫如馬在埒如弩在弦速者一年久者二年最遲亦恐不過三年而瓜分之事必見蓋離析分崩之局久已存於外國之意中而侮亡推亂之機又已露於中東之一戰其所以持而未發者尚欲中國之毅然一變耳乃閱三年而弊政依然也則中國之不能自治可知矣再閱三年而弊政依然也則中國之不能自治愈可信矣至天下各國共信中國之不能自治而中國又不可以不治也則瓜分之事勢所必然使先生處此將何以整軍經武却退強鄰哉予應之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其行新政乎新政者所以救中國之

藥也今不乘他人遲而有待之日爲我立行補救之時而惟是惴惴然日恐他人之來竊竊然日幸他人之未來或且皇皇然亟亟然治我軍械修我甲兵以爲防禦他人之果於一來蒙竊惑焉何則以中國而與一國戰中國猶未必其能勝也以中國而與數國戰中國更何望其能勝也使借助於鄰國而勝焉是中國雖勝猶敗也使借助於鄰國而敗焉是中國一敗再敗也縱使勝負無常僥倖一勝試問中國果能善於其後否戰陣之事如奕棋然其子能動者則勝其子不能動者則敗今中國戰局蓋必不能勝之局也旅順非我有矣威海非我有矣大連灣非我有矣廣州灣非我有矣澎湖非我有矣舟山亦將非我有

矣此數處者皆出入中國之門戶也而已盡爲他人所踞全局之輸可望而見猶欲驅不教之民以當鋒鏑一何其計之左心之忍也夫殺機逆天移星易宿殺機逆地龍蛇踞陸殺機逆人神號鬼哭誰則忍是而生此殺機哉迹其所由乃不行新政之故而新政雖行亦有所不能者乃不能先行厚祿之善法次及理財之良規耳客唯唯而退予思中國非不欲行新政而獨未得其方也因與吾友翼南商榷而成是篇並作勸學篇書後使行新政者勿復疑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孟冬南海何啓

新政安行自序

予嘗論中國古今帝王才智絕倫以虞帝秦皇爲冠稷契臯陶其德皆足以任天下之重而舜獨能明揚側陋登天位而無慚問庶民崛起有如是者乎無有也齊楚燕趙其力皆足以抗天下之衡而政獨能遠交近攻掃八荒而一統問諸侯吞併有如是者乎無有也是故政之用起翦也無異於舜之舉元愷政之滅六國也無異於舜之流四凶政之禁腹誹也無異於舜之察邇言政之却匈奴也無異於舜之防猾夏公私之界雖判若天淵而才智之長則如出一轍故曰舜與政中國帝王之冠也然而歷古帝王學舜學政皆覺不能者何也學爲舜而官天下其

公得矣而其私則不無遺憾且舜亦幸而得禹耳若所擇如王莽舜不將貽悞蒼生是私失而公亦失也學爲政而家天下其私得矣而於公則大覺其非且政亦幸而生扶蘇耳若其子爲隋煬政不將己身爲戮是公失而私亦失也然則帝王之冠俱不可學乎曰否以政之私而學舜之公即以舜之公而成政之私其私愈摯則其公愈明其公愈眞則其私愈遂離之兩傷者合之則兩美此之謂也是說也其意義具於先睡後醒論書後其規模具於新政論議其從事具於新政始基其質疑具於康說書後而其歸宿之地萬派之源則具於是篇矣然猶恐人之或疑爲非孔孟之道也故以勸學篇書後明之光緒二十四年

歲次戊戌孟冬三水胡禮垣

胡翼南全集卷十

新政眞詮四編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新政安行

中國新政之議始於甲午中東之役前乎此者大臣則固執不通而人未知固執不通之爲害至此也小臣則依阿取容而人未知依阿取容之爲害至此也士子則徒尚浮文而人未知徒尚浮文之爲害至此也平民則不顧大局而人未知不顧大局之爲害至此也雖有至柔之舌不能以化板板之心雖有至切之言不能以入悠悠之耳雖忠告善道不能以平囂囂之氣雖

大聲疾呼不能以醒夢夢之懷上下相蒙君臣皆醉然後有中東之役中東之役敗績之大古所罕聞而其所以致敗者非無謀臣也而與無謀臣等非無智士也而與無智士等非無將帥也而與無將帥等非無兵卒也而與無兵卒等非無礮臺險要也而與無礮臺險要等非無鎗礮火藥也而與無鎗礮火藥等非無鐵甲戰艦也而與無鐵甲戰艦等非無糧草輜重也而與無糧草輜重等至是然後知中國平日所謂深謀遠慮社稷之寄者其實一無可寄也平日所謂奔走禦侮干城之選者其實一無可選也平日所謂濟濟多士君王以甯者其實一無足多而絕不能甯也平日所謂蚩蚩民心固結可恃者其實民各有

心絕無可恃也自經此戰天下各國之人以中國爲未嘗有政中國自好之士以中國爲本非無政而存心斯世濡迹匡時者則以爲中國雖有政而已同於無政以外國之政相形見拙也外國雖有政不能限中國之行政以中國之政不難一新也此新政論議之所由作也新政論議成於光緒之二十一年乙未正月其時中東和局猶未大定其論議爲政之體大要有七曰擇百揆以協同寅曰厚官祿以清賄賂曰廢捐納以重名器曰宏學校以育眞才曰昌文學以救多士曰行選舉以同好惡曰開議院以布公平此所謂復古之事也其論議爲政之用大要有九曰開鐵路以振百爲曰廣輪船以興商務曰作庶務以阜

民財曰册戶口以嚴捕逮曰分職守以釐庶績曰作陸軍以保疆土曰復水師以護商民曰理國課以裕度支曰宏日報以廣言路此所謂因時之事也復古者明乎中國自有政且自有善政雖較之今天下各大國之所爲亦無以過之也因時者明乎外國雖有政未嘗吝其政且極欲我中國相率爲之而相得益彰也凡諸論議中東未戰已前行之尙覺非難中東旣戰而後行之更形其易蓋前之振作無由事多梗阻者由不知擇百揆以協同寅也積弊不革公私茫然者由不知厚官祿以淸賄賂也官塲兒戲有類俳優者由不知廢捐納以重名器也覆餗貽譏人無可用者由不知宏學校以育眞才也科第困人眞儒每

屈者由不知昌文學以救多士也呼籲無聞人心離散者由不知行選舉以同好惡也利害不審興革無從者由不知開議院以布公平也由是而鐵路不開百爲莫能振矣輪船不廣商務莫能興矣庶務不作民財莫能阜矣戸口不册捕逮莫能嚴矣職守不分庶績莫能釐矣陸軍不作彊土莫能保矣水師不立商民莫能護矣國課不理度支莫能裕矣日報不宏言路莫能廣矣自經一戰人皆存懲前毖後之心而思易轍改絃之計一有迎機而導者曰是宜復古帝王執中精一之心傳而行古帝王因時制宜之運量也心源雖遠而可接時務卽事而可知危易爲安期諸旦暮禍轉爲福祗在一心則稽諸在朝之士質諸

在野之儒莫不以爲分所應爲事不容緩而凡具心知有血性衛社稷愛國家者莫不謂中國必如是乃可成其爲國不如是則不足以成其爲國也故新政論議一出中國士子多以爲可行且竟欲試爲一行然當其志欲必行不禁沾沾然以喜而當其將置諸行又不禁竊竊然以憂者非慮其行之之不竭蹶以赴特慮其行之之未能如願以償耳今夫工師之建屋也必先爲之形圖至於如何而審曲如何而面勢如何而運斤如何而施斧則惟明於其事者爲能不囿於形圖而能與形圖相合官司之聽訟也必先爲之律例至於如何而課虛如何而責實如何而徵信如何而質疑則惟諳於其法者爲能不拘於律例而

能與律例無違此非道聽塗說之所能參又非一覽而得者之所可語也新政論議何異於建屋之形圖聽訟之律例若使未明未諳者而爲之其不至於毀瓦畫墁敗法亂紀者蓋亦鮮矣此憂之所以既在於新政之未行而尤在於新政之行而未知其所以行也雖然迹象者血氣心法者精神精神既旺則血氣充周故一振其精神而血氣亦自無不到矣夫知其非而求其是者理也比其物而知其類者情也無其黨亦無其偏者道也觀於我以觀於人者量也條目紀綱新政之血氣也情理道量新政之精神也論議之作理必推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精神所注其在於斯夫亦曰持此以

往庶幾可以知新政矣庶幾可以知新政之所以行矣知此則中國新政可以包括靡遺無往不利不知此則中國新政非徒無益害且隨之鐵甲戰船之購置礮臺軍火之經營曩者豈無講時務號俊傑者乎豈無談西法稱通才者乎其收效何如也其致敗又何如也故必明乎情理道量之爲用然後知本末先後之當然明乎本末先後之當然然後得理煩治劇之體要是故竭一人之忠愛未始不可以有補於國家也而論議之言則曰公器公同公事公辦此豈責思旁貸事憚躬親哉誠以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耳竭一人之聰明未始不可以平章庶類也而論議之言則曰聽於議院決於局員此豈應爲之事漫無把握

哉誠以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耳閒嘗曠觀天下而知寰宇之人莫不各有忠君愛國之心特無以收之則其心亦不能以自見夫民而曰萬萬者散之辭也姓而曰百百者分之謂也散焉分焉不得謂之國矣故爲天下國家者其道在於收天下國家之心而已收者貫也串也貫而串之則散者聚分者合聚焉合焉斯可謂之國矣天下無廣土衆民之國也苟其人心分散則土必不能保其爲廣民必不能保其爲衆天下亦無土狹民稀之國也苟其人心合聚則土必無患乎其爲狹民必無患乎其爲稀則貫串其心使爲我用者是誠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雖然中國王者撫御千餘萬里之地臨涖四萬萬衆之民將欲使新

民之事令布風從毋乃言大而誇不切於事不知以一人之心爲心而欲以收衆心則難以兆民之心爲心而以之收衆心則易影響之捷感應之神有不期然而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者矣新政論議理必推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無非欲以民之心爲心而收其心以爲我用也是故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則雖不行新政而政自無不新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則雖勉行新政而政猶然其舊夫舍舊圖新者謂欲除其舊弊也乃舊弊不除而復加以新弊傾危之事焉得不生是故雖有至善之政而行之不以善亦不能見其功而反以得其咎不然讓賢之舉堯帝之所以盛中天也何以燕

子噲行之反至召亂仁義之師文王之所以服西土也何以宋襄公行之反至亡身嚴剔吏治諸葛公之所以安蜀國也何以孫皓行之反至喪東吳舉不避親謝太傅之所以支江左也何以王導行之反至危晉室宋時新法行之而復罷罷之而復行卒至於亡國而後止者其法雖未善究非亡國之法也而所以必至於亡國者則行法之人乃亡國之人也所以亡國者則行之而未善也所以不善者由不能平其理近其情順其道公其量也今之言新政者行農務則曰此泰西養民之法也行工務則曰此泰西藝民之法也行商務則曰此泰西利國之法也行礦務則曰此泰西富國之法也行陸軍則曰此泰西安內之法

也行水軍則曰此泰西攘外之法也行舟車則曰此泰西利濟之法也但思其似不求其眞徒慕其名不窺其實而不知泰西之所以能行其法而無弊者非徒恃其法之行而深恃其法之所以行也不察其所以行而徒羨其行是無異宋之時行均輸則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行市易則曰此周官市司之法也行青苗則曰此周官國服之法也行農田水利則曰此周官遂人之法也行僱役則曰此周官司徒之法也行保甲保馬則曰此周官伍兩之法也行方田則曰此周官井牧之法也徒知周公之法而不知周公之所以行其法新莽旣敗之於前趙宋猶效尤於後殊可歎也是以均輸之法行未嘗不曰將收回權利以

濟天下之困也而官商爭利民不聊生矣市易之法行未嘗不曰將酌盈劑虛以平天下之物也而以官爲商惟賄是務矣靑苗之法行未嘗不曰將緩急相濟以救天下之窮也而公行勒索民變逃亡矣農田水利之法行未嘗不曰將明徵地力以均天下之賦也而吏胥騷擾鷄犬皆空矣僱役之法行未嘗不曰將輕重酌量以均天下之貧富也而無人不役凋敝其民矣保甲保馬之法行未嘗不曰將嚴其守望以省天下之兵馬也而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矣方田之法行未嘗不曰將齊一田稅以興天下之農功也而腴瘠不分政不能平矣是故政之立也不必問其是否但以人心之向背而推立其政而人心向焉其爲

是可知矣立其政而人心背焉其爲未是可知矣人心既背其政可勿立也人心向而政立矣由是而觀其行亦不必問其善否但以民志之依違而斷行其政而民志依焉其爲善可知矣行其政而民志違焉其爲未善可知矣民志既違其政必不能行也卽行之亦無其利也夫人之心亦猶己之心耳民之志亦猶君之志耳何以己謂之是者人或以爲非君謂之可者民或以爲否豈己之心則欲其絕危機而綏福祚人之心則欲其罹災害而致顚危君之心則欲其服遠邇而保祥和民之心則欲其勢土崩而局瓦解哉毋亦創制經營之始發號施令之餘理未能推以至平情未能求以至近道未能行乎至順量未能極

乎至公耳中國之教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忠恕而已外國之教曰己之所欲必以施人又曰愛人如己一則由逆而溯一則以順而推一則從一本而散爲萬殊一則合萬殊而歸於一本所謂天人合撰者在是所謂蠻貊可行者亦在是矣中外古今理學之途非數百萬言所能罄而歸宿之地不外如斯地球之大也日行八萬三千里而宿離不見其或忒者有自然之地軸以運之也庶物之紛也中國二十四萬種而位置不聞其顚倒者有自然之重力以攝之也人我之周旋也極賢愚臧否之不齊而好惡未聞其相反者有自然之性情以約束之也地球而能離乎地軸則必不成其爲地球庶物而能離乎重力則

必不成其爲庶物人類而能離乎性情則必不成其爲人類物非我所有而欲有之則難物本爲我有而欲有之則易事非我所能而欲能之則難事本爲我能而欲能之則易斯道也人道也亦天道也乾之知以易坤之能以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之道孰有過於以己之性情度人之性情者哉而其道已侔於天地矣然則天下之至淺至近而又至深至遠至廣至大而又至精至微至庸至常而又至高至妙至切至要而又至神至奇之理其在人之性情矣其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之所欲必以施人矣其在忠恕之道愛人如己矣欲者願之謂也一人遂其願而欲人人共遂其願也愛者生之謂也一人遂其生而

欲人人共遂其生也敬人者人亦敬之愛人者人亦愛之此性情之正也而所以得其正者在己不在人也侮人者人亦侮之奪人者人亦奪之此性情之反也而所以致其反者亦在己不在人也平其理近其情順其道公其量所以求乎性情之正而不至拂乎人之性戾乎人之情而已而或者曰是道也高不可階周之興也自文武至成康歷數世而商人利口之風未斂漢之興也自高惠至文景亦數傳而秦人訢誶之習稍除今一行新政便欲以平康正直之事望於顓蒙寡識之氓是舉古人所謂窮年莫究者以爲一蹴可幾也此一說也或者曰是道也卑不足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爲非常之事世必有獨斷之

主然後能無熒惑之虞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熒惑之至惟斷乃成今舉行新政而猶稍存姑息之心是舉古人所謂智馭術取者以爲萬不可行也此又一說也是二說者未嘗不各有其理而以施諸今日則決不謂然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四者果可以高視之耶視之爲高則不能爲果可以卑視之耶視之爲卑則不屑爲不能爲不屑爲皆不可以言新政也不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四者之在今日必不能視之爲高亦不能視之爲卑惟有視之爲不得不爲則新政無患乎其作梗亦無患乎其無功矣康莊之在天壤也人人之所必行者也而一人獨中立焉吾知熙攘往來者必將推而去之矣門戶之於一室也出入之所

必由者也而一人獨面牆焉吾知十叩不開者必將裹足不前矣理之平情之近道之順量之公何異天壤之康莊一室之門戶哉而猥曰不行焉不由焉是自求禍而已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是故取亂侮亡虧盈益謙人之爲也即天之道也且夫士別三日當刮目以相看爲政三年必有成之可紀考泰西之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爲政始於近今百年而核計百年內之政以後之五十年爲上核計五十年之政又以後之三十年爲上而核計三十年之政尤以近今十年爲上當世之士謂泰西政治之進境恰與格致之深造同功亦由教門之善化而至信不誣矣惟其於情理量道四者愈能平近

公順則治內交外之事愈覺其隆日日新又日新今乃見之於泰西矣日本初行新政時於此四者未甚講求故外雖輯睦內訌未清及其知新政之非此四者不爲功也於是翻然改計而大效立成中東之役其愛憐忠義也國后則手製醫巾親調藥餌其料理傷兵也公主則儕諸命婦服役而前至於中國敗殘軍士尤能豐其飲膳愼其起居以女子爲之扶持以名醫爲之調理回視薩思馬之戰曾幾何時而一變乃能至此人方疑其前後不同儼然兩國而不知彼之所以爲此者非勉強而行之也蓋前者未知理之宜平今則知理之非平不可也前者未知情之宜近今則知情之非近不可也前者未知道之宜順今則

知道之非順不可也前者未知量之宜公今則知量之非公不可也若夫今歲美日之戰美人雖獲全勝而未嘗妄戮一人妄毀一物則其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四者蓋行之有素無或慮其不然者矣新政論議所爲諄諄然理必推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而曰公器公同公事公辦聽於議院決於議員者職此故也而決新政之底績者尤在於視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四者爲不得不行不得不由今者中國亦知萬國公法之宜學矣不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四者卽萬國公法也國法公法雖微有不同然舍四者之外當今之世必不能謂之法且不能謂之行法吾願秉鈞者加之意也或謂宋時

新法行之而天下不便罷之而天下始安復之而天下又復不便罷之而天下又復一安迨復之至三至四而宋乃亡今新政初行即有言其不便者若急廢之依祖宗之法度守舊日之規模中國庶幾其有豸乎曰宋時新法乃可已而不已者也今之新法則不得已而然者也國家非不富厚民物非不康樂外無四鄰之迫內無奸宄之虞乃無端而獻反古之言無端而進富強之策無端而比其君爲二帝無端而詆羣臣爲四凶故曰宋時新法可已而不已也國家之窮困日甚民物之衰靡日甚四鄰之來迫日甚寇賊之蠢動日甚使不新其政則國體何以立民生何以聊國勢何以張民志何以定故曰今之新政不得已

而然也且使今之新政我縱不爲而他人亦無可如何者則其行不行之間尚有躊躇之可待乃鐵路不行他人已代我行之矣輪船不行他人已代我行之矣礦務不行他人又代我行之矣異日者用人行政諸大節所以期合乎新政者我俱不行吾安知他人不將盡取而代之也鶉首賜秦非天之醉也乃人之醉也帝㬎朝元非元之慾也乃宋之慾也夫使他人之爲決非我所能及則知難而退猶有可言乃我若決行卽與他人並駕而見義不赴其勇何存是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必行新政之謂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不行新政之謂也或又謂宋時新法果其不善何以若青苗若僱役若保甲諸法至今猶有師其遺

意今時新政果其盡善何以若寄里士若土耳其若西班牙諸國雖行新政亦不能興曰此所謂法雖善立尤貴善行也果其理平情近道順量公則盡取新法而行之趙宋雖至今存可也今泰西諸大國之法其瑣碎有甚於宋時者而翕然風從蒸然日上此其故可知矣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則雖盡行西法而其國亦無補於衰今泰西諸弱國其政令有酷肖於強邦者而地不能興民不可用此其故又可知矣是故使寄里士土耳其諸國立政行政而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安知其不爲英美等國也使英美等國立政行政而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安知其不爲寄里士土耳其諸國也然則新政之所謂不便亦由

行之之未善耳且夫人當驩虞順適之日凡事苟可暫安亦往往不思更變若危險在前困逼在後痛定思痛深悔前非則未有不奮然一變者是故歷練之功爲不可少也歷練有借鑒而得者有身受而至者有不費一文而能獲者有蕩產傾家而後知者至於身家受累而猶不思改作在人則謂之妄在國則謂之荒中東之役割全臺償巨款是幾傾中國乃能得此歷練也歷練之益在於一變苟不能變則與未嘗有此歷練者同耳是故人第知中國與日本開戰之非而不知戰敗而不能變之爲更非也此新政論議凡諸改革所爲作於中東既戰之後也自是以來中國政府亦知變之爲是不變之爲非矣然而平理近

情之不聞順道公量之不講識者是以知其終不能變也何以知之知之於鐵路等事夫鐵路等事洋股不准入則華人不敢爲洋人不悅服外國爭地之念前此雖有此言者今則實見諸事公款一抽則倡始者無心試辦者不力華人厚望所在前此鼓之以氣者今則嗒喪其神中國政府之爲此想其意不過曰將以止洋人之侵權奪利令華人以奉上急公耳不知政府果欲爲此自有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事之當循蓋必明乎情理道量之爲用然後知本末先後之當然明乎本末先後之當然然後得理煩治劇之體要此新政始基所爲繼新政論議而作也新政始基成於今年二月其時籌國是者百計經營多方鑿

空則有議加釐金者有議加田稅者有議加貨稅者有議減文官俸祿者有議裁綠營兵士者有議用昭信股票者有議立鴉片餉碼者有議抽間架租項者千營百補亦足見謀國者之用心矣不知其用心則是而其所以用心則非蓋理未平情未近道未順量未公則不獨取財於民固屬不可即散財於民亦爲不可道光中葉時英國政府嘗歲撥帑項八千萬元以濟貧民固自以爲政之善者無過於是矣不知士所以得食也而不士亦可以得食則士而不士矣農所以得食也而不農亦可以得食則農而不農矣工商服役無一不然其有畏人指摘者亦僅半食其力半食於人由是僱役爲難物價騰踊其始本欲安民

其後反至擾民然後知政雖極善亦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乃可行之也爲國之善莫大乎其外雖分其內則合爲國之患莫大乎其外雖合其內則分湯之興也衆建諸侯者三千國可謂分矣而湯不以是病其爲一統也蓋君臣一德則其合在心不在迹也武之興也封賜諸侯者一千七百國可謂分矣而武亦不以是病其爲一統也蓋四海永淸則其合在神不在形也至諸侯離心而商始翦諸侯解體而周乃亡智氏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豈非含宏光大分者實爲合之機貪愎無厭合者反爲分之禍哉秦政親見其禍而不知戒滅六國收二周呑八荒括四海其盡廢封建也是以天下各國爲一人世

守之業也其郡縣國邑也是以天下政事爲一人獨有之權也志在萬世二世而亡望夷之謀阿房之火幾於及見亦足爲萬古帝皇之大防矣漢晉隋唐宋金元明覆轍相沿曾不一改我
朝薄賦寬民救災減貢爲歷朝之所罕見然而無始皇之心而猶未免有始皇之事無始皇之意而猶未免有始皇之法者則私之故也今一省之地責之督撫一縣之地責之縣令責諸督撫者以督撫由朝廷之自擇也責諸縣令者以縣令由督撫之自悅也自擇自悅所謂私也夫督撫之任儼然大國之君也而予奪自上不能自由則乘此理財之任安保其不剝及下屬以爲己計是朝廷以督撫爲己私督撫即以一二省爲己私

矣縣令之職亦小國之君也而喜怒由人不能自主今乘此理財之便安見其不擾及閭閻以爲己利是督撫以縣令爲己私縣令亦以一縣爲己私也是故中國大國也而善覘國勢者不謂其然以爲是十八省則十八省之國耳二十一省則二十一省之國耳二十三省則二十三省之國耳謂每省之利弊皆爲督撫一二人之責也其以省視國者亦必以縣視省以爲是統四五十縣則四五十縣之省耳統七八十縣則七八十縣之省耳統百餘縣則百餘縣之省耳力可以敵一縣則可以敵一省以省雖合數十百縣而成而縣縣須自爲戒備此縣之力不能以通於彼縣也兵可以破一省卽可以破全國以全國雖合二

十餘省而成而省省須自行護衛此省之兵不足以捍及彼省也私之爲害其勢若此且縣者鄉之積也積千百鄉而爲縣是縣亦千百鄉之縣耳而鄉之守望獨嚴者則盜賊鮮尠鄉而自衛或懈則刼案頻仍是以私爲政雖中國之大其力實不足以保一鄉或謂以中國幅幀之廣人民之衆使朝廷不責之督撫督撫不責之州縣則理財用人王者豈能長駕遠馭不知曠觀外國然後知私之爲政決不可以行於今時卽以英論英之屬土曰間那達曰澳洲其地皆廣於英本國三十餘倍一則界諸西半球之北一則懸諸東半球之東與英相隔窵遠無垠乃英欲一其道德則道德果一之矣英欲同其風俗則風俗果同之

矣往者羈縻之說未能盡捐以故遠方之人未能全洽今則誠意所至達於海隅而二埠之人乃心王室無以異於臣鄰股肱也然此猶謂其開埠者原屬英人也若夫印度居亞洲之中其人之形貌非英類也其人之言語非英舌也其人之服食嗜好教門風俗非英之所尚也乃舉九百餘萬方里之地二萬萬二千之民畀諸萬里外之小國其故何哉毋亦以公非以私耳始猶叛服不常者私之心未全化也繼而一服不叛者公之心能廣推也由此觀之公而爲政雖地球之大不難爲吾是歸以私爲政雖一鄉一邑皆起而爲吾敵是故鄰國之富非吾之所宜畏也鄰國之強非吾之所宜懼也鄰國而能平理近情順道公

量斯眞我之所當畏懼者矣中東既戰而後中國財用孔亟且殆當此之時國家之事危若纍卵是宜於情理道量中先求一理財之法以止其傾故草茅坐論以爲宜設理財專司而釐金丁賦不可加官俸兵士不可裁昭信股票不可行鴉片餉碼不可設屋宇租項不可抽俱於始基一書言之歷歷數月而後凡所謂不可行者其言驗矣至其謂地稅鹽課雜項釐金所收之數應四倍於今土藥之數應八倍於今土關之數應十倍於今者非加征之謂也謂國家之財現有此數惟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故雖有亦無耳夫始基一書理財宜設專司一節當時或慮其生亂乃未幾爲按押之故即以江淮釐金歸洋人專理

而國內安然亦可見亂之所生惟在情理道量未能平近順公耳如其能之決無慮此夫釐金其一耳地稅等事何獨不然按押其暫耳即非按押亦當如是是故凡屬理財必須專任政體應爾固不能誣謂予不信請觀諸異日可也希獵之在歐洲逼於強鄰而強鄰諸國又互相爭妬者也國之大小雖不同而中國今日之病則與之同迨希獵財賦盡歸外國司權而其禍乃息高麗之在亞洲亦困於敵國而凡諸敵國又復不肯相下者也事之巨細不同而中國今日之情則與之同及高麗度支盡交外人辦理而其困乃舒此皆近今一二年事也是故國無大小也事無巨細也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則可以出而治人不

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則必至爲人所治治人與治於人由執政者之自擇不擇所以治人而擇所以治於人新政始基之所謂無賢才者其旨在是不然一邑一官旅進旅退人人皆可謂之賢皆可謂之才天下之賢才亦正車載斗量矣希獵高麗國小無能惟我中華物望素著吾願袞袞諸公紛紛甲第者毋徒歎邦家之殑䠒而空詠我生之不辰也讀始基一書則知其故矣今年自四月而後朝廷始似有大加振刷之心而人又未免嫌其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濫不知其可慮者俱非在是積弊之在國猶疾病之在身疾病未有不急欲去之者人言之惠我猶貨物之雜投貨物未有不皆欲羅致者人才之備用猶

百藥之相資百藥實無有一可或缺者然則其可慮仍在情理道量四者未能平近順公而已蓋必明乎情理道量之爲用然後知本末先後之當然明乎本末先後之當然然後得理煩治劇之體要則此篇又所爲繼新政始基而作也今試將是年數月以來所謂行新政者幷所謂復舊政者舉其數大端而辯論之以冀當道之知所從事焉

天下有於未聞未見之時心則絕無知識於既聞既見之後心則豁然貫通者理是也天下有於得聞得見之後心既豁然貫通及至行其所見所聞仍與未聞未見等者事是也理與事雖相因而至然不能謂已明此理卽能辦此事也今朝廷設局辦

事議雖未行識者卽以爲不可非謂局之不宜設事之不宜辦也謂所擬以辦事者非其人而已夫俄國之興也當中國康熙之世曾不三十年而治內威外頓改舊觀其始嘗設十局一曰外務二曰兵務三曰水師四曰民籍五曰糧稅六曰刑罰七曰世官八曰製器九曰開鑛十曰通商俄之得有今日端賴乎此日本之興也正中國今　上之時亦不三十年而轉弱爲強日新其德其始亦設十局一曰皇宮二曰兵制三曰防海四曰內務五曰外務六曰刑務七曰戶務八曰教務九曰農商十曰郵部日本之得有今日亦由於此是二國者密邇中國其情易知若夫再遠之國凡欲振作多以設局爲先中國效之何爲不可

不知俄於未設局之始先遣四十人出外學成而歸然後設局其自備資斧遊學外國陸續歸來者皆亟召用以資協理日本亦然先有二十七人從外國學就而回均皆重用然後設局復聘請天下各國名士用資襄贊舉國相從其時應聘而來者四百餘人皆分置諸局各奏爾能無一觖望猶遞年派人出洋學習務期深造凡通西學名一藝者無不任用其領事公使等職未聞有不通洋文之人雜於其間其大用西學之人也無門第之限而以官生取之也無陋習之存而以捐班取之也無苛求責備之意而以本國文字取之也無奔競夤緣之弊而以大臣薦舉取之也立賢無方但求實濟取才破格不問出身出洋肆

業之人不論國家派遣者或其人自往者本處洋務之學亦不論國學私學凡屬通才有執照無不樂用上焉者初出受職卽至三四品其次五六品下焉者亦畀以七品之官階非但榮之以虛銜而必授之以實任此二國之所以布政優而行政易也今自設局之議起既不聞以中國通西學者實乎其中又不聞以外國名下之士充乎其列查其將藉以變化中國步趨泰西者仍是經生之輩八股之儒平日視西人如寇讐鄙西學爲末技議西國之言論書說以爲叛道離經犯上作亂皆從此出者他日彙征之占聲氣之應將在朝之士無非似此之人夫似此之人吾不欲謂其非英俊之才也亦不欲謂其非邦家之彥也

其疾視外人由其私心未化其私心未化由其見識未周果其矜持之氣一平翻然從事於西學潛心數年吾知其必有今是昨非之嘆國家安定終必賴之惜乎用於今日雖具賈生痛哭上書之慨必不能成晉悼三駕懼楚之功昔人聞寇準入相以爲可喜而又可惜者卽此類也夫事之辦否必視其人苟非其人事終不辦是亦顯然易見耳今不因時宜而用人不切事勢而行事奚其可哉八音之盈耳也聽之者無不聲入心通嘆其節拍之諧以爲理不可易然使未嘗學樂而執器爲之吾知其一彈再鼓必多不合之腔矣歌舞之當筵也觀之者莫不目倖心動知其傳神之妙以爲情所必然然使未嘗嫻習而率意爲

之吾料其一往一復令人見而欲嘔矣是故天下有人人所能為之事而又非人人所能為者學與未學之分也此其異而不能混之爲同日吾有志在吾有書在也有志而未學猶無志也學焉而未思思焉而未習猶未學也不然內經金鑑武備韜鈐其書人多有之人多讀之而良醫名將何其鮮也令所設諸局其擬派爲辦事之員者迹其所恃不過以有他人所譯外國之書耳不知此等書雖能讀之未必得其言中之意雖能得其言中之意未必得其意中之言無他由其未思未習故也未思未習而但以能讀其書能記其說卽謂其能於西法是無異醫宗等書家置一編卽爲良醫武備等書日手一卷卽爲名將哉果

爾則入局辦事者固優爲之卽不入局辦事者亦能爲之也又何須設局爲也且中國內政已有六部外政已有總署今擬設者更以局名是局也其所辦爲進退人才之事乎一有局在則吏部爲無用矣其所辦爲度支國計之事乎一有局在則戶部爲無用矣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可以類推是內政諸事將以十局替之也若夫各國交涉之件外洋振作之規十局諸員專言時務凡諸新法必於十局是謀十局是謀則總署不廢而自廢是外政諸事亦將以十局代之也雖然六部總署諸員非無老成持重之輩也十局辦事諸員則多新進喜事之人也使新進之人皆出類拔萃非舊人所能幾及則以位相屬或亦甘心乃

聰明則相若也見地亦不相遠也而閱歷之久更事之多受恩之深圖報之切新人未必能如舊人也相若則不相能相勝則不相下故局一設則論必異論一異則黨必成黨一成則禍必起且使新進之士言聽諫行舊日諸員視同疣贅然一人謀之十人起而阻之一人策之十人合而敗之未有能濟者也何則天下事非一人之耳目所能周也非一人之手足所能到也吾意如此而行吾意之人其意則又如彼吾令如此而奉吾令之人其令則又如彼其意其令不必與吾大致相違也但使悠謬吾意蒙混吾言以致貽悞因又彌縫其過使吾信其爲旣深明吾意而又恪遵吾令也者如此亦足以大僨吾事矣往者鐵甲

戰艦不嘗與日本並購乎何以日本所購則有用中國所購竟無功鎗礮火藥不嘗與日本並置乎何以日本所置則施放自如中國所置則鑿枘不合也豈日本之意與令期在於勝中國之意與令期在於敗哉由此觀之奉令承意爲吾辦事之人必與吾一德一心然後可夫昔之辦事未嘗有黨頽靡猶至於斯今事未辦黨已先成崩敗可爲預決追覆轍相尋名傷末路而守舊不變之夫又將以是爲藉口謂西學之果不可行洋務之果不宜講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夫中國所宜急者乃變其法耳非變其人也不能變法而但欲變人謂非理不平情不近道不順量不公而何然則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者其必知所以處

此矣謂六部之員未能深明變法則添用深明其法者以爲裁

成謂總署之員未知外國情形則更選深達其情者以爲輔相

如是而已矣

新政安行卷十終

胡翼南全集卷十一

## 新政安行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天下有明知其不得不廢而又不可以遽廢且以今時之勢論之決無須廢者冗員是也有明知其不得不省而又不可以或省且以昔日之情而斷實不忍省者老兵是也夫設官分職者謂有其職始設此官苟無其職官將何設設兵爲衞者謂其能衞始設此兵苟不能衞設兵何爲不知冗員可廢而切勿遽廢老兵可省而萬勿遽省此中蓋有確見焉今人之僱用役夫以料理家業也使所僱用本爲長工而非有抗令違教之端徒以

糜費拮据忽爾開除心猶不忍必將薦剌安置使之得所然後即安而況乎家業修理正多振作雖新人尚期進用而可令此輩向隅也今人之畜養犬馬以守禦門閭也使所畜養貽自祖父而非有奔逸獺噬之事徒以筋力漸弱輒思放棄何以爲情必將給其糧芻終其天年以存忠厚而況乎功臣之後世守之兵當其龍鍾垂暮之時正可念其膂力方剛之日也今之議者則曰是糜國帑而蠹祿也是尸厥位而誤公也是無正事而濫竽也是不可恃而敗國也用人者必計其功食祿者必有其效功效既無則其人可不用也其食可勿與也如樹木然苟無花果良材之可期則未有灌溉而扶植之者如几席然苟安坐偃

臥之不堪則無不遷擲而棄去之者此今日裁官汰兵之說也不知廢紙敗絮雖極可棄亦能即其物以見良工木屑竹頭雖極可厭亦能因其物而成大用天地之間尙且無廢物天下之人安得有廢才設使下一令曰今之文武官弁有以富強之政爲不可行者著令辭官如此則人必心服又使下一令曰今之文武官弁乃不能行富強之政者故概行黜退如此則人必不服蓋行不行乃君使之然非臣使之然也君欲不行則臣無有能行者矣君欲行之則臣無有不行者矣果臣之不願行則聽其告退可也果臣之不能行則爲之黜降可也必不能預擬也是故其職之名有與新政之名不稱者則改其職不必易其人

也其位之事有與新政之事不符者則變其事不必革其人也循名責實而其人之能否始可得而知果不能行而後罷之於人又復何怨修身齊家人所願爲而爲之不得者必未知其方也苟知其方無不欲改其前此之非以求至乎今之所謂是者是其爲是之日方長也今若執其前愆以爲此後亦不齒於人類而斥逐之可乎保民養民國所欲爲而爲而不獲者必不明其法也一明其法無不欲補其前此之失以求至乎今之所謂得者是其有得之期未艾也今若思其前失意謂後此終不可以爲國而廢置之可乎以大攝小物理必然以衆勝寡情勢必爾今中國新政之應爲且應急爲在外國視之其以爲然者既

已百人而百在中國視之亦不啻十人而九庶民之從是謂大同新政雖行原無足異當道者乃不思所以行之不思所以善而行之惟是斤斤然參之以猥瑣齷齪之見出之以引繩批根之法謂若者其人願行新政若者其人不願行新政若者其官須陟之以立興新政若者其官須黜之以勿阻新政其令一下則向隅者數千人奪食者數千家矣是新政未行君臣猶自若也新政行而君臣水火矣新政未行上下猶自若也新政行而上下參商矣黜陟恐其無端也則誘之曰新黨舊黨黨禍恐其或起也又誘之曰有才無才不知人之才不才視乎用之善不善善用之則爲有才不善用之則爲無才耳是故用人者位置

得宜陽虎亦能衛魯人地相合盜跖亦作功臣今試問所裁之官果其人爲無用之才乎仰爲有用之才乎如其無才其始國家何爲以其有才而用之也如其有才國家今日何以斥其無才而廢之也然則始以爲才者乃置之於有用之地也今以爲無才者乃置之於無用之地也置之於有用之地國家之智也其人之才未嘗有所加也置之於無用之地國家之愚也其人之才未嘗有所損也且以五品之官而升四品以四品之官而升三品必其才超乎五品四品然後得此陞遷也乃五品不廢而廢四品四品不廢而廢三品是所廢者非以其無才也乃以其有才也由郎中而擢京卿必其人之才優於郎中也由部員

而進寺職必其人之才優於部員也乃才短而困於郎中者則不廢才長而拔爲卿貳者反廢之才絀而囿於部員者則不廢才異而選爲大夫者則廢之是所廢者乃多才之過也非無才之過也今試問中國之兵果不可用乎抑可用而不知所以用之乎淮軍而未嘗得力必不能成一軍湘軍而未嘗得力必不能成一軍銘軍甘軍奉軍亦然定武軍嵩武軍新毅軍老毅軍無不皆然而中日之戰此八九軍二三百營者或則各守一方不相策應或則偷安旦夕冀敵勿來或則調遣不前逍遙局外或則同仇敗衂痛癢無關人以是咎其兵並咎其將而不知皆不足責也用不足則不能使之行無其財則不可以爲悅當日

之將官有薪水而無經費者是雖名爲將官而實不克爲將官且有薪水經費槪無著落者是雖使領兵卒而實不能有其兵卒不克爲將官而責以將官之功不可也兵卒不能有而欲收兵卒之力不可也然則將官兵卒皆非無才實國家之不知所以用其才耳王濬樓船卽用梁益二州潰降之衆項王勁卒無非齊楚九國挫敗之師用人者亦可自反矣且由秀才而舉人由舉人而進士歷翰詹而侍郞歷侍郞而尙書力竭畢生乃能至是非罪被廢如何不怨且祖父之勤勞子孫皆得而賴之也功臣之後裔朝廷須格外恩卹也旗兵之俸其微已甚更欲廢罷毋乃不平夫屋雖陋矣而新宅未完必不可毀舟雖漏矣而

江心之際必不能拋今新政未行核計內外文武之官二萬七千餘員遽欲任意裁減綠營當額之兵其數共六十萬必將大爲撤消文臣積怨於內武夫不平於外謂非理不平情不近道不順量不公而何然則理平情近道順量公者所以處此要自有道矣其於冗員有職可調則調置一缺以用之無職可調則別開新缺以用之至於兵卒之年壯可用者則勤加訓練衰弱不可用者則使歸耕鑿卹養終身如是而已

天下有行之以實則日起有功行之以虛則終身不得者爲學是也有出之以誠則人求實濟出之以僞則士務浮囂者取才是也夫學校者人才之所從出也人才者學校之所造就也今

日者官方不肅難言治矣刑罰不中難言治矣將帥惰偷難言治矣士卒失伍難言治矣外不能睦難言治矣內不能靖難言治矣汙萊不治難言治矣杼柚其空難言治矣地輕民邪難言治矣權廢度失難言治矣監工無號難言治矣商旅不行難言治矣國日削而民日流政日煩而事日困其故皆由於無眞才其病皆由於無實學繼自今而言學校非實不可繼自今而言取才非誠不能雖然本末者事之始終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謂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謂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後而無不同也其本爲嘉禾則其末必不爲稂莠其本爲稂莠則其末必不爲嘉禾體用者身之全量

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謂其有是體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異者而言謂其體各爲體用各爲用也體用有內外而無不同也其體爲羽翼則其用爲衝天其體爲鱗甲則其用爲伏地泰西之學之有是末也由其有是本也泰西之才有是用也由其有是體也是故富強非末也借曰末矣亦必其先有是本然後乃有是末也富強非用也借曰用矣亦必其先有是體然後乃有是用也無富強之本則縱使其學極高亦不能爲富強無富強之體縱使其才極美亦不能得富強也本小則末亦小本大則末亦大體弱則用亦弱體強則用亦強無本無體則雖有四萬萬衆之人民無能爲役也雖有六十萬萬之地力亦不能

開也是故末非所慮也所慮者本也所慮者本之小也用非所憂也所憂者體也所憂者體之弱也往者中國亦嘗學西法矣然而本末體用之不明故其言曰泰西之所以富者強也其所以強者鎗礮也戰艦也礮臺也今吾造鎗礮置鐵甲築礮臺不亦儼然強國哉旣儼然爲強國矣不將儼然富國哉晉侯中國已醒之論鄙人辯之頗詳中東之役其言大驗夫亦宜知變計矣不謂今觀所擬學堂章程特科試法而歎其依然故我也其意若曰中國所重者道也德也道德爲本則富強抑末矣道德爲體則富強僅用耳不知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之謂也德者行道有得於心之謂也今取京師大學章程而觀則是泰西各大

國所共由之路卽吾今所謂出之以實者中國獨不由之也以是而立學竊恐其學之不能成也又取國家特科試法而觀則是泰西各大國之行道有得卽吾今所謂求之以誠者中國獨無所得也以是而取才又恐其才之不能取也學不能成才不能得吾不知道德之謂將安所托也中國取才向重八股經義史學詩賦皆八股之類以此取人未嘗非才而施之於行決乎無用泰西豈無文字之試而其用世則惟藝學藝學卽實學也今京師學堂之議以及特科所考之諭以方輿險要等事爲內政以條約公法等事爲外交以稅則礦產等事爲理財以佈陣管駕等事爲經武以聲光化電等事爲格致以名物象數等事

爲考工是卽實學也是卽外國之藝學也同爲此學同是此考
而泰西則見爲以實而以誠中國則見爲以虛而以僞者何哉
限額與不限額之分也外國學費每年一二萬萬而學生不聞
有領受薪水者中國學費僅擬三十萬圓而第一班學生擬給
月俸三十員外國民籍四五千萬人而常在學者動至千萬中
國民籍四萬萬人而准收學徒僅以五百爲額外國試法問十
得五卽爲通才故百人同考可中百名中國試法三場偶失卽
見擯黜而百人雖通僅取一人是讀書之日卽以苟且而進門
墻進身之途無非僥倖而致通顯故曰虛而不實僞而非誠也
此亦由情理道量之未能平近順公耳苟其平近順公則惟廣

設藝科勿限以額華文之學由人自好辭達而止不事深求有獨嗜者另設一科皆不限額如此則天學地學人學之才神科醫科律科之士莫不人具所長各名一藝數年之間才不勝用而尤要者爲主司之職蓋學必深知其意而後變化乃神才必更事已多然後泛應曲當未見其物而曰我能格此物以是爲有格物之才其才非可靠也未曾臨證而曰我能醫此病以是爲有醫道之才其才未可用也憑文取錄雖文字之試可議尙多若藝學之才必自爲而優方堪主試是所考各藝宜延外國此道有名之人或用中國學成而歸之輩或卽用各學堂掌教之師必有執照方爲主司取中者亦必給以憑照如此則學有

淵源足以取信國家因其已成之學而授以稱身之職如戶部必用理財之人兵部必用兵法之人刑部必用律法之人工部必用工程之人用當其人學當其用斯無廢事無濫官矣國家縱不能盡用而其人亦可榜門行世爲餬口之謀惟以誠實行之學堂雖不設亦猶設人才雖不用亦猶用矣

設局辦事裁汰文武取才虛僞皆今年所謂新政之事也而其不能行之勢既已如此勢既不行於是反新政者首則見於黨人之誅焉次則見於畛域之分焉三則見於民權之忌焉四則見於日報之禁焉

正誼明道則黨而非黨邇言是爭則不黨亦黨泰西之爲政也

有守經之黨有達權之黨而近今數十年來未嘗有黨禍者由其正誼明道而非邇言是爭也惟正誼明道故其於是也不遽以爲是也必於是之中察其非之有無焉察其非而去之則有是而無非矣其於非也不遽以爲非也必於非之中察其是之有無焉察其是而取之則非去而是來矣一政之立一事之行可之者必非一人否之者亦非一人而必不敢以可可否否之故輒致相仇惟是善善從長視可之否之者之人數多寡以爲斷蓋其視所議之政爲公共之政公則以衆爲歸也所議之事爲公共之事公則以衆爲斷也惟其正誼明道故也若邇言是爭者則不然非無忠義之心也而行之以憤激則有非忠以爲

忠非義以爲義者矣非無學問之功也而出之以自是則有不知以爲知不識以爲識者矣其始猶所爭在理其繼則所爭在氣由是是非不顧顚倒妄爲而又恐附和者之寡而其勢之不能成也於是相邀以勢利相結以虛聲和而不同矜而不爭之說若罔聞知而黨禍以起不特君子謂小人爲黨小人亦謂君子爲黨也卽君子與君子小人與小人亦各自爲黨而黨禍日延不特黨於彼者見此之勢盛有時不得不覥顏而復黨於此黨於此者見彼之勢盛有時不得不反眼而黨於彼也卽中立不移兩無偏袒者亦不得謂之非黨何也不助此以攻彼則其爲彼之黨可知矣不助彼以攻此則其爲此之黨可知矣是將

率天下以相攻也惟其邇言是爭故也漢之黨禍及貴者唐之黨禍及大臣宋之黨禍及崇儒明之黨禍及名士黨禍蔓延至於國亡然後已夫植黨者亦自有說矣曰吾欲保國而保國非一人之所能爲功也吾欲利民而利民非一人之所能爲力也非一人之所能爲功則必有與吾同功之人而後可非一人之所能爲力則必有與吾合力之人而後可此黨之所以成也然而誤矣人之心苟不欲保國利民則已如欲保國利民吾知一國之人其心無不同者固無庸於一國之人之中擇而取之曰此欲保國利民之人與吾合者也吾之黨也且於一國之人之中分而別之曰此不欲保國利民之人與吾不合者也非吾黨

也矜其同則必伐其異互相軋則必兩相傾當新進者之未敗天下不知有守舊之人也朝野上下皆維新之人而已及新進者之既敗天下又不知有維新之人也朝野上下皆守舊之人而已所以然者懼株累也不知天下惟故意殺人以及謀殺雖未成而其蓄意所在在於殺人者其罪爲不可赦蓋方其謀殺人時亦自謂計得則我殺人計失則人殺我是殺之爲用乃其人自願居之也償之適如其願雖死亦無怨矣若夫植黨者其黨未必以殺人爲心也營私者所營未必以殺人爲事也使其黨於善耶是社稷之臣也引而進之可也使其黨於惡耶是寇賊之流也迸而去之可也所營之私其在名高耶雖私於己無

損於人也朝廷與人爲善正宜得此好名之人相與有成可也所營之私其在貨賄耶其私於己則害於人也朝廷與民除害是宜反其道而施之籍沒其家可也是皆不妨揭示天下而皆不得從事於殺者也乃一時之氣倡爲殺之言與其事者遂逢迎巧合之絕不聞有以情理開導以去就爲爭者竟至出之以殺然則維新之徒縱曰植黨營私矣守舊之輩亦何嘗非植黨營私哉且新黨未嘗以殺人爲事舊黨先以殺人爲功是黨禍之開開自舊黨也夫一偏之見非可以常勝也未安之理非可以常安也今姑勿論新舊兩黨之誰是誰非而以消息乘除之理觀之既自安於爲黨則如朔望之有期三五而盈者亦三五

而缺寒暑之遞嬗暑往則寒來者亦寒往則暑來器滿則傾物極必反吁可畏也夫既往者不可諫矣所願而今而後得勢之黨勿以殺人相效尤也或謂漢之世言天潢之驕縱則一朝而殺議士十餘人爲巫蠱之聽熒則一旦而殲宮闈數萬輩明之初偶疑尾大之圖則殺大將而併誅者四萬衆傅會難明之事則忘前功而奪侯者二十人其他伏闕上書則有五千諸生同繫獄者矣揚清激濁則有六百餘士共株連者矣今者京師之變被誅者僅數人瓜蔓之抄卽免亦可見政府之寬恩矣曰此可爲昔日之中國言之不能爲今日之中國言之也昔之中國權可專行無俟參觀於外國今則不然外人環伺相機而來雖

所辦爲內政亦如強敵當前一若差池則有乘吾之閒者矣雖所治爲輦下亦如芒刺在背一不介意則有藉爲口實者矣故不知黨人之不可誅是謂不知萬國之公法不知萬國之公法是謂不知律學之大同不知律學之大同是謂不明治國之正道不明治國之正道是謂佐治之人不可以爲治至佐治之人不可以爲治而國又不可以不治也且外國之欲代我而治者又正多也則變局之懸不獨可想而知直是可望而見宜乎爲食毛踐土者之所不忍言也而或者曰作福作威獨行獨斷中國之法也不思三宥之說八議之條獨非中國之法乎康熙之世有身爲探花而作忠臣不可爲之論者同治之朝有職居御

史而爲今　上不應立之奏者其視以素王紀年以總統期許者相去幾何而當時皆不以罪也然則何去何從亦惟於情理道量四者以平近順公求之耳新舊云乎哉中外云乎哉

以善惡而分畛域人不敢異其辭以族類而分畛域人必不韙其說支派之別種類之殊風氣不同色樣自異然語言雖異而意義則未嘗或異也形貌縱殊而性情未嘗或殊也是皆不能畛而域之者也夫堯都蒲坂是以蒲坂爲中國也而堯實非蒲坂之人舜都平陽是以平陽爲中國也而舜實非平陽之人文王遷豐武王遷鄗是以豐鄗爲中國也而文武又非豐鄗之人帝王無外者無畛域也列國以同宗爲畛域而見滅於秦秦以

匈奴爲畛域而見亡於謫戍猶是漢也畛域一成於常侍則變而爲三國猶是晉也畛域一起於中原則變而爲五胡割據者古無此名也然而割據之多至於三十有六則畛域爲之也偏安者古無是說也然而偏安之國乃至於一十有二亦畛域爲之也唐以畛域視藩鎭而卒敗於藩鎭宋以畛域視遼金而終滅於遼金史册具在可考而知至於外洋諸邦其不敢以畛域居心者尤可概見英若存畛域之心則美洲之數百萬里澳洲之數百萬里亞洲之數百萬里非洲之數百萬里土地人民必不爲英有也美若存畛域之心則不能合衆國以爲國德若存畛域之心亦不能合衆君以爲君載之大者其器必宏國之隆

者其心必廣今外洋各國其國君祖籍多非本國之人而愛戴之忱效忠之念莫之或異者以其畛域胥融也新政論議初成某國公使有謂所議爲利於漢人不利於滿人利於英國不利於別國者是說也其爲阻中國之富強亦可不言而喻固不俟觀於今日始能悉其隱衷不謂中國竟以畛域之心而深中其毒也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然後讒起是以強學會之名反疑召亂保國會之設轉慮覆邦前事頓忘覆車莫戒使一自問亦覺啞然往者洋船始至敢有言通商之益者當道必疑爲漢奸今則洋米若缺中國或有無食之虞洋布或希中國或有無衣之歎洋人初來敢或言外邦可與者有司必以爲賣

國今則貨財之征必以外人司會計軍國之事且以外人作參
謀甚至鞫獄之微亦延外國律師爲吾伸訴曾不慮其同類相
維同聲相應也解紛之事亦以外國辯士爲吾調停曾不嫌其
脣齒相依腹心難寄也是前以畛域視外人者今既覺其非矣
而今復以畛域視內人此後不將非而愈非耶是故待人之道
但當問其善不善不必問其人是否吾類也禦敵之道但當問
吾國之強未強不必問敵人之是否圖我也新政之說但當問
其是不是不當問其爲誰之利也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孔孟
之教也新政論議豈能外是我　朝定鼎之初士女有壺槳之
迎忠臣進春秋之義官秩則全依明制服色則半作淸裝三百

年來滿漢之人何嘗以族類而分畛域乃今爲行新政而卽以是爲言究所由來是亦未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故耳民權之說外國莫昧於昔時而莫明於今日以視中國則又莫昧於今日而莫明於昔時所以如是則由古聖王之實濟旣棄置不言諸外國之規模必以其能開其胸次也今者每言王道王道愈覺無功卽論霸圖霸圖空嗟莫睹是豈疲癃隅敗謂中國之鴻鈞已竅耶抑豈陰盡陽衰謂中國之氣數莫挽耶此皆不得爲中國咎也中國咎之所在乃人謀之不臧耳其人謀之不臧奈何曰此由猥瑣狹隘不能恢其量廣其心以故大道當前失之交臂也美洲開國之初其人皆具航海之思抱四方之志

去國離鄉能自樹立是其先有民權之見存於胸中故民主之說視爲固然若夫歐洲之國類皆祖功宗德繼繼繩繩成一家之天下其始惟知有君主不知有民權故閱歷千年或數千年亦猶是晦盲否塞反覆沉痼雖其安民和衆阜物生財代有其人亦能致治然終不能措百姓以胥安使萬世而永賴也二百年前英國始行民權之說而法繼之而普繼之而奧繼之而瑞士繼之而瑞典繼之而那威繼之而荷蘭繼之而西班牙繼之而葡萄牙繼之既而意大利爲歐洲聖教之祖教皇之權上侔於天下冠列國者亦繼之既而俄羅斯爲地球至大之國土宇之廣合而置於西北則可比歐洲之全境合而置於東南則可

比亞洲之全境者亦繼之海禁大開以來民權之風自西徂東繼之者首爲日本中國地大而不知闢物博而不知開商瞰而不知興民困而不知救徒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而不知因勢利導其功有百倍於縛束馳驟者矣從民好惡其效有百倍於形壓勢禁者矣好問察言其善有百倍於師心自用者矣光明洞達其德有百倍於深諱雄猜者矣去此適彼舍易求難予智自雄聞善若罔天人之憫無過於斯夫學所以爲用之地也用在於學則學卽爲用乃今之學者學自爲學焉用自爲用焉劃然兩途判然兩事是直離乎用以言學離乎學以言用而已不然言仁者詳矣曰至德曰要道何莫非仁言義者詳矣曰當然

曰準則何莫非義言禮者詳矣曰由心曰主敬何莫非禮言智者詳矣曰彰往曰察來何莫非智此皆今中國學者之事也乃及其施之於用則所謂至德要道者不知何在也所謂當然準則者不知何在也所謂由心主敬者不知何在也所謂彰往察來者不知何在也夫名物象數之事工作技藝之方未入其途不知其理雖曰不識曷怪其然若乃日日所言時時所習存諸夢寐者此下筆爲文者此學優而仕者亦此道成而上者亦此而終不能出而一試一試則亦斷無不敗是豈仁義禮智之足以累人而必不可以施之於用哉蓋由其以八股經史爲學而以科名貢舉用人但取能言不求實行故也夫八股經史何害

卽科名貢舉亦復何害惟用人而不求實行斯其害未可以道里推是故民權者仁義禮智之實用也而中國不能明之雖明亦不能行之故愈求於仁義禮智而愈遠於仁義禮智也樹必有幹然後枝葉生邑必有市然後貨物集名理必有其會通然後無矛盾無出入無崎嶇邪曲無錯亂糾紛民權者樹之幹也邑之市也名理之會通也天下有無君之國不聞有無民之國民權在則其國在民權亡則其國亡是不可以不論辯周詳者也今年四月讀保國會初集演說知其不能挈領提綱鄙人嘗爲書後以辯畧伸民權之意既而讀勸學篇亦復如是今更爲書後附於此篇用廣吾意此篇不過先明其義耳夫時局至此

民權之理猶未能明中國之頽終於何救是亦未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而已

泰西文治之法最盛莫如日報有一城百數十家一家數十萬紙者思慮闢聞見周上德宣下情達無以過此是故士閱之而文藝愈進農閱之而田功愈多工閱之而技巧愈神商閱之而貿遷愈盛寰球時事如親見之世界光明民心知嚮靡不由是本無可禁者也然而禁之者則以爲譭謗時政搖動人心類訕上之下流比横議之處士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夫天下有道庶民不議謂縱欲議之亦無可議耳不然進善之鼓敢諫之旌何爲而設哉孔子之論喪邦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

違也孟子之論改過曰困於心橫於慮然後作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喻人苟於孔孟之言不徒誦之且以爲法則未有不尊崇日報者也人知日報始於泰西而不知其始於中國且始於中國之孔孟周末教化陵夷王綱不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孔子懼而作春秋戰國之世邪說暴行充塞仁義故孟子懼而明春秋春秋之法行中國今日必爲天下各國之長惜經秦火左氏晚出公羊穀梁不明其理何休董子臆見互參陰陽五行災祥妖說謬妄附會不可殫紀宋儒寡識益張其幟遂令天經地義不克見於中華置一國於漆室之幽坐億兆以塗炭之辱斯文將喪垂二千餘年正幸外洋日報之行足以繼春秋之志而

大明之將欲開平康正直之風而成去殺勝殘之治者端賴乎是獨奈何反欲禁之也春秋蓋各國之簡書但其時文教未昌不能如今時之日報偏行民間夫實事所在民既不知則或有流爲稷下談天者矣或有流爲齊東野語者矣以訛傳訛人心必至於誣惑故修明其事以行諸世存是非之正而得毀譽之眞發潛德之光而奪凶人之魄明人倫之至而挽世風之頹嚴情欲之防而復性理之善也今外國定好惡卜人心在上者不敢倒行逆施在下者不敢作奸犯法皆日報之功卽春秋之法也天下之理其實際必須求之於民者二二則別是非一則決可否也別是非而必求之於民何也曰以民於其事爲無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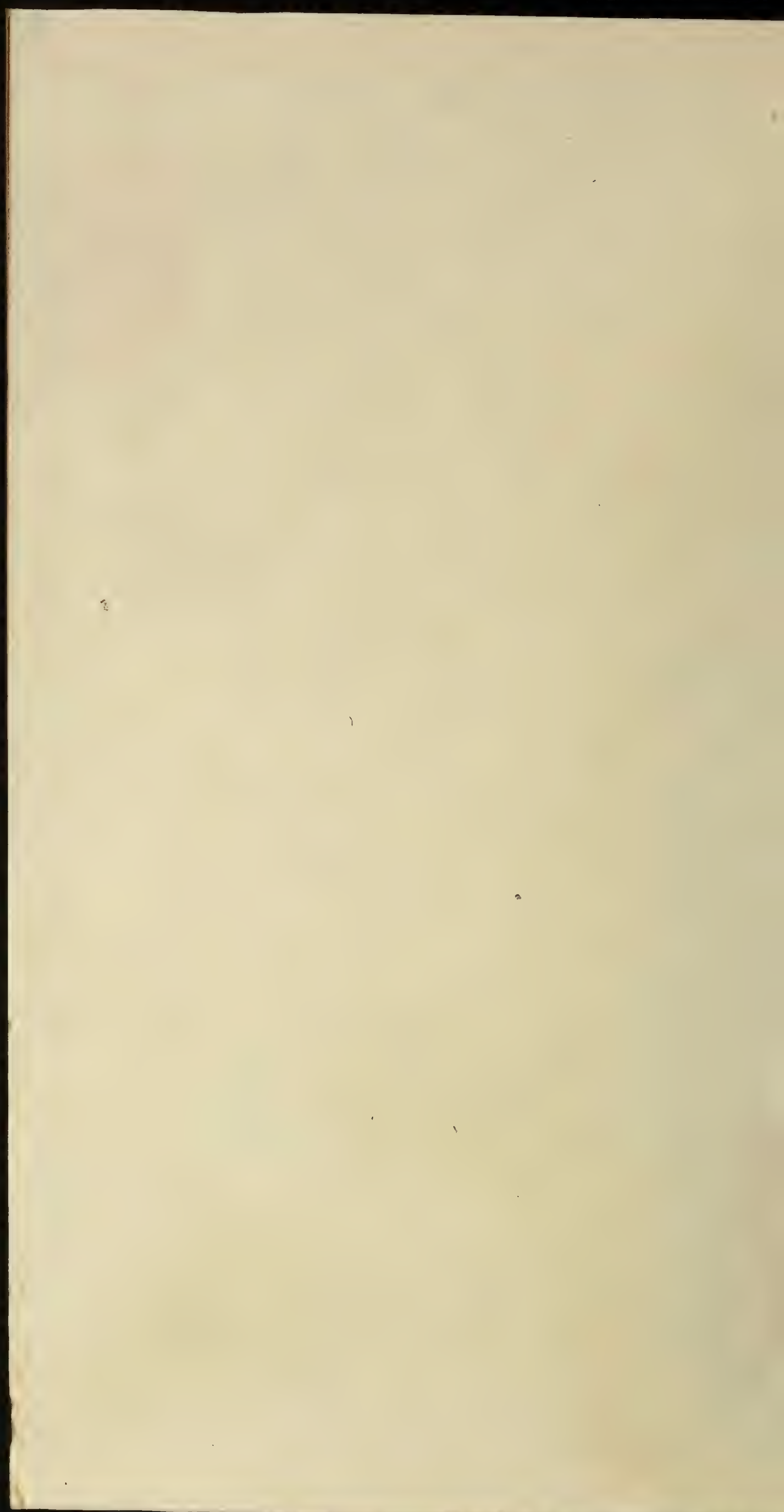
也今泰西聽訟所判曲直必以陪員爲之者以陪員於所聽訟在已爲無與焉者也旁觀者淸此之謂也決可否而必求之於民何也曰以民於其事爲有與者也今泰西立政是否可行必藉議院斷之者以議員於所立之政在已爲有與焉者也相關者切此之謂也蓋忘一已之私卽所以爲公陪員之判訟是也合衆人之私亦所以爲公議員之定政是也合陪員議員之心以彰明其事者則日報是矣夫善惡之能別必在其事之能明事不明則公是公非之理不昭而善善惡惡之心不著今有言人之善惡者但言其善而不言其善之何如但言其惡而不明其惡於何有則是以一已之私意加人以善惡之名在受之者

固未必以爲然卽聽之者亦未必以爲然也惟著明其事則雖不言其善惡而人亦知善惡之别矣此春秋之志也卽日報之體也伏義以前人不知有夫妻之道也自制嫁娶而配偶之事明矣孔孟之世人不知有臣子之道也自成春秋而亂賊之事明矣蓋既知其事則無有不明者也日報者欲使其事爲盡人而知之者也配偶之事明而世未能無淫奔然人莫不知其爲淫奔而賤之也亂賊之事明而世未能無弑逆然人莫不知其爲弑逆而誅之也日報出而世未能無亡國然人莫不知其爲亡國而思欲振興之也雖然懼人賤之而不敢爲淫奔懼人誅之而不敢爲弑逆懼人滅其國而不敢爲苛政此有形之法也

三尺是也懼已自賤而不敢爲淫奔懼已自誅而不敢爲弑逆懼已自滅而不敢爲苛政此無形之法也寸心是也以銅爲鑒可整衣冠以古爲鑒可知興替以日報爲鑒旣可知本國行政之得失亦可知外邦舉動之情形其德克明未有善於此者視各大吏之條陳都察院之奏事必無此淸切也蓋進言者苟有顧忌言必不眞苟有希求言必不切日報無顧忌也無希求也其有所顧忌者乃恐人之議其不能眞詳也其有所希求者乃欲人之賞其都能切直也視所以而察所由是日報之設大足爲國家之用也漢廷賢吏惟汲黯爲社稷之臣南渡諸臣惟李綱爲金人所畏顧安得汲黯李綱時時爲吾耳提而面命也而

乃得之於日報諸家然則日報者邦家之光方當旌賞之不暇何可目爲斯文敗類而槪行禁絕也哉今外國之興衰強弱無不視報館之多寡以爲定程蓋凡爲國民旣氣盛而言宣則爲之國家必邇安而遠服若民旣敢怒而不敢言則其國將由危而卽於喪昔秦隋諱盜皆亡於盜南詔之敗唐明皇尙以爲勝襄陽之危宋度宗猶以爲安無日報之故也春秋重於孔孟而日報不克盛於中華是亦未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而已

新政安行卷十一終





# 胡翼南先生全集

六

卷十二至卷十五

新政安行　康說書後

勸學篇書後





# 胡翼南全集卷十二

## 新政安行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夫黨人之誅也畛域之分也民權之忌也日報之禁也舊黨之為無異於新黨之設局辦事裁汰員弁誣罔人才不惟新政不能以是而行卽舊政亦必以是而壞也雖然謂黨人之誅不可為乃急下罪己之令謂畛域之分不可為乃急下同仁之令謂民權之忌不可為乃急下議院之令謂日報之禁不可為乃急下盡言之令如是而舊黨之無濟者庶幾其濟乎且謂設局辦事不可為乃立行幫辦之法謂裁汰員弁不可為乃立行賉賙

之法謂誣罔人才不可爲乃立行眞才之法如是則新黨之無功者庶幾有功乎曰是猶有進蓋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四者雖爲行政之法新政舊政皆當以是爲衡而其中則有先後緩急之不容或紊是故先務之急不可以不知也先務者何財用是也築室者莫不求其堅好而財用不足未有不終於朽敗者也製器者莫不求其精良而財用不豐未有不歸於楛窳者也足其用豐其財而猶有朽敗楛窳之敝乃可責其工之不良今中國之官無異於築室而遺朽敗之虞製器而獻楛窳之陋者然而無足責也何也使責之而戒以不容復爾吾知其未幾而故態復萌也使責之而易人以處其位吾知其依然無異於前人

也且使責之者設身處地其事躬親吾知其技亦猶人無以自別也是故今之官不能潔己奉公居心清正者非不能也國家禁使之然也不能料量民隱弊去利興者非不能也國家禁使之然也不能嚴伸法令奸宄潛消者非不能也國家禁使之然也不能壇坫折衝外侮胥絕者非不能也國家禁使之然也國家禁使之然者則以俸祿之薄之故也領兵而不領餉則其兵爲虛名應募之兵可知矣虛名應募之兵而曰能以衛國禦之聞也受事而不受祿則其事爲有名無實之事可知矣有名無實之事而曰能以幹濟未之聞也簿書非一人之所能領也而必以責諸一人焉則其叢雜而不能理可知錢穀非一人之所

能筦也而必以責諸一人焉則其會計之不能理可知居停佈置臺輿服從一切供張非一官之俸所能給也而必以責諸一官則其事之因陋就簡不堪入目亦可知夫人情非病貪婪豪傑何由驅使人心果甘岑寂斯世何望振興彼農夫之於耕也胼手胝足冒雨披風雖極筋力之疲苦而不惜者我知其爲財也工師之於藝也施斧運斤出神入化雖竭心思之困悴而不辭者我知其爲財也商賈之於貿遷也持籌握算壟斷居奇雖殫智慮之焦勞而不恤者我知其爲財也醫方諸技明死生解患疾其肱三折其學五倉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陰陽術數談休咎辨吉凶與臣言忠與子言孝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驅騁

田獵臨危澗赴絕壑虎豹遁跡視若康莊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舵工水手破駭浪乘長風滄海橫流渺若一粟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梨園子弟妍笑工顰摹流蕩之情則令人魄奪效悽楚之態則令人鼻酸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燕女趙姬酒歌月坐嫣然一顧則四座皆春知己偶逢則千杯不醉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甚至緇流行脚之徒說上乘之眞禪講大千之世界以眞空而名眞實舍今生而慕來生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黃冠野服之輩丹成自云不死煉氣妄擬飛昇教主道君上誣皇帝地仙天士下惑斯民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咿唔呫嗶之儒考典故則如數家珍談名理則優入聖域三策具天人之蘊八

股誇經濟之才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善書宣講之夫言報應則捷於影響分淑慝則判若天淵砭愚針頑聲情激烈遷善去惡涕泣而陳我知其所爲無非財也是則財也者天下無一事不以之爲歸無一人不藉以爲命者也而獨謂爲官者可以不飮不食無衣無褐焉則必無之理也夫立志非徒溫飽然亦必須溫飽而志乃可行樂道首在安貧然亦貧尙可安而道纔可樂世未有飢寒切於飢膚而猶能行仁義尙禮讓者昔孔子杏壇設教凡來學者必須自行束脩至爲委吏則有委吏之祿爲乘田則有乘田之祿及其爲魯司寇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孟子抱道自重其遨遊於梁者亦爲卑禮厚幣而至而

於宋則受兼金七十鎰於薛則受兼金五十鎰嘗以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由此觀之仕而必受祿且必受以稱職之祿大烹之養自古聖賢未嘗有以受祿之豐爲諱者也不惟不以爲諱且必以是爲宜蓋國家苟以忠信用人則必以厚稍待士從未有以欺僞刻削視人臣如犬馬待百官如寇讐而能望其乃心國事克勤王家者也夫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然食不得則身且難存事何能辦爲國以安社稷爲悅然祿不足則家且莫保國豈能安今中國官俸位一品者年僅百八十兩二品不過百五十五兩三品不過百三十兩四品不過百有五兩視其勢位之崇隆車服之晅赫須百倍其俸乃可措辦裕如

百而僅給其一將何以爲計雖養廉一項不在俸內然總督之養廉不過萬餘兩而總督幕友數人各須千餘兩州縣之養廉不過千餘兩而州縣幕友一人亦數百兩夫總督州縣等官之費非獨延幕一事也故即合廉與俸而計亦須十倍其數乃可以支持不失十而僅給其一乃何以爲計且遇國家有故復須攤廉攤俸之派捐然則爲官者果將何以爲計耶然而求爲官者方且請託不休也方且趨承不已也方且集貲於親友借券於同人必營幹以出身務臨民而持印也若是者果何爲哉我知其所爲則正無非財也水清者魚可數可數則所獲雖實或反不能饜人之貪水濁者魚不可知不可知則所獲雖虛或反

能足人之慾中國仕途毋乃類是今之爲官而圖財可百倍於廉俸者其中有三一曰乾沒二曰賄賂三曰陋規是也以國家之財爲己之財而國家不能知也以國家之利爲己之利而國家無可問也取漑滋潤如水自涸無以名之名之曰乾沒也此以財來耶其直在此矣彼以財來耶其直在彼矣此見彼之以財爲勝也重以財來耶其直復在此矣彼見此之以財相尙也愈以財來耶則其直復在彼矣錢爲黑錢賂爲私賂無以名之名之曰賄賂也奪財之名不敢居也而有法焉法則不妨居之矣奪財之事不敢爲也而有法焉法則不妨爲之矣貪者人之所逐也委之於法則貪在法非在人也鄙者人之所棄也有法

焉則鄙在法非在人也貪鄙之化頤成風俗無以名之名之曰陋規也此三弊也國有其一皆足傾危今蹈其全奚能不殆夫中國之法廉能者有超遷之賞貪汚者有降罰之科宜亦足以勵清介之操禁貪婪之暴矣然而奉公率屬之文整肅官方之誥一切皆不足以爲勸懲者無以探求於本源之地也是故責之以乾沒而乾沒者有詞矣曰吾非不知乾沒之不可爲也而無如俸祿之薄使我欲忠信篤敬而不得也忠信篤敬無以立乎今之朝也責之以受賄而受賄者有詞矣曰吾非不知賄賂之不可受也而無如俸祿之薄使我欲懷清履潔而不能也懷清履潔無以守乎今之位也責之以收規而收規者有詞矣曰

吾非不知陋習之不可循也而無如俸祿之薄使我欲清矯拔俗而不敢也清矯拔俗無以保乎今之職也然則今之所謂善於其職者大都洟涊之人而已抑知無乾沒等事則所須廉俸雖十倍今數不爲過有乾沒等事則爲官者縱不受廉俸亦宜屛除蓋一國之興非必有獨異之才也弊政革則無有不興一國之敗非必有大過之惡也弊政積則無有不敗今以乾沒賄賂陋規爲政而曰吾將以是富國焉強兵焉移風易俗以至於郅治焉斯眞夢夢夫新政之行必須擇百揆以協同寅然非厚之以祿則百揆之擇仍擇其善乾沒善賄賂善陋規者而已以此爲擇不如其勿擇也同寅之協仍協在乾沒協在賄賂協在

陋規而已以此為協不如其勿協也新政之行在廢捐納以重名器然非厚之以祿則捐納雖欲廢而思乾沒思賄賂思陋規者必多方作梗是捐納終不能廢也名器雖欲重而利乾沒利賄賂利陋規者必極力阻撓是名器終不能重也新政之行在宏學校以育眞才然非厚之以祿則學校之宏適足以供乾沒賄賂陋規者之用是學校終不能宏也眞才之育反足以為乾沒賄賂陋規者之資是眞才終不能育也新政之行在開議院以布公平然非厚之以祿則議院一開而乾沒賄賂陋規之風愈熾是議院反以勿開為善也公平一布而乾沒賄賂陋規之燄愈張是公平反以勿布為宜也今由此推之中國之於鐵路

蓋必欲開之也然必不能自開而惟全靠洋款以爲之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輪船蓋必欲廣之也然必不能自廣而惟勉從外國任彼廣之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礦物蓋必欲阜之也然必不能自作而惟批與外人任其作之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捕盜蓋必欲嚴之也然必不能自嚴而惟聽於外國任其設衞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職守蓋必欲分之也然必不能自治而惟分任洋人使爲我守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陸兵蓋必欲作之也然必不能自作而惟任用他人以主我軍政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水師蓋必欲整頓也然必不能自爲

而惟是因人成事代我購置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中國之於國課蓋必欲清理也然必不能自理而惟是信托他人以主吾財用者則乾沒賄賂陋規之故是中國之國雖未亡而已見其危雖未喪而已近於廢何也鐵路不能開則百爲不能振矣百爲不能振則其國雖有如無也輪船不能廣則商務不能興矣商務不能興則其國雖有如無也庶物不能作則民財不能阜矣民財不能阜則其國雖有如無也捕逮不能嚴則盜賊必充斥矣盜賊而充斥則其國雖有如無也職守不能分則庶績不能釐矣庶績不能釐則其國雖有如無也陸軍不能振則疆土不能保矣疆土不能保則其國雖有如無也水師不能興則

商民不能護矣商民不能護則其國雖有如無也國課不能理則度支不能裕矣度支不能裕則其國雖有如無也故曰未亡而已危未喪而近廢也且夫有民人有社稷儼然其爲一國者必有其實焉非坐擁虛名者之可得而託也鐵路輪船政令財用等事乃中國之實也神洲赤縣清國支那等稱則中國之名也今鐵路等事已拱手而讓於人是其爲國之實已亡矣夫人非欲監我之軍也非欲干我之政也而以我之不能監理而代爲之謀則其一進一退之機一存一亡之理一得一喪之情消息盈虛吉兇悔吝果誰實爲之孰令致之哉雖然今中國溺矣使有奇才異能之士出其技巧庶幾可以援此乎不能也使有

機警應變之才出其智術庶幾可以救此乎不能也使有出將入相之佐奮其文武庶幾可以拯此乎不能也使有絕地通天之學行其道德庶幾可以扶此乎不能也何也治國平天下其道本屬無難苟能齊家必能治國苟能治國必能平天下其言大矣而實非誇其說博矣而實甚約是蓋放之四海而皆準質諸古今而無疑者也是道也質而言之仍不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之所欲必以施人而已今人之能齊其家者多矣而獨謂其必不能以治中國且不僅惟能齊家而已也縱其人於齊家之外別有奇才異能靈機應變才兼文武學貫天人亦不能有補於中國者無他以中國所爲政觀之則己雖所極不欲者

亦不能不施之於人已之所極欲者亦不能以施於人其所欲施而不能施其所不欲而又不能不施者則或以乾沒之故也否則以賄賂之故也否則以陋規之故也夫一人之情天下人之情也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是故乾沒非法也以其貽悞蒼生也而夷考其實非是不能則此一乾沒也未有不見諒於天下者也賄賂非法也以其淪亡公道也而探究其源以爲應爾則此一賄賂也未有不見諒於天下者也陋規非法也以其納垢藏汙朽蠹蘊蓄也而淸夜自思非此莫辦則此一陋規也未有不見諒於天下者也天下方共諒之而乾沒者已貽悞蒼生矣天下方共諒之而受賄者已淪亡直道矣天下方共諒之

而索規者已納垢藏汙朽蠹蘊蓄矣一人如此將人人無不如此一事如此將事事無不如此是相率而爲僞者也督撫而有乾沒賄賂陋規無怪乎司道之有之也司道而有乾沒賄賂陋規無怪乎州縣之有之也州縣而有乾沒賄賂陋規無怪乎衙門胥吏衿耆父老之有之也禮義之風微廉恥之道喪綱維一決國勢必傾而莫不由於俸祿之微有以致此然則中國之所以自侮而至於幾不可救者非軍兵之不足也乃俸祿之薄也非練勇之不精也乃俸祿之薄也非大臣之不才也乃俸祿之薄也非將帥之惰偷也乃俸祿之薄也非百官有司之任事不力也乃俸祿之薄也非紀綱之僕之耳目不廣也乃俸祿之薄

也非侍從之臣之忠言勿告也乃俸祿之薄也非臺諫之官之見聞不確也乃俸祿之薄也非鎗礮火藥之不堪於用也乃俸祿之薄也非鐵甲戰艦之不堪應敵也乃俸祿之薄也非金城湯池之不堪拒戰也乃俸祿之薄也非兵法韜鈐之不堪運用也乃俸祿之薄也不此之務而他務是遑是猶不求其始而求其終也不知天下無無始之終也是猶不思其內而思其外也不知天下無無內之外也今者京師招募民勇重兵大吏倣造無烟火藥是皆不求其始而求其終不思其內而思其外之類也今試問敵人之環伺於中國之四境者果將爲中國之土地而來耶果其爲土地而來則漠北之地尙百數十區焉未聞其

人稠爲患也何必於中國之地是求也西陲之鄉尙百數十郡爲未聞其實迫處此也何必於中國之地是求也合衆聯盟之邦且有雖數十倍其人民再數百年之生聚猶能安居樂業而有餘者又何必於中國之地是求也大開屬土之國且有幅隕則廣於中國十餘倍戶口則減於中國十餘倍未聞創業垂統而思繼者更何必於中國之地是求也然而其來也一如磁石之引針如巨魚之赴壑沛然有不可禦之勢者其故可得而知矣蓋其所求者非土地也乃人民也取其人民則不得不取其土地其所求者非土地也乃政事也取其政事亦不得不取其土地人民政事合而言之權利是也權利之實何在曰即在開

鐵路而已廣輪船而已闢礦產而已册戶口而已分職守而已作陸兵而已興水師而已理國課而已雖然謂敵人之所欲者在是吾卽亟亟然爲是以絕其望中國庶幾其可救矣乎曰是則然矣而無如其不能何也以今俸祿之薄使吾爲鐵路之事而謂能杜絕乾沒賄賂陋規焉我必謹謝不敏使爲輪船之事而謂能禁除乾沒賄賂陋規焉我必敬告不遑其餘礦務捕務陸兵水兵職守理財諸事以今薄俸使吾爲之而謂能乾沒無聞賄賂悉泯陋規不事也我更掩耳而走不待其辭之畢矣同居儔類之中何可高言異衆易地皆然之事豈能矯語獨行以已觀人亦可見人之欲爲而不得矣是故倉箱之盈非可以一

踣祝之也干城之選非可以二卵棄之也用人之力耗人之神竭人之心思智慮非可以使之自毀其家自枵其腹也夫能辦公事必智者也而枵腹毀家則愚人也智者之不能愚猶愚者之不能智也乃愚人所爲而智者亦樂爲之則必有取爾也取其能乾沒也取其得賄賂也取其有陋規也然則國家今之用人亦擇其能乾沒受賄賂索陋規者而已不然雖大索天下亦安得有此自毀其家自枵其腹之人而爲吾妥辦公事者哉是故俸祿之法不變則雖使堯舜臨朝湯武在位禹爲司工臯爲司刑稷爲司農契當司教伊尹爲吾阿衡姬旦爲吾取士鬻熊爲吾師傅呂望爲吾掌兵加以管仲計然爲吾理財通商晏嬰

子產爲吾講信修睦毛遂相如爲吾折衝壇坫武靈季札爲吾遊歷鄰邦吳起孫臏爲吾却敵攻堅公輸田單爲吾攖城固守而且督撫則楚子文也州縣則晉郤缺也司道則孟公綽也教諭則樂正克也格物則墨子翟也數學則冉子求也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蘇秦張儀學辯從橫得人統諸二帝三王以來掄才不在嬴秦劉漢以後亦不能爲所欲爲以新中國之治故曰無如其不能何也然而中國不能者外國則無不能何也蓋所謂能治者能去其弊耳非有他巧也所謂不能治者不去其弊耳非大無道也弊者卽乾沒等事而惟厚祿可以除之蓋心正則意誠源清則流潔一定之理茍厚之以祿而猶有乾沒等事則

斥之可也罷之可也係累其身查抄其家可也如是而弊未有不除弊除而治未有不興者也外國之能事厚祿而已觀於洋關所用西人俸祿從厚則乾沒等事絕無所聞釐卡所用華人俸祿從薄則乾沒等事視同老例向使中國之用西人俸秩與華人無異竊料西人必不肯爲卽爲亦必不能一絲不苟以至於貨稅充盈有加無已也中國之用西人此理則明至其任用華人則此理竟昧殊令人索解無從矣或謂俸祿之數定於國初何以當日則有餘於今則不足不知前人立法俱祗因時若謂更改制度爲得罪祖宗則祖宗先不能以告無罪於古之帝王矣蓬笠茅茨今能之乎不能也惡衣菲食今能之乎不能也

制祿之法無常而惟以代耕之足是務者蓋人必無事他營乃能盡心國事也此其意可深長思也或謂中國財庫告竭俸祿何能議加則新政始基一書言之旣詳且盡矣夫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中國十八省官之廉俸兵之餉糈共不過三千六百餘萬兩若依始基而行則廉俸餉糈不難十倍其數今惟不能明正其俸而聽其爲乾沒等事是卽古之所謂井地不均穀祿不平也不均不平以故今之爲官有積財數百萬雖剝民而民無如之何者有債累數十萬雖傾家而民莫爲之惜者不均則必貧不安則必傾亦一定之數也且夫財者亦問其用之何如耳若用之以爲平理近情順道公

量之事則民無有不從民無不從則不特始基所載其財必興

卽其末載如銀紙之事錢票之法亦必能行何則洋商之銀紙

華人之錢票其能行於中土取信市肆者所恃在能平理近情

順道公量而已國家能之則不難立致萬萬觀於日本之初起

國債時可見矣此篇之諄諄然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望於執

政者並非迂腐之見惝怳之言累世難期空闊無據者也使奮

然爲之則其效坐致其功立成由遠能邇上安下全莫不由是

或者以今中國雖挫敗之餘威令猶能行於國內凶荒時有而

賑濟者不乏其人捐鄗縱多而勸善者不懈其力大吏不聞有

跋扈之臣小醜不聞有跳梁之輩而大爲中國之累者乃轉在

鬧教之一流謂向使外國知中國民嚴可畏防守非嚴勿遣傳道之徒勿發福音之使以履中國內地而動中國編民如此則叉奚有燬拆教堂殺戮教士之禍以至重勞當道之官大困政府之智哉是說也非知立國之體淑世之方者也蓋民生一日未嘗或息於天下則教化一日不能或歇於人間此非獨爲愚民言之也古之聖王雖有天亶之聰猶不免天命靡常之戒雖有天休之集猶不忘天威震怒之虞爲君難爲臣不易舜之所知也而禹猶戒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克勤於邦克儉於家禹之所爲也而益猶戒之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湯之所爲也而仲虺猶戒之曰德日新萬邦惟懷

志自滿九族乃離無競惟寅執競惟烈武之所爲也而尙父猶戒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其告戒不厭者教之道固如是也泰西自古至今視教門爲最重而自今以往又視教門爲最寬所謂漸近自然是也百數十年前教門中猶有黨同伐異之見今則畛域胥融偏私盡化其以天主爲教耶穌爲教耶聽之其以耶穌爲教耶聽之其餘佛教回教神教理教創之者不問何人行之者不拘何族而能明上帝生人之道焉否則能於同生斯世之人無所害焉亦無不聽之故曰寬也而其寬也一如中國之教也中國之教自孔子删書斷自唐虞遂以堯舜爲始歷禹湯文武周公而至孔子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惟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而已是故淺求於孔子則爲弟友子臣深求於孔子則爲某之禱久淺之則曰衾影難昧深之則曰上帝鑒臨也是道也淺之所以盡人倫深之卽以達天德然天德不知則人倫亦不能盡故外國上帝生人之說卽中國天命爲性之說也人外無道則有害於人者非道也道外無人則惟能愛人者卽道也廣漠無垠惟善是適春秋戰國以至於秦雖有蔑聖棄智性善皆僞諸說龐言雜出究不能以汨秉彝好德之眞而質諸外國愛人如己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其寬則同也獨是教門之事中國則愈寬而愈不能重外國則愈重而愈覺其寬夫每縣必設學宮考試獨崇經學諸生資其饟廩都講給以膏火其重之

也蓋亦足以標示於天下矣不知學宮設而所以爲學而不聞先正之規經學試而所以取人者僅屬能文之士至餼廩膏火惠不及衆是國家立法祗爲籠絡人才困塞豪傑是故核其初登仕版類皆中年以後之人及夫建白有期乃在垂老無能之日是以一行作吏多有日暮途遠之嗟而爲顧己尋涯之計者所言無非愛民所爲則酷民而已所學無非教民所爲則剝民而已故曰愈寬而愈不能重也泰西諸大國則不然約計民口四千萬者每年學校之費乃至二萬萬元而學校必以教門爲本是人皆沾惠而其教不可誣矣約計行旅數十萬者每年傳道之費幾至一萬萬元而教門必以善舉爲根是日起有功而

其教不可拔矣一議院之議事也必首言天道稱上帝生民造物同仁一視之恩一督撫之履新也必自矢眞誠爲提撕體天立極以民爲心之意自孩提入學以至皓首歸田自蔀屋編氓以至君王將相無一人無一時無一地無一事不以顧諟天命爲依歸立國之體淑世之方如是如是至於人之果否服教畏神則各從其願而非王法之所能強此則泰西今日教門之情形也故曰愈重而愈覺其寬也惜乎中國未明其體要也不然鬧教之事何爲而層見疊出哉夫華人之悻悻自負必不甘服於人者何也曰禮法是也曰仁義是也謂中國爲不富華人無不服也中國果非富也謂中國爲不強華人無不服也中國誠

非強也至謂中國爲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華人必不服非惟不服且直以爲仁義禮智比外洋諸國有加雖然禮義之實見於待人故若欲不失爲禮義之邦必須於教門而善爲之待此顧名之道也同是好善之心何容爭執共爲性功之事正宜相親德不孤必有鄰故善待教門者又相資之道也且我縱未知何以待人亦可觀人之所以待我外洋諸埠有燬拆中國廟堂驅殺華人司祝者乎人既不敢以是加諸我我則何可以是加諸人且義學之設多由教門洋文之學始於教門勸善之文派自教門格物之編譯自教門凡此皆增長見識開人智慧者也施醫贈藥教門倡之水旱賑饑教門助之育嬰惠幼教門主之

保良拯難教門任之教育女孩教門創之禁戒鴉片教門議之天然足會教門興之盲啞殘疾教門養之此又存活甚多功德無量者也而且受屈者必力爲伸訴含寃者必力爲平反遇難者必力爲周全臨危者必力爲保護凡其權之所能爲無不竭誠盡致不以貧富移其心不以貴賤易其志不以強弱餒其氣不以衆寡異其情其以救世爲心而無榮世之慕以天道爲主而但盡人道之常者或謂其至死不變焉而不知其早已置死生於度外矣若而人者所至之處實爲地方之福亦正斯民之幸苟一叩以質直好義之誠未有不私心祝禱願一見其人者也昔佛祖教尚慈悲而中國士民迎其骨者香花供養老子道

存清淨而關門令尹傳其書者望氣來迎亦可見中國之人心原爲向善者矣夫釋之慈悲不過空言徒託而僧徒坐食於世上之民無實利而有實害者也道之清淨究亦無補身心而符籙丹汞於中國之民窒生機而增蒙惑者也民之信重猶至於是諸子闢之亦謂其於日用倫常之事盡人達天之爲於儒者之道相去遠耳今外國教門致知格物是其功夫推己及人是其德行於儒者之道無不協洽而頑黠之民相機發難動以驅戮外國教士爲名如報深讐如搏強寇上貽君父之憂而不顧下遺妻子之累而不思雖告誡彰彰全不省念此豈無故而然哉此果何故而然哉則嘗深求其故而知仍是中國之學士大

夫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而已蓋情理道量四者欲求其平近順公須合寰球而論盡人類而觀使囿於一隅拘於一族則是非我儔類其心必異雖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無當也語以天下之大合一家無益也夫無端而施恩澤於人而人反起其疑無端而廣利濟於人而人反生其忌者謂其茍非有圖於我則此恩此德何自而來耳不知使徒傳道之風外國行之蓋一千八百餘年於此矣初其施恩澤於人也每覺無端及其信從皆能強盛保世滋大靡不由之英美諸國可以爲證所以然者他國之教視民之於君有判若天淵者矣而上帝之教則君民如一他國之教視僕之於主有惟知容悅者矣而上帝之教則

但取其誠上帝之教初入中國始於明時三百餘年以來其以信道望於中國之人者果將以是爲利於彼耶抑將以是爲利於我耶蓋以爲我信其道是我之利也而彼能令我信其道亦彼之利也云爾是利於我者卽所以利於彼也利於彼者乃在乎利於我也夫以利我者爲彼之利吾何不樂得其利利彼旣由於利我吾何不樂成其利卽不欲得成其利亦必不至彼以利來我以害往者也而學士大夫反從而詬之詬之不已從而誣之徵特挖目剖心之說大駭聽聞也卽如近日保教之說其言曰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鷙敢戰而回教存天主耶穌之教行

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如此著書亦是誣之太甚直將以戰鬥爲保教之助矣不特不能息鬧教之心且反足以張鬧教之燄雖告示張皇究屬何益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昔孔子見老聃尙思問禮孟子距楊墨不過能言不謂今之學士大夫託其名於保教而欲從事於兵戎也此無他囿於隅拘於族故也夫由萬歲千秋而上溯則東西南朔亦宗親從乾父坤母而廣推則祓色別聲皆同氣彼其歲費數萬萬之資入異言異服之國身命不顧吾道是遑豈其得已而然哉毋亦悲天憫人之心有不容或已者耶今卽吾人

之於中國也非有官守也非有言責也非有祿仕之心也非有榮名之想也然而新政望行筆十餘萬言而意猶未盡爲民請命雖再三之瀆而義不容辭者亦實有不能或已於中而始然耳是不能謂之有端亦不能謂之無端也是蓋無端之端也若反而自問吾亦不能以自明雖然吾嘗聞於孔子矣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嘗聞於孟子矣曰有大人者正己者而物正者也今觀於泰西傳道之誠信道之篤而知孔孟之言信不我欺也而天下之大有可爲亦必於此是賴矣吾願爲中國之學士大夫一廣其意也中國儒者徒以格物制器爲外國之所長而不知苟無教門以牖人之衷淑人之性則恃其火器

不難以盡殺天下之人恃其戰艦不難以盡破天下之國是教門之維持世道和解人心者厥功偉矣歐洲數十年來兵戈少息職此之由人徒見英美之國權力可大有爲而於中國外侮之來似絕不肯以兵威居閒而不知其鄭重不發者蓋動兵則必至殺人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明道者亦必不爲此皆教門勸化之力也富者必須自富強者必須自強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富強在是矣富強在則無外患矣教門之教不外乎是若謂外國教士之來將欲講學聚徒煽亂中國則曷不思往者髮逆初起之時何嘗不假託教名今日離經叛道之儒方且欲聳動教士而反藉外國之兵助吾勦除賴傳道之人爲發

其覆也哉日本亞洲善變之國也其始尙神道其繼尙佛道其後尙儒道今則尙天道而並尙心道天道者卽上帝生民之道也心道者卽主善爲師之道也信道之人來者不追去者不拒各從其願各遂其心而獨不能離乎善使教門一事倣傚日本下令國中則鬧教之徒庶無藉口矣抑又聞之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道教無益佛教有害而能行於當時及於後世者以上有好焉者耳今外洋之教由格致誠正以至於盡人達天無一不與儒者之道相爲表裏舍中國之教則無以爲外國之教之根基舍外國之教亦無以爲中國之教之究竟當此之時中國之政不得不毅然一變者卽中國之教亦不能不酌以

通融使在上之人以天理爲依歸以上帝爲性命竭誠向往以泯其疑夫稽首而稱弟子和南而慕空王於人且然安在不可行於上帝也由是下令各府州縣凡學宮書塾於宣講入孝出悌之餘必申之以造物生民之理於讀書作文之暇必教之以便程服物之功以華人之循良兼洋人之精進以泰西之豁達化中國之拘墟躬自厚則覯感生覯感生則率循易國家民志未有不安於磐石固若長城者也此亦平理近情順道公量之要端也

遵斯道也俸祿必酌以豐盈而一切衙門使費皆國家支理如此則人無他營而國課清理財用裕如矣冗員必調爲有用而

凡疲輭不勝任者皆賙䘏歸田如此則待人有地而同寅協洽濟以和衷矣用人必以實藝凡各科目考試得雋者不限額主試者必眞才必稱職而後辦公有憑照乃可行世如此則藝事日進不患無才矣裕國必開其源而鐵路礦務等事由民自立公司勿用官員督辦招股無分畛域洋欵由民擔當如此則惠及百姓足以作忠矣內外盡爲通商而凡外國牧師客旅聽其傳道任其遊行貿易不拘居處不禁如此則芥蒂胥捐遠人悅服矣商局保百物興財利宏人民遂無以過此非然者吾恐其政散其民流外人之要取於我者礦務不已也而繼之以鐵路鐵路不已也而繼之以兵柄兵柄不已也而繼之以國政始而

瓜分之事見於利權既而瓜分之事見於人民土地割據者既不能止其割偏安者亦不能即於安此皆近在目前之事也其迹顯然已若泥中之鬥獸其情如揭有同怒馬之必奔何也英之倡議欲聯合美德法日諸邦大開中國門戶使各國商利均沾因而得保中國土宇此議固大爲中國之利者也然以中國今所爲政而觀則必不能副其議不能副其議則大勢傾矣故回天之力決惟新政之行新政安行行之以善也其善安在在理必推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也

新政安行終

胡翼南全集卷十三

康說書後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書保國會第一集演說後

南海康君長素痛中國之時艱傷神州之日削京都倡設保國會其說曰保國曰保教曰保種推康君爲主席將欲激昂事理捭搕談風以牖萬民之心而廣士夫之智其志足嘉也惜觀其初集演說似未能握要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急爲書後一篇以質諸康君並以質諸斯時之欲爲中國變法者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月也　此篇亦何君

沃生慫慂之作因篇內有以一人而兼七八職等句係指何君而言故初排印時未署何君之名者恐蹈標榜之習也　翼南附識

天下之事莫不成於謙虛而敗於驕傲成於戒慎而敗於滿盈矜張之念其幾甚微而馴至其流未有不足以誤國害民而亡天下故善治病者去其根善治禍者除其本苟不於其本而治之則愈治愈紛愈紛愈亂變態百出爲害將至於不可勝言則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深求其故也今者中國四萬萬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爲奴隸衰敗之狀古所罕聞康君之言豈曰不信然迹其所以莫不由於士大夫之驕傲滿盈而不

能謙虛戒慎夫人欲割吾地則任其割之人欲奪吾財則任其奪之人欲據吾握要水道則任其據之人欲占吾礦路利源則任其占之人欲削吾用人權衡則任其削之人欲操吾軍政虛實則任其操之吾之死生惟人是依吾之鼻息惟人是仰吾之貧富惟人是靠吾之喜怒惟人是占既悄悄以憂心復悸悸而在疚知兵力之不能與人爭也則以事小爲保天下知時勢之不能與人競也則以无咎爲善補過知辦事不若人之認眞也則以因陋就簡爲得計知精神不若人之振刷也則以鎭靜寡慾爲清高類此者豈非謙而又虛戒而且慎哉而乃以驕傲滿盈責之烏乎可曰此非謙虛戒慎之程功乃驕傲滿盈之效驗

也禍既酷矣害既深矣勢無可挽不得不由使於此而謂之謙虛戒愼是無異惜病者之不能酒肉是享而彼乃應之曰我不茹葷歎鰥者以不能燕婉之求而彼乃應之曰我不好色也夫禍將至而不能消禍既至而不能弭禍大至而不能轉禍以爲福禍重至而不能止禍而不傾殷鑒無懲覆車莫戒其中必有所以然之故所謂本也卽所謂驕傲滿盈也故爲中國計者必先去其驕傲滿盈乃可行其謙虛戒愼以變中國之法而起中國之衰蘇中國之民而扶中國之運若猶敎以矜才使氣則是火既烈矣而復加之以薪瀾既狂矣而復除之以障焉有不僨然盡喪者哉中國歷古以來自以爲大一統之國中華而外舉

不過彝蠻戎狄之人無足掛齒束髮受書已爲經籍所誤漢時冒頓強盛實與中國同而賈誼則曰舉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隋時突厥勝負亦與中國等而煬帝則曰譬如天上止有一個日照臨莫不甯貼若有兩個三個日萬物何由得安歷代君臣莫不輕視外邦重視中國或謂必如此而後足以鋪張王會潤色鴻猷而不知實由於輿圖之學未嘗講求是以自大之心溢於言表也明季艾儒畧國初南懷仁之二子者歷數萬里來自西洋所撰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皆絕域土風爲自古輿圖所不載分天下爲五大洲而冠以萬國全圖附以四海總說雖遠不及今日之詳要其所言無非從實彼時中國得此庶幾可以

達委由源矣乃紀曉嵐校訂四庫直比諸東方朔所撰之十洲記郭景純所註之山海經無惑乎地圖之學由此而盡疎也地形如圓球其說始於西人第谷明萬歷時利瑪竇航海至廣東是爲西法入中國之始著乾坤體義三卷而地圓之說已明繼之者爲湯若望於國朝康熙時著新法算書復闡其理其後蔣友仁於乾隆時入中國著地球圖說則其言更爲條暢詳明矣乃阮芸臺著疇人傳辯之謂其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離經畔道不可爲訓不知理不求其所以然則無以自信言必固執乎前說則不識變通正惟其說屢有修明乃知其學時有進境阮公苟不信第谷地形爲圓之說則已惟圓故能運行能繞日運行

分晝夜繞日別寒暑苟信其爲圜而運行則人物散依地上而一晝一夜之間未有不上下互易其位東西輪流而成者也蔣氏修明其說而乃目之爲畔道離經苦心孤詣而斥之曰私智根據確鑿而擯之曰悠謬無惑乎算數之學由此而愈廢也夫紀公箢四庫館於內廷阮公張學海堂於兩粵南北學者多於二公取法而二公羣書博極實不愧爲一代文學之宗特以艾南諸子來自外洋故所學雖精亦擯而不與想其意不過曰吾中國大清一統志足五百卷之詳贍安用是戔戔者堯時定日月垂四千年而不變奚取此瑣瑣者噫是所謂驕傲滿盈也夫淹通博雅之儒猶尙如是則謭陋之士可知文治光華之世猶

尙如是則亂離之際可知而中國之見陵於外邦其禍早已伏於此矣向使二公當日以謙虛之心爲戒愼之舉知地圖之大中國僅居其數十分之一人類之衆華人不過其十數種之一今外洋諸子既能駕駛而來則他日互市通商將有合數十國爲一家而奪利爭權亦將有合數十國爲我敵由是訪其風土記其人情察其舟車考其武備使我中國於此數十國有其利而無其害懷以德而畏以威則頹敗之凶必不至釀成於今日而乃忘由余入秦之利失晉人用楚之機予智自雄蔽賢不納是所謂禍將至而不能消也然此猶曰乾嘉之際海宇晏安玉弩鎖芒金甌鞏固高麗拱吾北門臺灣備吾東道緬甸爲吾西

鎮越裳作吾南藩天子道德崇隆湛恩汪濊方將盧牟六合亭毒八荒民之戴君惟知耕鑿士之報國但有文章則其薄事功而尙詞華務虛名而忘實禍毋亦時世使然若夫道光十二年爲不欲通商之故盧厚山首以礮擊英國之船道光二十年爲禁除鴉片之故林少穆乃以火焚英商之貨一則敗績一則賠償則是以驕傲而失威以滿盈而招損夫通商者天也非人也天之所爲人固不得而逆之也夏葛冬裘人生之切要而裘葛不必其同出一方禾黍麥菽日用所急需而豐歉不必其偏於天下美亞兩洲豈無鐵而利器必取資英國以未若其精良也英法諸國豈無弊而麵粉多來自美亞以不如其豐盛也酌盈

劑虛羨補不足雖曰人爲而使之不得不爲則天也天其可逆之哉是故至死不相往來老氏之言雖樸若無耳目鼻口佛子之說亦高而皆不能以治天下此固夫人而知之矣抑知長江天塹疆域攸分南人歸南北人歸北諸說欲以施於今世亦決不能行何則鐵路未通雖接壤亦嫌遠隔輪船既設則五洲不覺其遙也斯理也外國知之久矣惜中國至今猶未之知也何以言之若英若美若法若德何時何處何事何人而不可以通商國中何嘗有開通口岸之說無論其人白其人黑其人紫其人黃爲雕題爲漆齒爲茸髮爲文身苟其作商而來莫不以客相待爲暫歇可也作久居亦無不可爲行旅可也坐市廛亦無

不可國之勝地未嘗靳不與遊國之盛會未嘗靳不與觀國之政事未嘗靳不與知國之刑賞未嘗靳不與見若來者衆矣而風俗或有不同則聽其人之自成風俗教門或有所異則聽其人之自立教門特無害於地方公衆者則可之矣夫是以人忘跋涉賓至如歸無強暴之敢干無異邦之見藐其君與相若曰來吾國者卽吾之民吾不得而異視之也其官與兵若曰至斯地者亦吾之主吾不能不保護之也此所謂能明通商之理也蓋商所到處其利必與其利既興則於民有益耳此與力役之人到彼而與土民爭食者固自不同中國則不然其意若曰遠方之人嗜慾殊致禮教異宜非我儔類其心必異無滋他族實

逼處此無已其限以一口岸乎吾兵力微弱不能保衞吾民失教化不能防閑無已其令自爲守禦乎此所謂不知通商之理也故每開一口岸雖以租界爲名實則事同失地縱未失一口岸之地亦已失一口岸之權曾亦思權者爲得國失國之先聲乎訟獄咸思乎夏啓君子知伯益之不能王質成獨赴於姬昌識者定商辛之失天下中國聽訟之法獨尙刑威久爲外邦竊笑而民間訟務莫不樂赴於洋官然則與其用嚴刑而驅民心以向於外人孰若省刑罰而令人情之歸於本國是故聽訟之法一日未改則一日不得謂於通商之理能心領而神明之也光緒十一年鄙人曾將英例全書譯印西法精意多所發明海

內之士深以爲踸無如在官者雖明知其善而恥於效人也不知善之所在彼我奚分舍己從人舜所以大避凶迪吉禹拜昌言昔徐光啓以泰西之步天比諸義和之定歷今予則以泰西之陪審勝於臯陶之明刑盧林二公不特於通商之理未明且於愛民之事未講洋人始至以洋貨入以絲茶出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利之所在較著彰明卽以粤東而論當時洋販起家者若潘氏若盧氏若葉氏皆富至巨萬而伍氏則富至四千萬民富則盛國富則強必然之理縱謂鴉片遺害不得不除而吸食由人疾非自外若使戒之以漸其害安見不祛而乃以釁操之遂至逼成决裂二公已矣復繼之以愈驕傲愈滿盈之葉崑

臣而邊釁竟莫能挽自道光之季終咸豐之朝中國無甯歲矣夷考其時英國之船艦鎗礮遠未及今時之堅利而大武遠宅其兵不多中國防預有時精銳初試乃英兵攻虎門則虎門破攻汕頭則汕頭破攻厦門則厦門破而福州甯波上海皆勢如破竹中國屢戰屢敗而敗仍復戰者徒有戰之名而無戰之實故有不發一礮而亦以戰聞者至敗於定海舟山而後長江艦入水道不通礮震天津圓明盡火破京師而天子狩熱河定賠款而洋使住京邸喪師辱國遺累已深雖囚繫檻車身爲敵擄不能以告無罪於天下夫數公皆以名進士歷官由府道至總督出入數省經歷三臺謂其無學術少歷練不可也乃一則狃

於協剿囘匪之功減克軍糧之計一則溺於非種必鋤之說閉關自足之言一則以大人自負不問而殺者七萬人以大國自雄凡居敵境者殺無赦而不知中外遠邇衆寡小大之皆無可慢也夫商於外者何罪而必欲殺之種之異者何辜而必欲滅之讀每殺一洋人賞銀三十元之示竊嘆雖庸愚俗子亦未必肯爲是言而乃出自學士大夫之筆是所謂禍既至而不能弭也然此猶曰道咸之交外情未悉瀛環志畧所載各國圖說頗稱詳究作者恐人不信故多搜羅古籍以爲敷佐而閱者猶有微詞他如經世文續編海國圖志等書爲文壇巨製尙言西國教門有挖眼剖心之事謠言揑造誣惑人心儒家者流先入爲

主然後知盧林葉諸公之所爲當時縱易以他人不過亦復如是而已洎乎同治之朝曾滌生左季高彭雪琴李少荃諸公俱以文學士善辦團練爲　上所知初髮逆洪秀全起桂平稱天王沿揚子陷漢陽置僞都於南京建號太平天國蹂躪十六省殘破六百城古來寇賊莫此爲巨而羽翼已雄甚非易拔曾公用英國武員戈登領洋鎗隊號常勝軍所向無敵遂四下合圍洪寇畏洋鎗卒以剿滅洋法宜用於以大明由是開製造局譯書鑄鎗礮造輪船置同文館方言館設總理衙門招商局遣美國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開水師學堂於福州遣生童肄業於美國而郭筠仙陳麗秋星軺絡繹矣

斯時也誦杜子美二三豪俊之詩讀劉禹錫四海爲家之句人以爲中國之興將從此始而深識之士轉覺憂之憂之爲何則以士大夫驕傲滿盈之心未嘗一變也道光之季至咸同之交內寇披猖外敵乘釁中國情形土崩瓦解曾公等以文員督戰軍旅之事素所未諳以故大小諸戰勝負惟均曠日持久強寇坐大雖竭囊底之智不能奏旄頭之功乃同治之初則大憝元凶倏忽平盪如太陽之沃霜雪如疾風之掃殘葉前難後易豈其無由蓋當官軍之與洪逆相持也洋人有認中朝爲主者有認洪逆爲主者英初猶豫未知所從適議院會議忽接美國花教士請助中朝之信其議遂决至是選戈登來華助剿髮逆英

爲接濟軍火而功卒底於成也當此之時英國援官軍則官軍勝援逆黨則逆黨勝若兩俱不援而思以自取亦無不勝然則中國之所以不亡者英美之力也而戈登者實爲當代良將光緒十二年被害於非洲馬地之役天下各國名流士女莫不同聲悲痛嘆爲難繼之才其猝然謀害之者及知其名愧悔不已爭先自殺各國之人醵金塑像斂財過百萬畀其貧親戚恨死李嚴廟留南國武侯而外未見其人亦可想其生平矣其在中國剿除髮逆時自奉極廉餘俸必以分惠士卒善料敵情有岳飛之智城降戒殺有曹彬之仁席上橫刀有雲長之義與勇精於數學凡山之高低地之遠近布指運肘即知其敵每與敵遇

口講指畫官兵如其言輒能命中及遠賊兵畏之望風披靡與華人言義形於色西人至今猶以中國戈登稱之以其誓心天地必欲致中國爲富強之邦也嗚呼此固當日同事諸公所耳聞目見者也乃功成而後封侯者若而人封伯者若而人封子封男者若而人而戈登僅得一參將銜而去有爲之士厥志頓灰已基於此夫日本得一英國公使而尊之如父兄事之如師傅風氣一變卽成強國向使諸公論功行賞畛域不分推賢讓能自戈登始則凡諸振作豈復有粉飾虛文之弊哉是不得不爲曾公咎也左公以咸豐二年從事幕府十一年統浙江軍同治元年巡撫浙江二年兼閩浙總督三年克復杭州封伯爵四

年兼統江西及廣東軍是時洪逆已除五年調陝甘總督六年敗捻匪七年捻匪肅清八年敗回匪九年逐回匪長城外其時巨寇初平民思休息用兵之道可以止矣且度支告竭爲累至重大軍一徙死灰復燃左公乃决計深入下令屯田光緒二年提軍向新疆六年得新疆封侯爵中國以是自雄而有識者則深爲之惜何則得萬里之地而貧不若得千里之地而富爲萬乘之君而弱不若爲千乘之君而強曰烏林西曰迪化曰馬那士曰闢展曰土爾番曰哈喇什哈曰庫車曰雅蘇曰烏什曰也罕曰烟芝沙爾曰喀什噶爾曰可甸此十三部者左公之所征也而畜牧則不給墾土則無功於中國實爲無用且當時南京

和約償款無從星塔礮局籌費不出而乃以數千萬買無用之地戍守之費每年復耗數百萬貪萬戶封侯之賞忘十年征戰之凶所謂功者果於何在邇者中東之役以三千萬贖回東三省雖曰發祥之地退步之鄉不可不顧然試問定鼎之功果在地乎抑在人乎爲國家者言隱遯乎言振興乎事不求乎利害之眞未有不爲計輒左者也名醫之於疾也未嘗敢慢視一藏之氣使之不足必導養均調俱無傷損然後止至於治癰疽則流血潰肌畧無愛惜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藏惟恐有毫髮之損其視癰疽則恐有毫髮之存者疾變則術變也東三省之於中國是不能自給者也名入版圖已同疣贅實

耗膏血等於癰疽中國既不能保則俄取之一也日取之亦一也俄不暇取而日取之一也俄不甘於日之取而復向日以取之亦一也中國乃向日贖回以爲他時奉俄之地是日與俄雖未取之而已不啻取之也中國雖若未失之而已不啻既失之於日復失之於俄也且贖取之項能向三省取償乎贖還而後能不再給經費乎所貴乎得地者謂得其利權耳今俄欲擴路中國不得不許俄欲設官中國不得不從利權皆歸於俄是中國既費三千萬復每年耗數百萬而爲俄守此土也夫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則是不惟東三省不能保卽十八省亦不能保然棄不能自給之東三省而不保猶或可保其能自給之十八省

至分十八省之力以保東三省則並十八省之可保者亦將不能以自存是棄東三省以全十八省猶爲計之得將十八省以殉東三省則是計之失也因今日之愚遂以思昔日之妄而非昔日之妄亦必無今日之愚向使左公移其財力爲鐵路輪船實濟之事則中國之不振斷不至於斯也是不能不爲左公咎也彭公不喜西人是以不喜洋法鐵甲輪路猶其所深惡而痛絕者也雖其暮年習見洋法之益未嘗不自悔其言然使彭公爲政則西法之行亦未必能望以其疾惡西人之心深也史稱袁盎不喜鼂錯鼂錯亦不喜袁盎錯來則盎去盎來則錯去二人雖同朝共事未嘗同堂而坐人或以爲怪不知錯惟不好盎

故盎亦不好錯錯苟好盎則盎亦必好錯矣惟不相好故大難以生七國之禍謂錯爲不忠不可也七國固有可誅之罪也謂盎爲不忠不可也錯固有取死之道也是故就事而論則錯與盎皆忠臣也忠而殺忠由不相好也使濟以和衷必無此禍若彭公之於西人則異是西人愈好之則彭公愈惡之彭公愈惡之則西人愈好之西人之好彭公以其剛直也彭公之惡西人則但以其爲西人而已人或以是爲性情之異而不知非性情異也乃學術之異也夫西人豈無可惡者哉而不得因其所可惡而並惡其所可好之偏惡之失彭公豈其不知而其所以不能免於此失者則學術之爲之也彭公之學古學也古學者不

知輿地之廣大也不知人類之繁多也不知交涉之理務求持平雖國君之貴而施於平民之賤亦不能以私意參之也故古學者不學或反能爲達權通變之夫嗜學則反至爲拘迂執滯之輩西人目中國爲教化得半之國蓋就其所學而言也忠孝廉節之理求之過當反以失其中庸便程服物之功絕口不言何以致其實用此得半之教化國家無事猶可勉強枝梧一遇非常必至盡形其拙故曰古學之不能用於今日也夫藩屬者門牆疆地者寶藏知門牆之宜謹則平日當思所以關鐵牡而靖銅駝知寶藏之宜珍則平日當思所以殖貨財而興利賴鐵甲鐵路爲保國之大經大猷乃沈幼丹則固止不行劉雲生則

極言阻壓不謂彭公亦猶此意也李公工應對善酬酢聯縞帶贈寶星可謂雅好西人設電線築礮臺置鐵甲練水軍可謂深喜洋法詩書見其蘊蓄練勇見其經濟平逆見其膽畧定約見其精心可謂識時者俊傑徇時者通明矣而且門下之士殫見洽聞座上之賓廣諮博採舌人梟趨音臣鶴列耳濡目染無非外國之情形口誦手披半是泰西之聞見而且爲直督者二十有六年行政最久居宰相者二十有一載得君獨專舉措從心權衡在握始則職司洋務煩劇之地後且身歷富強繁盛之鄉西望瑤池終參王母東來紫氣迎到函關中國之談西法者莫不覥面舌咗聞名心折已而乃事敗垂成名傷末路愈忍辱則

愈見陵愈張皇則愈廢弛初見於琉球次見於臺灣三見於越南四見於暹羅五見於緬甸六見於西藏南北東西藩籬盡撤至高麗之變中東之役天下咎之而知之者獨惜李公以智而敗仍未能察其所以致敗之由夫投降者待以不死保衛者期在解紛卽中國之法何獨不然乃髪逆之平諸僞王歸順而旋卽殺之夫僞王所以歸順者因戈登爲之說降也戈登爲僞王請命李公既許而殺之此一詐也見憎於各邦高麗內訌大院君歸政而設計擄之夫高王所以作難者爲其叔攝政不歸也叔既歸政李公猶爲姪而擒其叔此一欺也貽譏於外國如此等類或以爲李公之智而不知其敗實由於此也天下未有至

誠而不能動物者也亦未有不誠而能動物者也中國文武政治果勝於外洋吾何故而用改果其不及外洋吾何爲而不改乃既曰改矣而一如未改則是不以誠而已惟其不以誠故礮臺則非礮臺也鐵甲則非鐵甲也將帥則非將帥也軍士則非軍士也且惟其不以誠故講信則非講信也修睦則非修睦也交際則非交際也禮意則非禮意也高麗之役平壤既戰而後使各國肯出而一言則必無旅順威海之失乃將伯無聞兵凶不恤人皆袒於日本而不直中國謂非平日誠意不孚之所由致哉子儀尙存吐蕃自遁君實復相西寇傾心吾願李公勿忘此意也之四公者値中國可振之時而不能以振當中國可興

之會而不能以興仍是驕傲滿盈之未除謙虛戒慎之不講而已光緒十三年曾喆剛著論言中國已醒鄙人與何君啓曾爲書後一篇以辯之並以諷諸當道惜未幾曾公薨逝而當道亦不加察也夫和則失地而日即於削戰則必敗而馴至於亡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情形無異於宋金之際抑知天下有必不失地之和亦有必不能敗之戰惜宋儒不講也當其時秦檜一意主和韓侂胄一意主戰究之和亦失戰亦失千載而下遂目二人以巨蠹神奸不知二人者非不忠於宋也特持其驕傲滿盈之氣而不能出以謙虛戒慎耳可以戰而和其和爲畏葸可以和而戰其戰爲佳兵畏葸挫氣佳兵不祥二人之凶咎有應

得而其可不可之間惟謙虛戒愼者能辨之驕傲滿盈者不能解也則以謙虛戒愼者事必求其實濟驕傲滿盈者事惟務乎虛名也今者全臺割亘欵償所謂禍大至也而泄沓依然胥溺徒嘆則所謂不能轉禍以爲福也索旅順索威海各國公使貪求無厭所謂禍重至也而振作不聞優游是務則所謂不能止禍而不傾也雖然天心有悔禍之機傑士則乘時而出人事有振興之會公議則先爲之開故未睹朝廷之設施先觀士夫之言論英國杞公以平民爲宰相自今英皇踐位所得外邦之地廣於英本國者幾至百倍屢以功封上公之爵杞公固辭不受曰吾不若爲百姓之易於建言也德國毛公由卒伍至將軍普

法之戰擄將擒皇割二重城索償款二十萬萬戰功爲古今第一然其生平謀定後動兵非慣練鎗非新式呼應不靈調發不捷必不肯用甯辭厥職曰吾決不敢以僥倖冀成功也二公皆時人所言乃實學眞諦堪爲中國針砭者今觀康君斤斤然惟恐不得一官而昜中國四萬萬之人萬千之士大夫以人自爲戰見識議論去杞毛二公遠矣印度被滅而後百餘年來無六等以上之人由其人自不好學耳以近年而論其人竟有高出英法德諸國第一等人以上者且印度之所以見滅因其國人初以義憤之心卽康君所謂人自爲戰者局死英國商民男婦老少百餘人之故康君何不一察之也天下人之所以貴者非

必盡出於士大夫也元時隸儒於娼後亦能享國百年若日本初行西法時仍以士農工商爲等而積弊不革後改商農工士爲等而風氣始開此則今日中國所宜急學者也康君何不一言之也香港開埠規模粗定卽設學校二十年來已有科第學校考試一年二次科第考試一年一次所考各藝大同小異惟學校之考命題取雋香港掌院主之科第之考則英國掌院主之題目文藝郵船付寄應考者無須往返數萬里也此不獨香港爲然也中國通商諸處皆然亦不獨中國爲然也天下各國凡英商所到處土著之人不拘男婦老少有志於學者皆能以其名函致英國倫敦貢院而考取科第是故人特患不肯學耳

苟能勤於自課必無抑塞蹭蹬之虞今香港所學爲文理地圖算數國史文章詩詞古今方言電學光學聲學化學重學音樂丹靑圖繪等各學俱分數種而算學爲最多名目甚繁學者須循序而進然首六事則雖初學亦必兼之非若中國之徒重文字也學校高等則書院標識其名科第得雋則英國給以憑照而醫學律學丈量駕駛機器等專門之業爲應世之用者亦能就近考取俱由本處主司給以憑照蓋無憑照則不能出而問世也而凡爲主司者皆精於其業之人此與中國之主司未明數學而以數學命題未知時務而以時務課士者頓異矣今合港內各國生童而計每年考於學校者約二千人華人居其十

八九考於英國者約數十人華人居其十四五而得隽者均約以半計此與中國之徒試空言使僅通者多幸獲嚴限額數致宿學者每向隅又逈殊矣然而辦公務當官職尙不由此故有並非科甲中人而作貴官膺顯秩亦有高掇巍科之人而爲商賈居列肆惟其不以科第爲重而以能當其任爲斷也巡理府律政司等職華人已曾署理更有屢徵署理而不肯就者且公務之事華人竟有以一人而兼七八職者惟其能也而最貴則爲議政局員其權幾與總督等此則半由官舉半由民舉也二十年來華人已有充當此職且有充職十餘年者此職合港內各國之人共舉六名前時華人一名今則二名其一爲文士其

一即買辦也次則爲太平官紳其權幾與巡理府等而華人之爲之者十有一名買辦居其五行商居其三殷戶居其二學士則一人而已商務爲重於此亦見至於陪審官員諸職則華人之充當者已指不勝屈矣是故華人非獨以行商買辦爲榮也而行商買辦之所以榮又不在乎府道之銜紅藍之頂也設醫院立善社施藥物行義舉凡癘疫之疾水旱之災失路無告之人掩骼埋胔之事中國長官旣已頹惰不爲故好行其德者不能不力爲肩任以故人之榮之也由心之所發而非強致者也卽如今春粵省饑荒米價昂貴非得省港及外埠之行商買辦運米平糶則不難釀出禍端此非衣頂堂皇之功乃實惠及人

之德也夫買辦之見大班猶大班之見東主其立而不坐者以行情時價要言不煩立語便明毋庸久坐耳若遇必須細談之事則無有不坐之理推之華人往見外國總督或外國總督來見華人坐與不坐皆視其事之當爲豈有纖毫芥蔕於中而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哉大班者行店之司事貧富皆可爲之華人之不爲者或其才不勝任或其自不欲爲耳康君究何所見而謂華人不得爲哉香港華商之爲大班者已項背相望矣西人通商以惠工勸農以務本故覩時變者莫不同趨於商務第一流者莫不注意於農功中國洋行乃洋商之至遠者也而開創者多爲科名積學之人英國今皇乃君王之至顯者也

而閑暇時猶爲種植畜牧之事羅制軍一經解組卽便爲商燕總督林下退歸卽思耕植康君而有科第買辦之說則知其於外國之情未能洞悉原不足辯吾請於其所最熟悉之事而一辯之深冀康君及其同志之有以教我也夫三代兩漢用人多由選舉好名者且不得爲佳士可勿論矣若夫唐之興也爲開館延賓唐之衰也設詩賦科第宋之興也求極諫直言宋之衰也講經義道學元之興也訪碩士名儒元之衰也設科目貢舉至於有明則士字果統一於少年未學之人而江山竟斷送於八股文章之手文行優劣大概可知而世之右文學者則曰言者心聲經義足以治事右德行者則曰言虛行實取人豈尙浮

文且詆文學者則曰顏孔爲心雖不學亦能渾其璞桀跖爲行則詩書反以文其奸詆德行者則曰上以孝取人則割股廬墓者紛來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者踵至使旗鼓相當各事徵引雖與之辯三日夜不能下也而不知實兩言以蔽之也曰文學何可廢但不宜因文學而授之以官德行忌虛聲要在選舉由庶民而不由君上今試問取人者取其有以異於人乎取其無以異於人乎取其有以異於人則矯激立名者進而從容中道者退矣取其無以異於人則和光同塵者進而淸識拔俗者退矣是異者不可取而不異者亦不可取也抑知有異而實不異不異而實異者同是心也而一人獨能廣其心同是思也而

一人獨能深其思同是智也而一人獨能神其智同是慮也而一人獨能遠其慮所謂不異之異也而發而爲事吾見其尚義不尙利焉吾見其爭理不爭氣焉吾見其輸己以服衆焉吾見其所惡不施人焉至於泛應曲當多藝多才猶其餘事耳若是者似乎平淡無奇人所能及而不知其出之自然行之若素者雖萬人中猶恐其不獲一人也此其所以異也具此之異者其人必寡嗜好淡榮利趨炎附勢是其所憎也奔競夤緣是其所疾也是故非由民舉則其人必不能出而爲國也然而欲國之興而不亡廢而能振則非此輩不爲功今將欲以實學化中國而取人一途先不以實奚其可哉

康說書後卷十三終

胡翼南全集卷十四

## 康說書後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夫科名資格歷代未必無才選舉用人西法不能無弊不知天下無無弊之法要視行法之何如然行其法而得之者十僅一二失之者十居八九則其法爲未善之法矣行其法而得之者十居八九失之十者僅一二則其法爲旣善之法矣法善者取人以人法不善者取人以天取人以天是謂僥倖取人以人是謂實濟天下未有實濟而不安僥倖而不危者欲學泰西之富強而於其所以致此之由則全然不問是猶欲適千里之區而

不辨其路累層級之臺而不爲之基也今中國已知八股之無用而廢之夫廢之則誠是矣乃復以經義而取才不知經義與八股究有何異廢八股而不廢經義是八股猶未廢也而國中士子乃沾沾自喜莫不曰經義經義嗚呼一何應聲者之多也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卽此之類也康君乃公然揚厲其詞謂泰西之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爲與吾經義相合之故中國之不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爲與吾經義不合之故是說也其言大其聲洪聽者不察必爲所惑不知保民養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爲所當爲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義故能日新

其德今欲取二千餘年已前一國自爲之事施諸二千餘年已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合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義累之也夫利世者聖人之心源經書者聖人之陳迹心源歷世而無異陳迹閱時而不同以心觀聖人原無可議以迹觀聖人必有可疑由其迹而推其心不若法其心而畧其迹也曩者新政論議之作謂宜法古帝王執中精一之心傳而行古帝王因時制宜之運量者蓋以吾人之心印聖人之心非以聖人之迹印吾人之迹也周禮爲治國之書其義最多取用然而王莽之尊之也民曰王民田曰王田而卒以亡身安石之重之也行均輸則曰泉府行市易則曰司市行靑苗則曰國服行農

田水利則曰遂人行僱役則曰司徒行保甲保馬則曰伍兩行方田則曰井牧而終以亡國彼其矯世反古方自託於周公之不我欺不知事若可行何必古人先我勢有不可奚取經典明文且夫義者事之宜也而宜於古未必其宜於今以今日而評論古人則牧野陳師而君臣之義失矣荆蠻採藥而父子之義失矣東山破斧而兄弟之義失矣二女釐降癸比稱妃而夫婦之義失矣三監流言君奭不救而朋友之義失矣甚至異己而殺於兩楹年老而擊於座上則尙讓尙齒之義亦失矣尊周而未嘗一言王齊而意凡三致則原君原臣之義均失矣然則古聖賢躬行實踐之事猶非盡屬可師而況羣經之說傳聞異詞

徵解各別或立言以媚帝或詭說以迎時置於今日多不能行者哉閹寺豈容斯世而偏陳梁逝之詩非禮豈可明刑而獨註椓陰之句雊雉豈知私禰而頓生升鼎之疑麒麟豈與郊天而妄張蒙鼓之說火災豈徒僖廟而謬言宗祖之嫌大饗豈盡鬼侯而竟廢夫人之禮而且求良弼而曰上帝賚予則用賢直等癡人之夢行卹典而曰鬼猶求食則王法何殊巫覡之欺用鄧子而曰祈福禳災則淫昏且竊桓文之號誓祖社而曰天應人順則逆賊無非湯武之光御妃嬪而曰八十能堪則半世定成虛弱之輩論報讐而曰九世可復則一生皆爲忿戾之人凡此之類卽使盡讀箋註亦不能明而見諸事爲曷能有濟夫事也

物也理也固有爲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亦有爲古之所無今之所有者執今之有無以定古之有無不可也執古之有無以定今之有無亦不可也是故守刳木爲舟之義則鐵甲必不可以爲船守弧矢以威之義則鎗礮必不可以爲戰守鑽燧取火之義則煤氣必不可以爲燈守置郵傳命之義則電報必不可以爲用守冬官考工之義則機器必不可以爲功守司徒賦稅之義則洋關必不可以爲置守牽車服賈之義則鐵路必不可以爲開守庶人不議之義則日報必不可以爲設守臣無外交之義則班秩必不可以爲貽守雞人呌旦之義則時計必不可以爲表守異言異服之義則商務必不可以爲通守同文同軌

之義則方言必不可以爲習守泉府泉刀之義則銀紙必不可以爲行守目力耳力之義則電法必不可以爲利隨舉一事皆覺今古不同源流頓異然則泰西之保民養民教民能至於是者無經義以阻撓之也中國不能保民養民教民竟至於是者有經義以蔽塞之也夫寡過之書孔子名之以易知人之論孟子斷之以時聖人必不欲以固守舊章爲天下後世之累川澤非不可以爲高何如邱陵之爲高易也邱陵非不可以爲下何如川澤之爲下易也學古非不可以通今何如以今通今之爲功易也然而西人所讀之書閱數年而一變華人所肄之業歷千載而不更西人新法之善必竟委而窮源華人古法之拙猶

多方而護短者此豈外國智而中國愚哉科名之故誤之耳是故八股經義之法不改則學問必無進境之機科第用人之法不除則中國必無振興之望則嘗深求中國所以窮而不變之故其禍本於驕傲滿盈又嘗深求其所以致此驕傲滿盈之故其病根於八股經義不然謙虛戒慎之益雖平庸之輩亦知其然何以英俊之才反若不識决非無說以處此也鄙人嘗欲出此說以告我中國學士大夫使之去其驕傲滿盈而勿矜中國之八股經義行其謙虛戒慎而但學外邦之富國強兵夫爲國而止於富強尚非盛軌然開物成務非今之實學不爲功不謂力求西學如康君其人者至今猶欲以古學賅之也惟實學所

重不在詞章則文字一節以經史考之可以策論考之亦可卽以詩賦考之均無不可而問十稱五卽屬通儒豈可限之以額讀書明理人之常事何庸別爲眞才但使文字旣通卽聽其自執一業分途學習以進精深國家卽就其所學按其科名給以憑照或徵以辦公或准其行世庶幾士皆踴躍競爲有用之才不然雖廢八股而幷廢經義談西法而廣設學堂亦屬無濟泰西之爲國也朝廷政令可否皆决於議院而議員則來自民間草野訟獄曲直皆判於陪審而陪員則選諸民庶上有淸明之法度下有平恕之民情而富強之體已傳若夫學問之繁撮其要則爲天學地學人學學問之實施於事則爲神科醫科律科

其餘工藝之流支分派別心計之巧月盛日新學無不成人無不學而富強之用亦全今或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中學爲本西學爲末中學爲經濟西學爲富強皆於其理有未明也況今者四方告病盜賊蠭起失地失權一月數見內外交逼無過此時而猶諄諄然講文體之盛衰論筆陣之強弱其去時務二字亦云遠矣或疑爲政聽訟皆主於民將置人君於何地不知是乃所以尊君也天下非公不能治國祚非公不能長考中國於大一統之朝其以天下爲私者首莫如秦次莫如隋然秦隋俱二世而亡享國不數十稔斯可戒矣夫私之實何在在於獨也公之實何在在於衆也君者獨之至也民者衆之至也至獨則

雖戒懼戰兢其私猶恐未盡至衆則雖自然純任其公必無或忘天下一日不能無中國之民卽天下一日不能無中國之君以此爲尊尊之至也世有以是爲疑者胡不取泰西諸國以質之也泰西君主之國可爲吾法者莫如英而核計四百年已前英國之權獨歸於君而民無權也而百廢不興富強未立二百年已前其權則半屬於君半屬於民也而得失互見上理未聞自是以後以至於今則君聽於民而權歸百姓矣然以今日而視四百年前之英強盛實逾百倍故吾以爲權獨歸君者秦隋之世也君民均權者成康之世也權操諸民者堯舜之世也堯舜之法盛成康之法平秦隋之法亡康君欲變中國而不能正

誼明道挈領提綱斯亦已矣乃復以經義之說進使今學牽於古法時事蔽於陳言吾恐玉軸揚灰龍文折柱蕭梁之失不難復見雖然經義之說不過止中國而不能興至於義憤之說則足以敝中國而速其亡夫義憤之說固中國賢士大夫人人意中之說也凡爲儒者其居心雖未知如何而其口中之言則以爲必持是說乃可以登聖人之堂而嚌聖人之胾康君以救時之心爲趨時之說必自謂有利無害乃試一按之則所謂利者不知何在而所謂害者如在目前知著者察微猷遠者從邇則辯之宜早辯也夫今之中國君主之國也非民主之國也中國而比之一樹則君上其本根也士庶其枝葉也以本根顧枝葉

則可以枝葉顧本根則不可中國而譬諸一屋則君上其梁棟也士庶其屋瓦也以梁棟承屋瓦則能以屋瓦承梁棟則不能然則亡天下救天下皆宜獨責之於君上以及當道秉鈞之人至於士庶人則惟有從君之命而已君欲興國不從則爲叛逆君欲亡國不從亦爲叛逆叛逆其可爲耶是故國家之事不言則已言則必欲其達於君誠以中國今法君者一國之禍福吉凶所由出也今日不責在上豈以在上者爲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恐失其言耶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然則以直言待人者敬也不以直言待人者不敬也此篇之作

無非直言意亦本此夫　聖祖仁皇愛廷臣之面爭西林相國
喜下屬之駁己吾不敢謂今不如昔也英皇聞直言必面嘉之
既又使人申謝聞諛言必面斥之否則使人申飭杞相言而合
理雖賤必賞言不合理須貴必擯吾不敢謂中不如外也若夫
格於中而不能入阻於讒而不能行斯誠無可如何然吾以爲
立言者仍非此之爲患獨患其言之不能中道耳果其中道則
今雖不行而天下後世必猶有慨慕其言於不置者康君救時
之言固人所樂聞也乃核其所以救之之法則謂窮途單路更
無歧途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皆懷此心只此或
有救法耳又曰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

其心力念茲在茲卽爝火之微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噫是豈教人以背君耶豈教人以拒敵耶抑豈教人以不臣不叛耶均不甚明白而要皆非康君之意也康君意在救時特其義憤之辨未明故有是說夫義憤之禍可勝言哉吾請觀於經義最明之朝義憤最振之士以證之而明其說之必不可行宋自高宗時韓世忠劉錡岳飛諸大帥罷兵之日北虜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宋事已不可爲而世儒尙謂分境內爲四鎭建都通於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

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責隆興取蘄黃責鄱陽取江東責揚州取兩淮其策可行以爲地大力衆約日齊舉則敵不難破也不知力之所發不由於人之身而由於人之心天下未有心死而其身猶可以生者也當其時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此數人者皆宋理宗大將而宰相賈似道所親厚者也金城湯池社稷方寄猶且入寇招叛爲虜前驅范文福呇萬壽紛起效尤天下洶洶亂莫能制乃欲責諸鎭以進取是直書生之見可言不可行者耳是故文天祥以烏合之衆萬人勤王張世傑作宮新會奉昺駐蹕陸秀夫履困厓山負王蹈海三子者

其忠則有之而君子不取者以孔孟决不爲是也孔子曰暴虎
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
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
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夫徽欽如金罪不在金宋
自如也帝㬎朝元罪不在元宋自朝也金之寇宋天下有南有
北則立僞帝而去之元之寇宋天下皆北無南卽盡取而有之
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天祥結諸洞蠻以圖匡復是猶
驅羊搏虎逐鶩投鷹未有不敗者也陸秀夫張世傑六合全覆
一隅是爭是猶路入迷陽戈揮落日無有不窮者也而天祥乃
投袂而起應召而前自常州之敗至贛州之圍雖殺人如麻而

末之或惜自興國之潰至五嶺坡之執則殺人自殺而亦無辭陸張則碇舟海口連結舳艫外作背城之謀而藉口於趙氏一塊肉内爲必死之計而忍殉以一十餘萬人三子所爲豈非義憤所致不知義可爲也憤不可爲也而天祥則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天祥之樂得之自君耶抑得之自民耶天祥之食得之自君耶抑得之自民耶樂之得也自民食之得也自民而乃殺數十萬民以爲報吾知孔孟必無是道也而天祥且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嗚呼誤矣天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而當爲之中有尤當爲之辨不當爲之中有

尤不當爲之辨殺身以成仁可也殺民以成仁不可也舍身以取義可也殺民以取義不可也三子之所謂仁乃從井之仁孔子之所不取也三子之所謂義乃非義之義孟子之所不取也讀書論事苟無明辨之功雖其意氣激昂或足以欺當時而眩後世究其誤之所在終不能辭若三子者誠所謂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者也是故從康君背水沈舟諸說中國不特不能變即其民將欲復如今日之居覆屋在漏舟作犬羊爲奴隸或亦不可再得此鄙人之所以不能不辯也然則中國必如何而後可救曰消禍於無形弭禍而不作往者不可諫矣若欲轉禍以爲福請讀新政論議若欲止禍而不傾請讀新政始基

附錄保國會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集演說

南海康有爲口演順德麥孟華筆記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牛馬爲犬羊爲奴隸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眞有不能言者也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環列皆小國若緬甸朝鮮安南琉球之類吾皆鞭箠使之其自大也久矣故在國初時視英法各國皆若南洋小島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趙甌北箚記二十二史阮文達爲文學大宗皆博極羣書而紀文達謂艾儒略

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如中士瑤臺閬苑大抵寄託之辭趙甌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以銅爲城二方百里阮文達疇人傳不信對足抵行令人環遊地球座中諸公有踏遍者吾粵販商估客亦視爲尋常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尚未知至道光十二年英人輪舟初成橫行四海以輪船二艘犯廣州兩廣總督盧敏肅以三千師船二萬兵禦之而敗盧公曾平猺匪趙金隴者　宣宗成皇帝詔謂盧坤昔平趙金隴曾著微勞不料今日無用至此盧敏肅雖言洋船極大而既無影鏡燈片　宣宗無從見之無能自白也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爲講求外國情形之始敗於定海舟

山裕謙牛鑑劉韻珂繼敗艦入長江而徽震天津乃開五口
宣宗乃知洋人之強在船堅礮利命仿製之西人如何實
未知也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八年十年屢戰屢敗輸數
千萬開十一口乃至破京師　文宗狩熱河洋使入住京師
亦可謂非常之變矣然而士大夫以犬羊視之深閉固拒同
治三年斌椿遍遊各國等於遊戲無稍講求之者曾文正與
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開製造局譯書置同文館方言館
招商局文文忠乃遣美人蒲安臣與志剛孫嘉穀出使各國
首用洋人如古之安史那金日磾實爲絕異之事當時欲遣
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同文館讀書最爲通

達而倭文端限之自是雖軺車歲出而士大夫深惡外人蔽拒如故甲申之役張南關之功日益驕滿鄙人當時考求時局以爲俄窺東三省日本講求新治驟強示威必取朝鮮曾上書請及時變法自強而當時天下皆以爲狂壬辰年傅蘭雅譯書事略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售去者僅一萬三百餘部中國四萬萬人而購書者乃只有此數則天下士講求中外之學者能有幾人可想見矣非經甲午之後割臺償款創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漸漸講求自強學會首倡之遂有官書局時務報之繼起於是海內繽紛爭言新學自此舉始也然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

二徒爲具文卽如電線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卽如被創之後而兵未嘗增練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綠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各有業託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而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若夫泰西立國之有本末重學校講保民養民教民之道議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貴民不甚賤制器利用以前民皆與吾經義相合故其致強也有由吾兵農學校皆不修民生無保養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貴賤隔絕者皆與吾經義相反故宜其弱也故遂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事一德之

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七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過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聶軍請俄教習而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人勒逐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

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索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尚未及計也夫築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　皇上之權已失賈誼所謂何忍以帝皇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緬甸安南印度波蘭吾將爲其續矣觀分波蘭事脅其國主辱其貴臣荼毒縉紳眞可爲吾之前車哉必然之事安能僥倖而免乎印度

之被滅無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緒二年百餘年始有議員二人香港隸英人至今尙無科第人以買辦爲至榮英人之窶貧者皆可爲大班而吾華人百萬之富道府之銜紅藍之頂乃多爲其一洋行之買辦立侍其側仰視顏色嗚呼哀哉及今不自強恐吾四萬萬人他日之至榮者不過如此也元人始來中國嘗廢科舉矣其視安南之進士抱布貿絲有以異乎故我士大夫設想他日眞有不可言者卽有無恥之輩發憤作貳臣前朝所極不齒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也若使吳梅村在他日將並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卽欲

如熊開元作僧而西教專毀像教佛像佛殿將無可存僧於何依卽欲蹈東海而死吾中國無海軍卽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爲戰救亡之法無他只有發憤而已窮途單路更無岐途韓信背水之軍項羽沈舟之戰人人懷此心只此或有救法耳然割地失權之事既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故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或依然太平歌舞晏然無事尙紛紛求富貴求文布求保舉或乃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

人代之故割地失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爲也實吾輩甘爲之賣地甘爲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憤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憤厲非吾輩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考日本曾爲英美所陵其弱與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灣滅琉球而制朝鮮得我償款二萬萬此日本之兵强爲之耶非也其相伊藤其將陸奧爲之耶非也嘗推考如此大事乃一布衣高山正芝之所爲高山正芝哀國之衰不能變法憤大將軍之擅政終日在

東京痛哭於通衢見人輒哭終以哭死於是林子平蒲生秀實之流出而言尊攘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太宰純板垣退助三條實美大隈重信出而談變法日本乃盛強至明治以後日人賞維新之功乃贈高山正芝四品卿賜男爵凡物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嗚呼誰知日本之治盛強之效乃由一諸生無權無勇無智無術而成之耶蓋萬物之生皆由熱力有熱點故生諸天有熱點故生太陽太陰熱之至者去我不知幾百萬億里而一尺之地熱可九十四馬力故能生地能生萬物被其光熱者莫不發生地有熱力滿腹皆熱汁火汁故能運轉不息醫者視人壽之長短察其命門火之衰旺火衰

則將死至哉言乎故凡物熱則生熱則榮熱則漲熱則運動故不熱則冷冷則縮則枯則乾則夭死自然之理也今吾中國以無動爲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乾矣將危矣救之之道惟增其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皆有熱力爲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胡文忠謂今日最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范蔚宗謂桓靈百餘年傾而未顚危而未墜者皆由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凡古稱烈士志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爲成就之大小若熱如螢火如燈則微矣並此而無之則死矣若如一大火團至

百二十度之沸度則無不灼矣若如日之熱則無所不照無所不燒熱力愈大漲力愈大吸力愈多生物愈榮長物愈大故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厲其心力增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爲江河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奚患於不能救

康說書後卷十四終

# 胡翼南全集卷十五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 勸學篇書後

天下之言有公言焉有私言焉公言者何一人言之天下之人皆以爲然者是也私言者何一人言之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然者是也公言者可行能行而行之必見其利私言者不可行不能行而行之必見其害蓋公言者理必出以至平情必求以至近道必行乎至順量必極乎至公而私言者反是故也南皮張公之洞今兩湖總督近著勸學篇爲論凡二十四首分內外二篇內篇九首外篇十五首

內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綱曰知類曰宗經曰正權曰循序曰守約曰去毒是也外篇則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鑛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是也二篇之作張公自言規時勢綜本末以告中國士人其志足嘉誠今日大吏中之矯矯者矣獨惜其志則是其論則非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初僅欲將其正權一首爲書後以辯繼而思之本不立者道不生體不明者用無濟故取其全書每首要節畧爲折辯而置正權一篇於末而節節辯之一語無遺以明其弊端實由於此所以然者深恐似此之說出自大吏不難如曾侯中國

已醒之論又害我中國十年也書成請還以質之張公並以質之天下後世或謂張公身爲大臣立言之體自應爾爾不知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從無有以容悅之言爲固寵邀榮之計而能不愧爲大臣者保一官而亡一國智者之所不爲也傾天下以顧一家仁者之所不忍也况身爲大臣而使國家傾敗則雖欲保官顧家亦不可得張公之淸願爲遐邇所信縱有背道之言原可置之不議然而不得不辯且不得不詳辯者誠欲爲中國保其國並爲張公保官階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請爲張公誦之同心篇辯

忠愛之於人心也猶見聞之於耳目也耳目無無見聞卽人心無無忠愛故爲國家者不當責一國之忠愛於人民但當行其所以致人民之忠愛於一國父兄有患難子弟無不竭其能以救之者則以子弟有患難父兄先無不竭其所能以救之也是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說非專爲子弟言之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天下之通理也故爲國而欲同心須合君民而言不能捨其君而專責其民也捨其君而專責其民是不通之論也

合一國君民之智勇以爲智勇而一國以強此而謂之同心誰曰不信若人人自智其智自勇其勇則是亂也非強也強與亂

貌則相似實則迥殊不可不辨

周祚之不能延非孔孟之過也孔孟無其位亦無其權也而乃謂其能延周祚二百餘年則轉失之誣矣且周祚亦何嘗延哉衞成天子之昆弟也而其罪則襄王不能平矣周公天子之大臣也而其訟則匡王不能主矣當時爲天子者楞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而已此而謂之延祚想孔孟必不屑居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又曰君子羣而不黨使人人沾其教澤孔子之願也使朋黨布滿天下則非孔子之心也西河諸子未明大道分門別戶伐異黨同其後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自相殘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而天下之士不相救沿及後世慶

歷之黨洛蜀之黨莫不以師友淵源有所不同而生釁隙意氣偶異入室操戈以此知門生布滿天下未必即爲文人之福也東漢之末三國鼎峙皆有英雄所見畧同之才知已知彼故曹操不能遽篡然桓靈以後天子無權雖未篡而同於已篡劉備之於孔明如魚得水故能據有西蜀非諸葛講學之功明矣若當時文士如禰衡孔融經學如蔡邕馬融則皆身敗名裂以此見門人雖布滿天下亦復何濟隋之王通獻策不行乃隱居不仕唐之韓愈上表不省則聽其貶流儒者之道如是而已宋代理學如朱子者強國學之必致於衰弱國學之必致於滅非惟不可以救當時而且足以累後世勸學篇中往往稱述知其於

誤世之學得之獨深矣夫今之所言意爲保國也而乃舉不能保國之人以爲是固吾之師焉是直師其不能保國而已持論若此可怪孰甚元時隸儒於娼後而許衡輩猶出仕直謂元無儒可矣乃反謂得諸儒而元之暴虐以減不知元世祖自即位以來殺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其不殺宋時妃后者以弘吉剌后設身處境之諫耳然則消滅元時之殺氣者舉諸儒之衆曾不及一婦人明懷宗臨終之言曰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又曰甯裂朕屍毋傷百姓夫有君如此而忍使之國破家亡授首流賊吾不能爲談理學而居權要者恕也今何爲稱以臣忠也豈以能亡人之國則謂之忠耶李闖入京表告天下

其詞曰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噫爲此言者蓋八股之高手也經師之上座也夫爲學之事不妨用勸保國之要厥惟同心而扶危持顛抱冰握火此心此志所謂忠愛者人皆有之然國家必有至此之功乃能得此之效若以講學聚徒虛聲相結使門生布散天下謂能保國其不流爲植黨營私一出卽敗者鮮矣

土耳其歐亞兩洲之亂國也而其得存至今日者非以其教存乃以其地存其地居歐亞兩洲之間而呑地中海及黑海之半歐洲各國恐俄人獨有其地而全收兩海之利也故每有戰務必爲之居間調停或爲之貸資相助雖往往挫敗而猶能保全

土著之民歲無甯宇諸酋崛起據地自王談國是者以土爲戒而閥閱之家方自矜其爲聖裔之種魚肉平民教門雖存民心已散猛鷙敢戰不足爲土國賀反足爲土國弔蓋戰鬬好殺種類日漸衰微也今日保種必先保教又曰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云云是明明教人以兵行教也夫孔孟之教數千年來未聞有以兵力行之者今當敗績之餘民不堪命而忽爲此論其將欲中國步土人之後塵耶抑欲比土國而尤甚也乃復恐人之或疑其說則又曰天主耶穌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是則誣之又誣可謂目無虛鑒耳失兜元者矣外國以兵力得土地非以兵力廣教門土地旣得教堂旋設勝

國之民多有從教者耳昔法人初至廣州雇用幼童教織花緞而御史某奏其蒸食小兒二百年來中外疑忌未始不由於此立言失實最足爲害

孔孟之道情理而已情理者人所同具孔孟不過於情理之中能造乎其極而先覺牖民耳孔孟不生於歐美二洲而歐美之人未聞不以情理爲重孔孟不生於堯舜三代而帝王之世何嘗不以情理爲歸西人讀中國書籍譯文者其著書立說皆言孔孟之道爲德行階梯尋常日用之不能離也者其道決無棄若土苴之理夫情理因事而形世易時移人事遷變則經書所載用於今日原有不合之端何須諱飾康說書後之辯之頗詳

是故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信史亦不如無史若謂中國經書字字皆實則吾甯收三教之珠英不作六經之奴婢也夫事有不同雖聖人豈能在數千年之前而代後數千年之人先立之法若情理既具則善法可期孔孟之教人自用其情理而已情理必求其實際天之所祐必有與立而所祐所立必在情理秉盡之人盡之云者務其實非徒其名也中國自漢而後皆尊孔孟然而國祚之或興或廢難更僕數此非孔孟之靈有時左袒也其所以興者行情理之實其所以廢者失情理之眞耳不然宋之理宗明之光宗尊崇孔孟殆無以過而終無補於亡者何哉是故情理在則孔孟在情理亡則孔孟亡今謂外人之來必

將士苴孔孟則是譸言惑聽果將誰欺他可勿論卽如我　朝起於蒙古夫蒙古素非尊崇孔孟者也而定鼎已後卽推尊其道於禮有加未聞其棄若土苴也不特此也雖風俗異同苟其無害亦必不禁是故自古以來中國之國經數十朝之變易中國之君歷數百王之不同然而孔孟之道未之或改者則以人之情理未嘗一日或亡於天下也然則孔孟之道與人同爲無盡者也與人無盡則其道當不止行於中國方將施及窵遠賴及萬方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固無庸倡會以保之者也况乎以兵力爲之也事必求實理必尋源中國之旣貧且弱爲其離乎

情理以異乎孔孟之道之故外國之既富且強爲其近乎情理以合乎孔孟之道之故乃反欲以異於孔孟者攻其合於孔孟者竊恐攻之愈堅敗之愈速耳往者伊犂之役則言俄兵不能飛渡而來中東之戰則欲懸賞平民使擊鐵甲其言可謂妄矣然大敵當前雖甚妄而人猶爲之諒今者孔孟之教羗無變故乃忽作以兵從事之言察其所以爲是言者則恐儒服儒冠之無望於仕進也夫言者心之聲也即此一心亦已失孔孟之道矣孔子棄攝相之事於魯孟子辭十萬之祿於齊何嘗以仕進壞道今惟宦情過溺故西人瓜分中國之事初見於膠州次見於旅順三見於威海衞四見於大連灣五見於廣州灣形迹昭

著猶謂之妄言也夫瓜分之說縱使不行爲國家者亦當存虎尾春冰之戒乃目爲妄言上以欺人君下以罔百姓是豈孔孟之道哉或謂瓜分之說豈臣子之所敢言曰孔孟旣已言之矣孔子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教忠篇辯

此篇陳述我　朝仁政如薄賦寬民救災惠工恤商減貢戒侈恤軍行權愼刑覆遠戢兵重士修法勸忠凡十五事意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也雖然此十五事者謂之仁心仁聞則可謂之仁政則不可吾獨惜乎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也此無

他君民相隔官府蒙蔽之故耳

是故謂田賦薄貨稅輕仁矣然納賦者以錢數折銀按時價每銀一兩値錢千二三百文者須納至三四千文其浮收已倍於正數且耗羨解費等名目爲糧米言何以易之以銀猶須此項且不獨耗費也而又有庫平之加額不獨加額也而又有火耗之重輕帶徵帶解無名之費正多賠累賠償額外之求無厭稅者一而已矣値百抽五其數本微而加之以釐則爲二稅且釐有五以五合一是爲六稅一貨六稅天下罕見卽不苦其重亦必苦其煩中國之官惟煩是務以謂煩然後意外之財可得耳而釐之外又有落地稅夫使不准入內地何爲抽之以釐亦旣

抽之以釐何爲不准落地總而言之賦稅一兩者非三四兩不能完仁而不仁其如薄賦何

謂蠲租以寬民賑卹以救灾仁矣然康熙乾隆兩朝以吾聞而知之者可無間然若同治光緒之朝以吾見而知之者則大吏之勸捐富家之徙避官場之中飽貧戶之無依灾歉之區其民反不願朝廷有此蠲賑之法也者今之昭信股票可以反觀而自明蓋上費雖多下惠實鮮惟富民行賑其力轉勝於身膺民社之官仁而不仁其如寬民何其如救灾何

謂河工歲費數百萬或千萬以惠工宮府買物發帑購辦一不累民以恤商仁矣然天下各國未聞有不給食之工不需錢之

貨且河工之惠沾其益者官也非民也織造之價潤其膏者亦官也非民也然此猶曰積弊未除也今　朝廷有可以大惠其工大恤其商之新政焉一曰開鑛二曰鐵路是也而大吏則交章入奏務使其事爲官督商辦而後已官督商辦者是使工商不得實沾其利也此猶得曰舊弊哉仁而不仁其如惠工何其如恤商何

謂任土作貢唐虞已然今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之屬江南貢箋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笋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以是爲仁仁過二帝然減貢者君而不減者官也畧舉其一二言之則鹽課茶釐是也課其鹽則平價之鹽

不能入是以貴食病民鬻其茶則茶値以昂不能出是以貴貨困賈而官府之忍於爲此者名爲國也實爲己也仁而不仁其如減貢何

謂我　朝南巡以及東巡西巡供張多由官欵以是爲仁仁過漢宋然侈不在巡遊而在服御也刻玉遊河披圖巡洛倘已郎夏王遊豫齊侯省耕何損民力若乃衣食則同也而君之價比民之價相去天淵用物則同也而君之需比民之需相懸百倍爲君者縱不欲有此侈而爲官者仍必視爲成法之不能除無他以利存焉也仁而不仁其如戒侈何

謂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我　朝制軍農民不累是亦仁矣然亦

思今之應募爲兵者果得餉而喜乎軍器之不給餉糈之扣折九錢七之可笑押鎗銃之陋風無事相安尙堪藏拙若乃法越之役中東之戰體統所爭安危所繫而其時將官有有經費而無薪水者有有薪水而無經費者有經費薪水俱無着落者而軍糧一項則扣尅竟至三月之多致敗之故實由於此究不若寓兵於農猶爲得計而農兵之法不能復行則以官場利祿之源在彼不在此也仁而不仁其如恤軍何

謂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斂於民我　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爲籌餉之策不以科派民閒是亦仁矣然亦思財用非出之自民則更無從籌辦乎是不能以獎官爵加學額爲辭也

天下古今最弊之政莫如鬻爵賣官漢武行之爲勤邊略自是師行三十年而有輪臺之悔明季行之爲禦流寇由是蹂躪徧中國而有鼎革之憂國家爲大事動大衆自有大道之可循豈可行捐輸之下策秦始皇最無道而爵人必以實功祇此一端亦能掃八荒而統六合若捐納行則文員鮮淸廉武員少勇猛國内之人寡廉鮮恥綱維不張其國未有不敗者也而巧宦爲之藉以自利仁而不仁其如行權何

謂暴秦以後刑法濫酷我　朝立法平允比之於天是亦仁矣然朝廷雖有此心官府不行其意國家雖有此法吏胥藉以爲奸夫中國苛刑言之可醜天下怨積内外咨嗟華人入籍異邦

如避水火租界必思會審如禦虎狼莫不由此乃反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斃人杖下今無拷訊以何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若夫監牢之刻獄吏之慘則雖比之九幽十八獄恐亦過之無不及也吾不意禮義之邦有此淫刑之敝典也吾猶不意居今之世尚言刑訊之非苛也仁而不仁其如慎刑何

謂我　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是亦仁矣然覆遠者非謂遣使立約即可得而託也華人被告決無願中國之官審辦者刑政如何其情可得而知華商受虧鮮能藉中國之官

伸理者保衛如何其事可得而見中國數十年來捕務無聞境內莫保水師不振衛遠奚能故其出洋之民初則見拒於美國繼則幷拒於新山而檀香山等處亦已效尤地球雖大華人之懷遠志者將置身無所矣其有執照准入境者則必重抽身稅堂堂中華其民竟欲比茸髮重唇之族而不可得也誰秉國成使至此極哉仁而不仁其如覆遠何

謂道光以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搆釁苟可以情恕理遣卽不惜屈已議和不過爲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下是亦仁矣然洋人之至專爲通商我苟明於消長盈虛之理何爲欲禁往來我苟達於懷徠柔遠之情何至靳其保護至謂假使

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則是乘人之患以爲己功貪天之幸以爲己力稍近情理决無此言何則大院君之亂是朝鮮者我之所宜憫非我之所宜取也取朝鮮則日本必不服不可取而猶謂之可取此中東之戰機所由伏也諒山縱曰勝而越南者未嘗得吾援豈能爲吾之收也收越南則法人必不甘不可收而猶必曰可收廣州灣之割感以此心也惟貪功多言戰之臣故朝廷受屢敗之辱是故鐵甲戰船外國雖精未嘗輕用中國則購他人之物而首試其鋒師和者克兵儨者敗古之明謨今世則驅不教之民而使之臨陣仁而不仁其如戢兵何

謂我　朝立賢無方待士有禮是亦仁矣然非高官不能奏事則賢已蔽於見聞必限額以取人才則賢止求諸倖進是其於賢也相需殷而相遇踈者其法未善也覆試而几桌不具待國士如四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闈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塲卽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髫齡入學皓首窮經誇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喫着猶不能沾天位天祿毫釐忽末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寃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撑持門

戶哉然則令中國之士不特不能爲民之所望而反爲民之所
憎者皆國家不能厚待之之故也至謂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
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天日晦
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又唐宋謫官於外卽日逐出國門程
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卽日柴車就道且
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惟我　朝進退以禮
爲則吾亦不欲辯惟以戊戌八月初七日之變徵之耳仁而不
仁其如重士何
謂我　朝政令淸肅民安其居是亦仁矣然苞苴載道官吏方
援爲美談盜賊公行有司且置諸不論一鹽梟而重勞巡撫一

鬧教而輙煩重兵閭閻以諱盜爲常敺戶以徙避爲計仁而不仁其如修法何

謂我　朝篤念勳臣優恤戰士是亦仁矣然有其官而無其俸則人何顯乎爲官也而況乎贈官於身後也祿而不能養其人則人何思乎食祿也而況乎幷祿亦無之也爲爵主而形同乞丐則爵位反爲其人之辱而不能爲其人之榮食半菽而困以終身則天祿反破其人之家而不能存其人之命夫都尉等職年俸不過百兩扣折而外所餘僅數十金曾不足以當中人一月之費而輿馬衣服須稱其名所出浮於所入者十倍今徒誇封蔭之虛文不問恩施之實際禍福利害曷其能分秦西之政

凡行卹典必先計贍養其人之家屬教訓其人之子女而不徒以虛銜爲籠絡者職此故也仁而不仁其如勸忠何

要之教忠一篇所舉十五仁政我　朝非無欲邁前古之心然而不能行者以官俸之薄之故此則新政安行一書言之詳矣其不能厚俸者以不知理財之故此則新政始基一書言之悉矣今欲振興治道而不能直探其源立言之所以昧昧也且猶謂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未有如今中國之寬仁忠厚者其戲言耶抑反言也

明綱篇辯

臣之於君忠也子之於父孝也婦之於夫順也然天下有眞忠

眞孝眞順者焉有假忠假孝假順者焉有愚忠愚孝愚順者焉有不忠不孝不順者焉善惡必分也邪正必辨也忠孝順行以實濟無事虛名是所謂眞也善惡皆可也邪正能容也忠孝順求外之似營內之私是所謂假也善惡不知也邪正不識也忠孝順反以召禍莫知其非是所謂愚也以惡爲善也以邪爲正也忠孝順舛逆橫決倒行逆施是所謂不忠不孝不順也不忠不孝不順者世所罕見以反常之人不多也愚忠愚孝愚順者所在多有以明理之人實少也二者而外則忠孝順所辨者在眞假而已眞與假其行事或同或異而一是一非一利一害判若天淵

今天下亦莫不知假忠假孝假順之爲有損無益而必欲得眞忠眞孝眞順者而用之矣然其得之也不在人而在己是故盡君道者其臣不忠則已忠則眞忠盡父道者其子不孝則已孝則眞孝盡夫道者其婦不順則已順則眞順此非脅之以威也亦非逼之以勢也道在則然也若不思盡道而威勢是求則眞者退而假者進

是故三綱之說非孔孟之言也商紂無道者也而必不能令武王爲無道是君不得爲臣綱也瞽瞍頑嚚者也而必不能令虞舜爲頑嚚是父不得爲子綱也文王以姒氏而興周幽以褒女而滅是夫亦不得爲妻綱也君臣父子夫婦謂有尊卑先後之

不同則可謂有強弱輕重之不同則不可自秦而後此道不明
而三綱之說出
三綱之說出於禮緯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釋之馬融集之朱子
述之皆非也夫禮緯之書多資讖緯以讖緯解經無一是處爲
其無實理之可憑也孔子之教人詳於論語論語者情理也孔
子之救世見於春秋春秋者公論也自公羊子不明孔子所以
誅亂臣賊子之大道而己見妄參故不問其事之情理如何而
但執春秋所書所不書之字以爲斷夫紀事者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一定之理其書日不書日書月不書月以及書
爵不書爵書人不書人者簡策原文有全缺之不同耳何得以

是爲褒貶後世祖之遂有煆煉周內作奸犯科之弊且災祥者偶然耳而董子輩師其變古易常天災是應之說遂令中國儒者板執古法習成拘墟振作之機無從而起一爲揭其解經之謬亦覺支離怪誕無異於癡人說夢矣如莊公三十四年春秋書大水則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太盛之應僖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夏大旱則以爲外倚強楚炕陽失衆內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一雨水冰也而以爲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之兆一御廩災也而以爲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之兆一宣榭火也而以爲王子札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之應一雉門兩觀災也而以爲昭公見逐於季孫定公不能用孔子

之應無事不以五行定吉凶無人不以陰陽決休咎而後世祿命之篇作焉葬經之說出焉堪輿之惑生焉學士研經同於巫史一物有失災及死生六合三刑言滿天下附妄憑妖世益拘畏謬僞淺惡性乃失眞中國之無格物無實學失隨時之義亡日新之功莫不由此以讖緯談經豈非累世

至若舍情理而論威權其妄尤甚如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者謂公卽位之元年周紀歲之正月耳而乃曰此建丑始之義也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云云書王正月者祇言王之正月耳而乃曰此大一統之義也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

上不能統法度數變而下無所守故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宜絕其道勿使並進云云如此解經是欲明義理而不知所以明欲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矣元之氣何氣天之端何端竊恐解之者必無以白之於人由其先不能明之於己也夫建子建丑建寅乃人之所爲非天之所爲也非天之所爲則其爲非氣之元亦非天之端也明矣中國地氣寅月適當萬物發生之時故孔子有行夏時之說然言之非竟行之也宋時理學如程朱輩不能辨正而胡安國竟以夏時冠周月是誣孔子以改周之正朔也正朔改矣由是筆削直行於君父儒生可稱爲素王治統道統乃竟離而爲二作君作師不能合而爲一持此一偏

理解豈復有能通之日哉統者有其權之謂也權者能制人之謂也非道何以能治非治何以見道合而爲一則兩美分而爲二則兩傷其將以素王統周王耶抑將以周王統素王耶夫師何妨於異道人何妨於異論百家何妨於殊方意指何妨於不同法制何妨於數變特求其合於情理斯可矣孔子豈別有術哉縱其有之亦情理而已情理之行蟠天際地乃僅以六藝觀孔子是猶以蹄涔而概滄海之深以邱陵而測日月之高也舜之稱也以大智而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之於人旦之號也以多才而自三公九卿以至廾人尚可勒成周禮中國奇才異能如公輸墨翟扁鵲華陀歷代間出而必不能昌明其道

雖有秘籍終亦失傳如泰西辣丁希臘等古書卽其國人今亦不能讀能讀亦不能解者未始非敗於董子勿使並進之一言也今欲振興中國猶引取其解經之妄言豈曰知務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說近是矣然道之大原究屬何物想董子亦未必能解董子之所知者惟陰陽五行而已彼以三年不窺園之功冥搜闇索以日求乎所以異於孔子之言情理而遁於災祥應兆之說行雖未怪而其言則已怪矣今反曰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是豈能知聖人豈能知中國者哉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然則天命者情

理而已率性者行其情理而已修道者明其情理而已情理之用之在人心猶呼吸之氣之在人身故曰不可須臾離也是豈三綱謬說可得而託者哉

惟至中也故能裁天下之不中惟至正也故能正天下之不正夫中與正受之於天人皆有之所以不能者則由心之私未化也故立言者必本以至公無私之心其言乃能至中至正而闢天下之不中不正孔孟之言得以傳至今日者此也東漢班彪作王命論以媚光武而赤伏符眞人之說不能以服隗囂其子固作白虎通以媚肅宗而引禮緯三綱之說乃欲以欺天下馬融黨於梁冀當時曾以偏私著其說經豈能公道朱子集註引

之無識之甚竊嘗考朱子之爲人蓋人云亦云而未嘗一用其心者也而一用其心則又鮮有不錯佛之教無用朱子則以爲禪語高超道之教失眞朱子又以爲禱禳可信四書集註乃其生平竭四十餘年之精力而後成者然其謬誤之處不勝枚舉即如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禮字明指尙質尙文威儀法度而言如元之興也科舉等事多依宋時我朝之興也官秩等事多從明制子張愛奇以爲易世當有奇觀故以十世可知爲問而孔子答以雖百世亦無奇異耳所以然者堯舜之世四方從欲地平天成可謂奇矣然堯舜不過盡情理之常成周之世王會圖成每牛雖馬雖馬馬名每牛牛名見汲冢周書王會解可謂

奇矣然成周不過行情理之至是豈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
親義序別信之謂哉信如朱子所引馬融之說則是子張問十
世之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可知否而孔子應答以親義序
別信不可或改如此云云可矣何必答以夏禮殷禮周禮況明
明有所損益可知也之言安可引禮記大傳親親尊尊不可得
與民變革等語以釋之哉夫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
相襲禮孔子雖周人而深明夏殷之制作故嘗有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之言亦可見禮是制度不是倫常
矣至於倫常則豈能加以所損益三字卽以倫常而論而倫有
五綱乃僅得其三然則長幼之綱何如耶朋友之綱又何如耶

故三綱者不通之論也

聖者通明之謂中者不偏之謂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五常之道在孔子二千餘年之前而已然是孔子不得獨爲聖人也外國當孔子之世凡尙理學如希臘等國亦莫不以五倫爲重是中國亦不得獨爲中國也然而孔子獨能於情理精思覃慮而出之以極公故中國聖人以孔子爲冠而中國之所以異於外國者亦以獨崇孔子之故耳非謂五倫之說惟中國有之外國則無也

三綱之說既自覺其不通乃牽扯五倫之說以爲助既而知外

國亦重五倫則又復引三綱之說其意謂外國雖有五倫其如無三綱何哉以此鳴異是不通之中又不通焉五倫旣以親義序別信名之矣豈親義序別信卽謂之綱耶親義序別信而謂之綱則外國且有五綱中國僅存三綱是反遜其二綱也

然且沾沾自喜以中國之三綱爲寶若有詰以其寶安在者則曰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噫怪矣夫禮緯白虎通以及董子馬融朱子書說惟未明五倫之要本於天而不可違故欲以人力勝之立爲三綱之說意謂比五倫爲尤重使人以不得不從也不知大道之頽世

風之壞卽由於此何則君臣不言義而言綱則君可以無罪而殺其臣而直言敢諫之風絕矣父子不言親而言綱則父可以無罪而殺其子而克諧允若之風絕矣夫婦不言愛而言綱則夫可以無罪而殺其婦而伉儷相莊之風絕矣由是官可以無罪而殺民兄可以無罪而殺弟長可以無罪而殺幼勇威怯衆暴寡貴陵賤富欺貧莫不從三綱之說而推是化中國爲蠻貊者三綱之說也而或者曰中國歷古至今君之以無罪戮臣者多矣而臣亦何嘗無弑君父之以無罪殺子者多矣而子亦何嘗無弑父夫之以無罪殺婦者多矣而婦亦何嘗無弑夫以此反觀毋亦三綱之說未修乎曰此非三綱之說之未修實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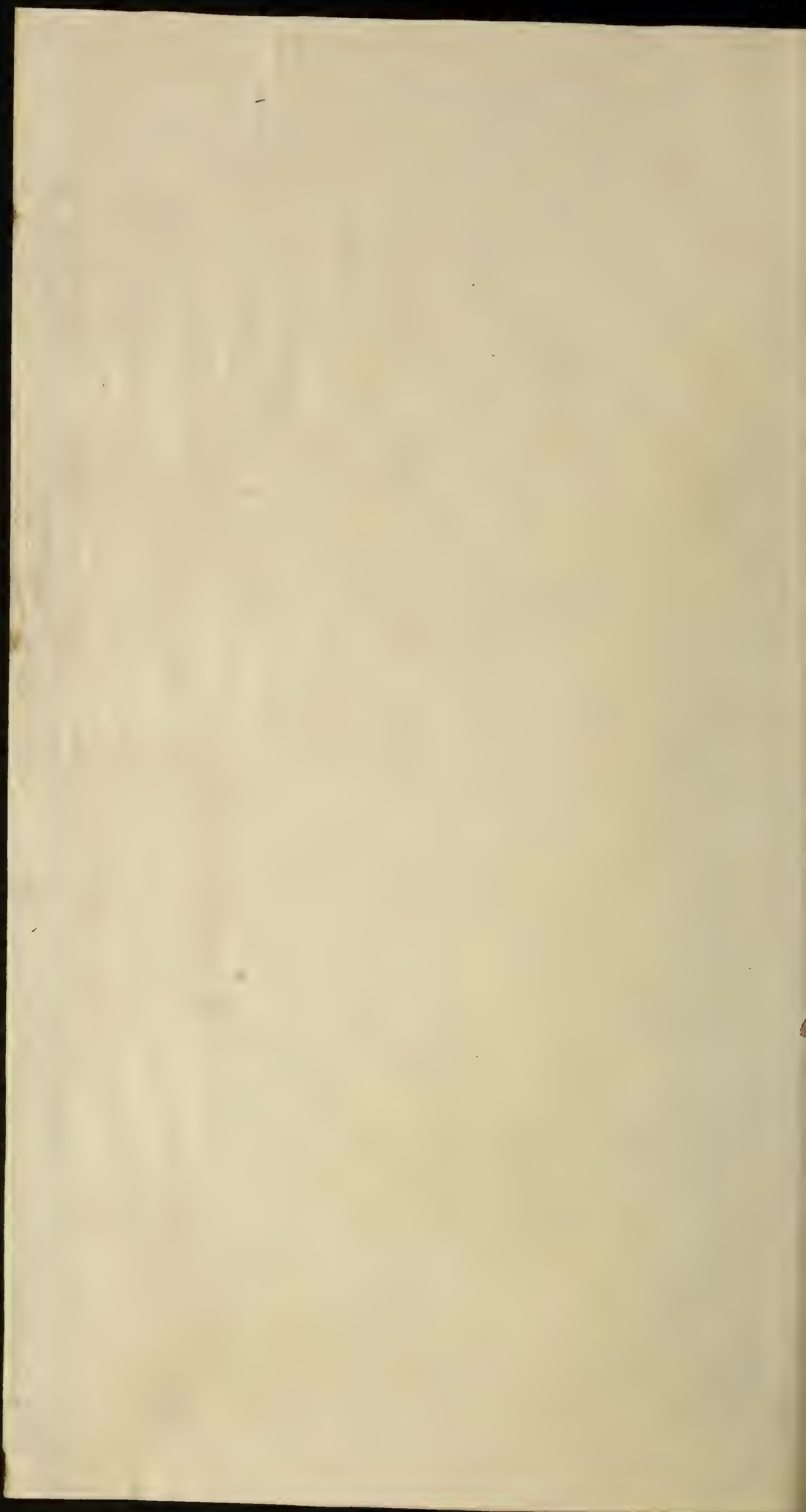
綱之說所使然也五倫者尊卑先後也尊卑先後本之於天也本之於天者公也三綱者強弱輕重也強弱輕重操之自人也操之自人者私也情理者公則平私則不平今既以不平爲情理則無往而非不平矣雖然以不平爲情理者必視乎其勢視乎其勢者必因乎其時時若不同則勢必變易是故君也父也夫也當得勢之時而爲臣綱爲子綱爲婦綱生之惟命殺之惟命則臣也子也婦也一旦得勢亦必反而爲君綱爲父綱爲夫綱騎虎難下甯我負人出爾反爾勢所必至而報復循環矯枉過正其禍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但願來生勿作天子此言也其初若非誤於君爲臣綱之說斷不至是也便欲殺我請熟

熊蹯此言也其初若非誤存父爲子綱之意斷不至是也若至漢高帝所以有人彘之禍唐高宗所以有武氏之簒晉獻公所以有里克之釁隋文帝所以有張衡之逐齊簡公所以有田闞之亂齊王芳所以有曹馬之爭晉元帝所以有武昌之叛唐明皇所以有范陽之變者莫不誤於夫爲妻綱之一言夫中國六籍明文初何嘗有三綱二字堯曰允恭克讓舜曰溫恭允塞禹曰克儉克勤湯曰制心制事文曰止仁止慈武曰勝欲勝怠孔子曰求寡過孟子曰務養心凡夫涉世持身齊家治國以至於範圍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者所爲皆屬克己自修之道未聞敢以脅制加于人者也是故君若盡其敬則臣必盡其

忠父若盡其慈則子必盡其孝兄若盡其友則弟必盡其恭夫若盡其義則婦必盡其順而朋友則彼以誠信而來者此亦必以誠信而往也此五常之道天性使然也奚以三綱爲哉漢之儒者不明此旨旣以災祥之說脅其君又以三綱之說制其民宋儒庸劣復張其燄而揚其波竟以爲道統所存卽在於是遂令歷古聖賢相傳之心法晦盲否塞反覆沈痼者二千餘年惟外洋君民男女無不平之權其說本爲情理之正而與中國聖賢之心法相符今乃一則曰不可行再則曰不可行毋乃不欲葆彝倫和氣之休徵而必欲尋殺伐兇殘之覆轍哉平權之說詳於此書末篇茲不多贅若夫喪祀等事則是風俗之無關於

治要者可以不辯

新政眞詮卷十五終



# 胡翼南先生全集

七

卷十六至卷十八

勸學篇書後



# 胡翼南全集卷十六

## 知類篇辯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乾天也離日也天者高也日者明也天以無私覆而成其爲至高日以無私照而成其爲至明此伏羲氏所以畫爲同人之卦也同人者謂與人同也與人同者謂旣爲人類卽不得而異視之也文王釋之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言同人者乃大同之道至公之眞人苟能取其同於遠合其同於外如於曠野之地而獲同心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之大合一家攸往皆坦途無不通之道矣此由君子之心正而無私也周公釋

之曰同人於宗吝言朋黨是求袒庇親暱則隙末凶終必貽後悔此由小人之心不正而多私也孔子釋之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言人之所以不同者私故耳吾有私而人不我知則人不我同人有私而我不人知則我不人同唯君子去私而言公則天下之志可得而通也同人一卦大義如此其言以類族辨物者爲分別公私而言謂審不同以致其同耳忠之事容有不同而其志則一也孝之事容有不同而其志亦一也此同人之大旨也今天下通商往來不禁正屬同人之象勸學篇以知類爲言題目已錯而復引程朱謬解不求其公之同而一視同人但求其私之異而嚴分畛域是厚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不

亦異乎
孟子乍見孺子以及四端等說其談名理可謂旣明且澈矣知此則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二語爲私言之可也爲公言之不可也不然桓莊之族之於晉獻昆弟也昆弟則其族同之至也而獻公滅之惟恐其或遺申生重耳之於驪姬母子也母子則其類同之切也而驪姬殺之惟恐其不盡果何爲哉是故私念一起雖至親至切亦無心腹之人公道不忘則至遠至疎亦能肝膽相照讀書者毋爲字句所誤
左氏記狐突告共太子之言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一人之私言也且有同於夢中囈語其記宮之奇諫虞君之言曰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此亦一人之私言也而有近於名臣善諫至其記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有神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云云此則天下之公言也今爲士子勸學舍天下之公言而不言是爲學之大道已失然此猶曰常人之私未能盡泯聽其言也視其所以可矣身爲大吏其以區區保國之心發而爲言私意容或有之不謂就其所引左氏一傳而論則名臣善諫之言絕不介意而惟節取其同於夢中囈語者眞可怪也由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二語繹而得之則戒愼恐懼之心生國雖危亦可置之於安由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二語信而恃之則時日曷喪之

念起國雖安亦必置之於危夫禹湯罪己其興勃焉桀紂罪人其亡忽焉綜勸學諸篇而觀俱是罪人之言自難逃識者之鑒別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此禮記三年問之言也然三年喪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皆教人以盡禮而已非教人以別類也且喪者以親言之非以類言之也人各有親人各有喪各喪所親從無喪人之親者也愛者以類言之非以喪言之也秦越不同而人類無異秦人死而越人亦爲之悲者爲同類也除類而外則恩我者愛讐我者憎一定之理故言種類不若言恩讐言喪服不若

言愛憎

孔子教人必擇人所能爲者而教之決無教人以所不能爲者也有教無類之說乃人人所能爲何得謂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槪之他人也哉王安石五詣周濂溪之門而不納後安石得志乃故爲執拗以與一時之名士賢人抗卒之以此禍國人知王氏之之誤宋而不知周子之誤宋也雖然周子之誤尙屬無意知類篇之誤轉覺有心使天下各國人人自安於不能爲聖人如神之化不能爲帝王無外之治由是亞洲歐洲美洲非洲之族黃人白人紅人黑人之類各顧族類日尋干戈至於異我者靡有孑遺而後已問其

殘賊一何至是豈不聞孔子有教無類之說乎作知類篇者則將應之曰孔子之教人蓋教人以所不能爲者也私意既勝其講經豈復有一毫通趣

中國積文成虛積虛成弱外國積懼成奮積奮成強是則然矣然三軍雖衆惟一將之命是聽船行萬里惟一舵之向是依中國政令盡操諸當道之人曩者歸政而後中東之事　皇太后欲參以己意而御史某即奏其干預政事然則士夫庶民例不得言政事也可知矣濡迹匡時之士感慨發憤求紓國難者亦以忌諱之心不能敵其忠義之氣故敷衽陳辭爲民請命其心曰庶幾哉或可以動當道之聽耳非謂其權在己已欲爲之則

能爲之也作知類篇者權司當道得君之專行政之久方之古人實所罕覯苟欲振作儘可有爲乃今者情見勢絀外侮亟矣猶不知自責而曰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憎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鑒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云云是何異於戰陣而敗者舍統兵諸員之失計而反責平民之不能手殺敵人船行而沈者恕舟師伙長之無才而反怪搭客之不能乘風破浪哉

事必有其故理必有其情華人之合西夥爲西商徒西地入西籍者原非得已亦當道者之所知也夫爲淵驅魚者獺爲叢驅雀者鸇是其罪在獺在鸇而非在魚在雀也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孟子曰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

諸其人與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篇內援引印度古巴之所以待土人及越南美國之所以待華人者以爲外國人知類之證不知此正爲其知類之過而非知類之功也知類者以別善惡而言則可以分種類而言則不可印度土人不得爲武員故有土兵之變古巴土人不得爲議員故有民主之變然今皆酌以通融矣若夫越南商務不能大振者則以其稅華人之故美國工務未能大興者則以其禁華工之故惟其分別種類所以不能道洽風同是外國之所失者在此吾何爲而學之哉至若財無主名則銀行不肯交還而惟給以利息此天下通理與知類無涉者也更何須爲吞蝕公款之

道員爭也

左傳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是樂大心之亡其家實非因其卑宋之故今之爲使臣者稱人之國曰貴國稱己之國曰敝國豈亦謂之卑其本國而足以亡其家乎讀書者不能自見性靈惟倚傍註疏割裂經義已屬不妥況可徵引失實以誣古人而欺當世

韓非之殺其身亦非因覆韓之故非蓋未嘗覆韓也通鑒輯覽第十卷言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五蠹說難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狥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夫秦王悅之而未用則非何能覆韓其所謂趙不舉韓不亡云云乃富貴功名之念逼切於中一時發爲此言耳今讀韓非子一書其第一篇題曰初見秦其第二篇卽曰存韓是其心蓋拳拳然以保韓爲急務者也李斯忌其才亟令自殺是殺非者李斯

之忌刻而非非之覆韓也西漢書言張良韓人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散千金爲韓報仇及酈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良從外來謁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趣銷印夫始志爲韓報仇及立六國後則又不肯是良不特不能報韓而且忍於滅韓也不特僅滅一韓而且盡滅六國也然而名臣傳中之人必以張良爲第一者爲其急流勇退不以功名富貴介懷耳苟存患失之心是直孔子之所謂鄙夫雖有韓非子之智術文章亦無所取

知類一篇所引經史全屬差謬所論事勢絕無分曉總而言之

止是教人以分畛域而已不知畛域之不可分其說已詳於新政安行一書矣由畛域之分而推之則此時所謂新黨者之設局辦事裁汰員弁誣罔人才以及舊黨之誅黨人忌民權禁日報皆從此起但見累學累世而已何居乎以勸學勸世名

宗經篇辯

宗經二字亦非孔孟之言也孔孟未嘗宗經也孔子之答哀公問政孟子之告齊梁二君若問以所宗何經想孔孟必無以對也夫孟子之去孔子爲時非遠而其論政幾於無一相同然迄今二千餘年已後但覺孟之與孔其道如出一轍者何也則以其揆一也其揆既同則無不同不必問其時之相去幾久地之

相隔幾遠也是故由中國而言則湯武與堯舜同合外國而言則君主與民主同同者同之以其揆也其揆何在曰情理而已同其揆者宗其情理而已宗經云乎哉

九流者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也是儒者不過九流之一夫各流皆有其所謂精亦有其所謂病未可以一流而概衆流也以一流而概衆流勢必是非蠭起是率天下以相爭也且陰陽縱橫等事明係孔孟之所不取孔子以陰陽言易不過就人事而探其消息盈虛孟子雖好辯見稱何嘗以說詞而求其富貴利達今以孔孟之道概衆流搔癢不着雖讚何益

老子之尙無爲非竟無爲也謂因勢而利導也老子之主守雌非甘於弱也謂後樂而先憂也老子之任自然非忘作用也謂無所用其矜伐也朱子書袒護道家而謂禱禳之可信則已失於見理之未明宗經篇詆譭老子而謂其必生實禍則又失於解書之差謬夫言各有取爾老子之尙無爲主守雌任自然諸說其視論語之無爲而治以及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等語如出一口然則帝舜顏淵所爲皆非耶孔子曾子稱之亦非耶若夫禮者治也非亂也而曰禮爲亂首吾安知其不指禮多必詐而言強者生也非死也而曰強爲死徒吾安知其不指過剛必折而言有忠臣爲亂國吾安知

其不指家貧顯孝子世亂識忠臣而言觀書者出以公心雖俗語亦能得解苟存私意則深文轉覺不通若史遷引老子之言謂至治之世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云云此則大不合於時事鄙人嘗論及之

管子天下才也而其道尤善在通商以富國富國以強兵其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亟及於鍼鐵魚鹽其選士首以好學孝慈而且及於股肱拳勇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崛然而起豈學無本源而能至是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務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則予之俗所否則去之故能因

禍爲福轉敗爲功迄今讀管子書牧民乘馬諸篇而知泰西大國之所以富強實不外是亦可謂遙遙數千年窵窵數萬里不期而合矣中國近二十年間居上位握權要者倘有管仲其人方將物阜民康積餘藏羡待之於國外邦不服吾可以戰外邦賓服吾可以布義行仁豈有屢戒不悛屢辱不悔乞憐俯首仰息於人者哉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諸葛亮爲三代下第一流人物而其生平所自期許者首爲管仲夫亮豈不知古人中有勝於仲者哉以時勢處此非仲之事不爲功也白刃捍胸則流矢不見拔戟加首則

斷指不辭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期以致君爲堯舜耳不然仲之功未可輕議也今乃執其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二語而闢之則過矣夫管子之書其不合於時用者甚多然非今所執之言也管子之言曰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又曰赦出則民不敬 謂有罪不誅則安用敬也 惠行則過日益 謂恃恩不恭非過而何也 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 謂造姦以待赦也 又曰惠者多赦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云云今不按其上文而專取其後二

語以爲斷割裂之弊上篇已見於讀經此篇復見於讀子持此私心欲以得一書之大義不亦難乎況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讐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此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其理甚明今以私意蒙之卽句解亦不能通矣

荀子之言性惡猶孟子之言性善是二說者各有所偏不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然孟子言性善是欲人之返其天良荀子言性惡是欲人之化其氣質言雖不同其欲人之同歸於善則一荀子性惡篇其末段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干將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自利驊騮騏驥古之良馬也然而前

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邪淫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靡謂相從順也）荀子性惡篇之言如是是豈可以厚非者哉惟其篇以性惡名遂爲宋儒所訾議抑其吐辭爲經優入聖域與孟子並稱者一人而已觀書者須自出心裁無爲陋儒所誤至其言法後王者謂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於

久遠則難信耳夫荀卿戰國時人也故謂復三代故事即是復古不必遠求如此立言甚屬切當何反譏之豈治國家之法必須求之於羲軒巢燧之前無懷葛天之世耶其言勿溺詩書者謂詩書但載古人陳迹而不能委曲切近於今人故崇詩書不若崇賢師如無賢師則不若崇禮法不然處事而不能合宜徒假詩書以爲攏塞則是順詩書而已苟順詩書則雖苦學終身仍不免陋儒之誚此荀子勸學篇大旨也荀子今去二千餘年而其勸學之言乃能眞切若是不謂今之勸學者竟欲反其言而行之是因一人之陋而直欲率天下之人皆爲陋儒也可嘆也夫

宗經篇始末皆以老氏之教爲言始則謂其害政害事末則言其功在漢初而病乃發於二千年之後今日中華頑鈍積弱不能自振皆老氏之學爲之也云云味其言若甚有憾於老子者不知考漢文帝赦田租詔養老滅笞背除肉刑此四事安知其不本於孟子省刑薄稅而來其露臺費惜百金後宮衣不曳地此二事安知其不本於論語節用愛人而來其遣柴武以擊興居命陸賈而臣南越安知其不本於中庸柔遠人懷諸侯而來至其賜吳王以几杖餽張武以金錢廷尉劾梁藩而不嫌丞相檄弄臣而不拒中郞撤夫人之坐席而不罪將軍遏天子之乘輿而不誅以及止輦而受善言達聰而除誹謗凡其忠厚寬仁

恭儉禮下稽之於四子書所以教天下之爲君者無一而悖今
乃從葛洪謬說意謂文帝詣河上公得道經卽以爲西漢之初
太平之治其功由於老子不亦惑乎果使功由老子則漢武之
世去文帝之世爲時不遠何以除孔子六藝之科而外屏斥百
家夫董子崇春秋趙岐註孟子是孔孟之道已行於兩漢三國
自是而後迄晉魏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
誦所言無非孔孟之道國雖廢興迭換斯道未嘗一日或息於
中華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今以中國之不能自振而歸其咎於老子之道德
經指甲罵乙狂妄無有過於此者功非老子之功而謬許之曰

老子過非老子之過而亂毀之曰老子且使其言既有功矣又安得有過其言既有過矣又安得有功然則功與過皆不能委之於其言也委之於行其言之人可矣夫文帝爲高帝側室之子初封於代習見民間疾苦故其治天下以情理不以意氣以謙慎不以驕盈持此一心雖無孔子孟子老子之書亦能致治不然三子者不生於泰西何以泰西諸國亦多有致治之人哉彼其致治之人果何經之是宗哉近十餘年法越中東二役陸軍之鎗法未嫻而當國柄者必求陸戰水師之駕駛未熟而任軍機者輙動水師是特未知老子之教而已於老子乎何尤

循序篇辯

中國之不肯變法自強其弊在於不行孔教非在於專信孔教也孔子生平所執以爲寡過之用者唯易易有變易有交易有反易有對易有移易消息盈虛之理順逆向背之機剛柔對待之情類聚往來之數凡所有成其吉凶悔吝者莫不易得之易者變動之謂也窮則變變則通君子處事無往而不吉者以其善變也圓明之火熱河之狩宜變者也乃一不變而琉球縣矣再不變而台灣侵矣三不變而越裳滅矣四不變而暹羅削矣五不變而緬甸割矣六不變而西藏改矣七不變而有中東之役矣八不變而有膠州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廣州灣之據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然其不善皆視變不變以爲準繩外國報謂

中國專信孔教所以能變者誤也而循序篇謂固守孔教則中國可以無庸變者則尤誤之誤也使其固守孔教則中國之變法自強不待言之於今日矣故讀孔子之書當思行孔子之道英人理雅覺所譯四書五經以　日講解義爲宗其有一字之未詳一解之未妥者皆援引四庫所載之書旁稽側證以其無背於大義故其所譯實爲西人問孔孟之教者之津逮今乃謂彼之所繙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爲何事云云不知是指理氏所繙者而言否果爾則吾願聞其錯解錯譯者係在何章何節也如不能揭以示人則是無端漫駡而已此非特駡理氏也直是駡　國朝聖祖神宗幷歷代名儒理學而已夫

五經大義經解一篇言之已悉然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傳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其立言大旨本不難窺今之所云則是天下之人除作循序篇者一人而外無人能讀孔孟之書者矣豈不謬甚毛奇齡駁朱子四書註謂其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學校禮樂政刑幾於無一不錯駁極辯矣而識者謂其無關大義何必囂囂然毛氏之辯亦實能深究其解

而後敢言不謂循序一篇竟不問其事之是非而肆口漫罵叫囂之習何尙未化

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駁之考据浮誕之詞章謂爲非孔門之學是則然矣然試問中國今以之取士者非淺陋之章句而何否則非腐敗之時文而何又否則非禪寂之性理而何又否則非雜駁之考据而何又否則非浮誕之詞章而何作循序篇者有轉移風氣之責乃不思所以去其舊染之汙而行乎新政之善惟是於其生平所最僥倖之事詬誶之不已以此鳴高其高安在孔子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末學爲兵而忽加以爲將之任則其爲將也鮮不取法於兵者矣不習爲吏而乃授以爲官之責則其爲官也鮮不以吏爲師者矣將之教兵官之教吏理之正也然而未明其事則將不如兵官不如吏若使強不知以爲知則無異斧鋸未習而訓大匠以程材雕琢不知而教玉人以治玉耳中國之弊惟用非所學韓非李斯之過乃持論太苛皆不在簿書文法以吏爲師也不然質劑之法圜土之刑姬旦何嘗不以之致成康之治哉今言惟俗吏始用簿書文法以吏爲師則是因噎廢食截趾適屨之類耳迂腐可笑

道教託於老子而符籙丹鉛祈福禳災之說實足以蠱惑天下

故明理者所不爲若道德經之大旨則與孔孟四勿三無養心寡欲諸說相符無容輕議者也今世誦法一惟孔教是遵乃執政之人以避事爲老成以偷惰爲息民以不除弊爲養元氣則循序篇又獨歸咎於老子僵李代桃張冠李戴持此心以觀人幾何不顚倒黑白持此心以聽訟奚能不枉屈斯民

博文約禮溫故知新參天盡物以此數者謂爲孔門之學是門面語耳尊尊親親先富後教有文備武因時制宜以此數者謂爲孔門之政是亦門面語耳昔朱子題建甯府學明倫堂聯云師師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濟濟多士由義路而入禮門又題松溪縣學明倫堂聯云學成君子如麟鳳之爲祥而龍虎之爲

變德在生民如雨露之爲澤而雷霆之爲威人謂安宅正位義路禮門麟鳳龍虎雨露雷霆等字爲儒門套語譏朱子不能道聖賢之眞雖然套語而用於楹聯猶有可說今以循序勸人爲學而聖賢眞際絕不能發其毫釐則何可說也孔子所博之文何文所約之禮何禮所溫之故何故所知之新何新所參之天何天所盡之物何物以及孔子如何而尊尊如何而親親如何而先富如何而後教如何而有文如何而備武如何而因時如何而制宜竊願作循序篇者畧言其一二實際不然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夫孔門之學在明其情理而已孔門之政在行其情理而已曾子爲孔門高弟獨得心傳其言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忠恕者情理之謂也一以貫者一之以情理貫之以情理也勸學內篇言學言政皆舍情理而他務是遑故愈言孔教而愈與孔教相背

中國十三經欲字字求解非十年不爲功二十四史及諸子百家欲兼收并蓄則非二十年不爲功中材之人十歲始爲學及其博通經史已在四十已後之年而所知者盡屬古法陳言用在今時必多闕失乃欲於斯時始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不知凡學以先入爲主童時用功之事至老亦不能忘今作循序篇者絕不肯行新政由先有中學之見橫梗胸中也至其倣效西法則又無有不敗由不忖

其本而姑欲齊其末也屢挫屢折猶作今言是直欲悞盡天下後世而後已

才必有闕然後以學補其闕政必有疾然後以學去其疾今於通經考史之後乃言以西學補吾闕以西政起吾疾是未學已前吾本無闕無疾既學已後吾則有闕有疾須用西學西政以救之也今之齊諧言有醫士謂人曰何不服吾藥其人曰吾無病何須服藥醫士曰子服吾之藥自然生出病來勿愁無病也讀循序篇輒欲贈以此諧

孔子之學在明其情理孔門之政在行其情理予既言之矣經史者古人之陳迹情理者聖賢之心傳夫情理之在天下無人

不同者也而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故篇內所謂不知己姓以及無轡之騎無柁之舟諸說爲不明情理以及不行情理之人言之則可爲未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人言之則不可夫士生中國豈必板牀坐鋭几几窮年使其筆則鑄史鎔經口則咬文嚼字然後謂之通中學哉宋時趙普其勳業祇在論語下十章晉代阮咸其超悟僅得將毋同三字信如循序篇之言則趙普不得爲名相阮咸不得爲名賢而中國之人能解四子書者萬中無一矣夫幼學壯行之志尊君親上之心民康物阜之懷近悅遠來之念凡知情理莫不有之惟其愈欲救時是以愈求西學惟其愈深西學是以愈能救時今反謂西學愈深則其疾

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如此立言是何異直謂中學西學有不能兩立之勢哉雖然今中國所用西學如洋關之會計洋鎗之教習何嘗責以必通中學之人我國家之任用西人其寬如此循序篇之論用華人其苛則又如彼是豈衷於情理之言耶不衷於情理猶得謂爲孔門之教耶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今讀循序篇末一語蓋赫赫然有訑訑之聲音顏色在此所以日求士而天下之士終不一至也

守約篇辯

日本自海禁既開而後舉凡習漢文者悉易以習西文之法止

依字而讀不須背誦生眼之字以及握要之節爲師者畧一指明讀畢反質諸學者務令知其大意而已此善法也夫中國之書止求明理與格物者不同格物必觀之於微情理則實備於己歷代之事具於書史讀之者如在目前然其是非可否則自有時勢之不同學者惟情理是求不能藉口於故事是以孔明讀書止知大畧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不欲以古說惑今時情理之眞也中國自明經帖括之法出學者以記誦爲能腦氣過動貽患終身十三經之試爲聰明子弟之殃日本一知其然卽行改轍易背誦爲目誦化苦境爲樂境且能一日而兼數日之程學者不厭而教者有功儒術之安無過於此今守約篇開口則

曰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云云豈知言哉

古人著書不過記錄其事非有著書之例謂某書以何者爲例也據如守約篇之言謂詩經以音訓爲例是學之者則爲雜湊之文春秋以褒貶爲例是學之者則爲舞文之吏作五經者其人距今三四千年最近亦在二千年前置其事於今日可行者實少乃反教人取其事以爲今時法式而名之曰要指何其謬也

康熙朝嘗聚翰林學士詢以壎篪爲何物知之者竟無一人中國諸經圖表可謂畧矣　國朝戴震之考工以及阮元之車制圖考鐘彝款識胡渭之九河源流禹貢水道最稱詳究然法物

既非山川頓改試問商彝夏鼎古法職方縱使辨識無遺於時事有何用處故古之圖表乃今日不急之務也以不急之務教人然且名之曰守約其義何居

一事自有一事之言事不同則言亦異且同一事而言亦各有不同者則以言各有所爲也如論語言管仲之器小乃魯論記之之辭齊人記之則有如其仁之譽檀弓記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而言死欲速朽爲宋桓司馬而言其實速貧速朽皆非孔子之心也就一經而論矛盾已多今日合羣經而會通之強矣妄矣

讀書貴自用心思不可倚傍前人之說而漫無可否也今謂宜

主先儒之說不必再考云云以是教人性靈塞矣
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此而謂之闕疑似也然不獨
此也孔子讀唐棣之詩而斥其末之思孟子讀武成之篇僅取
二三册必如此方可謂之闕疑闕疑者豈徒夏五郭公之謂哉
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之以爲流別則是黨同
伐異之見自此而興文人相譏之習因之而結讀書者本以求
益而反以招損皆流別之說誤之也於人類則務分畛域於經
師則又務爲流別私意所到無往而非私矣
總之書說須以情理而斷其說揆之情理而安者則爲得揆之
情理而不能安者則爲失苟非情理是求豈能別有是處宋之

濮議明之大禮議皆學經而不能衷於情理之過是故經術之
禍遭之者非獨王莽安石也今若依守約篇所詳之法以求之
則其禍亦正非小由其株守古說不問情理之故耳
經部之書共一萬零二百五十五卷史部共二萬零八百四十
四卷子部共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卷集部共二萬八千九百
六十一卷合經史子集而計爲書共七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卷
此四庫總目所載也四庫未收不在其內中國之書讀之不勝
讀矣然苟以情理求之雖未讀而胸中之書正多不以情理求
之則雖盡讀此七萬餘卷亦非徒無益害且隨之夫四庫所載
諸書得失互見要在讀之者之自出聰明耳商君書爲賢人君

子所羞稱孔明獨好之而蜀稱治是以人讀書非以書讀人也今乃條舉經史諸書謂守約者宜以某經某史爲誦習一何所見之偏且卑也且以守約爲名而卽其所引之書還以質之其人亦恐終身有未能盡讀盡看之卷子部之一萬六千餘卷集部之二萬八千餘卷是也合兩部而計四萬餘卷就使由墮地之日起計日讀一卷而人未百歲亦焉能竟此四萬餘卷之功未能竟讀又安能辨其爲有用無用而能與經義相發明否也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當時惟劉原父能讀一過夫以溫公之時人材最盛通鑑之作夐絕古今猶不能卒讀況於全經全史之外而盡讀子與集乎今以雖竭盡人力亦斷不能爲之事而

教人名之曰守約約果如是耶守果如是耶

篇內標列之書見於四庫總目以及　皇淸經解者爲程伊川易傳四卷孫星衍尙書今古文註疏三十九卷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孔廣森公羊通義十二卷焦循孟子正義三十卷郝懿行爾雅義疏二十卷王引之經義述聞三十卷卽此一百八十卷之書以一月讀兩卷而論亦須七八年方能了加以三禮等書則非十年不爲功由是而觀史如其所標者取而閱之則資治通鑑爲書二百九十四卷通鑑前編二十一卷續編二十四卷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正史之書三千七百三十九卷奏議之屬七百二十六卷通典二百卷文獻

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止此而計已及五千六百四十六卷以每日閱兩卷而論亦須七八年方能了加以涉獵諸子百家之書以知其涯涘亦非十年不爲功綜經史而考究之又須十年使十歲而志於學已比孔子早五年然仍須年至四十歲以來讀書之功未嘗一日或歇方可名之爲通中學此其所謂守約也雖然約則守矣學則通矣其如古法古方置諸今日多不合用何哉

古人之心與今人同而古人之事則多不能行於今日康說書後言之頗詳茲不復贅然若謂古人之事不克復行於今日則恐有經籍道熄之憂此又必無之理也今外洋諸國於中國典

籍方將搜羅之不已繙譯之不已設華文書院設華文博士以此知凡載道之文世無祖龍必不爲六丁攝去也若乃雖讀其書而於聖賢之道貌合神離則梁元帝文武道盡之憂恐不能免

人生日用之字爲數無多而義理見聞則日推日廣未聞有以多識古字多記古音爲學者以古字古音無用於今世也中國字書之學自篆籀八分以來變爲楷法各體雜出今古代異學之者非終其身於雕蟲篆刻斷簡殘篇與蠹魚爲鄰以毛錐爲命必不能原原本本殫見洽聞至於音韻之學則不特古音無稽雖今音亦難考省省不同府府自異即縣縣亦各別此由以

六書制字尙義不尙聲之故夫聲與義本兩事義卽意也聲卽言也人必先有意而後發而爲言中國制字不以聲而以意故有六書外國制字不以意而以聲故用切韻切韻則能讀其音卽知其意六書則雖知其意不得其音而讀書之難易判然矣何以知其然也以切韻爲字而字母之音不過二十有六以意義爲字而部首之字竟至二百十四而加以六書之法則條例逾千數百矣學者學其二十六之爲功易乎抑學其千數百之爲功易也故以切韻之法行之爲學僅半載字無不曉讀之音以六書之法行之雖苦學一生音有實難通之解沈約之雌霓郝隆之娵隅謂才語欺人可矣謂使人共曉不可也吾未聞使

人不能曉而可以爲學者也近世深思之士知以義求字之難不若以聲求字之易各出心裁作爲減筆切音之法以利便斯世此誠趨時急務也至於六書之區分古今之音韻籒文之源委則所謂畢生用不著者也今以守約勸學而先教人爲此是舍易而求難南轅而北轍耳且其理之不通言之無怍尤在於謂古字不講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之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云云信如此言則康熙字典所詳解之六書音韻古字俱不足憑而才智之士必當去今之行楷而復古之籒篆矣

勸學編書後卷十六終

胡翼南全集卷十七

去毒篇辯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鴉片之害始則見於林則徐之告示繼則見於中外戒烟會之論說既而質諸嗜此物之人其言亦信然以洪水猛獸比之實爲不倫洪水猛獸害及無辜其權操之於天也鴉片之害害由自取其權操之於人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夫操之於天者猶能底厥績而地平天成豈操之於人者不能牖人心而明罰敕法故以鴉片爲天禍中國誰能除之者妄也

中國民籍稱四萬萬人則受鴉片之害者其人安得有數十萬

萬之衆畧考其實毋乃失之於誇綜四萬萬人而觀吸烟者從少而算百人而一從多而算百人而五百人而一其數似也百人而五其數未必然也然卽以百人而五論之中國吸烟者爲二千萬人二千萬人中可以吸可以不吸者居四之三雖吸而不至廢事者居四之一吸而至於廢事者亦四之一耳積四之一於二千萬人中是五百萬人也而其中全廢事者半半廢事者亦半出其半廢計其全廢是受烟害而等於殘疾不可任事者僅二百五十萬人外洋諸大國民籍多不過四五千萬人中國雖去二千萬人以大局而論民之數亦未爲傷也而况實弱其民者僅二百五十萬至五百萬人哉今日鴉片之害滅絕人

類則言之過矣

洋人之酒無異於中國之烟烟之爲禍其性柔酒之爲禍其性烈性柔者未嘗害物止害其身性烈者既害其身兼之害物況西人之嗜酒甚於華人之嗜烟而洋酒之耗財又更甚於鴉片是酒之爲禍大矣而外洋諸邦不聞以嗜酒之故一損其富強以是知中華之國未必以嗜烟之故謂能阻其振作也然而物既有累則無論受害者爲數百萬之人耗費爲數千萬之款也即所害甚寡所耗甚輕亦當禁戒賣砒毒者豈以其害未及衆耗未及多而不加之意哉且烟毒之禁與他毒之禁不同甯嚴毋寬甯急毋緩蓋水狎民玩滋蔓難圖患貽子孫累及宇內未

始非寬與緩階之爲厲也然而禁之行不行則視乎法之善不善

政令教化相輔而行而政令必先於教化未有國無政令而能專以教化服民者也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謂爲國者勿以政刑爲止境須以德禮爲上治耳非謂但求德禮勿事政刑也亦非謂未立政刑先行德禮也子產治鄭先猛後寬民歌其德諸葛治蜀斬於用赦民戴其恩故存心愈寬其法愈宜用猛愛人愈切其法愈宜用勞猛非好殺之謂也勞亦非過苛之謂也惟使民知所警懼以勉強爲善而已今謂政刑皆窮於所施惟欲化民以德

且謂各省之興學會可以戒烟云云一何其迂闊之甚而於實事無濟也清談誤國斷推此種

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孟子曰教以正者必出以正是故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官師之責不守則下民之志弗從此天下定理不能或移者也今於戒烟乃謂年在四十歲已上者戒否聽其自便云云是所謂以私爲政不平之甚者也不平之政勢不能行夫今之居高位握權要司木鐸作衿耆者多屬四十歲已上之人而其不染烟霞之癖者實鮮以戒否自便許之是何異其所令反其所好哉民之弗從即愚夫稚子亦知其理獨奈何讀書五十年爲官二十載而猶未之或知也

今中國如欲禁烟必不容以昔之禁烟爲口實昔之禁烟或則失於剛愎自用或則失於藉勢行私皆非法也非法者比無法爲尤甚又安得謂之法今乃謂雖有善法亦不能治則不特抹煞爪窪而且抹煞日本矣不特抹煞日本而且抹煞美邦矣夫美邦可勿論若乃日本小國尚能風淸弊絕爪窪孤嶼猶知令出惟行獨至中國則竟目之曰法所不能治政所不能化云云不亦謬哉

或問戒烟之法究當如何曰入芝蘭之室者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者久而不聞其臭鴉片之癮爲之也諺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鴉片之味苦而焦初嗅之必不喜吸烟之法

奇而巧驟學之未必能然而人之嗜其味而不憚其難且有以不解吸烟爲諱者則習爲之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之謂也戒烟者戒其習而已爲中國禁烟者禁其習而已矣禁戒必自長上始爲一家而言則其父有癮者不特不能禁其子之吸烟且使其子雖少不更事素不喜此亦多導之成癮習使然也而店戶之內東家之於夥記視此可知矣官場之中上司之於下屬視此可知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隨波逐浪愈趨愈靡而狂瀾遂莫能迴夫年在四十歲已上之人於家多爲父兄於店多爲夥長於官多爲上司今欲杜絕烟風必當自年老而爲長爲上之人始矣此

外則市鎮不得貨烟膏街坊不得開烟館店戶人家不得設煙局應試辦公之輩不得携煙具如此則鴉片之風稍息矣然若欲去其習之根則宜昂煙價欲昂煙價則宜減種煙蓋價平則得之易價貴則得之難易則習之便難則習之疎也而種之者少則價必貴矣他日環球昇平宇內清晏將欲求一丸之煙而不可得者蓋罌粟之苗絕矣而在今日則亦惟漸次減種可矣

或曰中國雖禁其如外國之不禁何曰否不然也昔者非洲賣奴之風由來已久英國以其有乖天地生人之理而主可虐僕尊可虐卑衆可役寡強可役弱殊失持平之道也於是捐出重貲以贖其奴使奴販不致吃虧而鬻賣人口之風乃熄夫非洲

黑人與英國白人言語不通風俗各異彼奴自爲奴於英何涉然猶能出鉅資以爲之贖況鴉片出自印度印度實爲英藩則移煙土之種植而爲麥禾原屬易易縱使年中捐去稅項千萬兩之數而以英人之富厚加以別項之補彌似此不義之財不取亦何難之有且積年以來戒煙之會林立戒煙之藥多方亦可謂情見乎詞言見乎事矣往者中國請英國禁印度鴉片英之所以未能從者以中國自種之故夫中國自種而欲他人之不種是謂絕他人之進口以自濬其利源然則中國國家之爲是請者徒欲以禁煙爲名而全收鴉片之大利使勿潤分於人而已英之不許曷怪其然若果以實心行實政則禁煙之舉竊

以爲英國必樂其成也

或又曰朝廷雖禁其如庶民之不從何曰否不然也煙害旣去則偷閒之人自少興作之事必多舍黑米而植白米化害人而爲養人饑荒之患旣輕康樂之風必至有餘之粟且可販於外而易取多金又何至有禁米出口之患故禁烟之令爲庶民所必從自不必說若謂官雖禁植而民實違官則曾亦思植煙者須在原野非可於暗室爲之而使人不能見者乎且植煙者需以歲月非可以卒然成之而令人不及覺者乎平疇廣壤而不見動衆數月而不知則是無政刑而已豈可諉之曰民弗從然而居今之時處此之勢而欲爲中國策禁煙則又似乎極難

非禁煙之難也不行新政所以難也新政若行則鴉片雖或未至於不禁而自禁然欲禁之則正易如反掌耳往者新政論議之作於禁煙之事未遑條舉者正爲此故今新政不行而中國國家拒敵無方已見於救貧之無術爲大吏者明知其事之不可行而猶強爲此必無所濟之說以攩塞天下之口而蒙混斯世之聰徒令濡迹匡時之士不辯則於心不安辯之則重勞其筆何以言之今中國所急者財用而釐稅之入以鴉片爲大宗洋藥進口釐稅六百萬兩土藥釐稅名雖二百二十餘萬兩而實則二千餘萬兩是合洋藥土藥而計每年値二千六百餘萬兩國家之利賴在此官府之調劑在此若舍此項則補救無從

此所以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且外國產鴉片之地僅四省曰八那曰馬路華曰邊泥亞士曰德基而已中國則種煙之地自見其增而江蘇江西山東直隸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無在而不種煙也入口之煙每年僅四五萬担自產之煙乃竟至於三四十萬担也立論者不探其源不求其實不切其要不持其平則一揆之情理大覺不通夫是非可否君子之所必爭者也鄙人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而或者曰勸學篇去毒一首勸人戒烟未嘗不是奈何辯之曰不樂而笑者其笑虛不悲而哭者其哭假令謂鴉片爲貧弱死亡之物其言似是矣然官府知此而猶許人種毋乃樂於

貧弱死亡其民乎今謂吸烟爲殊不知恥之徒其言或然矣然官府知此而猶利其稅毋乃竟爲無恥之尤乎不知而爲猶可恕也知而爲之不可恕也以此推之而知其啼笑者非也啼笑皆非者私之故也惟私之故所以無公論也論之不公必至悞世焉能不辯

自同心至去毒所謂內篇者細思其自治之法竟無一是處由此以觀其外則外篇雖有趨時之言與泰西之法貌極相似者苟倣而行之亦如無源之水可立而待其涸無根之木可坐而見其枯其說本可不辯而自破然勸學外篇所舉益智遊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兵學鑛

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凡十五事已括於鄙人新政論
議一書新政論議成於乙未歲之春其時中東和局猶未大
定蓋早於勸學篇之出者三年矣其書初成時全文登諸日
報而同人復分任爲郵呈總理衙門王公大臣海疆大吏督
撫司道并點石重刊輾轉遺贈以故一時志欲維新之士亦
備聞其說今若不於此十五篇而辯其異同則人或以此爲
同是維新之事而慨其不可行也夫異同之分仍以公私而
別往者法越之事甫平鄙人見曾劼剛襲侯中國已醒之論
大不慊懷恐其累世曾急爲書後一篇以辯之并郵寄當道
諸公其時乃光緒十三年也大意謂本末先後不能混淆苟

以公平爲政而先得民心則雖有鐵甲炮台亦可預知其敗迨中東之役凡見於晉論之辯者無一不驗想亦作勸學篇者之所知也夫襲侯幼習中西之學名重外邦功成樽俎外膺使命之重寄內爲策畫之能臣其言偶涉於私以飾智爲英明以恫喝爲得計當國者意其能抑外而扶中也於是循之而不變雖變亦不離乎其言本末一淆皮毛是襲中東之敗今竟難救前車宜鑒立論者豈可復效其尤哉今欲詳辯之恐致煩冗故惟逐首疏其大意或於其最不合之端畧一折辯以見立說之公私各自不同耳

益智篇辯

泰西何爲而富強以其有富強之學也泰西何爲而有富強之學以其有富強之政也然則中國而欲富強必須先立其政矣益智篇論富強之實但言爲學而不言立政是本末體用先後緩急之未能明也富強之政不立則雖有富強之學將安用之外篇各論俱是外本內末之言識者自辨

## 遊學篇辯

遊學篇謂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雖臆斷之詞而爲勉人遊學起見亦無庸辯然學者非徒學也蓋志於用也今之遊學十餘年西學既通西藝亦熟者未嘗乏人而茍非捐納夤緣則國家從無授以司權

之任者回視絕不通西學之人猶得以庸庸而膺重寄雖日勸遊學恐遊學者愈疎耳

設學篇辯

爲學之法在乎興起不在乎脅從泰西凡幼童不入學堂則罪及其父母脅之至矣而民無怨者以教子之功官司力任教育既成國家分用從無棄才也中國未明其事而設學篇之論乃急欲設學堂萬間緩急失調雖善亦惡夫我國家苟能取現在西學已成之士授以厚祿高官則興感者深發憤者衆官府雖不設西學民間亦必設之觀於向日之八股私塾可見矣立言者何不反求實濟而徒欲博其虛名也哉且西學有人而不用

則學堂雖設而何爲乃竟謂宜以善堂祠堂甚至以寺觀爲之其言曰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云云嗚呼其言若此其爲政豈復有公平之望哉使佛道兩家耳食其言疑彼教之不行乃爲外國教所蹙之故由妬生爭由爭生殺則中國必亂索地索償作設學篇者何以處置且猶引北魏李唐故事以證其廢僧寺之說爲可行不知此以兼學西文爲公事則彼之慈悲渡世者獨非公事乎不平而已何得爲公誦經讀史而不求之於情理其不爲書所累者幾希

學制篇辯

學制篇歷敘東西洋學教法學法謂宜取以爲式是正今學之當然可勿置辯然泰西各大國學費每年常一二萬萬或二三萬萬圓其民籍之數僅中國十之一耳移其制於中國則中國每年學費宜在十餘萬萬圓之數泰西之費其中雖薄有官款然官款無非出之自民今觀中國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資否卽使出以極廉省其幾倍亦須數萬萬圓然則欲變學法宜先變政法矣

廣譯篇辯

醫宗金鑑人多有之而良醫實鮮武備韜鈐人多閱之而良將

闕如豈以能讀其書能記其說卽謂能於其學哉學焉而未思思焉而未習猶未學也況僅得其書而所得之書又僅爲譯本也哉中國譯萬國公法在日本之前乃中東之役日人知公法之用而中國則否日人得公法之益而中國則無者爲與不爲之分也欲爲則雖無其書不失其意不欲則書雖滿架心亦茫然廣譯篇但言譯而不言爲意謂苟得其書則他人之伎倆我已知之是亦足矣以此爲學不亦傎乎

閱報篇辯

中國之弊政雖在平民亦多知之在官者豈有不知之理無如或則知而不言如王安石之吝於改過或則知而故犯如武三

思之笑駡由人或且變羞成怒如秦趙高之偶語棄市此中國日報館雖設而非藉洋人之保護斷不敢效直言敢諫之風也西人詆訾中國比之醉人比之朽物在盱衡當世者聞之猶不過太息長嘆姑付之於無可如何若其分裂爭先之議則未有不聞而髮指者乃閱報篇竟謂此不足怒云云初讀之以爲其必有法以處此也既而淡焉既而寂焉未幾而封禁報館之令且下矣然後知吝於改過笑駡由人以及偶語棄市之風於今爲烈也

變法篇辯

中國宜變之法何法哉曰君民隔絕其法宜變官府蒙蔽其法

宜變誣罔人才其法宜變商務無權其法宜變衙門刑訊其法宜變理財失實其法宜變俸祿不稱其法宜變變隔絕則應設議員變蒙蔽則應行選舉變誣罔則應行實學變商務則應去官督變刑訊則應設陪員變理財則應核進支變俸祿則應行厚給此所謂變法也變法者非徒設各項機器廠之謂也機廠者皮毛耳已上各事則命脈也命脈不變而變皮毛宜其無濟也變法篇謂中國近年仿行西法者不可因其無效而棄之因又縷陳其故謂人顧其私故止爲身謀而無進境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

也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云云不知惟其皮毛是務故有此種種不諧若命脈一變則百病皆除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所至有開必先此之謂也毋以設機局卽謂之變法也夫命脈之事在作變法篇者未必不知而乃僅爲此皮毛之語公耶私耶於此可見

## 變科舉篇辯

詔旨特科歲舉講求經濟海內之士方以爲喜及讀勸學外篇變科舉一議則嗒然若喪旣而曰有是哉中國雖有願治之君亦必誤於庸臣之手哉夫經濟特科者意在救時以爲中國自

海禁大開以來垂五十年東敗西辱其咎皆坐於帖括空言宜別求人才以洗此恥乃今讀變科舉一首其名雖曰變也而其實仍不離乎八股經史仍不離乎一二三塲仍不離乎百人取一是不除舊習其弊愈滋耳西政西藝豈能以不識者妄厠主司令其言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闈中例準調書據書考校何難之有云云果爾則考其藏書可矣何必特科試士卽用主司足矣何必另取人才此種議論非精於八股者必不敢言

農工商學篇辯

荀卿謂儒不能知農工商之所知此本心之言也其言曰君子

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相高下視磽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此卽孔子所謂不如老農不如老圃之說何可鄙以爲不覩儒效哉若農工商學一篇集採時人農工商之說則是儒者竟無不能爲之事矣抑知其所能者止在勸說而已施之於事有濟者鮮

兵學篇辯

兵事爲儒學之至精斯言也竊未敢附會孔子曰軍旅之事未

之學孟孔曰善戰善陣大罪也然則孔孟之於儒皆不能至其精耶夫儒者之極功安在曰上則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使其民爲堯舜之民是也堯舜君民者無殺戮之謂也無殺戮者無兵事之謂也是儒學以無兵事爲至精今兵學篇乃謂儒學至精爲兵事何其與聖賢之道相反若是哉夫今天下各國尙力者多尙德者少則武備原不可弛然亦雖存神武不殺之心勿致蹈佳兵不祥之禍且兵法自有派別專門之學何可槪歸於儒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天下之利當與天下共之必不可獨攬其權者也獨攬其權則利不能溥利不能溥必不能大非惟利不能大而已也己不利人則人亦不利己此絜矩之道所好與之所惡勿施也中國國家未必有掊克其民之心而官府則事事有與民爭利之意夫鑛務之開成功非易日本煤鑛初開時數百家而今存者數十家著名者僅十餘家耳以日本之厚恤商民猶尚如是今中國凡初開鑛官府不問其得喪如何先索黑錢次抽鑛稅且捕役不設保護難期搬運艱辛舟車縛束鑛功之不成情形已可概見竊願作鑛學篇者先明鑛務不行之所以然毋徒論鑛務欲開之所當然

## 鐵路篇辯

鐵路之利無窮前於新政論議曾舉其要矣鐵路創於泰西各國倣行其精日進中國取他人功利大著之事而則傚之是爲最便獨惜勸學外篇鐵路一論止知泰西之道路靈通而不知泰西之心法感應耳泰西之於鐵路也倡建之人苟能成一公司則無論數十人或數人國家皆立行批準必無阻撓路之兩旁如其地係屬官荒則無論數里或數十里國家亦給與公司以爲產業工程浩大所集資本容或未足國家則爲之包備以底其成股份分息初辦之時或虞失望國家則爲之擔保以期民信此四者乃其心法之大凡也作鐵路篇者止知有官督商

辦不入洋股借取洋款以及抽取公款等事之可行如曩者新政始基之所辯而已如此則鐵路雖有萬般之利亦安能溥其利於中國之民哉甚矣心法之不講而皮毛之徒矜也

會通篇辯

天下之理一可散而爲萬萬亦可合而爲一然苟非推本以求而徒知逐末則未有能會而通之者也會通篇言西人化學即周禮之土化西人鐵路即大學之生財西人兵備即論語之教民即戎西人聽訟即呂刑之簡孚有衆凡舉十餘事皆如此類是所謂逐末也不知古人雖有其意未有其法雖有其法未見諸行雖見諸行未能傳至今時以爲今人之法守然則直謂無

是事可矣西人格致豈爲讀周禮化治絲枲而知西人輪行豈因讀大學爲之者疾非得論語之教民卽戎豈今之鎗炮鐵甲呂刑之簡孚有衆豈今之斷獄陪員悠謬枝梧適足以長驕傲之心而阻思齊之念若夫春秋卽是公法孔教合於耶穌自是推本之言會通篇又目之爲自擾斥爲眩惑狂易喪其所守不知公法卽是公論春秋非公論而何孔子以道自任道非出於天而何心法不明則歧途雜出故其言曰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知無其內安得有其外苟能治身心卽能應世事苟能應世事卽可知其能治身心身心世事一而二二而一也無實學之心爲能爲格致無富國之心爲

能爲鐵路無自強之心焉能爲兵備無持平之心焉能設陪員今止言學其外而不學其內此而名之曰會通何會之有何通之云

非弭兵篇辯

和可以守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以也此鬻熊子之言也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此張子

房之言也鬻熊爲文王之師開周家八百年之祚而其言獨重於和子房爲劉季之師創漢朝四百之基而其言惟知有道弭兵之說今縱不能行決無可非之理也孔子爲國能以禮讓孟子論戰不如人和豈有非人之弭兵者哉向戌之舉楚圍衷甲奚能藉口於今時今者中國之兵可謂弱而至於極矣若以弭兵爲愚而非之則是愚而好自用而已矣外國弭兵會謂同盟之國凡在會內者如兵事可斂則斂之一爲惜民生二爲惜國帑耳然會內會外若遇不得已之故未聞禁人之用兵也此亦大道之行時猶未可之故然事有其漸則美宜樂成故謂弭兵勿恃則可謂弭兵爲非則不可且其言曰海有戰艦五十艘陸

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閒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云云讀此殊令人憶甲午中東之役牙山決戰而後中國則大敗隨之者未必非任氣之輩成之也紂王悔不殺周文王武王以致天下之失王雱悔不斬司馬光程頤以致新法不行是皆不任理而任氣之所爲也當今之時宇內各國比權度德力敵勢均苟兵士之練軍火之數民心之向有一分之不能及人其敗即能預決若戰而曰必出是和局必無挽回之日也竊未聞血氣不平至於如此而能爲國者也且注而已至於孤猶曰不恤全

而僅賸其瓦猶曰不求細察其言使秉國鈞决非斯民之福也又曰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不同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卽如進口稅主人爲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止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云云則是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今試問釐金收法果能服外人之心使之允加進口稅否捕務之法果能保護西商使之就我約束否既曰通商則輪船無不准入之理今云止及海口不入內河果有何據且中國既不許其民自設內河輪船則洋船之來勢所必爾各國審案

皆奉行陪員公斷之例以示持平中國則但憑獨斷兼用酷刑
而且賄賂風行曲直莫辨華洋命案一重一輕者惟審於中國
衙門則然若審於外國衙門則不然也會審衙門所以獨設於
中國而他國無聞者爲壓止中國之毒刑枉法得賕忘公也蓋
西人以中國未知聽訟之方故耳不然豈其不憚煩若是凡此
數者皆於一國治法有未能明也一國治法猶未能明萬國公
法如何能曉此中國之所以不能與於萬國公會而外國不暇
與中國講公法也不知自責徒知責人中國自振之基何時可
望

非攻教篇辯

名異實同者但言其異而不言其同不可也有善可稱者僅言其非惡而不言其善不可也言其異而不言其同聞其說者必將黨同而伐異言其非惡而不言其善聞其說者或疑無益之可求以此解紛紛何能解以此勸化化必無成非攻教一篇凡勸人以勿焚毀教堂勿毆擊教士皆專爲目前利害而言至於孔子耶穌設教一則曰忠恕而已一則曰愛人如己一則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曰己之所欲必以施人道濟天下名異實同者以及救世教之入中國設學施醫譯文勸善救災恤難濟弱扶危見義必爲聞善必赴者則一概闕而不言遂令讀其論者知救世教中雖無挖目剖心之事而有異端害道之疑以

此而非人之攻人心何由而服哉或謂細讀勸學外篇非攻教一首但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全篇之意皆勸人以攻外教全篇之言又皆勸人以勿攻外教項莊舞劍其舞爲項羽其意則在沛公讀此然後知文人之筆亦果有此神理云斯言未免過苛然而立論之得失是非亦可見矣惟不以公而以私故雖四平八穩題目亦復任意軒輊使人讀之而不能安

綜觀勸學外篇各論其合於西法者不無一二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以內篇諸說蔽塞於中故也是故由其內篇諸說而觀則中國振興之機無由而冀雖然論必有其源說必有其本其所以顚倒錯亂或不自知其非者則以民權之理絕

未能明也今取其內篇正權一首節節辯之如左以知中外古今大同之道實具於此中國今者而欲施其挽救亦舍是更無別法之可從云爾

勸學編書後卷十七終

# 胡翼南全集卷十八

## 正權篇辯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天下之所謂亂者非必喋血戰鬥殺人如麻也外人欺陵將士畏葸大臣玩法學校不興工商不講卽所謂亂也而外人何以敢欺陵將士何以敢畏葸大臣何以敢玩法學校何以不能興工商何以不能講其故實由於民之無權民若有權則外人畏將士勇大臣法學校興工商利雖欲亂而不可得也是止亂者民權也今既知欺陵玩法等弊而又誣民權爲召亂豈中國必須受外人欺陵將士悞國大臣斁法學校荒廢工商窒塞安其

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方可謂之治耶

四犢可以伏一獅而犢心離則獅勝三獫可以搏一豹而獫意散則豹強外國之勢之所以雄者以四五千萬人合爲一人中國之勢之所以弱者以四萬萬人散爲一人也殷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是故君民合則國勢隆君民分則國勢去民權者合一國之君民上下而一其心者也今日合羣自振之議不可倡是欲拘中國爲夏末殷季之衰而不得復見文武成康之世也

夫權者非兵威之謂也非官勢之謂也權者謂所執以行天下之大經大法所持以定天下之至正至中者耳執持者必有其

物無以名之名之曰權而已矣
以大經大法之至正至中者而論則權者乃天之所爲非人之
所立也天既賦人以性命則必畀以顧此性命之權天既備人
以百物則必與以保其身家之權是故有以至正至中而行其
大經大法者民則衆志成城以爲之衞有不以至正至中而失
其大經大法者民則衆怒莫壓而爲之摧此非民之善惡不同
也民蓋自顧性命自保身家以無負上天所托之權然後爲是
已
討曰天討伐曰天伐秩曰天秩位曰天位一切之權皆本於天
然天不自爲也以其權付之於民而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天聰自民聰天明自民明加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天下之權惟民是主然民亦不自爲也選立君上以行其權是謂長民鄉選於村邑選於鄉郡選於邑國選於郡天下選於國是爲天子天子之去庶民遠矣然而天子之權得諸庶民故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也凡以能代民操其權也選於村者不善則一鄉廢之選於鄉者不善則一邑廢之選於邑者不善則一郡廢之選於郡者不善一則國廢之選於國者不善則天下廢之故曰失其民斯失天下也凡以不能代民操其權也堯舜三代之隆莫不由此泰西富強之本亦莫不由此今日無一益而有百害則是孔孟垂教之書可以焚外國持平之政可以反矣

中國民權之說堯舜三代無不率循雖其事不及今日泰西之昌明然其義則見於尙書古史自秦而後其理頓晦二千年於玆未能復矣苟其能復則中國國祚斷不至移於五洲天限之人夫民權之復首在設議院立議員今乃諉於中國士民不知環球之大勢不曉國家之經制不聞外國之立政立教製器治兵不知此數者皆非議院議員之事也議院議員之所知者惟務本節用之大經安上全下之大法以及如何而可以興利如何而可以除弊凡有益於地方者務求善策以使之行凡有害於人民者務必剔釐而使之去因時者在是制宜者在是其志首行於一鄉一邑次及於一縣一府至於環球之大勢非其所

須知也國家之經制非其所必守也外國政教兵器等事知之也可不知亦可皆非議員之責也議員之責在決其事之可行與否非在能督辦其事也一國之事正繁豈能責之於未學未習然其事之是否可行則雖未學未習而以情理揆之而切合於時勢地位人事則無有不得其至當而能決其可行不可行者此議員之所以可貴而亦人多能之者也據如正權篇之說以求議員則是欲以天下之事苛責在一人之身將自古今天下各國無一人堪爲議員者矣夫講地球自有地學之人講經制者自有律學之人至於興學立政練兵製器莫不各有專門學業之人以爲之奚能以議員越俎代庖哉中國以八股經史

取士凡誦讀四書五經涉獵諸史諸子者苟其科舉得雋卽以爲無不能之事由是水師統帶爲戰艦之隊之所寄者也而可以未聞駕駛之學士爲之陸戰督兵爲三軍之命之所托者也而可以偶讀兵書之文員爲之其廢敗公事貽悞國家是亦必然之數夫武侯儒者能將伐魏之師陸遜書生曾破攻吳之卒用人者豈有定論然而今非昔比也昔之敵在中國今之敵在外洋智力相若則倖勝可期智力不侔則敗徵立見今之動輒得咎由用非其人也用非其人者所習非所用也議院一開則用人之法必變無論科甲之士商賈之家皆得爲議員但須由民公舉無責備無求全而惟取其斷事公正忠愛君民聞善必

興行義必勇而已至於專責之事如練兵制器則分門選士用當其能自不必說故議院之法一行外國定當刮目揜回中國在此一舉猥曰將焉用之哉

然且謂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貲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云云此則未明議院之實利也天下之事籌款最重籌款之權在下議院而立法之權則上下議院均同此外國今法惟取於民權之重也其重民權者何則以款項無非出之於民故也然而籌款立法二者皆屬利國與民若非大致有違則亦必無相忤固不能以籌

款立法二者分別言之謂其爲嚴立兩院之界限也且所籌之
款出自民庶議員者不過代宣民隱至於科出籌項議員亦僅
按計派出一分耳非謂毀家紓難責在議員也是故外國令例
凡人衣食能自給者皆得舉議員近雖工作之流亦得應舉專
求才德之稱任不問財產之豐盈舉人之法愈覺公平矣吾願
作正權篇者勿妄譏他人之善政也夫議院之設所以宣上德
通下情使平日一政一令必歸於和非特爲大舉籌餉而設也
外政而有大舉籌餉其事多爲戰爭內政而有大舉籌餉其事
多爲興作戰爭者以理勝固也即不幸而疆埸之事勢非得已
亦必策其萬全乃可以戰夫策至萬全民未有不欲捐貲者也

不然勝負未卜則毋甯民之不願出貲以省其累至若興作之事如鐵路如輪船則是庶民謀生之要固無慮其不竭貲以赴者矣中東未戰已前中國政府於軍裝海防鐵路鑛務等事嘗欲從民借貸而終莫能爲者由官民不相信之故使議院之法彼時行之則豈有借自外洋之慮曩者先睡後醒論書後一篇力言中國須以公平爲政使民勿疑正爲此也是故議員者非必定屬富商亦非必定懷遠志也凡生於其處而與其地方有憂戚相關之心者皆足以爲之今如所云則是國家之設議員專爲歛財之故而歛財之故又如漢武帝之馳心域外黷武窮兵也者誠如所謂不如勿設人苟存一驕傲自賢之心則他人

雖有至善之政足以大致富强漸臻隆盛者若於己稍有不便亦必妄訾其短讀正權篇此即可見矣

中國有貲者可以營運有技者可以造機其理固然然謂本非官法所禁則又不然是蓋未知不禁之禁有甚於禁也往者羊城之水局長隄九龍之火車鐵路以及今日漢鎭之內河輪船所以不能舉辦者皆爲官禁使然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外人之來執政者招之而已向使君民不隔上下情通何至若是是故中國二千年之天日晦闇瑣尾流離而欲廓雲霧而睹青天奠宏規而淸海宇其惟開議院設議員乎夫道無頗而不平勢無往而不復他日外人之所以能入中國者以能公其政之故華

人之所以不能主中國者亦卽以不能公其政之故耳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人之所以敢行欺騙者或藉官權以爲恐嚇或倚官勢以爲護符故也苟民之等胥平則枉屈之情必少故藉招股以行其欺騙者名曰華官陋習可也今曰華商陋習不可也前於新政始基官督商辦一節論之詳矣今商立之公司其董事有不稱職若欲其告退者十人而六則此董事不得不辭官立之公司則雖十人而九亦不能罷之也卽此一端可明得失

華人之商於外洋者凡富豪通達之輩無不以忠信見重於人若金山若南洋諸埠固無論矣卽如香港華商其忠信之見賞

於西人者亦正不少諸家日報之言未必盡爲虛譽且華商之忠信不惟不減於洋商有時實比洋商而更勝合伙生意有閱十世而不散者乎貿遷折閱有雖傾產而不恤者乎情必察其久長人必觀於困阨是故英國銀行於華商交易最多者其大班之言曰吾視華商非各國之商可及也華商之口齒吾不以口齒視之而直以金珠寶鑽視之也英國爵臣於中國體察獨深者其箸論之言曰吾料中國必非居人之後者也其必居他國之後者以其官場之壞知之也其必不居他國之後者以其行商之好知之也官場之壞何謂謂其少忠少信也吾未聞失於忠信而不居人後者也行商之好何在在其以忠以信也吾

未聞能以忠信而猶居人後者也此種議論蓋統大局而言由此觀之他日中國之能信服外人維持全局者必在商民若華商聯合則其力足以顯作長城隱若敵國今乃誣之以欺騙謾之曰陋習毋乃舍其重而論其輕涉以私而失其實哉

騖財廢著之謀貿遷有無之事非盈則虧使必保其盈恐天下無此官無此權也卽使中國有此官權吾料中國之商亦必不願蓋以枉傾人家以償我失揆之情理毋乃不平今謂公司貲本不至無存者因有官權懲創之故然則公司生意之盈虧惟觀懲創之輕重如何可矣背理妄言不值一噱且貲本之所以不虧乃謂由商民怵於官府之懲創然則貲本在官無懲創之

可懼者其爲必虧無疑矣誠不料論之不通有如是者也
民之設官以備非常故械鬥之事官差彈壓分所當爲不然官
差之俸何爲而至此則各循其職無待於言者何與於議院議
員之事今謂無議院則官有此彈壓之權有議院則官無此權
是直不知議院爲何物而已既不知之不如勿論且今之官府
不惟於假冒招牌事未能杜絕卽強橫亦未能嚴禁刼掠亦鮮
所驅除而機器工廠種種製作民不敢竭力倡造者則以議院
未開民欲大授官司以嚴令之權而不可得故不設議院則民
無以興其業官亦無以見其才孰益孰損必有能辨之者
創立書院義學善堂者國家不惟不禁且予旌奬以此謂無須

設立議院議員是也然議院議員雖設其於學校善堂等事亦究有何害且一二人之捐貲其爲數必不能及千人萬人之鉅一二人之出力其爲繼必不能及千人萬人之長旌獎等事止及於一二人何如使之徧及於一鄉一邑一縣一府之爲愈也一二人者私也千人萬人鄉邑縣府公也善與人同可矣何爲必欲攬之以私英之本國爲地未及中國三省之廣每年學校之費約三萬萬元而其中由議員籌款者十居八九以此知爲善者須集衆力而其善始能久大也中國人心散失善舉難成正坐無議員之故不謂時至今日此理猶未能明其一二民權一復則官權必明民權愈增則官權愈衆其情如此其理

如此卽其勢亦如此而稽之天下各大國之所爲其效驗莫不如此今日民何必有權又曰若盡廢官權云云是直未知民權官權之別此篇竟無一節能通

國家用人豈能拘於一格亦豈必問其從何處學堂出身中國最重之缺如洋關等職最要之任如練兵等官非皆以洋人爲之耶又何嘗計及其人非由中國國家所設之學堂讀書者耶外國之人不計中國之人則必須計之豈理也哉信斯言也是用人者非以其才也以其由某學堂而來可也私意之存必無通論

饘廩非學人之志也學者所志上則爲國爲民下則爲身爲家

使志在餼廩則其學之成就如何不問可知矣華人之學於外國者歲費數千金卽學於香港者亦歲費數百金而非十年不爲功否亦須六七年是豈爲餼廩而來耶學在於外猶不憚往學在於內胡甯不來今謂議院所設之學堂學成之材旣無進身之階又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云云眞乃夢夢之言不然則是國家之於議院互相牴牾常爲仇讐而已

君民本一體也上下本同心也自民權之理不明於是君民解體上下離心此由居於君民之中而名之爲官者未嘗於君民之際一探其源耳今讀其言曰議員者無機廠以製利械無船澳以造戰艦卽欲購諸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無國法以徵

抽軍需無官權以擔保洋債徒手烏合豈能一戰云云然後知作正權篇者恰如混沌未開乾坤未奠此非不讀書之咎也乃讀書而不能明理之咎也不明理而居高位其害非輕吾爲此懼是以辯之愈不容緩也練兵禦外國其事爲君事耶爲民事耶抑亦君民相爲之事也君民相爲者君爲民民亦爲君是君民相爲而終以爲國也外國凡鑄造鎗礮各大工廠製造鐵艦諸大船澳其主人不特能圖大富而且坐致大名襲爵封侯利賴勿替以其所作之物能護衛國家也惟其民權之理明故也中國則不然雖武生不能家置一鎗雖將軍不能多備利器使有機警富豪之民出而設機廠製利械創船澳造戰艦或以鉅

資購辦外洋之鎗礮火藥鐵甲戰船凡此所爲不特破家且干憲典除以此爲報効之外其人必不免於刑戮矣此無他民權之理不明故也惟民權之理不明故欲其明之而設議院議員以上爲君下爲民而終以爲國也乃爲君爲民爲國而猶曰無機廠無船澳非官物無國法無官權則是以未設議院已前之言而言諸既設議院之後也嘗謂君民相維之理稍有心得者猶作此言哉夫徒手烏合者亂賊也非議員也今天下各大國之能坐致富強者皆議員之力願毋以亂賊目之今者中國惟官權可設機廠製利械設船澳造戰艦購官物然試問設廠製械造船購物諸費出之自官乎抑出之自民乎且今者惟官權

可徵軍餉抽釐捐借洋債然試問軍餉釐捐之項以及清還洋債之資出之自官乎抑出之自民乎民爲邦本本固邦甯其謂之何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謂之何民亦無恙君亦無恙其謂之何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其謂之何孰輕孰重吾願作正權篇者一正其權也夫天下事必以出錢者爲主若錢則必須其人出之至其事之是非可否則其人無得過問是則自古至今普天之下所無之理也

民權之理不知所謂則亦已矣乃復謂民權爲亂階是直欲以一人之偏私齷齪而忘却天下之大道爲公也夫中國之所以不能雄強華民之所以無業可安　朝廷之所以不能維繫愚

民所以喜亂民所以作紀綱所以不行大亂所以四起市鎭所以刼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內所舉此數者皆惟中國之民失其權之故而外國將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踞占而有全局拱手屬他人之慮也若民權之理明議院之法立則中華雄強百姓興盛朝野一德上下同心愚民不敢喜亂民不敢作紀綱無不行大亂無由起市鎭無刼掠教堂無焚毁外人無不保護敵兵無能闖進而中國土宇固若金湯夫立言者有徵則信無徵則妄試舉今天下環球各國而觀惟問民之無權者其國能昌盛否又問民之有權者其國能衰敗否求其質實則不辯而知今反因外人非理要求之事中國　朝廷不能諉之於民

權不願以止其貪以此謂爲民權無用之證則是妄言耳夫中國平日既禁民權及至有事又欲以民權推諉是內則誣民外則欺敵詐僞之術其不能信服外人也宜矣

民權之國與民主之國畧異民權者其國之君仍世襲其位民主者其國之君由民選立以幾年爲期吾言民權者謂欲使中國之君世代相承踐天位於勿替非民主之國之謂也二百年前英國始大行民權之說既而若法若普若奧若瑞士若瑞典若那威若荷蘭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比利時若意大利若俄羅斯雖其政令寛猛不同實無一而非民權之國歐洲諸國民權之理未能大明者惟土耳其與希獵耳土耳其本秦時匈奴

希獵則拘守古學一則性很一則俗拘以故維新之事獨居各國之後然土耳其日卽於削希獵全倚外人近亦於民權之理頗明其端矣總之天下各國政教禁令不論如何而要不離乎民權民權愈盛則其國愈強民權稍衰則其國亦削此則近世之實在情形也然其君之位則繼繼承承未之或改日本維新之政必藉民權而始行是故由今日而論民權自不得以法國一時之事而混民權爲自立其君之說也民之於國苟其無君則已如有君而其君又非大無道則必以常得一君爲榮法國之爲民主者誠如所謂因暴君虐政舉國怨憤上下相攻而然夫虐政而至於憤攻者乃因其屢奪民權之故惟其屢奪民權

是以法國之民不得已而改爲民主此縱無殺戮之事亦非其民之所願爲也我　朝歷代之君行誼非過德澤有加惜格於官司而君民之情不能通達以故利不興害不革而實惠不流於百姓怨讟每積於編氓苟復民權而設議院則興利除弊雷厲風行遠至邇安君民愜洽誠中國之福也反謂之禍其說何居

讀其謂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衆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云云是亦未明議院之實功不知民權之實在也公論之發豈徒託諸空言衆情所趨必且見之行事論而不行是爲無權雖設議

院無益也論而必行是爲有權雖無議院亦可也王者必順民情自是中國歷古聖賢之篤論亦爲外國今日設立議院之大綱何可矯誣其實謂止許民有申其情之言不許民有行其言之權哉攬者自無而有之謂也民權者授之自天前言既已明之矣授之於天何得謂攬夫中國自三代而後所謂爭權奪權竊權攘權者其事亦至紛而無所極其禍亦至烈而無以加矣曰秦曰兩漢曰晉曰隋曰唐曰元曰宋曰明稱一統者八曰蜀漢曰東晉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曰南宋其爲偏安者十有二蜀漢時曰魏曰吳晉宋間曰二趙曰三秦曰五凉曰四燕曰成曰夏北朝曰後魏曰東魏西魏曰北

齊曰北周五代時曰吳曰南唐曰西蜀後蜀曰南漢北漢曰楚曰吳越曰閩曰南平兩宋時曰遼曰夏曰金其爲割據者三十有六核計二千餘年以來寇賊奸宄日尋干戈天下洶洶囂然不靖何莫非攬權者之所爲今使謂吾畏此攬權之禍因以攬權爲戒誰曰不宜而吾以爲議院若設必無此慮者何哉曰攬權之禍由不知權之主爲誰耳其主既明則何慮之有今人分所應得之物而欲求而得之者必其所欲得而未能得者也即曰得之而未能如願相償則亦容有未能已於得者然後出之以求求之不得然後出之以爭爭之不已然後出之以殺其始止欲殺一二人而其後乃至於殺數十數百數千數萬數十萬

數百萬至於千萬人而後已或仍未能已是殺人無算者乃攬權之結局也而其始皆由於權之不能均也權之不能平也而實皆由於民權之不能明也不均不平本之以不明而思欲獨攬之此天下之所以多災民物之所以不幸也民權之說一明則國家之所謂權者人皆有之人皆足之人亦孰有出而爭之者且爭之而至於殺人者哉有言必辯辯而至於合理則必聽也有行必察察而至於至當則必成也國君之所爲一如其民之所欲出也如是而猶不能安思欲妄逞者天下無此民也借曰有之天下之人亦必不與故知權之所在則民權之理明民權之理明則攬權之事絕若謂權必有攬之之人則攬之者亦

惟一君而已公司之設也其事如何辦法章程定於董事諸員而行其章程者則司理人司理人力不暇給則分任掌櫃等人以辦之此行店之常規也移之一國則董事者議員也司理者國君也掌櫃等職百官之任也董事舉於股東何異議員舉於民庶此理易曉奈何不思

至謂美國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爲患云云是又未知天下無無弊之法要視乎行法之何如也機事偶壞則輪船或因而沈淪鐵路偶乖則火車且爲之顚覆然而人必不以偶壞偶乖之故而廢輪船火車之制者則以其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也美國公舉之法雖有弊而其興盛之機大局實由於民主

此則天下共見不能或誣者也雖然欲其國之愈大而愈尊弊之愈久而愈盡而舉辦之初絕無窒礙者莫若國爲君主而獨重民權國爲君主獨重民權則是立國者以有君爲榮利民者以通商爲要也若是者今之英國其足爲中國之法哉

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書曰罔拂百姓以從己欲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皆中國古書童蒙即須成誦者也而人人有自主之權其義已昭然若揭何可目自主之理爲怪妄而謂出自外國之教之書哉苟以自主之理爲怪妄則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語孔子奚取焉孟子奚述焉

然且其說曰外國言上帝予人以性靈者謂人人各有智慮聰

明皆可有爲耳譯者竟釋爲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云云不知聰明智慮賦之於天而所以用其聰明智慮者其權則自主於人視者人之所能也而不欲視則不視聽者人之所能也而不欲聽則不聽上帝予人以性靈而使之大有可爲者惟其視所當視聽所當聽無勉強無縛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耳此而謂之有爲則眞有爲也今欲用人之聰明智慮而獨奪人自主之權乃飾詞曰可以有爲是何異烹搏兔之犬而譽之曰犬有聰明智慮者也可以搏兔餒得魚之鷺而稱之曰鷺有聰明智慮者也可以得魚然且其言曰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兵工商各有其律律師習之法

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云云以爲是固無大異於中國也不知中外之所以大爲不同者實由於此而外國之所以大善中國之所以大不善亦在於斯是必不可以混濁含糊而不明爲辨別也政府所令議員得駁議院所定朝廷得散此政府自有政府之權議院自有議院之權也政府之權非以議院之權較之則不知其平議院之權非以政府之權較之亦不知其平惟兩兩相較而其平出焉是即古之聖帝明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謂也且政府所令議院得駁者其駁之也非但騰其口說也果其不合則必不措之於行議院所定朝廷得散者其散之也非

謂竟廢其議也俟其斟酌盡善然後施之於事其孜孜然側重於民者是卽古之聖帝明王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也蓋嘗論之苟無民何有國苟無國何有君苟無議院何有朝廷是故庶民者國君之所先也議院者朝廷之所重也夫民之於君貴賤懸殊矣議院之於朝廷尊卑亦異矣然不有卑者奚以知其尊不有賤者奚以明其貴至於卑而能重之則尊者愈尊賤而能先之則貴者愈貴舜之德何以名之爲大德其道在於舍己從人禹之功何以名之爲大功其道由於絕無矜伐也天下之理有一人明明知其爲善及措之於事則又見其不然者天下之事有一人明明見其爲宜及施之於行則又見其不便者此非

事與理之無一是處也理非一人所能盡事非一人可能盡知力有未逮智有未逞也然則竭一人之力不如合衆人之力運一人之心不如合衆人之心是故不特未行之政固宜辨析精詳卽已行之政亦時有修明更正此日臻上理漸致休明之功也中國則不然每一令出事在必行雖主諫之官或有據理以爭亦未必盡明民隱王臣赫赫於上百官懔懔於下令典之頒輒至於僨事然後知其非及於無成然後悉其謬苟非大致不便必將苟且順從而陽奉陰違之事自此生假公濟私之弊由此出矣外國昭而中國聵其辨莫不由此豈可混而同之哉中國之法謂民不得違者是則然矣謂君不得違其誰則信夫

立法非難也難在於立法之善行法非難也難在於行法之善
中國立法行法權皆由君苟有不善何以能救
人人有權其國必興人人無權其國必廢此理如日月經天江
河行地古今不易遐邇無殊議院者合人人之權以爲興國之
用者也正權篇既不知民權之說因又謂人人無自主之權夫
自主之謂何謂哉蓋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
主此說也雖極至下愚之輩絕無學問之人亦斷斷乎不謂其
然一身而不能自主爲受縛之禽畜言之則可禽畜而非受縛
仍不能以此說加之也至於人之能自主其身則推而極之於
五大洲數十國二十萬萬之人無一不然今獨謂不然何其不

思之甚抑亦私意之深也昔者阿非利加有賣奴之俗南北花旗有禁奴之戰自賣奴者旣贖禁奴者旣勝六十年來天下無奴矣今天下無一人無自主之權矣雖然此猶謂爲奴風旣熄言之耳若其奴風正熾時而自主之權亦正無人或失夫奴者主之對也易主而奴其權安在不知身可奴心不可奴也心可以主其身身不可以主其心也凡屬爲人莫不各具志氣氣者體之充志者氣之帥也養其氣以持其志則其志氣可以貫日月而鑠古今而况區區一身哉是故富貴不能淫則人得自主其身而不失身於富貴矣貧賤不能移則人得自主其身而不失身於貧賤矣威武不能屈則人得自主其身而不失身於威

武矣易曰不有躬无攸利不有躬者無自主之權之謂也其利安在願得而聞

然且其言曰一闤之市必有司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無此俗云云不知雖市司盜長亦必其人於平權之義知之差勝羣衆故市以之爲司盜以之爲長耳苟其不然誰則奉之若家私其家鄉私其鄉是正自主之權而爲設立議院之根抵者也蓋由家鄉推而至於各國再推而極於五洲私之一念皆未盡

泯無容爲今天下諱也大道之行今猶未極天人大台之旨未可以旦夕期是故爲今日言則家不妨私其家鄉不妨私其鄉卽國亦不妨私其國人亦不妨私其人但能知人之私之未能一如己之私之未盡蠲如此則台人人之私以爲私於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各得其私者不得復以私名之也謂之公焉可也議院之設謂欲各得其私耳商之私在專利工之私在高價理則然矣至於士之私未必其爲坐食農之私未必其爲蠲租貧民之私未必其爲刼奪以是而謂爲其願未免於寃然正惟士農工商以及無業貧民各有其私而但能不以己之私奪人之私不爲人之私屈己之私則國家亦無患其不富弁無

憂其不強而天人大合之旨亦庶幾其可望人苟無情赤子何以既號而又笑心如可委大人何以後樂而先憂今異國遠人互市者乃涉重瀛而至布帛菽粟相資者不辭萬里而來所爲無非私也而以其自爲之私適以遂吾之私焉是有私勝於無私矣彼閉關自守岑寂自甘於世無緣於人無益是亦大負天地彌綸無外之心者矣若夫以子不從父弟不遵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等說而謂權必操之尊長則是未知權之用矣權之用者情理之謂也是故爲人父者所爲有合於情理其子固當順而從之即爲人子者所爲有合於情理其父亦當順而從之也而師之與弟夫之與婦貴之與賤強之與弱可以類推矣此

環球萬國自然之政生番蠻獠亦將必行反是則子有不必從其父弟有不必從其師婦有不必從其夫下有不必從其上者矣頑嚚之父而有溫恭之子流言之兄而有元聖之弟孌惑之夫而有守正之婦昏庸之主而有直亮之臣卑之於尊下之於上豈以柔媚爲事哉弑父與君雖具臣亦不可從枉尺直尋雖御者亦羞與比順逆之故向背之機惟情理是視焉耳奚能以尊卑貴賤爲哉甚矣欲立議院則人人自主之權其說愈不容以不講也

西語里勃而特謂猶言事事公道於衆有益其說似近之矣乃忽曰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也云云則又以中國僞學

俗學套語而失泰西之義矣夫里勃而特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義如一性曰天命則其爲善可知矣道曰率性則其爲自由可知矣是故凡爲善者純任自然之謂也凡爲惡者矯揉造作之謂也強暴必禦訟獄必平奸宄必除寃抑必白是使人得以率性也是自由也強暴不禦訟獄不平奸宄不除寃抑不白是使人不得率性也是不自由也泰西以自由爲顯忠遂良明罰敕法之謂今乃誣之爲蕩檢踰閑肆無忌憚之謂故雖知其爲事事公道於衆有益而又祇許之爲公論而非其爲自由不知天下之善不在乎能論而在乎能行伊古以來朝廷舉事大違公論者史不勝載焚書坑儒公論之所必不與者

也而秦始皇行之無民非賊公論之所必不然者也而隋煬帝行之事事公道於衆有益行之不得何爲自由晉與楚不同域也楚與魯不同方也晉之史曰乘楚之史曰檮杌魯之史曰春秋其名可謂大相逕庭矣而孟子斷之曰其義一也是故譯文者苟以至公之道行之而無秦越之見存則不難窺其義蘊若私心一勝則扞格必多予向譯干沙滑地付爲守經之黨譯里勃兒剌里爲達權之黨以議院議員不外此兩黨人而兩黨各有是處未可偏勝也里勃而特譯爲自由者自日本始雖未能盡西語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謂能舉其大由自由二字而譯爲民權者此必中國學士大夫讀日本所譯書者爲之其

以民權二字譯里勃而一語吾無閒然獨惜譯之者於中外之理未能參究其同閡之者或至誤猜其意如勸學篇正權一論竟謂民權者可以無官幷可以無君操縱予奪民皆可任情自恣也者此所以名則謂爲保國利民實則見爲誤國害民也見解失之毫釐禍福隔以千里今試將民權二字詳其一二如左以見中外之理無不同然而中國學士大夫之疑亦可以破矣國者何合君與民而言之也民人也君亦人也人人有好善惡惡之心卽人人有賞善罰惡之權然就一人之見而定則易涉私心就衆人之見而觀則每存公道是故以好善惡惡之心行賞善罰惡之權者莫若求之於衆民權者以衆得權之謂也如

以萬人之鄉而論則五千人以上所從之議爲有權五千人以下所從之議爲無權以中國四萬萬人而論則二萬萬人以上所從之議爲有權二萬萬人以下所從之議爲無權有權者必須行之無權者不能行也以國內一人而論則無論其人爲民者無權卽爲官者亦無權卽爲君者亦無權以國內大衆而論則無論君在其列者有權官在其列者有權卽君與官俱不在其列者亦有權凡以善善從長止問可之者否之者人數衆寡不問其身分之貴賤尊卑也此民權之大意也其所以爲此者則由於人人有自主之權之故而人人自主之權則不問其人所居之位何位所爲之事何事其輕重皆同不分軒輕故也自

主之權從何而起曰此由人與人相接而然也今人獨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則其人之權自若無庸名以自主之權矣惟出而與人遇參一己於羣儕之中而自主之權以出是自主者由衆主而得名者也衆主者謂不能違乎衆也人人有權又人人不能違乎衆其說何居曰權者利也益也人人皆欲爲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須有利益於衆人否則亦須無損害於衆人苟如是則爲人人之所悅而畀之以自主之權也人之畀我者如是則我之畀人亦必如是是卽忠恕之道挈矩之方也自主者必以衆爲務一事也受其利者百人受其害者十人則不能以十人之故阻其事而不行一說也沾其益者百人致

其損者十人則不能以十人之故撓其說而不恤惟其務雖從衆之理愈明則好善惡惡之心愈切故苟能衛國有不惜身家以爲之者此卽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也人之生於天地也必彼此相資而後利益始大是故有患疾病者人或見之雖其人素昧生平不關己事亦必欲其痊愈蓋以爲此人若不死必於我有利益也有欲自殺者官若知之雖其人自尋短見無害於人亦必科以罪刑蓋以爲此人之立心欲斬衆以利益也故曰人人自主之權其權由衆而成也由衆而成者卽人與人相處而得之謂也推而至於一國自主之權則此理愈明今使一國舟車杜絕與他國不相往還則其所謂自主

之權亦無從而見惟與各國往來交際互市通商而自主之權乃顯是故此國公使駐彼者不受彼國之約束彼國公使駐此者不向此國而稱臣戰務之開也不得以兩國仇讐之故而碍及諸邦和局之成也亦不得以兩國親暱之情而有害各國是其以衆主之權而成爲自主之權者一問而知不言可喩矣人生之代代無窮也天地之生生不已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人類之相遭無處無之也一鄉之內人人有自主之權則其俗淸一國之內人人有自主之權則其國甯環宇宙之內人人有自主之權則天下和平民權之說如此自主之權如此

是故中國之不能富強者由不明民權之故然則立強中禦外

之策而欲以忠義號召天下之心以　朝廷威靈合九洲之力以成天經地義之道而行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者其爲設議院立議員而復民權矣今乃謂民若有權則不能強中禦外持論之謬抑何與孔孟之心傳羣經之精義相反一至於斯也孔子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詩

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禮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發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由此觀之

爲國而欲以忠義號召天下決不能不設議院復民權而徒以空言爲之也夫中國雖自古不聞有議院之設如外國今法者然而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何莫非議院民權之眞諦強中禦外舍此奚能今正權一篇排擊外國議員不遺餘力是直謂唐虞之盛治不及秦隋之暴苛外國之富強不若中華之貧弱矣是故爲國之大道先在使人人知有自主之權此不特爲致治之宏規亦且爲天理之至當蓋各行其是是謂自主自主之權賦之於天君相無所加編氓亦無所損庸愚非不足聖智亦非有餘人若非作惡犯科則此權必無可奪之理也奪人自主之權者比之殺戮其人相去一閒耳是故今人犯罪除殺人案外

惟科以監禁之刑科以監禁之刑卽奪其自主之權之謂也監禁一月奪一月自主之權監禁一年奪一年自主之權十年者十年終身者終身吾不知中國之民何罪而奪其終身自主之權也夫罹此阨者豈惟中國之民哉卽中國之君亦然君者民之望也中國之君馭千餘萬方里之地撫數萬萬恆性之民方之地球各國衆庶則無其倫禮教則爲之祖而束縛馳驟不能行其所是一如庶民焉名曰深居九重實則情同幽禁吾不知中國之君何罪而奪其終身自主之權也乃今知之矣中國君民人人自主之權非靳之於彼蒼非削之於強隣實奪之於腐儒爲官者之僞學俗學

國家之設議員非爲却敵起見也用於平日使之興利除弊凡以爲地方之福而已今乃謂盜跖不能據邑是以大賊目議員矣謂田疇不能拒敵是以土豪目議員矣大賊土豪乃議員之所必禁者今以爲言則是除中國而外歐美各國抑何大賊土豪之多也妄言至此何解於天下各國通士之胡盧

至謂祖逖惟依晉而能禦石勒南渡用韓岳始能破遼金太行民勇惟劉錡用之而有須昌之捷關中義兵遇王師一敗而其衆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璘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云云則直不知國權之從何而得是舍民而言國也天下有無民之國哉天下苟無無民之國則

是國權即民權矣何爲出此讕言歷稽中國創業垂統之君併呑列國之主除弑逆簒奪之外凡其履至尊登大寶者所費財力無非得之自民今日是國權也非民權也無民而可謂之國非忘本而何論事而忘其本奚足與言夫仁者無敵於天下堯舜之仁至於不聞兵革可勿論矣若禹若湯若文若武何嘗有不勝之兵且仁者不獨有兵而用之無有不勝即無兵而用之亦斷無不勝昔者太王避敵而邑岐其民曰使吾民無怨無曠者此君也仁人也不可失也從者如歸而岐於是國焉衛文避敵而遷邢其民曰使吾民通商惠工者此君也仁人也不可失也結旅以從而邢於是亦國焉議院議員正今日以仁治國之

實事乃反譏之而必欲出之以暴抑何其嗜殺之深也曾亦思今天下民權之國雖一兵不蓄而各國亦無有攻伐之者哉目今小呂宋爲美國所勝而其土人民權一定美國亦降心相從於此可見矣西班牙平日待土人暴虐不畀以權此其所以失此一隅耳是故今中國雖爲外國所逼然苟能復民權以自衛實賢於百萬之師吾安得賢執政而與之言匡濟哉

然且謂曾文正所以成戡定之功者在募勇營造師船濟以國家餉需非在團練非在民權云云夫勇營師船之費以及餉需之項苟非取之於民則亦何由而至無本之言何堪一駁夫議員者非帶兵官之謂吾既言之矣然即不幸而至於戰而以

中國四萬萬人之衆一千五百縣之地爲議員者每縣出其團練之兵一千人已可得一百五十萬人若縣出二千人是常練之兵三百萬也設議員者有三百萬眞兵之衆不大愈於不設者竟無一眞兵可求乎是故設議院而復民權者乃鑄劍戟而興農洗甲兵而不用之法也獨奈何欲以僞學俗學敗之也

又謂凡遇有大政事　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作紳局公議一省有大事紳民達於院司道府或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何必襲議院之名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云云夫議員所司非必大政大事也地方之利弊錢穀之收

支預籌來歲之應供考核政教之得失事必求實言必求詳議主於行行主於善無委曲無扞格無觀望無隱情無瞻狥無賄托意茍在是任人折駁其理若絀敬謝不敏其理若勝必底於成議員之職若此此其所以在縣則有補於縣在府則有補於府在省會朝廷則有補於省會朝廷也天下事耳聞者虛目見者確目見之事而以耳聞出之多一轉折事之成敗頓易矣中國廷臣會議則有忌諱之弊外吏局議則有迴護之弊院司道府則有隔涉之弊都察院則有臆見之弊京朝官則有嘹令之弊顛倒黑白播弄是非不惟無益於民彝之有害於國蓋其不能正誼明道而惟逞言是爭之故戊戌八月黨人之禍無非由

此而成今以爲如此便足何須議院議員苟於斯世有心未必肯爲此語昔沈幼丹謂中國如欲振興則鐵路之開必不能免然不可使中國鐵路開之自我云讀正權篇議院之設今非其時之句阻塞風氣如出一口夫今之中國貧弱極矣外侮日亟內訌滋深思欲挽回而匡救之者惟有大張民權之說同好惡使人得盡其言布公平使民得共其利民志定則反側靖民心結則外患消此實眼前急務也今曰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必俟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不知外國初設議院時其議員豈必先讀外國之書深知洋務之人哉繹斯言也何異於明知勤儉所以致富貴乃謂貧賤者曰爾未可爲勤儉也必俟富

貴既至方可爲之明知耕織所以爲飽煖乃謂飢寒者曰爾未可爲耕織也必俟飽煖無憂方可爲之也試問似此之言果屬通論否緩急不分後先倒置豈有他哉論之不能公而已論之不能公者由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而已惟其不能平理近情順道公量是以質其所學則孔孟要旨徒負虛名大相違背考其所行則鐵政等事耗財千萬終少成功而使中國儒學可羞洋務裹足爲外洋各國所指笑臣時之士心滋惜之竊欲獻一計焉以代解此辱再四思維仍不外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八字進

讀其正權一首然後知勸學一書內外各論見解謬妄首尾

乖方靡不由此或謂張公勸學雖多讜言保國之心要自可
諒且今者國家多故時事艱虞大吏焦勞日不暇給勸學二
十四首安知非其門下士所爲何不爲張公恕曰辯者辯其
保國之不能非謂保國爲不合也使由其言而見諸行則禍
國殃民指日可見聞其書已刋印數萬部由政府分發十八
省以爲士子循習謂非張公之筆不可是其聾瞽人心翳障
風氣害將不淺昔曾襲侯劼剛偶爲中國已醒之論中國則
大敗隨之中東戰後不堪再挫矣今之辯所以比曾論爲尤
詳也若保國之心則人所同然何辯之有夫中國之所以不
保者由官祿不稱理財非法裁制無方用人失實利源不開

商務不恤聽訟不平捕衞不設也海禁既除而後　朝廷雖講求時務惟空言徒託以故實效全無曩曾指陳實濟謂俸祿必酌以豐盈而一切衙門經費皆國家支理如此則人無他營官方整肅矣國課必設法清理而一切進支數目皆登列報章如此則欺僞不作財用裕如矣冗員必調爲有用凡疲輭不勝任者皆賙卹歸田如此則同寅協洽濟以和衷矣用人必以實藝凡各科目考試得雋者不限額主試者必眞才必稱職而後辦公有憑照方能行世如此則藝事日進不患無才矣裕國必開其源而鐵路礦務等事由民自立公司勿用官員督辦招股無分畛域洋款由民擔當如此則惠及

百姓足以作忠矣內外盡爲通商凡外國教師商旅聽其傳道任其遊行貿易不拘居處不禁如此芥蒂胥捐遠人悅服矣訟獄必以其情宜免刑訊而重質劑設陪員以憑公斷如此則寃抑必伸人戴其德矣閭閻必爲保護宜設捕役以警兇頑嚴巡邏以防草竊如此則地方清肅民安其居矣此皆着實易行功效立見者也乃泄沓依然委靡尤甚起而視其在上者則仰屋興嗟計臣有支絀之慮其在下者則盡室而去富民爲適彼之思政散民流國將何保瓜分之說英雖從長計議未便允行然若中國紀綱終墮不能與英深相結納協力維持則鹿失中原逐之者衆英雖強盛豈能止各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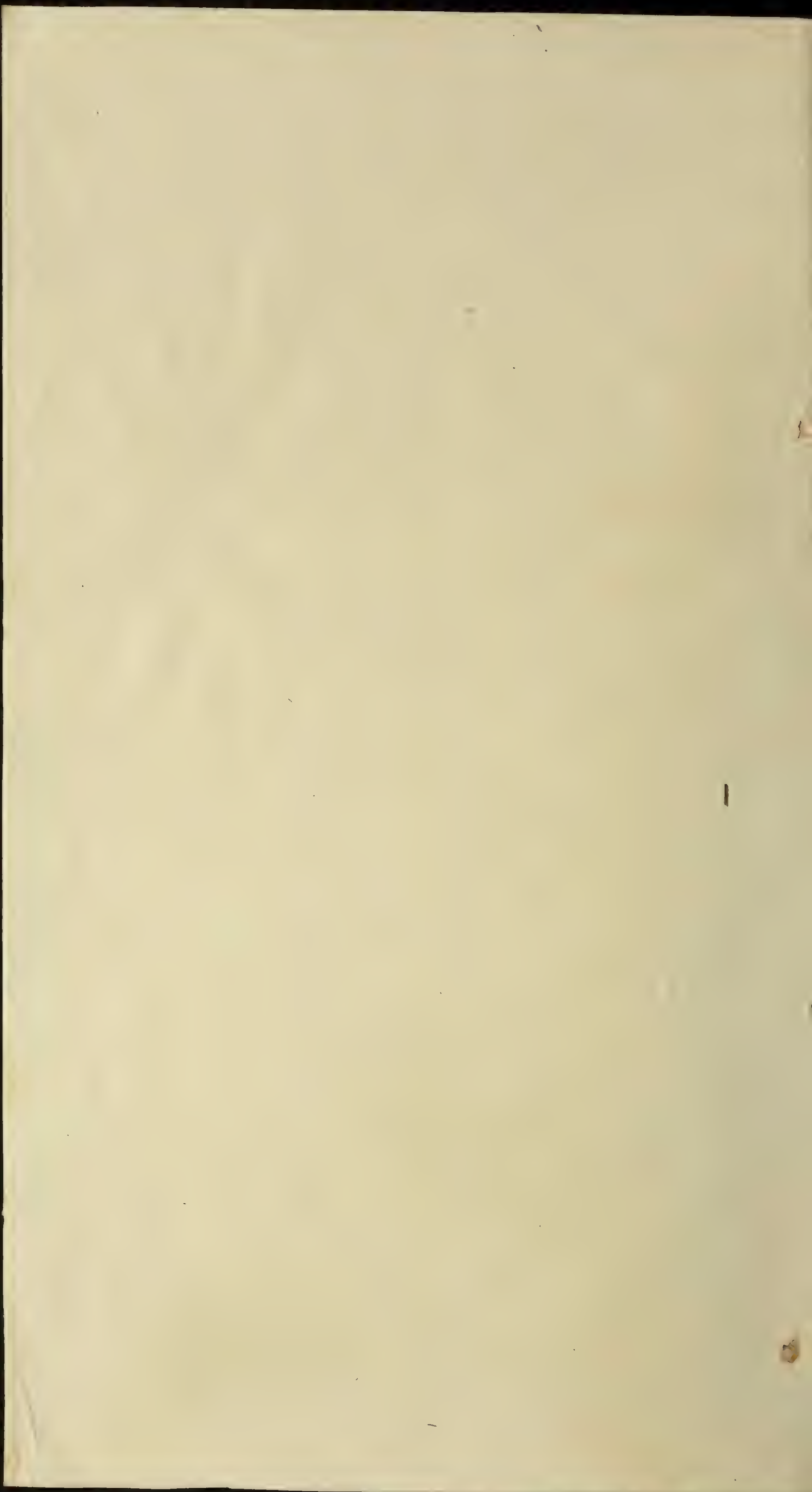
爭既不能止其爭必將自顧其利四分五裂勢所必然況今者鐵路礦產利權多屬他人利權既屬他人則民心必將外向民心苟一外向土地亦將與俱是瓜分實事今已舉行矣夫割據之行失土字者君王失爵秩者官府至於士民則未嘗有所失者也然而食毛踐土之倫如有隱憂不能自慰者則以堂堂五千年立國之中華至今日竟不能以自治彼數萬里重瀛隔閡之人其始之來不過僅借立足之區以爲貿易乃爲時未幾我則稱臣僕而乞逮帡幪殷士膚敏祼將於京讀之有餘痛焉夫拘墟之見化之何難乃蔽痼自深牢不可破是既無以對天帝之公謂其厚泰西而薄中土又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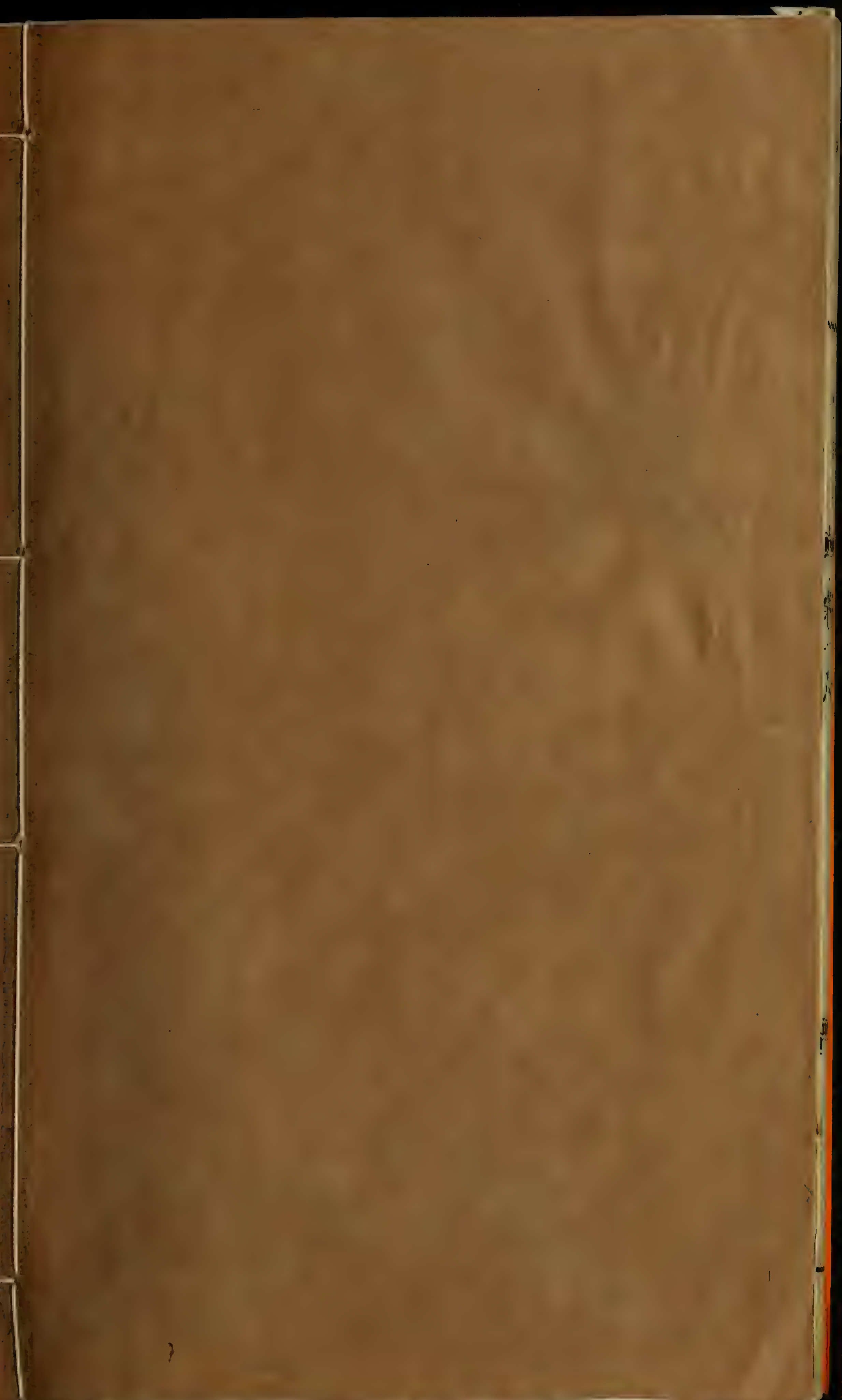
慰祖宗之魄嘆其無肖子而乏之賢孫此保國之心非直爲公室之謀實且有切膚之慘者也天下有大恥大辱而不可以告人並不能以自白者則惟己非不若人而必爲人所制是也欲免其制何道之從曰仍在行新政而已新政之行其道有五一曰名義二曰貫通三曰程功四曰虛己五曰性眞圖新者必舍舊外攘者必內修此名義之說也已詳於曾論書後本心法爲治術斯綱舉而目張此貫通之說也已詳於新政論議握其要而圖之使衆效而立見此程功之說也已詳於新政始基謙者其益斯受滿則其損必招此虛己之說也已詳於康說書後純任吾之自然不假人之勉強此性眞之

說也已詳於新政安行信能行此五者於中國新政其庶幾矣雖然猶有進天下之事以此例彼者宜於此未必其宜於彼天下之理以己律人者合於己未必其合於人故雖有公正之心亦必博採廣諮而事理之至當始出是議院宜設也行善而有德色以爲非我莫能則雖善而人弗悅弗悅者善不能成行善而與人同以爲因人之力則善舉而人必信必信者善無不濟故雖有至善之法亦必使人肩任而善量乃能無窮是民權宜復也議院民權者此篇之大旨也夫曾論辯矣而當道者知過不改聞善不興敗壞其中粉飾其外日本是以有甲午之師新政論議所由作也論議作矣而秉鈞

者惑於人言忽分畛域以爲獨利英國不利各國獨利漢人不利滿人游說者務爲植黨實乏主張以爲得其言卽能得其意得其意卽能行其事嫌疑舛錯終不果行德人是以有膠州之據新政始基以及康說書後所由作也乃政府則反以爲忌諱士人則或以爲未然行事乖張大道不識此政變之禍以成黨人之誅以起而新政安行之所以不能不作也然而終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勸學篇尤莫若勸學篇正權一首則此篇之所以愈不能不作也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正月

勸學編書後卷十八終





# 胡翼南先生全集

八

卷十九至卷二十二

新政變通



# 胡翼南全集卷十九

## 新政變通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曩所著曾論書後新政論議新政始基康說書後新政安行以及勸學篇書後前後凡六種謬爲同人所許擬彙印爲一部而名之曰新政眞詮因復爲此篇附之於後以明新政之終於必行而勿慮其不行使閱之者得以興起爲之者毋託空言則中國之幸乎然非徒中國之幸也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孟冬之月

撥亂反治之計起衰振敝之謀扶中拒外之方濟世安民之法

皆所謂新政也而凡善知識工心計具血性愛國家者莫不心知其意而欲見之於行然一爲推其所欲爲之心行其所欲爲之事充義至盡如願相償而以平理近情順道公量而觀猶復竊竊然憂之以謂似此之爲不惟不能以撥亂反治而轉足以興亂累治不惟不能以起衰振敝而轉足以重衰加敝不惟不能以扶中拒外而轉足以軋中招外不惟不能以濟世安民而轉足以誤世危民者無他焉謂其處心積慮是己非人者不以公而以私見地所周襟期所到者不以神而以迹耳新政之於中國也如濟川之舟楫如大旱之雲霓如飢渴之壺飧如倒懸之解結固人人所共期而必欲得之者也然而今之朝廷欲撥

亂反治而無自欲起衰振敝而無從欲扶中拒外而無由欲濟世安民而不可豈袞袞諸公紛紛甲第者竟無有善知識工心計具血性愛國家之人入乎其中居乎其列哉耳目鼻口未之或異心思智慮莫不同然以出作入息之儔猶知盜賊公行之非政則身膺民社者可知矣踐土食毛之族猶知孱王軟國之爲羞則職掌鈞衡者可知矣隱居疎逖之士猶知姚石亂華之爲恥則股肱心腹之臣可知矣井閭世守之夫猶知田園不保之爲辱則玉璽金甌之主可知矣然其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則微特身入局中經歷其苦者信其爲然卽身處局外徒作旁觀者亦信其然微特躁釋矜平寬柔以教者確見爲然

即激昂慷慨奮不顧身者亦見其然蓋其處無能爲之地遇無能爲之人値無能爲之時當無能爲之勢則雖有至能之人而其不能也正如計數之有比例焉一反一正必不能混反以爲正如行船之有方針焉一南一北必不能向北以求南是非不解計數不識行船也機杼一錯經緯全非斗柄旣移程途盡失顧乃謂彼所不能者此必能之人所不能者己獨能之則是以私而非以公也舍公言私蔑以濟矣故必視己猶人物我無閒設身處境易地而觀以察其是非以斷其可否然後足以言新政且新之云者非徒變之謂乃變而之於善之謂也非徒變而之於善之謂乃變於善而求其更善之謂也善之事無窮期而

新即與之爲無窮期善之量無止境而新即與之爲無止境本自強不息之心爲日進無疆之益夫然後能自立不敗並駕齊驅乃今之欲行新政者祇知逐末未解探源夫僅以外國之內政爲法迨吾既得其法焉而外國之內政又變矣新矣吾則瞠乎其後而吾之內政猶然其舊矣僅以外國之外交爲法迨吾既得其法焉而外國之外交又變矣新矣吾又瞠乎其後而吾外交之法猶然其舊矣鑄礮造艦兵法陣圖格物製械興農通商無一不然蓋吾之志僅期其至於是而人之志必不止於是則吾縱北面以師傾心嚮往終不能不俯首帖耳仰其鼻息焉俯首帖耳以仰鼻息則所存乎我之爲獨立者鮮矣獨立既鮮

其具而欲與六七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而狡然思啓環伺而來者爭勝於無勢可乘之中乞憐於爐火沸湯之下不戞戞乎其難哉摹其迹而畧其神其效必至於此故必體認入微思及究竟不惟其法惟其意不惟其意惟其心不惟其心惟其性不惟其性惟其量有越王嘗蓼之志而其志祇思伸之於己不思伸之於人也有衞文興國之願而其願但求洽愜於中不求表暴於外也窺其爲則韜光而養晦考其實則堅忍以圖功凡一切變所應變新所應新者不徒視其所當然而必察其所以然蓋視所當然者得當卽止察所以然者其知無涯也時時有進取之功事事有未足之慮然後足以行新

政雖然今之爲中國策維新者有數說焉不窮其說而指其非

人或未知乎歧途之不可走惟明其非而樹之的人乃曉然於

正道之本易行窮則變變則通仲尼之所以繫易孟子之所以

觀時也夫數說者何謂哉

一則曰今天下蓋列國爭衡之世也自輪船鐵路之製興五洲

雖遙月日可至無異合宇內之數十邦爲春秋之十五國焉而

強者崛起智者驟興更無異於戰國之七雄焉夫其崛起驟興

者彼固自謂文明之邦也然而強陵弱衆暴寡勇威怯智欺愚

或逆取而順守或遠交而近攻或聲東而擊西或欲擒而先縱

或預謀於二三十年之前或決計於事機偶值之日或欲戰而

先作弭兵之說或要索而猶爲勿奪之名迹其所爲仍不外於
爭地爭城殘民以逞者耳中國積弱之稱已成痼疾委靡之習
未易驅除一交涉而百釁叢生一辯難而口衆我寡一行政而
有名無實一號令而陽奉陰違誅之則不可勝誅欲罷又不能
竟罷卽鹿無虞前禽已失亡羊之牧顧犬無踪訟則終凶無動
爲大此其時乎夫利在者衆必趨德齊者事必類故外人之攘
奪我地其揆原有同情中國若與之戰雖曰主客位異衆寡形
殊實無異於以一敵八且器之堅瑕兵之整散人心之向背軍
費之絀贏度其德量其力按其勢切其情在我則勝少而敗多
在敵則勝多而敗少烏可以戰惟有練吾甲兵添吾拱衛以防

防家賊以靖內訌而已至於外人割地之事則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紆徐而與之委蛇款曲而善其調處勿輕絕亦勿輕許毋過舉亦無過情不卑不抗惟蔓惟支務在躭延其歲月消息其雄心待其事過情遷索地之國或內有非常或外遇轇轕則所索之地其事必乖其謀或阻而吾得乘其間而保全之否則即以地價贖還或僅作爲收租賃出如澳門上海以及各通商口岸故事是吾仍不失守土之利不受割地之名也此一說也而凡托於坐鎮雅俗者無不取此

二則曰外國之所以強者由於富外國之所以富者由於商葡萄牙西班牙是二國者昔以興商聞國勢頗振既而失其繼國

勢漸衰荷蘭國瑞典國那威國瑞士國雖亦興商然其強不足數者則以國小民寡其出商於外者非避碩鼠之貪卽懷蟀蟋之儉鮮卓犖大志超羣絕倫之才出於其間能顯作長城隱若敵國如百年前之印度公司者以故商旅雖頗可而國勢不能勃然若夫貿遷之宏貨殖之廣橫括六合幷吞八荒統古及今無與爲匹者惟英國矣美以英人立國土地新闢厥富自饒若法若日若德若俄若意皆有慕於英之阜物豐財思爲後起之傑者也故瓜分中國之謀不行則已行則此數國者必與於其間以中國十八省之民爲天下之至庶而十八省之地亦舟車之易通富饒之域捆載之鄉用物之多生財之衆宜在於是也

雖然商務之行水曰輪船陸曰鐵路商務之實生物者農製物者工農無所生足以困工工無所作亦以困農農工不講此外國之商所以興中國之商所以廢耳吾欲興商舍農工其奚事吾但聚精會神於農工可矣官祿不稱非所慮也理財非法非所慮也體制乖方非所慮也用人失實非所慮也訟獄不平非所慮也捕務廢弛非所慮也即使賄賂乾沒陋規三者並行仍非所慮則以似此之弊中國行之蓋千百年矣習與性成牢不可破一旦除之反以招怨惟與時俯仰從俗浮沈但使吾民於農工之餘衞社稷而執干戈黜異端以崇正學由是外人之商於中國者不過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以其所長易其所短而已

而吾嚴分畛域俗限華洋則中國之民仍爲吾之民即中國之土仍爲吾之土通商之事既不能大遂其願則瓜分之說或不至終底於成周末以文勝延其祚者二百餘年東漢以德稱綿其世者百數十載趙宋之季積弱極矣能理學昌明而南渡以還猶歷九世一百五十餘歲而國運始移彼其兵甲不修武備不設以愛克厥威者尚能如是况吾日簡軍實訓師旅尙韜略非弭兵以威克厥愛者使遲以日月謂能無振興之機哉此一說也而凡托於變不離宗者莫不取此

三則曰中國之不能自致維新而其勢岌岌於羣雄耸峙之間者由居高位握權要之人頑固鮮恥老耄無能視其民如己之

家奴視其國如己之私業欺君罔上乘便營私以至君民相違上下隔絕也故中國之執政一日不變其人則中國之新機一日不可得而冀夫在昔英國君聽於民之約法國民自立主之條一德既通屯豪頓闢遂以開世界光明之局者其始皆藉國內士夫之志劫奪其君平反其政壓力盡去厥功乃成然今我中國情事不同蓋主上英明實邁前古無如庸臣巨蠹充斥朝端盤踞津要馮道胡廣比比皆然一陽居上羣陰翳之雖有智者無能爲力故欲撥雲霧而睹靑天戢貪狼而除陰霾必須汰除老物引用新人至於凡諸改革實在無難蓋治國之經不外乎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致考工各節而已內政則方輿險要

外交則條約公法理財則稅則礦產經武則佈陣管駕格致則聲光化電考工則名物象數等事是也指事圖功殊異乎中華之古法然英文則有譯本法文德文亦有譯本日本之文實出中國譯本尤多窺其文則得其意得其意則能其事化裁盡善存乎其人一覽而知可勿深究但使諭旨風馳詔書雨下則一日而弛張百度一時而批發萬幾新法之行沛然可知其莫禦夫上致君下澤民吾儒之責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甲乙兩榜以及膠庠子矜類多治聞西法昭晰外情誰無膽肝盡扶宗社誰無敵愾盡計勤王誰無慈懷盡思救世誰無忠義盡念安民嗚呼我士我大夫濟濟有衆既爲民之彥曷不爲邦之光幸

當壯之年曷不圖名之立若聯爲一氣鳴鼓而攻使負乘致寇折鼎覆餗之人不得爲老馬之戀棧豆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否泰易位世運光昌矣婦孺有志尙不奪於三軍而況一命之士哉苟能熱血用事不矜小節不恤艱危不顧身家不愛性命以反正爲己任以成仁爲己擔其題則保國保教保種也其義則衞民養民教民也所宗則孔子也所本則六經也誠如是則人有同情事蔑不濟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其畀於人者知必有所在矣外國其如我何哉洋人其如我何哉此一說也而凡托於新進喜功者無不取此

四則曰今中國之不能自振將不免侵陵於敵國削奪於鄰邦

而等諸越裳漆齒之倫斐洲茸髮之族者此非國民之鄙塞實由政府之頑嚚耳一刑罰之施也洋人則從其輕華人則從其重是決獄之不平也而苛刻慘酷有非人類之所忍爲者此非朝廷之缺失而何一課稅之抽也入口則從其少出口反從其多是困商之拙計也而弱肉強食有非禮教之所忍出者此非官吏之作弊而何一人才之用也外國則必取其公中國則必取其私是邪正之不分也而非賄不行非親不與有非平情之所忍知者此非國法之委曲而何一政令之立也外國則聽諸國人中國則聽諸近習是好惡之拂人也而害理害事病國病民有非直道所忍容者此非體制之乖方而何由是黃鐘則委

棄也瓦釜則雷鳴也讒人則高張也賢士則無名也忠諫則誹謗也深計則妖言也通商則漢奸也睦鄰則賣國也見善而不肯爲知惡而不肯去此皆官府之媢嫉行欺奸貪保位志在誣民智屈民心者也然設非皇一身之聽不聰而視不明亦斷不至此此不過舉其大略而言若其顚倒黑白播弄是非使民性日漓而日薄民業日削而日朘國俗日趨而日靡國運日漸而日頹遂令四萬萬黃種之民神明之胄爲暫顧一人一姓之朝綱聽其肆然民上擅作威福之故終不免臣僕於強鄰奴隷於異國也者則是視伊古以來寰球萬國民之愚拙無過吾人也雖然今中國之民豈果甘爲四千年來之至愚者哉果甘爲天

下各國之至拙者哉夫不直則道不見今之欲直之者折獄必求其允而刑法從寬也釐稅必期其平而商賈必恤也用人必當其才而偏私悉化也聽政必以其理而措辦咸宜也凡舉百廢興百物和萬彙決萬幾皆以今宇內持平之法行之則無論中國之人心雲台響應卽外邦之公論亦鼓舞歡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兆民非一家之奴才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惟以道處之可矣彼夫宛虹去而長麗來望舒淪而曜靈出日月星辰尚有代謝而况拯吾民於水深火烈之中脫我族於巨軛重纒之下者能無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別哉此一說也而凡托於威武以逞者無不取此

五則曰中國之衰頹披靡斷難望其振興者非君上之咎亦非官司之咎其咎獨在於民耳咎在於民者何不明理之故也不明理者何不識字之故也不識字者何不讀書之故也不讀書者何其書難讀之故也天地玄黃有三年不能解者矣粤若稽古有五年不能辨者矣鄉曲之子目不識丁見有不平之事心雖不服然若其事爲鄉紳定議者亦必降心以從曰彼讀書識字猶以爲然吾何敢謂其不然見有橫逆之舉心不欲爲然若其情乃士夫倡首者亦將奮身直赴曰彼進身之士既以爲是豈猶或慮其不是由是百人之鄉識字者一人則百人聽命於一人矣千人之鄉識字者十人則千人聽命於十人矣萬人之

鄉識字者百人則萬人聽命於百人矣而此一人十人百人者將問以地球之大則茫然無以對也問以君民之理則茫然無以對也問以經國體野便程服物之事則茫然無以對也下而至於身理至於物質至於算數爲人生尋常日用切要之端者則時文之士經策之儒不惟不答而反詡詡然自命其立志之高以謂大人不親細事君子不可小知及叩以大事何若大受何若則彼必將應之曰爲事必須師古此傳說之言也祖法不容變更此程朱之論也傳說爲講學之祖程朱則談理之宗其言論必無差謬令中國之政令教化乃則古稱先而來治國家在是平天下在是參天地贊化育無不在是其高也無上其廣

也無涯所謂大事大受也康雍乾嘉累洽重熙靡不由是是蓋由周而漢由漢而宋考据精核辨晰毫芒非之無或可非是之無能更是者也夫學有高卑上下之不同德成而高藝成而卑道成而上器成而下而君子小人亦因茲而別矣然德高者誘或至道大者世難容體闊者跡多疏內詳者外必畧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億兆之都不能平以準日月含蝕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江海藏魚龍之孽方成潤物之功彼區區於一名一物一富一強者奚足以語精理之高深名言之奧妙哉然則今茲中國之多故乃氣運所使然非法令之不善氣運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居易以俟聖人處此胡甯不然設有不幸吾甯為李廣

之安於數奇不能爲李陵之甘於負漢吾甯爲文山之致命遂志不能爲危素之畏死圖存釁門酸子之言得毋類此而由此觀之則中國之不能變由民智之未能開而民智之不能開反由所讀之書之誤也是故心平中國志在新民者惟有將外國新理譯以華文授徒教習以濬民智民智既濬則雖欲壓之亦不能止其變矣昔周發弔民晦迹者十三載范蠡興越教養者二十年固無事急速爲也此一說也而凡托於忍而後濟德大爲容者無不取此

之數說者莫不各有其情幷具其理然察其質實非惟不能以行縱使能行且行之而能如其願亦禍重而福輕凶多而吉少

得不償失不如勿爲夫情理者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有以無情爲情者有以無理爲理者而欲求其眞必先求其似既已得其似則須於似之中察其似之果否焉而眞不眞乃見不然徒以其似而不加察則似而不似仍是非情以爲情非理以爲理而已其始失於幾微其終必成大咎人有欲至一兩途交切之處者乃愈行愈遠終無能至之期非不能至也其始蓋誤於平行並達之路以爲若是其似也於是行遇地球而其處終不可得則其焦勞況瘁之苦可知矣人有欲交一忠信誠篤之人者乃愈久愈疏終無可交之侶非無可交也其始蓋誤於不知可否之人以爲若是其似也於是交滿天下

而其人終不可求則其凶終隙末之虞可想矣似而不察其害可勝言哉篡賊也而下士謙恭叛黨也而獻城納款民賊也而侈談堯舜逆豎也而靜學沙門天下之誤人未有不由於似者孔子惡紫色之亂朱惡鄭聲之亂雅惡鄉愿之亂德惡利口之覆邦惟其似耳苟非以其似則黑白判然是非各別人知向背事辨從違既無害於人安所用吾惡夫字內盛衰之故兆民托命之原其事爲莫大之事也而安危利害之交呼吸存亡之頃其機又爲至微之機也事愈大則龐雜之說愈多機愈微則眞宰之存愈晦使非於似情之情探其至情似理之理抉其至理則蜉蝣之說雷同之言靑蠅亂視蛙曲亂聽不難反中國於

鴻濛草昧之秋或置斯民於殺伐兇殘之地而政終不可變新終不可期也今試於上各說一一辯之以明其情理之似是而非也然後參以至情至理之論所謂處於不敗之地立於無過之方者條而分之縷而晰之批其郤而導其窾運其樞而握其紐則中國維新之事庶幾如在目前如示掌上一舉而得瞬息而前矣夫自古至今天下各國凡成大事立大功者雖曰黽勉以圖而實莫不各有純任自然之勢故凡國祚之興莫不曰天意天意卽自然之謂也人皆知爭之爲爭以爲力大者勝權重者強而不知不爭之爭其力最大其權獨尊而其於事則無不成其於功則無不立也則此篇之所以作也已上各說辯之如

左亦以其未知至情至理之本出於自然云爾

天下之物有者有之無者無之自然之理也然有之非徒有之之謂也有之者必須用之必須守之用守缺一勢有不能腴地半郊原除所耕植者外不得謂之有此有之必須用之之說也黃金佈宇內除所韞藏者外不得謂之有此有之必須守之之說也樹藝勤矣而無守禦則其稼或爲他人之稼此用而不守不得謂之有之說也守藏充矣而一文不舍則其財必爲他人之財此守而不用不得謂之有之說也且用之而不能及人則用不能謂之用用而不能用則有非其有矣守之而不能却敵則守不能謂之守守而不能守則有非能有矣天下之物何嘗

有主何嘗無主而其終有不有不能以已得未得爲言要惟視其用之守之之法爲何如耳牛不食葷故其得肉也不用之亦不守之犬不食素故其得草也不用之亦不守之牛而得肉則其舉而畀之於犬者宜無間然犬而得草則其舉而畀之於牛者亦無間然然則凡人雖有其物而不用不守一遇他人要索則欣欣然取諸懷而與之者其爲所爲適所適豈有異乎牛之於肉犬之於草哉紅粉贈於佳人寶劍賜於俠士世豔其事人同其情使爲牛者响然顧其肉以防犬爲犬者嗥然顧其草以防牛則微特旁觀者見其用心之無謂即牛犬返問亦自笑其擾攘之無因而爲肉者亦必自欲歸於犬爲草者亦必自欲歸

於牛以期牛犬之甯靜而已亦樂得其所也今中國之土地人民無異於肉與草也而無政事以開地之利阜民之財則無異於牛之不能食肉犬之不能食草也牛不食肉則犬之口涎其肉者無惑乎狺狺欲噬犬不食草則牛之目視其草者無怪乎吽吽而犇是故輪船不能行則他人之行之者啣尾而來矣鐵路不能建則他人之建之者絡繹而起矣捕務不能設則他人之設之者得而自固矣人才不能用則他人之用之者反客爲主矣無一物非己先自棄然後人取之無一事非己先自廢然後人興之乃不自反其所以棄之廢之之爲而但咎人之所以取之興之之欲穹穹然恐人之果於取之果於興之也不亦傎

乎用吾人民之事求與外國同而復思所以勝之守吾土地之法求與外國埒而復思所以加之則吾之人民必不至爲外國所用吾之土地必不至爲外國所守也今乃不能令亦不受命是命令之不知也不能取亦不欲與是取與之不辨也不欲期其進而又欲其不退是進退之不解也不欲圖其存而但欲圖其不亡是存亡之不分也天下豈有不能令而不受命不能取而能不與不能進而能不退不能存而能不亡者哉則一之說不可行也通商遵平稅之條則外國之貿遷不能獨擅其美聽訟用大同之律則外國之決獄不能獨得其平制器尙心思之靈則外國之工藝不能獨見其巧立政行議員之法則外國之

君民不能獨覺其聯吾願坐鎮雅俗者之辨明得失也

天下之理有本焉有末焉有本中之本焉有末中之末焉混本以爲末不可也混末以爲本不可也且以本而視本之本是本亦末矣則混本以爲本之本亦不可也以末而視末之末是末亦本矣則混末以爲末之末亦不可也即以農工商賈而論農工本也商賈末也然農工商賈若無善政決不能興則農工雖謂之本仍須善政以爲本中之本而農工之事不過本中之末耳則混農工之政以爲農工之事不可也商賈雖謂之末仍有善政以爲末中之本而商賈之事實乃末中之末耳則混商賈之政以爲商賈之事不可也然則必有農工之政然後有農工

之事有農工之事然後有商賈之政有商賈之政然後有商賈之事而欲興商賈之事則先立商賈之善政欲立商賈之善政則先籌及農工之事欲興農工之事則先立農工之善政農工商賈四者順逆數之皆隔四層一政一事秩然而分農工之事與商賈之事不相侔農工之政與商賈之政不一致而司農工商賈之事者各有其人司農工商賈之政者亦各有其人不能混而爲一也華語曰司事者各司其事而禮以成英諺曰司職者各盡其職則兵必勝皆此之謂也謂其無越俎代庖無借端塞責也夫立政者君也行政者官也而爲其事者則民也農工商賈此民所爲之事而非君所立之政亦非官所行之政也

凡事有應爲不應爲之別應爲而不爲其責無可辭不應爲而爲之其咎無可逃而其應爲不應爲之別則視乎其人使君之與官舍農工商賈之政乃其所應爲者而不爲而取農工商賈之事乃其所不應爲者而爲之則凡厥庶民亦可舍農工商賈之事乃其所應爲者而不爲而取農工商賈之政乃其所不應爲者而爲之矣思出其位守失其防未有不敗者也曩者新政始基之作於官督商辦一節辯之頗詳然則君與官所應爲者亦惟是爲農工之善政使民自興其農工爲商賈之善政使民自興其商賈而已非可披蓑戴笠施斧運斤握算持籌爭時鬥智遑遑然而爲農工商賈之事汲汲然而與國內之民爭利也

雖然猶有說一國之務爲之身任力行者皆屬於民而其所爲則謂之事事者私事也一國之人爲之範圍約束者皆屬君上而其所爲則謂之政政者公事也私事者獨獨則非君上所能參公事者同同則爲庶民所可預此中國古帝王之例泰西今強國之例且可預名爲他日寰球各國之通例無好惡不與民同無憂樂不與民共者也自秦已降似此之例蔽晦者已二千餘年中國小民容有未曉然而此理之在人心目中其明白難昧直如晝夜之分之有經天之物焉一有指而點之者曰此日也所以名其爲晝此月也所以名其爲夜則凡屬爲人必無不解故謂國而無民權無異於謂天之無日月天無日月人必不

以天視天國無民權人必不以國視國矣故今朝廷苟欲保邦則君上須深明此意苟其奉公事公同之例以爲法則於立政行政之道思過半矣夫政之所謂善者無過於惠民惠民無過於阜財阜財無過於通商昔南風之琴必以阜民而成從欲之治輪臺之詔且以富民而勝遠畧之心時在今日則以明其商務爲上上之政矣然欲善其商政則非淸其賄賂止其乾沒革其陋規諸節不可欲革除諸節則非更正其官祿理財科舉用人刑罰捕役諸法不能至於農工商賈之事則非執政者之所宜爲蓋商政果善則商賈不待招而自盛商賈既盛則農工不待教而自興本治則末治理有斷然今欲逐末以求知其必蔑

能濟執干戈以衛社稷民豈若牛羊之可驅崇正學以黜異端理豈因口舌而能得則二之說不可行也官常立而庶事罔兼則仕無溺職之患闢門舉而洞觀民隱則人無抑屈之思闢市平而百貨流通則民無仰屋之歎警察嚴而萬民安業則家無寇盜之虞吾願變不離宗者之深求本末也

天下持身涉世之道不外忠與恕而已忠者盡己之謂也恕者及人之謂也能盡己則能及人不能及人卽不能盡己是故能忠則能恕能恕則能忠不恕則不忠不忠則不恕一貫之旨自不能誣而質而言之實不外乎知己知彼而知己知彼事本無難要惟一誠而已試以仕途而論今之爲師保作公卿履朝堂

當方面者其齠齔時毋亦若吾之口誦心維熟讀熟記於四書五經古文詩賦者乎其成童時毋亦若吾之爭妍鬥巧東塗西抹於一講六比五言八韻者乎其弱冠時毋亦若吾之研精殫思馳騁角逐於泮水棘闈瓊林雁塔者乎論輩雖分先後所學實同淵源方其誦詩也何嘗不知溫柔敦厚將美救惡其義與吾同者也方其讀書也何嘗不知知人安民治道之要其義與吾合者也方其治禮也何嘗不知尊尊親親治官治國其義雖吾無以加之者也方其治春秋也何嘗不知以明王道以誅亂賊其義雖吾或不能及者也若夫內聖外王之道著於孔子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傳至二程而彰明至朱子而

大備有明以來講章詁解無美不臻其義之明於中國而人無異辭家無異說也幾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凡在學人無或不同無或不由者矣彼其平居侃侃言志方謂設使斧柯可假誓當不負君不負民以不負國而不負所學及一旦爲政則負君矣負民矣負國矣至於所學竟頓忘其爲何事矣聖狂分於片念舜跖聚於一身豈孔門之士一行作吏前後必須判若兩人哉毋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是故賄賂者最壞公道也爲國而無公道雖有善政不足觀矣乾沒者最失忠厚也爲國而無忠厚雖有善教皆虛文矣陋規者最壞人心也爲國而壞人心雖有善法不能守矣然以今中國之制而爲中國之官其帷薄

不修廉隅不飾以及罷軟不勝任者無論矣就令秉正不阿者而爲之其能免於無賄之難乎忠信篤敬者而爲之其能免於上下其手乎激濁揚清者而爲之其能免於聊復爾爾乎然則中國維新之變其全體在於變法而非在於變人矣曩者新政安行之作於賄賂等事論之再三職此故也所以然者金土之質同而成器異者其責在陶冶之範模範以圓而欲令其器之方不可得也範以方而欲令其器之圓亦不可得也木料之質同而成物異者其責在大匠之繩墨繩以長而欲令其物之廣不可得也繩以廣而欲令其物之長亦不可得也今不責其所以然而但責其所當然是何異謂盌盂之不可以爲缸甕謂椅

桿之不可以爲桮棬哉觀其對待出以平心人我之同瞭然可見而或高言異衆矯語獨行惟餘地之不留思一網而打盡其事同於以暴易暴其情類於拒狼進狼則是不以誠而已蓋賢奸之殊人所同喻而其所以不爲賢而爲奸者則以制於舊法不得不然也故維新者要惟先變其法如厚祿等事使人能爲賢而不能爲奸今日變法變法矣乃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則其賢不肖之所由別者果安在哉是故今之官徒非不知維新也然而必不變者以謂一變則失其上欺下罔之權利耳今之鄉宦亦非不解維新也然而絕不變者亦謂一變則失其奔競鑽營之權利耳而托於變法以爲人須除舊黨必從新者又安

知其非欲獨攬官徒鄉宦之權利以爲己之權利使上欺下罔奔競鑽營之事移而易之將能於此而不能於彼也哉至於內政外交等事則須按時切勢隨步換形非紙上之談可以集事然若取他人之書以爲圭臬則須深知其意而辨其異同此事自須學有專門決非涉獵之可能得趙括多讀兵書而敗以亡國岳飛不言韜畧而戰必成功豈有他哉一則學其皮毛一則求其心法耳今西學之人不用而欲多設西學之堂商民之訴不聞而欲廣行招商之事此皆學皮毛而不求心法之謂也凡流覽譯本之書自以爲能得其解者推之於行勢必至此若夫天地之氣有正有不正則其辨昭然不能矯揉正氣者和氣也

不正者乖氣也和氣致祥則人以生乖氣致戾則人以殺士君子果秉正氣而生當常存一好生之心以還其正氣於天地縱未能登斯民於仁壽亦必宜脫斯世於兵凶彼爭地爭城率土地而食人肉而以能殺人爲正氣者曩嘗辯之詳矣則三說之不可行也倡尊王之議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尊王發保國之言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保國條惠民之政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惠民創利物之談者其說必使人能行其所以利物吾願新進喜功者之誠求忠恕也

新政變通卷十九終

## 新政變通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天下吉凶禍福之分不外順與逆而已從乎順者位雖凶亦化爲吉從乎逆者位雖吉亦化爲凶是故從乎順則福未至而可決其免於禍焉從乎逆則禍未至而可決以必失其福焉卓傑自命之士必以此爲迂腐之談而不知此理實達中外貫古今未之能易也以虞舜之賢帝位固可得而踐之也然而竭力耕田者則以竭力耕田乃舜之所事也至堯讓以位則是舜事外之事耳舜初無此心也以姬昌之德君位固可取而代之也然

而以服事殷者則以以服事殷乃昌之所事也至虞芮質成則是昌事外之事耳昌初無此意也此無他惟其順而不逆也若夫南巢之放湯之所爲似乎逆矣而若旱雲霓以徯我后則順而非逆牧野之誓近於逆矣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亦順而非逆向使無伐罪之責無弔民之任則商湯周發安在其不爲虞舜姬昌哉由此言之伊尹周公效乎順而去乎逆則身雖不有天下而比之有天下者尤覺其榮仲尼孟軻合乎順而殊乎逆則身雖異乎天子而較之爲天子者莫逾其盛是故順逆者無智愚無賢否皆當剖而辨之域而區之苟得其順雖愚亦智雖否亦賢苟流於逆雖智亦愚雖賢亦否也夫順逆之徵見於人

心之向背使德位不足以孚衆望財力不足以濟羣生在上非有罪惡貫盈之爲在下非有時日曷喪之嘆徒以覬覦神器謀動干戈則人各有心斷難收拾一朝竊發勢必至殺人如麻縱使納叛招攜逆取順守知人善任出以萬全而揆諸仁民愛物之心已不堪問或者謂事必有因然後有果故欲造果必先造因昔漢高辭亭長而起義明祖卜皇覺而興師皆數年之間卒能除呂秦之暴苛平元胡之虐政人無熱憤生不成名使坐視天下之滔滔徒任斯人之惘惘則眞人渡世其謂之何不知因必出於自然果必期於自熟以秦二世之兇殘枉法元順帝之荒淫棄民是其失位之因已造滅國之果應收使陳涉項梁無

揭竿之變士誠友諒無草竊之姦吾知咸陽雖雄卽三戶亦能報被欺之主塞下之衆雖百萬亦不能保出走之君也秦之亡乃其自亡元之滅亦其自滅漢高明祖不過因利乘便耳夫古來篝火神叢之技頭會箕斂之夫鐵槍銅馬之流王巢世充之類其同時舉事或數起或數十起或數百起其前後殺人或數萬或數十萬或數百萬而求其空拳得鹿赤手屠龍者二千年中止有漢高明祖是漢高明祖僥倖之極萬不能爲者也然就使其得如漢高明祖亦必殘害平民不可勝數然後能創帝基殺戮功臣悍然不恤然後能垂帝業是故自古以來十世亂而未聞一世治千人苦而未聞一人安想其間抱道之士濟世之

才世豈無人人豈無志然或遁焉而無迹或闇焉而不彰彼獨何心甘爲此衂毋亦以無心之泉一下山而或成波浪烹飪之火烈於澤必致燎原唐之李密明之廣孝深足爲戒以此知殿朶沈沈之歎宮花緩緩之思決不足以攖天民大人之心也或又謂中國積習相沿因循最𢿂自秦而漢自漢而唐自唐而宋自宋而明皆約閱五百年而秦之虐政至今未改其不能如外國之見異思遷聞善卽赴者正坐積習因循之故故中國之民惟無動則已動則必爲志士之所矜蓋動者或有發奮之機不動則決無振興之望也不知動必以善非善則不宜動善卽不殺人之謂也吾未聞謀殺人而可以爲善者也夫五胡雲擾六

代塵紛國祚奕棋民無甯宇可謂動矣而於人世何裨於人生何補然此猶曰雖動而未至於極也當明之季張獻忠李自成薰灼天下雕琢蒸民戮忠良殺無罪淫婦女掠貨財所過之處都邑邱墟生靈塗炭殘骸山積流血河成其始托於斬贓官收汙吏滅無耻絕貪夫其後且公然自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非常之變可謂動而至於極矣而其爲利於中國果何如也然此猶曰獻忠自成蓋祇知中國之凡易姓改命者多以殺人爲功而未知外國之凡更制變法者非必以殺人爲事也我　朝道咸之交若洪秀全者彼其人豈非以天地爲父母以萬民爲兄弟開天平等之說是其所宗議員平政之規是其

所熟者哉置僞都於南京建號太平天國抑何其酷摹西人之甚也乃考其起桂平掠永安沿揚子陷漢陽殘破六百城蹂躪十六省其屠城裂屍之慘目不忍視耳不忍聞至今父老猶覺言之而疾首痛心者大憝雖平而四十年來元氣不復民生愈困國用愈煩盜賊愈多風俗愈壞動而不善其害可知若夫康熙乾隆之朝既累洽而重熙自民豐而物阜其道正非無由蓋民必無殺身之患然後能專其意於謀生國必無寇賊之虞然後能盡其心於上理也至謂中國之變不能如外國之靈則亦有說英國之降君權爲民權其事成於達權守經之二黨然之二黨者初未嘗欲攬其君民之權也法國之易君主爲民主其

基始於和氏羅氏之著作然之二子者初未嘗欲使其身爲總統也合衆國之爲民主由華盛頓有不私天下之心英各屬之重民權由英國民有信能自治之志歷考泰西各國不論其爲民主爲議員皆視民志之從違不聞以戰爭從事而從違之易決則以大道之爲公也此泰西近世之大防也蓋其視一國猶一家一國之內起兵戎無異一家之中交相殺親親相殺是謂野蠻則四之說不可行也知酷刑之爲害而思所以省其刑則刑不患其不省知苛稅之爲虐而思所以平其稅則稅不患其不平知屈才之失算而思所以作其才則才不患其不作知偏聽之非法而思所以公其議則議不患其不公吾願威武以逞

者之熟思順逆也

今觀四說之辯則所謂坐鎮雅俗變不離宗經學以倡威武以遑者俱無能底於維新之績矣若夫五之說不區區於目前不亟亟於奏效不憒憒於敝政不懣懣於時艱黽勉以求獨深涵養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如海濱之居以待天下之清如草廬之伏以俟三顧之至如隋唐之際隱深山者天下之事但委諸左右生徒如德順之朝處骨肉者和睦之懷止求諸平心靜氣謂教不精則智慧不能開事不習則利害不能悉今以泰西新理以外國情形濬發其靈明而又假之以歲月使持滿而後發發而皆中節焉則新之必維豈復有可思議哉曰五之說必不可

行且不能行者大要有二一則緩急不分先後倒置也一則政教不辨體用皆淆也蓋凡人物之生必有貫注之氣故欲使其生生不已必須令其息息相通氣迫則擊相擊則相離氣慢則歇相歇則相絕淸與補不同功也而淸之中不可滅其補之事補之中不宜塞其淸之源和與戰不同用也而和之中不可失其戰之心戰之中不可棄其和之務若是者何哉恐其氣之擊於此者必至歇於彼而其歇於此者亦必擊於彼也已上諸說其辯之也皆懼其氣之相擊而相離惟此五之說其辯之也則獨懼其氣之相歇而相絕相絕之與相離其失一耳何以謂其緩急不分先後倒置哉請擬而比之以明吾辯今人有患渴者

一杯之水原可以止之而乃教其鑿井得泉有患飢者一盂之飯卽可以飽之而乃命其耕以待穫此緩急不分先後倒置之說也夫臨渴掘井井未成而渴者已枯矣臨飢種禾禾未刈而飢者已殍矣此緩急不分後先倒置必不可行且不能行之說也且緩急後先之辨豈惟辨其緩與急之不同後與先之各別而已哉必綜其緩急先後而辨其緩中之緩急中之急後中之後先中之先使緩緩急急先先後後皆有鱗次有接續無間斷無弛張夫然後緩急相生後先各得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中庸之理以明因應之功亦見何以言之中國維新之事須在此時疆土未分人心未散之日急爲亡羊補牢見兎顧犬之計庶幾

可以挽大局而壓狂瀾夫所謂分與散者非必如晉宋間之二趙三秦五涼四燕五代時之西蜀後蜀南漢北漢也鐵路輪船之權利歸於他人則其割據已在鐵路輪船而吾民之心亦以鐵路輪船之故散而之於彼矣礦務理財之權利歸於他人則其割據已在礦務理財而吾民之心亦以礦務理財之故散而之於彼矣而其尤甚竟不啻舉全國而與之者則命官授職之權利也苟亦歸於他人則其割據已在於命官授職割據而在命官授職則吾民之心必散而之於彼也豈猶有不敢爲不肯爲可勿爲能勿爲者哉勢苟至是雖有至善之法亦將無可如何此固不待智者而亦決矣今鐵路輪船理財礦務諸權利已

多爲外人之割據復日有所要求其勢將欲盡括而後已至於分職任官亦間有所要脅終不能止其違言其勢亦將包攬而後已邦家之杌隉國勢之顚危志士之吁嗟忠臣之扼腕無過於此時政令之無常百事之委靡盜賊之充斥民生之困窮無過於此時而中原之土或四裂而五分一統之邦將六王而七國臣僕奴隸恐伊戚之自貽帝迹皇輿懼聲靈之頓掃者亦無過於此時是則新政之行其在今日宜用兼人之力以圖加倍之功也乃持五之說者不謀新政之所以行轉恐新政之無人曉思以泰西新理啓迪民智夫華人之心而欲入以西理非先習西文不可欲習西文又非先習華文不可習華文者非五年

不爲功習西文者非五年亦不爲功是卽習文一事已阻十年文字旣通然後求其一二藝學此一二藝學者非專五年之志不能得旣得之矣非歷練五年仍不能精故華人欲名一二西藝其苦攻當需二十年苦攻出以二十年此其爲學之誠萬人中不能求其一二也且人必年在十餘歲時乃知矢志爲學是其學旣精時其行年當在三四十歲矣由是本所學所歷以教人又閱二十年則其爲師者年將六十夫年將六十則有日暮途遠之思輒爲顧己尋涯之計垂老而與謀家國幾聞巢許登庸少壯而淪落風塵未必蹇奚奏績然則出而用世者必在其徒不在其師矣而核其徒之出而用世則距此之時蓋四十年

就令所學所教俱用譯本不以西文而師若徒所省之時亦不過十年計其出而幹濟時猶隔今三十載也夫外國之圖謀中國有儳然之俟終日之勢若再俟以三十年則鐵路輪船之權利今時水陸尙未盡封者彼時則舟車盡奪矣理財礦務之權利今時府庫尙爲我守者彼時我或爲彼守矣行政用人之權利今時猶曰玉步未移天命未改者及至彼時竊恐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矣或且守府之君視同疣贅矣世之箴言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勢在則事有可爲勢失則事必無濟也維新之事欲遲以三十年是何異棄諸掌握而反求諸噬臍哉且學非易言也而欲以其學化天下則難之又難以學化天下必使其

學爲無人不知無人不聞異口同聲家喻戶曉而後可設使爲師者一人則其受業生徒十餘二十年相隨不間期至於成者從多而計不過十人此十人者如法教授又越十餘二十年合其所得仍不過百人以百人之學化四萬萬之人是猶黃河之水澄以寸膠車薪之火救以杯水也其不反爲四萬萬人所化者幾希矣夫所過之化所存之神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然此百人者政則非其所立也令則非其所頒也兵權非其所掌也國庫非其所司也尺地皆非其有也一民皆非其臣也徒以知人耳目所未經之事風俗所未行之端無權無勇而曰吾將持此學以維新中國也吾將以一人化四百萬人也微特於

理不通抑亦於數不順緩急不分後先倒置舉而行之究必至此且何以謂其政教不辨體用皆淆哉亦請擬而比之以決其疑人生之最要者首莫如食乃不與之粟而與之玉曰此和氏之璧價重連城者也人身之最苦者首莫如寒乃不與之衣而與之珠曰此惠王之珍光能照乘者也此政教不辨體用皆淆之謂也不與粟而與玉飢者不得以爲食不與衣而與珠凍者不得以禦寒此政教不辨體用皆淆必不可行且不能行之謂也夫政教體用亦正宜辨有政中之教有教中之政有體中之用有用中之體其中有相連有次第有別異有渾同若僅知其政自爲政教自爲教體自爲體用自爲用則仍與不知者等耳

國有教化然後有政治是教爲體政爲用也然國無政治亦必不能有教化則政又爲體教又爲用也且教化本所以扶政治亦所以善政治是政治者乃體中之體而教化則用外之用耳英國議院嘗有笑語至今傳爲美談議員一日相謂曰吾輩之得爲議員以行政於國中者所謂民之僕夫也而舉吾輩爲議員者則吾輩之主人也今僕夫多嘗學之徒而主人鮮爲學之士恥莫大焉於是廣立學校以有今日此可爲國有政治乃有教化之明徵矣英國議員今例凡入選者不求文學之深但求情理之熟至於平稅之法則多方譬喻立爲書說使學塾誦之編氓解之深悉默驗然後見之於行蓋恐教而未化則立政雖

善人猶或有違言也而英國今日商務之雄爲天下甲實由平稅之功此又足爲政治以教化而扶以教化而善之大驗矣是則政與教有錯綜爲先之殊有交相爲用之處而施之宜斟酌發之宜制裁體用秩然不容或紊紊之則格格不入而必無成故理必翻複辯難然後眞理始生事必質直指陳然後實事乃見中國之敝敝在以浮文相勝以浮文相勝則事僞情虛一遇持眞情實理而來者無不立見其敗夫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此事理之必然者也而不從其實則爲浮文今使讀書者無以謀生謂其猶有餘志以希求聖賢否使爲官者無以自養謂其猶有實心以忠愛君國否故必使讀書者足以謀生然

後人知向學使出仕者足以贍養然後人樂爲官然則欲以泰西之新理教人而使其潛心以往者當先行泰西之新政是故中國不行理財新政則理財新理無人學矣中國不行聽訟新政則聽訟新理無人學矣中國不行商務新政則商務新理無人學矣中國不行捕務新政則捕務新理無人學矣不行則不習不用則不貴不特使之自行束脩以上者人不肯爲卽令給以膏火貲其厮養如今國家大學堂西學堂等苟非得已亦不來遊虛文粉飾之爲決不足以掩至理眞情之實也蓋凡爲學者其志無非在於用世其志在用世者無非爲利己以利人也是故人之學不一也或學而爲聖智或學而爲名賢或學而爲

英雄或學而爲豪傑或學而爲烈士或學而爲任俠或學而爲法師或學而爲醫宗或學而爲書算或學而爲良工或學而爲商賈或學而爲樹藝或學而爲畜牧佃漁或學而爲傭役奔走或學而爲奇技淫巧或學而爲摩頂放踵所趨各有不同其志則同歸於利利之小而近者日用飲食利之大而遠者勢位名聲利之顯而見者靡麗紛華利之隱而藏者陰德及物物有萬號事有萬端得利則興失利則廢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博施濟衆舍己救人無非爲利從未聞有以不能爲利之事而能令人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日夜以求十年不倦者也八股聲韻之藝經策史論之文費時最多無裨實用古今幹大事立奇功建

良謀成至計者俱非由此而國中英俊無不於此問途則以貢舉用人功令所尙官爵祿秩多出其門明知無益猶必僥倖以圖者利之所在故也蓋舊政如是舊學亦必如是也今欲振興新學而不圖謀新政則是令人舍有利之舊學而爲無利之新學也是直以無利之事教人也不惟無利而已人生幼少之年歲月最爲有用不學無利之事必歸有利之途苟其數載差池必至終身悔恨一得一失其迹顯然况學之者一人不學者萬人則學之者其志灰爲之者一人不爲者萬人則爲之者其神索而欲其學之有成也勢必不能且不惟不成而已就令有成亦必中廢蓋實學之事同於醫道醫欲其精必須臨證實學欲

必須試行學而不行則有生吞活剝而不熟者矣行而或輟則有一暴十寒而成澀者矣搗紙以爲餐非不可以止餒也其如不消何搾油以爲飲非不同於流質也其如不化何編棉以爲衣非不可以取溫也其如不固何鑄鐵以爲刀非不可以一割也其如不利何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英諺曰學而不精反爲學累今西人實學中國未能倡行而潛修之士乃欲取所譯本誦讀而牢記之其不爲孟子所譏英諺所闢者蓋亦鮮矣政教不辨體用皆淆冒昧以從事必至是故欲新其學須新其政政如根本學如枝葉根本既立枝葉自生政如源泉學如流派源泉既開流派自遠一定之理不能或移或者謂泰西

政教苟能知其大畧亦足以警醒華人變化中國是又不知事不惟在知而在行學不惟在習而在用中外遠邇明效灼然今中國華人習知外國政教之大端者以百數十萬計然其於維新之事困焉莫能展其一日之長者由無所行之無所用之耳夫行程途者必以老馬問潮汐者必於漁夫謂其有所經歷也歐洲新政英國爲祖亞洲新政日本爲先其始雖選用明新之士以爲之倡而實則先行維新之政以爲之勸新學之理乃有進無退有成無虧蓋自選舉議員之政行然後人始矢志於讀書自權利獨擅之政行然後人始矢志於工藝自陪員判訟之政行然後人始矢志於公理自平稅均利之政行然後人始矢

志於商務海禁既開以來數十年間中國任用西人歲以千計彼其所用之西人非不知新政者也然而中國止用其汗力之勞不收其讜言之益中外之士知中國之宜變也於是行政用人內修外睦生財阜物通商惠工諸節非無昌言補闕敷衽而陳或以感朝廷之心或以動當道之聽而通人之論說日報之流傳立言雖未必盡合機宜所見亦未必盡窺底蘊然其欲裨大局志在維新則一也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維新之事襲外迹而亡內心竊虛名而鮮實際遂令篤志西學之士無所用其長不能行其志而百數十萬之人所謂知西國政教之大端者亦僅能托足於他邦無以謀生於中國舉其所學反而用之

西人中國棄之直如弁髦今者外患已深時事孔亟持平之政萬不容遲而大吏著書猶謂議院雖立奈無議員須再緩二十年以開民智乃可爲之此等謬論實足以貽害中國永斷新機者也不謂持五之說者猶惑其言而未之思也忍而後濟其如一忍則必不能濟德大惟容其如容之則反失其德何哉吾願持五之說者思之思之使緩急攸分先後順序政教辨晰體用不淆也民權之說曩嘗於勸學篇書後辯之詳矣今觀五之說似又遁民權爲民智欲使民權民智劃而爲二以謂民權雖無待於立民智則有待於開無他期在緩之而已期在悞之而已可怪可歎無過於斯不知智之說有二一則耳目所已及之智

一則耳目所未及之智耳目未及者雖聖人亦不能詳故必須學問耳目已及者雖庸愚亦能自解故無事研求今所用以治天下者亦惟常人耳目所及知之智而已人縱不讀書亦莫不知身家之宜保人縱不識字亦莫不知強暴之宜除人縱不博聞亦莫不知物產之宜興人縱不強記亦莫不知民生之宜遂尚何得以開其智爲辭哉民之智以及民智之用一明則維新之政當必燦然備陳秩然具舉矣茲爲反復推詳之如左

民智民權有別乎無別乎曰無別而有別有別而無別也民之所知謂之智民行其智謂之權智與權雖若判然而有知則有行有行實由於有知知與行相因而至卽權與智相輔而成故

曰有別而無別也智之生本之於天權之行歸之於人智與權雖爲一事而得於天者未必守之於人守於人者未必盡合於天人與天未能一致則權與智必至相乖故曰無別而有別也人有耳則有聽人有目則有視人有腦筋則有思慮此人各有智而謂之民智也人苟用其耳則聽之無不聰人苟用其目則視之無不明人苟用其腦筋則思之慮之無不通且達此人各有權以行其智而謂之民權也人無耳則爲聾人無目則爲瞽腦筋或壞則爲癲狂此人本無智而謂之民無智也人苟爲聾則雖聽必無所聞人苟爲瞽則雖視必無所見人苟爲癲狂則雖思之慮之愈覺其愚頑而妄動此人惟無智以故不宜有權

以成其不智而謂之民無權也審是則民智民權之辨昭然矣夫無耳無目且腦筋盡壞以至爲聾爲瞽爲癲狂遂令見之者欲其毋聽毋視毋思毋慮惟恐其愚頑而妄動也若而人者雖行遍全球踏徧五洲於二十萬萬人之中欲求其一不可得乃謂於中國獨得四萬萬人焉則必無之事也然而今中國之民於撥亂反治之計起衰振敝之謀扶中拒外之方濟世安民之法則確確乎若無聽焉確確乎若無明焉確確乎若無思慮焉豈其無耳無目而腦筋盡壞哉有而不用善而獨藏耳利器之藏於身也用之則揮指自如不用則束手待斃財貨之存於庫也用之則可以爲悅不用則同於困窮耳之於聽也目之於視

也腦筋之於思慮也用之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所到有開必先不用則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而已然則中國之無民非無民也無智也非無智也不用其智也不用民智則民失其權民失其權則國失其國何以知其然也國者君之國耶民之國耶葢君民相合而成之國也智者君之智耶民之智耶亦君民相維而有之智也君處乎上民處乎下故凡民之智須藉君以行然君者一人而已惟其爲一人故其於中國國內利益所沾者其數不過四萬萬分中之一分而已而民則沾其四萬萬分也以中國之民其數爲四萬萬人也凡人之生於其地者於其地之利權每添一口則應沾一分此天地

自然之公理也君不能爲兼人之食故亦不能沾兼人之分雖其威儀侍從服御起居有多倍於平人者然此不過餘外之費非天地生人平均利益之至情夫國事者公事也公事當以公理爲斷以公理爲斷則一人之爲數少四萬萬人之爲數多少必從多自然之勢故君之智無非民之智也者無論其國爲萬萬人之國莫與抗衡卽其國爲數萬人之國亦必能自立君之智而非民之智也者無論其國爲數萬人之國不能自保卽其國爲萬萬人之國亦難以圖存無他其理如此其數如此則其勢亦必隨之也是故君雖有莫大之功其功必由民智而始定君雖有不朽之績其績皆須民智而始成所以然者耳目腦筋

君民皆同而視聽思慮君民無異也此其理蓋自開闢以來君之名始立卽已如是迄至於今質之於天下各國亦莫不如是者也由此論之中國民智之開其先於泰西各國者蓋數千年則以中華立國早於泰西者已數千年也未有民則無智既有民則有智國未立則智不顯國既立則智必彰請畧言其概使凡爲中國策維新者勿復以民智未開爲疑中國相傳盤古氏之後起天皇氏至地皇氏凡四萬五千八百年厥後起五龍紀至禪通紀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餘歲而問其俗則但鶉居而鷇飲問其壽則且駕鶴而乘麟此無稽之言原不可信今考實理亦殊不然若夫實迹在人於今可見其事尙行於世其理莫

之能忘其物如參天之木而彼乃先立之本其法如重臺之宮而彼乃先置其基始之於窮鄉僻巷庸夫俗子未嘗視其道爲高放之於皇國京師碩士名流未嘗視其道爲下雖以孔子天縱之聖視之猶不敢言作而但言述以孟子之善辯能言視之亦不敢言創而止言因稱言至此亦足以破今日民智未開之說之惑矣帝德始於伏羲吾請首言之以明民智之用伏羲距今四千八百五十四年而考其在位百年之間卽能觀河圖而畫八卦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紀官職以命上相作書契以察萬民爲甲歷以定日月制嫁娶以別男女造琴瑟以成樂章孔子繫易稱之曰萬國咸甯夫曰萬國則其互相資

益之道必有可觀曰咸甯則其往來交際之情必有可紀是其制治之規實無異於今天下寰中之各國神農因之沿德紀官是謂德惟善政教民樹藝是謂政在養民猶復味草木之滋辨溫涼之性作方書以療疾病察水泉以知避趨使物效功能人無夭札則是今日格物致知之圭臬也猶復煑海爲鹽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是今日通商互市之濫觴也若夫因國事而極諫者雖批鱗逆耳不容殺爲苛政而來逃者雖顚連困阨必保全此則更爲今日公法常規之嚆矢也黃帝因之其時有暴虐而恣憑陵者則徵師於諸侯而成擒此卽今日之同盟聯衛也有蠶食而侵土地者則

晝野爲邦域以區分此卽今日之各守疆宇也至其制六書制八陣作器用作貨幣治內卽以治外利國無非利民則是舉凡今天下所謂內政之智外交之智理財之智經武之智格致之智考工之智無一不在其範圍無一不經其指點矣然伏羲神農黃帝此三君者其幹濟天下位育羣生必用似此之智而未嘗或用乎異此之智者其故何也曰此蓋人人所同具之智雖古皇無以加雖平民無所損者也同居儔類之中何可高言異衆共爲性命之事安能嬌語獨行三君者若曰此固爾百姓所各具之智亦卽吾一人所同有之智吾不過本人人之所欲爲者而爲之以還諸人人耳不然使民本無智如犬馬之不得與

人同如飛禽之不能與人類三君者乃爲之鑿開渾沌穿破鴻濛獨闢一靈府而以似此之智納入其中吾恐伏羲神農黃帝之道直如阮籍之嘯稽康之琴水沒鳶肩風吹馬耳時過即忘又安能延延綿綿耿耿款款傳至於今未嘗或墜故是伏羲氏作都於陳而陳都之外其爲伏羲者正多也神農氏長於姜水而姜水之外其爲神農者正多也黃帝氏生於壽丘而壽丘之外其爲黃帝者正多也三君皆中國人而中國之外其爲三君者亦正指不勝屈也以此知民之智無時無地而不有無時無地而不同家給人足無待於開者也而其智之用與不用則迥然不侔蓋用之則其國必富且強不用則其國必貧且弱用之

則其國必興而盛不用則其國必替而衰夫二帝三王中國之所謂最盛者也而堯則平章百姓以求民智昭明百姓以彰民智舜則闢門明目以通民智舍己從人以收民智其用民智可謂至矣至於大禹則曰罔咈百姓以從己欲是其兢兢然恐民智之或違也成湯則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其懍懍然恐民智之未達也武王則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其遑遑然奉民智爲帝天視民智如命脉不敢須臾離也帝王致治之由其道可想而見若夫堯之子嚚訟嚚訟者必不能從民智舜之子不肖不肖者必不能順民智堯舜及身而見宜其不能爲繼世之君至於夏之桀則以矯誣罔民智商之紂則以暴虐

而害民智周之厲王幽王則皆不恤民智不畏民智者也而滅國亦相隨屬帝王之後不能自保以至於亂而身敗名裂國破家亡者其道亦可得而知矣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始皇之世收二周滅六國廢封建置郡縣幷吞天下囊括四海使其鑒於二千四百年前歷代興亡之故而專以民智爲倘則後之二千四百年中徵特匈奴之敝漢劉石之亡晉突厥之困唐遼金之滅宋韃靼之蹙明爲中國所必無之事卽傳國之璽可以不移照心之鏡可以永在荆卿之劍可以不揮張良之椎可以不擊阿房之宮可以不焚臨潼之塚可以不掘東海之僊縱不可求而南面之王必不可拔誠如所願雖由一世以至於世世萬

世可也而無如始皇之爲人慙德既多私心更勝其所繼皆壟斷居奇之志其所用皆刑名法術之人以爲民智者最可恃亦最可危最可矜亦最可畏后我者在是讐我者亦在是歸我者在是背我者亦在是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虞舜之棄天下如敝屣伊尹之薄天子而不爲巢許之洗耳投淵叚泄之踰垣閉戶未必不由於此故以爲欲爲君易而爲臣亦不難者與其用民智不若不用民智與其民之有智不若民之無智於是銷鋒鐻以弱編氓焚詩書以愚黔首執棰柎以笞天下立峻法以制羣黎凡其所爲必期於誣民智困民智壓民智塞民智而後快者則始皇之心也不然始皇者耳亦猶乎人之耳目

亦猶乎人之目腦筋亦猶乎人之腦筋而何以其所視非人之所忍視其所聽非人之所忍聽其所思慮非人之所忍思慮淪天綱而汨法度敗人紀而賊民彝如狼虎之咆哮如洪水之氾濫如暴雹繁霜之殺草如螟螣蟊賊之害禾彼其播億兆蒼生如塵沙掃三王五帝如灰土陵轢天下橫絕萬古者必非無說以處之也雖然民智者生而自然顚撲不破愈誣則愈確愈困則愈舒愈塞則愈通愈壓則愈起變化夭矯若神龍然所爭者在屈伸之機耳吾獨惜始皇有貪愛天下之心而無保全天下之法也秦屈民智而漢伸之漢於是乎代秦漢屈民智而晉伸之晉於是乎代漢晉屈民智而隋伸之隋於是乎代晉唐之代

隋宋之代唐元之代宋明之代元莫不如是而且一統者屈民智而有畧能伸之者則縱不能升而爲帝王亦能降而爲霸主爲割據爲偏安而其爲霸主爲割據爲偏安者若能使民智有伸無屈則縱不能便爲帝王而其所創霸所割據所偏安者人猶將以正統目之不但此也韋布窮居斧柯莫假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彼其人固非帝王非霸主非割據非偏安者也而其周流傳道能以斯人是與爲歸立說著書惟以保民而王爲念則天下後世尊之者以爲帝王之才不足以盡其才帝王之德不足以盡其德而必以爲帝王之師焉其視霸主割據偏安有霄壤之別矣然則天下無偏安也無割據也無霸主也無帝王也

天下何所有所有者民智而已矣民智者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暫用之則暫效久用之則久效磅礴天地充塞宇宙轉移世運陶鑄鴻鈞皆民智也帝王者猶其餘事民所用以守此智者耳民用其智可無帝王既爲帝王須用民智此天下各國亘古不易之常經也顧自秦以來斯道蔽晦民之智或如漆室之無光或如抽薪之斷火既已苦於熾昌之無力而又蔽於警覺之無人縱或明焉而乍明則乍晤矣縱或行焉而乍行則乍止矣分崩則聽其分崩也民智之不用如故也離析則聽其離析也民智之不用如故也失位則聽其失位也民智之不用如故也滅國則聽其滅國也民智之不用如故也雖天崩地坼

井湮木刋而不知變計歷流離瑣尾炮烙凍餒而莫悉其非前
轍覆矣而後轍又復取其師於前轍昔人哀矣而今人又欲貽
其哀於後人百折不囘屢敗不厭其故何居曰一則壞於漢學
一則壞於宋學人莫不同具其聲也一自有學之者則齊楚各
殊其語物莫不各具其色也一自有染之者則朱緇頓改其觀
習染移人可不慎哉習染而至數千百年其能返本尋源湛然
不濁者蓋亦鮮矣三代之民皆直道漢學起而直道傾三代之
民皆自由宋學起而自由絕由今思之非漢學無以生宋學之
弊非宋學無以成漢學之凶漢學不忘宋學方盛民智不用斷
斷然矣徒歸其咎於八股帖括無當也夫所謂民智者不外直

道與自由二者而已直道者正也漢學則以纖緯而入於邪自由者眞也宋學則以矯揉而流於僞以纖緯而生矯揉則僞以邪興以矯揉而合纖緯則邪以僞立一邪百邪一僞百僞民雖有智何能用之夫漢宋二學豈無可取然不用民智則削奪民權削奪民權則國非其國國非其國則民非其民大旨既乖功不補過故今之世能明民智之用者卽仲尼之徒能斷漢宋之非者卽孟子之學夫吾何以謂漢宋之學敗壞民智哉古之所謂天子者蓋指得民心之人而言謂天心在民而若人之於民能先意承志如子之事其親者也此正理也漢學則參之以邪以爲天子者乃天命所歸非人謀之所能逆祇此一誤而陰陽

五行之說出焉災祥應兆之妄起焉由是赤熛怒白招拒熒惑含蚩尤旗怪怪誕誕昏迷天下茲不具述而但觀其於君民之際則已推斯人而入於亂風是故同爲人也而君則曰眞命民則曰顓蒙眞命之與顓蒙相去萬萬矣同爲人也而君則曰龍種民則曰蟻民龍種之與蟻民相去萬萬矣同爲人也而君則曰登其大寶民則曰辱在泥塗大寶之與泥塗相去萬萬矣同爲人也而君則曰玉食萬方民則曰免其凍餒玉食之與凍餒相去萬萬矣由是天子者兆民之主兆民者天子之奴主則聖奴則愚主則貴奴則賤主則尊奴則卑主則強奴則弱且非直聖愚貴賤尊卑強弱之分而已也天子之聖貴尊強去庶民之

愚賤卑弱蓋皆萬萬也然則天子者無有不智者也庶民者無能有智者也天子之言雖極無道庶民不得不從也庶民之言縱極有理天子可以不聽也是制也蓋肇於始皇而成於漢學始皇以威力行之漢學則以讖緯行之也然而邪矣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則愈求學古之人所以其德日新力求上進也此眞識也宋學則敗之以僞其言曰學何在在明其善善何在在復其初不知學固在於明善而明善必不宜於復初天地之初其名曰混沌混沌者淸濁未分也人物之初其名曰胚胎胚胎者形象未確也淸濁未分形象未確欲別善惡其道無從是明善者必由淸濁旣分形象旣確乃能明之也善旣明矣又不向

善而前求至其極乃反退求乎沌混胚胎之始信如斯言則是聲明文物可以不事也但返之於渾渾噩噩斯可矣顯微闡幽可以不爲也但還之於獉獉狉狉斯可矣學問之途豈有此理是故救荒無善策崇宋法者必目爲至言而不知思得其道則微獨一鄉一邑卽遙遠之邦亦無不可救之荒也治亂如斬絲專宋理者必稱爲確論而不知求得其故則微獨朝歌武城卽野蠻之地治亂亦無須用斬也西人比中國爲老年童子謂其開國雖古而立志未能蓋童子者所見不多所遊不遠一事也明知若者爲利若者爲害而其不敢已見直陳也則曰有父兄在一理也明知若者爲是若者爲非而其不敢率性而行也則

曰有師長在有詢以曷不言其所欲言者彼將曰父兄師長不過如是是亦足矣有責以曷不爲其所欲爲者彼將曰父兄師長未嘗如是是必當矣人云亦云未嘗獨斷一世如此世世如此一代如此代代如此故曰老年童子也然此猶未足以盡宋學之獘也蓋其始則善惡混淆終且以惡爲善故當無事之日則其言曰綠滿窗前草不除以謂愛其生意之滿而以爲善也當擾攘之秋則其言曰殺人卌萬心不動以謂得其淡定之懷而以爲善也不知窗前之草不除是直懶而已矣草縱不生於窗前豈無他處可生耶殺人而不動心是直忍而已矣殺人而忍至卌萬豈復有人心耶苟其推待草之心以待人則不特殺

之不可爲也卽肩撓目逃亦不可也苟其以殺人之心待草則不特耘於寙前可也卽盡薙草類亦可也善惡不明必至於此是故溺宋學者其人未必有勇而開口則曰殺未必有謀而開口則曰兵彼其心若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成措大之名也此理也蓋沿於漢學而會於宋學漢儒以讖緯行之宋儒則以矯揉合之也然而僞矣是故學漢學者君不殺民卽謂之恩民之死君乃其本分學宋學者但能窮餓卽是賢人苟欲有爲必非端士漬漸之久迷復之凶振起無人民智又焉得而復用

新政變通卷二十終

## 新政變通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難者曰民自有智無待於開是誠然矣然民人也君亦人也民有智豈君獨無智且君者國民之首也君爲國民之首則其於富強康樂之謀極深以思竭蹶以赴用力當必倍蓰什百於平人夫政令者上之好上好則下興條例者風之行風行則草偃其勢沛然莫之能禦故保國自強遂生阜物諸法苟其心精力果自必雷厲風馳然則爲君者亦自用其智可矣何必用民之智爲民者亦恃君之智可矣何必自負其智曰民智君亦智其

理固然卽謂君之智勝於民之智理亦宜然然以治國論則決宜用民之智不能用君之智此非獨謂一人之見識有窮億兆萬人之見識無窮一人之精神有限億兆萬人之精神無限而已也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者私也道心者公也公私之界差以毫釐利害之分謬以千里古稱大智專以能用民智而言而曠觀歷代之君用民之智則智不用民智則愚君之與民其智同而所以用其智者異民之用公君之用私也夫締造之君險阻備嘗艱難深歷民智一用國有可觀迨夫叔季之日頹靡之秋非無保民之法也然而保民不能者則以用君之智非用民之智以民之智必無此昏庸也非無自強之法也然而自

強不能者則以用君之智非用民之智以民之智必無此粃政也非無阜物遂生之法也然而阜物遂生不能者則以用君之智非用民之智以民之智必無此虛疏委靡也成敗利鈍之交竟若好惡攸殊是非倒置凡諸政務但覺出之自君則無公非私出之自民則無私非公方命虐民君實不能爲圭之者豈有他哉同一政也用君之智則其人獨獨則其事可欺用民之智則其人同同則其情莫掩耳且君者深居九重去民萬里民情不得而洞達民隱不得而料量聽言或廣則謂之信讒納諫或遲則謂之剛愎事而容忍則謂之仁柔正直無阿則謂之恩寡君之善或無當於民君之惡則必播於衆由君未嘗爲民無以

資其歷練民不能面君無以瀝其胸臆也難者又曰立國之初每用民智是亦然矣然其用民之智不過由於懲創已深使繼統之君身際艱難歷經磨折則過以凶而後悔愚以敗而始知心以困而能通慮以横而始密謂前此之所以不能保國自強遂生阜物者由不以民智爲智之故今而後乃以民智而爲之發憤爲雄勵精圖治思洗其恥痛改其非不以守成之法治天下獨以開基之法治天下聽言務廣雖謂之太濫而不恤也遇諫必思雖謂之剛愎而不計也小過不察大度是謀雖謂之仁柔而亦樂受也正直是與諂諛必懲雖謂之寡恩而亦不辯也民情雖不得而親見惟洞達之以心民隱雖未得而灼知惟料

量之以意以此更始何始不興以此維新何新不可然則爲君者特患不眞用其智耳苟其眞用何必取資於民爲民者特患不信其君智耳苟其能信奚庸自有其智曰君眞用智無異於民此說誠是卽謂君果用智猶勝於民其說亦無不是然以一國論則君之智不能眞用惟民之智爲能實行此非謂纘緒之君無令德之主中興之佐乏救世之臣也蓋敝法浸漬波靡旣深陋習澆風薰陶已久如盤根錯節如社鼠城狐輾轉相維互致聯絡結不解之緣成鑄就之局者正如草在原中火燒不盡波平水面風至又興夫明鏡無不照也而蒙之者多則鏡爲塵掩矣泉水無不淸也而溷之者衆則水以泥汙矣故雖以至仁

之君行至仁之政亦不能綿奕禩而逮千齡蓋爲之而無其助則爲不勝爲爲之而無其繼則爲猶未爲耳伊古以來盛衰迭換治亂循生遂令民風起而復頹民教進而復退閱歷數千年民智猶復混混濁濁同流合汙有類於洪荒之世者莫不由於君之自信與民之信君以爲能用其智可勿勞民也難者又曰民可樂成難與圖始是故祁寒暑雨祗解怨咨火猛水寬流言胥動王者奉天道以爲治如日月之無私弘濟艱難痌瘝在抱己飢己溺無怠無荒如是而已博施濟衆堯舜其難譽滿謗消仲尼猶歎是故春雨之沾足也農夫喜其潤澤遊子惡其泥濘秋月之高懸也燕會愛其光輝盜竊憎其朗照百其人者百其

面亦百其人者百其心必欲物物無違人人以濟將使世間罟擭絕而陷阱平斯民無怒哀而但喜樂也日亦不給今欲以民智而保國夫保國非民之職也非其職則智如無智矣以民智而自強夫強兵非民之責也非其責則智亦不智矣若夫阜物遂生則固民之所應爲者然國家未嘗禁其爲之也輪船則曰招商鐵路則曰合股銀行則曰公款礦務則曰民開而船政鐵政織局機局無一不欲與民同均其利而共得其財然民則觀望不前或且去之若浼阜物遂生之事導使之爲者猶尚如是豈僅聽其自爲者反能奮迅而前立見成效然則爲君者亦惟強民之智以從己之智可矣爲民者亦惟屈己之智以從君之

智可矣蓋肉食者謀謀則有自顧之心而必欲成其事切膚者痛痛則有求安之志而必欲去其凶不然君處於愚而獨讓民以智徼特進局外之人與參局中之苦爲不可爲而已也太阿倒持授人以柄神器不保自立無方天命靡常民嵒可畏竊恐君之舉無一事不錯君之位無一日能安矣曰君舉多錯君位難安皆不用民智之過非能用民智之過也君人者因勢利導鑑空衡平苟其樂用民智則其道爲不敗之道其事自無過舉之愆惟其不用民智則雖至善之法行之亦無其利雖至穩之位居之亦不能安且保國禦暴阜物遂生諸大節今斷斷以爲必須用民之智不能用君之智者豈徒謂理有確然事有至當

如捕盜者必須得盜之迹破敵者必須探敵之情琢玉者必須察玉之紋網魚者必須知魚之性設非身歷其境目見耳聞而徒參故事之相同或憑一己之億見則動輒得咎往必無功而已哉捕盜者既得盜之迹矣而有故縱其盜者則盜不可擒却敵者既探敵之情矣而有洩漏其情者則敵不可破琢玉者既察玉之紋矣而有不循其紋者則玉不可開網魚者既知魚之性矣而有潛移其網者則魚不可得君雖有至明之智而用之但疑其昧雖有至敏之智而用之不見其靈者則以君民之際隔於外而蔽於中也豐之蔀曰日中見斗睽之孤曰載鬼一車皆隔絕之謂也去萬里而決事未有能洞悉其情者也經百人

之傳言未有能不訛隻字者也况今之官規蓋明明示人不能爲忠者而必責之以忠今之國制蓋明明使人不能爲義者而仍望之以義是何異訪清廉於跖蹻求誠正於莽操夫民智之用分也非僭也用民之智智也非愚也人之竭力求財志在用之也苟在不用何故求財天之生民以智使之有用也智苟不用何須賦畀故曰分也非僭也食民之食者忠民之事樂民之樂者憂民之憂故曰智也非愚也是故用民之智以保身家則身家雖不能保民亦無怨用民之智以禦強暴則強暴雖不能禦民亦無怨用民之智以興物產遂民生而物產仍不能興民生仍不能遂民亦循循然必無所怨民惟有自怨其智之未周

爲已耳夫君舉之所以多過也君位之所以難安也由民之有所求也由民之有所求於君之智也所求爲無厭之請則君雖竭囊底之智亦不能塡所求爲窒礙之端則君雖傾珠圓之智亦不能濟況智之用宜於彼之時者未必宜於此之時宜於彼之地者未必宜於此之地宜於彼之人者未必宜於此之人宜於彼之事者未必宜於此之事然則本君之智而保國決無能保國者也本君之智而自強決無能自強者也本君之智而阜物遂生決無能阜物遂生者也是數者皆不能求而得之於君民則如何不怨民怨則腹誹興民怨則謗讟起民怨則天澤之定分不足以靜血氣之爭民怨則報復之私圖有時行於上下

之際大而揭竿斬木小而匕首鐵椎陽而受禪築臺陰而毒餅鴆酒古今來變起蕭牆禍生肘腋江湖滿地欃槍橫天在上者有命在何時之憂在下者有淪胥以亡之嘆疾惡者不與同中國高尚者誓勿近君王舉目創痍無處尋乾淨之土屈指縷數誰人見榮哀之君雖曰一治一亂其實有亂無治縱治亦不得謂之無亂者深思其故皆由用君智不用民智而民但怨君不怨己也天下事怨人者治之無方其究終至於殺怨己者操之自我其究必至能生今此之論非惟獨伸民權且欲使民之自怨而生於憂患也民能生於憂患則君之舉何尚有過君之位何尚難安是故苟用民智以保民而奸猶有不發伏猶有不擿

佞猶有不誅邪猶有不除者民弗與也蓋奸必發伏必摘佞必誅邪必除且發之摘之誅之除之務求其盡且絕者則民之智也不然民惟有精心果力以求其智苟用民智以禦暴而內猶有不修外猶有不攘莠猶有不去良猶有不安者民弗與也蓋內必修外必攘莠必去良必安且修之攘之去之安之務求其清以晰者則民之智也不然民惟有登明選公以集其智苟用民智以阜物而商猶有不興工猶有不惠農猶有不務礦猶有不開者民弗與也蓋商必興工必惠農必務礦必開且興之惠之務之開之必期其善益加善精益加精者則民之智也不然民惟有寢饋以思悉心考究以廣其智苟用民智以遂生而才

猶有不育德猶有不廸利猶有不均仁猶有不行者民弗與也蓋才必育德必廸利必均仁必行且育之廸之均之行之必期其逐日而新與時偕進者則民之智也不然民惟有窮理盡性而致於命以高其智民智之可用而可恃也如此是豈故爲尊民抑君之說而與俗學相牴牾哉蓋嘗驗之往古按之當今考之各國之興衰參之人心之至當而知凡忠愛君國者莫若用民智凡救濟斯人者亦莫若重民智也天下之物欲其廣大必須集衆天下之理欲其不紊必須持平巖巖者非崇山耶而察其何以成此巖巖之象也惟其不擇土壤之故汪汪者非洋海耶而察其何以得此汪汪之度也惟其不擇細流之故熊熊者

非火光耶而察其何以致此熊熊之燄也惟其積薪在上而不下之故滔滔者非流水耶而察其何以來此滔滔之勢也惟其澗底高卑而不一之故山擇土壤不成爲山海擇細流不成爲海薪抽則火殺水平則不流中國之地方一千三百萬里爲宇內之大邦人民四萬萬衆有奇爲寰球之至庶乃不用民智專用君智遂令此千百萬里者降而爲郡國降而爲鄉邑降而爲黑子彈丸此四萬萬人者散而爲支分散而爲派別散而爲匹夫匹婦是何異崇山以擇土壤之故而巖巖者析而爲邱陵析而爲原隰析而爲泥沙碎石洋海以擇細流之故而汪汪者變而爲蹄涔變而爲池沼變而爲眢井蒙泉可謂不知物之性者

矣而其不知理之宗也則尤甚人莫不好安樂而惡艱危愛生存而畏殺戮而有時但覺安樂爲不足思艱危轉若甚可幸生存爲不足慕殺戮反若成自然者雖其人之爲此念也或天性已漓或事成習慣或失於學問或誤於乖張然究其實未始非由有所迫於中然後發於外也楊廣曰殺得一民便減一賊李闖曰但有人肉何愁無糧此等議論豈非千古怪談廣持此念以故一次殺人六十萬而目未嘗跳闖存此念以故一生殺人數百萬而心未嘗動彼其以災殃爲樂以戕殺爲安比人命如蟻蟲視民生如草芥者微特揆厥初心不以爲然卽質諸究竟亦未必以爲然蓋斷斷乎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廣苟以殺人爲

尙何爲自顧頭顱闖苟以殄滅爲甘何不從容自盡以此知人如楊廣李闖亦可謂令人聞而齒冷見而唾罵者矣然其爲不道猶復迫不得已而後行所謂迫之者豈必刀鋸在前鈇鉞在後砧鑕在左鼎鑊在右然後爲跋扈爲跳梁爲進劍爲擲戟爲蛇矛之拔爲銀鷁之奔哉蓋凡人之動也莫不先由於氣氣不得已則發之以言言不得已則施之於事氣之緘最微氣之感最速氣之神極旺氣之力極雄毫末有忤方易途殊受制之深破敗斯大如羅經之線訛其杪忽則東瀛南洋位置頓改如汽船之機窒其竅隙則炸爆崩散銅鐵皆飛是故人第見玉弩驚天金芒耀野驛騷碧海麻起靑邱或瓦解土崩或龍蟠虎踞或

罵賊不輟或奮勇殺人而戴頭而來衷甲而赴宮門喋血高會舞刀者且紛紛也茫茫然如無心肝者然冥冥然如失魂魄者然而不知叩其實際則不外氣之不能平治火者平其氣則祝融不能爲災治水者平其氣則陽侯不能爲禍治人者平其氣則縱有寇賊奸宄頑梗僉壬終亦不能爲害而朝綱國祚必有磐石之安而無累卵之危夫所謂平其氣者無他焉不過能用民智而已所謂不能平其氣者亦無他焉不過不能用民智而已夫使用民之智有礙君國則舍此不務曷怪其然乃不惟無礙且於君之國大有裨於君之位大有保於君之祿大有加於君之名大有顯於此而猶斤斤然靳用民智是則可怪之甚者

矣夫不平者豈謂富貴勢位相去懸殊哉不平果僅在是吾知其必不爲患也何則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珍玩技巧喪身斧斤珠玉錦繡迷心鴆毒是其事止自謀之不臧非於人有所損嗜痂逐臭於衆何傷故爲君者苟有餘財足以供其揮霍則雖推一車之力至五百人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人亦不以貧富不平之故病之也苟其偏僻實無害於大公則雖金穴銅山以寵幸而見賜笑嚬目色不假借於平人人亦不以貴賤不平之故怨之也一陰一陽大易明道原之在而離宮別館乃三十六矣半絲半縷格言念物力之艱而

錦帳氍毹乃四十餘里矣然豐儉由人嗜好各別此皆不足以動人不平之氣者爲其於己無與焉故也若夫身家之保強暴之禦民生之遂物產之興則是人人切身之事而爲人人之所得言不聽其言則民之氣結矣不平矣然使謂其言之未善而不聽焉猶有可說乃不惟不聽其言而并使之不得言則民之氣屈矣決乎不平矣使民言弗恤清議有誅者果能保國自強遂生阜物則天下有道庶民弗議所謂屈結祇屬頑民而無如身家則不能保也強暴則不能禦也物產則不能興也民生則不能遂也於此而其氣猶不結不屈是謂無志之民既以民爲無志則雖奴之可也隸之可也走卒之可也甚而至於凍之餒

之無廉恥之可也又甚而至於奪其身家投諸強暴廢其物產
斬之以生皆無不可也而民由是歷歷自思其何以爲人奴爲
人隸爲人走卒之故又歷歷自思其何以至於飢至於寒至於
無廉恥之故并歷歷自思其身家何以奪強暴何以投物產何
以荒生育何以斬之故蓋此數者凡屬爲民莫不有志凡屬有
志無不用思者也思之則其氣之不能平也實甚何也謂吾之
所以不免爲奴隸走卒飢寒無恥以及身家奪強暴投物產荒
生育斬者其咎皆由於不用吾言耳苟用吾言而斟酌盡善方
將出人頭地何至偃蹇自居方將禮生富厚何至無以自存方
將六合盧牟八荒亭育何至流離失所落魄無依然而吾言之

不能用也則以吾未爲天子也吾爲天子雖曰使斯人無憾於天吾不能爲然而治天下若烹小鮮則固吾以爲甚易者也雖曰使黃金與土同價吾不謂然然而治天下如均社肉則固吾以爲不難者也且吾之以爲易而不難也非一人之私言乃人人之公言也非一人所能行乃人人所能行也人人能言人人能行而獨不能望其能言能行於天子豈天子之不及庶民耶抑既爲天子即不能言不能行耶吾用是幡然有志於一爲天子以試吾之能言能行否也是民氣之不能平而欲平之者必使人人得爲天子而後可夫人人欲爲天子其禍猶有已時哉而不知察究其微亦不過欲其言之得行而已矣所欲在是則

吾之償其欲者亦正所謂易而無難蓋言莫不有其至情使察之而非出於至情則言之者必不敢強其言之必遂言莫不有其至理使察之而不合於至理則言之者亦不敢迫其言以必從若其言爲至情至理之言則其事必爲至情至理之事言也事也而能至理至情斯固爲君者日夜欲得之而未必能者也今乃得之於民則其用之行之自宜若決江河故曰易而不難也是故當今之世欲圖治於國家莫若使君民不隔人人得盡其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可者可之否者否之惟至情至理之是求必至情至理而後用誠如是是使人人皆得爲天子也人人得爲天子尚奚有不平之氣而爭爲天子者哉或謂人人得

爲天子則現成之天子不已卑乎曰否不然也天子之位至尊也而爲天子之天子則尊而更尊天子之祿至重也而爲天子之天子則重而又重天子之名至顯也而爲天子之天子則顯而尤顯其爲大利於中國大利於天下更不待言矣是則理之宗也吾願持漢宋之學者去其大弊而復孔孟之道於今茲也雖然謂君不用民智臣不用民智而漢宋之學遂足以澌滅民智使之無復存焉殘廢民智使之不堪用焉乎哉曰否不然也中國惟無民則已有民則有智民惟無智則已有智則必用曩者新政論議之作蓋欲君用民智以成綱紀四方之新政焉新政始基之作蓋欲君用民智以成咸有一德之新政焉新政安

行之作蓋欲君用民智以成協和萬邦之新政焉曾論康說折辯無遺勸學一篇辨惑尤摯無非欲達其意於朝廷督其責於大吏以爲民智庶幾能用新政庶幾可行乃由今觀之則新政者內似不能得之於天家外又不能求之於政府泯泯棼棼曷其有極然民終不能束手待斃也迫不得已欲變而通之則民惟有自用其智焉已耳夫君不用而民必欲用是謂無上臣不用而民猶欲用是謂違官上下相爭勢必至殺苟曰仁義出此奚爲不知變而出之以殺是變亂也非變通也變通者上安下全而不聞兵革潛移默化而不事張皇旦夕成功而不躭延歲月指顧就事而不虛耗錢財是故民者非有銓衡之掌也而一

用其智則不啻職掌銓衡非有喉舌之司也而一用其智則不啻職司喉舌非有專閫之寄也而一用其智則不啻專閫相寄非有舉國之從也而一用其智則不啻舉國相從其說雖未能盡詳其畧要可得而舉總括大綱其道有四

一曰民智之用責在於學士大夫也屈伸之故視壓力之大小而成壓力大則物爲之屈壓力小則物爲之伸至於壓力全無屈伸在我無所謂之屈亦無所謂之伸但覺其自如而已新政之所必期於自如而後止稍有一毫未能自如其政不得謂之新也是故用民智者務在去其壓力去其壓力其責首在於學士大夫矣則以學士大夫爲壓力之所最先及也夫使壓力

來之自外學士大夫欲與頡頏吾知其必敗而無能爲何則學士大夫非有扛鼎之勇也非有礫石之能也筆下縱有萬言手中不能運其寸鐵千軍萬馬奔騰而至崖柴之勢誠何以當而不知此所謂壓力者絕非由人全由於己己不欲壓雖泰山之重於我何干己惟欲壓故鴻毛之輕亦爲所繫片念轉移端由一己則去其壓力者在學士大夫不過行其無事而已行其無事猶有灾眚之來則必無之理也夫所謂壓力者果何物哉曰卽令中國取士授官之法是也取士不以實而以浮授官不以能而以賄使士不能爲用世之學官不能守廉明之操其壓實甚夫以講章取士其淺陋者無論矣就令講章而至於精深亦

祇能爲古人決是非不能爲今人斷可否以時文取士其腐敗者無論矣就令時文而至於淸眞亦祇能爲書理辨疑似不能爲事理察異同以性理取士其禪寂者無論矣就令性理而至於諧俗亦祇能與世共浮沈不能與人同爲善以考据取士其雜博者無論矣就令考据而至於及古亦祇能識前人之骨董不能掃濁世之粃糠以詞章取士其浮誕者無論矣就令詞章而至於典雅亦祇能潤色乎陳言不能推廣乎聞見由是士也以之臨民則民事不得而知也以之聽訟則律法不得而知也以之爲內政則方輿險要不得而知也以之爲外交則條例公法不得而知也以之爲理財則稅則礦產不得而知也以之爲

經武則佈陣管駕不得而知也以之爲格致則聲光化電不得而知也以之爲考工則名物象數不得而知也其不知者學使然也夫使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縱未必遽能求知而淸愼勤明亦能自守無如祿秩之薄養廉之微仰則無以事也俯則無以畜也一家不能安遑言安社稷一己不能保猥曰保國家於是賄賂乾沒陋規三事如曩所云者莫不視爲仕途之正利天祿之當然是舉中國無實學之士通中國無有守之官皆取士授官之法有以誤之也所謂壓力也中外無事人或未知其非自中外多故則無人不知其謬今試叩以八股無用何不棄去爲士者莫不曰吾爲功令所壓之故不得不由試問以貪

汚可鄙何必爲官在官者必將曰吾爲國制所壓之故不能不爾夫此壓力也豈能獨歸其咎於朝廷哉亦由學士大夫自取之耳鴆毒雖烈不能害不飲之人深淵雖危不能溺不臨之輩夫題目字句間有錯誤若士子齊起橐筆而歸主司猶爲心折同僚意氣間或不投若下屬之員掛冠而去上司猶必改容今中國科舉之謬非止此題目之句讀不通也蓋全局皆非也中國官塲之壞非徒若同僚之意氣不投也蓋全盤皆錯也由其考法之非而論之雖身爲鼎甲其學問之用不能及外國初入學堂之人由其官方之壞而推之雖宰相公卿其操守之堅不能及外國差役小吏之職江河必下山嶽必高學士大夫宜志

所向矣故使應試之徒謂浮學不能用世惟實學斯爲眞才苟猶以今之浮學取士則羣焉不入試場之門吾知主考學臺必能變計也使出仕之輩謂枵腹不能從公惟祿稱乃能潔己苟猶如今之犬馬相待則羣焉棄印綬如敝屣吾知秉鈞當軸必將樂從也夫富貴功名人所同欲而不義之富無功之名則又人所同憎是非之心必不能昧人有販鼠賣蛙而知其非成家之法者於是轉而爲廢著鬻財而終以連騎結駟人有越人奪貨而愧其非君子之道者於是折節爲學而卒爲碩士名儒有所不爲然後有爲惟其能棄是以能取中國人才雖以泰西最盛之國比之亦宜若有過之無不及乃金玉之質隣於瓦礫綺

羅之貴敗絮同譏吾不能不爲當世之士屈亦不能不爲當世之士羞也則盍於棄取而一思之也或謂士人慣研章句官宦世習簪纓一旦棄之得毋失業曰所謂人情體貼之言而非士心爲志之說也且國家一日不能無士朝廷一日不能無官不能無士則今之士安往不能無官則今之官依然然則所謂去其壓力者實同於趨吉避凶去非求是而已其於學士大夫固無恙也於富貴功名亦無恙也而國家則賴其扶持民物則藉其匡濟外國聞之必當視以刮目即吾他日猶將祝以馨香學士大夫未必不人同此心也苟本此意而善爲之謀則民智之用庶幾首開其宗新政之行庶幾不落人後乎

二曰民智之用責在於商農工賈也事之從違視權衡之何在而定權衡存則事無不從權衡亡則事多舛忤是故其事而善民必從之不必因其爲善也權衡在故也其事未善民亦從之不計其爲不善也權衡在故也陶漁耕稼人憚其煩而有使之者則其煩不敢憚臧獲輿臺人嫌其賤而有令之者則其賤不敢辭從之則順不從則逆順未必福逆則必禍者誰爲爲之權衡爲之也孰令致之亦權衡致之也今之舊政蓋顯然不善者也然而權衡在焉則決不能改今之新政蓋顯然爲善者也然而權衡不在則決不能爲是故用民智者務在得其權衡得其權衡其責首在於商農工賈矣則以商農工賈爲權衡之所從

出也夫使權衡實非由己商農工賈欲與相爭吾知其必奔而莫能濟何則商農工賈非有兵符之在握也非有武庫之管司也縱有貿遷億中之才胼手胝足之力規矩準繩之物銖錙必算之勤氣力比學士大夫差勝然而坐作進退非其所習也步伐止齊非其所學也鎗礮彈丸非其所狎也兩翼中堅非其所知也其遇山而不爲躓而顚遇河而不爲曳而落者鮮矣而不知所謂權衡者實在於己絕非在人操之則存人爲我使縱之則亡我爲人愚一操一縱惟吾自專則得其權衡者在商農工賈亦不過復其固有而已復其固有猶有意外之虞亦必無之事也夫所謂權衡者又何物哉曰卽今國內田糧貨稅之財是

也凡事而能使人心悅誠服竭力而前者惟財凡物而能令人取諸懷中割愛與我者亦惟財天下無所謂勝負也無所謂強弱也有其財則雖負亦勝雖弱亦強無其財則雖勝亦負雖強亦弱除性善之外則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因財而動因財而成者矣性善者卽人人得自由之理也中國於此未嘗講究以故用財之法多未能明茲亦不復深論而獨論人之心不能兩向向此必背彼向彼必背此必然之理所爭者在彼此之中辨其是非耳然而彼彼此此是是非非其始雖由於心之所向而其事之成不成則莫不各有其機機何在勢是也勢何在力是也力何在財是也一國之財出之自民而用民之財者則君也爲

君司財者則臣也君若臣既有其財則有其力既有其力則有其勢既有其勢則有其機既有其機則彼此是非之事俱從此辦然而性善不講自由不明人人自主之說不解是既已背善而向惡則其財之用於惡而不用於善也可知矣既已背吉而向凶則其財之用於凶而不用於吉也可知矣夫財而在民謂之賦稅之權財在政府謂之權衡之操中國田糧之數其項約四千四百萬圓連侵蝕而計應一萬萬五千萬圓鹽課之數其項約一二千萬圓連侵蝕而計應七千萬圓釐金之數其項約千八百萬圓連侵蝕而計應六千三百萬圓士關之數其項約一百四十萬圓連侵蝕而計應一千四百萬圓土藥之數其項

約三百餘萬圓連侵蝕而計應二千五百萬圓雜項之數其項約七百六十萬圓連侵蝕而計應三千萬圓共應得銀三萬萬五千二百萬圓合洋關之項約三千萬圓是爲三萬萬八千二百餘萬圓此爲十八省每年共入之數也前於新政始基曾道其詳矣然此三萬萬八千二百餘萬圓者自非商農工賈則無以作其事而生其財是則國家之所以支發用度文武俸糈者其權衡乃得之自商農工賈也國家之所以支持水師修造鐵艦者其權衡乃得之自商農工賈也國家之所以防海築臺教習兵士者其權衡乃得之自商農工賈也國家之所以修河建路巡捕緝私者其權衡乃得之自商農工賈也然而以之爲保

國則國不可得而保以之爲禦暴則暴不可得而禦以之爲興物產則物產不可得而興以之爲遂民生則民生不可得而遂是其財用之措施不當由其權衡之操縱不善也夫商農工賈之生於中國豈其若穿鼻之牛銜口之馬負世世子孫之債舉數千百萬以與人而其人直可受之而不報者哉毋亦行以直道思得其平而已貿物者必計其物之所値傭工者必度其工之應償未聞有不與之物而能索値不爲作工而能取償者也梓匠輪輿其勞應賞晝墁毀瓦求食則難民之於下何獨不然保剽之僱人不惜財者謂其能保客途之無劫掠也苟其不能保剽奚事更夫之用人不惜費者謂其可扞閭巷而絕穿窬也

苟其不可更夫何爲是故國有清平之政使人身業能安雖賦稅加重人亦無辭國無公理之規使人手足無措雖賦稅從輕人猶不服令使商農工賈謂君民隔絕之弊非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聽訟用刑之弊非所以表愼矜而愛民命也盜賊公行之弊非所以安百姓而保國家也乾沒陋規之弊非所以肅官方而扶公道也於是羣焉而起種種之弊務期凈盡然後家無逋稅人樂輸將吾知君民必從此而不隔聽訟必從此而去刑盜賊必從此而潛踪官方必從此而整肅矣一轉移間事乃大定然則復其權衡者不過去此適彼舍非從是而已於商農工賈非有額外之要求也於國柄朝綱非有踰分之干預也而

國勢則藉其恢張國體亦因而堅固子孫蒙福成不拔之基四鄰雖強亦平等相待商農工賈未必不人思自立也苟本此意而善爲之計則民智之用庶幾不約而同新政之行庶幾獨開生面乎

三曰民智之用貴在於紳耆父老也物之大者惟大力可以破大力不妨來之自遠物之細者雖細力亦能摧細力則正宜取之自近是故鞭之長非不可策也而不及馬腹牙之剛非不可用也而不能噬臍燃眉之急必無取於曲突徙薪之計謂其遠近不侔也王道之易必肇基於鄉閭井里之中謂其知所先後也中國地大物博儔類繁多族治之風由來已久蓋族自爲治

其治易不自爲治其治難黃帝畫野爲萬區是欲成其族自爲治也不然黃帝何不混一土宇獨攬全權堯之時協和萬邦其曰萬邦卽族治之法不然堯何以不聞命官往治禹之時執玉萬國其曰萬國亦族治之名不然禹何以不聞分職而前至於成湯封國三千是於古之所謂國者減其三之二有奇矣武王封國千八百是於古之所謂國者減其五之四有奇矣然建國而名之曰封安知其中非多有未封而仍襲其國者故湯之言曰表正萬邦武之言曰萬姓悅服萬邦萬姓其爲聚族而治夫倘奚疑蓋嘗深維致治之故必其人言語相通嗜欲相同水土相符風俗相類然後舉其中出類拔萃之人以爲之長或以其

德或以其才或以其年其言理爲人所信服其練事爲人所深知其秉正爲人所同欽其無私爲人所素仰居於里巷則人之見之者莫不曰此吾族之父兄也出遊鄰境則人之目之者莫不曰此某族之鄉望也其爲一族之尊也不必如邑宰之坐堂皇設排當不必如當宁之發綸音施號令大抵立教垂法一如鄉約中有爲之立其約者爲公司中有爲之主其席者爲非能完備周密儼然一國也而佈諸其鄰則謂之國蓋國者質言之亦一羣之人云爾一族者正一羣之謂也此理也不特於中國爲然卽推之亞洲諸國如印度如雅剌如波斯無不皆然且不特於亞洲爲然卽推之歐洲諸國如英如法如德如奧如和如

意亦無不皆然迨夫各族中有自恃其大而侵伐以逞如楚之滅隨鄧江黃魯之滅根牟鄟邿者有不甘其小而陵厲而前如偪陽之號堅城小制之戰狐壤者有族之大小相侔力相上下如晉之與楚迭爲霸主者有族之大小不類而五雀六燕務求其力敵勢均如齊鄭爲一黨宋衛陳蔡爲一黨者鯨吞蠶食戰勝圖存不可勝記然其族自爲治則名雖變而實未更也武周以京畿爲郡縣其地不過千里蓋猶云此千里者爲王族所在耳秦政郡縣天下則直以萬區之族黃帝所畫者合爲一統自是而後族之理微時至今日乃竟以言語不通嗜好各別風土人情素所未諳者往治他族之人古人之爲治務在明民隱今

之爲治務在昧民隱古之爲治務在洽輿情今之爲治務在拂輿情秦政之合族雖大有功於中國然秦政之忘族則大爲中國之哀也蓋其合萬族爲一族者實能張大支那而其以一族治萬族者則無殊殘賊黃人也然一人之私心究不能害天下之公理今之官吏當其奉君命而來也莫不曰治民治民然而賊至則委諸團練團練者紳耆父老所教習之勇丁也捉匪則責成公局公局者紳耆父老所集議之廳事也令甲則托之街坊街坊者紳耆父老之出而辦公者也查訪則藉口風聞風聞者紳耆父老之從而請托者也尤其甚者子弟不肖罪及父兄鄰里有誅禍連戚黨除催科聚斂而外無一人不以紳耆父老

之言定其良歹無一事不以紳耆父老之意決其從違然則官者不過爲國家司筦鑰入錢財而已治民之實惟紳耆父老也紳耆父老無官之名而有官之實也是則族治之法自黃帝以來迄至於今四千六百年未嘗或異若其雖經秦政之變亂而不守秦政之遺規國家亦無如之何惟有以覊縻之法待之膺敘封贈如小國然者則廣西土司四十有六雲南土司五十貴州土司八十一四川土司二百六十九甘肅土司四十二是已夫火鼠窮郊元蹄外境狼䀎裸體姎獠兒啼在守秦法者視之以爲不入教化而不知彼其世爲酋長誓不下人雖桀木之歌有時興其以小事大之義而賓布之貢不過表其好和惡戰之

心留族治之法於今玆存自主之理於僻壤雖與之講泰西公法不過如是特其學問進境或未之聞耳今之紳耆父老或解組而歸田或捆載而退隱或少年而器重或齒德而稱尊類皆習聞孔子里仁爲美之言孟子國民爲貴之說善身善世豈其或忘淑己淑人必其本願苟用其智謂舊政既不能以安民乃以新政而行於鄉邑焉則保國之法得矣苟用其智謂舊政既不能以禦暴乃以新政而行於郡縣焉則自強之法得矣苟用其智謂舊政既不能以阜物乃以新政而試諸宗族焉則阜物之法得矣苟用其智謂舊政既不能以遂生乃以新政而試諸同姓焉則遂生之法得矣人必先近而後遠事必小始而大終

今扶危濟困之爲善緣美舉之會紳耆父老苟思力任則其事決無不成區區新政亦猶是耳安身立命人所同然訓俗型方各有其責紳耆父老何不倡行大道哉

四曰民智之用責在於秉筆師儒也物之便於人身者無過錢財物之能感人心者莫如言論然贈人以財不若贈人以言者財之惠有盡言之利無窮也泰西之國二百年間其君之所以無大失德間有予智自雄驕矜自是然於暴虐百姓屠戮無辜之事萬不能爲則以人言之可畏衆口之難防苟以非爲是以否爲可侮慢爲賢反道敗德則其驗不至於失衆失國失位失身不止也中外通商以來微特卓識之士明通之儒即稍留心

斯世者亦莫不知民言可恃公論足憑而獻可替否之心不容或已也歐洲之國其人之由西洋而來者水程三萬餘里美洲之國其人之由東洋而來者水程亦三萬餘里涉洪濤巨浸之險入異言殊服之鄉問其何能至此無不曰惟其富強也其至此也立領事以保本國利益而懷柔之意轉若操諸作賓之國不必求諸地主之邦發兵船以防意外疏虞而護衞之嚴不獨明爲自固之思而且隱有進取之勢問其何能若是亦無不曰惟其富強也其若是也固君與官之爲之也然君與官雖志在富強而問其能於數萬里之外萬億兆之人洞悉其情深得其意以成此富強否則人不謂其然然其富固如是而猶不止於

如是強固如是而將不止於如是也是遵何道以得此哉毋亦於國人之言是聽是察是用是行耳此道也凡海疆諸省粗通洋務之人讀其日報詳論之言觀其官民相與之法莫不寓於目而得於心洽諸懷而宣諸口至其彰明較著使公言卽是讜言民論實爲至論之理達於內地各省無人不見者則尤莫若中東之戰勝負之分蓋日本自維新立政已來議院旣設言路旣開凡君之智皆民之智實由凡君之言皆民之言也日本知此故能合四千萬人爲一人中國昧此遂令四萬萬人散爲一人以四千萬敵一人其爲必勝可知矣以一人敵四千萬其爲必敗可知矣是故民智之用端賴民言民智而賴民言則其責

在師儒之秉筆者矣夫師儒之秉筆者豈必有鑒於外邦借端日本始能以民智之用爲言哉晉文之霸業何以興得力在輿人之誦虞廷之帝德何以廣成就在誹謗之求今雖未聞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愼之鞀立司過之士嘉言攸伏野多遺賢堪爲斯世慨矣然而民智之言其效必有可觀縱未能採取於當道亦必能聽信於民間是故保國之言立而民猶不思保國以保家者此其民百無一二也禦暴之言立而民猶不思自強以止暴者此其民亦百無一二也遂生阜物等事亦必皆然使一人言之和者百人百人言之和者千人萬人則保國自強等事自當不謀而合不會而成不約而行不勉而得矣蓋人

莫不飲食也而有教以何爲而得飲何爲而得食者則人皆欣然以赴人莫不衣服也而有教以如何可却暑如何可避寒者則人自樂意以從新政者豈有異於衣服飲食哉而用民之智以行新政者豈有異於宜葛宜裘宜耕宜鑿哉小民識見不逮容有未達而師若儒則無不深知其意吾願秉筆者之勿吝其言以爲匡救也顧世有懼筆舌之誅而以不談政事爲自免者是特未知所以立言耳夫立言者有四曰公曰私曰理曰氣是也一人言之天下之人皆以爲然者公也一人言之天下之人不以爲然者私也就事論事而决其可否斷其是非者理也不就事論事而徒慷慨自居激昂自喜者氣也公言每任理而不

任氣故縱有激烈之談而不失爲公理公理則可行而行之必見其利私言則任氣而不任理雖有動聽之說而不免爲私心私心則不可行而行之必見其害然則立言者亦惟嚴辨其公私可矣公者非能盡泯乎私也而其爲私皆衆人之私而非一已之私則雖私亦公私者非必盡忘乎公也然其爲公乃黨同之公而非無黨之公則雖公亦私夫爲國事而立言不特其國爲君王獨主之國其言有公私之別卽其國爲君民共主之國或其國爲民自爲主之國其言亦有公私之不同然則所貴乎立言者其辨何在不容或誣夫國之有君猶船之有旗色而之有眉毛船縱無旗色其乘風破浪猶自若也面縱無眉毛其視

聽嗅嘗猶自若也國縱無君而其民之羣萃集處都都邑邑亦猶自若也然而船必欲有旗色則以示其來歷之淸明面必欲有眉毛則以表其五官之軒豁國必欲有君上則以顯其治理之有所歸中國固君主之國也歷代相沿不自今始特民權之理雖明於古實昧於今立言者茍以國爲君主而獨重民權之說爲宗旨庶幾公則爲無黨之公私亦爲衆共之私上不病其流言下不慮其蠢動當仁不讓何懼之爲雖然立言之法有無私而顯見其私雖公亦不得謂之公者以此立言非惟無功實屬有罪此雖平庸之理自漢宋之學入之既深人或習而不察則有陷於罪戾而不自知者矣今試畧一指陳使我中國秉筆

師儒守而勿失則雖著書盈篋而無瑕疵言滿天下而無口過矣何以言之公事與私事全然無涉者也人非以牀第之私治天下則治天下者何得議及其牀第之私以牀第之私而議人必以其人之辦公也謗之無可謗譭之無可譭乃從而訐其陰私發其至隱使聽之者於不可見之處而誤會其人雖不謂之誣揑不可得也雖不謂之汚衊不可得也是故似此之類微特情有可疑者不容筆之於書卽使確有其事亦當深爲之諱誠以似此之類微特本國之人不可言不忍言卽外國之人亦不屑聽不耐聽言而及此但覺有心陷害否則適以自鳴其胸中之齷齪卑猥耳齊桓多內寵內嬖內荒孔子獨稱管仲一匡之

業宣王實好色好貨好勇孟子猶進之保民而王之謀漢宋以來引繩批根吹毛索垢人以是加於己己亦以是加於人責備求全遂令三代以下少完人一孔之儒多自論而矯其枉者則衣冠敗類而不修斯文掃地而不恤矣吾願立言者之心存忠厚也至於淫詞邪說敗俗傷風尤爲不齒盜本無道也而有傳之者則盜亦有道矣姦本忌法也而有教之者則姦亦有法矣當其搦管爲文不過欲顯其繪影繪聲之技及其質諸有識實則見其爲可憎可惡之詞往者英例全書之譯於譭謗以及淫書之例不敢憚煩誠欲閱之者得以修飾人倫整頓風化也夫以最寬之政而此等律例猶有明條其故可知矣至於政治之醕

疵號令之得失則正不妨直陳已見質諸同人此非自揭其短
輸情外人也蓋求醫者必自訴所苦望道者必出以虛心言莫
予違未足與議觀於外國各報館之是非必辨可否必評其故
又可見矣秉筆師儒明辨乎此則新政之行民智之用不將與
道大適哉

新政變通卷二十一終

#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二

## 新政變通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遵斯道也學士大夫變於下何難上及朝廷商農工賈變於外何難內及政府紳耆父老變於近何難遠及邦畿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曰通也而以正人心以廣民見以明弊病以革澆漓者復有秉筆師儒在是不特通而已通而能久亦繫於斯是故遵斯道也坐鎭雅俗者無所用其坐鎭也蓋五洲鼎峙天定自然諸侯不敢相侵伐百姓不至患兵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之謂也變不離宗

者無庸慮其離宗也蓋進則日上修則愈明變上古純樸之風視後世磋磨之力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賢者識大不賢識小此之謂也若夫新進喜功者苟其直遵斯道則喜功非特新進爲然卽舊進亦無不然而其功以正用其力而見威武以逞者苟其返遵斯道則知以血洗國蠻貊之爲以禮興邦文明所尙而其志以不嗜殺人而行然則彼其遲疑觀望諉諸民智之未開者亦可廢然矣民用其智凡茲新政猶或慮其不能變變猶或慮其不能通豪竊惑焉所願我中國之人揭以示我勿吝勿隱可也蓋嘗徵諸泰西各國凡君上所不欲爲或不便爲之事成之者皆由於民之所願所安至誠之積金石爲開

用智故也移之中國何獨不然雖然中國之民非無保國之心也今外人之來探地者無論其事如何中國之人其壯夫則或怨於野其婦孺則或怒於室其商賈則或怒於肆其童稚則或怒於衢縱或明知其爲建築鐵路將以利便往來而其怒不已也明知其爲設立埔頭將以倡興商務而其怒不已也明知其爲開掘礦產將以與衆生財而其怒不已也由是或謀而阻之或起而撓之甯失其利務使其事不能成而後已此雖不合於理然亦顯然見其有忠君愛國之心者矣非無保教之誠也今外人之來傳道者不問其意如何中國之人其老師或恨之於學其宿儒或恨之於家其狡黠或恨之以詞其老成或恨之以

目縱使明知其勸人以善將爲斯人脫兇殘而其恨不減也明知其濟世以醫將爲斯世解疾厄而其恨不減也明知其廣民以智將爲斯民濬聰明而其恨不減也由是或揶而揄之或逐而驅之火書焚堂務使其意不能白而後已此雖不衷於情然亦昭然示其有衞道干城之念者矣若夫見有入外國之籍以謀保護者人則怪之見有入外國之教以圖安身者人又怪之見有移訟於外國衙門以求伸理借名於外國旗號以廣通商者人則愈無不怪之其怪之也以爲神明之胄而乃籍隸異邦聖賢之徒而乃皈依異道執法之事而乃假手他人地主之權而乃授諸賓旅也此雖不求事實不察是非然其保種之志又

彰彰然情見乎詞矣此皆中國民之所謂用智也然而其方誤矣其方一誤則智反爲愚惟正其方焉斯得之矣謂外國之人人也中國之人亦人也彼能利往來我何獨不能彼能振商務我何獨不能彼能興寶藏我何獨不能於是起而爲鐵路輪船開礦之事彼思脫兇殘我何獨不思彼思解疾厄我何獨不思彼思濬聰明我何獨不思於是起而爲勸善濟醫廣智之事且彼外國之人也而能保我國之人豈我國之人反不能自保彼外國之教也而能安吾民之身豈我國之教反不能自安彼異言之族也而能平吾之訟豈言語相解反不能得其情彼外來之客也而能占吾之權豈土著之民反不能收其利於是起而

爲修政修教修法修權之事而有阻吾鐵路之建埔頭之築礦產之興者務必去其阻而使之必如吾意也有掣吾勸善之舉施濟之權益智之學者務必除其掣而使之必獲我心也政必以平以和教必以仁以義法必無枉無縱權必無黨無偏稍有未當必訂必釐何以主持惟明惟允此則用智之方也其方既正而其功不見其力徒勞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事有公私之不同其事爲一身一家起見者私事也其事爲同族同邦起見者公事也一身一家之事爲之者責無旁貸必須獨用其功同族同邦之事爲之者不能獨爲必須聯合其力華諺曰衆怒難犯衆志成城蓋謂公是公非之事苟能集衆則或廢或興必見

其效也英諺曰人人之事將不成事蓋謂人人應爲之事而不合作則互相推諉終必無功也今之欲用民智以行新政者將爲保國乎保國非一人之事也將爲禦暴乎禦暴非一人之事也將爲興物產遂民生乎阜物遂生皆非一人之事也其事雖人人所應爲而實非一人所能爲則爲之者惟有用聯之一字而已夫中國之民亦非不知聯之爲用特又聯之未知其方耳蓋徒知有黨之聯爲聯而不知無黨之聯乃爲眞聯也中國之人同姓則有黨同宗則有黨同鄉同縣同府同省之人其散處異地無不有黨固也卽其聚居本土亦不能無黨是故在學則有學之黨在肆則有肆之黨在朝則有朝之黨在野則有野之

黨同官僚友無不黨也門生故吏無不黨也親戚相知無不黨也傭丁走卒無不黨也黨之風東漸西被南北分馳黨之局棋布星羅相幾而起推原其故厥有數端自漢宋之學習染既深中國之人遇事則觀望周章持身則進退無據成而爲俗止知顧己不理他人此其不得不聯黨者一也生財無道藉勢謀生此其不得不聯黨者二也忌人之才嫉衆傾陷此其不得不聯黨者三也愧己之短慮位不安此其不得不聯黨者四也營私無助恐不能成此其不得不聯黨者五也公致私讐思圖報復此其不得不聯黨者六也有此六端自非胸具卓裁能自樹立鮮能免之於黨黨之無理實甚有同骨肉相殘者見於鄉鄰之

械門百年不解寃讐黨之可笑實甚無異人羣自外者見於畛域之嚴分十世不爲婚媾今試綜觀中國則大刀有黨小刀有黨嚮馬有黨鬍子有黨在理有黨義和有黨亂民有黨是黨之布於西北者方張哥老有黨鹽梟有黨飢民有黨齋匪有黨教匪有黨海賊有黨打單有黨則黨之起於東南者正盛且勤王之黨保皇之黨忠君之黨革命之黨孔教之黨既已潛滋暗長延蔓外洋而仇民之黨嫉外之黨正氣之黨謠言之黨搆釁之黨又復吉網羅鉗布於境內和而不同羣而不黨風胥滅矣夫若此之類必有主義然後從之者之攀龍附鳳之思爲依草因木之計茲亦不暇究其如何但其以會黨爲名則聞之者已覺

深爲惕息蓋黨之意氣足以蠱惑愚蒙使爲不軌黨之羽翼足以牽連善類陷於無辜當刑訊之未除也公理之未講也一國之禍未有大於黨者也是故爲國家計甯願有旗鼓交鋒不願有陰謀暗算爲民生計甯願有毒蟲猛獸不願有姦宄僉壬雖然今中國十八省戶口四萬萬人合蒙滿而計爲四萬萬五千萬人而黨則大者不過百數十萬人其小者僅數十人或數百人或數千人或數萬人而已使人皆入黨則其黨當有數千百萬之分一國而有數千百萬之黨是黨與黨無不相遇也相遇則相爭相爭則相殺然則中國之亂縱不亂於政令之煩苛亦必亂於黨徒之牴觸縱不亂於外人之來覺亦必亂於黨羽之

自傷始因保國之故而結黨終且以其黨而覆邦始因保教之故而結黨終且以其黨而滅聖始因保種之故而結黨終且因其黨而殘民由其立念之乖可以卜其措施之左由其見理之謬可以決其應物之非無他惟聯之未得其方耳聯之之方若何曰在聯羣而去黨聯羣去黨若何曰聯者聯其公力去者去其私心也公事公辦而辦之者非合其力不能公道公行而行之者非去其私不可合其力則爲羣去其私則無黨羣者大公無我黨則或異或同故一言羣人則知其無所爭一言黨人則意其有所癖羣者如羣居羣處羣集羣行縱風殊俗異而凡屬人類皆能相與爲羣黨則黨善黨惡黨是黨非縱清濁未判黑

白難分如在唐曰牛李之黨在宋曰洛蜀之黨一家之內父子兄弟亦各黨其所黨此羣黨之分也即公私之別也知公私之別則黨去而人無不羣矣是故合衆鄉以爲縣則爲縣之羣合衆縣以爲府則爲府之羣合衆府以爲省則爲省之羣合十八省以爲舊中國則爲舊中國之羣合蒙滿以爲新中國則爲新中國之羣其合之也使縣與縣遇其羣莫不翕然而爲一也進而府與府遇其羣莫不翕然而爲一也再進而省與省遇其羣莫不翕然而爲一也更進而新舊中國相遇亦莫不翕然而爲一不但爾也如普天之下匝地之上所有邦國往來相遭交涉相及其羣亦莫不翕然而爲一何則五官旣同百體無異則心

思智慮大致必無所殊特以天隔一方人分兩地衷懷莫訴無以爲羣耳一旦關山既越萍水相逢質直而前洞見肺腑吾知其必有把臂入林之樂雖欲不羣而不可得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同爲人類苟非以鳥獸相待則惟羣焉而後可者也今之用民智以行新政而欲羣然出其公力者其法若何曰仍以中國古法泰西今法爲之斯其力不可勝用矣夫新政者其大旨雖不外於富強而其情事不一也富強者其大旨雖不外於保國禦暴阜物遂生而其情事仍不一也保國禦暴阜物遂生者其大旨雖不外於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致考工而其情事則尤龐雜紛繁不能一致也民

雖皆有爲之之願未必皆有爲之之能蓋爲之者學欲其博而未博者不能矣見欲其廣而未廣者不能矣思欲其精而非精者不能矣氣欲其平而未平者不能矣心欲其淸而非淸者不能矣言欲其詳而不詳者不能矣理欲其熟而不熟者不能矣志欲其堅而不堅者不能矣以質樸椎魯之民而欲爲進化文明之事吾知其能之者必鮮夫共有其願旣不能共有其能則雖公有其心又安能公助其力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里之地豈無賢才特非舉而用之則忠信止獨成其忠信賢才僅獨見爲賢才苟舉而用之則忠信非一人之忠信乃十室皆忠信賢才非一人之賢才乃百里皆賢才是故人不必己有其

學也而能用人之學則人之學卽己之學人不必自有其能也而能用人之能則人之能亦爲己之能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昌興之道也人之有技娼嫉以惡此覆亡之道也古者中國鄉舉里選今之外國選舉議員時則相去數千年地則相隔數萬里而道合符節者無他惟欲國之進於昌明其揆一焉矣耳故使今中國之學士大夫以選舉爲務則其中必有奇才應運卓識冠時之輩出焉商農工賈以選舉爲務則其中必有酌盈劑虛備物利用之輩出焉紳耆父老以選舉爲務則其中必有通德類情教訓正俗之輩出焉秉筆師儒以選舉爲務則其中有義聲高唱易俗移風之輩出焉選舉既明人才蔚起以

之用民智而行新政將綽綽乎有餘裕矣夫民非皆能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也然而莫不有選舉之權則謂此數者皆民之所能可也各用其權故曰以公力相助也凡事有求於人有待於外者其爲不爲未可逆料若其事不須求人但求諸己不須務外但務乎內則爲之必得可決無疑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國自伐而後人伐今之用民智以行新政是直求至於仁以自衞其國耳仁至而國能自衞則人不惟不我伐且將爲我保此普通之理也公行新政其說如此若夫其事足以明新政之源使之存其清而去其濁補新政之缺使之日以盛而德不

囘者則惟實學中國之學除文字外一切皆浮然文字不特不能以治世且並不能以治身故實學當以泰西之法爲基泰西實學以百數十種計顧其中有未必爲華人之所宜者今舉其約而總其名則爲天學地學人學由其學而推於事則爲神科醫科律科神科卽天學也而有經學數學之別經學凡數十家而大要皆明天人達死生之義數學亦有數種而大要皆辨宿離分節令之義是雖同爲天學而其事則離而爲二也醫科卽地學也而有格致身質之別格致爲金石土木鳥獸蟲魚萬物生尅制化之義身質爲臟腑功用內外盈虧人生疾病康強之義是雖同爲地學而其事亦離而爲二也律科卽人學也而有

國史方言政事兵務通商食貨山原河海風俗人民國賦本國律例交涉律例等事三學三科其細微節目茲不偏舉但論其書院所常習者則微而聲光化電顯而圖繪丹青精而功用機械粗而庖厨畜牧所謂百數十種者其爲專門之學則一人所習不過一二藝最多亦五藝而止其爲泛應之學則一人可學十餘藝或且兼數十藝蓋每藝之中又分數藝故也然專門之業必由泛應之學而成故欲成專門先學泛應夫泰西所謂泛應之學者中學也核其爲此中學時乃正吾中國學童初學作文之候然雖曰泛應而與中國之浮學懸殊卽以詞章而論中國則風雲月露但求字眼之華贍外國則實事指陳務在見聞

之精當更以講解而論中國則夏鼎商彝舉其名而不知其物外國則繪圖貼說得於目而不忘於心其本不同其末自異故由此而推中外學術之用則世處其常而能興文治成事功者在彼不在此也世當其變而能保國家禦外侮者在彼不在此也以作內政而能正規模明敕法以辦外事而能睦與國懷諸侯以處富貴而能開財源裕窮民以處貧賤而能自樹立有猷爲以居安泰而能保盛治繼頌聲以履顚危而能不震驚有把握者皆在彼不在此也是故中國能行新政以興其學則宜於泛應之實學特加之意矣蓋實學之事絕無止境雖以泰西今日亦不過僅得其端倪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耳是故茍明其

理則擴充在我爲用無窮不拘拘於外國之內政而吾內政之新有進也不拘拘於外國之外政而吾外政之新有進也至於鑄礮造艦兵法陣圖格物製械興農通商皆可以不拘拘於外國之爲而吾亦能自出心裁日新又新也夫然後中國爲永遠獨立自主之國華民爲永遠獨立自主之民

民自用智其事如此其效如此蓋惟黨同伐異之見除然後天下爲公而國以治有進無退之志立然後日新其德而國以隆

此新政變通之說所爲繼論議始基安行等篇而作也雖然欲變通之說全無窒礙則莫若以批賃之法行之批賃者謂國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賃而聽各省之民承批或各省之民願批其

地而向國家賃取也批賃之期或爲永遠或爲百年或爲七十五年或爲五十年而莫不有章程訂立斯固因時制宜因地制利因事酌裁者也秦之時一夫搆難而天子出降則郡縣之法非盡可恃漢之時七國並興而社稷幾滅則封建之法未必可行惟治而出以批賃其事則簡而易行其情則安而無慮其理則內有把握其勢則外絕覬覦此策比封建郡縣實爲勝算何則人必先能自立然後可以有爲國必先能自立然後可以日盛然國之自立與人之自立中有不同則正宜辨蓋人之自立祇獨用其功獨成其志而已無所謂分與合也而國之自立則有必須合之然後能和而爲一以成其強者有必須分之然後

能不困於一以行其志者此一國之以分合爲自立所以異乎一人之自立者也合者合其心分者分其事也建屋者必以瓦然瓦必先自爲瓦然後瓦瓦相次而大廈成造舟者必以板然板必各自爲板然後板板相聯而巨艦出瓦自爲瓦板各爲板此所謂分其事也砌瓦以成屋結板以爲舟則所爲合其心也使以一瓦而爲屋吾知其大廈不能成勉強成之亦不能蔽風雨以一板而爲舟吾知其巨艦不能造苟且爲之亦不能泛河海似此之理古今中外無人不知然外國知之無所復蔽間有暴君虐政干預民權而爲時非久爲害未深故一知之後即能開草昧而漸文明中國知之明而復闇學者畔道離經頓忘至

理而相師爲俗相習成風故知雖在先竟由文明而復臻草昧是故外國知國必須分治然後能合而爲一也於是縣設議員府設議員省設議員使各省各府各縣之政事歸其人之自理中國則以爲政府須獨攬全權然後能齊而一之也於是縣必聽於府府必聽於省省必聽於京師使各省各府各縣之民情必不容其人之自達而自任成敗異途強弱易位端由於此然其言之有故持之有素若與之辯更僕難終惟以批貨之法行之則鋒刃未頓而衆理已解矣夫批貨之法何以謂其事則簡而易行哉一家之事摒擋不易則一國之政佈置綦難然苟得其故則微特一國即與之論天下亦不難措置裕如夫所謂故

者亦財而已矣中國近年十八省賦稅如地丁糧折鹽課釐金幷雜項如鈐印契章等事江蘇一省共進銀一千一百七十萬兩除防禦經費及地方官祿外其貢於京師者每年實四百一十七萬四千兩安徽共進二百五十九萬六千兩貢於京師者一百三十八萬七千兩江西共進三百二十四萬八千兩貢於京師者二百四十五萬二千兩山東共進七百七十一萬五千兩貢於京師者一百八十六萬兩直隸共進三百二十八萬四千兩貢於京師者三十萬兩山西共進三百五十萬兩貢於京師者一百五十四萬兩陝甘共進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兩文武經費不足取資他省以爲彌補者三百一十萬二千兩四川共

進六百三十九萬九千兩貢於京師者二百六十三萬一千兩
河南共進三百三十九萬三千兩貢於京師者一百六十六萬
兩湖北共進四百五十五萬八千兩貢於京師者二百四十八
萬八千兩湖南共進三百一十萬兩貢於京師者一百三十三
萬兩浙江共進五百六十九萬四千兩貢於京師者四百五十
萬一千兩福建共進三百五十六萬兩貢於京師者二百五十
一萬兩廣東共進四百八十萬兩貢於京師者一百一十三萬
兩廣西共進一百五十八萬五千兩取資他省以爲彌補者三
十四萬四千兩貴州共進四十萬兩取資他省以爲彌補者九
十五萬六千兩雲南共進一百零五萬兩取資他省以爲彌補

者五十四萬五千兩合共每年貢於京師者二千七百九十九萬三千兩此外加以洋關稅項約二千二百萬兩是約共五千萬兩此五千萬兩者凡皇宮之用度京朝之官俸滿洲之兵餉南北之水師礮臺之建築武備之購造黃河之修理洋關之費耗沿海之塔燈洋債之本息北京之學堂公使之俸祿鐵路之建置無一不於此取給焉是誠不足也往者新政始基之作謂此等款項決須大有增添而中國方可謂之國曾將侵蝕等事透闢發明厥後大臣巡查釐務各節然所增不過數百萬兩京師所沾爲數無幾夫以今中國之困於財其應釐正度支者縱不能如新政始基所言要非歲多數千萬不可乃僅數百萬而

止其能濟也幾何夫寄於物者謂之財存於人者謂之力有人則有力有力則有財財之一事豈能困民不能困民豈能困國文王之臺囿池沼不日而成漢高之借貸子錢聞聲而至中國往事可考而知至若今之泰西强國凡有籌款厥令一下國內之民傾囊以赴類皆數日之間集貲多於原擬者數倍或且數十倍此何故也蓋憂則與民同憂樂則與民同樂也憂樂何以能共亦君民不隔而已中國君民至今日而扞格已極民縱有呼號之請君或未之聞君雖有至急之需民或未之見政苛則民渙禁厲則民奸以此理財煩難莫措中國之敝可坐而待惟以批賃之法施之各省酌量高下於每年貢京之款如江蘇四

川等省可兩倍其數如浙江福建等省可一倍其數使該省之民承批而新政各事聽其民之自理如此則每年貢於京師之項可多得三千萬兩其餘如陜甘廣西貴州雲南五省向日須取資他省以補不足者則可僅徵薄款或幷不納其貢京之項而聽其民承批俟其新政辦有成效然後再議是新機一轉而數千萬之款自來矣故曰簡而易行也何以謂其情則安而無慮哉上下相絕則危而難安君民相疏則變而可慮若是者惟未得其道焉耳苟得其道則君民上下不難合而爲一合而爲一而猶謂怵惕不安焉則未之有也批賃者是使君民上下各得其道各行其道也夫一國之中在上位者無不欲攬其權以

謂權操諸上則凡在其下者不敢生心妄思反側耳今軍政則仍其專理正供則倍於前時設總督以觀厥成惟民事則移歸民辦置將軍以爲留守凡國法則獨爲國防是君上之道祇垂拱仰成而已一國之內在下位者無不欲行其志以謂志能自由則凡在其上者不敢拂戾以失輿情耳今政務則聽其自輿貨財則聽其自致選議員以力求治理無一人不大道爲公嚴緝捕以整頓地方無一家不安居樂業是民下之道亦各盡其力而已是故君上以批賃之法行之則宗廟安社稷保孝親敬長而四方悅服百世而下縱有幼愚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民下以批賃之法行之則神洲地在孔孟道存而捧日者黃人

當陽者黃道六合以內雖至海澨山陬之處亦惟吾種之獨隆也故曰安而無慮也何以謂其理則內有把握哉蓋觀於商務而知其然矣商務權利首爲鐵路今者中國鐵路歸俄國承築者盛京省北至鐵嶺南至旅順長約一千一百餘里又由直隸正定至山西太原長約四百餘里歸英國承築者由廣東九龍至四川新津長約三千餘里又由四川重慶至緬甸長約三千里歸德國承築者山東省自濟南以東至即墨自即墨以南至郯城長約一千四百餘里歸法國承築者廣西省自梧州至龍州長約一千餘里又龍州至雲南蒙自長約九百餘里又蒙自北至雲南府至老關長約六百餘里歸英意承築者由直隸正

定西南至山西平陽又由平陽西南至陝西西安長約一千五百餘里又由平陽東南至澤州由澤州東北至直隸磁州東南至湖北樊城長約一千七百餘里歸英德承築者自直隸天津以南至江蘇長亦約一千七百餘里歸美國承築者爲粵漢鐵路由廣東廣州北至湖北漢口長約二千里歸比國承築者爲蘆漢鐵路北至直隸北京南至湖北漢口長約二千餘里由今合計鐵路之歸各國承築者共約二萬餘里而中國自行建築者則惟錦州山海關天津北京一帶長僅約一千餘里幷上海吳淞之路數十里耳夫此二萬餘里之鐵路東北至盛京西南至雲南西北至陝西東南至廣東縱橫交界如阡陌焉統觀十

八省中其末及承築者惟甘肅一省而其承築計畫不一或向其貸款或購其物料或藉其工程或托其包攬總而言之不外以權利授之而已矣以此知中國第一宗權利十八省中已創其十七省所餘者惟囘疆交涉之地沙漠爲鄰之鄉君民隔膜其害之相因而至也今竟如斯而諉其過者猶謂一則中國之民不敢肩任其成一則外國之脅無以間執其口故朝廷不得已爲之使畧無闤轉固執不通中國其終無鐵路矣不知中國之政其朝令夕改也如是試問平民猶敢有出而擔當者否中國之官其假公濟私也如是試問外人猶有不從而要脅者否官督商辦不入洋股借用洋債抽取公款各節曩嘗痛陳其弊

逆料將來今日情形知所不免茲亦不必復瀆一辭雖然地方權利多在鐵路而鐵路權利仍出自民使君民上下瞶瞶如故如土耳其等國則縱有鐵路無補興商反足以使其君仰息於人不能自主終且同於債臺高築或更類於貨鬻其民是故商務未明則胸無成見惟出以批賃之法則成效可期瞭如指掌請卽廣東而論以例其餘廣東爲東六省極南之地北界湖南江西南界東京瓊島福建居其東北廣西居其西南地方七拾九萬四千餘里人民二千九百七拾餘萬口所產爲米糖煙茶果木蠶蠟而五金之屬煤礦之物雖不及他省而厥富自饒都會廣州其地外臨大海內灌珠江大海者東北達美國西南達

歐洲外國貨之來中國者多以香港爲止中國貨之往外國者則多以香港爲始而廣州適與比鄰是香港爲中外貨物之墟廣州亦爲中外貨物之市也其商之通於外者如此珠江爲東北西三江之匯東江出江西之定南廳長甯縣而以龍川爲津北江出湖南之桂陽廳臨武縣而以韶州爲津西江出廣西之永甯廳懷遠縣而以梧州爲津至三水縣則三江匯而入於廣州以注海水道條達已同過肆舉帆他日南北鐵路既成則更瞬息千里其商之通於內者又如此夫產物豐歉繫乎人力之多寡消物靈滯視乎販運之速遲人力既多販運又速則商務之興翹足可待商務興則農工盛礦產開百貨陳貲財集致富

之道操劵而前矣夫廣東貢京之款每年不過一百一十餘萬兩此數實未能及外洋一大公司每年國課之徵抽故不惟僅照此數卽比此數多加一二倍每年三四百萬兩與國家承批吾知地方官祿等事優給而外承批者猶能指揮如意藏富於民故曰內有把握也何以謂其勢則外絕覬覦哉蓋觀於時局而知其故矣覘國者不惟覘之於朝必須覘之於野朝而無人其國未必卽亡野而無人其國乃爲眞滅朝之無人非必無人也有人而其謀不用則謂之無人以其人之在朝而或不能行其志也野之有人非必異人也不異而其行自異則謂之有人以其人之在野而必不至失其自由也往者越南緬甸之朝當

外國交涉之初其外務大臣有遊歷各國歸而以外國政治極言於君使之倣效以圖安全其君不聽至有服毒自戕遺書屍諫冀一感悟之者然其君卒不之改而其國亦未卽於亡也及至外侮既深而其民自若權利盡奪而其民仍自若於是外人唾手而得二國社稷爲墟矣昔者英法民權之風漸被而至於和比德奧諸國諸國之民以爲是固天理之至公人心之至當也於是四方風動相率而起以謂民不思自立則國無以自存雖其時當國者禁令綦嚴而其民不顧也兵威赫厲而其民不恤也積之久而其理自明積之愈久而其理愈確時至今日則泰西各國之君竟以僕自居而待其民如主矣待其民如主此

其國所以爲不能亡之國也由此觀之國之存亡消長禍福吉凶其權之名雖在朝廷其權之實則在草野今中國之於外邦其時局殆無可言矣此非徒謂失二藏失三韓割仝台割旅大割膠州割威海割廣灣南北東西藩籬盡撤水道門戶關鍵與人而已也鐵路之建無求則已有求則不得不從礦產之財不索則已有索則不敢不與而凡一切輪船往來之利互市轄治之方操縱予奪之權公法常規之盜外人皆視若政由己出爲所欲爲推其心苟非以無知待中國諒不至是也苟非以野蠻待中國諒不至是也苟非以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待中國亦諒不至是也然探究其原亦由中國之未順乎民以致商務

不能與外人不能大溥其利故至於斯耳不然彼泰西之國距此遙遙數萬里奔走跋涉而爲吾舉百廢興百物也何其不憚煩若是是故浸假而聽訟用刑之弊不除吾知外人必以枉屈吾民爲辭而爲中國平訟獄浸假而虛文無實之弊不除吾知外人必以誤害吾民爲辭而爲中國正學校浸假而苞苴載道之弊不除吾知外人必以誣陷吾民爲辭而爲中國淸賄賂浸假而盜賊公行之弊不除吾知外人必以安甯吾民爲辭而爲中國嚴捕務浸假而所任非人之弊不除吾知外人必以廢棄吾民爲辭而爲中國分職守浸假而會黨作亂之弊不除吾知外人必以保護吾民爲辭而爲中國靖內亂彼其施於斐澳等

洲者不難舉而行諸亞洲彼其施於印度等國者亦將舉而行諸中國舉而行諸中國是豈蚩蚩者之不幸哉山河依舊身世全非中國之名自我而失毋亦秉鈞當國者之羞輔世長民者之恥耳苟政令一聽於民民務以興商爲主則外人不惟無以藉口亦且正洽於懷蓋外人爲政雖以順民爲言究不若本民自爲之妥貼也而貢京之款驟加數千萬兩使洋稅並起則總足一萬萬兩之數而無難除上項用度之外以之整頓陸軍鐵艦當必卓有可觀庶民同則其情愜財用足則其國隆內憂止則外患消奸宄潛則窺伺息故曰外絕覬覦也上下既有此利君民皆得其宜則批賃之說洵爲新政變通最善之策也夫條

陳之事未有經歷而驟欲試之則難乃自中外交涉以來中國之地始而五口通商繼而九口通商迄今屈指通商之埠竟至三十有一口岸矣是中國內地幾於無一處不畀外人以通商之權畀以通商之權則凡有聽訟以及自衞所謂政務者皆歸外人之自理此與批賃之說名異實同然我國家固未嘗定其批賃之價而向外人征抽所以然者貨物行流則稅項自裕云爾而政務非歸其人自理則又不能通商然則若欲通商必行新政新政者卽今外國現行之政也國家未能自行則宜歸各省之民承賃歸各省之民承賃則微特每年各省願出若干如今之所議云云卽貢京之款轉遜於前國家亦應將就不然豈

國家之待本國人反不如其待外國人哉此批賃之說實有所歷然後爲君上策之也且海禁大開而後華人之出洋經營多於西人之入境旅處者數百萬倍其故何也中國不行新政商務因而不興商務不興則與廢其耳目心思惰其四肢百體者無以異故民無以聊生不得已棄妻子辭知交而作過都越國之計雖逐客之令屢下而遠行之念猶不能忘者其苦衷可想而知矣使新政各事民之所欲者聽其自爲吾知不特未辭故土之民無事他往卽寄居外地之客亦幡然來歸况今者新舊金山檀香山小呂宋等處華人入口川資身稅爲費極重非數百金不能否亦須數十金方可苟以此費而改用之則本土卽

是洞天福地何須越境而圖吾鄉自有金穴銀山奚事飄洋以逐而上則爲愛國忠君之極軌下則爲安身立命之良謀故即使京貢而外或有軍需緊急吾民亦宜酌供不然豈吾民之待本國轉不若其待外國哉此批賃之說亦原有所經然後爲民下策之也且夫古者任土作貢即是今議批賃之成規然而荒遠支離故亦毋庸徵引但觀近事則知此議實有當於我中國君民何則褱平箕子之遺豈非華人嫡派而國初則以典屬居之流球遠人之貨豈非來自異邦而我朝且以免稅處之况股肱之郡心腹之區民曰羣黎子曰纖赤焉有不逾常體恤者則謂批賃實爲吾君之素願可也田園種植之謀在外域猶思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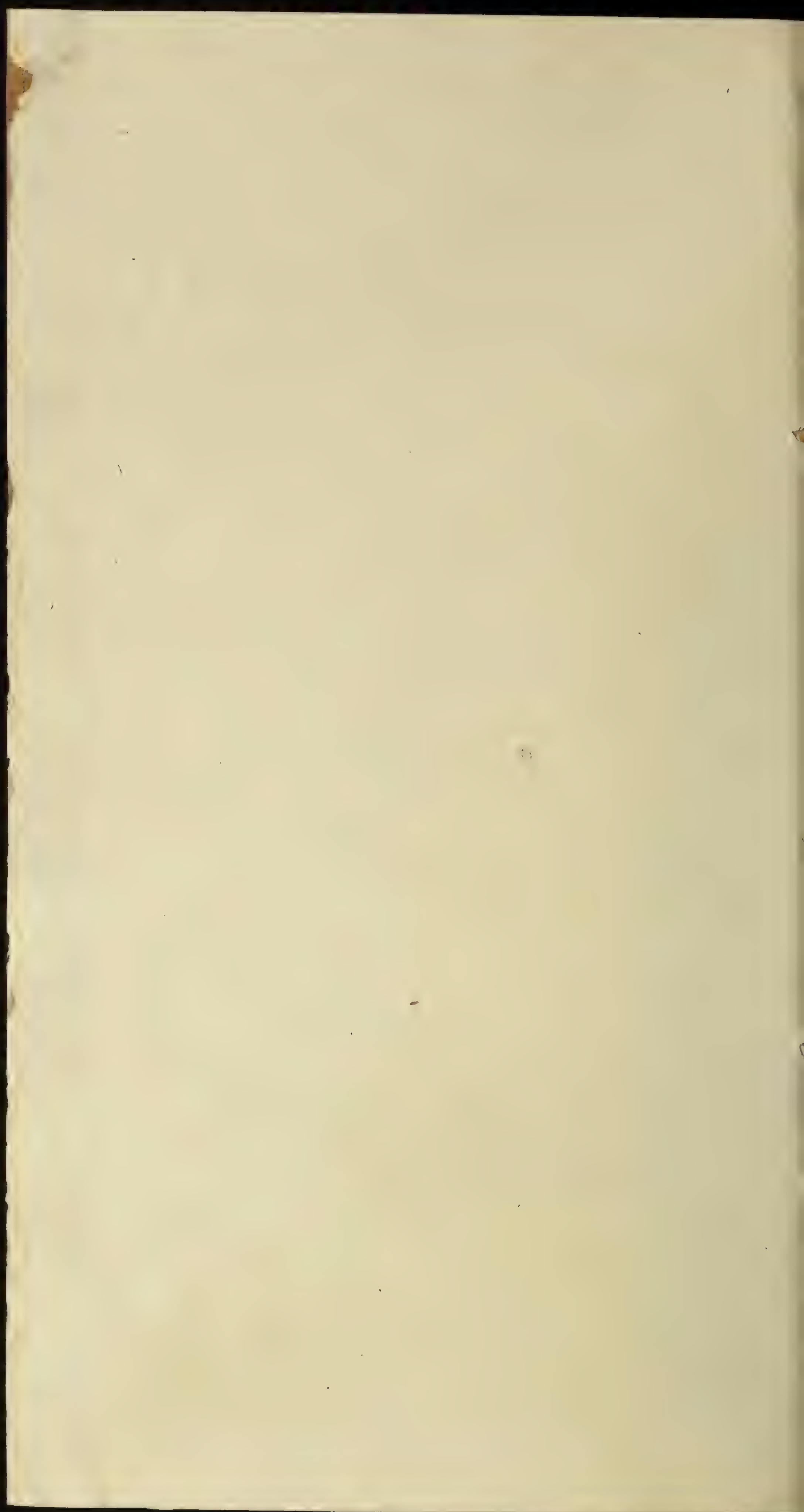
遠戰務恤兵之款待異邦猶出巨貲況祖宗邱墓之墟中國帝皇之土伯叔甥舅之地睦婣任恤之情焉有不加意維持者則謂批賃爲吾民所心悅可也然而其事若創其說若奇則以曩者未逢其會未得其機耳不知批賃之實在中國行之已久特虛文粉飾以故其事不顯其說不明何則今十八省貢京之數是明明承批之法也江蘇之京貢四百一十七萬四千兩國家非於他人求之蓋於督撫求之也安徽之京貢一百三十八萬七千兩國家非於他人取之蓋於督撫取之也其餘各省莫不皆然是督撫者乃國家各省承批之人督撫既爲國家承批之人而各府州縣又爲各督撫承批之人於是房科則有批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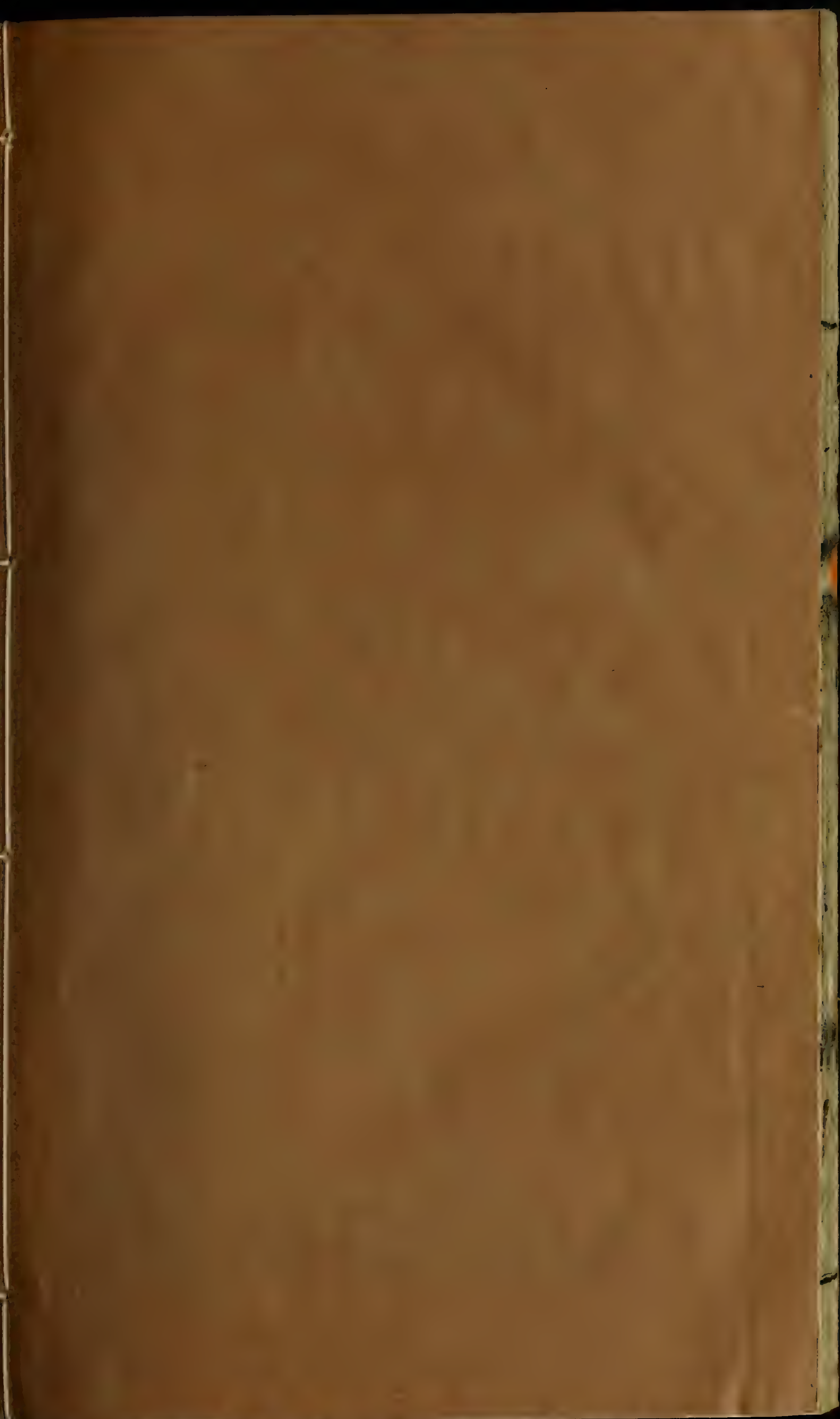
役則有批賃兵刑錢穀則有批賃土關貨稅則有批賃舉凡中國之政務無一而非批賃故曰行之已久也但其批賃惟君與官交手而民不與焉或官與官交手而民莫問焉此由君民隔絕之故也惟君民隔絕故有今日之事而爲外人所陵吾安得旋乾轉坤之機而爲中國撥亂反治之會哉幸也今則機會適逢也機會之來從何而見曰見之於廣東七十二行商之承批䦆金何則七十二行商皆民也以民而與國家承䦆是君民相通之兆也棄委員之官而用民望之商是君民相合之交也向惟君民相隔官府蒙蔽故有種種之弊今承䦆之事乃舉隔絕蒙蔽一掃而空故曰機會在是也夫圍姓之承批何非商民彩

票之承批何非商民然此不過權宜濟急之事不得以國政論之鹽課嘗有承批承批者豈非商民煙膏亦有承批承批者豈非商民火柴火水皆有承批而承批者均屬商民然此或其細已甚或止就一偏亦不得以國計而斷若夫七十二行則爲廣東一省商務之總集也四百萬兩亦爲廣東一省國課之提綱也爲一省商務之總集則其關繫必及於全省之人爲一省國課之提綱則其厪懷必動於九重之主使廣東之商於釐金之外照科此數而以四百萬兩謂該省貢京之款以四百萬兩爲地方致治之需吾知地丁等項雖一文不繳亦能佈政優優百祿是遒使中國之君於廣東而外俱照此而行以各省京貢爲

正供以洋關所入爲武備吾知朝廷之上雖恭己無爲亦能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卽此便是新政卽此便是民智卽此便是君
用民智以行新政卽此便是民自用智以行新政故曰新政者
終於必行而勿慮其不行

新政變通卷二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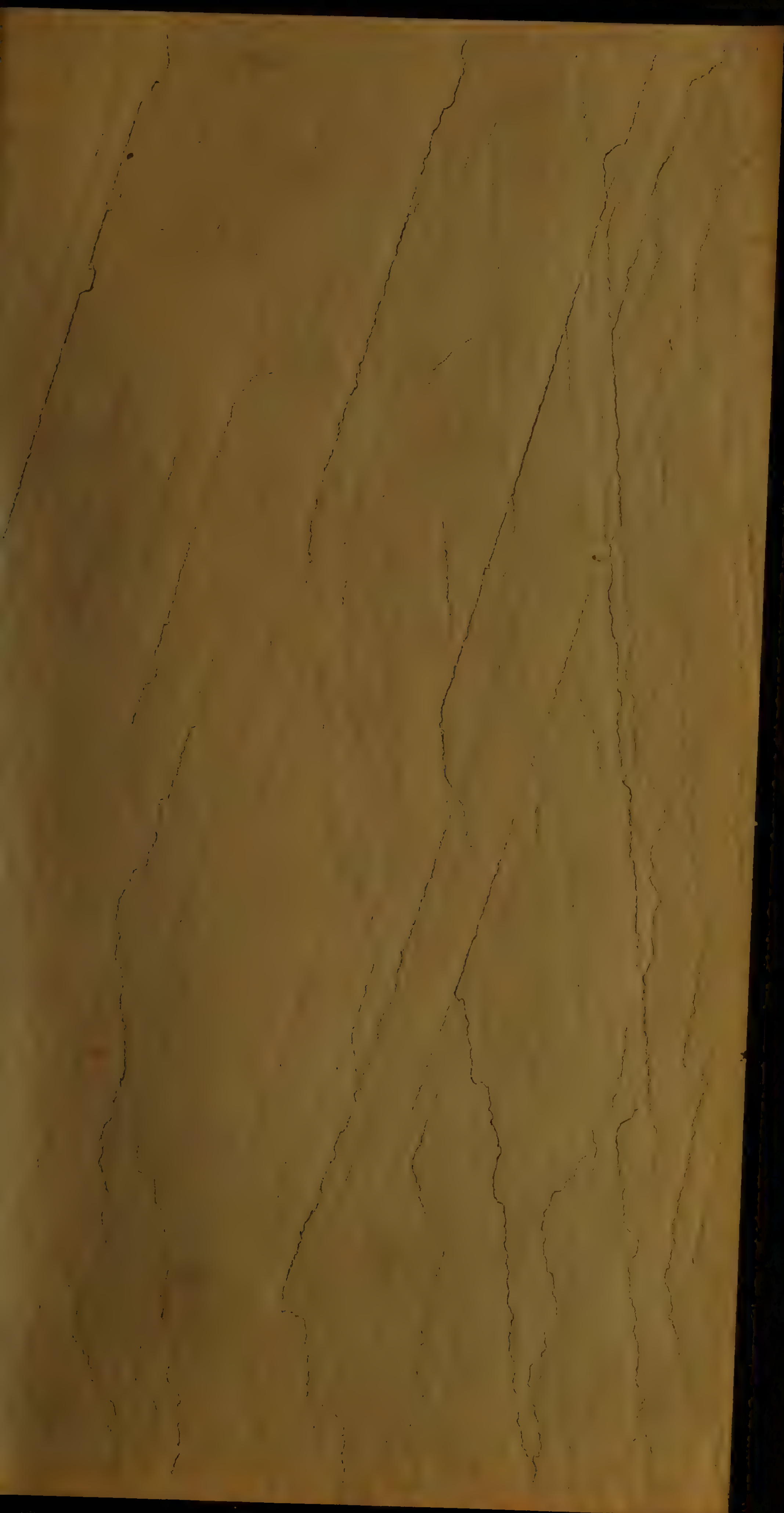


#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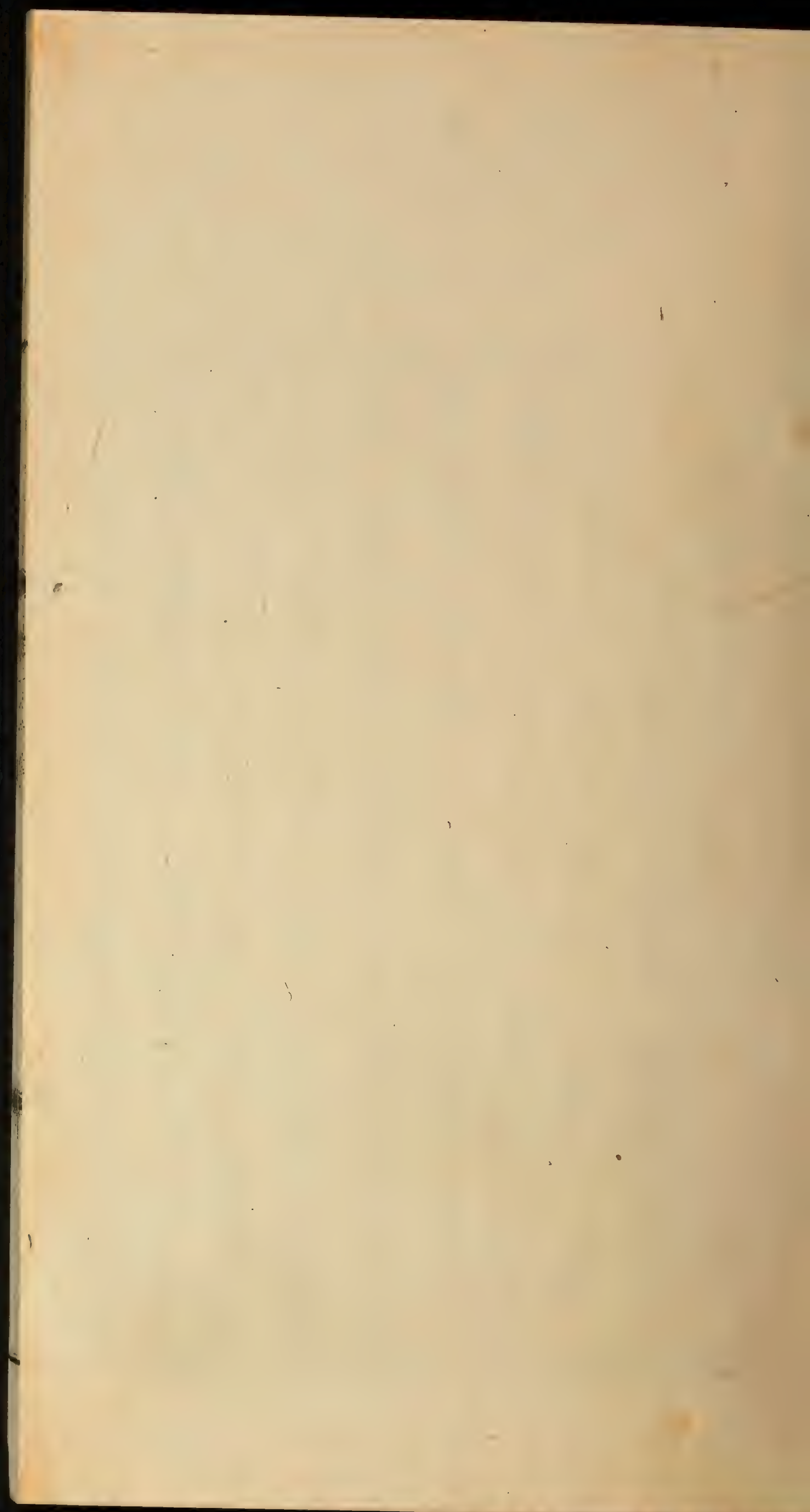
九

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

梨園娛老集一冊







# 梨園娛老集介言

是集合中外古今宗教名教治術學術一爐而治之歸宿於哲學以爲至治大同之根据此胡翼南先生以數十年之積學一旦乘興疾書而作其不著書而作詩者蓋欲以樂府新聲造世界於和平而不覺也詩分二册第一册破專制第二册箴自由見識議論俱臻絕頂驚心動魄洗髓伐毛加以箋註精博益智無量誠男兒勵志之丹書亦女子銘心之金版聲音之道與政通不朽之業此其券名曰娛老猶謙辭耳然而才情綺麗逸趣風生讀者如遊兜率天宮如入蓮花藏界但見天魔蚝女瓔珞華鬘紛集吾前各證菩提同皈般若雖老萊戲綵子晉吹笙無

此娛也有目共賞無俟煩言至其弁言一首已直指大同至治之方針躡影尋聲命儔嘯侶張法曲奏靈璈競八風宏五際不圖爲樂竟至於斯固無庸更贊一詞學皇甫謐之強汚佛頭食蕁而美輒欲分甘謹獻數言以當介紹云爾戊申冬月一眞居士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三

## 梨園娛老集（總目）

### 第一冊目錄



### 第二冊目錄

此集爲大同之治而作弁言一篇是大同影子第一册破專制開大同之基也第二册箴自由立大同之極也指點當前爲仁不遠此女界售物諸詩所爲附錄於後也論說歸宗詳言詳達而大同之道此集昭昭矣讀此集者亦可以昭昭矣

戊申冬月逍遙遊客翼南胡禮垣識於香港厚豐園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三

梨園娛老集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第一册目錄　全册註釋

詠則天徐策三首

詠則天徐策四首

詠則天徐策五首

詠則天徐策六首

詠薛剛一首

詠紀鸞英第一首

詠紀鸞英第二首

以上詠梨園詩九首每首有詩心詩說皆就破專制立論而自由之箴亦寓焉盖專制破則自由立也

## 題詞綴言

是集成於丁未之春同人以其切中時務謬加激賞則天徐策諸篇聞已錄寄北京爲政府速行立憲之勸此去年事也今春白衣大士來書請大發慈悲作速排印藐姑仙子亦以爲言及予爲女界售物詩而後凡得覽原稿而知其出版有日者咸以詩來道意女士之投贈尤極紛醲笙磬同音夔牙並奏香霏電起良足啓予限於篇幅不能備錄僅擇七言短章之清新俊逸者各選其二總列卷首一律箋註用誌瓊琚閒有點易字句悉本原意而成左太沖之譏非所論也時戊申十月冀南附識

第一册題詞

一眞居士

朝隱已無天上客山居不作華陽仙閒將塵垢陶堯舜灰裡陰何見此編

三教珠英嗤李嶠六經奴婢笑康成瀰天自樹千秋業括地應聞萬歲聲

星垣羅天衢

先生道大與天侔哲理神宗一貫收對此方知學術誤文文山並武鄉侯

不出山林豈偶然天留才調轉坤乾雖然未展經綸手一集傳

燈在此編

達樵梁龍章

如此詩才孰與儔傾天駭地作中流直將萬古蜉蝣掃豈但能翻鸚鵡洲

他化常依自在天涵今茹古即神仙巢由可是空談者此老曾推讓國賢

蓮仙陸耀池

人疑此老風流甚我獨斯篇讚嘆深萬派同源宣法語六洲誰不聽雷音

花雨漫漫遍地中牟尼串串下天宮繪來上界昇平象不數人

空法不空

仙城李隱君

吽通天耳聽靈章要使人間盡吉祥我讀此編如有會玉皇點首風雷忙

縱橫說法盡皆宜天理人情本不離東有靈均西約百一齊破涕誦斯詩

菊如黃秋畦

天人一貫信如斯萬象包羅作一詩挈領提綱猶細密千秋應許大宗師

學途學案說紛紛總把人天兩界分今日此篇初出世果然伯

樂一空羣

硯溪劉籍生

新政眞詮已不羣掀天揭地見斯文豈知詩國維新日大筆還推遜世君

筆底居然造化工太和一轉氣胥通先生倘慮襟期遠早向梨園演大同

佛子性清

意作天儀氣作春緒言箋註亦超塵佛心哲理成經緯二十棋中首一人

大辯才從覺悟餘卌年醞釀出斯書方圓動靜皆元著布置曾

無一點疎

第二册題詞

開平沙江散花天女張圓明

說出眞情本不奇天花墜地却紛披世疑男女平權者好讀七姝三四詩

三重奴隸卑汙洗一片光明日月長我爲此編呼萬歲女兒都被返魂香

寧邑安鄉王母侍者黃神鯨

牡丹樂府柔奴曲可有莊言若此不能以風情說風教先生斯集古無儔

任他繡虎雕龍筆才說人情便不如身列門牆慚未得先從私淑拜斯書

南海樵山白衣大士黃雲容

自由平等渠天然有幸三生見此編恪誦七姝三四首此身端不羨神仙

黃金人愛水田衣猶記先生女界詩我愛此編何所似明珠七色耀摩尼

南海冲霞魚籃觀音黃雲仙

色上能空空有色籃中無物物盈籃先生便是明星子何用橫參五十三

維摩智慧重重解達祖慈悲息息深供我心香窻下誦勝朝南海拜觀音

南海沙頭法身大士劉妙榮

眞道理從常驗得妙聳色向自心求開篇時見拈花笑迦葉分明在裡頭

平等原來出自由人天兩界此中修從今悟澈菩提果不證菩提不肯休

九龍望鶴藐姑仙子陳善淸

拜讀驚人杜老詩勝如身到鳳凰池人間說法今如此兜率天宮不算奇

龍膏作燭開盲瞽鶴露爲漿飽渴飢萬遍誦來惟一憾斯編出世抑何遲

東莞石龍蕊宮仙子陳麗淸

洞破深閨抑屈天楊枝浥露洒三千衙城侍女遙相憶何不焚香誦此編

從來白傅最鍾情只記當年長恨聲何似先生施法力女兒箇箇脫愁城

南海白沙披香博士陳蕙修

風流端出眞名士道學原推大隱君讀到七姝三四首的眞愛煞我紅裙

放翁團扇家家畫孟子新詩句句傳我欲斂金千萬鎰移來香

# 國鑄金仙

## 一眞居士詩註

史記東方朔醉歌曰金馬門中可以避俗按金馬門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　列仙傳東方朔賣藥於五湖智者疑爲歲星之精李白詩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　梁書陶宏景自號華陽陶隱居時人謂爲山中宰相著眞誥道書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　杜甫詩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謂陰鏗何遜也蘇軾詩寒爐餘幾火灰裡撥陰何有正味齋文灰裡陰何撥除拉雜胸中雲夢吐露槎枒

## 羅星垣詩註

哲學英文爲斐羅梳斐（集內已註其義謂須從美國大字典解說而未註其西文字音故補註於此）　宋史文天祥字文山　宋藝文志有僧道原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武三思詩喩後知何極傳燈竟不窮

## 梁達樵詩註

錄異記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一旦有八公詣之自言我等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　袁枚于謙廟碑與其粲（同粲句見周禮）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檮萬古之蜉蝣　李白贈韋南陵詩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却鸚鵡洲趙翼隨園詩題詞羣兒漫撼蚍蜉樹此老能翻鸚鵡洲　他化自在四字天名見釋典　巢父許由不受君國之讓見高士傳　達樵先生精醫道善治疫予識之於北般島時蘇祿之君以國來讓達樵力爲勸駕予終不受屈指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而其詩猶記及之

陸蓮仙詩註 雷音爲護僧伽藍神名之一見七佛經　佛頂心經觀世音菩薩說此陀羅尼已天雨寶花繽紛而下牟尼梵言又曰摩尼譯謂無垢卽寶珠也西陽雜俎兠率天上雨牟尼護世城中雨美膳

李隱君詩註 叫通天耳四字本濟顚榜詞　班彪覽海賦命韓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　子才子歌發言要教玉皇笑搖筆能使風雷忙　靈均屈原字有天問篇　約伯問天見舊約書卷十八劉琨答盧諶書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

黃秋畦詩註 莊子書有大宗師篇

劉籍生詩註 李賀高軒過詩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

性清詩註 天儀謂渾天儀也王蕃渾天說曰渾天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宋元嘉年錢樂鑄銅作渾天儀今在　周禮疏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　卌音心入聲說文數名四十也

散花天女詩註 返魂香香煙直上能返人魂說見香譜王禹偁(同稱)芍藥詩仙家重爇返雲香

王母侍者詩註 宋陸游有牡丹譜樂府詞蘇軾有柔奴定風波詞　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白衣大士詩註** 黃金人身體金色謂美女子也見維摩經佛國品羅什註說詳集內白生一首 王羲之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註水田衣稻畦帔卽袈裟也 李嘯村虎邱竹枝詞女冠裝裏認依稀只少穿珠白八團豈是閨人眞好道阿儂愛着水田衣

**魚籃觀音詩註** 如來釋迦因睹明星而得道見中峯廣錄 華嚴經言善財童子經歷一百一十城參見五十三善知識歸而見文殊普賢然後知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亦惟自修德慧而已古德云學道先須細識心細中之細最難尋個中尋到無尋處始信凡心是佛心張無盡頌曰趙州八十猶行脚只爲頭心未了然及至遍參無一事方知虛費草鞋錢 維摩經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 達摩傳楞伽首叙大慧菩薩讚佛五偈其一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其五云知人法無我煩惱及爾燄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 按維摩言縛而歸咎於有慧無方便楞伽言大悲而推原於智不得有無是皆無哲而徒佛也故鄙人說法專主以佛心而行哲學

**法身大士詩註** 法言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謂之妄

**藐姑仙子詩註** 李昉(音訪)賀呂蒙正詩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吳穀人賦金盤以鶴露爲漿黼帳以龍膏作炬

**蕊宮仙子詩註** 蒲留仙江城傳親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吳穀人昆明池織女石賦成武丁桂海仙官梁玉淸衙城侍女風鬟

霧鬢珊珊來烏鵲之橋碎珮零環隱隱答青禽之語
范成大詩想得秫田來歲好瓦盆加釀灌愁城

## 披香博士詩註

陸游詩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放翁陸游號也孟子孟浩然也李白贈孟浩然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杜甫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鎰音逸史記註秦以一鎰爲一金一鎰二十四兩也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十六兩也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





## 題詞補綴

李梅史

世界和平預可期自由專制兩箴規梨園集出人皆怨皆怨斯編出太遲

胸懷曠達腹便便識力高超解義圓莫謂孝先誇獨步斯人後起勝前賢

李小鄰

未曾親炙聆鴻誨今讀斯編繫我思引領高人在何處蒹葭秋水徧求之

歸宗哲學學超羣詎類人云我亦云他日虛堂共晨夕一樽清酒細論文

吾愛胡夫子抗心希大同莊言寄游戲妙論發愚蒙道德西歐重文章北斗崇卽今棲海外救國願無窮

一葦障東海百川終有涯欲鋤專制種力護自由花不朽言功德同流孔佛耶讀公娛老集掩卷更咨嗟

## 再版題詞

紫東氏劉彭齡

漢時歲星精卓犖下凡化作東方朔人言此子太詼諧我謂此君眞大覺建元以降數十秋君權漸烈民權收南山屬苑諫專制割肉歸遺行自由茫茫至今二千歲上愈披猖下奴隸狂瀾須得砥柱撐帝曰汝星再出世珠目貝齒猶昔時三冬文史供指麾昔隱於朝聊避世今乃混世隱於詩中西羣書是能讀作

筒雅不負此腹壯年挾策遊海邦譲國早已動蘇祿多才偏不合時宜隨俗那肯如韋脂評書駁窮張之洞立論壓倒康有爲香江梨園多絕技會心不遠賴有此破除專制箴自由大同借詩發宗旨千年大夢何沉迷忽然破曉鳴天雞優夷優塞四萬萬靜聽佛告須菩提運編啓發憤與悱政界女界都有煒紙貴洛陽尙左思賦誦西京多趙鬼君之詩才人難同筆端眞具造化工如聽琴瑟入清廟如數珠寶遊龍宮繁華如看十里杳變幻如望雲霞影一口吞盡汲水門雙脚踢倒摩天嶺我讀君詩樂不疲口角流沫右手胝描眉欲譜瑩娘史肖像徒牵寡女絲吁嗟乎爲國招魂歌些只孔佛二教得其髓我願此篇化爲億

萬君放翁以爲國家異日文明之嚆矢

雲英女史陳瑞蘭

媧皇何事將天補徐福何心浮海島只緣人事說空花遂令世間成潦草逍遙遊客悟其非實際談元不尙奇借彼梨園宣世諦樂香幢現白蓮池（先生香港厚豐園有白蓮池蓮花最盛）初册轟轟破專制羣生一切蠲奴隸豈徒馨地淨欃槍直欲窮天驅妖沴風語華言盡吉祥堯醺舜釀此中藏民權變作風雲色兵氣消爲日月光自由箴以第二册清詞妙句如泉汨不知灌溉是情田但覺德符充理窟粲齒飛花勝謫仙點頭頑石闡提前三生雪印無乘法五色雲縫有漏天如幾如式彰名理有

脊有倫徵道體哲學敦行寶藏開黃金若土斯仁矣富強王霸說紛紛對此徽言清濁分學貫天人無兩界見消畛域盡能羣掃除陰翳從此止大放光明由此起大同之道此傳燈至治之規此嚆矢憶昔如來兜率宮天龍八部何匆匆壺天淨土三千界翠竹黃花一樣空如何此集數醇聽德育智育見眞性碧山烟去月纔明秋水風停波自定能生歡喜卽華鬘能除俗氣卽仙班落葉歸根果何在只在中流砥柱間卅年抱願存諸己一篇跳出風人旨人愛華陽陶隱居我呼李嶠眞才子諫果回甘甘味長拈花說法法難忘香江瑞氣高千丈知是雲英一瓣香

田邵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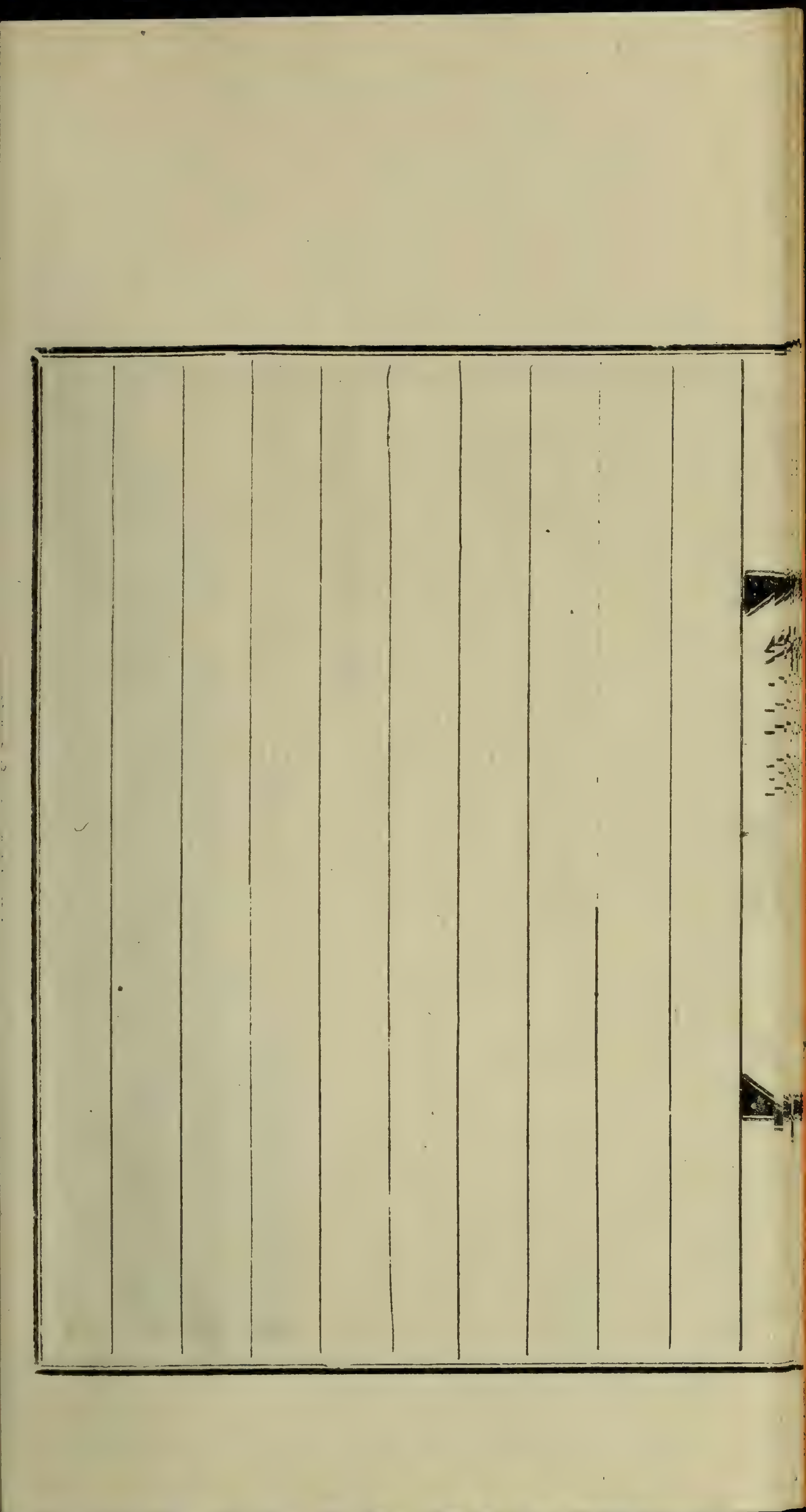
我讀梨園娛老集千經萬典都不及自由平等盡生機至治大同從此立

闢地開天第一篇華陽一見也軒然千秋蘭錡兵韜會萬國靈臺偃伯年

鳳笙女史莊慕韺

數千年來刼未終神州黑霧何濛濛拔劍斫地地詐啞舉酒問天天裝聾君輕民貴此義昧君權愈烈民權窮況我女子二萬萬四重奴隸縛厭躬歐美文明入中國道窮則變變則通先生首在破專制次向自由發其蒙昔者我祖南華叟逍遙鵬翼遊太空續鳧斷鶴悲矯造至人無己神無功君之詩集寓言耳厥

意與此將毋同大言炎炎定宗旨大同直把五洲融小儒俗子爭著述讕言休得混乃公薩翳潛消爝火息扶桑擁出日輪紅高歌直覺鬼神動銅琶鐵板和江東題詞愧我無大筆孟郊聲細如寒蟲君之詩詞豈小補光我女界恩獨隆願喚同胞諸姊妹五體投地拜下風



# 梨園娛老集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弁言

歐公譏元微之桐柏宮銘自註典故以爲非作者法此說非也書雖共讀若字句有疑則會心自異必欲見解之同焉難矣西人譯中國古書間有創解職此之由檀弓有孔子出妻之疑詞蘇軾則未下地名而不識豈非憾事夫同一少艾也馮山公以爲幸臣戰國策以爲好女曲禮註以爲老幼同一匏瓜也何平叔以爲繫物朱遯翁以爲涉具黃東發以爲星名脫非自註鮮得其通地皇出於雄耳龍

門之嶽人皇生於刑馬山提之國此顏師古策問句也而果何地耶知周天地獨羅沉牖之災明並日月必嬰深匡之難此顧愷之定命論也而果何人耶金虎入門吸元泉此周宣王時采薪歌也而果何物耶元氣是文康之老親此古樂府詞也而果何事耶觀書欲明註何能已光武紀王景用墕流法墕字不註則人不知其立法之取義唐文粹羅隱說石烈士推倒韓碑傾眵者三眵字不註則人不知其推跌之情形善乎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自註出處也不然博雅徒矜艱深是務則牛大陷到石頭邊一句廣東語也卽廣人亦不能解（屈翁山廣東新語

牛魚也陷不也）是集珠英羣教餚饌方言非自註之解人難索茲從弁言爲始於各篇之末自爲音義箋註間亦涉以議論使作者與閱者如相晤對是亦娛老之一道煩不敢憚手此編者幸毋買櫝還珠

興觀羣怨獨重乎詩則以詩之敦厚溫柔動人最易也是歲丁未（即一千九百有七年）挾梵夾之書數十卷從內地爲汗漫之遊對光景而流連逢欄干而倚徧致足樂也竹棚歌舞間亦往觀至則見其踵趾相接注目傾耳者常數千人所演戲文去文明之道尙遠然演者不自以爲演也而以爲事實躬親觀者亦自忘其爲觀也而以爲現身說法悲歡離台場上下有同情

焉一唱三嘆男若女有遺音焉國俗之澆漓見矣人心之不死明矣僕也慕攬轡之澄清愛扶輪之大雅念甄陶之有術在應化之無方事正可爲天何曾老誰能遣此人孰無情身世豈其茫茫人心實惟夢夢此非金壺傾汁安能漾我情波惟有紫水漚緣或可形吾豪宕初癸巳之歲予遊日本曾題神戶大銅佛詩其詞曰

不生不滅虛無界釋迦結想彌陶外但說金身丈六長（但讀平聲同單）佛法云大何曾大此邦佛子意超然說法竟說上乘禪既從外貌觀色相復使佛腹洞作忉利天善士貢銅觔巧施匠目力趺坐蓮花生頭上螺鬟織低眉不欲看世

人向人祇作慈悲色欲學慈悲色先存廣大心披肝露膽請君入佛緣須向此中尋我悟此道樂不止翻身直入靈虛裏頂上中通月樣圓世界光明近盈咫撞鐘擊磬興如何左謁羅漢右韋陀天竺高僧衣鉢在神州舍利塔摩挲我非佞佛與佛印頭頭是佛佛何多乃知方寸靈臺地能來十洲三島無量諸佛都包羅門外遊人齊拍手奇聞奇聞呼衆口如來狘拂師婆針惟古有佛傳不朽我聞此語唯否否佛不傳人人自有君不見輔國學沙門鳩摩思配偶又不見屠伯放刀逃長老投胎走今佛古佛本無邊今人古人當自糾舉頭問佛佛無言但覺三十六尺之莊嚴明明如點首

詩非佳構久住腦筋至是爲沙門釋子言之輒乞予筆記以授因而傳鈔殆徧予方恧焉及睹梨園諸劇竟有嬲予爲詩者雖欲藏拙不可得矣乃擇其兩齣目一曰舉獅觀圖一曰施圖公案詠之得古詩十九首之數凡一萬六千一百餘言分爲二册顏曰梨園娛老集將以破專制箴自由也不拘拘於韻脚不察察於體裁惟是自寫性靈獨開生面放懷千古旁礴羣生以東坡議論之詩爲杜甫驚人之句以張�地仙之語爲欒大天士之吟步佛陀而釋楞嚴十種之魔呼王母而張法樂八風之奏於以養夷白於以變丹青於以味道腴於以廣津逮鴻濛之破破以此矣眞宰之抉抉以此矣三才之貫貫以此矣六合之彌

彌以此矣夫破專制者首破其本立自由者先立其根根本既明道不能敗此篇之作實文也而出之以詩者則以詩之感人不可思議一言入竅百世難忘片語銘心不脛而走陽關三疊千秋如繪其情解愠一章今日尙聞其響固知慧業優到梵天同是肉人高壽雲景此丹心寸意所爲驅煙墨以如飛流管声絲因之繞虹梁而不落也編成讀之別饒風趣能娛人老夫復奚疑篇什無多深情若揭寫和平於溫厚寄悱惻於纏綿譜入琶琶應使萬花齊笑壽諸金石還教括地同春反行路之難以快心取問天之詞以上訴攜五百道小夫人之乳水必知歸放三千年大漆室之光日原普照時見英賢蔚起定知後勁有人

因思世味齩領翻恨前無作者是豈七縱而擒風月三駕以控齊梁宮體編來傾倒作隨園之序玉臺吟就芬芳吐孝穆之詞匪比疏而剮以膠青異圭璋而加之判白目亡虛鑒認符拔作祥麟耳失兜元誤歸昌爲諡隘相提並論語可同年雖然詩詠梨園僕猶有說試拈蒲筆寫我蓬心今夫赤堇之金必在冶而始躍者嘆遭逢之罕也弧梁之韻惟因絃而乃流者痛知音之難也浮磬名精空聞高季洞簫乞諡徒記王褒鼓打回帆若箇適來峽裡鐘調水尺何時一到田間所以龍叔背明寸心是究鷲僧說法二諦不歸以視梨園邈乎遠矣盖人安所遇靜躁不同彼以紛華靡麗之塲尤物移人之地珠簾畫棟紙醉金迷谷

口村頭𤰞裳連襶絃絕唱絕耳順如風小垂大垂目謀似水聖
郞歌而爭憐情艷阿子和而𤇆但願歡聞流激楚於陽阿則聲希
下里散天花於小海則人滿浮傳僑阿堵之神勾魂攝魄現自
心之量弔夢歌離白石先生目作宴瑱飽矣青琴妙女情如穆
羽調矣遺謝傳之懷端在管絃着急行右軍之樂不妨兒女同
知人世何如長生有曲由是三百六日街談巷議者如麻七十
二鑽烟視媚行者成市比空言之演說入髓偏深視日報之新
聞切膚尤甚時粧則奉爲玉律名詞則度若金針一介登場萬
人如海昔之人驚響板而鸚䳇呼名唱烏棲而女姑入夢聽一
曲而貂裘換酒留羣仙而雪夜掃門數闋新歌易騎省之中書

而不惜一枝彩筆寫狀元之艷曲而欣然非無故也若夫今之英吉利竟以劇本作名經法蘭西更以戲園當太學則尤伯樂之相馬非同葉公之好龍竊嘗論之言爲心聲聞言而善惡可見行由心發觀行而禍福可知戲假情眞國民代表聽婦孺之歌泣如見興衰察社會之愛憎從知治亂然則轉移風氣頂上圓光誘掖人情路中先導教雖多術捨此其誰龍舟歌尤勝女史箴羊叔子不如銅雀妓達人之論其信然哉然而每到觀場羣公莞爾偶徵歌曲僕獨悽其揆厥原因不無所以僕當舞勺成童之歲最喜振奇拔俗之人以謂梨園者其脚色具生旦文武末靜丑雜之全才其鼓樂集硍散肆竿重敏經迭之節奏垂

紳正笏朝士之威儀也繡虎雕龍書生之抱負也金戈鐵馬豪傑之精神也威鳳驚鴻美人之意態也備諸變幻如入華胥曲奏當筵想見人生一世歌翻故事何殊少別千年欲悉眞情宜觀妙舞是以挾書而往難寬放學之餘閒懷筆而前欲摹寫生之橋段其學拄指勾絃於師襄手上而取聰明智慧於陸眷口中者非一日矣乃久之而覺其形若斷菑又久之而覺其味同嚼蠟如聞稺子喇哲嫛娩如睹蠻人睒矇睒睗風花舛忤將駕羊種米於何方才命升沉難呼烏猜棋而莫卜三科徒擾五技皆窮始猶姑妄以聽(聽讀平聲)繼且望然而去矣及取秦西班本數十種瀏覽陶詠正本清源然後知甘美於回不外自然

平等情深而結轉在味淡聲稀其言明且淸其趣雋以永其樂令人忘死其曲使我移情者在彼不在此也自是足不涉於華人曲部者三十年回憶傾衿有同隔世今者香山老去重尋驚築之聲太白歸來且聽鷓鴣之曲而新本新本徧貼戲招改良改良轟傳報紙方以爲聆長歌而目刮觀字舞而心開南部烟花變淸詞於魏帝北林明月聞雅奏於王郎夢在當年見諸今夕戚夫人之翹袖無須望斷天涯崔學士之回波或且流傳海外矣孰意觀其衣冠猶是前此之昌披了鳥觀其狀貌猶是前此之逐惡儺神察其機關猶是前此之迷陽媒但窺其做作猶是前此之慆耳堙心當其歌也孔子龜山誰彈新調楚狂鳳德

徒嘆衰時但知藏曲於芙蓉不解賦詩於皓露及其舞也劍來項伯莫識廻巾戟拔甘寧難窺破陣縱有賈兒之蹋地曾無旋女之縈塵凡此之類師曠審之而不調周郎識之而不顧以故上游者不見其進化維新之象下達者惟記其繁華流蕩之形倣古爲徒況而愈下豈是長沙地小難將舞袖回旋實由兩院才疎未許凌波學步固已笑同一映蚩彼三招尤可異者陶宏景文傳十賚不離連石之鄉肅愼氏穴接九梯祇守挹婁之國則何不邳張大矩洞貫眞形混寰宇爲通家縱橫宙合澄萬流於一鏡亭毒八荒今以殺人爲英雄公然道白以革新爲排外自詡趨時毋乃妄作抵讕堪爲乾笑夫論梨園於此日正不乏

人創耀樞榮允矣王臣蹇蹇利昭林貴壯哉英傑敱敱才卓文
玲何異佳人婉婉杞聰亮啓居然良士休休他如歷練老成則
孝鎮象允堂皇冠冕則安笏棠光抗直粗豪則賀蘇養作隨機
應變則生禮梅秋此其畧也以予所見猶屬咫聞敢誇月旦之
評妄擬花魁之榜然而明珠美玉笙磬同音新燕鮮花色香並
豔容華絕代珠走盤中俏麗離魂牡丹亭畔潯陽商婦原籍揚
州南內酣妃前身西子蛇全風韻靚廣天然樂也大方平兮蘊
藉細倫巾幗蓬島貂蟬福有奇緣沾能幻醉阿紫待西廂之月
紅顏罵地府之王瑞香結玉馬之鸞京仔戲酒樓之鳳蘭花有
米預爲王者之香白菜名新猶是及時之彥挹大和之英氣如

見趙雲醉牛富之晉騰恍逢翼德此五十餘人者偶然寓目常繫於懷作作有芒蒸蒸未艾有是哉斯人也以之爲丁督護必能於席上橫刀以之爲陳元康必能於盾頭磨墨以之爲太史子義必能以章奏達天以之爲嚴尹安之必能以手板畫地以之爲華妻杞婦必能崩萬里之長城以之爲女媧娥皇必能斑千畝之湘竹以之爲天魔奼女必能使元順帝北走榆林以之爲洛浦神仙必能令陳思王南沉漢水才多若此遂古惟艱倘遇高人更兼卓識自足回黃轉綠造世界於琪花瑤草之天去溷歸茵引斯民於香水愛河之域而乃四妻同鬧六女投塘伍相挖睛桓侯叩首羣羣鴉噪固執陳言靡靡鴞音惟思逐臭是

知絃么徽弱已難歌大角三章而況壺哨鼓儳更何能橫吹多
曲困十重之理障莫解長圍限兩戒以山河難升淨土誰爲生
佛欲喚天公娛老一篇又烏容已然必斤斤於專制自由首欲
破之箴之者誠以專制不去自由不明則世態失其光昌伶官
必無好戲所願文貞學士儒林丈人合日下之名流振天邊之
雅奏勿謂西園鼓吹當年之鼙舞難追要知中土清商後代之
風流廼上重翻舊曲頓改新腔鼓伯牙海上之琴天風應節吹
李牟腰間之笛明月當空勿囿方隅相師外國主張哲學曲盡
羣情廣譯西文不數婆沙之論肯教東國先傳墨璧之篇羣理
研幾揖汪笑儂而深談民族懺情讀記進蛇王蘇而重判姻緣

毋爲蠻觸之功名以降低人格毋爲蜉蝣之富貴以吹散羣心毋爲太白之竊妻以動挑男子毋爲瑤光之奪壻以拘引女流毋爲神鬼之揶揄以糊塗世事毋爲陰陽之術數以誣罔太空毋爲聽訟之淫威以貽羞律學毋爲江山之盜取以遺笑天民有殺皆公何來暗殺黨羽無命可革奚名革命風潮問誰解此言詮定有清才一代便欲製成曲本豈無哲匠三生異日者絳樹雙聲歌喉一串華堂紅豆著手成春登二十世紀之臺和風匝地洗數千年來之障光燄燭天調中華最正之宮商得上界升平之景象凡諸戲曲如在瑯書兜率爲宮陳芳是國赤誠表而朝霞失色清識顯而水鏡無光街頭陽五之淫詞濁韻則捐

如屎溺夜半更三之沆瀣淸機則共吸瓊漿雜詼諧於新理實理之中而現經綸於兎月羊燈之下寓道學於俳歌緩歌之隊而掃珍珠於鸞迴鶴舉之場陋敬新磨於前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起式仕卑於此際世間乃共造之世間化播歌謠道高琴瑟極寵柳驕花之樂趣簇簇生新遊華鬘瓔珞之情天絲絲入扣居香海十三重之界浴溫泉第二泡之湯是萬年有道之民亞身作字成四海大同之治偃地生花曲譜黃衫翠袖都成仙袂歌裁白紵羽衣盡變霓裳人世歡娛天仙不羨斯時也僕寧願湔裙解帶代繫笠篠轉字催腔親持玉尺澄摩珠於濁水辨神劍於風胡假老大之鬚眉作後生之目色拊掌而學歐西之

鼓舞一拍連聲舉頭而作日本之歡迎三呼萬歲春回黍谷解張步負負之悲月得樓臺中奚恤阿阿之謝已佛子性情酷嗜此篇歡喜讚嘆以爲得未曾有如玉溪生之愛韓碑有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之槪予感其意返棹香江即以付梓並自爲音義箋註使婦孺共解焉

## 音義箋註

**檀弓二句** 孔子無出妻之事前人辨之詳矣近讀蔽園贅談語檀弓言孔氏不喪出母耳出母與母出有異辨之尤晰然此猶歷辨耳非據也夫婦出與廟絕乃今之謬山東孔廟者見孔子妻亓官氏之像儼然在焉則孔子之不出妻爲有據矣 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千里湖名即石臼湖也末下地名即秣陵也是舉食物以答人之問而東坡詩肯將鹽豉下蓴羹則以末下爲未下也悞矣此隨園之說也然按劉義慶世說新語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耳世說是末字非未字且上句有有字下句有但字耳字蓋謂蓴羹於末下鹽豉之時其味可敵羊酪也據隨園則是竟以鹽豉之味可敵羊酪豈非笑話然則

蘇詩固未嘗悞古人文字簡畧非有自註往往令人悞會此其一斑

**梵夾之書** 梵音汎清淨也梵書西域釋書也 通鑑唐懿宗手錄梵夾注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 袁簡齋王郎曲序裝成貝冊儼同梵夾書之各唱回波寫八深情之帖

**汗漫之遊** 汗漫謂散漫無所守也 李白詩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東坡詩人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虱話辛酸

**國俗澆漓** 澆音驍薄也漓音離水滲入地也 權德輿文游夏遠矣文章運衰風流不遠作者僉希君得其門獨斥澆漓返蹈古始六經爲師今云國俗澆漓謂風俗削弱也

**人心不死** 袁簡齋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題未服對比云謂天之好惡與人殊意不妨反行其道則人亦知所從違乃福善禍淫天偏表曰一二事以誘生人未死之心而旋即不如其意故對天無罸豈真兩大有容人之量想其配合不均是非倒置即自返諸淸夜亦難遷怒於萬物則惟有聽其憾而已矣按此文當時評者呼爲才子然實哲學未行故有此思想耳

**攬轡澄淸** 轡音秘轡者索引拂戾以制馬者也 後漢書范滂傳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淸詔使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

扶輪大雅 南齊書樂志月御按節星驅扶輪 漢書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按大雅有謙虛之意 楊庚菖蒲拜竹詩輪欲扶纔雅鞭雖執亦欣低頭如對石屈體爲凌雲

甄陶有術 甄音眞亦陶也 後漢班固傳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楊子法言甄陶天下其在和乎 景福殿賦疆理宇宙甄陶國風

應化無方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一書有唐博士太原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一首幷銘凡二千餘言雖未能扶出佛心化爲世用然而貫穿內典涵蓋沙門勝讀法苑珠林一百卷且以駢語出之燦若天花爛如雲錦此杜少陵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不愧江河萬古流者也但其文不註則不明註之則太冗故不錄

天何曾老 溫公詩話李長吉詩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云月如無恨月常圓人以爲勁敵

人孰無情 世說衛玠初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金壺傾汁 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中有墨汁如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文

情波 袁簡齋詩三笛關山萬里雲短長亭上最愁人情波搖漾心旌轉春送行人我送春

紫水漚絲 洞冥記東方朔至紫泥海衣爲紫水所汚仍過虞淵湔浣 漚音鷗去聲漸漬也 絲音兼即今之絹也其絲細緻數兼於布故謂之縑染成五色密不

漏水書畫皆宜

**豪宕** 宕與蕩通　此言豪宕猶云跌宕也王廷紹對酒當歌詩跌宕揮金斗淋漓看錦袍遠天驚夜鵲滄海敗神鰲

**神戶銅佛** 日本大銅佛凡數尊其在奈良者高一百尺其在東京者高六十尺神戶一尊高不過三十六尺作菩薩低眉狀頂上著螺鬟八十餘顆其大如斗趺坐蓮花石上鑄僧人兩起手持鐃鈸等事如赴功德道場者然佛腹洞作廟宇頂透日光照見腹內銅壁壁皿刻佛像以萬計闊寸許中置舍利塔一旁列天竺名僧之袈裟盂鉢鐘磬最異者有孔尾一拂云是如來說法時所持并繡佛一幅爲某夫人手製亦一千二百餘年前物也

**釋迦結想彌陶外** 釋迦謂釋迦牟尼也又曰如來英國文府釋迦姓也牟尼聖也按此與中國之稱孔聖同　凡有是想而未有是事者謂之懸想若分條理貫始終而成爲一科者則謂之結想　佛書婆沙論無色界中有四天一名空處天二名識處天三名無所有處天四名非想非非想處天　駱賓王詩我出有爲界君登非想天　揚子太玄經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按彌陶謂宇宙造化之功也

**但說金身丈六長** 但字作平聲徐騎省詩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　傳燈錄西方有佛形長丈六而黃金色

**上乘禪** 滄浪詩話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聲聞辟支果皆非也漢魏晉與盛唐之詩第一義也大曆

以還之詩小乘禪也晚唐之詩聲聞辟支果也按滄浪此說於詩之性靈佛之奧藏皆未能澈予謂詩話宜以隨園爲宗佛話宜以曹溪爲法

**忉利天** 忉利天卽三十三天也內典忉利天此天四方各八中央帝釋共三十三

**趺坐蓮花生** 趺音膚足背也趺坐謂以足背而坐也 婆沙論結跏趺坐是相圓滿佛以蓮花爲法華梁簡文帝大法頌序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峨峨長表更同意樂之園

**頭上螺鬟織** 螺音騾蚌屬 鬟音還髻也 螺鬟謂其髻如螺之凸其末也神戶錄佛螺鬟凡八十三顆交互爲文從下望之若東南其畝故曰織也

**低眉二句** 語林薛道衡遊開善寺問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披肝露膽請君入** 陳希夷心相篇消阻閉藏必是奸貪之輩披肝露膽決爲英傑之人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爲相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世界光明近盈咫** 聊齋樂仲傳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瓊醉急喚瓊華瓊華豔妝出仲視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 咫音紙八寸爲咫黃庭堅詩遠者盈尋近者盈咫尋八尺也

左謁羅漢右韋陀 謁於歇切㝢入聲謁見也羅漢者阿羅漢也佛書大論云阿羅賊也漢破也謂賊破一切煩惱也又云阿不也羅漢生也謂後世中更不生也是名阿羅漢 按韋陀亦名吠陀華言智論也其初本人名

天竺高僧衣鉢在 竺音竹今曰印度古曰天竺譯音之殊也 梁釋慧皎始撰高僧傳 衣鉢者如來乞食之具也如來將滅度盡以其所得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者傳諸迦葉付以衣鉢是衣鉢為得道之證

神州舍利塔摩挲 黃公度日本雜事詩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有天鏡璽尙存笠簦殿倘疑世胄出神仙 法苑珠林舍利者佛之遺體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赤菩薩羅漢皆有三種若佛舍利槌擊不破弟子舍利槌試即碎按宋仁宗有舍利贊其詞曰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眞埋躬祇見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惟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予謂佛之在世也早視其身若空無矣何有於遺體且縱有舍利終歸何用舍利之說毋乃無節生枝 李邕文舍利之塔七寶齊山淨土之堂三光奪景 挲音娑按也韓愈石鼓歌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

我非佞佛二句 李商隱詩佞佛將成縛耽書或類癡 印謂信也合也 蘇軾詩君言我所印世論誰與評 頭頭是佛句見上神戶蝋佛註

方寸靈臺地 蜀志諸葛亮傳操獲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莊

子靈臺有持注靈臺心也

十洲三島　十洲記漢武帝聞王母說巨海中有十洲乃人跡稀絕處　神仙傳海上有三神山曰蓬萊曰方丈曰瀛洲謂之三島　東方朔與友人書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光華共輕舉耳

齊拍手　羅隱詩一曲高歌齊拍手十年塵眼未曾開

如來犼拂二句　犼許后切音吼北方獸名似犬食人　師婆針兒上神戶銅佛註文同詩老僧高論都無著古佛真身究若生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我聞此語二句　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按唯然也否不然也茲用唯一而否二是謂不然也　佛心學也人皆有心則人皆是佛

逆豎學沙門　按唐宦者傳李輔國逆豎也時時爲浮屠詭行人因不忌之佛書沙門謂勤行也

鳩摩思配偶　按鳩摩羅什天竺人苻秦時迎入中國居逍遙園譯經講佛聽者常數千人一日王謂什曰法師才明超悟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謂每講有二小兒登其肩蓋欲障也然終以娶妻爲憾予謂日本自見眞大師佛法改良而後爲僧者不禁娶婦况如來之妻耶輸陀羅如來之子羅

睺羅於佛何害什何必區區
特其受宮嬪至十人則過耳

**屠伯放刀逃**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論囚好殺河南號曰屠伯 山
堂肆考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長老投胎走** 西湖拾遺言覺長老投胎爲史彌遠 按宋史彌遠死而復生題一詩
而後死其詞曰冥謫嚴刑不可聞妻孥無復舊時羣早知泡影須臾事
悔把恩仇抵死分予謂凡罪業在身者生
時無一刻不自知之何必俟至死之日

**今佛古佛五句** 齊詩高逸傳論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肇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
邊 糾音九繩便合也此言糾正其心也 梁簡文帝文多設莊嚴
盛修供具 中吳紀聞虎丘千人座傍有點頭石按十道四番志云生公講經於此無信
之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爲點頭 結句特言三十六尺以明所詠爲神戶銅佛
非他處
比也

**詩非佳構二句** 構居候切音遘成也合也結起也 或問予腦字作何解應之曰爲
此集時雲容女史偕其姊妹行爲乞巧之詩共質於予其詩意有倣
徐鉉者有倣文雲孫者有倣楊萬里者有倣唐彥謙者有倣郭武者予皆嫌其舊因取新
理之神自爲一首以示之且謂凡事乞之於人不若乞之於己人心自有巧豈讓牛郎妻
故予詩雖吟出界外亦不顧也其詞曰神針織女會郎歸妹妹開窗瞥見之妹妹既見之
神針織女欲歸不能歸何以欲歸不能歸却爲欲去不能去何以欲去不能去妹妹留在

筋處留在腦筋處神針不容不我賜仙姬若有靈應記我此辭之末二句讀此則可知腦爲何物

**予方恧焉** 恧女六切音忸慙也或作忸 朱子詩出吻竟無奇強顏終自恧

**梨園諸劇** 唐書禮樂志明皇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 劇奇逆切音屐戲也 鄧文原題開元宮圖詩仙人好幻多戲劇海變桑田蓮變碧

**嬲予爲詩** 嬲乃老切音腦擾也 按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嘗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爲詩也云云然情之所鍾正屬我輩遇有嬲之者則不計工拙而亦爲之矣

**雖欲藏拙不可得矣** 聊齋仙人島傳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 隋唐嘉話梁遣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字爲北朝之冠自錄其文集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過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耳 又漢黃瓊與李固書或者謂我輩幸天下之無情以自藏其拙吾欲有心人一雪此言以爲快

**齣** 齣應作出赤律切音出終一曲也此字雖康熙字典未收而行之已遠故特用之予謂作字典者宜隨時增修近見西人字典雖叩頭氈氈孖士基等字亦皆收入此亦文學

進化之一道也然古人只用出字世說人問謝車騎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得古詩十九首之數　王堯衢選漢詩得古詩十九首謂廻旋宛轉前後起伏如出一手子詩十九首亦皆古體而廻旋宛轉出自一手恰如堯衢所云

自寫性靈獨開生面　袁簡齋續元遺山論詩詩天涯有客號詅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杜甫詩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元微之論杜少陵詩憐渠直道當時事不着心源傍古人

放懷千古旁礴羣生　路德詩曠代羣賢集長年一卷攤放懷天下小欺我古人難　礴白各切音泊旁礴廣被也　魏書釋老志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

東坡議論杜甫驚人　隨園目東坡之詩爲議論之詩　杜甫詩平生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張筠地仙欒大天士　五代史張筠傳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史記封禪書上拜欒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佩四印其一曰天士

步佛陀而釋楞嚴十種之魔 佛陀即釋迦牟尼也 按楞嚴經有十種仙曰地行仙飛行仙遊行仙莽行仙天行仙通行仙道行仙照行仙精行仙絕行仙以佛理證之十種皆魔也此集所詠凡十種人與魔何異故欲學佛陀以釋之

呼王母而張法樂八風之奏 王母即西王母也 按維摩經有法樂可以自娛樂法樂者不復樂五欲之樂也 左傳節八音而行八風註八風八方之風也

養夷白變丹青 齊書蔡督字休明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曰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蔡休明可不謂夷白乎 楊子法言屈原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味道腴廣津逮 吳錫麒文味道之華腴執古之醇聽 津渡也逮及也水經註黔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都有積卷而世人罕有津逮者

破鴻濛抉眞宰 淮南子西窮杳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 抉捐悅切音決挑也剔也俗云挖也 莊子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按宰主也朕端倪也

貫三才彌六合 貫者一以之也一以貫之者謂其無不同也 易繫辭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註設六爻以效三才之動也 梁元帝纂要天地四方曰六合 中庸章句小序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一言入竅四句 竅苦吊切音驍去聲穴也此言心之空靈處也　銘忙經切音冥記誦也　脛胡定切音㷀脚莖也俗名脚骨

陽關三疊 疊徒協切音牒重也累也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後人送行俱唱之謂之陽關三疊詞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仇池筆記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故樂天詩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也按陽關在長安西

解慍一章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而天下治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古詩選

固知慧業四句 南史謝靈運傳會稽太守孔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太守生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吳錫麒文謝姓名於文囿榮草木以華年此即修到梵天難云慧業高壽雲景猶是肉人也已

丹心寸意四句 齊諧記日暮風吹落葉依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墨譜墨以松煙爲之曰煙墨　蘇軾詩玉堂揮翰手如飛　拾遺記靈帝遊西園歌曰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　班固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註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　列子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雝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故雝門人善娥之遺聲

篇什 朱子曰詩雅頌無諸國之別故十篇爲一卷猶軍法十人爲什也　五經通義國風多寡不等不稱什雅頌十篇爲聯舉成數耳若四篇五篇不稱什云云此集第一册

首第二冊十首故曰篇什

**譜入琵琶四句** 釋名琵琶本出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按近日洋琴出琵琶幾廢矣器非求舊惟新此之謂也 劉克莊詩百吏染毫供草檄萬花圍席看題詩 齊召南詩携將佳偶花能笑吟得新詩錦不如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常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 帝王世紀禹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之意 晉裴秀論漢輿有輿地及括地諸雜圖此云括地則合今之全地球而言

**反行路難** 李白有行路難詩 唐書韋臯傳陸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初天寶中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全唐詩話暢謁韋臯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按李白蜀道難起二句云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取問天詞** 史記屈原傳贊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王逸天問章句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今云問天以對上行路耳

**搆五百道小夫人之乳** 搆居候切音遘按莎也 西域志曰毗舍利城之西北塔名放弓仗有一國王小夫人生肉胎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見函開看見千小兒王收養之長大勇健欲伐父王本國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若不信張口仰向小夫人搆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

放三千年大漆室之光 按琴操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問之曰有淫心欲嫁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吾愛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今日大漆室曰三千年者謂自古至今普天之下晦盲鄙塞須放日光以照之也

英賢蔚起後勁有人 蔚於胃切音尉草木盛貌 謝莊上搜才表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 左傳中權後勁注中軍權謀後軍精勁

世味顑頷前無作者 顑苦感切音坎頷胡南切音含顑頷飯不飽而面黃也屈原離騷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易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七縱而擒風月二句 王勃文薄遊茲邑喜見高人三接而定琴樽七縱而擒風月 左傳晉悼公三駕服楚 杜甫詩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宮體編來四句 南史簡文帝紀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隨園宮闈雜咏序手披靈笈儼金屋之裝成目炫花箋似仙裙之留住可謂傾倒矣 徐陵玉臺新詠序淸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甯止葡萄之樹可謂芬芳矣按徐陵字孝穆

匪比疎而刷以膠靑二句 刷數滑切音涮入聲埽刷所以爲潔淸也 比同箆又作篦說文密曰比稀曰疎 何氏語林何敬容容

止出人常以膠青刷髹　說文剡上爲圭半圭爲璋　判白者此謂以巧工爲之裝配也
聞見後錄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
化爭妙故歲
歲益奇且廣

目亡慮鑒四句　雲笈七籤目神名慮鑒　後漢章帝紀月氏國遣使獻符拔師子注
符拔似麟而無角　幽怪錄薛君胄見二童長二三寸出於其耳自
言從兗玄國來　宋書符瑞志鳳凰舉鳴曰
上翔集鳴曰歸昌　呂氏春秋燕鳴曰謚隘

試拈蒲筆寫我蓬心　李商隱詩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茵憶吐時　莊
子逍遙遊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乎夫子謂惠子

赤堇之金在冶斯躍　堇音靳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　莊子今大冶鑄
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瓠梁之韻因絃乃流　瓠音胡古今人表瓠梁魯人古之善歌
者　蜀志郤正傳瓠梁託絃以流韻

浮磬名精四句　周書高琳傳琳母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夜夢一古衣
冠人謂之曰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俄而
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　王褒洞簫
賦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鼓打回帆四句　語林晉王敦偶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聲甚稱其能俄而一撾小
誤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此是回帆撾使人視之舟人

正使帆入峽口　隋書萬寶常傳寶常因樂聲不正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　世說荀勗正雅樂阮咸心謂之不調後一老父耕於隴得周時玉尺以校所訂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服阮神識

**龍叔背明六句**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按達摩由鷲嶺而來中國故曰鷲僧楞迦經爲達摩所傳其經以無言爲第一諦有言爲第二諦故達摩說法主於無言　逷今作逖音踢遠也

**尤物移人** 尤物尤異之物多主美人而言左傳叔向之母曰夏姬之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禍及是也韓偓病憶詩信知尤物必牽情一顧難酧覺命輕然亦不必定指美人蘇軾初食荔枝詩不知天工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則荔枝亦稱尤物矣若白居易八駿圖詩則可括尤物之解曰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爲害

**珠簾畫棟四句** 王勃滕王閣詩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清異錄癰醫孟斧居蜀中宅有小窗室牖煥明器皆金紙光瑩四射金彩奪目所親見之歸謂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　杜甫詩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　陸游詩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人說蔡中郎　掎音羈上聲偏引也襼音藝袂也潘岳藉田賦躡踵側肩掎裳連襼

## 絃絕唱絕四句

盧仝有所思詩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 陸機連珠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 論語六十而耳順 袁簡齋風帆詩風非不順吹難飽海縱無邊任有權 樂府解題大垂手言舞而垂其手也又有小垂手獨垂手 麻衣相書目光如水男女多淫

## 聖郎情現阿子歡聞

釋智匠古今樂錄神絃歌十一曲其三曰聖郎 易聖人之情見乎詞 又古今樂錄阿子歌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後人演其聲以爲二曲按此與香港之唱哥兄姑妹者同

## 流激楚於陽阿四句

文選傅毅舞賦注激楚舞名 淮南子註陽阿古之名娼楚詞宋玉對楚威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維摩經會中有一天女(註卽觀音大士)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地至大弟子便著不墮 晉書夏統傳統善賈詣洛陽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下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觸路賈充問統曰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國人痛伍子胥忠烈爲小海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充使妓女繞船三匝統危坐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 傳阿堵之神四句

世說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按阿堵晉人方言猶云這個 勾與攝皆言致也白居易長恨歌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楞迦經全部皆言自心現量 袁簡齋金賢村詩序歌離吊夢霜天聞清角之聲流景紆雲烟墨掩

明珠之色

白石先生四句　神仙傳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居白石山至彭祖時二千餘歲矣彭祖問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人復能樂比人間乎　司馬相如傳注青琴古神女名　袁簡齋紅豆村人詩序記往事於龍華小劫求知音於碧海青琴　沈攸之詩目作晏塡飽腹作宛腦饑　楊雄甘泉賦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注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遣謝傳之懷四句　袁簡齋謝太傅詩能支江左偏安局難遣中年以後情　世說王右軍嘗謂謝安曰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知覺損欣樂之趣予謂果有好戲本則不妨兒女同知也或問必如何方可謂之好戲本曰凡戲本能令父子兄弟姊妹老少男女同坐觀看而無一人有羞慚之色則謂之好今之戲多不能父子同觀也或又問然則今竟無佳戲乎曰惟東洋俠女一本差强人意餘則恐不能動實學之士之腦筋

人世何如長生有曲　長恨歌結段云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按中國戲本言情處多倣此數語

七十二鑽二句　莊子外物篇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　呂覽淫詞篇人有新娶婦者矜其

烟視媚行

玉律金針 律法也江總鐘銘遙符玉律遠雜金風　針所以縫也
元好問論詩詩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一介登場二句 一介猶云一個也　王勃滕王閣序勃三尺
微命一介書生　蘇軾詩萬人如海一身藏

驚響板而鸚䴉呼名四句 談藪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者隨之有鸚䴉甚
慧公每叩響板鸚䴉傳呼琵琶後卒誤觸響板鸚
䴉猶傳呼不已公怏怏不樂作詩曰鸚䴉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類說趙文韶仕青溪月夜唱烏棲曲忽有女子至容色可愛取箜篌歌之令婢歌繁霜
窮夕別去明日至青溪廟中女姑神像卽夜所見者　李白將進酒詩岑夫子丹邱生將
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又曰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
同銷萬古愁　李商隱贈韓退之詩空記大羅天上事衆
仙同日詠霓裳　天寶遺事王仁裕每大雪則掃徑迎賓

數闋新歌四句 闋音缺樂終也　十國春秋徐鍇傳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
國每抑之鍇詣簡言簡言從容曰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物忌太
盛不若少遲之鍇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皆鍇所爲鍇大喜歸告兄鉉鉉嘆曰汝癡
絕乃以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　十國春秋黃崇嘏傳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獻詩於
邛州刺史周庠庠奇其才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庠愛其丰采欲以女妻之又獻詩有
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庠始驚爲女子召見詰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

父母與老嫗同居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也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爲女狀元即崇嘏事說本隨園

今之英吉利二句 英國詩人式仕畢所作戲本凡學英文而欲卒業者無不讀之演之 摭言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按詩中名經謂出名之名今註所引是人名之名 法京大戲院費耗二千萬由政府賚給 太學謂操一國風化之學堂也

伯樂相馬二句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有九方臯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在沙丘牝而黃使人往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申子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彫文畫之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轉移風氣四句 晉書桓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 宣和畫譜杜子環精意道釋因畫圓光每曰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故脫略筆墨便妍淡無迹 掖音亦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也 離騷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乎先路

龍舟歌尤勝女史箴二句 晁補之詩莫唱龍舟五更曲楊州楊柳解愁人 晉紀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世說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舞勺成童二句**　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按成童謂十五歲以上也周公作勺即於鑠王師篇美武王之詩也又作象即維清緝熙篇美文王之詩也文舞曰勺用羽籥武舞曰象用干戚　中說楊子雲古之振奇人也李白詩裴公有仙標數拔俗千丈

**其脚色二句**　末謂大花面靜謂六分頭　按唐明皇梨園子弟有生旦外末靜醜諸脚色生者謂此戲文由此人而生旦者謂以男扮女如昧旦之難辨外謂以事外之人而涉入其事末者對始而言靜者對鬧而言先出之人而謂之末鬧事之人而謂之靜者反言也醜者言其陋也此外有副以使其人足以敷演

**其音樂二句**　周禮春官典同凡聲高聲䃂陂聲散下聲肆侈聲筰䃂音裒筰音窄　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

**垂紳正笏八句**　紳音申腰帶也笏音忽公及士所搢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十卷　李龔吉諭梁書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　列仙傳弄玉吹簫感鳳來集　曹植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備諸變幻六句**　幻音患相詐惑也　列子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張曙擊甌賦當筵一曲人生一世　江淹別賦暫游萬里少別千年

**學扗指勾絃於師襄手上二句**　扗音主撐也支也扗指鈎絃皆琴譜操琴法列子湯問篇鄭師文從師襄遊扗指鈎絃三年不成云云予於音樂愛聽而不能奏頗有類於陶靖節之蓄無絃琴也故箋註引此　北史陸眷爲庫辱官家奴時諸部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惟庫辱官獨無乃唾陸

眷口中眷因咽之西向天拜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福祿俱移入我腹中其後遂日强盛

**形若斷菑六句** 荀子非相篇周公形如斷菑按立石爲菑斷則不能自立 楞嚴經當橫陳時味如嚼蠟謂無味欲嘔也 嘲哳禽言聲也嫛倪兒啼聲也瞈矇目不明也睒睗目疾視也 嫛娩音醫倪瞈音甕上聲睒睗音閃釋

**風花舛忤二句** 南史范縝傳竟陵王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按范縝之說矛盾實甚花之墜也立當向席之風則飄於茵立當向糞之風則墮於溷此理之不可易者然究其何爲而立當其席何爲而立當其糞則不能不歸其功於花之修與不修也明明因果而曰不信徒自欺耳如謂花本無知之物則亦無庸論及茵溷矣若夫富貴貧賤之胥忘而非因果之所能囿者惟自由平等之道足以當之 淮南子泰族訓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猶爲智也

**才命升沉二句** 顏眞卿文才不稱命德無其鄰 韓偓詩升沉不定都如夢毀譽無恒却要聾 唐書東女國傳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群鳥俄有鳥來如鷄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則有災名曰鳥卜 西京雜記八月四日竹下圍棋卜勝者終年有福不勝者有疾

**三科徒擾二句** 祭法司命疏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謂行善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也 荀

子勸學篇鼫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

## 潛覽陶詠十四句

陸雲文贈言潛覽克哲克聰詠詠斯猶猶斯舞　晉書武帝紀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　王元之橄欖詩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　自然者性理學也此與老子之說自然不同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以天然之然爲自然主於無爲今言自然則謂盡人性盡物性極有爲之能事雖鑱鑿造化鈎致物情亦不過盡其自然以爲推耳今之電學卽其一也　平等者倫理學也宋人登山詩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唐人閨情詩若非形與影未必肯相容此所謂不知平等也由無倫理之學也　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情結笑言談生羽翼　邵子詩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　禮記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雋徂兗切音吮肥肉也　前漢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註雋肥肉也言其所論甘美而深長也　戰國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　樂府古題要解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志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至蓬萊山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但聞天風海水之聲山林杳冥羣鳥悲號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謳之曲終成連刺船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手　李笠翁有曲部誓詞見蔬園贅談　冥通記蓬萊右大夫曰周生子良年稚而德奧識淺而智深三生如此我昔徵遊於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衿於我　論語必世而後仁註三十年爲一世

**香山老去四句** 楊庚白居易聽小童薛陽陶吹觱篥詩白傅愁銷盡豪歌一聽中琵琶商船婦觱篥薛家童又李白雪夜飲酒聽客唱鷓鴣詩聲催行不得寒逼夢都醒慷慨頭憑白夢驚眼獨青

**聆長歌而目刮二句** 白居易與元九書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吳志呂蒙傳注蒙就學篤志不倦後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附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新唐書南蠻傳韋臯作南詔奉聖樂字舞　袁簡齋詩公孫丞相殿上來得邀一語心顏開

**南部烟花四句** 晁公武讀書志唐顏師古撰南部烟花錄載隋宮中秘事　按後魏書孝文征河北饗侍臣於懸瓠大竹堂樂作酒酣高祖歌曰日月光天兮不耀江左一隅兮獨求照由是羣臣續歌之　世說王曇首年十四五便能歌諸妓向謝公稱嘆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向王說謝公意會謝在東府山上作技王梳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看北林秋月歌一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王郎歌也

**夢在當年見今諸夕** 昔人宿邯鄲道呂祖觀詩云四十年來公與侯縱然一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欲向先生借枕頭　說苑鄂君子晳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寒芷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此云夕者謂演戲宜在日夕事間

時也華人之戲從朝抵暮復從暮抵朝破耗精神費時失事誠有損無益矣此亦敗艮者所宜致意也

戚夫人之翹袖四句 葛洪西京雜記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 唐書崔日用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

視其衣冠二句 此言戲服之不稱也戲服必須做其朝代今班中各戲朝朝之服飾皆同且演孔明者卽綸巾羽扇亦不鋪張謬陋甚矣 楚詞何桀紂之昌披兮按披一作被衣不帶之貌 按隋書流求傳國有洞洞有村村有了鳥帥用鳥羽爲冠皆紵繩纏髮此即今武生掛帥用雉尾之類也

觀其狀貌二句 此言畫花面之可笑也大花面二花面白鼻哥等必須復其本來面目毋令小兒見之終夜不寧至塲中用眞軍器格鬥尤爲不可此俗所謂畫公仔畫出腸也 王庭珪詩如儺帶面具應遭鬼笑玩面具俗名笑面殼

察其機關二句 此言戲橋之不合情理也如逼寫退婚書等事及打破孤家龍頭等句此地獄變相亦地獄人語也人心風俗由之而壞 莊子人間世篇迷陽迷陽毋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註荊楚有草叢生修條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 淮南子說山訓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按謾同瞞但同誕袁文人皆媒但路入迷陽

**窺其倣作二句** 此言勾引豔曲之有傷風化也 左傳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

**孔子龜山四句** 琴操孔子懷魯而作龜山操其詞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但知藏曲於芙蓉二句** 牛奇章玄怪錄唐元載芸輝堂前有池砌以文石中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審聽之乃芙蓉中也按集中所引作箋註者每多此類閱者但以情理度之即可知其事之有無 名山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楚懷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繞山遊宴作輕風流水之詩皓露秋霜之曲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聞者令人難老

**劍來項伯四句** 雜舞曲有公莫舞即巾舞相傳云鴻門之會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帝若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者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 吳志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嘗於呂蒙舍會酒酣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君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盾以身蔽之 唐太宗李靖問對靖曰臣觀隆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製也帝曰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言傳朕爲破陣樂惟卿已曉其表矣

縱有賈兒之蹋地二句　蹋徒合切音沓著地也　西京雜記賈佩蘭十月十五日入靈女廟連臂蹋地爲節歌赤鳳凰來　拾遺記燕昭王即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

師曠聽之而不調二句　楊雄解嘲注師曠鑄鐘知其不調至師涓而果以爲不調是曠知後之有知音也　吳志周瑜少精意於音樂其有闕悞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悞周郎顧

倣古爲徒況而愈下　莊子知北遊每下愈況茲尋其學古而愈下也五十年前武生名華仔者戴面具演聖壽無疆時袍之前後四邊平正如鑄其掛帥追奔逐北時雉尾直豎如矢彷彿有楊大眼曳馳長繩氣概余猶及見之而今不可得矣

長沙地小四句　前漢書注景帝時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　教坊記内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嘲笑之　唐逸史明皇晝寢夢一女子自稱曰妾凌波池中龍也陛下洞曉鈞天之樂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於夢中爲鼓琴倚歌爲凌波池之曲女拜謝而去

笑同一吷蚩彼三招　吷音血小聲也　莊子則陽篇註吷謂劍環頭小孔吹之吷然如風之過也　蚩赤之切音嗤凡無知者皆以蚩名

之列子湯問篇汝何蚩而三招予二句言不欲赴觀劇之招也

陶宏景文傳十賚四句華陽記陶宏景十賚文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速石之鄉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慎國濱大海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

邳張大矩六句邳同丕大也通也袁簡齋文兩室如一公然張穆通家大會無遮何必王琨避面 管子宙合篇注往古來今曰宙言所陳之道通往古合來今也 袁簡齋文八紘靜塵十洲澄鏡 老子亭之毒之毒同育註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 管子地道以八制 淮南子八埏之外曰八荒

妄作抵讕堪爲乾笑抵拒也讕音蘭誣也乾笑冷笑也

論梨園於此日正不乏人近日梨園子弟佳妙者多茲僅舉丁未歲所見者而言遺珠正復不少

創耀樞榮允矣王臣蹇蹇創耀樞榮四武生名蹇蹇謂涉險往濟也

利昭林貴壯哉英傑黋黋利昭林貴四小武名黋黋『音光』武勇也

才卓文玲何異佳人婉婉才卓文玲四花旦名婉婉柔美也

杞聽亮啓居然良士休休 杞聽亮啓四小生名 休休禮節也

歷練老成八句 孝鎮象允四公脚名 安筠棠光四總生名 賀蘇養作四二花面名 生禮梅秋四男丑名

敢誇月旦之評二句 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旦輙更其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 今上海勾欄有花榜所以標題諸校書之名以增其聲價者也然借此以爲奚落者亦有之 玉亭女史菩薩蠻詞云人言我瘦形同鶴朝朝攬鏡渾難覺但見指尖長羅衣褪粉香若能吟有異不管腰身細消減肯如梅凋零亦是魁

明珠美玉笙磬同音 女花旦夜明珠女武生美玉歌舞冠絶一時 詩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新燕仙花色香並艶 新燕女小生 同時花旦稱仙花者數人各有所長

容華絶代珠走盤中 女旦容色以走盤珠爲冠 李白詩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及延年妹亦是當時絶世人

俏麗離魂牡丹亭畔 牡丹亭夢魂相會爲花旦俏麗湘首本予評此戲以態度勝而婦女則謂其梳頭一闋最妙萩園贅談載厚甫詩話梳頭篇文甚細膩錄以質湘以爲何如也其詞曰綠雲蓬鬆羅幃開呵欠不勝春夢回丫鬟十二捧盤立洗妝拭面遲未畢薄敷宮粉輕點脂巧持玉篦梳雲絲回環臨鏡秋波轉寶釵

試上盤龍轒重提側照雙引光斜鏡不覺眉頻展蛔盤易水盥纖手纏臂硜聲止猶有銀泥著體試弓鞋半日無言自憐久却臨書案重添香小步仍歸坐象床芙蓉褥上一鑒絕眼看繡枕橫鴛鴦

潯陽商婦原籍揚州 花旦揚州清善演琵琶行

南內酣妃前身西子 花旦西施炳善演貴妃醉酒 按唐明皇為上皇時所居是南內即興慶宮也

蛇全風韻四句 謂花旦蛇王全靚廣大家樂也而俏麗平則女小生 風韻等句雖以二字品題而解之實難惟詩句足以形容之或問何謂風韻曰好是柳陰花影裏月華如水踏莎行何謂天然曰雲母牕中雙鬢影亭亭低映小紅紗何謂大方曰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妝人何謂蘊藉曰藥爐經卷都抛却只向燈前喚夜深

細倫巾幗 小生細倫善演巾幗流香

蓬島貂蟬 花旦李蓬萊善演王允獻貂蟬

福有奇緣 小生福善演鐵弓巧合

沾能幻醉　小生沾善演幻醉廣寒

阿紫待西廂之月　搜神記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名曰紫化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也　花旦狐狸恩善演西廂待月

紅顏罵地府之王　靜思賦夫何美女之嫺妖紅顏曄而流光曄音熠卽耀也花旦美人耀善演烈女罵羅

瑞香結玉馬之鸞　花旦新瑞香善演玉馬奇緣

京仔戲酒樓之鳳　花旦京仔棠善演酒樓戲鳳

蘭花有米八句　花旦蘭花米武生新白菜小武大和二花面大牛富　瞢音蒙目不明也韓偓詩惆悵後塵流落盡自拋懷抱醉瞢騰

作作有芒二句　芒草端也　史記天官書作作自芒國其昌熟穀言作鄂之歲歲陰在酉也　蒸蒸火气上行也　艾老也　詩夜如何其夜未艾

丁督護席上橫刀　樂府有丁督護歌按諸葛長民將反宋武帝密令丁督護誅之幷誅其弟時人爲之語曰勿跛扈付丁旿(音五督護名)唐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衞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樓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陳元康盾頭磨墨　北史陳元康傳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

此何如孔子耶　又荀濟傳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負才氣而梁武不能用後入北魏嘗於盾鼻磨墨作文以檄梁

**太史子義章奏達天**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少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僚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慈晨夜取道到洛陽見州史誘取其章敗之因通郡章

**嚴尹安之手板畫地**　南部新書開元中花蕚樓大酺（音蒲又音步王德廣布大飲酒作樂也）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

**華妻杞婦崩萬里長城**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湘川記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屍於城下哭之道路聞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

**女匽娥皇斑千畝湘竹**　列女傳堯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英亦作匽音偃』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湘竹盡斑　史記貨殖傳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天魔奼女元順帝北走榆林**　奼音詫上聲奼女丹汞也參同契河上奼女得火則飛　按元順帝信西番僧學秘密法又名

雙修法廣取婦女爲淫戲之樂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樂器讚佛則按舞奏樂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出居庸關今云榆林者詩文非考據之學也

洛浦神仙陳思王南沉漢水　按曹植思甄后不置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樓金帶枕時已爲郭后讒死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言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言訖不復見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又按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遷封陳王卒謚曰思

回黃轉綠　樂府休洗紅曲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

琪花瑤草　琪音其玉屬又樹名見山海經　瑤草見上註

去溷歸茵　溷音混糞厠也茵音因蓐也見上註

香水愛河　香水海見華嚴經又昇元經云漂浪愛河流吹欲海按佛氏凡言情言愛皆作慾字解不知情之中有慾亦有愛愛者情之公也慾者情之私也此中有大辨焉哲學未行之世凡道高之士不敢言愛故其迹主於無爲不知惟一愛字足以立懦廉頑寬鄙敦薄世界升沉之機愛不愛判之矣愛而加之以學可必其文明之有

進而無退也三苗路者今印度佛學哲學之最高等者也數年前爲日本聘往主大學教授之職乃先往遊歐洲而後就其聘同船諸君叩以哲佛學簡當之言三苗路曰其惟愛與學乎愛者愛人也學者格致也其言可謂先得我心矣

**四妻同鬧四句** 四美鬧幽州六女投塘皆近日戲本粵人之於實學未曾通氣如繪其形矣至伍員諫吳王而演其挖目張飛釋嚴顏而演其叩頭實學者見之必嘔 蜀志張飛字翼德追謚曰桓侯

**羣羣鴉噪四句** 李嘉祐詩荻花寒漫漫鷗鳥暮羣羣 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韓文惟陳言之務去恒戞戞其難之 史記殷紀紂使師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鴞于嬌切音猇詩陳風傳鴞惡聲鳥也 曹植與楊德祖書蘭茝『音齒香草也』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

**絃么徽弱四句** 陸機文賦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 唐百官志衛士六百爲大角手吹大角爲昏明之節按大角有三弄相傳曹子建作 哨音肖不正貌 儳音讒互不齊也 古今樂錄梁鼓角橫吹曲總六十六曲

**困十重之理障四句** 按圓覺經有事障理障之說 世說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其兄凝之妻謝道蘊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

障自蔽與客談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唐書天文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限戎狄南戒限蠻夷　法華論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爲淨土

**誰爲生佛欲喚天公**　戴翼賀陳侍制啓福星一路之歌謠生佛萬家之香火　羯鼓錄明皇洞曉音律時春雨初晴景物明媚帝曰對此可不與他判斷乎乃命羯鼓臨軒縱擊自製一曲名曰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上笑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娛老一篇又烏容已**　顧牧雲詩老堪嗟駐顏何處覓丹砂老堪惱五官雖具無一好凋零渾似過時花憔悴不殊霜後草手頻戰頭屢顛行來蹩躠『蒲結切讀音近瞥旋行貌一曰跛也』一足不前自憎容貌畋人惡性情偏吁嗟乎我今八十已如此愁煞蓬萊千歲仙讀此則老之不可以不娛也明矣

**斤斤**　斤此讀去聲音靳　爾雅釋訓明明斤斤察也

**伶官**　伶音零伶官樂官也　五代史有伶官傳

**文貞學士四句**　晉儒林傳范平諡文貞先生　又王沉傳裴秀號儒林丈人　又陸雲傳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　戴復古詩香草汀洲付騷客紅蓮幕府聚名流　杜甫詩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史記司馬相如傳揚雄目相如詞賦爲曲終奏雅

西園鼓吹四句　鼙音皮騎鼓也鼙裨也裨助鼓節也　晉書樂志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年過七十廢而不爲按吹讀去聲　樂府解題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代三祖風流可懷迺同乃

腔　音康俗謂曲調也　鄭板橋句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鼓伯牙海上之琴四句　伯牙琴註前　李白詩海客乘天風　吳錫麒文移情後日請鼓伯牙海上之琴獻壽今朝遙吹李牟腰間之笛　天風應節謂自由也明月當空謂平等也

廣譯西文四句　翻譯名義言佛書之譯最爲愼重又言婆沙論之譯也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證文義　英國詩人式仕卑所作戲文數年前日本已譯其墨壁一齣

羣理研幾四句　侯官嚴又陵譯有羣學肄言四卷此爲英儒斯賓塞所著讀之可以知羣學之理羣學者大同之基也　汪笑儂所製曲本余未得見聞其主張民族然民族主義究非可据詳本集第一册第五首　誤判貞娘一齣爲蛇王蘇絕技然取法人所著懺情記讀之則有上下床之別此記日本黑岩淚香已有譯本

毋爲蠻觸之功名以降低人格　莊子國於蝸右角曰蠻氏國於蝸左角曰觸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返　隨園詩話陳密山見階下蟻門用扇拂之作詩云退食展閒逍遥步深院樹根兒羣蟻紛紛方交戰呼童前布席拂以蒲葵扇頃刻緣草根求穴各奔竄伊有記事臣載筆應上殿大書某月日兩軍正相見忽然風揚沙師潰互蹈踐收隊各依壘蓄鋭更伺便人生亦倮蟲擾擾盈赤縣嗜欲各有求情僞遞相煽吞噬蠢然動吉凶見常變豈無飛仙人乘鸞注遐盼而宋人詩亦云蟭螟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裡門英雄

毋爲蜉蝣之富貴以吹散羣心　蜉音浮蝣音由　詩曹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爾雅蜉蝣蟲名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　羣心謂恒心也

毋爲太白之竊妻以動挑男子　獨異志秦幷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小仙洞十六日不出

毋爲瑤光之奪壻以拘引女流　洛陽伽藍記爾朱兆入洛陽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瑤光寺淫穢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壻

毋爲神鬼之揶揄以糊塗世事　揶揄音耶瑜舉手相弄而笑也　白居易詩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　隨園隨筆言明季崑山徐某作亂鄉人不從乃卜於神以關帝廟鐵刀置水浮則起兵刀重一百二十斤投之竟浮水面衆咸驚駭頃刻從者萬人亡何事敗一村皆誅按此事袁簡齋以爲神鬼

弄人予謂此必有奸人詐術於其間非神鬼也近日梨園演劇亦有以刀置水覘浮沉以定吉凶者無識之甚且有防世道切宜戒之　宋史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毋爲陰陽之術數以誣罔太空**　北史崔浩傳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善易及洪範因令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按人事吉凶與天文絕無關繫以天文而定吉凶由哲學之未行耳觀近世談天諸書可以了然　太空天也

**毋爲聽訟之淫威以貽羞律學**　西人律學統宗一書釋音租里士蒲魯句士乃歐美各國聽訟之圭臬也那有刑訊之理堂堂中華而竟出此此季子觀樂所以自鄶無譏也戲班子弟須除去苦打成招之事戒絕苦打成招之言慎毋以地獄變相濬人心脾如纏足者脚橋已彎雖放之亦不能平服也

**毋爲江山之盜取以遺笑天民**　華文中之最不通者莫若盜取江山四字成句試問江山果何人之物而可盜取之乎乃大花面道白日日用之習而不察甚可怪也　孟子有天民者澤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或問以上八者全無戲安能串則仍請其多譯西本而已

**有殺皆公四句**　近日梨園動以侵入暗殺革命等名詞謂之改良不知殺人而不能公即罪也君者人之所立非天之所命天之所命如耳目鼻口生老

病死本無可革凡可革者皆屬人爲不能謂之命湯武革命一語言出孔子之口不能諦當已覺如此其他可知或問上文遣謝傅之情四句註內言東洋俠女一齣差强人意彼獨非暗殺乎何爲稱之也曰暗殺而能自首此其可尚也然仍不得爲無罪其免者幸耳或問必如何而後謂之明殺曰此蘇軾所謂隨天下之公議者也突法二史昭然在目西人戲文亦多演之

問誰解此言詮四句　詮此緣切音詮言銓謂具說事理也　五代詩話羅隱寢疾錢王親臨撫問題其壁云黃河尚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續兩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續未畢紅紗已籠其上　袁簡齋熊蔗泉詩集序三生哲匠一代清才

絳樹雙聲四句　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溫庭筠詩入門下馬問誰在降階握手登華堂　樂府雜錄將軍韋青妾張紅紅能以紅豆記曲一聲不失　司空圖詩品俱道適往著手成春

登二十世紀之臺四句　西人以一百年爲一紀而起於耶蘇降世之年至今一千九百有七年也故謂之第二十世紀　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杜甫詩吹面受和風　蕭至忠詩匝地金聲初度曲周堂玉溜且傳杯　蘇軾詩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禊又便回爇天焰長作照海燭

調中華最正之宮商二句　袁文人呼公子天性都豪地住中州宮商最正按以鼓樂管絃合歌舞之節拍者惟中國擅長非外國所能及　賈島詩能傳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歸　宋之問詩萬方俱下拜相與樂升平

凡諸戲曲如在瑯書　輟耕錄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　吳錫麒文盛名鼎鼎如在琅書(琅音郎亦作瑯)大集洸洸郎爲年譜

瑯嬛記張茂先嘗遊於洞宮遇一人共至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

兜率爲宮陳芳是國　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兜率陀天白居易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

廣異記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其後大安和尚入宮敕令與之相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吾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迺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辭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按心在菩薩佛地者最易窺測此狐所修自非正覺耳　雲仙雜記杜子美十餘歲時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瑞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

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

**陽五淫詞** 北史陽尼傳休之字子烈好學愛文藻多作六言歌調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 屎溺莊子知北遊道在屎溺 溺奴吊切與尿同小便也

**沆瀣** 音抗械北方夜半之氣也 東方朔七諫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 殷文珪詩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 王勃龍懷寺碑頽苔翠薜具不盡之靈衣石乳瓊漿入無生之妙饌

**雜詼諧於新理實理之中一句** 詼音灰譏戲也 東方朔傳指意放蕩頗復詼諧 中國舊學所無者謂之新理憑實驗而不取浮文者謂之實理 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 庾信七夕賦兎月先上羊燈次安

**寓道學於俳歌緩歌之隊一句** 論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俳音牌俳優戲也 樂府解題有俳歌八曲 雜曲歌詞有緩歌行 鄭嵎津陽門詩注明皇令宮妓梳九騎仙髻衣孔雀翠衣佩七寶瓔珞爲霓裳羽衣之類曲終珠翠可掃 唐無名氏開元字舞賦雷轉風旋應鼉鼓以赴節鸞迴鶴舉循鳥跡以成文

陋敬新磨於前朝二句　五代史後唐莊宗嘗別爲優名以自居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於庭四顧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於是衆乃大笑帝喜更厚賜按此實不通之甚天下豈一人所能理耶然在專制之世自是一則好笑談

起式仕卑於此際二句　式仕卑（已見前註）生於一千五百六十四年所製戲文以平等自由爲宗今猶盛行於西國　孟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易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世間者乃共造之世間也

化播歌謠六句　韓愈詩賞翫捐他事歌謠放我才　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李安念奴嬌詞寵柳驕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　韋莊詩天外峯巒青簇簇檻前春樹碧團團　白居易詩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　花鬘亦作華鬘法苑珠林忉利天有七市天人天女往來貿易以爲戲樂第五華鬘市　李子卿賦詳施瓔珞願解寶衣袁文字字生芭泯盡喻糜之迹絲絲入扣橫生彤管之輝

居香海十三層之界二句　按香水海華藏世界二十層而佛陀僅居第十三層娑婆界者便於救世也　天寶遺事明皇以第二湯浴妃子於溫泉

是萬年有道之民四句　論語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以萬年有道屬之於民　書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又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樂史柘枝譜舞有字舞花舞字舞以身亞地有成字如作天下太平字是也花舞者著緑衣偃身合成花卽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

曲舞黃衫四句　唐書禮樂志明皇嘗以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蘇軾詩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肉　長恨歌風吹仙袂飄飄舉　樂府解題白紵歌有白紵舞吳人之歌舞也　太眞外傳妃醉中舞霓裳一曲天顏大悅

湔裙解帶四句　湔音煎澣也　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士女湔裙度厄　箜篌音空侯樂器　事物紀原箜篌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奏之謂之擘　續齊諧記女姑神令婢子歌繁霜自解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曲　明亘史歌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緣聲而無轉字　明楊基詩踏歌趁拍催腔急　玉尺見前註

澄摩珠於濁水四句　圓覺經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　宣室志馮翊嚴生遊峴山拾清水珠西國賈胡曰若置濁水中則瑩澈矣　吳越春秋楚昭王得吳王湛盧之劍召風胡子問曰寡人得寶劍不知其名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　王廷紹詩樽前人老大座上客勾留　孔叢子子思適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而笑曰假使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　南史徐陵傳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吾特不目色范悌　吳錫麒文郎論文章已成千古豈知

腰脚還勝後生

拊掌而學歐西之鼓舞四句 拊音撫拍也　歸去來辭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按萬歲二字不必定用於皇帝也易林南歷玉山東入生門登上福堂飲萬歲漿飲萬歲漿猶云飲歡喜酒也　日本之歡迎以三爲節

春回黍谷四句 劉向別錄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堪黍今謂之黍谷　後漢張步答蘇茂書曰負負無可言者　蘇麟詩近水樓臺先得月　墨莊漫錄世俗以阿阿爲歎息之聲昭奚恤楚人過宋宋人有讚歲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常疑其自得於此

佛子性淸四句 袁簡齋賦分一粟而鄉鄰拜德搭半區而佛子矜誇　性淸時爲行脚與余相遇於濠鏡　酷苦沃切音洪入聲甚也　晉書何參學無忌傳酷似其舅　宗鏡錄序歡喜讚歎以爲得未曾有

如玉溪生之愛韓碑三句 李商隱號玉溪生　韓愈作平淮西碑多敘裴度之功李商隱有韓碑詩其結四句云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音支皮厚也』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梨園娛老集第一册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破專制

舉獅觀圖傳奇　（傳奇卽戲橋也）

此齣爲唐武則天朝故事上元之夕唐皇偕妃子皇子宮中宴飲鰲山層搭火樹高張金龍爲三輪妙轉之行釆女作萬歲太平之舞其樂方盛爵主薛剛是日不勝杯杓塗祓諸王族夾擁往觀酕醄之下誤將皇子一踢而死唐皇素聞剛之勇亦驚悸而亡剛奪門打出畏罪奔逃則天矯制繼位不聽諸臣之諫夷

剛三族合三百六十七口剛之逃也手無寸鐵羽林軍追至則掀翻太廟取木柱以自衞且戰且走卒逢二龍山大王之女紀鸞英始則與之酣戰繼乃憐其英勇誘縛上山星主贅爲駙馬以位讓焉剛封鸞英爲押寨夫人洞房之夕鸞英搦剛爲肉薄之鬭以示匹敵平權之意薛門被戮時剛之猶子名蛟生纔三月亦在不赦之列大臣徐策思爲薛氏存一綫紿其妻以己子代之匿蛟於室中教育一如己子又將薛家三代列祖圖像作記以志不忘及蛟年僅成童孔武有力能舉石獅乃出圖示蛟遂歷述其祖功宗德之顯名而帝室之以怨報恩也蛟悉其情投袂而起憤不欲生訪剛既得即同舉兵入朝以洩其恨

## 音義箋註

**鰲山二句** 鰲五勞切音敖魚名 畢秋帆上元燈詞十年持節駐秦關夢斷蓬瀛供奉班記得披香頻侍宴紅雲萬朶駕鰲山 按唐睿宗元夕嘗於上陽門外作燈樹高二十丈燃燈五萬盞號爲火樹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戲貴布景故於傳奇首及之

**金龍二句** 樓炭經三輪者地輪水輪風輪也 傳燈錄十二世祖馬鳴大士於華氏國妙轉法輪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神威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 李白詩宮中采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凊紫霞 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徧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酕醄** 音毛萄極醉貌 晁補之詩有時醉酕醄大小翻盞斝

**一踼而死** 一踼即死者按西律其罪輕

**驚悸** 悸音愧心動也 李白詩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

**矯制** 矯詐也託也非其事而居之也 史記汲黯傳矯制持節 師古曰天子之言曰制書謂爲制度之命也

**羽林軍** 唐詩兵志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

**掀翻** 掀音軒舉也　指月錄天衣如哲禪師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二龍山** 張憲雙龍圖詩一龍盤空偃蹇飛下尾閭穴一龍攪海奮迅直上青天衢

**酣戰** 杜甫詩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星主贅爲駙馬** 水滸傳稱宋江爲星主　贅壻謂以女之夫而比於子如人之疣贅爲餘剩物也　按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

**押寨夫人** 五代史劉后傳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謂之夾寨夫人押寨疑即夾寨之訛

**搦** 音匿按也捉也　錢俶小詞金鳳欲飛遭掣搦

**肉薄之鬬** 薄音博窘迫也凡二人以身手相交接而鬬者謂之肉薄鬬

**一綫** 綫同線　前漢功臣表功臣之後不絕如綫

**紿** 音殆疑也欺也　史記項羽紀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投袂而起** 投振也袂音米去聲袖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而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率師圍宋

則天徐策第一首（詩詞凡三百三十九言）

文心雕龍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乎茲是詩不可無心也漢書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詩又不可無說也因作詩心詩說然後繫之以詩詞

詩心

敵必當王射先中馬樹之表綴以告來者厥性好罵山膏如豚維彼哲人必推其原

詩說

致堂胡氏論史謂武氏之禍古所未有此篇不責武氏而獨歸其咎於專制之法者探源之論非反對致堂也秦政隋煬

禍烈百倍於武氏武氏何誅焉
武氏之立爲后也當時諫者紛如今以其言揆之新理無一
而當或問據新理將何以處之曰據新理決無此事設有此
事君欲易后則以后之罪狀告於羣臣羣臣則謀諸國民從
衆公斷必無有以門第翻論如褚遂良者亦無有謂艷妻可
以亡國如韓瑗來濟者必無有謂諫爲有罪而有罪亦不可
加刑如長孫無忌者必無有無據而言之亦無有有據而不
言據縱有時不可得而是非可否必無容人以不發一言如
于志寧者必無有謂君之易后爲私事如李勣者亦無有謂
平民可以無故易婦如許敬宗者然則以今理處之何難之

有或曰倘溺情有如唐高宗專擅有如武氏將奈之何曰不認之而已矣豈徒不認所立者之爲后且並不認立之者之爲君廷臣大僚相率而去或曰相率而去奚能了局曰是所謂勢無兩立也昔崔子弑齊君南史氏載筆而來者蟬聯不斷彼爲理爭死且不畏何有於粃糠印綬哉是故廷臣一去繼之者必無其人朝宁既空君誰與立吾知非心之格有斷然矣苟其怙終不返則君若后惟有扶頭把臂㨶翺相隨逃之遠方雖欲齒於齊民而不可得

由此觀之民權立則專制無不除夫民權之立易如反掌則與其去專制於民權既立之後孰若除專制於民權未立之

先劉彥和曰論說之樞要在時利而事貞敢負前賢乃爲斯論

專制之爲物也必有受之者然後有與之者專制之來在我不在人也故必有徐策輩之爲臣然後有則天輩之爲君此則天徐策所以合爲一篇也

敗軍之將無勁兵投降之國無堅城含怨之口無好聲專制之君無美名唐書新舊分明載辥家那有夷三代觀圖一齣駭人聞於中大有眞情在則天自是女中雄明敏機靈類太宗革命兵攡三十萬彌留甲靜百千重難看兒子金甌送忍使夫皇玉腦空生面別開花世界剖心猶有樂師工當時羣策皆駑馬此

嫗精神一伏龍史目曾將秋水洗女權不受古人蒙放懷廿四
遙遙代呂雉何能比較同應變臨機已絕塵閒居卽事更無論
一篇檄草文章歎兩度南衙佛法新不賀梨花知宰相能規棋
子信忠臣上官斌媚猶傾倒唐室猜嫌自伏馴笑彼龍樓徒俗
客何如鶴監盡才人六郞傅粉甘奴隸四裔朝天仰聖神譯就
華嚴八十卷至今長作萬家春合觀時勢安危局則天方謂莫
予毒是非身後果何來殲厥薛家三百六只緣民疾專制名專
制殺人無厭足君不見溝渠之水向低流千汙萬穢不回頭滔
天之惡專制倖匝地之罪專制由君王何苦與民仇好將此曲
刮其眸

## 音義箋註

**樹之表綴** 綴音制表綴模楷也 大戴禮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

**厥性好罵** 郭璞山海經圖讚山膏如豚厥性好罵 西淸詩話高英秀者吳越間人口給好罵滑稽後人號惡喙薄徒

**驂靷相隨** 驂音參古之駕四馬者兩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馬旁挽靷助之 靷音引約馬皮帶當馬胸以引軸者也

**唐書新舊分明載二句** 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奉敕撰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等奉敕撰 按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勇冠三軍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走仁貴登門大呼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歎爲忠臣賜以御馬鐵勒聚衆數十萬在天山挑戰仁貴發三矢輙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突厥入寇召還擊突厥師至象州虜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何給我仁貴脫兜鍪見之虜相顧失色下馬羅拜尋解遁去

**觀圖一齣駭人聞二句** 駭音蟹驚起也 按則天雖無誅薛家三百六十七口事然考西漢灌夫則竟因醉酒罵座之故至於滅族乃知專制者之動輙殺人大有眞情在也

則天自是女中雄二句 北史祖珽傳魏太姬雖爲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來無有也 通鑑高宗苦風眩頭腦病也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又太后不悅吉頊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制者朕時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音撾杖也)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檛其首檛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耶

革命兵摧三十萬二句 通鑑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謀起兵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移檄州縣太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臨淮之役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孝逸進擊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 彌留病篤也 通鑑神龍元年春太后疾甚張柬之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詣東宮迎太子斬張易之張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稱言易之昌宗謀反已奉太子令誅之矣太后乃命太子監國明日傳位於太子大赦惟易之黨不原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按是年武氏八十一歲矣

難看兒子金甌送二句 通鑑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 南史朱异傳武帝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

生面別開花世界二句 通鑑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又有告

皇嗣潛有異謀者樂工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是得免

**當時羣策皆駑馬一句**　駑音奴馬之最劣者也　溫庭筠醉歌駑馬垂頭搶冥塵騄騮一日行千里　嫗音於去聲母也　李郢上裴度詩龍馬精神海鶴姿　蜀志司馬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劉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史目曾將秋水洗一句**　近人詩雙目盡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　牝雞司晨爲家之索中國經史蒙人實甚遂令戲班道白有女子有權男子何以爲人之語是不知權之所以爲權也或以權之實際爲問予應之曰權者公理而已兵力雖雄終不能違乎公理

**放懷廿四遙遙代一句**　此言二十四代謂夏商周春秋戰國秦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宋齊梁陳隋李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趙宋元淸也明　南史何昌寓(同宇)傳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座客曰遙遙華胄　前漢呂后紀高祖呂后名雉字娥姁『音吁美貌也』　孫執升曰漢有天下韓信黥布彭越之力也三人有大功於漢而卒不免於誅夷雖高帝之忍於功臣實呂后助之虐也呂與帝同起側微及帝卽尊位見皇帝之貴其意亦欲得所欲爲所憚者諸將耳諸將既戮呂后遂可肆然而無忌矣張天如曰武后淫佚好殺其行事間類中材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不問此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駱賓王檄文而嘆其才此高歡之惜王偉也團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漢武之族江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諸張久任不衰則神

武之相楊愔不如其明

**一篇檄草文章嘆二句** 蔣茗生曰武后得徐敬業檄文讀之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矍然曰誰爲之或以駱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按駱文殊未盡致而能動腦筋者亦惟一抔之土二語異日者遺制去帝號求合葬於乾陵即此二語之應也邱瓊山死後之誅未之思耳　通鑑蘇良嗣爲相僧懷義不禮焉良嗣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又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既成懷義密燒之延及明堂皆盡命更造明堂天堂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按此二事視梁武元順相去遠矣

**不賀梨花知宰相二句** 通鑑時十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唐書武后謂狄仁傑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無子天其儆陛下乎后乃感悟即日迎歸廬陵王

**上官斌媚猶傾倒二句** 唐書上官昭容（昭容女官）婉兒性韶警善文翰爲詔書必右武氏而抑唐帝　斌音武亦媚也　冷齋夜話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太宗曰我見魏徵常斌媚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詩話蜀陝路間有淵曰韓淵蕭文終（蕭何謚文終）追韓信處也劉巨濟題詩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見無奇客東閣投門尚未通　按武后殺唐宗室殆盡然唐書載中宗復位有母實生我之言通鑑載武承嗣不立有怏怏病死之說則所謂

唐室猜嫌自伏馴也

**笑彼龍樓徒俗客二句** 方干詩早赴急徵來鳳沼常陪內宴醉龍樓漢書注樓龍者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 詩史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僧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此吳文靖詩也 通鑑太后置控鶴監丞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

**六郎傳粉甘奴隸二句** 通鑑時人或譽張宗昌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又昌宗入侍禁中得幸於武氏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 又則天號聖神皇帝儀鳳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

**譯就華嚴八十卷二句** 華嚴經凡八十卷則天序稱天册金輪聖神皇帝製其畧曰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摩竭陀國肇興妙會之緣普光法堂爰敷寂滅之理緬惟奥義譯在晉朝時踰六代年將四百然圓一部之典纔獲三萬餘言唯啓半珠未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于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覩百千之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親受筆削敬譯斯經按大方廣佛華嚴尊經八字今有寫入神龕竟作萬家香火者

**合觀時勢安危局二句** 李白詩大賢達機兆豈獨慮安危 杜甫詩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按春秋時城濮勝楚而後晉文公猶有憂色及聞楚殺子玉而後喜曰莫予毒也已蓋文公知子玉有大志恐其報仇也

祇緣民疾專制名二句　文明之國其國制名曰干士的租純譯謂君民共制民不能違君亦不能違也中國數千年來號稱文明及考

其實只學得商子書一句曰權者君之所獨制也

君不見溝渠之水六句　此六句本論語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一章紂之所以能爲不善者專制而已西諺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此與漢賈誼之說同然賈誼則謂有專制而君自修身西諺則謂無專制而君自慮己其言似同而其效有天壤之別此中西今古學術治術之所由分也

則天徐策第二首（詩詞凡一千二十二言）

詩心

四岳不姦三苗有格洪水猛獸銷聲匿迹蚩尤涿鹿黃帝版泉寢之百尺胡寧恧焉

詩說

此篇爲環球破專制也專制破則爲立憲立憲者求治必經之路國之立憲人盡知之而不知環球亦須同此立憲也環球立憲則干戈息而玉帛興一富不患其復貧一强不憂其復弱其機至捷其效至神也

公法家每以至治難期但思乎罅漏補苴之道知戰爭爲天

下最大之害而不能強人以止兵也於是僅爲局外中立拾傷醫藥諸法以彌縫其憾而掩飾斯世之不仁質而觀之其實可怪演劇者志在人之觀之也苟無觀者劇亦不演鬭鷄者爲之金距爲之挑剔物受慫慂乃捨命而前苟或擯之狂悍必減今之袖手旁觀升旗救濟諸法何以異於觀劇而使人演介鷄而令其鬭哉則何不反其道使歸之正而措天下於和平也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刧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時時預戰在在觀兵虎尾春冰動生芒刺衆人熙熙其謂之何矣必謂人之好勝天性

使然則探賾(音責奧也)索隱鈎深致遠以戰勝於造物立功於人世而留千載之嘉名者其榮實無限量而乃逞志於凶殘之地爭雄於鋒鏑之間按生理則違天問良心而先死明明暴戾兀不能消吾不知學問之功究將安在夫輪船鐵路所以利濟羣生者縮地既有其方則洗甲戢兵所以捐除逆氣者回天豈無其術昔之人南無淨土西向參禪其自謂名體見消是非情盡而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充塞寰區延一刹那頃於永年翠竹黃花同歸正受者實由於無可如何耳是以討華嚴之方便則入法界者必離世間誦圓覺之經文則明自性者惟餘寂照陳芳國渺孤負詩王兜率

宮虛難棲教主就使層層瓔珞創四百八十寺之宏規馥馥
旃檀開三萬六千塲而證道終覺人天淡薄聲色希夷大雅
高才何堪托足而今之世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僕也幸生於
平等自由之日得探乎文明進化之源思變臭腐爲神奇在
廓金天於黑刦借茲斑管寫作丹書問我師承請入羣學硏
幾之地是誰知己散滿同人以太之天

佛氏寃親盡平等猶打不平望報緣尼山道大與天侔倘許復
讎追九世可知報復必循環不問下愚與上智鼠思飲泣細難
論（論讀平聲）今且高談講皇帝二十四史相斫書除了伏尸
無異味轑薰雕琢繪眞形祇恐惡臭攻人鼻不如抉要鈎其元

提綱挈領無多句一統者八秦至明蜀始偏安十有二齊魏燕
涼逐逐爭三十六國稱割據其中殺者數難詳大抵二百居其
四五胡雲擾唱檀來猶謂殺之非族類玄武門前劍飛霜果否
秦王好兄弟一門之內極兵威叔賢忍見燕王棣魏公心學敗
符離喪師卅萬不經意反是以覯得志時必視兇殘作常事不
知召禍已由斯冥冥之中有布置何用陰陽蠱惑人絡織之學
數難避秦并六國氣揚揚其時早已生劉季兩漢伶俜四百年
鄴城終竟出曹魏五朝泡影何怱怱十國沙蟲聞者涕千古河
山一戰枰百年人事興亡繼王侯將相若雲煙聲明文物欃槍
逝祖父公然創霸基子孫不保爲奴隸象齒焚身自古同雄鷄

斷尾沿爲例欲高人格勢無能可憐進化中途廢祇見後人哀後人不聞萬歲眞萬歲推原何以種仇根都爲無明一私蔽戰船巨礮日監工（監讀平聲）自我觀之確無謂非徒無謂又殘民無限人才王者甓奈何民智未開明甘聽君王學狂猘假使無人肯當兵天下何從有閉纍推鋒陷陣果何功一戰殺人十萬計轉餉牽連戶口貧猥曰國家爭名器苟以能殺爲文明直可謂之天地閉昔者希臘首稱雄文采風流溢四裔及其有事於戰爭灰揚玉軸斯文墜波斯繼之覆轍循傾頹猶是戰之敝羅馬居然號大秦併吞無異呂嬴氏其後散爲角立邦旗鼓相當無窺覬以此可悉國民羣自強不息爲良劑紛紛戰伐皆夢

中自尋煩惱佛云弊寰球戰務耗費財巧曆算之不能備將此
鉅款整乾坤黃金若土無難致莊嚴世界盡歡娛塵塗可變天
堂地而乃孜孜走下流計則尙陰謀尙秘優勝劣敗自天然栽
者培之傾者替爭競生存豈有他惟窮至理天人際世之須學
正汪洋烏在齷齪求人貴趦趄囁嚅已可憐肯更野蠻傷福慧
就令殺到北斗南華藏心中愈失位而況深山嘯聚叢綠林可
恃落河曳事敗爲寇成爲王哲學旣行無此勢自由之理本天
綱平等之圖實超詣不容符命託眞人但許地方歸自治翻雲
覆雨自徒勞遠交近攻皆兒戲勢均力敵國難吞此說原非第
一義陪審之法最純良寰宇昇平惟此諦新愁舊恨盡消除絕

無抑屈中情繫緣何不欲蹈中和毋乃眼前失經濟天生盲啞
亦爲材賢良不立傷人志從古英雄善殺人合比精蟲初出蒂
並世何妨有百王要在政府無專制專制不除自由毀洪水之
凶即在此豈僅區區害小民九五之尊禍無比關鎖深宮生不
生幽囚富貴死難死食前方丈敢輕嘗一夜三遷無定址骨肉
都無眞性情繁華空見得其似獅塞最防頭上刀祖龍尤忌圖
窮匕跋扈將軍毒餅來假皇老舅椒漿使蕭牆肘腋盡危機枯
木朽株能厲己鎗礮兇鋒尙可逃腦筋怨毒無由洗霸朝之主
三世凶帝國之圖集流矢思量何以處渠魁來生祝爾爲天子

寢之百尺 魏志張邈傳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遇下邳見元龍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

南無 按佛經言南無猶云皈依也皈同歸

兜率陳芳 註見弁言又吳錫麒壽袁簡齋文白公教主居應兜率之宮杜老詩王生本陳芳之國

以太 以太本西文譯音電浪也愛力也天地一大靈魂也東海有聖人焉西海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至孔曰成仁佛曰能仁皆以太之謂故以太譯義宜爲仁學

佛氏寃親盡平等一句 華嚴經第十四卷文殊偈云妻子集會當願衆生寃親平等永離貪著 中峯廣錄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獅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獅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獅子之威不期自現斷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一義也云云予謂豎五指以服象即所謂打不平也不然苟無報心何必定望寃消若入三昧何須豎起五指

尼山道大與天侔一句 上句本小倉詩侔音謀齊等也 按公羊傳莊公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顧棟高已譏其不情而江都凌曙仍

取朱子萬世報仇之說以爲辯其無倫理之學可知矣

鼠思飲泣細難論一句 鼠憂也詩小雅鼠思血泣 漢書賈捐之傳孝武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杜甫飲中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二十四史相斫書一句 二十四史謂二十四代之史也註見前 斫音灼擊也 陸游詩孫吳相斫書 通鑑昆陽之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 魏略隗禧曰左傳相斫書耳不足精意 刀斫也 左傳鄭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爲此必嘗異味

轑薰雕琢繪眞形一句 轑音了放火也 前漢杜欽傳薰轑天下 後漢蔡邕傳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東軒雜錄宋齊丘所爲碑碣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嘗以紙塞鼻曰其辭穢且臭

不如抉要鉤其元一句 韓愈進學解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 宋史職官志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

一統者八秦至明一句 讀史論畧一統者八曰秦曰兩漢曰晋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偏安者十有二曰蜀漢曰東晋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曰南宋

齊魏燕涼逐逐爭二句 讀史論畧割據者三十六蜀漢時曰魏曰吳晉宋閒曰二趙曰三秦曰五涼曰四燕曰成曰夏北朝曰後魏曰東魏西魏曰北齊曰北周五代時曰吳曰南唐曰西蜀後蜀曰南漢北漢曰楚曰吳越曰閩曰南平兩宋時曰遼曰夏曰金

五胡雲擾唱檀來二句 讀史論略割晉中原縱橫於河北廣南者凡十六國而五胡爲大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弋仲羌也而居扶風苻洪氐也而居臨渭慕容廆鮮卑也而居昌黎 漢書叙傳天下雲擾師古注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 五代史南唐世家周師數十萬水陸並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玄武門前劍飛霜二句 通鑑建成元吉謀害秦王世民世民密告變上許以明晨鞫問世民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按此事論者責高祖太宗謀之不臧非獨所遭之不幸子謂謀之必不能有臧所遭每多不幸者皆專制法使然耳初魏徵勸建成早除世民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對曰建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然則建成世民元吉魏徵同一流耳號慟久之謂非好兄弟不可也誅及諸子謂爲好兄弟亦不可也專制法所造之人物如此

一門之內極兵威二句 按明成祖燕王棣爲建文帝之叔史約稱其勤於治理求隱逸嚴犯贓愼守令重風憲固賢君也然輕於殺戮

親如三王不克自全一人秉忠赤及九族不獨方侍講三尚書且然而南征北討更無虛日云按專制有善有惡然以惡爲根故所謂善俱從矯飾吾於朱棣見之矣

魏公心學敗符離二句 魏公南宋張浚也按張浚敗於符離殺人三十萬而鼾睡如故其子南軒稱家父有心學故能寂然不動以此誇人

絡織之學數難避 西人辨論理數之學名曰絡織中國人有譯作名學者有譯作辨學者今曰絡織譯其音也

秦并六國氣揚揚四句 按秦王政自十七年滅韓至二十六年而趙魏楚燕齊并入於秦 史記管晏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按西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邑中陽里人在位十二年 伶俜音零平行不正也 杜甫詩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三國演義題詞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 按曹操篡漢而稱魏

五朝泡影何忽忽二句 梁唐晋漢周爲五代亦稱五朝凡五十三年 梵書如夢幻泡影 按十二國除吳越外爲吳蜀燕楚閩南漢南平後蜀南唐東漢岐共十一國入宋俱亡此云十國舉成數耳 穆天子傳小人化爲沙蟲

千古河山一戰枰二句 枰音平博局也上句本陸游詩李惺詠之云方罫羣雄聚廝陆兩敵當局新紛黑白劫急慣看黃虎踞龍蟠壯

烏飛兎走忙到頭誰勝負彈指迭興亡

王侯將相若雲烟二句 杜甫詩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左傳桓公二年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欃初銜切音摲平聲槍七羊切音鏘二字彗星也 崔駰賦運欃槍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

象齒焚身自古同二句 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又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犧音羲宗廟之牲也

白居易詩網外老鷄因斷尾盤中鮮鱠爲吞鉤

祇見後人哀後人二句 杜牧之阿房宫賦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若愛天下之人則自一世可至萬世而爲君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都爲無明一私蔽 淨住子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 袁桷啟古有斗米而作傳近多千金以致詞好惡成一己之私褒貶失當時之實

狂猘 音制狂犬也俗名瘋犬 揭傒斯詩磨牙吮人血掉尾恣狂猘

**假使無人肯當兵二句** 大同之效必至於無人肯當兵無人肯當兵則生死由天各盡有生之樂故曰何從有閑愁也閑愁粵之方言猶云煩惱也

**推鋒陷陣果何功** 後漢書吳漢傳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先登陷陣

**轉餉牽連戶口貧二句** 漢高帝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按罷同疲謂困極勞弊也今之起國債及借外債以興師者其弊更甚 猥音賄曲也史記律書猥云德化不當用兵 爭名器猶云爭體面也

**昔者希臘首稱雄十句** 此十句總括歐洲列國古史可參看新政眞詮後總序 杜甫詩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軸直六切音逐卷軸也 庾信賦玉軸揚灰龍文折柱按玉軸書也龍文劍也焚書折劍文武之道盡也 史記垓下之圍項王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按戰未有無罪者戰而敗罪也戰而勝亦罪也禹之不征有苗惟恐獲罪耳不征而有苗格斯其爲禹之功 秦政書呂嬴氏存其眞也 宋史呂午傳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 後漢書隗囂傳願因將軍兵馬旗鼓相當 通鑑自建文帝爲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覬覦

**良劑** 劑音齊去聲分劑也藥劑也良劑猶云妙劑 蘇轍病中郭尉見訪詩却問藥王求妙劑慙非摩詰已虛圓

**巧曆** 曆亦作歷巧曆謂善計數者也 南史陸厥傳沈約答厥書曰十字之文顚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曆已不能盡何况復過於此者乎

**將此鉅款整乾坤二句** 按款俗作欵誠也叩也至也重也愛也留也緩也無有作財字解者說文云意有所欲也所欲豈必其爲財然俗多以款作財字用 王華嘗自作楹聯云任老夫優游歲月看兒曹整頓乾坤華守仁父也 史約齊高祖每曰使吾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莊嚴世界盡歡娛二句** 按華嚴經第一至第五卷爲世主妙嚴品第七卷爲世界成就品第八至第十卷爲華藏世界品第五十三至五十九卷爲離世間品第六十至八十卷爲入法界品其言世界之莊嚴無以過矣惜所謂莊嚴者皆心所造非身所歷是離身心而爲二也今云莊嚴世界則合身心而言 江淹詩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歡樂卽天堂煩惱卽地獄擇而從之本屬易易然有時飢寒所迫則雖欲不煩惱不可得矣故欲爲大同之治必先使人飽煖使人飽煖須大開干亦猶行新政者之必須費財也然使移兵務之欵以爲與作自當綽有餘妍 王敬哉冬夜箋記洞賓地獄之說最切人之惟念於善則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入於昏暗此地獄之路也天堂地獄非眞有主之者由人心化成耳 李丹天堂地獄偈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予亦有偈云周孔生斯世决意除專制釋迦居此時空寂變有爲天堂何處求只問心自由地獄緣何走平等不能守

**孜孜** 孜子之切音咨孜孜猶汲汲也一曰力篤愛也

**優勝劣敗自天然四句**　優勝劣敗爭存競生此八字出嚴氏所譯天演論然勝者自勝也非所以勝人也敗者自敗也非爲人所敗也

其云爭競者謂與天爭競非與人爭競也作者之意如此譯者之意亦如此所以謂之天演也此皆自強不息之功而新學家有竟以此八字作爲與人爭鬭之解者失之遠矣故用中庸栽者培傾者覆參天地贊化育之義以糾正之　替廢也

**世之須學正汪洋四句**　英儒紐頓（又曰奈端）考得地有攝力而物無輕重日備諸色而物無顏色知星球之圓行識地軸之日運日本人所謂自天地開闢以來不愧爲聖人之稱者也顧其自謂曰學問之道如大海汪洋吾不過從海濱拾得其一沙一石耳　齷齪音渥捉局促貌　人能貴我亦能賤我貴賤由人非自立也　趦趄行止之礙也囁嚅音摺儒欲言復縮也韓文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　袁文緣隨性善福與慧兼

**就令殺到北斗南二句**　凡詩宜用俗語方言者說本嚴滄浪詩話世俗言明成祖征瑪哈木特殺到北斗歸南今考通鑑成祖十二年瑪哈木特等三部掃境來戰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帝欲窮追以皇太孫之請而止俗所謂殺到北斗歸南者此也　按華嚴經八十卷所詮之義雖多而皆從無邊香水海中流出無邊香水海又從一心下流出夫無邊香水海乃華藏世界之所以成者也心在殺人則其水必臭而不香故曰失華藏之位也

**而況深山嘯聚叢二句** 唐書王世充傳殘黨畏誅復屯嘯高雞泊 後漢劉聖公傳諸亡命聚藏於綠林中 唐書房琯傳琯自將平賊每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按曳落河猶言健兒也今云落河曳者倒押韻也倒押韻者何曰梅花落曲名也而李白倒之曰江城五月落梅花

**天綱** 漢書律歷志玉衡杓建天之綱也

**超詣** 詣五計切音羿至也學業深入曰造詣 詩品 超詣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

**符命託眞人** 漢書揚雄傳論莽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愛清淨作符命 光武紀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註讖記之書曰符漢尚火德赤火色伏藏也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爲四七之際按哲學未行故有此謬妄今日視之直兒戲耳 光武帝號白水眞人

**翻雲覆雨** 蘇軾詩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

**遠交近攻**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不如蠶食諸侯遠交而近攻

**經濟** 英文伊玕那媚四音一字謂用勤儉以致發達也日本人譯曰經濟中國人譯曰計學又曰生計學又曰理財學其義一也然日文與中國古文自異茲引數條以爲證

一見於宋史王安石傳論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一見於甘澤謠其文學可以經濟自許踈脫不謀宦游一見於賈至授高適諫議大夫制感激効經濟之略紛綸贍風雅之才一見於張九齡詩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一見於嚴維詩還將經濟學來問道安師一見於溫庭筠詩韜鈐豈足爲經濟一見於丁鶴年詩風塵來往慚經濟擬着漁簑坐釣磯一見於李上瞻詩太平政爾煩經濟宣室非干問鬼神以上所謂經濟俱指經術而言義與理財相去尚遠

**從古英雄善殺人二句** 蔕音帝草木綴實也 格物家言人精有蟲出時精蟲數十相與衝突鬬敵至僅存其一而後止因言人性好鬬本自天然予謂此特未學之故耳子思曰修道之謂教西諺曰習俗爲第二性世人能以學變化氣質勿守精蟲之故智則天下平矣夫善戰善殺只合比出蔕之精蟲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蟻陣蜂王皆非人羣有教化者所得而藉口

**九五** 易乾卦以九五爲君位明宣宗歌嗟予非德臨九五燮理功能在丞輔

**食前方丈敢輕嘗二句** 孟子食前方丈 論語丘未達不敢嘗 一夜三遷句意本通鑑盧生說始皇微行以辟惡鬼及近譯俄皇宮中有鬼小說

**獅塞最防頭上刀** 獅塞者羅馬最顯之君當其聲威赫濯時故人有豔羨之者以謂有能一日居彼勢位則一生可以無憾獅塞知之延爲上客

至朝堂以己之冕服加諸其身使履帝位復與譃飲先命人以利刀懸諸坐位上鋒刃當頭搖搖欲墜譃畢問客曰樂乎客曰鋒芒在頂不能樂也不願爲君因脫冕服以謝獅塞謂之曰我之爲君蓋時時刀在頭上也後獅塞竟被刺而死式仕卑戲曲單演其被刺之事譃友一節猶未及也

**祖龍尤忌圖窮匕** 史約祖龍者人之先也(以喻始皇)又燕太子丹既以報秦屬荆軻荆軻入秦乃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養奉地圖匣以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

**跋扈將軍毒餅來一句** 跋扈音撥戶强梁也 史約質帝雖冀所立少而聰慧嘗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卽受毒餅而死又漢平帝立以王莽總己賜號安漢公置毒於椒酒以弒帝乃立孺子嬰莽居攝稱假皇帝按王莽謙恭下士致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人似非不愛名譽者專制之行事皆從僞無善非蝨耳莽於漢爲外戚故稱老舅

**蕭牆肘腋盡危機一句** 論語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肘音帚臂節也腋音亦左右脅之間也 晋書江統傳寇發心腹害起肘腋 司馬相如諫獵書枯木朽株盡爲害矣

**霸朝之主三世凶一句** 今俄皇祖父三世皆被刺不得其死 美國故總統麥堅利蓋欲爲美邦倡行帝國主義者也以被炸死

思量何以處渠魁二句　書殲厥渠魁按渠大也魁帥也史傳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此　綱鑑王世充之兄世惲曰宇文儒童等謀反正爲隋主尙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侗（音通煬帝子）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之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五

梨園娛老集第一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則天𢧐策第三首（詩詞凡五百有四言）

詩　心

堯舜不王冠裳亦作周孔不生禮教自若學剛得暴學厚得昏圖新捨舊再整乾坤

詩　說

此篇以情理破專制也中國經史子集皆作於專制之朝非不言情理而所言亦專制之情理而已以專制破專制不可

也故宜刋發新書頒行通國使新理昭然破除故見而後可
或曰今以中國之六經合泰西之新說融會而貫通之庶幾
其可乎曰道無兩至勢無兩趨當李鴻章之初沒也西報論
之如車走雷聲轟轟填耳而皆歸咎此老謂其阻壓中國進
化之機者垂五十年夫李鴻章於中西之法固所謂最通融
者也入詞林作屏翰平巨寇成中興中國無譏焉置鐵艦築
礮台用西人派遊學外國亦無譏焉然核其所辦蓋無一而
不腐敗者此所謂兩走其途必不能一至其處也
按孝字爲孝於父母中西無異詞惟西人於忠字則全作爲
人謀而不忠之忠字解之君也臣也其所爲皆爲民謀以君

臣之服用自民出之也故頌君臣之賢者必稱其忠謂其忠於民也譏君臣之不肖者必議其不忠謂其不忠於民也華人聞此當有掩耳疾走者而不知此實天經地義之鐵板註脚也故欲援西學以興中國必須先明此義

漢宋之學一概不合於今時漢學考求者鮮可慮者宋學耳宋學非獨朱子而朱子實集其成故動稱朱子耳朱子行狀詳於史傳本無可議然其學說則大累於世恰與今中國作對攻之劑故其人雖賢其學必不可用明宋濂曰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

名焉是爲道德之儒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云云按此非趨於大同而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量者無足以當之乃考宋哲宗卽位詔求直言朱子作應詔封事力言宜罷和議期必戰張浚符離之敗未始非由於此然此猶爲目前國恥言之至若公羊傳齊襄公復仇之說則言萬世有必報之仇信如是天下豈復有一日之安寧耶趙宋之亡朱說誤之也且其說豈僅爲一國一時之害而已哉天下古今殺伐兇殘盡在是矣周冢宰以九兩繫邦國其四曰儒以道得民者謂其能養民能利民也朱子反之故曰鯫生按律厥聲逃狗曲談經其道失

或問先儒語錄俱是切近而有心得之言主敬主靜主良知固己名重一時餘義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子何輕之之甚至比於拘攣曰爲其退化也教者所以爲進化之地主敬主靜等心爲之也與參禪同非所以爲學更非所以教人人人各有所主吾烏能限其心之所之若孝弟忠信等名詞則如耳目鼻口飢食渴飲人所同具亦人所同然何庸教何庸學或曰使有不忠不孝無禮無義者將若之何曰此有司之責也先儒千言萬語不及巡警之一椎惟其用之之當耳今以忠孝等名目而教人是猶謂其人之無耳目鼻口而飢不知食渴不知飲也非退化而何善乎侯官嚴氏之言曰今中

國老師宿儒有終其身辦不到之學問彼泰西童子初入學時卽能辦之其言可謂實獲我心矣

張百熙爲管學大臣者十年奏功不能如其所願擬將古經籍廢棄不用格於舊學者之梗阻未能行齎志而歿良可惜也雨邨詩話有哭友過慟而爲人揶揄者口號答云慟哭心知逝夜臺爲他不覺過情哀如卿數百今朝死莫乞劉君滴淚來痛殺人間逝子雲昊天夢夢復何云從旁多少衣冠客不死諸君死此君二詩未免過激余不識百熙然聞其死而若有耿耿於心者非爲百熙也爲中國之學界也學界不變則中國亦不變中國不變則大同之道無由而成此所以不

能不情動乎中耳今聞政府立意改用新書是事尙可爲吾又將破涕以爲笑

自檀弓有明王不作天下孰能宗予之說以爲出自孔子後世歷代王者遂皆以孔子爲宗獨是宗則宗矣而終無救於敗亡無補於進步者非宗之不誠也宗之而不知其所以可宗也子思之述祖德曰君子而時中至比之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子之言願學曰孔子聖之時至比之於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門人之記道範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孔子之論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是孔子一生固因時制宜惟義所在而非固守舊法板執古方者也夫世既不同

則時亦自異今天下利用厚生之道保邦制治之謀凡一切運鬼斧而致神工建鶉居而起蛾伏湧金輪而消鐵轄鑿渾沌而出靈樞者孰非從風俗與化移易而來哉然則宗孔子者亦宗其時之一字可矣此理易明人所同曉而無如一孔之儒則以爲孔子卽時也時卽孔子也由是取其於數千年前所手訂之陳迹糟粕以爲一成而不可易之常規非孔子之言不敢言非孔子之行不敢行其愚不可砭也其頑不能訂也推其心直欲挽今之世而由乎上古之風則是退化而已矣受業孔門以求退化仲尼不死將謂之何

君命不死爲不忠父命不死爲不孝五倫誣矯作三綱公然攔

入孔門教孔門之教信如斯孔門之教嗚呼噫羽翼專制愚且
癡尸其罪者宋朱熹朱熹之行不可抹朱熹之學不可說鯫生
按律厥聲逃狗曲談經其道失昔曾辯倒康有爲康說書後何
淋漓又曾駁倒張之洞勸學書後豪懷縱支離經義直宜燒拘
攣語錄全無用遺之棄之意何居祇爲欲將專制送智哉近世
張百熙舊學叢中凸一奇管學十年功似水思將六籍化爲泥
張公之意人不解張公之心我獨知非其所事不當事有所不
爲乃有爲年登六十非夭矣我獨惜其短命死假使延齡得十
年中華學界軒然起此時惟有嚴又陵能以譯筆警頑冥闢韓
欲掃帝國義原強直數羣雄興自由首分羣己界社會先立大

同徽原富堪爲皇帝學天演從知君子爭斯賓塞雅逢知己孟
德斯鳩有正聲傖父喋喋談民族民族之學非卒業不善用之
畛域開紛紛擾擾嗟何及須知至治有根源端在破除專制法
世間萬事惟情理情理不完斯已矣情理本來無不同情在理
先尤要旨其情不在理先亡此說宜銘讀書子國家專制名何
來不講情理之謂耳今且更引泰西言專制之君名鳩滑鳩滑
之義究何如譯以華言無膽識其無膽識却謂何情既不通理
無直忘情越理逞兇橫一國之人皆可殺抑令專制果何求試
看觀圖一齣休兩個武生爲訌脚欺妻易子正奸謀矯揉造作
自由廢欺善怕惡平等替忠孝若能由專制始皇至今一百世

## 音義箋註

**運鬼斧致神工** 吳萊大食瓶詩晶熒龍宮獻錯落鬼斧鐫 蘇軾海市詩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

**建鶉居起蛾伏** 鶉居關中也宿名見漢書今用之謂近日宮室樓臺之高也 賀知章詩一聽南風引鸞舞長謠北極仰鶉居 蛾古蟻字揚雄長楊賦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今云起者謂非如古昔之卑陋也

**湧金輪消鐵轄** 翻譯名義若王生在剎帝利種紹灌頂位升高臺殿忽有金輪寶現舒妙光明來應王所此王定是轉金輪王今言湧金輪者謂用金之國其光上湧也 轄音衛車軸頭也軸頭之鐵消謂鐵路往來者之人多也

**鑿渾沌出靈樞** 吳錫麒文鑿開渾沌穿破鴻濛 按黃帝內經有靈樞九卷

**君命不死爲不忠十句** 此十句之意前於張之洞勸學篇書後明綱篇內論之頗詳此篇詩說亦復論之茲不贅矣 尸主也 㷫音歟

**鯫生按律厥聲逃二句** 鯫(音藪)生小人貌也見史記留侯世家 樂書備聲按律 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琴每奏

輙窮其趣伯牙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所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漢書王式傳式爲博士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昔曾辯倒康有爲四句**　此四句閱者可參看新政眞詮之康說書後及勸學篇書後二書　凡辯駁而名之曰倒者謂其不能再起而與我辯也本欲康張二子與鄙人旗鼓相當如騶忌見淳于三問三答子晋對叔譽五稱五窮以盡名理之蘊惜乎二子之不肯見教也則亦曰倒而已矣二子倒而中國之談經義談三綱者可以已矣　李商隱韓碑詩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宋史邵亢傳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

**支離經義直宜燒一句**　支離者簡易之反也揚子法言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淮南子子求病傴僂(音羽呂曲背也)脊管高於頂䏝(音懿胸也)下迫兩頤兩胛(音甲肩也)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注拘拘言體拘攣也

**凸**　凸陀骨切音突出也　誠齋雜記子瞻有小妹其額廣而如凸子瞻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

嚮亦戲答之

**六籍** 東都賦注六籍六經也　魏志荀彧傳注晉陽秋曰荀粲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

**延齡** 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

**軒然起** 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此時惟有嚴又陵八句** 嚴氏著述予所見者原強篇闢韓篇其所譯書則穆勒約翰之羣己權界甄克思之社會通詮斯密亞丹之原富赫斯黎之天演論斯賓塞之羣學肄言孟德斯鳩之法意　韓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　袁簡齋寄懷沈歸愚詩詩人遭際無前古海內風騷有正聲

**傖父喋喋** 傖音撐晉陽秋吳人謂中州人為傖陸機呼左思為傖父　喋音牒喋喋利口也庾信擬連珠膏唇喋喋市井營營

**不善用之畛域開一句** 畛音軫井田間陌也域界也　莊子秋水篇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神女賦紛紛擾擾未知何意　詩王風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膽識** 晉嵇康有明膽論曰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云云予按明卽識也明膽非可殊用有明無

膽明非眞明有膽無明膽非眞膽明而離膽是無脊骨膽而離明是無腦漿故膽必從明而生明必因膽而見嵇康之論仍未爲當

休 休謂歸休言止息也莊子歸休乎君余無所用天下爲

兩個武生爲註脚一句 時演此劇者以武生二人先後分演故云兩個武生凡作註者俱在句下故曰註脚 韓偓詩後期纔註脚前事又含嚬 武生所演俱是忠臣之戲忠臣者不欺其君而此則欺妻易子恰以奸謀待君也此言專制之君必無忠臣也二句與上休字相應謂觀於此而專制之法仍不可以

已乎

矯揉造作自由廢四句 揉音柔上聲矯揉謂直而使之曲也此四句首句言徐策欺妻易子隱其眞情是失自由也次句言則天始則薛剛小罪而夷其三族繼則薛蛟報仇而莫敢誰何是失平等也末二句推專制之禍歸其咎於始皇且明其結局若曰縱使專制得如始皇畢竟如何始皇嘗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然始皇死後四年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是年項羽殺子嬰則其所謂萬世者除本身外僅四年耳

則天徐策第四首　（詩詞凡一百五十八言）

詩　心

君爲民生職在獻可顚之倒之其咎自我孔孟不仕專制之諸仁傑不悟瀕死者三

詩　說

此篇極言世人報仇之心之慘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也明乎此則人生於功罪苦樂之分界處不可不三思焉

專制之世凡對於君而爲有功者對於民卽爲有罪對於民而爲有功者對於君亦爲有罪欲知二者將誰適從當辨夫主客先後之分矣昔趙威后有言苟無民何有君是民者主

也先也君者客也後也然宦情深者必不解此而其昏然不解要自有說以謂有功於君君能貴我而於民則雖有功莫我能賞也得罪於君君能戮我而於民則雖得罪莫我能罰也趨貴顯而避戮辱於是主客先後茫然莫辨矣抑知以得罪於民而受賞是其賞也外似爲榮反之本心不勝其辱功罪縱未辨苦樂寧不知焉白居易詩我有一言君應記世間自取苦人多不寧惟是凡能榮我以非理者亦能以非理而辱我君之喜怒無常而臣之性命身家卽隨之而爲禍福天君無主危孰甚焉篇內特舉衞鞅韓信以爲鑒二人者一則置秦於霸一則使漢爲王而封商君封齊王榮莫赫焉乃不

旋踵而反迹未形身先赤族然後知往日之嚴刑酷法刑傳黥師拜將登壇興劉滅項其功愈重其罪愈深而其報亦愈烈也

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青蓮此之言夫豈欺我哉觀圖按到第三疊情比陽關尤慘切清如寒夜聞霜鐘悽如青天吹觱篥調如五月落梅花韻如三春飛白雪老狙句句消魂杜宇聲聲帶血十里空驚雲遏平雙枝那管笛吹裂樹樹風含雨欲來人人淚忍腸中咽鬼斧劈石雷霆轟天瓢翻江日月奔常山有蛇都出穴昆陽無象胡走林當空一喝雲墨墨飛鳶墜地猶跕跕梨園曲譜舊翻新能以精神攝魂魄演者居然故事親觀

者何妨假作眞薛剛猶子生三月徐策程嬰替一身夷比淮陰殲堀室裂同衞鞅委車塵酧恩竟用刀頭送存蘖何圖玉匣珍倘想報仇今日事當年何況切膚人我觀此曲心如醉忽然想出曲之外諸君諸君且莫哀此書還有長篇在

## 音義箋註

**仁傑不悟二句** 御批通鑑輯覽來俊臣告同平章事仁傑等謀反仁傑子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氏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按此自是專制法之過使如立憲之國以陪審員定讞那得有此冤狀乃吾讀御批謂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云云然則仕於專制之朝者縱極冤枉亦應甘受拷掠而死矣今之阻立憲者何不一覽歷史

五月不可觸四句　李白長干行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又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詩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清如寒夜聞霜鐘二句　那清安寒夜聞霜鐘詩韻壓孤村笛聲兼萬壑松三生聽有約一覺夢無蹤　王廷紹月過北庭寒詩白草羊牛臥青天鶻集殘人思邊塞遠血照戰場乾

調如五月落梅花二句　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註五月是聽笛之時候落梅花乃笛中曲名梅花落也　舊唐書武后久視二年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爲瑞雪率百官表賀左拾遺王求禮曰若以三月爲瑞雪卽臘月雷亦爲瑞雷耶

老狙句句句消魂二句　二句字法得諸中峯廣錄之談禪曰指白雪爲青松荷葉團團團似鏡配青松爲白雪菱角尖尖尖似錐　老狙句言武生脚色爲徐策者杜宇句言小武脚色爲薛蛟者　狙音疽猿也見莊子　秦觀詩車輞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　杜鵑亦名杜宇一名怨鳥啼血不止夜啼達旦啼苦則倒懸於樹

十里空驚雲遏平二句　李羣玉詩別酒離亭十里強半醒半醉引愁長　列子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餞之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乃求返終身不敢言歸　逸史李謩(同謨)者開元中吹笛爲第一部至越州時州客同會鏡湖邀李生吹之無不賞駭有獨孤生者但微笑李

生曰公當是好手取一笛拂拭以進獨孤曰此入破必裂得無恡(同吝)惜否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

鬼斧劈石雷霆轟一句　劈音霹破也霆音庭雷餘聲也　路德禹鑿龍門詩石裂雷霆走濤飛日月奔天瓢翻有力鬼斧劈無痕

常山有蛇都出穴一句　孫子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　後漢光武紀王莽遣王邑王尋將兵百萬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武光武將數千兵與戰於昆陽大敗莽兵　庾信哀江南賦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

當空一喝雲墨墨一句　袁文怒喝則雲中雁落橫揮而刀上毛生王廷紹獵火一山紅詩照開雲墨墨飛漱𤌴熊熊萬木號朱雀千峰走祝融跕丁協切音喋墮落也　後漢書馬援傳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魏了翁謝表雖江連楚蜀無瘴鳶跕跕之憂然地控蠻猺有暴虎虓虓之慮

猶子　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

徐策程嬰替一身　此句用程嬰事者以嬰字與薛蛟之爲嬰孩相映射耳　史記晉屠岸賈殺趙朔而滅其族朔有遺腹子曰武程嬰杵臼相與謀匿山中凡十五年會景公疾韓厥賂卜者言趙氏爲祟遂族屠岸賈而復趙武按此事洪容齋辯之謂晉殺趙氏在春秋成公八年而十年則晉景公卒相去僅二年豈有匿孩十五年之理云云然予考魯懿公時伯御之亂臧寡婦以己子代公子稱而匿之十一年然後請於周以立稱是爲孝公而殺伯御則匿孤報仇之事容齋所謂於晉無之者於魯

早巳有之也

## 夷比淮陰殲堀室

殲子廉切音尖滅也　堀苦骨切同窟孔穴也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僚使專諸刺殺之　按

韓信淮陰人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亡歸漢數與蕭何語何始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信亦亡何追之還謁上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漢王從何言設壇具禮拜信爲大將信曰臣嘗事項王項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秦民無不恨者大王若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定也漢王從之漢二年擊魏信以木罌渡軍遂虜魏豹井陘之役信背水而陣趙軍大笑空壁出戰信軍入趙拔趙幟立漢幟遂斬成安君信收趙卒長驅入齊楚龍且救齊與信夾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渡擊龍且龍且追信信決壅囊水大至遂殺龍且齊平封齊王及信滅項羽帝馳入齊奪其軍徙爲楚王漢六年帝僞遊雲夢召信縛之信曰果如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已而赦爲淮陰侯上擊陳豨有告信與豨通者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破紿信入賀縛而斬之長樂鐘室夷信三族初齊辯士蒯徹嘗勸信反至是捕至徹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也乃置之觀此則知漢高之位得於韓信手中國士無雙一語蕭何實爲韓信生平第一知己功成而後乃與呂后紿信而殺之夷其三族豈知己者之所爲哉專制法使然耳高士如蒯徹猶以狗自比然則處專制法者狗而已矣

## 裂同衞鞅委車塵

裂謂以車裂其屍也鞅於兩切音怏公孫鞅衞國人　按秦孝公八年招賢才於是衞鞅至秦孝公十年鞅爲秦變法卒定變

法之令時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自是秦人守法道不拾遺孝公二十九年鞅獻策謂必滅魏而後帝業可成孝公乃使鞅伐魏魏使公子卬禦之鞅詐與卬會盟而飲伏甲虜卬大破魏師秦封鞅以商於之地十五邑號曰商君越一年孝公卒子駟立是爲惠文君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納之秦秦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夫衛鞅立法刻酷讀史者無異辭然其刻酷乃所以成專制耳使無專制之君亦必無此刻酷之臣而卒之刻酷者敗尊制者亦敗是兩相成者適以兩相傷耳使鞅生於立憲之國亦律學名家也商君書爲武侯所好秦之富强實由於此乃公子虔之徒一告鞅即作負罪出走蓋專制之國必不容被告以有所欲言也鞅亦自知之稔矣非然者刑太子之師傅以行其法使一國翕然此即鞅之膽識亦即鞅之功勳也何罪焉而至於裂其身而盡滅其家

**酧恩竟用刀頭送四句**　用刀頭送謂殺之也　蘖音熱伐木所餘所謂殺未盡者也指薛蛟而言徐策匿之故曰存蘖　何圖猶云誰料也劉勰新論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李白詩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　易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我觀此曲心如醉四句**　淮南子覽冥訓過於大和惛(音昏心不明也)若純醉而臥以遊其中不知其所由也　杜甫贈王郎司直短歌行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